

The Complete Conversations
With God

与神对话

〔全三卷〕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Complete Conversations
With God

与神对话

〔全三卷〕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 与神对话1

- 导读
- 前言
- Chapter 01
- Chapter 02
- Chapter 03
- Chapter 04
- Chapter 05
- Chapter 06
- Chapter 07
- Chapter 08
- Chapter 0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 Chapter 13
- Chapter 14
- 致谢

- 与神对话2

- 前言
- Chapter 01
- Chapter 02
- Chapter 03
- Chapter 04
- Chapter 05
- Chapter 06
- Chapter 07
- Chapter 08
- Chapter 0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 Chapter 13
- Chapter 14

- Chapter 15
- Chapter 16
- Chapter 17
- Chapter 18
- Chapter 19
- Chapter 20
- 致谢

- 与神对话3

- 前言
- Chapter 01
- Chapter 02
- Chapter 03
- Chapter 04
- Chapter 05
- Chapter 06
- Chapter 07
- Chapter 08
- Chapter 0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 Chapter 13
- Chapter 14
- Chapter 15
- Chapter 16
- Chapter 17
- Chapter 18
- Chapter 19
- Chapter 20
- Chapter 21
- 后记
- 致谢

与神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God 1.*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最伟大的提醒者并非他人 而是你内心的声音
与神对话 1.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神对话. 1 / (美) 沃尔什著 ; 李继宏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10-07197-6

I. ①与...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人生观 - 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87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14—2015—071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与神对话. 1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著

责任编辑/王华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0千字

书号/ISBN 978-7-210-07197-6

定价/48.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18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读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致谢

导读

六年前，我几乎每天都在焦虑中醒来。表面的原因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我已经在前一年（也就是2007年）成为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以翻译和写作为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碗饭并不容易吃，稿酬原本就微薄，付款方还经常以各种理由拖欠。我对物质的要求固然很低，但生活在百物昂贵的上海，兼要履行部分赡养家人的责任，所以总是感到入不敷出。更深的原因是生活上的彷徨挣扎。当时我已近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后浪迹沪上数载，先后换过几份工作，却始终不如意，最后干脆辞职了事。然而自由职业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我缺乏可以借鉴的例子，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日常难免兴起“读书击剑两无成”的悲叹。

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有位相识多年的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问我：“你替出版社翻译那么多畅销书，拿到的钱却很少，何不考虑自己做出版？”我想这是个值得尝试的选择。这位朋友说，他看过一本叫做《与神对话》的书，觉得非常好，提议将其作为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我回家后在网上找到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瞄了几眼之后大为震惊，随即迫不及待地连夜读完。这次阅读立竿见影地治愈了我的焦虑，以及其他诸如怀才不遇、自怨自艾、愤世嫉俗等负面情绪。因为《与神对话》让我顿悟，原来我的生活如此困顿，并非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而是别有其他可以通过扭转自己的认识而消除的根源。

说起来真是机缘巧合，大陆每年出版的翻译图书数以万计，众多出版机构为了获得外国——尤其是英美——畅销书的权利不惜抢破头，但唐纳德·尼尔·沃尔什这部曾经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37周、在美国销量高达数百万册的代表作在国内竟然无人问津。那位朋友与我合伙注册的公司幸运地买下了中文简体字版权，我翻译的版本顺利通过政府部门审查，顺利在2009年夏天和读者见面。

《与神对话》出版以后，我收到许多熟悉朋友和陌生读者的反馈。有些人和我的经验相似，发现他们的负面情绪在阅读以后烟消云散；有些人说他们和恋人、家人、朋友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有些人甚至说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然是好的改变。但是我国数十年来推行的无神论教育让更多的人对书名产生了怀疑，他们想知道这不是一本枯燥无趣的宗教类图书。答案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简单的答案是，你可以说它是宗教类图书，但前提是这里所说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复杂的答案则要从宗教的定义和历史演变说起。

宗教很可能是最难以厘清的词汇，但是总的来说，宗教是某个地区的

人民共同拥有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总和。宗教试图回答的是三个终极谜团：宇宙到底是怎么来的？世界应该是哪个样子？人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其他所有疑问可以说都是从这三个谜团派生出来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族，最初由于客观环境的差别，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各种宗教观念影响了各个民族的历史，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不同宗教的差异。古代交通不便，世界各地的交流困难而且稀少，所以几个主要宗教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欧洲的基督教、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亚洲南部的印度教和佛教，以及中国的民间宗教，它们在组织形式和基本教义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国与国的人员商贸往来已有数千年历史，曾经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不仅是有色有相的货物，还有无形无状的思想观念，所以今天的学者发现，其实东西方宗教有颇多相通之处。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人类自此拥有“全球”的观念，随之而至的是“哥伦布大交换”：人口、动物、植物、思想文化甚至包括传染病在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暴力优势，在世界各地实施殖民统治，开启了迄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种宗教观念开始相互渗透。比如说在18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而伏尔泰等众多欧洲知识分子则以阅读和引用儒家的经典作品为荣。接触到其他宗教思想之后，常见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将其目为异端邪说，进行口诛笔伐，甚至大肆迫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即是例证。另外一种则是借机反思，看看自己信奉的宗教有哪些合理之处，又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所幸的是，第一种反应变得越来越少。尽管时至今日，宗教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仍然时有发生，但宗教融合早就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且种种迹象表明，传统宗教的式微至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社会学家往往将传统宗教的衰落归因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但细究起来，根本原因在于抱残守缺的宗教思想并不能够为现代人提供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比如说美国宇航局在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已经飞出太阳系，某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的古人如何能够指点我们去认识宇宙？比如说在今日的中国，部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核心家庭已经取代宗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又怎能照搬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

西方——尤其是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很早便意识到今非昔比，传统宗教的某些理论在其赖以成长的土壤不复存在以后，已经丧失了有效性。他们致力于打破原有的宗教藩篱，广泛吸取神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智慧，融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

全新的、适合现代社会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新时代运动的诞生。

新时代运动发端于19世纪，真正兴起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迄今方兴未艾。新时代思想否定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神、佛或者上帝，它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中吸取精华，并结合泛神论、无神论的学说，提出了整体主义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新时代思想日趋成熟，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部极具影响力的经典代表作，包括珍·罗伯特的《塞斯资料》、海伦·舒曼的《奇迹课程》和詹姆斯·雷德菲尔德的《塞莱斯庭预言》等，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在1995年出版的《与神对话》更是其中的翘楚，清晰地、全面地阐释了整个新时代的思想体系。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1943年生于美国中部小城密尔沃基，十七岁考上了该市的威斯康星大学。念完大二之后，沃尔什厌倦了学校提供的教育，于是辍学，离乡背井，南下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在某家小型广播电台上班，当时他才十九岁。

随后那些年，凭借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没有学历和背景的沃尔什在异乡闯出了新的天地，他先是成为广播电台的节目导播，后来改行到平面媒体，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记者。但他并没有眷恋日趋安稳的工作，几年后毅然再次改行，到美国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担任公共信息官员。后来他离开马里兰州，迁居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创办自己的公关公司。虽然在事业上似乎一帆风顺，但沃尔什的个人生活却遇到很多波折，曾经有一场大火将他的财产全部吞噬，而且导致他先后三次更换工作行业的，其实是三次失败的婚姻。创办公司之后，沃尔什第四次结婚，总共生下九个子女。沉重的家庭压力使他不得不辛勤工作，甚至付出了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代价。

到俄勒冈州的最初几年，沃尔什过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拥有温暖的家庭和不菲的收入。然而命运似乎总在和沃尔什开玩笑。就在他的生意渐有起色的时候，他出了严重的车祸，差点死于非命。脖子骨折的他大难不死，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康复。出院后，沃尔什发现公司已经倒闭，失去收入来源的直接后果是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了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这次沃尔什面对的不仅仅是第四次失败的婚姻，还有严重的生活问题：搬出曾经的家之后不到几个月，年过四十岁的他身无分文，只能在俄勒冈州的杰克逊温泉公园露宿，依靠捡易拉罐换来的钱和好心路人的施舍过日子。

如此沉重的打击并没有摧毁沃尔什对生活的信心，他振作起来，戏剧性地在某个广播电台找到了兼职，重新走上了年轻时走过的道路：靠

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的态度，他很快转为正式员工，最终成为该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他曾见过底层的生活，他曾餐风露宿，但现在他似乎又走在人生的正途。然而，沃尔什再次感到生活的空虚。1992年春天，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不知道自己何以会遭遇那么多的挫折和痛苦。那年2月某日，沃尔什午夜梦回，给神写了一封信。“我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失败？”他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本上愤怒地写道。

后来的事情众所皆知：这封质疑的信得到了神圣的回答。根据沃尔什自己的说法，他听到一个温柔而和蔼、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感到震惊而又豁然贯通，匆匆把答案写在纸上。他的提问持续了三年，1995年，他把部分抄录下来的答案付梓，就是这本备受欢迎的《与神对话》。

对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者有之，斥之为骗子者亦有之。但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其睿智而折服，为其爱心而感动，为其幽默而微笑。那么，《与神对话》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虽然书名带有很浓郁的宗教色彩，《与神对话》却不属于任何传统宗教，而是博采众多宗教和哲学流派所长，兼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提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比如书中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便完美地融合了现代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和《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书中的“神”认为感觉比知识更加可靠，日内瓦哲学家卢梭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神”指出，灵魂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神的境界，我们能够在古印度的《薄伽梵歌》中看到同类的观点。“神”说现实是意志创造的表象，稍微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叔本华的成名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神”提出万物皆神的观点，印度教和斯宾诺莎也有与此一致的看法。

但《与神对话》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最了不起之处，在于它用通俗优美的语言，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今社会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其丰富，但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更加快乐，或者说现代的富人往往未必比穷人更加快乐，对此心理学、社会学乃至脑神经科学都提出了很多解释，但是它们都没有“神”说得透彻明白：

世界上的钱不够多，时间不够多，爱情不够多，食物、水和同情不够多……总之好东西统统不够多。人类特有的这种“不够”意识创造和反复创造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与神对话》不但提供可行的建议让读者消弭这种有害的消费主义意识，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人的愤怒、忧愁与怨憎的来源：过度的个体主义造成的受害者心态。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得个体和社会处在对立的两端，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将个人的不幸归咎于社会和政府，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往往只顾怨天尤人。但是“神”指出，唯有意识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负有责任，你才有能力去部分地改变它：

世界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让它这样。……你们可以选择在明日结束砍伐你们的雨林。你们可以选择不再消耗笼罩你们的星球的保护层。你们可以选择中断对地球精妙生态系统的持续攻击。……你们同样可以在明日就停止所有战争。那是简单而容易的事。那只需要——向来只需要——你们全部人同意就行了。然而，如果你们连一致同意停止相互残杀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又怎能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你们的生活？

现代人痛苦的部分根源还在于社会的压力。众多道德观念、制度规范都会对个体施加约束，但这并不是个人焦虑感的来源。个人的焦灼更多地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指责。书中的“神”说：

别妒忌成功，别怜悯失败，因为你不知道在灵魂的权衡中，什么算成功，什么算失败。遇事别称其为灾难或欢乐，除非你已确定或见证它的用途。因为，如果死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它还能被称为灾难吗？如果生只带来悲哀，它还能被称为欢乐吗？然而就算连这个你也别去判断，你永远走你的路，同时允许别人走他们的路就可以了。

由于这套书精彩的内容实在是太多，这里就不多摘录了。总而言之，《与神对话》三部曲的第一卷处理的是人生观问题，第二卷应对的是世界观问题，第三卷则试图解答宇宙观问题，它们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新时代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1.我们所有人是一体；2.一切皆已足够；3.没有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关于这三个要点的具体阐释，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将它们付诸实践，就留待诸君亲自在阅读中体会吧。

我对诸君有个小小的请求和建议。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宣称这套书是他和神的对话，我知道这个说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他们因而带着抵触去看这部作品。我请求你们暂时忽略这个问题，抱着开放的心态去阅读。如果你们实在纠结于沃尔什与神的对话是否真的存在，我建议你们把这个说法当成小说的情节，毕竟在小说里，比这更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多的是。读完这套书以后，你们将会明白作者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读书其实也是讲缘分的。正如沃尔什反复强调的，这部作品只会在完美的时间，以完美的方式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假如感到读不进去，无妨暂时放下，或许在别的时间，会有别的心境，能够让你们接受这种全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衷心祝福那样的时间和心境早点到来，因为我知道，真正地读完这套书以后，你们将会像我一样，时刻生活在爱、欢乐和感恩里。

李继宏

2014年3月29日

lijihong@hotmail.com

献给

安妮·M.沃尔什

她不仅教我认识神的存在，
还让我的精神明白神奇的真相：
神是我最好的朋友；
对我来说，她不仅是母亲，
而且在我体内诞生出
对神和所有良善的
渴望和热爱；
妈妈是
我与天使的
第一次相遇。

以及献给

阿历克斯·M.沃尔什

他在我的生活里反复地对我说，

“这没有关系”，

“你不必将拒绝当作最终的答案”，

“你自己照顾自己吧”，

和

“会有更多的钱可以赚”。

爸爸是

我对无畏的

第一次经验。

前言

你将要拥有非凡的经验。你将要与神进行对话。是的，是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可能会认为（或者曾经被教导）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对神说话，这没问题，但不能与神交谈。我想说的是，神不会对你说话，是吧？至少不会以这种普通的、日常的交谈形式！

从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然后这本书遇到了我。我是说真的。这本书不是由我写出来的，是它遇到了我。当你阅读它的时候，它也将会遇到你，因为我们都被引领到我们准备好认识的真相前。

如果我对所有这些保持沉默，我的生活可能会轻松很多。然而它遇到我，并非要我对它保持沉默。不管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比如说被称为神棍、骗子、没有亲身实践过这些真理的伪君子，或者——也许这更糟糕——圣人），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停止这个进程。我也不希望停止。我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抛开这整本书，可是我没有利用它们。我已经决定了，关于这本书，我要听从的是我的本能对我说的话，而非世上大多数人将会对我说的话。

我的本能说，这本书并非胡言乱语，亦非沮丧的灵性想象力的过度发挥，更非某个为混乱的生活寻找借口的男人的自我辩护。我想过所有这些事情——每件事情。所以我把这份材料给几个人看，当时它仍是手稿而已。他们深受感动。他们潸然泪下。他们为其中的欢乐和幽默而哈哈大笑。他们的生活，他们说，发生了变化。他们感到震惊。他们获得力量。

许多人说他们被改变了。

那时我才知道，这本书是给每个人看的，它必须得到出版；因为这是神赐的美妙礼物，要送给所有那些真正想得到答案和真正关心问题的人，要送给所有那些带着真诚的心、渴望的灵魂和开放的精神追求真相的人。那几乎等于我们所有人。

这本书讨论了绝大多数（就算不是全部）我们曾经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生活和爱、目标和功能、人们和关系、善和恶、罪行和原罪、宽恕和救赎、通往神的道路和通往地狱的途径……等 everything。它直接讨论了性、权力、金钱、子女、姻缘、离婚、工作、健康、前世、来生……等 everything。它探讨了战争与和平、认识与无知、给予与索取、欢乐与悲哀。它关注具体与抽象、有形与无形、真相与谬误。

你可以说这本书是“神对事物的最新看法”，不过有些人可能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如果他们认为神差不多在两千年前就停止说话，抑或认为神就算继续跟人交流，也只跟圣人、女巫医，或者打坐三十年的人，或者行善二十年的人，或者至少有十年行为端正的人（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人），那么他们就会更难以接受这种看法。

实际情况是，神说话的对象是所有人。好人和坏人。圣徒和恶棍。当然也包括我们所有这些处于中间的人。比如说你。神以许多方式进入你的生活，这本书便是其中一种方式。有句老话是“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教师自然会出现”，难道你不曾听过许多次吗？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老师。

这份材料开始与我相遇之后不久，我就知道我正在与神对话。直接地，私下地。毋庸置疑地。而且我也知道，神正在直接依据我的理解能力来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用他认为我能够理解的方法和语言来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本书的绝大部分文字十分浅近，偶尔也会出现我从其他来源和我从前的经验收集而来的引语。现在我明白，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均源自神，现在这一切被汇集起来，被收到一起，奇妙而完整地回答了我曾有过的每个问题。

在对话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本书正在被写出来——这是一本注定要出版的书。实际上，在这次对话的稍后阶段（在1993年2月），我被专门告知，实际上将会有三本书被写出来，而且：

1. 第一卷主要处理个人话题，关注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机会。
2. 第二卷将会处理全球性的地缘政治话题、这个星球上的精神生活，以及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
3. 第三卷将会处理最高级别的宇宙真相，以及灵魂的艰巨任务和机会。

本书是这些书的第一卷，完成于1993年2月。我想说明的是，当我用手抄下这份对话录的时候，我给我觉得需要特别强调——仿佛神用着重语气说出——的字词或句子画出下划线或者圈上圆圈，这些后来被打字机的黑体字取代了。

现在我需要说的是，将本书包含的智慧读了又读之后，我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深深的羞愧，在从前的生活中，我曾犯下许多错误和罪行，有过一些非常可耻的行为，做过一些我敢肯定别人觉得伤心和不可原谅的决定和选择。我为学到那么多教训而怀着难以言喻的感激，虽然我

极其后悔它们是通过别人的痛苦而学到的；我发现仍有许多教训等着我去吸取，因为我在生活中还将会遇到许多人。我为学得慢而向每个人道歉。然而神鼓励我宽恕我的失败，鼓励我别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而是永远尝试——不停地尝试——过上更美满的生活。

我知道那是神希望我们所有人去做的。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俄勒冈州中点市

1994年圣诞节

Chapter 01

1992年春天，我记得是在复活节前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超凡的现象。神开始与你对话。通过我。

容我解释。

那段日子我非常难过，生活、工作和感情均不如意，我觉得我的人生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当时我有个养成多年的习惯，就是把我的想法写到通常不会寄出的信里，所以我拿起我信赖的黄色便笺本，开始倾吐我的感受。

这次我想，与其再次把信写给又一个我认为令我受苦的人，倒不如找到根源，直截了当地把信写给最应该为我的悲惨负责的那位。我决定写信给神。

那是一封怨毒、激愤的信，写满了困惑、痛苦和咒骂。以及许多愤怒的问题。

我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失败？要怎样才能获得成功？为什么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找不到快乐？难道我将要永远穷下去吗？最后，也是我最想问的，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活该过着这样潦倒凄凉的人生？

让我吃惊的是，就在我草草写下最后几个怨恨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准备把钢笔扔开的时候，我的手依然摆在纸上，仿佛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控制。突然之间，钢笔开始自行移动起来。我并不知道我将要写些什么，但似乎有个念头渐渐浮现，所以我决定顺着它。写出来的是：

你真的想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或者只是在发泄而已？

我眨了眨眼……然后我想到了怎么回答。我把答案也写下来。

都是。我是在发泄，但如果这些问题有答案，我当然愿意知道，就算他妈的下地狱也愿意！

看来你愿意为许多事情……下地狱呢。可是难道“上天堂”不更好吗？

我写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尚未明白怎么回事的我便这样开始了对话……我并非在创作，而是做笔录。

笔录持续了三年，那时我还不清楚结局会怎样。我写在纸上那些问题的答案是我未曾想过的，直到我把问题完整地写出来，并且清空了自己的头脑。那些答案来得很迅捷，比我正常写字的速度要快，所以我只好龙飞凤舞地匆匆赶上。每当我感到疑惑，或者不再有那些话语来自别处的感觉，我便会搁笔走开，中断对话；直到再次感受到神的启发——请原谅我这么说，唯有这么说才是贴切恰当的——我才会回到黄色便笺本之前，重新开始抄写。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对话仍在继续。对话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记录进本书的册页……这些册页记载着一次令人吃惊的对话，起初我不敢相信这次对话是真的，后来又认为它对我个人而言很有价值。但现在我明白了，它的内容不只是给我看的，也是给你和其他遇到这本书的人看的。原因在于，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尽早进入这次对话，因为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你的故事。将你带到这里的，正是你的人生故事。与这本书有关的，正是你的人生经历。否则你便不会在这里，捧着它，就在此刻。

所以让我们进入对话吧，先来提一个我早就想知道的问题：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人交谈？当我提出这个疑惑，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我跟所有人交谈。无时无刻。问题不在于我和谁交谈，而在于谁愿意听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请求神解释清楚。神说了如下的话：

首先，我们别用“交谈”这个词，用“交流”来取代它。这个词更好，它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准确。如果我们试图彼此交谈——我对你说，你对我说，我们便会受到话语的束缚，这种束缚之大，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基于这样的缘故，我并不单独用话语来交流。实际上，我很少这么做。我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是通过感受。

感受是灵魂的语言。

如果你想知道你对某些事物的真实看法，那么你应该看看你对它有什么样的感受。

人有时候很难发现自己的各种感受，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要承认这些感受的难度更大。然而隐藏在你最深的感受中的，却是你最高的真相。

关键在于体会到这些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方法。当然啦，这也得你愿意才行。

我告诉神我当然愿意，但此刻我更愿意神完整地、详细地回答我第一个问题。于是神说：

我也用思维 交流。思维和感受并不相同，虽然它们能同时出现。在用思维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通常使用形象和图像。由于这个原因，思维是远比单纯的话语更有效的交流工具。

除了感受和思维，我还把经验 这种载体当成重要的交流仪。

最后，如果感受、思维和经验统统无效，那我就会用话语。话语真的是效率最低的交流仪。它们最容易招来错误的解释，最容易令人误会。

原因在哪里呢？这跟话语的本质有关。话语仅是声浪而已：它们是表达感受、思维和经验的噪音。它们是符号。标记。标志。它们不是真相。它们不是真正的东西。

话语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某些事物。经验容许你去认识。然而有些事情是你经验不到的。所以我赐予你其他的认识工具。这些工具叫做感受。也有些叫做思维。

喏，最讽刺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你太过重视神的话语，而毫不重视经验。

实际上，你十分蔑视经验，乃至当你经验到的神不同于你所听到的神时，你自然而然地抛弃经验，拥抱话语，可原本应该是反过来才对。

你对某件事物的经验和感受代表着你对该事物的实际和本能认识。话语只能寻求表现出你的认识，而且经常混淆你的认识。

这些都是我用来交流的工具，然而它们却不是交流的方法，因为并非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思维、所有的经验和所有的话语都来自我。

许多话语是别人借着我的名义说出来的。许多思维和感受被引发的原

因并非是我直接创造出来的。许多经验来自这些话语、思维和感受。

难题在于如何辨别。区别来自神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消息并非易事。不过只要应用一个基本原则，这样的区分就可以很简单。这个原则就是：

我的信息永远是你最高级的思维、最清晰的话语、最美好的感受。别的则来自其他的根源。

现在辨别这个任务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就算是对于刚入学的学生而言，辨认最高级的、最清晰的、最美好的也应该不难。

然而我将会给你这些指示：

最高级的思维永远是包含了欢乐的思维。最清晰的话语永远是包含了真相的话语。最美好的感受是你称之为爱的感受。

欢乐、真相、爱。

这三者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之间永远是互通的。无论它们的次序如何。

拥有这些指示，确定了哪些信息来自我，哪些来自其他根源之后，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的信息是否会引起注意。

我的绝大多数信息并没有引起注意。有些是因为好得不像是真的。也有些是因为似乎难以遵从。更多的仅仅是因为遭到误解。大多数是因为没有被领受到。

我最得力的信使是经验，然而你连它也置之不理。你居然对它置之不理。

假如你曾经聆听你的经验，你的世界肯定不是现在这副样子。不倾听经验造成的后果是，你不断地重复体验到它，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决心要做的事不可以受到阻挠，我的旨意不可以被忽略。你将会领受我的信息。迟早的问题。

然而，我不会逼你。我不会胁迫你。因为我赐予你自由的意志——选择你想做的事情的力量——我永远不会将它从你身上夺走。永远不会。

所以我将会不停地、反复地将相同的信息发送给你，历尽千秋万载，

让这些信息充斥于你所在宇宙的每个角落。我无休无止地将我的信息发送给你，直到你领受了它们，紧紧地拥抱它们，称它们为你自己的信息。

我的信息将会以百种形式、在千般时刻、贯穿亿万年而来。只要真心倾听，你便不可能错过它们。真的听到之后，你便不可能忽略它们。然后我们才能开始真诚的交流。因为从前你只是对我说话，朝我祈祷，与我交涉，向我哀求。而如今我可以回答你，甚至以现在这样的方式。

我怎么知道这次交流来自神呢？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想象呢？

那有什么区别呢？我能操控任何事情，包括你的想象，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能够在任何时刻，完全根据当前的心意，使用一种或多种工具，恰到好处地带给你正确的思维、话语或者感受。

你将会明白这些话语来自我，因为你，光凭你本人的能力，绝不可能说得如此清楚。要是你已经能够将这些问题说得如此清楚，你就不会不停地追问它们。

神与谁交流呢？会与什么特别的人吗？会在什么特别的时刻吗？

所有人都是特别的，所有时刻都是金色的。没有人，也没有时刻比别的人或者时刻更加特别。许多人选择了相信神只与特别的人、以特别的方式交流。大多数人因此而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去聆听我的信息，更没有责任去领受它（这是另外一回事），并且将完全信任别人所说的话。你确实没有必要倾听我，因为你已经确凿地相信其他人听我谈过所有的话题，所以你只要去聆听他们就可以了。

聆听别人说出他们以为从我这里听到的话，你确实完全可以不用动脑筋。

这就是大多数人在私下忽略我的信息的最大原因。如果你承认你正在直接领受我的信息，那么你就有责任去解释它们。可是接纳别人的解释（哪怕这些人生活在两千年前），与亲自去解释此刻你可能正在领受的信息相比，要安全得多，容易得多。

不过现在我邀请你以新的方式与神进行交流。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其实应该说是你邀请了我。因为我已经来到你面前，以此形式，在此时刻，回应你的呼告。

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说基督，能够比别人更多地聆听到你的交流呢？

因为有些人愿意真的去倾听。他们愿意听取，他们愿意接纳这种交流，哪怕它似乎是可怕的，疯狂的，或者完全错误的。

哪怕神所说的显得有错，我们也应该聆听吗？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更应该听了。如果你认为你对所有事物的看法都是对的，你哪里还需要与神对话呢？

你尽可以置之不理，依照你所知道的行事。但别忘了，自有时间以来，你们人类便一直这么做。看看如今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吧。你们显然错过了某些事物。有些事物分明是你们所无法理解的。而你们所理解的，在你们看来必定是对的，因为“对”是一个你们用来形容某些你们同意的事物的字眼。因此，你们所错过的，起初必定显得有“错”。

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的唯一方法是扪心自问：“假如所有我认为‘错’的事情其实是‘对’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伟大的科学家都懂得这么自问。当所做的并没有取得成功时，科学家便抛开全部假设，从头再来。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是由不自认为对的意志和能力创造出来的。那样的意志和能力正是这里所需要的。

你无法认识神，除非你不再告诉自己你已经认识了神。你无法听见神，除非你不再认为你已经听到神。

我无法把我的真相告诉你，除非你不再把你的真相告诉我。

但我关于神的真相来自 你。

这是谁说的？

别人。

哪些人？

那些国家元首、内阁大臣、经学大师、神职人员，各种书籍，当然还有《圣经》！

这些并非权威的来源。

连这些都不算权威啊？

不算。

那什么才算呢？

聆听你的感受。聆听你最高级的思维。聆听你的经验。假如它们有别于你的老师教给你的，或者你从书上看到的，就忘掉那些话语吧。话语是最不可靠的真相供给源。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我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比如说吧，你为什么不现身呢？假如神真的存在，而你就是神，你为什么不以一种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方式现身呢？

我早就这么做过啦，反复地这么做过。而且此刻我也正在这么做。

不。我说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现身方法；不可否定的那种。

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上出现在我眼前。

我已出现在你眼前。

在哪儿呢？

在你目光所及的每个地方。

不。我说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用一种没有人能够否定的方式。

那是什么方式呢？你希望我以什么样的模样或形状出现呢？

就以你本来的模样或者形状。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你们能理解的模样或者形状。我可以采用一种你们能够理解的模样或者形状，但如果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神唯一的模样和形状，而非认为那是神的许多模样和形状中的一个。

人们认为我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我，而非他们所没看到的我。但我是无形的至尊，我不是我在任何特定时刻显露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非我。我正是从非我中来，并且总是回到非我中去。

然而每当我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某种我以为人们能够理解我的特定形式——出现，人们便会永远将我和该形式联系起来。

倘若我以其他形式现身给第二个人，第一个人肯定会说我并没有现身给第二个，因为我给第二个看到的模样与给第一个看到的并不相同，我说的话也不同——所以第二个看到的怎么可能是我呢？

这下你明白了吧，我以哪种形式或者方式 出现都无所谓——无论我出现的方式和形式是哪一种，都不可能 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你只要真的做出某件事情，能够证明你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真相……

……有些人还是会说，这件事是魔鬼干的，或者只是某人的想象。反正不是我做的。

如果我展现自己是万能之神，天地之王，并且移动山脉来证明这一点，有些人将会说：“那肯定是撒旦干的。”

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因为神显露神性的途径并不经由外在的观察，而是经由内在的经验。如果内在的经验显露了神性，那么外在的观察便是多余的。如果外在的观察是必需的，那么内在的经验便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现身遭到要求，它便不会实现；因为要求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宣布神并不存在，宣布神从未显露过。这样的宣言催生了神不现身的经验。因为你的思维拥有创造力，你的言语拥有生产力，你的思维和言语加起来又会极其高效地生产出你的现实。所以你会产生神此刻并没有现身 的经验，原因在于，如果经验到神的现身，你就不会要求 神这么做。

这意味着我不能要求任何我想要的事情吗？那我要是为某个心愿祈祷，岂非正好令它无法实现？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问都得到了回答。然而你们却听不到答案，或者不愿去相信它。

现在我再次回答，用今天的说法，用今天的语言：

你非但得不到你要求的東西，亦将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这是因为，你做出要求，恰恰表明你正处在匮乏的状态；当你说想要某样东西，你就会在现实中得到那种匮乏的经验。

所以呢，正确的祈祷从来不是恳求的祈祷，而是感恩的祈祷。

当你为了自己希望现实生活中拥有的经验而预先感谢神时，从效果上来讲，你已经承认它存在于你的现实生活中……从效果上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感恩是向神所说的最有力的宣言；这种肯定的宣言甚至在你说出口之前，我便已经做出了回答。

因此不要哀求。要感恩。

但假如我为了某样东西预先感谢神，然而它却没有出现呢？那会导致梦想破灭和痛苦的感觉。

感恩不能被当作操控神的工具，用来愚弄宇宙的手段。你不能欺骗自己。你的大脑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如果你说“为了这个那个，谢谢你，神”，同时又非常清楚你想要的东西并不存在于你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你怎能盼望神比你还糊涂，竟然会因此而将其制造出来送给你？

神知道你所知道的，而你所知道的则表现为你的现实。

但假设明明知道某样东西并不存在，我如何还能真正地为了它而感谢神呢？

那你得有信仰。只要你拥有信仰，哪怕只有芥子那么大的信仰，你便能够移动山脉。你将会知道它是存在的，因为我说过它存在；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甚至在你要求之前，我便已经回答；因为我曾以所有想象所及的办法、借由所有你能叫出名字的老师之口说过：无论你选择的是什么，只要以我的名义去选择它，它便会出现。

可是许多人说他们的祈祷从来没有得到回应。

没有祈祷——祈祷无非就是表明事物如此这般的强烈宣言而已——得不到回应。所有的祈祷——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宣言、所有的感受——都是创造性的。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于你的经验。

假如有人说他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实际情况是，他最信以为真的思维、话语或者感受已经发挥了作用。然而你必须知道的是（这其实是个秘密）：起到控制作用的思维永远是思维后面的思维——不妨将其称为“诱发思维”。

所以你若是在恳求乞讨，你将来体验到你想要选择的東西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小，因为所有祈求之后的诱发思维是，你现在没有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这种诱发思维变成了你的现实。

只有一种诱发思维能够压制这样的思维，那就是信仰的思维，坚定地认为无论你想要什么，神都会毫不例外地满足你的要求。有些人拥有这样的信仰，但这样的人很少。

只要人们不再认为神总是对每个请求说“好的”，而是根本地了解到请求本身是多余的，那么祈祷的过程将会变得非常简单。到了这样的時候，祈祷是感恩的祈祷。它根本不是请求，而是为事物如此这般而感恩的宣言。

既然祈祷是表明事物如此这般的宣言，那么你的意思是，神什么也没有做，祈祷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祈祷者的行动的结果咯？

如果你以为神是某种全能的存在，神聆听所有的祈祷，对某些祈祷说“好的”，对某些祈祷说“不行”，对其他祈祷说“将来也许可以，但现在不行”，那么你就错了。要是那样的话，神该用什么样的规则来判断呢？

如果你以为神创造并决定你生活中的一切，那么你就错了。

神是观察者，而非创造者。神随时准备帮助你过好你的生活，但用的可能不是你期待的方式。

神的功能并非创造或毁灭你的生活境况或条件。神创造了你，依照神的形象与模样。其余都是你创造的，利用神给予你的力量。神创造了生命的历程以及你所了解的生活。然而神给你自由的选择，让你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你对自己的意愿，即是神对你的意愿。

你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由你自己选择的，我并不会加以干预。

而你向来拥有很大的错觉，认为神在意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

我并不在意你的所作所为，你听了也许觉得难以理解。可是，当你让你的孩子出去玩耍时，你会在意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到底是相互追逐、捉迷藏或者过家家对你来说有区别吗？没有，当然没有，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绝对安全的。你已经将他们安置在一个你认为友善而且很不错的环境中。

当然啦，你总是希望他们别弄伤自己。如果他们伤到自己，你将会出现，给他们帮助，为他们疗伤，让他们再次觉得安心，让他们再次高兴起来，让他们能够在隔天再出去玩。但到了第二天，你还是不会在

意他们选择的到底是捉迷藏还是过家家。

你当然会告诉他们玩哪些游戏会有危险。但你无法让你的孩子别去做危险的事情。你阻止得了一时，阻止不了一世。聪明的父母都明白这个道理。然而父母又总是担心后果。这种矛盾的态度——对过程极其淡漠，可是对结果极其关注——可以用来形容神的二元性。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神甚至连后果也不在乎。神不在乎终极的后果。这是因为终极的后果早已注定。

下面要说到的是凡人的第二个大错觉：生活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终极结果的怀疑，创造了你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恐惧。因为你怀疑结果，所以你必定要怀疑造物主——你必定要怀疑神。而如果你怀疑神，那么你必定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

如果你怀疑神的旨意——以及神制定这种终极结果的能力，那么你是否能够放松呢？你是否能够真的找到安宁呢？

然而神完全有能力使旨意和结果相称。你不能也不愿相信这一点（即使你宣称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不得不在你的想象中创造出某种可与神相提并论的力量，以便解释神的旨意受到阻挠的原因。你们人类神话中那个叫“魔鬼”的东西就是这么来的。你们甚至还幻想神与这个东西之间发生了战争（以为神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你们一样）。最后，你们居然还幻想神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所有这些统统有悖于你自称对神所了解的一切，但是并没有关系。你生活在幻觉之中，从而感受到了恐惧，而这全都因为你决定要怀疑神。

但假如你换个新的决定，那会怎样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

让我来回答你：你的生活将会如同佛陀。如同耶稣。如同每个你崇拜的圣徒。

然而，与那些圣徒遭遇的情况相同，人们将不会理解你。当你试图解释你对祥和的感受，你在生活中的欢乐，你内心的狂喜，他们将会听你说，但是不会听进去。他们将会努力复述你的话语，但也会添油加醋。

他们将会奇怪你如何拥有他们找不到的东西。然后他们便会妒嫉。妒嫉很快将会变成愤怒；生气之后，他们将会试图说服你，其实你才是

不理解神的人。

如果无法如愿以偿地剥夺你的欢乐，他们将会想方设法伤害你，他们的愤怒将会如此强烈。假设你告诉他们这没关系，说连死也打断不了你的快乐，改变不了你的真相，他们肯定会杀了你。然后呢，等到发现你接受死亡时的祥和，他们将会称你为圣徒，再次敬爱你。

因为这就是凡人的本性：对于最为珍惜的东西，他们先是爱，然后是毁灭，然后再去爱。

但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 那么做 呢？

人类行为在最深层次上无不受到两种情感（怕或爱）之一的驱使。情感实际上只有两种，灵魂的语言仅有两个词汇。我在创造宇宙和你今天所认识的世界时，也为其创造了两极，而它们分别是这两极的末端。

它们是起点和终点，有了它们，被人类称为“相对性”的那个系统才能存在。倘若缺乏这两个点，缺乏这两种关于事物的观念，别的观念便都不能存在。

人类所有的想法和人类所有的行为，不是出于爱，便是由于怕。人类的动机只有这两种，一切其他观念无非是这两者的派生物。只是形式有所区别而已——它们是对同个主题的不同反映。

请你深思，你将会明白确实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诱发思维”。它要么是爱的思维，要么是怕的思维。它是思维之后的思维。它是最初的思维。它是主导的力量。它是原始的能量，驱使着人类经验的发动机。

人类行为总是反复地产生相同的经验，人们总是会先爱，然后毁灭，然后再去爱，这是因为，情感总是在爱与怕之间来回摆动。爱诱发怕，诱发爱诱发怕.....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你说过的最大的谎言里。你认为神是靠不住的，神的爱是不可依仗的，神对你的接纳是讲条件的，终极的结果因而是不确定的。而且你还把这个谎言当作是关于神的真相。既然你无法相信神的爱 永远都在，那么你还能相信谁的爱呢？假使在你表现不妥的时候，神会离你而去，难道那些凡人就不会吗？

.....因此，在你宣布最高的爱时，你也迎来了最大的怕。

因为当说出“我爱你”之后，你最先担心的是，你是否也能听到这句话。而一旦你听到这句话，你立刻就会担心自己是否会失去刚刚发现的爱。这样一来，所有的行动就都变成了重复的行动——不停地保卫已有的东西，甚至当你想办法保卫自己、以免失去神时，情况亦是如此。

然而假如你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神创造的生命中最美好、最非凡、最优秀的，那么你将不会怕。因为有谁能够拒绝如此美妙的人呢？甚至连神也无法在这样的生命中找出缺点。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以为你非常卑微。美好如你，这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那些你最为重视的人。也就是你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是最爱你的人。他们怎么会对你说谎呢？可是难道他们不曾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吗？难道他们不曾让你乖乖待着别多嘴吗？难道他们不曾在你最兴高采烈的时候泼你冷水吗？难道他们不曾怂恿你放弃某些你最大胆的想象吗？

这些都是你接受到的信息，虽然它们并不符合标准，因而不算是神的信息，可是对你来说它们便是神的信息，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在你的宇宙里无疑便是神。

正是你的父母让你认识到爱是有条件的——你曾许多次领教到他们的条件；而且你将这种经验带入到你自己的爱的关系。

你也将这种经验带给我。

根据这种经验，你得出了关于我的结论。在这个框架之内，你说出了你的真相。“神是慈爱的神，”你说，“但假如你违背了他的戒律，他将会用永恒的冷落和无尽的责怪来惩罚你。”

因为难道你不曾受到亲生父母的冷落吗？难道你没尝到他们的责怪带来的痛苦吗？那么，你如何能够想象与我的关系会有所不同呢？

你已经忘记被无条件地爱着是什么感觉。你想不起来被神爱着的经验。所以你试图根据你看到的人世的爱，来想象神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将“父母”的角色投射给神，从而认为神会进行评判，根据他对你的表现的满意程度而给出奖励或惩罚。但这种关于神的看法太简单了，它来自你们人类的神话。它和真正的我毫无关系。

这样用人类的经验而非灵性的真相创建出整个关于神的思维系统之后，你们接着又创建了整个围绕爱的现实。它是一种基于怕的现实，扎根于那种认为神非常可怕、非常记仇的观念。它的诱发思维是错误的，但否定那个思维等于彻底摧毁你们的神学。虽然有种新的神学将取而代之，将会成为你们真正的救赎，可是你们却不能接受它，原因在于，这种认为神既不可怕、也不做出评判、更不会施加刑罚的观念太过美好，乃至于你们就算将神想得再好也不敢接受。

这种基于怕的爱的现实统治着你对爱的经验，实际上，它创造了你对爱的经验。因为你不仅看到自己接受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且你发现自己给出的爱也是有条件的。甚至就在你收回和保留爱、为其设下条件的时候，你心里也知道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爱。尽管如此，你依然无力去改变自己派发爱的方式。你有过惨痛的经验教训，你告诉自己，要是再次敞开心怀、无条件地去爱，那就糟糕啦。然而真相是，你要不那样才糟糕呢。

[你本人关于爱的思维是错误的，却怪自己从不曾纯粹地经验到它；同样地，你本人关于神的思维是错误的，却怪自己从不曾认识到真正的我。但你将会认识到真正的我。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地否定我，到那时，我们的和解将会到来。]

人类采取的每项行动都基于爱或怕，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和人际关系有关的行动。所有影响商业、工业、政治、宗教、教育、社会事务、经济目标的决议，所有涉及战争、和平、攻击、防守、侵略、投降的选择，所有攫取或施舍、独吞或分享、统一或分裂的主张——所有人类曾经做出的自由选择，都必定出自于这两种思维中的一种：要么是爱的思维，要么是怕的思维。

怕是收缩、封闭、攫取、跑开、隐藏、独吞、伤害的能量。

爱是扩张、开放、赠送、停留、敞开、分享、治疗的能量。

怕用服饰裹起我们的身体，爱让我们赤裸地站出来。怕粘住和抓紧我们拥有的一切，爱送走我们拥有的一切。怕纠缠，爱松手。怕激怒，爱抚慰。怕攻击，爱改变。

所有人类的思维、话语或举动要么基于怕，要么基于爱。这一点你们别无选择，因为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选的了。但至于选怕还是爱，你们可以自由决定。

听你说倒是很容易，可是到了做决定的时刻，怕往往占据了上风。为

什么会这样呢？

你受到的教育让你生活在怕中。你曾经听说最合适的才能生存，最强大的才能获胜，最聪明的才能成功。极少有人说起最有爱心的是多么光荣。所以你拼命想成为最合适的、最强大的、最聪明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果认为自己在哪个方面较为逊色，你便会怕失败，因为人们跟你说过，逊色就等于失败。

所以你当然选择了那些由怕诱发的行动，因为那是你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然而我现在教你这个道理：如果你选择了由爱诱发的行动，那么你的成就将不仅仅是生存，那么你的成就将不仅仅是获胜，那么你的成就将不仅仅是成功。那么你将会变成真实的你和最好的你，你将会经验到无上的光荣。

要做到这样，你必须别理那些世俗老师的教诲，他们诚然是好意的，可是他们的知识是错误的；你应该听取那些智慧来自别处的人的教导。

你们人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教师，历来就有，因为我不抛弃你们，我让他们来把这些真相展示给你们，教给你们，引导你们，提醒你们。然而最伟大的提醒者并非他人，而是你内心的声音。这是我使用的第一种工具，因为它是最方便使用的。

内心的声音是我说出的声音中最响的，因为它离你最近。只要你能听清楚，这个声音将会告诉你别的一切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它便是雷达，能够设定航行的路线，掌控船舶的方向，指引整个旅程，只要你听从它。

也正是这个声音，告诉你此刻你正在阅读的这些话是爱的话语或怕的话语。利用这把尺子，你可以衡量它们是应该牢记的话语或应该忽略的话语。

你刚才说如果我选择了由爱诱发的行动，我将会变成真实的我和最好的我，将会体验到无上的光荣。你能仔细谈谈吗？

生活的总体唯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你和其他生灵经验到无上的光荣。

其他你所说、所思、所做的一切，全都服务于这个功能。没有别的事情是你的灵魂可以做的，也没有别的事情是你的灵魂想做的。

这个目的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永不终结的。终结即是极限，神的目

的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倘若你亲身经验无上光荣那一刻果真来临，你将会立刻感到还有更伟大的光荣等待你去实现。你要是很优秀，就能变得更加优秀；你要是更加优秀，你就还能再优秀一些。

最深层的秘密是，生活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创造的过程。

你并不是在发现自我，而是在创造新的自我。因此，别试图解答你是什么人，要试图确定你想成为什么人。

有人说生活是学校，我们在这里学习某些特殊的课程，等到“毕业”之后，我们便能追求更远大的目标，而且不再受到肉体的束缚。这种说法对吗？

这也是你们的神话，来自人类的经验。

生活不是学校吗？

不是。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学习课程？

不是。

那么我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

为了记住并且重新创造真正的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的，说过很多次了。你不相信我而已。这倒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如果你没有创造出真正的你，你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你。

好吧，我都听糊涂了。我们还是回到学校的话题吧。曾经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告诉我们，说生活是学校。听到你否定这种看法，我真的很吃惊。

学校这个地方呢，是你有什么想认识而尚未认识的东西才去的地方。如果你已经知道某样东西，只是想经验你的知识，那你没必要去这样的地方。

你所谓的生活是个机会，让你能够通过经验认识你已经通过概念认识到的东西。你无需学习任何东西便能做到这一点。你只需要记住你已有的知识，并将其付诸实践就够了。

但我还不是很明白。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灵魂——你的灵魂——自始至终认识所有的事情。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是隐秘的，没有什么是未知的。然而光认识是不够的。灵魂追求的是经验。

你可以认识到 你自己为人慷慨，但除非你做了某件体现慷慨的事，否则你只是拥有慷慨这个概念而已。你可以认识到你自己为人友善，但除非你对某人做出了友善的举动，否则你拥有的只是一个关于你自己的观念而已。

你的灵魂唯一的欲望，是将关于其自身的最美好的概念 转化为其最奇妙的经验。在概念变成经验之前，你关于自己的所有认识仅仅是猜测而已。我曾猜测我自己，花了很久很久。比你和我加起来所能记住的还要久。比宇宙的年龄乘以宇宙的年龄还要久。所以你能看到，我对我自己的经验是多么的短暂，是多么的新鲜。

我又听糊涂了。你对你自己的经验？

是的。让我这样向你解释吧：

最早的时候，宇宙只有太极，没有别的东西。然而太极当时无法认识其自身——因为太极便是一切，宇宙中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呢，太极……便是太虚。因为在浑沌的状态之中，太极就是太虚。

这种重要的太极/太虚在各种神话中被用来指称时间的起源。

那时太极认识到 它是宇宙中的一切——但这还不够，因为它对自身的伟大的认识是概念性的，不是经验性的。然而，对其自身的经验 是它渴望得到的，因为它想知道，如此伟大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伟大”这个词汇恰恰是个相对的词汇。太极将无法认识伟大的感觉，除非太虚 出现。在浑沌的状态之中，太极就是太虚。

你能听懂吗？

我想听懂了吧。请继续。

很好。

太极已经认识到，宇宙中除了它，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它没办法也不可能 从其外的某个参照点来认识其自身。这样的参照点并不存在。唯

有一种参照点是存在的，那便是其内部的空间。那种“太极-太虚”的意识。那种“我-非我”的意识。

太极仍然执意要经验地 认识其自身。

这种能量——这种无形、无声、无色从而无人知晓的纯粹能量——执意要通过经验来认识其自身至高无上的伟大。它明白，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使用内部 的参照点。

它非常正确地推断出，它本身的各个部分 必定小于整体，所以它只要分裂 成各个部分，比整体小的每个部分便能看到其他部分，从而看到它的伟大。

所以太极自我分裂——在那辉煌的时刻，变成了阴和阳（亦即此和彼）。阴和阳 第一次出现了，彼此分离。然而它们又同时存在。并存的还有非阴非阳。

三种要素 因而突然出现：第一种是阴。第二种是阳。第三种是非阴非阳——但它是阴和阳存在的必要条件。

太极便是生有之无，生实之虚，生小之大。

你能明白这一点吗？

你还听得懂吗？

我想我能懂，真的。说了你也许不信，但你的解释十分清晰，乃至我认为自己真的明白了这一点。

那我就接着说了。有些人把这生有之无 称为神。然而这么说也不准确，因为他们言下之意是存在着某些非神的东西——比如说，所有非“无”的东西。但我便是万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所以前面我自称“无形的至尊”）；东方神话中将神定义为虚无或虚空，而西方的神话则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皆是神，从本质上来讲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有些人认为神既是 太极，也是太虚，他们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创造出“阴”和“阳”之后，神总算有可能认识其自身了。在这内部发生大裂变的刹那间，神创造了相对性——这是神送给其自身最好的礼物。因而，相互关系是神赠给你们人类的最佳礼物，这点稍后再来详细讨论。

就这样，从虚无之中产生了万物——这是一次灵性事件，你们的科学

家所谓的大爆炸理论恰好与此完全吻合。

各种要素开始相互分离，时间 也就被创造出来，因为某样东西起初在此，然后在彼——而它由此到彼所经的历程是可以测量的。

神各个有形的部分开始定义它们自身，彼此之间产生“相互关系”，与此同时，那些无形的部分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神知道，若要令爱存在，若要认识到其自身是纯粹的爱，那么与爱截然相反的东西也必须存在。所以神自愿创造了那伟大的一极，亦即爱的对立物，所有非爱的东西，如今被称为怕。唯有怕出现了，爱才能作为能够被经验到的东西而存在。

这种爱及其对立物的二元创造，在各种人类的神话中，被称为魔鬼的诞生、亚当的堕落、撒旦的叛变等等。

你们将纯粹的爱拟人化为一个角色，称其为神，同时也将怕拟人化为一个角色，称其为魔鬼。

地球上有些人围绕这件事，杜撰了许多相当复杂的神话传说，虚构出各种关于争夺与战斗、天兵与鬼卒和各种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势力的场面。

这种神话是人类早期的尝试，他们试图借由神话去理解这次宇宙事件，并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讲述它；其实关于这次宇宙事件，人类的灵魂深处是了解的，但是人类的精神却几乎毫无察觉。

在自我分裂为宇宙的过程中，神用纯粹的能量创造了如今存在的万物——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换句话说，神不仅创造了物质的宇宙，也创造了精神的宇宙。构成“我/非我”这道方程式后半段那部分的神还裂变成无数比整体小的个体。这些能量个体你们将会称为灵魂。

你们人类有些宗教的神话认为神是“天父”，生有许许多多的灵童。这与你们人类对生命自行繁衍的经验相符，大多数人也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才能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会有无数的生灵突然地出现在“天堂之国”。

就这个例子而言，你们的生活传说与终极实在相隔并不远——因为从整个宇宙的意义上来说，这无数构成了我的总体的灵魂确实可以算是我的子孙后代。

我分裂自己的神圣目的在于创造出足够多的部分之我，这样我才能够经验地认识我自己。造物主若要通过经验认识到自己的造物主身份，那么办法仅有一个，那就是去创造。所以我将创造能力赋予给这无数部分之我中的每一个，赋予给我所有的灵童，而且这种创造能力与我作为整体时拥有的创造能力是相同的。

你们的宗教说人类是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样”被创造出来的，它们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我们的物质身体是相似的（尽管神能够随心所欲地化身为任何物质形式）。它的含义是，我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们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我们是“相同的材料”！有着相同的性质和能力——包括从稀薄的空气中创造出物质实在的能力。

我创造出你们——我的灵性后代——的意图在于，让我自己能够认识到我是神。除了通过你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因而可以这么说（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们的寄望是，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们自己便是我。

这看上去惊人的简单，然而也非常复杂——因为唯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你们认识到你们自己便是我，那就是，你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你们自己并不是我。

接下来要仔细听，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下面要讲的非常微妙复杂。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很好。别忘了，是你求我向你解释的。你等待我的解释已经等了许多年。你求我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而不是神学教义或者科学理论来解释。

是的——我知道我求过你什么。

你既然问了，就好好听吧。

喏，为了便于讨论，我要利用那个认为人类是神的子女的神话传说，把它作为讨论的基础，因为你熟知这个传说——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讲，它与真实情况相差也不远。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探讨这种自我认识的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我可以使用一种办法来让我所有的灵童认识到他们自身便是部分之我

——只要告诉他们就好了。这个办法我用过。但你也明白的，仅仅让灵魂知道它本身是神、或者部分之神、或者神的孩子、或者天国的继承者（或者其他你想用的神话说法）是不够的。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认识和经验 是两码事。灵魂渴望经验地认识其自身（我也一样！）。概念性的意识对于你们来讲并不够。所以我想出了一个计划。那是全宇宙最非凡的主意——也是最神奇的协作。我说协作，是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个计划。

根据该计划，作为纯灵魂的你们将会进入刚被创造出来的物质宇宙。因为你们唯有借助物质，才能经验地认识到你们通过概念认识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我创造物质宇宙、统治物质宇宙的相对性系统和所有造物的初衷。

进入物质宇宙之后，你们，我的灵童，将会经验到你们对自身的认识——但是，你们必须先认识其对立物。简单地说吧，你不会觉得自己很高，除非你已经意识到矮。你无法经验到你身上某些部位很胖，除非你已经认识到什么是瘦。

如果将此逻辑推到极点，那么你无法经验到你自己，除非你已经遇到非你。这便是相对论和所有物质生活的目的。你本身是通过非你 而得到定义的。

就终极认识——认识到你自己是造物主——而言，你必须去创造，也只有在你去创造的时候，你才能经验到你自己是造物主。你必须毁灭自己，然后才能创造出你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必须先成为“非”，然后才能成为“是”。你能听懂吗？

我觉得……

继续听下去。

当然，你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质——你的本质早已定下（纯粹的、创造性的灵魂），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永不改变。所以，你只有退而求其次。你促使自己 忘记你的真实身份。

进入物质的宇宙之后，你抛弃了关于自己的记忆。这让你可以选择成为真正的你，而不是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你的真实身份。

正是在选择成为部分之神的行动中，而非通过言语获悉你是部分之神的过程中，你才能经验到 你自己有绝对的选择权，而有绝对的选择权，便是神的本质。然而，你如何能够对某件根本 没有选择的事情做

出选择呢？你无论多么努力，也不可能不是我的后代——但你可以忘记。

你现在、从前、将来永远是神圣整体的神圣部分，是整个身体的部位（member）。所以重新加入整体、向神回归的行动被称为忆起（remembrance）。你实际上是选择了忆起你的真实身份，或者说选择了与你的各种部位联合来经验整体的你——也就是说，整体的我。

因此，你在地球上的任务并非学习（因为你已经知道），而是忆起你的真实身份。忆起所有其他人的真实身份。所以你的任务中很大的部分是提醒其他人，以便他们也能忆起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些神奇的灵魂导师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件事情而已。这是你唯一的追求。这是你灵魂的追求。

我的神啊，这是如此简单，又如此……无懈可击。我是说，我总算明白了。真是豁然贯通啊。我现在看到了一幅原先从来没有拼凑完整的画面。

好啊。那很好。那就是这次对话的目的。你曾经求我给你答案。我曾经许诺把答案给你。

你要把这次对话写成书，你要把我的话传给许多人。这也是你的任务。现在，你有许多问题，许多关于生活的疑惑。我们在这里已经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做了铺垫，可以来讨论别的事情。让我们来解决其他问题吧。而且别担心。如果我们刚才谈过的话中，有什么你尚未完全理解，你很快也能弄明白的。

我想问的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先问最大的、最明显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所有人类问过神的问题中，这个是最常被提起的。自有时间以来，人类便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从开始到现在，你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世界必须是如今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的经典提法大抵是这样的：如果神是那么完美，那么有爱心，为什么会创造出瘟疫与饥荒、战争与疾病、地震与龙卷风、台风与各种自然灾害、个人深深的失望和世界性的灾难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宇宙最深的秘密和生活最高的意义中去找。

我并不通过只创造你们称为完美的环境来展现我的善。我也不通过禁

止你们展现你们的爱来展现我的爱。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你无法展现爱，除非你能够展现非爱。事物不能脱离其对立物而存在，除非处在绝对的世界里。然而绝对的领域对你们和我而言都是不够的。我向来存在于绝对的世界中，而你们也是从绝对的世界中来。

绝对的领域里没有经验，只有认识。认识是神圣的状态，然而最大的欢乐却是存在。存在唯有于经验之后才能实现。其先后关系是这样的：认识，经验，存在。这就是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就是神。

圣父是认识——亦即所有的理解之父，所有的经验之源，因为你无法经验你从不认识的东西。

圣子是经验——亦即所有圣父对自身的认识的落实与执行，因为你无法成为你不曾经验的东西。

圣灵是存在——亦即所有圣子对自身的经验的抽象；唯有通过对认识与经验的记忆，才能获得这种简单而美妙的存在感。

简单的存在即是极乐。它是神在认识和经验自身之后达到的境界。它是神从开始便渴望得到的。

当然，你们早过了幼稚的阶段，无需解释也能明白对神的这种父子描绘无关乎性别。我在这里使用的生动言语来自你们最新的经书。更早之前的神圣经典将这种比喻安置在母与女的背景中。两者都不准确。你在头脑里最好如此看待这种关系：先辈与后裔。或者是：催生者与被生者。

如果加上三位一体的第三个部分，那么这种关系就变成：

催生者/被生者/存在者。

三位一体的实在是神的标志。它是神圣的模式。神圣的领域里到处是这种三合一的关系。当你应对有关时间和空间、神和意识或者任何神圣关系的事务，你必定会遇到它。换个角度来说，在所有生活的世俗关系中，你无法找到这种三合一真相。

所有处理生活的神圣关系的人，都能够那些关系中找到三合一真相。有些宗教学家将三合一真相描绘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有些精神学家使用的术语是超意识、意识和潜意识。有些灵魂学家说是心智、肉体 and 灵魂。有些科学家认为是能量、物质和以太。有些哲学家说，

真实的事物必须在思维、言语和行动上都是真实的。谈论时间的时候，你只会说起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将来。你的知觉中也只有三种时刻：从前，如今，以后。至于空间关系，不管是考虑到宇宙中的点，还是你自己房间里各个点，你都会辨认出此、彼、彼此之间。

而在世俗的关系中，你辨认不出“之间”。那是因为世俗关系永远是二价的，而神圣领域中的关系则毫无例外是三价的。所以呢，世俗关系里有左 - 右、上 - 下、大 - 小、快 - 慢、热 - 冷，以及神创造过的最了不起的二价关系：雄 - 雌。这些二价关系没有“之间”。在这些关系里，事物非此即彼，或者是这两极中某一极较大或者较小的变体。

在世俗关系的领域里，任何被概念化的事物都不可能存在，除非其对立物 也已经被概念化。你的日常经验绝大部分扎根于这种实在。

在神圣关系的领域里，存在的事物全都没有 对立物。万物归一，一切在无尽的循环中彼此相通。

时间即是这样的神圣领域，在该领域中，你所谓的过去、现在、将来以内在联系 的方式存在着。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彼此对立之物，而是同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同个观念的不同阶段，同种能量的不同循环，同个无可辩驳的真相的不同方面。假如你据此做出推断，认为过去、现在、将来同“时”存在，那么你是正确的。（然而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将会探讨时间的整体概念，到时我们再来深入地讨论。）

世界是如今这样子，因为它不可能以别的 方式存在于物质的世俗领域。地震和龙卷风、洪水和台风，以及那些你称为自然灾害的事件，无非是各种元素从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运动而已。整个生与死的轮回也是这种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些是生活的节奏，世俗实在中的一切都无法摆脱它们，因为生活本身 是一种节奏。它是处在太极最中央的起伏、震颤和悸动。

疾痛和病患对立于健康和安好，它们在你的现实中出现，也是遵从你的命令。如果你没有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自己生病，你便不会有疾痛；你只要决定恢复健康，你立刻便能再次好起来。个人的深深失望是对个人选择的反应，而世界性的灾难则是世界性意识的后果。

你的问题的言下之意是，我选择了这些事件，是我的意志和欲望 促使它们发生。然而我并不愿意这些事情存在，我只是观察着你们这么做而已。我也不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因为那么做将会使你们的意志受挫。也就是说，那么做将会剥夺你们对神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却正是

你们和我共同选择的。

因此，别责怪世界有那么多你所谓的坏事。你倒不如躬身自问，你判定为坏的这种境况是怎么来的，如果你想改变它的话，你愿意做些什么？

别问他人，而是问你的内心：“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希望经验哪个部分的自我呢？我要选择追求存在的哪些方面呢？”因为生活总体是作为你自己的创造的工具而存在的，它的所有事件无非是一些机会，供你用来决定和成为真正的你。

这对每个灵魂来说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应该明白，宇宙中没有受害者，只有创造者。那些曾在这个星球上行走过的大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论你提到的是哪位大师，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受到迫害——尽管许多人真的受折磨而死。

每个灵魂都是大师，虽然有些并不记得它们的起源或者它们的天赋。然而，每个灵魂依据其本身最远大的目标和最鲜活的记忆，创造出各自的条件与境遇——在每个被称为现在的时刻。

所以呢，别去评判其他人走过的业力之路。别妒忌成功，别怜悯失败，因为你不知道在灵魂的权衡中，什么算成功，什么算失败。遇事别称其为灾难或欢乐，除非你已确定或见证它的用途。因为，如果死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它还能被称为灾难吗？如果生只带来悲哀，它还能被称为欢乐吗？然而就算连这个你也别去判断，你永远走你的路，同时允许别人走他们的路就可以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忽略别人求助的呼声，或者你自己的灵魂想改变某些境况或条件的冲动。而是意味着无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避免先入之见和自以为是。因为每种境况都是礼物，每种经验中都隐藏着财宝。

从前有个灵魂，它认识到它自身便是光。它是个新的灵魂，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得到经验。“我是光，”它说，“我是光。”然而，它所有的认识、所有的诉说都不能够代替它的经验。在这个灵魂所出现的领域中，除了光一无所有。每个灵魂都是最好的，每个灵魂都是最美的，每个灵魂都闪耀着我那可敬可畏之光的辉煌。所以上述那个小小的灵魂就像阳光中的烛火。在最灿烂的光芒——它是这光芒的组成部分——中，它无法看到自身，也无法经验到它的真实身份和本质。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这个灵魂越来越渴望认识其自身。它的渴望十分

强烈，于是在某天，我说：“小东西，你知道若要满足你的这种欲望，你必须做些什么吗？”

“神啊，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什么都愿意做！”这小小的灵魂说。

“你必须使你自己与我们大家分开，”我回答说，“然后你必须让自己处身黑暗之中。”

“唯一的神啊，黑暗是什么呀？”这小小的灵魂问。

“那就是非你，”我回答说，这个灵魂明白了。

于是这灵魂便这么做了，让它自身与大家分开，而且哦，它还去到了别的领域。到了该领域，这灵魂拥有了能力，可以召唤各种黑暗进入它的经验。它召唤了。

然而在黑暗中央，它却哭喊起来：“圣父啊，圣父啊，你为何遗弃我？”正如你在你最黑暗的时刻所叫喊的那样。可是我从来不曾遗弃你，而是永远站在你身边，随时准备提醒你，让你想起你的真实身份；准备，随时准备，呼唤你回家。

因此，如果你要成为黑暗中的光，就别抱怨。

在你被非你所包围的时刻，请别忘记你的真实身份。但请赞美这世界，即使你试图改变它。

请认识到，在受到最大的考验时，你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你最大的成功。因为你创造的经验表明了你的真实身份——以及你的理想身份。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这个小小的灵魂和太阳的寓言，是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副样子，以及它如何能够在刹那间改变，只要每个人都想起他们的最高实在的神圣真相。

有人说生活是学校，而这些你在生活中观察和经验的事情是供你学习的。我之前回应过这个观点，现在我再告诉你：

你所进入的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好学的——你只需要展示你已有的知识。在展示知识的过程中，你要将其付诸实践，创造出新的你自己。这样你就能证明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这样你就能让它变得神圣。

你的意思是，所有我们遇到的坏事全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你是说，连世上的祸害和灾难，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也都是我们为了“经验我们的真实身份的反面”而创造出来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难道就没有不那么痛苦的方式——不要让我们自身和其他人那么痛苦——可以让我们用来创造经验我们自身的机会吗？

你问了几个问题，它们都是好问题。让我们挨个来解决。

不，并非全部你们遇到的所谓坏事都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并非有意识地去选择——这是你的意思。它们统统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们总是处在创造的过程中。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天。至于你们如何创造，我们稍后再谈。目前你只要记住我的话——你们是大型的创造机，你们不停地变出新的物质现象，其速度之快，与你能够想到的一样。

事件、事情、事务、环境、景况——这些全都是由意识创造出来的。个人意识的力量就够强大的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人以我的名义联合，被释放出来的创造性能量该有多么厉害。那么集体意识呢？这还用说吗，它非常强大，创造出来的各种事件和环境能够影响到全世界，给整个地球造成严重后果。

要是说这些后果是你们选择的，是以你所说的那种方式选择的，那并不准确。你们没有选择它们，正如我并没有选择它们。与我相同，你们观察着它们。依据它们来确定你的真实身份。

然而人间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迫害者。你也不是别人选择的受害者。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你说你厌恶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创造的——创造了它之后，你便选择了它。

这种思想的境界很高，所有大师迟早都能达到。因为他们唯有承担起一切恶果的责任，才能获得改变部分恶果的力量。

只要你固执地认为，这些恶果是别的东西或者别的人对你“做”的，你便剥夺了自己去改变它的力量。唯有当你说“这是我做的”，你才能获得力量去改变它。

与改变别人的行为相比，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容易得多。

改变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是认识和接受这样的事实：是你选择了让它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存在。假如你从个人层面上无法接受这一点，那么请你明白“我们是一体”的道理，这样你就能同意了。然后呢，你要想

办法去创造变化，不是因为某件事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不再准确地表明你真正的身份。

做任何事情的理由只有一个：向宇宙表明你的真实身份。

被用于这个目的之后，生活就成了创造自我的过程。你可以利用生活，将你的自我创造成你的真实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不做任何事情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因为这件事不再表明你的真实身份。它不反映你。它不代表你。也就是说，它不重新呈现你。

如果你希望被准确地重新呈现，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一切与你希望投射到永恒领域的图像不符的事情。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所有发生的“坏”事都是你们选择的。错误不在于选择了它们，而在于将它们定义为坏。因为将它们定义为坏意味着你们给自己贴上了坏的标签，原因是它们是你们创造的。

这个标签你们无法接受，于是为了避免自我被标识为坏，你们抛弃了自己的造物。正是这种知识的与灵魂的虚伪，使得你们要忍受如今这么一个世界。如果你们承担起你们对世界的个人责任，甚至只要在内心深处觉得你们对世界负有个人责任，它将会与现在大不相同。假如每个人都觉得有责任，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正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浅显明白，它才会如此恼人，如此富于讽刺意味。

世界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灾害，比如龙卷风、台风、火山喷发和洪水，世界的各种物质性混乱，并不是由你独力创造的。你创造的是这些事件对你生活的影响程度。

这些发生在宇宙中的事件绝不能说是你引发或者创造的。

创造了这些事件的是人类的联合意识。世界上所有人通力协作，共同生产了这些经验。你们每个人单独所做的是在它们之中行动，确定它们对你们的意义，并依据你与它们的关系来确定你的真实身份和你的本质。

因此，你们集体地、单独地创造了你们正在经验的生活与时代，以便灵魂能够实现进化的目标。

刚才你问是否有不那么痛苦的方式来经历这个过程，答案是有的，但你的外在经验将会毫无变化。要减少那种你将其与尘世经验和事件联系起来的痛苦，包括你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就必须改变你看待那些经验和事件的方式。

你无法改变外在的事件（因为那是由许多人创造出来的，而你的意识尚未成熟，不足以单独地改变那些被集体地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必须改变内在的经验。这是成为大师的生活之路。

没有什么事物本身是痛苦的。痛苦是错误思维的结果。它是思维中的错误。

大师能够驱散最悲哀的痛苦。因此大师能够妙手回春。

痛苦源自你对事物做出的判断。移除判断，痛苦消失。

判断的依据往往是从前的经验。你关于事物的看法来自某个关于该事物的先行看法。你的先行看法又来自某个更早先的看法——依此类推，就像垒砖块那样，直到最后你沿途回到了最初的思维。

所有的思维都是创造性的，而最强大的思维莫过于原始思维。所以这种原始思维有时也被称为原罪。

如果你关于事物的原始思维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是原罪。随着你对该事物产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看法，那个错误成倍地增大。圣灵的职责是启发你，让你对事物产生新的理解，那将会使你摆脱你的错误。

你是说我不该为非洲挨饿的儿童、美国的暴力与冤案、巴西那场夺去数百条人命的地震感到难过吗？

神的世界里没有“应该”或“不该”。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去做那些反映你、重新呈现更好的你的事情。如果你想感到难过，那你就难过了。

但别批判，别责怪，因为你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结果会怎样。

请你记住：你责怪的，将会责怪你；你批判的，将会变成你自己。

较好的做法是，设法去改变这些不再反映最真实的你的事情，或者帮助别人去改变这些事情。

更好的做法是，去祝福所有人——因为一切都是神借由活着的生命所创造的，而活着的生命便是最高贵的造物。

我们可不可以暂停，让我喘口气？刚才我听到你说神的世界没有“应该”和“不该”，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那怎么可能呢？如果你的世界里没有，那在什么地方才有呢？

倒也是——那在什么地方……？

我再重复这个问题。如果“应该”和“不该”没有出现在你的世界，那它们会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你的想象中。

但有人曾经教我分辨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与不该，他们说所有这些规则都是你，也就是神，定下的。

那是教你的那些人搞错了。我从来不曾规定“对”或“错”，“是”或“非”。那么做等于彻底夺走你最大的天赋，那就是随心所欲地行事并经验其后果的可能，以及依照你的真实身份的形象和模样创造新的你自己的机会，还有依照你对自己能力的最大观念去不断超越自己的空间。

说某件事——某个思维、话语或行动——是错的，等于告诉你别去做它。告诉你别去做它等于限制你。限制你等于否定你的真实身份，等于剥夺你创造和经验真相的机会。

有人说我赠予你自由的意志，然而这些人也宣称，如果你不遵从我，我将会把你打入地狱。那算是什么自由的意志呢？难道这不是对神的嘲弄吗？难道这等于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关系吗？

好吧，现在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我想讨论的领域，那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事情。听你说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地狱这个地方嘛。

地狱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也不会因为人家跟你说的原因下地狱。

地狱是什么呢？

它是你对自己的选择、决定和造物所可能产生的最糟糕后果的经验。它是所有否定我、或者拒绝承认真正的你和我之间存在本质关系的观点的自然后果。

它是错误的思维给你带来的痛苦。然而连“错误的思维”这个说法也不

准确，因为实际上错误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地狱是欢乐的对立物。它是缺陷。它是认识到你的真实身份和你的本质，却无法予以经验。它是不能成为最好的你。那就是地狱，对你的灵魂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地狱了。

但地狱并非人类幻想出来的这个地方，你以为在地狱里，你会遭到某些永恒之火的炙烤，或者遭受到无休无止的折磨。我何必那么做呢？

就算我有那种完全非神的想法，认为你“配”不上天堂，我又怎么会费劲来报复或者惩罚你们的失败呢？难道我直截了当地抛弃你们不更省事吗？我哪来如此强烈的仇恨，要让你们永久地忍受其类型和程度都难以形容的痛苦呢？

也许你会回答，我是为了公正才那么做；可是如果是为了公正，难道我在天堂里拒绝与你们交流还不够吗？难道还需要无穷尽的痛苦折磨吗？

我跟你说吧，你们那些基于怕的神学理论所构建的死后经验根本是不存在的。然而，灵魂确实会有一种十分郁闷、十分欠缺、十分逊色于整体、十分远离神的最大欢乐的经验，那对于你的灵魂来讲就是地狱。但我告诉你，我并没有派你到那里去，我也没有令这种经验落到你身上。每当将你的自我和你本人关于你的最高思维分开，每当你拒绝你的真实身份和你的本质，你便创造出那种经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然而甚至连这种经验也不是永恒的。它不可能恒久不变，因为我的计划并不允许你永远地和我分离。真的，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完成这样的事情，不但你必须否定你的真实身份，我也必须否定你的真实身份。而这是我永远不会做的。只要我们中有一个认定关于你的真相，那么关于你的真相就绝对能够占据上风。

但如果没有地狱，那我岂非可以恣意妄为，丝毫不用害怕有报应？

难道只有怕才能让你去成为正直的人，去做正义的事，去拥有正确的东西？你必须受到威胁才会“做好人”吗？“做好人”又是什么意思？谁有资格定义？谁来制定行为规范？谁能做出裁决？

我告诉你吧：你是你自己的裁决者。你设定行为规范。你过去和现在做得有多好，由你自己说了算。因为只有你才能确定你的真实身份和本质——以及你的理想身份。而且你是唯一能够评判你的所作所为的

人。

别人永远不能审判你，就算是神，又为何、如何会审判神自己的造物，并用坏来形容它呢？如果我想要你处在完美的状态，只做完美的事情，我就会让你留在你出身的那个绝对完美的世界。这个过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你去发现你自己，去创造你的自我，从而成为真正的你——成为你真心想成为的你。然而你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你，除非你还可以选择成为别的东西。

因此，我怎么会由于你选择了我为提供给你的选择而惩罚你呢？如果我不希望你有第二项选择，那我为什么不只是创造第一项就好了呢？

将我定义为睚眦必报的神之前，你必须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让我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吧：是的，你可以为所欲为，丝毫不用害怕有报应。然而，意识到结果对你也许不无助益。

结果即是后果。自然的结局。这些与报应或惩罚完全不同。结局只是结局而已。它们是自然规律的自然应用的后果。它们是作为已然 的后果而发生的必然，它们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所有物质生活的运转都遵从自然的规律。只要你回忆起这些规律，并应用它们，你就能够在物质层面上掌控生活。

你所谓的惩罚——或者你所谓的不幸，或者倒霉——无非是自然规律在维护其自身而已。

看来我只要认识这些规律，并遵从它们，就再也不会会有麻烦的时刻了。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要是那样，你经验到的你的自我将永远不会处在你所谓的“麻烦”状态中。你的生活将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你将不会遇到让你惊慌的情况。你将会结束所有的忧虑、怀疑与害怕。你将会过上你幻想中的亚当与夏娃的生活——当然，你不像他们那样是绝对领域中摆脱肉身束缚的神灵，而是相对领域中寄居于肉身的灵魂。然而你将会得到你的灵魂拥有的全部自由、欢乐、安宁、智慧、悟性和能力。你将会成为圆满地实现了自我的生命。

这是你的灵魂的目标。这是它的追求——在肉身中圆满地实现其自我，变成其真实本质的化身。

这是我为你定下的计划。这是我的理想：我将来要通过你实现我自己。

那样的话，概念就被转化为经验，我将会经验地 认识到我自身。

宇宙的各种规律都是由我设定的。它们是完美的规律，创造出完美的物质功能。

你曾见过比雪花更完美的东西吗？其精巧、形状、对称、自相似性和独特性无不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美妙自然现象的神迹让你赞叹不已。然而，我光用一片雪花就能展现出宇宙规律的完美，你怎么还会认为我无法对整个宇宙也这么做呢？

即使看到宇宙万物对称的结构和完美的形状——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粒子——你亦将无法在你的现实中领会到宇宙的真相。就算是现在，你已经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然而你也无法想象或者理解它的奥义。然而你能够认识到宇宙的真相是深奥的——其复杂和非凡，远非你目前的理解能力所能接受。你们的莎士比亚说得非常好：天上人间的事，赫拉修，比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多得多。

那么我如何才能认识到这些规律呢？我要怎样才能学习到呢？

这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回忆的问题。

我如何能回忆起它们呢？

由静修开始。摒绝外界的杂音，以让内在世界能够带给你观察力。这种内观是你追求的，然而当你深深地关注外在的世界时，你便不能拥有它。因此，想办法尽可能地深入内在世界吧。如果你没有走进内在世界，那么与外在世界打交道时，要由内在世界出发。记住这个道理：

如果你没有走进内在世界，你就会一事无成。

复述的时候用上第一人称，这样会更加亲切：

如果我

没有走进内在世界

我就会

一事无成。

你这辈子什么也没做成。然而你不必如此，本来不必如此。

没有你达不到的成就。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你得不到的东西。

这听起来就像望梅止渴。

你希望神向你许下什么样的承诺呢？如果我向你许下较为差劲的承诺，你就会相信我吗？

几千年来，人类不相信神的承诺，原因无它：那些承诺太美好了，以至于你们认为是虚假的。于是你们宁可选择较差的承诺，选择较差的爱。因为神最高的承诺来自最高的爱。然而你们无法想象出完美的爱，所以想象不到完美的承诺。也想象不出完美的人。因此你们甚至连你们的自我也不敢相信。

无法相信这些意味着无法信仰神。因为对神的信仰来自对神最大的礼物（无条件之爱）和神最大的承诺（无限制之潜能）的信任。

能让我插句话吗？我也不想打断口若悬河的神……但是我从前听过这种无限制之潜能的说法，它并不符合人类的经验。普通人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提了——那些先天有精神或者身体障碍的人遇到的困难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潜能也是没有限制的吗？

在你们的经书里，你们自己用各种方式，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给我举个例子吧。

打开你们的《圣经·创世记》第11章第6节，看看你们写了些什么。

《圣经》上写着：“看啊，人类融为一体，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这是他们将要做的事情的开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做不成的了。”

对。那你现在相信这个道理了吗？

那又不是在回答有关受到限制的老弱病残的问题。

你认为他们所谓的受到限制不是他们选择的吗？你以为人类的灵魂与生活难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难题——的遭遇是偶然的吗？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是说灵魂将要经验的生活是它预先选择好的吗？

不，否则这种遭遇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啦。这种遭遇的目标是在美妙的此刻创造你的经验——也就是创造你的自我。因此，你并没有预先选择好你将要经验的生活。

然而你可以选择各种人物、地点和事件，选择各种条件和环境、难题和障碍、机会和选项，用这些来创造你的经验。你可以为你的调色板选择颜料，为你的箱子选择工具，为你的店铺选择机器。你用这些来创造什么是你的事。生活也是这样。

就你已经选择要做的所有事情来说，你的潜能是没有限制的。别草率地认为，某个化为你所谓的受到限制的身体的灵魂，并没有发挥它的全部潜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灵魂想做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它的任务安排。你不清楚它的意图。

因此，要祝福每个人和每种境况，要表达感恩之情。这样你就肯定了神的造物的完美——并且表示你相信神的造物是完美的。因为在神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没有碰巧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也没有随机的选择，或者你们所谓的命运。

如果连雪花的形状也极其完美，难道你认为像你们的生活这么重要的东西反倒不完美了吗？

但耶稣也会给人治病。如果那些人的境况是如此“完美”，他何必去医治他们呢？

耶稣医治那些人，并非由于他认为他们的境况不完美。他治愈那些人，是因为他看到那些灵魂请求的治疗是它们的过程的组成部分。他看到了过程的完美。他认识和理解灵魂的意图。要是耶稣觉得所有的疾病，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代表了不完美，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一下子治愈地球上所有病人呢？你怀疑他没有这种能力吗？

不。我相信他有。

很好。人们也许会问：他为何不那么做呢？基督为何决定让有些人受苦，却又治愈其他人？说到病痛，神为什么竟然会让人受苦？这个问题从前也被提起过，答案总是相同的。生活的过程是完美的，而且所有的生活都源自于选择。干预选择是不合理的，质疑它也是。而谴责它尤其不合理。

合理的做法是观察它，然后尽量帮助灵魂寻求和做出更高的选择。因此，请关注他者的选择，但别对其指手画脚。请认识到他们的选择对

于此刻的他们来说是完美的——然而，若是某个时刻来临，他们要寻找新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更高的选择，请随时准备协助他们。

与他人的灵魂进行交流吧，你将会明白他们的目标和意图。这是耶稣对那些他治愈的人，那些他曾触及其生活的人所做的。耶稣治愈了那些去找他的人，以及所有那些请人来向他哀求的人。他并没有随随便便就给人治病。否则就会违反神圣的宇宙法则：

让每个灵魂去走它的路。

但这意味着别人没请求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帮助他们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帮助印度挨饿的儿童、非洲苦难的民众，或者贫民，或者各地受压迫的人了。否则所有人道主义的努力将会白费，而所有的善行都会被禁止。难道必须等某个人朝我们发出绝望的呼声，或者某个国家的人民哀声求助，我们才能获准去做明显是对的事吗？

你也看到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如果某件事明显是对的，那么你就去做。但请记住，别向你所谓的“对”与“错”下终极判断。

事物是对或错，只是因为你说它是而已。事物本质上没有对或者错。

真的吗？

“对”与“错”并非本质的条件，而是个人价值系统中的主观判断。你的自我是通过你的主观判断而被创造出来的——你的真正身份是通过你的个人价值观而被确定和展示的。

世界之所以是如今这个样子，是为了你能够做出各种判断。如果世界以完美的状态存在，你创造自我的生活过程将会终结。它将会结束。若是再也没有争讼，律师的职业明日就会结束。若是再也没有疾病，医生的职业明日就会结束。若是再也没有困惑，哲学家的职业明日就会结束。

那若是 再也没有问题，神的职业明日也会结束咯！

确实如此。你说得真完美。假如再也没有什么可创造的，我们全体的创造过程将会完结。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 与我们全体有密切的利益关系。我们常说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却不敢解决所有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别的事可做了。

你们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成立反战政府的尝试都会遭到它的极力反对。

你们的医疗机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切神奇的新药或者新疗法都会遭到它的顽固排斥，不药而愈的奇迹就更别提了——它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这么做。

你们的宗教团体也心知肚明。所以，一切不包含怕、审判和报应的神的定义，一切认为其教义并非通往神的唯一道路的自我的定义，都会遭到它的驳斥。

如果我告诉你，你就是神——宗教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告诉你，你已痊愈，科学和医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告诉你，你将会平静地生活，那些致力于和平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告诉你，世界已被修好——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些修水管的工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世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的人，修东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那些只是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的人——肉贩、面包师傅、制蜡工人——也是修理者。因为你对事物有欲望，通常意味着你对它有需要。所以人们说瘾君子需要修理。因此，当心点，别让欲望变成瘾。

你是说世界将会永远充满各种问题吗？你是说世界的现状其实正是你想要的吗？

我说的是，如同雪花以它的形状存在那样，世界以它的现状存在，原因在于它的现状是被设计好的。它的现状，正如你们的生活的现状，是你们创造出来的。

你们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等到你们真的想要结束饥饿那天，人世间将不再有饥饿。我赐给你们许多可以用来做这件事的资源。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用来做出这个选择。可是你们没有。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去做。世界能够在明天便消除饥饿。只是你们选择不消除。

你们宣称有许多理由导致每天必须有四万人死于饥饿。其实那些都不算理由。然而，就在你们说无力阻止每天四万人死于饥饿的同时，你们每天还将五万个人带到你们的世界来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居然说这是爱。你们居然说这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完全没有逻辑或者理性，怜悯就更别提了。

我正在用平白浅显的语言来向你表明，世界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

为你们选择了让它这样。你们系统地破坏你们自己的环境，然后又认为那些所谓的自然灾害便是证据，表明了神残忍的玩笑或者自然的冷酷无情。与你们开玩笑的是你们自己，冷酷无情的也是你们自己。

没有什么比自然更温柔，真的没有。没有什么比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更加残酷，真的没有。然而你们摆脱所有干系，推卸所有责任。那并非你们的错，你们说，而且你们这种说法确实也对。那并非对错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

你们可以选择在明日结束砍伐你们的雨林。你们可以选择不再消耗笼罩你们的星球的保护层。你们可以选择中断对地球精妙生态系统的持续攻击。你们可以设法将雪花拼回原来的模样——或者至少别让它不可挽回地溶化下去——但你们愿意那么做吗？

你们同样可以在明日就停止所有战争。那是简单而容易的事。那只需要——向来只需要——你们全部人同意就行了。然而，如果你们连一致同意停止相互残杀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又怎能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你们的生活？

你们不愿为你们的自我做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去做。这就是神的规律和旨意。

世界有当今的情势，原因在于你们，和你们所做的选择——或者没做的选择。

（不选择等于选择。）

地球有当今的状况，原因在于你们，和你们所做的选择——或者没做的选择。

你们自己的生活有当今的境遇，原因在于你们，和你们所做的选择——或者没做的选择。

但我可没有选择被卡车撞到！我可没有选择被歹徒抢劫，也没有选择被色狼强奸。人们会这么说。世界上有些人会这么说。

特定的社会环境促使歹徒产生盗窃的欲望，或者感到有盗窃的需要，而促成这种环境的根源正是你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创造了那种让强奸得以存在的意识。正是在你们明白你们自己便是犯罪的根源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着手改善滋生犯罪的社会环境。

让饥饿者有食物，让贫穷者有尊严，让不幸者有机会。终结那种使民

众艰难度日、愤愤不平、看不到明日的偏见。废除你们强加给性能量的那些无意义的禁忌和束缚，去帮助别人真正领略它的神奇，恰当地为它提供流通渠道。去做这些事情，再经过长时间努力，你们将能够永远地消除抢劫和强奸。

至于所谓的“意外事故”——转弯而来的卡车、从天而降的砖块，请学会把它们当作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去接受它们。你们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设计出个人的计划，来救赎你们自己。然而这种救赎并不意味着让你们自己摆脱魔鬼的纠缠。因为没有魔鬼这种东西，地狱也并不存在。你们是在将自己从无法实现的遗忘中救赎出来。

你们不可能输掉这场战斗。你们不可能失败。因而它根本不算战斗，仅是过程而已。可是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们就会把它当成持续的斗争。你们甚至会旷日持久地相信这是一场战斗，乃至围绕它创造出一整个宗教。这个宗教将会教导你们，斗争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是虚伪的教条。只有在不斗争中过程才会继续。只有在让步中才能获得胜利。

意外事故发生，是因为它们发生了。在生活的过程里，某些特定的因素会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聚集，产生特定的后果；出于你自己某些特定的原因，你选择称这些后果为不幸。然而如果结合你的灵魂的任务安排来看，或许它们根本并非不幸。

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巧合，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每件事、每次遇险都是你的自我召唤给你的自我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创造和体验到你的真实身份。所有真正的大师都明白这道理。所以这些神秘的大师在面临你们所谓的 最糟糕的生活经验时，依旧能够处之泰然。

有些基督教的伟大导师也懂得这道理。他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因为将要被钉上十字架而惊惶，反而充满了期待。他可以走开，但没有那么做。他能够随时停止该过程。他拥有那样的能力。然而他也没有那么做。他任由自己被钉上十字架，目的在于借此展现人类的永恒救赎。看吧，他说，看看我能做到的事。看看真相是什么。要明白，这些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你们也都能做得到。因为你们是神，难道我没说过吗？可是你们并不相信。既然你们不能相信你们自己，那么就请相信我吧。

耶稣十分慈悲，他热切地希望以如此壮烈的方式——并创造出这种方式——来让世人明白，所有人都能够上天堂（也就是自我实现）；而且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上天堂，那就通过他吧。因为他战胜了悲惨和死亡。你们也能战胜。

基督最深刻的教诲并非你们将会 拥有永恒的生命——而是你们本来就有；并非你们将会 拥有神的手足之情，而是你们本来就有；并非你们将会 拥有一切你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你们本来就有。

要达到那种境界，你们只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们是你们的实在的创造者，你们想要 生活展现什么样的面貌，生活就将会展现什么样的面貌。

事物最初只能在你的思维 中存在。这是创造的第一步。圣父就是思维。你的思维是万物的起源。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规律之一吧。

是的。

你能说说别的规律吗？

别的规律我也告诉过你们。我跟你们说过所有的规律，自有时间以来。我反反复复地告诉过你们。我给你们指派了一个又一个的导师。你们不去聆听我派去的导师。你们杀害他们。

但 为什么 呢？我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之间最神圣的人呢？我们要么杀死他们，要么羞辱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反对你们每个否定我的思维。你们必须先否定我，才能否定你们的自我。

我为什么要否定你，或者否定我呢？

因为你们怕。因为我的承诺美好得像是虚假的。因为你们无法接受那最美好的真相。所以你们只好自贬身份去信奉某种宗教，而它教导的是怕、无能和拒斥，而非爱、力量和接纳。

你们心中充满了怕——你们最怕的是，我最大的承诺可能是生活最大的谎言。为了让自己能够抵御这种怕，你们创造出你们所能创造的最大幻想：你们宣称，一切赋予你们神的力量、送给你们神的爱的承诺，必定是魔鬼的虚假承诺。神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你们告诉你们自己，只有魔鬼才会——借此诱导你们去否定神的真实身份，让你们不再把神当作可怕、挑剔、妒忌、记仇和严厉的实体中的实体。

尽管这种描述其实更贴近魔鬼（假如魔鬼存在的话）的定义，你们却将这些魔鬼的属性 分配给神，以便说服你们自己别去接受你们的造物

主许下的神一样的承诺，也别去接受你们的自我拥有神一样的属性。

这就是怕的力量。

我想消除我的怕。你可以再一次告诉我更多的规律吗？

第一定律是，你能够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你能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能够拥有任何你想拥有的东西。第二定律是，你会吸引你怕的东西。

那是什么啊？

情绪是吸引力。如果你非常怕某样东西，那你将会经验到它。动物——你们认为这是较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尽管动物的行动比人类更加率真和更加坚毅）——能够马上认识到你是否怕它。植物——你们认为这是更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对那些爱它们的人远比对那些不在乎它们的人亲近。

这些都并非偶然。宇宙间没有偶然——唯有那伟大的设计，那不可思议的“雪花”。

情绪是移动的能量。移动能量的时候，你便创造出效应。如果移动足够多的能量，你便能创造出物质。物质是聚合的能量。是四处移动的能量。是相互碰撞的能量。如果你以特定的方式操控能量，而且操控的时间足够长久，你就能得到物质。每个大师都明白这条定律。这是宇宙的炼丹术。这是所有生命的秘密。

思维是纯粹的能量。你现在所有、曾经有过、将来会有的每个思维都是创造性的。你的思维的能量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存在之后，它便进入宇宙，永远地前进。思维是永恒的。

所有的思维都会凝固；所有的思维都会彼此相遇，交织出不可思议的能量之网，形成美丽得难以言喻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永远变幻不定的形态。

相似的能量吸引相似的能量——形成（用简单的话来说）相似的能量“块”。当足够多的同类“块”彼此相遇，相互冲撞，它们就会（也用简单的话来说）相互“黏合”。因而，需要多得超乎想象的同样能量“黏合起来”才能形成物质。但物质是由纯粹的能量形成的。实际上，这也是物质唯一能够形成的方式。能量一旦变成物质，就长久地保持物质的状态——除非其结构被相反的或者相异的能量形式打破。这种作用于物质的相异能量确实能够分解物质，释放出构成物质的原

始能量。

简单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原子弹背后的理论。就发现、解释和应用宇宙的这个创造性秘密而言，爱因斯坦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现在你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头脑相似的人 为何能够共同创造出他们喜欢的现实了吧。“有两个或以上的人以我的名义联合”那句话的含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当然，如果整个社会 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通常会有奇异的事情发生——它们未必全是好事。例如，当社会生活在恐惧中，通常——实际上，是必定——会产生出它最怕的东西。

同样地，大型的团体或组织常常发现联合思维（或者是有些人所说的公祷）能够产生制造奇迹的力量。

必须澄清的是，即使个人——假如他的思维（祈祷、希望、心愿、梦想、恐惧）惊人地强大——也能够单独地产生这样的结果。耶稣经常这么做。他明白如何操控能量和物质，如何重新安排它，如何重新分配它，如何彻底地控制它。许多大师明白这一点。现在有许多人认识到这一点。

你也能认识到。就在此刻。

这是亚当与夏娃共同了解的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直到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你现在认识的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亚当和夏娃——你们用来代表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神话名字——是人类经验的父亲和母亲。

你们所谓的亚当的堕落其实是他的提升——那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它，相对的世界将不会存在。亚当和夏娃的行为并非原罪，实际上是最初的幸事。你们应该衷心感谢他们——因为率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之后，亚当和夏娃制造了机会，使人类能够有选择可做。

你们的神话用“坏”来形容夏娃，将她描绘为荡妇，先是吃掉禁果，也就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接着又挑逗地邀请亚当也去吃。这种神话的安排使得你们从此将女人当作男人的“祸水”，造成了各种扭曲的现实——当然还有各种歪曲的性观点和性困惑。（你们怎么能够对某种非常坏的事情有非常好 的感觉呢？）

你最怕的东西将会折磨你最多。怕将会像磁铁般把它吸到你身上。人

类所有神圣的经书，你们创造过的所有宗教信仰和宗教传统的经书，都清楚地记载着这样的建议：别怕。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这些定律十分简单：

1. 思维是创造性的。
2. 怕吸引相似的能量。
3. 爱无所不在。

哇，你的第三条定律把我搞糊涂了。既然怕吸引相似的能量，爱怎么还能够无所不在呢？

爱是终极的实在。它是唯一。是全部。爱的感受是你对神的经验。

在最高的真实中，爱是那里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全部。当你进入到绝对领域，你便进入到爱。

我创造相对领域的初衷是经验我的自我。这已经向你解释过了。这并没有让相对领域变得真实。相对领域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实，你们和我曾经设计了它，也将继续设计它——以便我们能够经验地认识我们自己。

然而这个造物可以显得非常真实。它的功用 在于显得十分真实，乃至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存在的。通过这样的方法，神终于创造出了有别于其自身的“其他东西”（不过从最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我是——太极）。

在创造“其他东西”——也就是相对领域——的过程里，我制造了一个环境，在其中，你可以选择成为神，而非仅是被告知你是神；在其中，你可以通过创造的行动来获得对神的经验，而非仅有关于神的概念；在其中，阳光下的微弱烛火——最小的灵魂——能够认识到它自身便是光。

怕是爱的另一端。这是最主要的两极。当我创造相对领域的时候，我创造了我的自我的对立面。如今，在你们生活着的物质层面的领域里，存在的地方唯有两个：怕与爱。那些源于怕的思维将会在这个物质层面上制造一种现象。而那些源于爱的思维将会制造另一种。

诸多曾在这星球上行走过的大师发现了相对世界的这个秘密——并且拒绝承认相对世界的真实性。简单地说，这些大师只选择了爱。在每一秒。在每一刻。在每个场合。即使在他们遭到杀害的时候，他们也

爱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即使在他们遭到迫害的时候，他们也爱那些迫害他们的人。

这对你而言很难理解，效仿就更别提了。然而，每个大师确实都曾这么做过。无论奉行哪种哲学，无论来自哪个传统，无论信仰哪个宗教——每个大师确实都曾这么做过。

这个例子和这个教训曾经十分清楚地摆在你们面前。再三地、反复地展现在你们面前。历经千秋万世，遍布天涯海角。贯穿你们生命的始终，在你们生命的每刻。宇宙曾通过一切方法把这个真相摆到你们面前。通过歌曲和故事，通过诗词和舞蹈，通过话语和运动——通过运动的图像，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电影，也通过话语的汇编，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书籍。

它曾在最高的山峰被大声地喊出，它曾在最低的地方被轻微地听到。这条真相的声响曾经在所有人类经验的走廊里回荡：其回音就是爱。然而你不曾去听。

如今你遇到这本书，再次向神提起神已经无数次以无数种方式回答过你的问题。然而我将会再次告诉你，就在这里，就在此书的文字当中。你现在愿意听了吗？你真的愿意听吗？

你以为是什么促使你遇到这本书？是什么导致你把它捧在手里？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吗？

宇宙里没有偶然。

我曾听到你心的呼喊。我曾见到你的灵魂的追寻。我知道你有多么渴望真相。你曾痛苦地呼唤它，也曾快乐地呼唤它。你无休无止地哀求我。求我展现我自己。解释我自己。揭示我自己。

现在我正这么做，在这里，以如此平白的说辞，你不可能误解。以如此简单的语言，你不可能混淆。以如此普通的字词，你不可能在措辞中迷失。

所以来吧。问我任何问题。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我将会想办法回答你。我将会用整个宇宙来做这件事。所以请谨慎一点。这本书远非我唯一的工具。你可以提出问题，然后放下这本书。但要去观察，去聆听。下一首你听到的歌曲的歌词。下一篇你读的文章里的信息。下一部你看的电影的情节。下一个你遇到的人的闲聊。或者下一条河流、下一片海洋、下一阵拂过你耳朵的和风的低吟——所有这些都是我的

工具 ；所有这些地点我都能去到。如果你愿意听，我将会与你说话。如果你愿意邀请我，我将会来找你。到时我将会让你看到，我一直都在。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Chapter 02

你必将指引我生活的道路：

在你面前是圆满的欢欣，

在你的右手是

永恒的快乐。

——《诗篇》第16章第11节

我这辈子一直在寻找通往神的道路.....

我知道你一直.....

.....如今我找到了这条路，却不敢相信。好像是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给我自己。

是这样啊。

这可不像与神交流会有感觉。

你想要各种华而不实的表象吗？我来看看能给你安排点什么。

你知道的，对吧，有些人会把这整本书当作是对神的亵渎。如果你继续表现得像个聪明的家伙，那他们就更会这么想了。

让我来向你稍做解释吧。你认为神只能以一种方式在生活中出现。这是非常危险的概念。

它阻碍你明白神无所不在的道理。如果你认为神只有一种模样，或者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一种存在方式，你就会日日夜夜都看不到我。你将会毕生寻找神，却找不到她。因为你在找的是他。我用这个作为例子来说明。

有人说，如果你不能从污秽卑微中看到神，你便不能全面地理解神。那是伟大的真相。

神既存在于悲哀，亦存在于欢笑；既存在于痛苦，也存在于甜蜜。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神的用意——因而万事万物中都有神的存在。

我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叫做《神是蒜香腊肠三明治》。

那将会是非常好的书。其实你的灵感是我赐予你的。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那感觉像亵渎神啊。至少也是对神的傲慢，那很糟糕的。

对神傲慢有什么糟糕的！谁告诉你神只能用来“尊敬”？神是上与下。热与冷。左与右。神可以用来尊敬，也可以用来傲慢！

你以为神不会发笑吗？你觉得神不喜欢开玩笑吗？你认为神缺乏幽默感吗？我告诉你吧，幽默是神发明的。

你为什么非要用斯文的语气来跟我说话呢？难道我无法理解粗俗的语言吗？我告诉你吧，你可以像跟你最好的朋友说话那样与我交谈。

你以为人间有我不曾听见的话、不曾看见的景象、不曾认识的声音吗？

你觉得我会厌恶这些，喜爱那些吗？我告诉你吧，没有我厌恶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可恶的。一切都是生活，而生活是神的礼物，是难以言喻的财富，是神圣中的神圣。

我便是生活，因为我是生活的材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神的用意。万事万物存在的理由都得到神的理解和批准。

这怎么可能呢？人类创造出来的恶事也是这样的吗？

你们所创造的东西——思维、物体、事件或任何经验——不可能超出神的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是让你们去创造一切，你们想要的一切。这种自由包含了神之为神的经验——我正是为了这种经验才创造你们的，才创造生活本身的。

恶事是你们称为恶的事。然而连恶事我也喜爱，因为唯有通过你们称为恶的事，你们才能认识到善，唯有通过你们称为魔鬼所做的事，你们才能认识和去做神所做的事。我对热的爱并不多于对冷的爱，对高的爱并不多于对低的爱，对左的爱并不多于对右的爱。这些全是相对的。这些都是现实的组成部分。

我对“好”的爱并不多于对“恶”的爱。希特勒上了天堂。当你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神。

从小我听人们说善和恶 确实 存在，是与非彼此对立，有些事情在神看来是不行的，不恰当的，不可接受的。

在神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神怎么可能不接受现实呢？拒绝一样东西，等于否定它的存在。说它不行等于说它不是部分之我——而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要秉持你的信念，要坚持你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属于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的父母，属于你的朋友和你的社会。它们形成了你的生活的结构，失去它们，等于拆毁你的经验的支柱。可是你要逐一检查它们。逐一审视它们。别拆掉整座房子，而是查看每块砖头，换掉那些破裂的，那些不再支撑结构的。

你的的是非观念仅仅是观念而已。它们是一些思维，形成和创造你的真实身份的本质。改变它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真实身份让你感到不快乐。改变的用意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对你的真实身份感到快乐。

唯有你能知道你是否快乐。唯有你能够这么说你的生活——“这是我的造物（儿子），我在其中感到非常满意。”

如果你的价值观对你有用，请坚持它们。请为它们辩护。请为保护它们而奋斗。

然而请寻找一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奋斗方式。伤害并非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

你说“坚持你的价值观”，同时又说我们的价值观全是错误的。请为我解释吧。

我可没说过你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但也没说过它们是正确的。它们无非是判断，评价，决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出这些决定的并不是你们，也许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宗教。你们的教师、历史学家、政治家。

你们把许多价值判断视为你们的真相，其中很少是由你们本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做出的。可是经验是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唯有用经验你们才能创造你们自己。然而你们竟然用别人的经验来创造你们自己。

如果有罪行这种东西的话，那么这就是罪行：任由你们自己因为别人的经验而变成现在的你。这就是你们所有人犯下的“罪行”。你们没有

等待你们自己的经验，你们把别人的经验当成福音（真的是这样），然后，当你们初次遭遇真实的经验时，你们就会用已有的认识去覆盖这次遭遇。

如果你们没有这么做，你们也许会拥有完全不同的经验——这种经验也许会证明你们原来的老师或者认识来源是错误的。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们不想令你们的父母、学校、宗教、传统和经书出错——所以你们否定了自己的经验，继续根据别人所说的去思考。

没有什么比你们对待性爱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一点。

每个人都知道，在你们人类所能拥有的物质经验中，性经验是最美好、最兴奋、最强大、最提神、最新奇、最激励、最积极、最亲密、最和谐和最具有再造力的。你们通过经验发现了这个秘密，可是你们选择去接受其他人提出的那些关于性爱的判断、看法和观念——那些人都想操控你们的思维。

这些看法、判断和观念截然不同于你们自己的经验，然而由于你们不愿认为你们的老师是错误的，于是你们说服自己相信，错误的肯定是你们的经验。这促使你们背叛了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的真相——还造成了许多破坏性的后果。

你们对待钱也是如此。每当你在生活中拥有许许多多的钱，你们就会觉得非常爽。拿到钱你们觉得很爽，花掉钱你们也觉得很爽。钱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谈不上邪恶，更算不上本质性的“错误”。然而你们却发自内心地认可别人关于这个主题的教导，乃至为了保护“真相”而拒绝你们的经验。

将这种“真相”视若己出之后，你们围绕它形成了许多思维——这些思维都是创造性的。因而你们围绕钱创造了个人的现实，这种现实把钱从你们身边赶走——因为你们怎么会设法去吸引不好的东西呢？

更离谱的是，你们也围绕神创造了同样的矛盾。你们的心对神的所有经验都告诉你们，神是好的。你们的老师所教的一切关于神的知识告诉你们，神是坏的。你们的心告诉你们，要真心去爱神，不用怕神。你们的老师告诉你们，神是可怕的，因为他是个睚眦必报的神。在生活中你们要时刻害怕神的怒火，他们说。你们在神面前要浑身发抖。你们这辈子都要害怕耶和华的审判。因为耶和华是“正义的”，人们这么对你们说。神知道，如果你们胆敢抗御耶和华的审判，你们将会遇到麻烦。因此，你们要“遵从”神的戒律。诸如此类。

除此之外，你们还不能问这样的逻辑问题：“如果神想要人们严格遵从他的戒律，那他为什么要创造出机会让人们违反那些戒律呢？”啊，你们的老师告诉你们——因为神想要你们拥有“自由的意志”。可是，如果选了这个，没选那个，你们就要遭到责罚，这算什么自由的选择啊？如果“自由的意志”不是你们的意志，而是别人的意志，并且你们非遵从不可，那它怎能被称为自由呢？那些如此教导你们的人把神变成了伪君子。

人们告诉你们，神是宽恕的，慈悲的——可是如果你们不以“正确的方式”祈求他的宽恕，如果你们“接近神”的方式不合适，神将对你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将对你们的哭喊无动于衷。尽管如此，倘若合适的方式仅有一种，那也不算太糟糕，可是每个老师教的“合适的方式”又都不同。

你们大多数人因此将成年生活的大部分都用于寻找“正确”的方式去崇拜神，去遵从神，去为神服务。这一切的搞笑之处在于，我并不需要你们的崇拜，也不需要你们的遵从，更不需要你们来为我服务。

这些是古代那些暴君——通常是妄自尊大、杯弓蛇影、专制滥权的君王——要求他们的臣民做出的行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神的戒律——而离奇的是，世界到现在尚未明白这些戒律是伪造的，与神的需要或者欲望毫无关系。

神没有需要。神就是太极：太极就是一切。因此，从定义上来讲，神不需要也不缺少任何东西。

如果你们选择去信仰一位莫名其妙地需要某样东西的神——这位神如果没得到他想要的就会生气，就会惩罚那些他认为本应供奉那样东西的人——那你们就选择了去信仰一位比我小得太多的神。那你们就真的是差劲之神的孩子。

不是这样的，我的孩子，让我通过这本书再次向你们澄清：我没有需要，也没有要求。

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欲望。欲望和需要不是相同的东西（不过你们大多数人在现世生活里将它们混为一谈）。

欲望是所有造物的起点。它是最初的思维。它是内在于灵魂的伟大感受。它就是神，决定着接下来将要创造的东西。

那神的欲望是什么呢？

我的第一个欲望是，认识和经验我自己，最辉煌的我自己——认识真正的我。在创造你们——以及宇宙里所有的世界——之前，这对我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第二个欲望是，你们将会认识和经验你们的真实身份，利用我赋予你们的能力，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方式去创造和经验你们自己。

我的第三个欲望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在每个此刻都能经验到持续的欢乐、不断的创造、无尽的成长和完整的满足。

我已经创建了完美的系统，以便这些欲望能够实现。它们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就在此刻。你们和我的唯一区别是，我认识到这一点。

在你完全认识的那一刻（这一刻随时都可能降临在你身上），你们也将会拥有我向来拥有的感受，将会感到彻底的欢乐、喜爱、宽容、祝福和感恩。

这些是神的五种态度，在我们结束此次对话之前，我要让你们看到，在你们的生活中应用这五种态度如何——以及将会——把你们带入神的领域。

你的问题很简单，可是我的回答却这么长。

是的，坚持你的价值观——只要你经验到它们对你有用。然而要仔细看清楚，这些你用思维、话语和行动保卫的价值观是否将你心目中最美好的自己带入你的经验空间。

逐一检查你的价值观。让它们接受公众的审视。假如你能够泰然自若、毫不犹豫地告诉世界你是谁，你的信念是什么，你對自己便是满意的。那你就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与我对话了，因为你已经创造出不需要提高改进的自我，以及适合这个自我的生活。那你就到达完美的境界，可以放下这本书了。

我的生活并不完美，也尚未接近完美。我的人不完美。实际上，我有许多缺点。我希望——有时候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我能改正这些缺点；我希望明白是什么引发我的行为，是什么导致我沦落，是什么不停地挡住我的路。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吧，我想。我没有能力独自找到答案。

你来了我很高兴。我总是在这里准备帮助你。现在我就在这里。你再也不用独自去寻找答案啦。其实以前你也不用独自去找的。

可是这样感觉……太放肆了……就坐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与你对话，而且还想象你——神——正在回答我，其实我想说的是，这太疯狂了。

我明白。你是说《圣经》的那些作者个个头脑正常，你反倒疯了。

《圣经》的那些作者见证了基督的生活，并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见闻。

你说的不对。大部分《新约》作者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不曾遇见或看到耶稣。他们出生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地球很多年。就算在街道上碰到拿撒勒的耶稣，他们也认不出来。

但是……

《圣经》的那些作者是伟大的信徒和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听取了那些先辈世代相传、传给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的故事，最终将这些故事写成书。

那些作者所写的一切并非全都包含在《圣经》的定稿里。

已经有些“教会”围绕耶稣的训导而兴起——而且和人们围绕某个强大的观念结成帮派时必定发生的情况相同，这些教会或者组织里有一些特定的人，他们有权决定将耶稣故事的哪个部分、用何种方式公之于众。这种选择和编辑的行为贯穿了整个收集、撰写和出版各种福音书和《圣经》的过程。

甚至在最初的经文被写下几个世纪之后，教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还再次决定哪些教义和真相应该出现在当时官方版本的《圣经》中，而哪些则是“不健康的”和“不成熟的”，不能让大众知道。

也有其他神圣的经文，每篇都是由平凡人在获得神的启发时写下的，那些平凡人并不比你更加疯狂。

你是在说这些文字有朝一日将会变成“神圣的经文”吗？你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吧？

我的孩子，生活的一切都是神圣的。由此来看，是的，这些是神圣的文章。但我不会与你玩文字游戏，因为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是的，我的意思并非这些文字有朝一日将会变成神圣的经文。至少几百年之内不会，或者在这种语言过时之前不会。

你也知道的，问题在于，这里所用的语言过于口语，过于浅近，过于现代。人们认为如果神直接与你对话，他的口吻不该像隔壁的邻居。经书的语言结构就算不是神圣的，也应该是正统的。有点庄重。有点神圣的感觉。

正如我早前说过的，那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以为神只以一种形式“现身”。任何有悖于那种形式的都会被当成是对神的亵渎。

那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那跟你刚才说的一样。

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的核心。你为什么觉得能够与神对话很疯狂呢？难道你不相信祈祷吗？

我相信，但那不同的。对我来说，祈祷总是单方面的，神素来一成不变。

神从来不曾回答你的祈祷吗？

那倒不是，但不曾用言语来回答，你知道的。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我坚信它们就是对我的祈祷的回答，非常直接的回答。但神从来不曾与我说话。

我明白了。看来你信仰的这位神无所不能，就是不能说话。

神当然能说话啦，前提是神想说。只是神好像不太可能想跟我说话。

这就是你在生活中经验到的每个问题的根源——因为你竟然认为自己不配成为神的交谈对象。

天哪，假如你连自己有资格成为我说话的对象都不敢想象，你怎能期待听见我的声音呢？

我告诉你吧：此刻我正在施行奇迹。因为我不仅正在对你说话，而且也每个拿起这本书、正在阅读这些词汇的人说话。

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现在的交谈对象。我认识他们每个人。现在我就知道谁将会看到这些文字，我也知道情况将会跟我所有其他交流相同，有些人将能够听进去，而有些人虽然能够听到，却将会置若罔闻。

嗯，这让我想起别的事。我已经在考虑出版这份材料啦，尽管目前我

还正在写。

好啊。那有什么“错”吗？

有人会说，我为了赚钱而杜撰了这整本书吧？难道这不会让整本书显得可疑吗？

你写作的动机就是赚大钱吗？

不是。那不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在纸上开始这次对话，是因为三十年来，我的头脑饱受许多问题的折磨，我一直渴望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把所有这些问题写成书的想法是我后来才有的。

是我让你有的。

是你？

是的。你不会认为我准备让你浪费所有这些非凡的问题和答案吧？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得到那些问题的答案；只想终结我的挫折，只想结束我的追寻。

很好。那么别再质疑你的动机了（你总是不停地这么做），让我们继续来对话吧。

Chapter 03

嗯，我的疑问有百个。千个。百万个。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不知从何说起。

把这些疑问全列出来。随便从哪里开始都可以。来吧，现在就来。把你想到的疑问列出来。

好吧。有些会显得非常简单，非常普通。

别再给你自己下判断。把它们列出来就好了。

行啊。嗯，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些：

1. 我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平步青云？要怎样才能“时来运转”，甚至取得小小的成功呢？这种凄惨会终结吗？
2. 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关系？是否有办法可以在那些关系中找到快乐？那些关系非得总是如此棘手吗？
3. 我在生活中为何总是赚不到足够的钱？我的余生注定要如此穷困吗？是什么导致我无法实现我在这方面的全部潜能呢？
4. 在生活中，我为什么不能以从事我真正想做的工作来谋生呢？
5. 我要怎样才能解决那些我遇到的健康问题呢？我前三辈子饱受许多慢性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为什么在今生还不消失呢？
6. 我来到人世要学习的业力功课是什么？我将要掌握些什么呢？
7. 有转世这回事吗？我曾经有过多少次生命？在那些生命里我都是什么？真的有“业债”吗？
8. 我偶尔会有非常强烈的通灵感。通灵这回事真的存在吗？我是通灵者吗？那些自称通灵的人是在“跟魔鬼勾结”吗？
9. 做好事可以收钱吗？如果我选择在人世间从事治病救人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工作，我能变得非常有钱吗？或者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10. 性爱是好的吗？告诉我吧——这种人类经验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性爱如同某些宗教所说，纯粹是为了生儿育女吗？通过否定或者转化性能量真的能够达到神圣或者光明的境界吗？没有爱可以性交吗？可以单纯为了身体的快感而性交吗？
11. 假如我们必须离性爱越远越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如此美好、如此神奇、如此强大的人类经验呢？怎么会这样呢？说到这个，为什么所有好玩的事情不是“违背道德，就是有悖法律，或者有害健康”呢？

12. 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曾经有外星人来过地球吗？我们现在正遭到外星人的监视吗？在有生之年，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外星生物的证据，那些确凿无疑、不容反驳的证据？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神吗？你是万物之神吗？
13. 乌托邦会在地球上出现吗？神会履行他的诺言，现身给地球人吗？有“基督重临”这回事吗？世界会终结吗？《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是真的吗？有没有真正的宗教？如果有的话，是哪一个呢？

这只是我的疑问中的少数几个。正如我说过的，我的疑问有上百个。其中有些让我感到难为情——它们显得太浅显了。但请你逐一回答吧，让我们来“谈论”它们。

很好。那我们就开始啦。别为这些问题道歉。这些问题世上的男女已经问了数百年。如果它们是愚蠢的问题，那就不会被世世代代地追问。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我创设了各种宇宙规律，以便你们能够拥有——创造——你们选择的东西。这些规律不可能遭到违背，也不可能被忽略。即使是当下，在阅读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遵从着这些规律。你不可能不遵从这些规律，因为它们是事物运转的方式。你不可能逃离规律，你不可能在规律之外行事。

在生活中，你每时每刻都在规律之中行事——并由此创造出你体验到的一切。

你与神有合作关系。我们结下了永恒的盟约。我给你的承诺是永远将你要求的赐予你；你给我的承诺是提出要求，理解要求和回应的过程。我曾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我愿意再解释一遍，以便你能清楚地理解它。

你的存在可以分为三层。你由身体、精神和灵魂组成。你也将这些称为物质、非物质和超物质。这就是三位一体，它也有其他许多种名称。

你的本质和我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也表现为三位一体。有些神学家称之为圣父、圣子和圣灵。

精神学家认识到这种三合一的关系，将其称为意识、潜意识、超意识。

哲学家称它为本我、自我和超我。

科学将其定义为能量、物质和反物质。

诗人的说法是脑、心和魂。新时代运动的思想家称之为精、气和神。

你的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难道这不等于潜意识、意识和超意识吗？

空间同样分为三种：此，彼，彼此之间。

定义和描绘“彼此之间”才是困难的、深奥的。在开始定义或描绘的那一刻，你描绘的空间就会变成“此”或“彼”。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彼此之间”是存在的。正是它隔开了“此”和“彼”——正如永恒的如今隔开了“从前”和“以后”。

你的这三种属性实际上是三种能量。你可以称它们为思维、话语和行动。三者加起来便能产生结果——在你们的语言和理解当中，这被称为感受或者经验。

你的灵魂（潜意识、本我、灵魂、过去等等）是你曾经拥有（创造）的每个感受的总和。关于其中某些感受的意识被称为记忆。如果你拥有记忆，你就忆起了那些感受。也就是说，把那些感受拼起来。组装各个部分。

当你把你的所有部分组装完毕，你将会忆起你的真实身份。

创造的过程始于思维——观念、概念或者形象。你目睹的一切都曾是个人的观念。人世间没有什么最初不曾以纯粹的思维存在过的东西。

整个宇宙中的情形亦是如此。

思维是创造的第一个层面。

接下来是话语。话语无非是被表达出来的思维。它是创造性的，向宇宙散发创造性的能量。话语比思维更有活力（因而，也可以说更有创造力），因为话语是不同于思维的振动层面。它们以更大的冲击力扰乱（改造、改变、影响）宇宙。

话语是创造的第二个层面。

接下来是行动。

行动是移动的话语。话语是被表达的思维。思维是已形成的观念。观念是相聚的能量。能量是被释放的力量。力量是存在的元素。元素是神的粒子，是整体的部分，是一切的本质。

始于神，终于行动。行动是创造中的神——或者被经验到的神。

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思维是你们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圣洁，所以无法成为部分之神，无法与神确立合作关系。长久以来，你们否定了你们的真实身份，乃至已经忘却了你们的真实身份。

这并非偶然，这并非碰巧。这本在神圣的计划之内——原因在于，若是已经获得你们的真实身份，你们便无法追求、创造和经验它。你们首先必须切断（否定、忘却）你们和我的联系，才能通过创造它、召唤它而完整地经验到它。因为你们最大的愿望——我最大的愿望——是，你们将经验到你们自己便是神的一部分。因此你们处在通过每时每刻创造新的你们自己而经验你们自己的过程中。我也是如此。通过你们。

你明白这种合作关系了吗？你理解其中的奥妙了吗？这是神圣的协作——真的，是神圣的交流。

当你选择让生活“平步青云”的时候，生活就会平步青云。目前你还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曾拖延、搁置、耽误、反对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在是你执行和制造你曾获得的承诺的时候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相信该承诺，并且去施行它。你必须践行神的承诺。

神的承诺是你是他的圣子。她的后代。它的同类。他的等辈。

啊……说到这里你就糊涂了。你能够接受“他的圣子”、“后代”、“同类”，却不敢自认是“他的等辈”。这个称号太难以接受了。太大、太美好——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因为如果你是神的等辈，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事情是别人施加于你的——所有事情都是由你创造的。人世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迫害者——唯有你关于事物的思维的后果。

我告诉你吧：你在世上看到的一切，皆是你关于世界的观念的后果。

你不是希望你的生活“平步青云”吗？那么请改变你关于生活的观念。改变你关于你自己的观念。以神的身份去思考、言说和行动。

诚然，这会使你孤立于许多——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他们将会

称你为疯子。他们将会说你亵渎了神。到最后，他们将会受够了你，将会试图把你钉上十字架。

他们要这么做的原因，倒不是他们认为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大多数人有足够的肚量来容许你自娱自乐），而是其他人迟早会被你的真相所吸引——因为你的真相让他们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前景。

这是与你同时代的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威胁到他们了。因为你这简单的真相只要被奉行，就能够带来更多的更好，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和平，更多的欢欣，更多的自爱与爱人，而这是你那些同时代的俗人所做不到的。

这个真相若得以流布，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终结。恨与怕、排他与战争将会终结。以我的名义进行的责罚与残杀将会终结。强权即真相将会终结。以权谋私将会终结。因怕而生的忠诚与崇敬将会终结。他们所认识的世界——以及你迄今所创造的世界——将会终结。

所以请准备好，善良的灵魂。因为人们将对你恶意中伤，向你猛吐口水，朝你破口大骂，令你众叛亲离，最终他们将会以各自的方式控诉你，审判你，责罚你，而所有这些将会始于你接受和施行你的神圣事业——实现自我——那一刻。

那么，为何要那么做呢？

因为你不再关心俗世对你的接受或称许。你不再满足于它所带给你的东西。你不再欣喜于它给予他人的东西。你想要疼痛停止，苦难消失，幻象终结。你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现状。你要寻求新的世界。

别再苦苦追寻。现在，召唤新世界的来临吧。

你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如何才能那么做吗？

没问题。首先，树立关于你自己的最高观念。设想每天依照那个观念生活之后你将会是什么样子。设想到时候你的所思、所为和所说，以及你应对其他人的行动和言语的方式。

你觉得你想到的和你现在所思、所为和所说有什么差别吗？

有啊。有非常大的差别。

很好。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你没有依照你关于你自己的最高憧憬去生活。喏，既然明白了现实的你和理想的你之间的差别，请

着手去改变——有意识地改变——你的思维、话语、行动，让它们与你的最高憧憬相配。

这需要巨大的精神和形体劳动。这要求你不停地、无时无刻地监视你的每个思维、话语和行动。这牵涉到持续地、有意识地做出选择。这个过程是通往觉悟的伟大运动。如果你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你将会发现你生活的一半是在无意识中度过的。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从意识的层面领悟到你通过思维、话语和行动在选择的是什么，直到你经验到它们的后果。接着，当你经验到这些后果的时候，你拒绝承认你的思维、话语和行动与它们有任何关系。

这是要求你停止这种无意识生活的呼吁。这是你的灵魂自从有时间伊始便要求你完成的艰巨任务。

那种持续的精神监视似乎会令人筋疲力尽……

起初也许是吧，然后它就会变成第二本性。实际上，它就是你的第二本性。你的第一本性是得到无条件的爱。你的第二本性是有意识地去表达你的第一本性，你的真实本性。

请原谅我，但难道这种不停地修改我所思、所说和所做的一切的行为不会让人变得沉闷吗？

那不会。如果你说会让人变得不同，那会的。变得沉闷，就不会啦。耶稣沉闷吗？我可不这么想。跟佛陀打交道很无趣吗？成群结队地求他现身的人多着呢。达到大师境界的人没有沉闷的。你说异常倒有可能。非凡也有可能。但绝不会沉闷。

那么——你不是希望你的生活“平步青云”吗？请马上想象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状态——而且要进入那种状态。挑出所有与那种状态并不协调的思维、话语和行动。远离它们。

当你拥有的思维与你更高的憧憬不符，请即时换个新的思维。当你说的话与你最美好的观念不符，请提醒自己下次别再说同样的话。当你做的事与你最好的意图抵触，请确保那是最后一次。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去安抚每个牵涉其中的人。

从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反驳，因为那听起来太虚伪了。那不就等于你就算病入膏肓也要假装健康如常，就算穷困潦倒也要充作阔人，就算悲痛欲绝也要表现得若无其事吗？这让我想起了某个笑话，说的是三个人下地狱。这三人分别是天主教徒、犹太教

徒和新时代运动的信徒。魔鬼狞笑着问天主教徒：“喂，你觉得这份热怎么样吧？”天主教徒不屑一顾地说：“这是我为神而做出的牺牲。”魔鬼接着问犹太人：“那么你呢，觉得这份热怎么样啊？”犹太人说：“再热我也只好忍了，否则我能怎样呢？”最后，魔鬼问新时代运动的信徒。“热？”新时代运动的信徒挥汗如雨地问：“什么热？”

那是很好的笑话。但我想说的并非忽略问题，或者假装问题并不存在。我只是想让你关注身边的境况，然后对其做出最真实的判断而已。

如果你穷困潦倒，你就是穷困潦倒了。就此说谎毫无意义，杜撰故事来掩饰它其实很费力。然而，正是你关于这种状态的思维——“穷困真糟糕”，“这太惨了”，“我是个坏人，因为好人努力工作，从来不会搞得穷途末路”等等——决定着你对“贫穷”的经验。正是你关于这种状态的话语——“我真穷”，“我身无分文”，“我什么钱也没有”等等——决定着你在贫穷的状态中停留多久。正是你围绕这种状态所采取的行动——自怨自艾，坐以待毙，从来不去寻求解决方法，因为“反正也没有用”——创造了你长久穷困的现实。

首先要明白的是，宇宙间没有“好”或“坏”的状况。一切都是现实。所以请停止做出价值判断。

其次，要明白所有的状况都是暂时的。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静止的状态。事物以何种方式改变取决于你。

抱歉，但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打断你。假如有个人生病了，但他的信念坚定得足以移动山脉——他认为、他说、他坚信他将会恢复健康……却在六个星期之后去世。这岂非与所有这些正面思考、积极行动的道理相互抵触？

很好。你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很好。你没有轻易地听信我的话。到了下文某个地方，你将不得不听信我的话——因为最终你会发现，我们，你和我，将无需继续交谈下去，到时你只能“试试才知道”。但我们尚未到达那个地方。所以让我们继续对话，继续交谈下去……

至于“信念坚定得足以移动山脉”、并在六个星期之后去世的那人，他在那六个星期里移动了山脉。也许那对他来讲已经足够。也许他在最后那天的最后时刻下定决心：“好啦，我已经腻了。现在我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啦。”也许你并不知道他的决定，因为他也许没有告诉你。实际上，他也许在更早之前——几天之前，数周之前——便做出了决定，而且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告诉其他人。

在你们创造的社会里，想死是非常不好的——认为死非常好的想法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不想死，你们无法理解任何想死的人——不管他们的处境或状况如何。

但在许多境况之中，生往往不如死——这个道理我知道你只要稍微动下脑筋就能明白。然而，当你望着某个选择了死亡的人的脸庞时，你并没有想到这些道理——因为它们并没有那么不证自明。而垂死的人知道这一点。她能感受到房间里的人对她的决定的接受程度。

有许多人等到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才死，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告诉他们深爱的人——“别这样，真的，走吧。出去吃点东西。”或者“走吧，去睡一会。我没事。明天早上再见”。然后，当忠诚的守卫者离开，灵魂也就离开了被守卫者的肉身。

如果他们告知亲朋好友：“我就是想死。”这些亲朋好友听了之后肯定会说：“哎，你别胡思乱想”或者“喏，别这么说”，或者“撑住啊”，或者“请别离开我”。

整个医疗行业的培训目标是让人们活着，而非让人们感到安适，以让他们能够体面地谢世。

你知道的，对于医生或者护士而言，死亡等于失败。对于朋友或者亲戚来说，死亡等于灾难。唯有灵魂视死亡为解脱——超脱。

你能馈赠给垂死者的最好礼物是让他们安宁地死去——别认为他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还必须“撑住”，或者继续受苦，或者为你担心。

所以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有个人说他要继续活着，相信他能活下去，甚至祈求神让他活着，可是在灵魂的层面上，他“改变了主意”。是时候抛弃肉身，让灵魂自由地追寻其他目标了。当灵魂做出这样的决定，身体再怎么努力也于事无补。精神再怎么思考也不能改变。正是在死亡的时刻，我们才明白，身体 - 精神 - 灵魂这三者中，哪个才是真正的首领。

你毕生认为你是你的身体。有时候你觉得你是你的精神。到死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有时候，身体和精神就是不肯听从灵魂。这也创造出你所描绘的情况。人最难最难做到的事情是听从他自己的灵魂。（别忘了能做到的人微乎其微。）

屡见不鲜的情况是，灵魂做出决定：现在是离开身体的时候啦。身体

和精神——灵魂永远的仆人——听见这个决定，于是解脱的过程开始了。然而精神（自我）并不想遵命。毕竟，这是其存在的终结。所以它命令身体抵抗死亡。身体愉快地接过这项任务，因为它也不想死。身体和精神（意识）由于这么做而得到外在的世界——它们创造出来的世界——的极大鼓励和极大赞赏，于是更加坚定地奉行这种策略。

到了这个关节，一切都要看灵魂有多么想离开。如果离开的欲望并不强烈，灵魂也许会说：“好吧，你们赢了。我就再多陪你们片刻吧。”但如果灵魂清楚地知道留下来无助于它更高的任务安排，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身体它没办法继续进化，那么灵魂就要走了，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拦它，也不应试图去阻拦它。

灵魂非常清楚它的目标就是进化。那是它唯一的目标，唯一的使命。它并不关心身体的成就或者精神的发展。这些对灵魂来说毫无意义。

灵魂也清楚，离开身体并没有什么可悲的。从许多方面来看，留在身体之内才是可悲的。所以你必须明白，灵魂对死亡整体持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它对生活整体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而这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绝大多数挫折感和焦虑感的根源。挫折感和焦虑感是不肯听从灵魂的后果。

我如何才能最好地听从我的灵魂呢？如果灵魂真的是老板，我要怎样才能从行政办公室拿到这些备忘录呢？

你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你的灵魂正在追寻的目标——并别再不停地评判它。

我不停地评判我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刚刚让你看到你是如何为想要死亡的欲望而评判你自己。你也为想要活着——真正活着——的欲望而评判你自己。你为想要笑、想要哭、想要赢、想要输的欲望而评判你自己，你为想要经验欢乐和爱的欲望而评判你自己，尤其是为了想要经验爱的欲望。

真的吗？

有时候你认为否定你自己的欢乐是神圣的——不去享受生活是圣洁的。否定，你告诉你自己，是好的。

那你说它是坏的吗？

它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否定而已。如果你否定你自己之后感觉很

好，那么在你的世界里它就是好的。如果你感觉很坏，那么它就是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确定。你为这个或那个否定你自己，因为你告诉自己，那是你应该做的。然后你说做那件事是好的——但心里纳闷你的感受为何并不好。

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别不停地对你自己做出这些评判。去了解灵魂的欲望。跟着灵魂走。

灵魂追求的目标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的爱的感受。这是灵魂的欲望。这是它的目标。灵魂追求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认识，而是感受。它已经拥有了那种认识，但认识是概念性的。感受是经验性的。灵魂想要感受其自身，从而借由它自己的经验认识其自身。

最高的感受是与太极合一的经验。这种返璞归真的境界是灵魂所渴求的。这是完美之爱的感受。

完美的爱之于感受，正如完美的白之于颜色。许多人以为白就是颜色的缺席。但它并非如此。它包括了所有的颜色。所有其他颜色调和了就是白。

同样地，爱亦非某种情感（怨憎、愤怒、色欲、妒忌、贪婪）的缺席，而是所有情感的总和。它是总和。它是乘积。它是一切。

因而，为了经验到完美的爱，灵魂必须经验每种人类的情感。

我如何能够同情我所不理解的？我如何能够原谅我自己从未经验过的？于是我们同时看到灵魂之旅的简单和艰巨。我们终于明白它要追求的目标：

人类灵魂的目标是去经验它的一切，以便它能够成为它的一切。

假如不曾是下，那它如何能是上？假如不曾是右，那它如何能是左？假如不认识冷，那它如何能是暖？假如否定恶，那它如何能是善？

很明显，假如没有东西可以选择，灵魂就不可能成为任何东西。灵魂若要经验它的美好，就必须认识美好是什么。如果除了美好别无所有一，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灵魂意识到，美好唯独存在于非美好的空间里。因此灵魂对非美好从不埋怨，而是祝福——它明白这是其自身的一部分，而且若要另一部分显露，这部分就必须存在。

当然，灵魂的任务是诱导我们选择美好，选择成为最好的你自己，同时不去责怪那些你所没选择的。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许多辈子来完成，因为你们习惯于急匆匆做出判断，称某样事物为“错的”或者“坏的”或者“不够好的”，而非去祝福你们所没选择的。

而你们所做的比责怪还要糟糕——实际上，你们试图去伤害你们所没选择的。你们试图去摧毁它。如果有某个人、某个地方或者某件事情你们并不认同，你们就会去攻击它。如果有个宗教与你们的相悖，你们就会称它为邪教。如果有某个想法与你们的相左，你们就会对其冷嘲热讽。如果有某个观念与你们的不同，你们就会拒绝它。你们这样等于犯了错，因为你们只创造了半个宇宙。而你们甚至连你们的一半都无法理解，因为你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另一半。

这真是太深奥了——我得谢谢你。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话。至少是没有如此简洁地对我说过。我正在努力地去领悟。真的。然而其中有些费解的地方。比如，你的意思好像是我们应该爱“错”，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对”。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应该拥抱魔鬼吗？

不然你要怎样拯救他呢？当然，真正的魔鬼是不存在的——但我用你选择的说法来回答你。

拯救这个过程就是接受一切，然后选择最好。你能明白吗？如果没有什么可供选择，你就不能选择成为神。

喂，等等。谁说过要选择成为神啦？

最高的感受是完美之爱，对吧？

是的，我想应该是的。

那你能找到更好的说法来形容神吗？

不能，我找不到。

嗯，你的灵魂追求最高的感受。它追求经验——成为——完美的爱。

它正是完美的爱——它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它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来认识它。它希望在它的经验中成为它。

你当然 是在追求成为神啦！否则你以为你将会成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我想我只是从来没有那么考虑过。那么想好像有点亵渎神。

这太滑稽了，你觉得努力模仿魔鬼算不上亵渎神，可是追求成为神反而算.....

且慢！谁努力模仿魔鬼了？

你啊！你们所有人啊！你们甚至创造出各种宗教，它们说你们天生有罪，生来就是罪人，而这只为了让你们自己相信你们本身是罪恶的。可是假如我告诉你们，你们天生是神，生来就是纯粹的神，纯粹的爱，你们反倒会驳斥我。

你穷毕生之力来让你自己相信你是坏的。不仅你是坏的，你想要的东西也是坏的。性交是坏的，金钱是坏的，欢欣是坏的，权力是坏的，拥有许多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是坏的。有些宗教甚至还迫使你们认为舞蹈是坏的，音乐是坏的，享受生活是坏的。过不了多久，你们将会认为微笑是坏的，大笑是坏的，爱是坏的。

哎呀，我的朋友，也许有许多事情你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件事情你是清楚的：你，和大多数你渴望的东西，是坏的。对你自己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你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就是要变得好起来。

我想提醒你的是，那也可以。所有的道路都通往相同的终点——只不过有条路更快、更短、更便捷罢了。

哪条？

现在就接受你的真实身份和本质——并将其展现出来。

这是耶稣所做的事。这是佛陀所走的路，奎师那所行的道，是每个曾在地球上出现的大师所经的径。

每个大师也都拥有相同的音讯：我的本质，就是你们的本质。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事情，你们也都能完成。

可是你们置若罔闻。你们反而选择那条艰辛得多的道路，那条自认为是魔鬼、觉得自己很邪恶的人所走的路。

你说真的很难追随基督的履迹，很难听从佛陀的教训，很难留住奎师那的光芒，很难成为大师。然而我告诉你：否定你的真实身份比接受它要困难得多。

你是善良和同情和悲悯和觉悟。你是和平和欢乐和光芒。你是宽恕和耐心，力量和勇气，危难时的仗义者，哀伤时的安慰者，创痛时的疗

愈者，迷茫时的指引者。你是最深的智慧和最高的真相，最伟大的和平和最美好的爱。你是这些。在生活中，你偶尔会认识到你自己是这些。

请选择从现在开始永远地认识到你自己是这些。

Chapter 04

哇！你启发了我！

嗯，如果神不能启发你，那还有谁他妈的能呢？

你总是这么喜欢开玩笑吗？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你再看看。

哦。我明白。

是的。不过，就算我喜欢开玩笑，那也没有关系，对吧？

我不知道。我总是以为我的神是比较严肃的。

拜托，请你帮帮忙，别试图定义我。顺便说一声，也帮帮你自己这个忙吧。

我只不过是恰好非常有幽默感而已。如果你看到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你也会这样的，对吧？真的，有时候我忍不住想笑。

不过也没关系啦，原因你明白的，我知道你的生活到最后终究会好起来。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输掉人生的赌局。你不可能走错方向。那不在计划之内。你无从避免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你无从避开你的终点。如果神是你的标靶，那么你很幸运，因为神是如此之大，你不可能错失。

当然，那是很大的担忧。这个很大的担忧是我们莫名其妙地迷失了，永远见不到你，永远不能与你在一起。

你是说“上天堂”吗？

是啊。我们都害怕下地狱。

原来你们从一开始让自己处在地狱里，就是为了避免下地狱。嗯。这个策略挺有趣的嘛。

你又来了，又开玩笑。

我忍不住啊。这件关于地狱的事情让我大失常态啦！

天啊，你真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

你怎么现在才发现 啊？你很久不问世事了吧？

这让我想到了别的问题。你为什么不修好这个世界，而是任由它变成人间地狱呢？

我还想问你呢。

我没有那种力量。

胡说八道。你现在就有力量和本领在这一分钟结束世界的饥饿，在这一秒钟治愈所有的疾病。要是我告诉你，你们自己的医疗行业隐瞒 各种治病的药方，拒绝批准另类的医学和疗法，因为这些威胁到的正是这个“治疗”行业的结构，你会怎么想呢？要是我告诉你，各国政府并不愿意 终结世界的饥饿，你会怎么想呢？你会相信我吗？

那我会很为难的。我知道那是许多人的看法，但我无法相信它确实是真的。没有医生想要否定灵丹妙药。没有领袖愿意看着他的百姓去死。

医生个人不愿意，那是对的。领袖个人不愿意，那也没错。但行医和从政已经被机构化，与这些东西进行斗争的正是各种机构，因为对这些机构而言，这是关系到它们存亡的问题……这场斗争有时候非常微妙，有时候甚至是在无意中进行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吧，我来给你举个非常简单和明显的例子，西方的医生否定东方的医生的行医资质，因为接受他们等于承认某些另类的医疗模式也完全能够治病救人，而这将会拆毁西方的医学机构赖以支撑其自身的支柱。

这算不上邪恶，然而却又有点狡诈。医疗行业倒不是故意要作恶。它这么做是由于它很害怕。

所有的袭击都是求助的呼声。

我曾在《奇迹课程》中看到这句话。

是我写进去的。

老兄，你真是无所不知啊。

这倒提醒我了，我们才刚刚开始探讨你的那些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如何使你的生活走上正轨。如何让你的生活“平步青云”。我早先说的是创造的过程。

是啊，我总是打断你。

没关系，但是我们再来讨论吧，因为我们可不希望失去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头绪。

生活是创造，而非发现。

在生活中，你每天所做的事情不是去发现它为你准备的东西，而是去创造它。也许你并不知情，但你每分每秒都在创造你的现实。

下面是内中的原因及其运转的方式。

1. 我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了你们。
2. 神是造物主。
3. 你们是三位一体的生命。你们可以随便称呼生命的这三种要素：圣父、圣子和圣灵，精神、肉体 and 灵魂，超意识、意识和潜意识。
4. 创造的过程源自你们身体的这三个部分。换言之，你们的创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用来创造的工具是：思维，话语和行动。
5. 所有创造始于思维（“源自圣父”）。所有创造的第二阶段是话语（“你们求，我就给；你们说，我就办”）。所有创造在行动中完成（“话语变成实物，与我们同住”）。
6. 你思考过、却未曾言说的，在一个层面上创造。你思考过、且已言说的，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创造。你思考过、已言说、且去做的，将在你的现实中展现。
7. 思考、言说和做某件你并不真正相信的事是不可能的。因此，创造的过程必定包括相信或者认识。这是绝对的信仰。这不仅仅是希望。这是确凿无疑的认识（“信仰必将治愈你”）。因此，创造过程中做的部分肯定包括认识。这种认识是非常清晰的，绝对确定的，是对事物的真实性的完全接受。
8. 这种认识的境界是强烈而非凡的感恩境界。它是一种预先感恩的心态。对于创造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事先对创造心怀感激。这种事先的期望不仅值得宽容，而且还值得提倡。它是大师境界的明确标志。所有大师都事先认识到行动的结果。

9. 欢迎并享受你正在创造和已经创造的一切。拒绝它的任何部分等于拒绝你自己的一部分。不管现在它以什么样子呈现为你的创造的一部分，去拥有它，认领它，祝福它，感激它。千万别诅咒它（别说“真该死！”之类的），因为诅咒它就是诅咒你自己。
10. 如果你创造的东西中有你不喜欢的，请祝福它，单纯地去改变它。重新选择。召唤新的现实。想出新的思维。说出新的话语。去做新的事情。只要你把这做得非常漂亮，世上其他人将会追随你。要求世人追随你。召唤他们追随你。你要说：“我便是生活与道路，请随我来。”

这就是在人间展示神的旨意，使人世如同天堂的方法。

说起来倒是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只要完成这十个步骤就可以，这种方法为什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无效的呢？

它对你们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只不过有些人非常清楚，有意识地去利用这个“系统”，而有些人则无意识地利用它，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些人清醒地行走，有些人则是在梦游。然而你们所有人都利用我赐予你们的力量和我刚刚描述的过程，创造着你们的现实——是创造，不是发现。

所以，你问我你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平步青云”，而答案我早就给你了。

你的生活要“平步青云”，首先你要想清楚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想想你要成为什么人，要做什么事，要拥有什么东西。要经常想，直到你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等你想得非常清楚之后，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其他的可能性。

把所有的否定性思维抛出你的精神结构之外。去除所有的悲观主义。消除所有的怀疑。拒绝所有的怕。训练你的头脑，让它能够抓住原初的创造性思维。

当你那些思维变得清晰而坚定，你就开始把它们当作真相说出来。用言语说出来。使用那句能召来创造性力量的命令：我是。向其他人做出“我是”的宣言。“我是”是宇宙间最具有创造性的宣言。在“我是”这两个字之后，无论你想的是什么，无论你说的是什么，都会调动相应的那些经验，都会召唤它们前来，把它们带给你。

这是宇宙运转的唯一方式。这是它能走的唯一道路。宇宙对“我是”计听令从。

你说“消除所有的怀疑，拒绝所有的怕，去除所有的悲观主义”的时候倒是轻巧。可是这些事情知易行难。“把所有的否定思维抛出你的精神结构之外”就跟“中午之前爬上珠穆朗玛峰”差不多嘛。这太难了。

训练你的思维，练习操控它们，并没有乍看上去那么难（其实登上珠穆朗玛峰也没那么难）。那只需要训练就可以。那只需要专注就可以。

第一步是学会监视你的思维；去思考 你正在思考的事情。

当发现脑海里出现了否定思维——也就是那些否定你关于某件事物的最高观念的思维——时，你就换种思维。我希望你能做到，真的。如果你认为你情绪低落，诸事不顺，万念俱灰，你就换种思维。如果你认为世界是个糟糕的地方，充满了负面的事件，你就换种思维。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且似乎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你就换种思维。

你可以训练你自己这么做。（看看你训练你自己不这么做训练得多好！）

谢谢你。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楚地把这个过程展现给我。要是做起来就像说起来这么容易就好了；但现在我想我至少清楚地理解这个过程啦。

很好，如果你需要复习，我们可以用几辈子的时间。

Chapter 05

哪条路才是真正通往神的道路？有些瑜伽术士说要经过苦行，是这样的吗？至于所谓的“受苦”又该做何解呢？许多禁欲主义者认为受苦和出家是通往神的路，是这样的吗？许多宗教教导我们，“做个好人”能让我们上天堂，是这样的吗？也有些新时代运动的信徒认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违背或忽略任何规则，漠视任何传统的规训，尽情放纵自己，然后就能达到涅槃的境界，是这样的吗？哪个是对的呢？是遵守严厉的道德规范，还是随心所欲地行事？哪个是对的呢？是秉持传统的价值观，还是随机应变、率性而为？哪个是对的呢？是信奉十大戒律，还是大光明七阶？

你非得认为通往神的道路非此即彼，是吧……难道这些不能全都是吗？

我不知道啊。我在问你呢。

那么我将会用最便于你理解的语言来回答你，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答案就在你的内心。我这句话是说给每个聆听我的话语、追求我的真相的人听的。

每颗恳切地问“哪条才是通往神的路”的心都将得到指示。都将得到真诚的真相。要来找我，请经由你的心灵的道路，别通过精神的旅途。在你的精神中，你将永远找不到我。

若想真正地认识神，你必须超越你的精神。

然而你的问题乞求回答，而我也不愿敷衍你的质询。

我想用一句话来开始回答，这句话将会让你感到震惊，也可能会得罪许多敏感的人。十大戒律是子虚乌有的。

哇，我的神啊，真的吗？

是的，它们是假的。我会要求谁呢？我自己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难道不是吗？那么我哪里还用要求任何人呢？

如果我确实发布了这些戒律，难道它们不会被自动遵守吗？如果我极其想要某样东西，乃至发出了要求，怎么可能坐视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呢？

哪个国王会这么做？哪个君主会这么做？

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既非国王，亦非君主。我只是——可是——造物主。然而造物主无需规则，只需创造、创造——不停地创造。

我创造了你们，蒙受恩宠的你们，以我的形象和模样。我曾对你们做出承诺和约定。我曾用浅显的语言告诉你们，与我合一之后，你们将会变成什么样。

如同摩西，你也是真诚的追问者。如同你，摩西也曾站在我面前，乞求得到答案。“神啊，我的圣父，”他呼喊，“神啊，我的神，请你屈尊指点我。请给我指示，以便我能告诉我的人民！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是否被神选中呢？”

我去找摩西，正如我现在来找你这样，带给他神圣的盟约——那是永恒的承诺，清楚而确凿的约定。“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摩西悲伤地问。“因为这是我告诉你的，”我说，“你放心，我说话算话。”

神的话不是戒律，而是盟约。其中的条款如下：

十大约定

你必将认识到你已踏上通往神的道路，你必将认识到你已发现神，因为你内心将会出现这些信息、这些指示、这些变化：

1.你必须用你的整颗心、整副精神、整个灵魂去爱神。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将不再崇拜人类的爱，或者成功、金钱、权力，也不再崇拜任何有关这些的符号。你将会抛开这些东西，就像抛开儿时的玩具那样。倒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不需要它们了。

你必将认识到你已踏上通往神的道路，因为：

2.你将不会白用神的名义。你将不会为微不足道的事情来求我。你会明白话语的和思维的力量，到时你就不会想到要以亵渎神的方式来动用我的名义。你将不会白用我的名义，因为你做不到。因为我的名义——那伟大的“我”——从来未曾被白用（亦即用了没有后果），往后亦将永远不会被白用。当你发现神之后，你必将明白这一点。

我也要给你如下这些其他指示：

3.你将会记得为我留出一日，并称其为圣日。圣日非但能够让你不会

长久地停留在你的幻想里，还将会让你自己想起你的身份和你的本质。然后你必将称每一天为安息日，必将称每一秒为神圣的时刻。

4.你将会尊敬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当你所说、所做和所思的一切都体现你对父神/母神的尊敬时，你将会认识到 你就是神的儿子。甚至就在你如此尊敬父神/母神和你在地球上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给你生命）时，你也将会尊敬每个人。

5.当你做到从不杀生，从毫无缘由地故意杀生，你就能认识到 你已经发现神。因为你将会明白，你无法以任何手段终止其他生命（所有生命都是永恒的），到时你将不会选择去消灭任何生灵，也将不会选择去改变生命能量的形式，除非你有最神圣的缘由。你对生命这种新的敬意将会使你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花草、树木和动物——并唯有在为了最高的善时才去干扰它们。

为了使你认识到你正走在通往神的道路上，我还愿意送给你如下的这些指示：

6.你将不会以虚伪或欺骗去玷污爱的纯洁，因为这是淫秽的行为。我向你保证，等你发现神之后，你将不会犯下这种淫秽的行为。

7.你将不会占有不属于你的东西，也不会为了拥有任何东西而诬骗、欺诈或伤害别人，因为这是偷窃。我向你保证，等你发现神之后，你将不会偷窃。

你也将不会：

8.说谎，以及作假证害人。

你也将不会：

9.觊觎邻人的配偶，因为你既然认识到所有其他人 都是你的配偶，怎么还会去想邻人 的配偶呢？

10.觊觎邻人的财产，因为你既然认识到所有 的财物都是你的，你的所有财物属于全世界，怎么还会去想邻人 的财物呢？

若是能明白这些指示，你将会认识到你已经发现通往神的路。因为我曾许诺，只要真心追随神，人们将不会再做这些事情，将不可能继续这些行为。

这些是你的自由，而非你的束缚。这些是我的约定，而非我的戒律

。因为神不对神的造物发号施令——神只是告诉神的孩子：这是你们回家路上将会认识的。

摩西曾恳切地问——“我要怎样才能知道呢？请给我提示。”摩西提出的问题与你现在问的相同。自有时间以来，遍布各地的所有人都曾有这个疑问。我的答案同样也是永恒不变的。但它从来不曾、永远不会成为戒律。因为我要命令谁呢？如果我的戒律没有被遵守，我该惩罚谁呢？

唯有我。

这么说我不用遵守十大戒律也可以上天堂咯？

“上天堂”这回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那种发现你已在天堂的认识。存在的是一种接受，一种理解，而不是一种努力，或者一种奋斗。

你无法前往你已在的地方。若要那么做，你将不得不离开你所在的地方，而那将会导致这样的旅程失去意义和目标。

讽刺的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必须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才能前往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他们为了进入天堂而离开了天堂——走进了地狱。

光明的境界就是领悟到你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而且除了现在的你，没有什么人需要你去效仿。

你的旅程通往无何有之乡（nowhere）。

你们所谓的天堂正是无何有之乡。我们只要把那个词的w和h隔开，你就能看到天堂便是此时（now）……此地（here）。

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快抓狂了！如果“天堂便是此时此地”，我为什么没看到天堂？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天堂？世界为什么如此乱七八糟？

我能理解你的挫折感。要理解这一切，简直就像让别人理解这一切那么令人抓狂。

哇！且慢！你刚才是说神也会有沮丧的感觉吗？

你以为沮丧的感觉是谁发明的啊？难道你竟然认为你能够拥有某种我

无法拥有的经验？

我告诉你吧：你有的每种经验我都有。我正在通过你来经验我自己，你还不明白吗？那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若不是你，我无法经验到我自己。我创造你，是为了认识到我的身份。

现在我不打算在本章里打破你对我的所有幻想——所以我想告诉你，在我最神圣的形式里，亦即当我是你所说的神时，我并不经验到沮丧的感觉。

原来如此！那就好。你刚才吓到我了。

但那并非我做不到。只是因为我选择不去经验而已。顺便告诉你吧，你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选择。

嗯，先不谈这个啦，我还是想知道，如果天堂就在此地，我怎么可能经验不到。

你无法经验你认识不到的东西。而你认识不到你现在身处“天堂”，是因为你尚未经验到它。在你看来，这是恶性循环。你不能——没有办法——经验你尚未认识的东西，而且你无法认识你尚未经验的东西。

所谓光明的境界，就是让你能够认识某样你尚未经验的东西，从而能够经验它。认识打开通往经验的门——你却以为是经验打开通往认识的门。

实际上，你认识许多你未曾经验的东西。只是你并没有认识到你已经认识而已。

例如，你认识到神是存在的。但你也许并没有认识到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你不等地等待对神的经验。与此同时，你一直拥有这种经验。然而你没有认识到你拥有它——而这等于你根本没有拥有它。

老兄，我们这不等于陷入了无尽的循环嘛。

是的，确实如此。与其陷入循环，也许我们倒不如成为循环本身。这未必是个恶性的循环。它可以是神圣的循环。

必须修行才能过上真正的灵性生活吗？

是的，因为所有的灵魂最终将会抛弃虚幻的东西，而在你们所过的生活中，除了你们与我之间的关系，一切均是虚幻的。然而，修行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否定。

真正的大师从不“放弃”某样东西。真正的大师只是将其搁置罢了，就像他处理任何没用的东西那样。

有些人说你必须征服你的七情六欲。我说你只要改变它们而已。前者给人的感觉像是艰苦的训练，而后者则是欢乐的体操。

有些人说为了认识神，你必须征服所有的尘世情欲。然而理解和接受这些情欲就足够啦。厌即是恋。色即是空。

有些人非常渴望征服所有的尘世情欲，他们往往付出很大的努力，乃至可以这么说，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情欲。他们有“追求神的情欲”，也就是认识神的情欲。但情欲就是情欲，用一种来交换另一种，并不等于消灭它。

因此，别去批判你的情欲。只要去观察它，然后看它是否对你有用，是否能让你成为你的理想身份和本质。

别忘了，你处在不停地创造你自己的行动中。你每分每秒都在决定着你的身份和本质。你做出这种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对那些引起你的情欲的人和事物做出的选择。

通常一个走在你所谓的灵性道路上的人会显得他好像已经放弃所有的尘世情欲，所有的人类欲望。其实他所做的是去理解它，看到那幻象，舍弃那些对他没用的情欲——与此同时又珍惜那幻象，因为那幻象给他带来了完全自由的机会。

情欲是把存在转化为行动的爱。它为创造的发动机加油。它把概念转变为经验。

情欲是火焰，驱动我们去表达我们的真实身份。请永远不要否定情欲，因为那等于否定你的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

修行不等于否定情欲——修行所否定的只是对于结果的执着。情欲是行在的爱。行在即被经验到的存在。然而人们常常在行在中创造出什么呢？那就是预期。

没有期待的生活，无需某些特定结果的生活，便是自由的生活。那就是神的境界。那就是我的生活。

你不执着于结果吗？

绝对不。我的欢乐在于创造，并不在于后果。修行并非叫你不要去行动，而是让你再也不需要特定的结果。其中的差异是很大的。

你刚才说“情欲是把存在转化为行动的爱”，能解释一下吗？

此在是存在的最高状态。它是纯粹的本体。它是神永恒的属性。

纯粹的存在便是纯粹的神。

然而对于我们来讲，光有存在是不够的。我们总是渴望能够经验到我们的真实身份——而这需要一种截然相反的神的属性，叫做行在。

让我们这么假设，你的自我很伟大，它的核心是那种被称为爱的神的属性。（顺便告诉你吧，这是真的。）

以爱的身份存在是一回事，去做某件体现爱的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灵魂渴望去做某件体现其本质的事，以便它能够通过它自己的经验认识其自身。所以它将会通过行动实现它最高的观念。

去做这件事的这种冲动被称为情欲。泯灭情欲等于杀死神。情欲是想要说“你好”的神。

但是你知道吗，只要做了那件体现爱的事情，神（或者你内心的神）就实现了其自身，再也不需要别的东西。

人类就不同啦，人常常觉得他需要从投入中得到回报。如果我们打算去爱某个人，没问题——但我们最好能得到对方的爱。诸如此类的。

这不是情欲。这是预期。

这是人类痛苦的最大根源。正是它使人与神分离。

修行者追求的是通过那种被某些东方的神秘主义者称为“三昧”的经验来结束人神的分离。也就是与神合一，与神相融。

修行者因此舍弃结果——但从不曾舍弃情欲。实际上，大师本能地认识到情欲便是通往神的途径。情欲便是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

用世俗的语言，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情欲，那么你根本就没有生活。

刚才你说“厌即是恋，色即是空”。你能解释清楚吗？

你厌恶某样东西，意味着你认可它是真实存在的。厌恶某样东西的行动是赋予这样东西生命的行动。当你厌恶某种能量，你就让这种能量出现。你越是厌恶，你就越让它变得真实——无论你厌恶的是什么。

所谓色，就是事物的表象，它是虚幻的。色即是空，即是事物不再以其虚幻的形式出现。

如果你观察某样东西，用心去看它，你将能够直接看到它的本质，直接看穿它呈现给你的任何幻象，到时你所看到的就只有终极的实在。在终极的实在面前，你看到的幻象将会变得疲软无力。到时幻象就会变得越来越软弱，再也不能长久地将你囚禁。于是你便能看到它的真相，而这种真相将会令你自由。

但假如你并不希望你正在看着的事物消失呢？

你应该永远希望它消失才对！在你的实在中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然而如果你确实宁愿选择你的生活的幻象，也不愿选择终极的实在，你完全可以重新创造它——如同你最初创造它那样。通过这种办法，你在你的生活中就能够拥有你选择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从你的生活中消灭你再也不愿经验到的东西。

可是别厌恶任何事物。如果你以为通过厌恶你可以将其消灭，那么你要换个新的思维。你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强大。所有思维都是创造性的，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

哪怕是表达我不想要某样东西的思维？

如果你不想要它，为什么要想着它呢？别让它在你脑海中出现第二次。可是如果你必须想到它，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不想起它，那么请不要去厌恶。而是去正视它，不管它是什么，接受它的存在，把它当作是你的造物，然后至于是否选择让它留下，那就随你的便啦。

该依据什么来做出那个选择呢？

你心目中自己的身份和本质。以及你的理想身份和本质。

这是决定所有选择——你在生活中已经做出和将会做出的每个选择——的依据。

那么修行者的生活是歧途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修行者”通常含有厌世的意义，而这个含义是错误的。实际上，你无法厌恶任何东西——因为厌即是恋。真正的修行者并不厌世，只是做出不同的选择而已。这种选择是靠近事物的行动，而非远离事物的行动。

你无法远离某样事物，因为它就算上天入地也会追逐你。因此别厌恶诱惑——只要转过头就好了。把头转向我，遇到任何与我不同的东西你就转过头。

然而你要认识：歧途这回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段旅程中，你无法“不去”你的目的地。

只是速度有快慢而已，只是你何时到达那里而已，然而即使这也是个幻象，因为并没有“何时”，亦没有“以前”或“之后”。唯有现在，一个永远的恒久时刻，你在其中不停地经验着你自己。

那意义何在呢？假如无法不“到达那里”，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到底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提心吊胆的呢？

嗯，其实你们不用担心的。但小心点对你们有好处。只需要注意你现在的身份、你正在做的事情、你如今拥有的东西，并看看它是否对你有帮助就可以了。

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抵达任何地方——而在于发现你在那里，向来在那里，已经在那里。你永远处在纯粹创造的时刻中。因此生活的意义就是创造——创造出你的身份和本质，然后去经验它。

Chapter 06

关于苦难呢？受苦是通往神的道路吗？有人说它是 唯一 的路。

我并不乐意见到苦难，那些说我乐意的人其实不认识我。

苦难是人类经验的多余要素。它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愚蠢而难受的，有害于你的健康。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呢？如果你 就是神 ，而且又这么讨厌它，你为什么不让它有个 终点 呢？

我已让它有个终点。只是你们不愿意用我赐予你们的工具来将其实现。

你知道吗，苦难与事件无关，但与人们对事件的反应有关。

事件只是事件而已。你对它的感觉是另外一回事。

我已赐予你们许多工具，用它们来应对各种事件便可减轻——实际上是消除——痛苦，可是你们偏偏不用。

请原谅我多嘴，但你为什么不消除 事件 呢？

你这个提议很好。可惜的是，我控制不了 它们。

你竟然 控制不了 事件？

当然不是啦。事件是由于你们的选择而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而我永远不会干预你们的选择。这么做将会抹杀我之所以创造你们的理由。但这个道理我前面解释过啦。

有些事件是你们有意地制造出来的，有些事件是你们自己无意间惹上的。有些事件则被你们划为“宿命”——大多数自然灾害被你们归入此类。

然而就算是“宿命”，也无非源自各地的一切思维。换言之，就是源自这个星球的意识。

“集体意识”吗？

对，准确无误。

有人说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我们的生态环境奄奄一息。我们的星球难免要遭受地球物理学的灾难。地震。火山爆发。甚至是地轴倾斜。也有人说集体意识能够改变那一切，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思维拯救地球。

你们需要的是付诸行动 的思维。如果各地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必须为保护环境做些事情，你们就将能够 拯救地球。但你们要抓紧行动。长久以来，你们已经造成了太多的破坏。这需要你们在态度上做出很大的变化。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那么做，我们 将会 亲眼看到地球——及其居民——灭亡吗？

我已经制定了各种物质宇宙的规律，它们简明扼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各种因果规律，我已经足够充分地向你们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概述过啦，并通过他们转达给你们的世界领袖。这里无需再次概述这些规律。

那还是回到苦难吧——我们怎么会认为受苦是 好事 呢？我们怎么会认为圣人必须“默默地受苦”呢？

圣人确实“默默地受苦”，但那并不意味着受苦是好事。大师学校里的学员默默地受苦，因为他们明白，与其说受苦是神的道路，毋宁说它是个清楚的符号，表示他们仍需要去了解 神的道路，仍需要唤起某些回忆。

真正的大师从不默默地受苦，只不过是显得在承受苦难时不出怨言而已。真正的大师不出怨言的原因是，真正的大师不是在受苦，而只是正在经验被你们用难以忍受来形容的境遇。

实践中的大师从不谈及困难，因为实践中的大师清楚地知道话语的力量，所以选择了片言只字也不提及它。

我们使我们注意的东西变得真实。大师认识这个道理。大师只会选择那些她想选择让其变得真实的东西。

你们所有人也都经常这么做。没有人不曾通过自己的决定 让头痛消失，或者让牙疼减轻。

大师只是对各种更大的事情做出相同的决定而已。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有苦难呢？为什么要让受苦的可能性 存在呢？

如果缺乏非你，你无法认识和成为你，这我已经向你解释过啦。

我仍然不明白我们怎么会认为受苦是好事。

你盘根究底地追问这个问题的做法很聪明。默默地受苦这种行为最初蕴含的智慧遭到了太多的曲解，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受苦是好事，享乐是坏事，而且有几个宗教信以为真地传授这种观念。因此，如果有个人得了癌症，却不告诉任何人，你们就会认为他是圣徒；如果有个人（让我们举个劲爆的例子）性欲旺盛，公然享受做爱，你们就会认为她是罪人。

老兄，你举的例子确实够劲爆的。你也很聪明地转换了人称代词，从男性转为女性。有什么深意吗？

这是为了让你认识到你们的偏见。你们并不喜欢认为女人拥有旺盛的性欲，更别提公开地享受做爱啦。

你们宁愿看到男人毫不呻吟地在战场上死去，也不愿看到女人低声呻吟地在街道上做爱。

难道你不是吗？

我无所谓。但是你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做出审判——我想说的是，正是你们的审判令你们与欢乐无缘，正是你们的预期使你们不快乐。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造成了你们的不适，从而使你们开始受苦。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呢？我怎样才能认识到这是神在讲话，而非我的想象活跃过度的结果呢？

你从前也问过。我的答案依然不变。那有什么区别吗？就算我说的每句话都是“错”的，你能想出更好的生活方式吗？

不能。

那么“错”就是对，“对”就是错！

然而为了帮助你走出困境，我愿意告诉你这个：不要相信我说的话。只要把它付诸实践。只要去经验它。如果你想确立别的人生观，无论那是什么，请去实践它。然后呢，试图从你的经验中找到你的真相。

有一天，假如你们拥有很大的勇气，你们将会经验到别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为做爱比作战好。到那天你们将会欢乐。

Chapter 07

生活太可怕了。太难以捉摸了。我希望事情能够更清楚。

生活没什么可怕的，前提是你不执着于结果。

你说的是不想要任何东西吗？

没错。选择，但别想要。

那些无牵无挂的人比较容易做到吧。假如你有妻小，那该怎么办呢？

家长的道路向来是艰苦的道路。也许是最艰苦的。正如你刚才所说，那些只需要照顾自己的人比较容易“什么也不想要”。如果你有心爱的人，自然想要替他们争取到最好的东西。

若是不能给他们你想要他们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温暖的家，几件体面的衣服，足够的食物，你会感到很难过的。我觉得我奋斗了二十年，才勉强能够维持温饱。而且我仍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你是指物质财富方面吗？

我觉得男人至少应该为他的孩子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至少应该为他的妻子提供某些简单的东西，才能谈得上有点成绩吧。

我明白。你认为你在生活中的职责就是提供这些东西。你觉得这就是你的生活目标吗？

我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吧。这并非我的生活目标，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在完成目标之余，还能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最好啦。

好吧，那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认为你的生活有什么目标呢？

问得好。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有过许多答案。

那你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想要看到的答案和我现在看到的答案。

你想要看到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要看到我的灵魂在生活中进化。我想要看到我在生活中表达和体验我最爱的品格。那种品格是富有同情心和耐心，乐于施舍和助人。那种品格是聪慧、宽容，以及……爱。

听起来你一直都在看这本书嘛！

是的，它是本美丽的书，讲了许多许多的道理，但我正在想办法把书中的道理“付诸实践”。关于你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答案是，我在生活中每天都必须为了生存奔波劳碌。

这样啊。你认为这两者相互排斥吗？

这么说吧……

你认为理论的答案排斥了生存的答案吗？

实际上，我想要的不仅仅是生存。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温饱线上挣扎。我发现我现在仍然如此。但我想要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走到尽头。现在我连三餐都无法解决。我想要的不仅仅是生存。我想要发达。

你说的发达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拥有足够的钱，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用累死累活只为了交房租或者付电话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愿意显得如此俗气，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现实的生活，而非你这本书通篇勾勒出来的虚无缥缈、灵异浪漫的生活画面。

你的语气有点愤怒，对吧？

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沮丧。我投身这场灵性游戏已经超过二十年，你看看我现在的下场！我与福利院只隔着一份薪水！而现在我刚失去工作，看来又要没有收入了。我真的厌倦了这种艰苦的日子。我四十九岁啦，我希望我的生活有些保障，这样我才能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神的事务”，灵魂的“进化”之类的。那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可是我的生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

你刚才说的话很有意义，我想许多人看了肯定会觉得心有戚戚。

下面我将会逐句来回应你的话，这样我们就能详细地分析你的答案。

你“投身这场灵性游戏”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二十年，你只是刚刚摸到一点门道而已。（顺便提醒你，这不是要“打你屁股”，只是陈述事实而

已。)我愿意勉强承认这二十年来你一直看着它，挑逗它，偶尔试探它……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你对这场游戏有真心的——你最真心的——投入，直到最近。

我们要清楚的是，“投身这场灵性游戏”意味着将你的整副精神、整个身体和整个灵魂奉献给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样创造自我的过程。

这是东方的神秘主义者曾经写到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这是西方的神学所致力研究的救赎的过程。

这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根据最高意识而行动。它是不断地选择和再选择。它是持续的创造。有意识的创造。有目标的创造。这是对我们讨论过的创造工具的使用，而且是清醒地、带着神圣目的地去使用。

这才是“玩这场灵性游戏”。现在说说看，你玩这场游戏多久啦？

看来我还没开始玩。

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别对你自己那么苛刻。你向来有致力于这个过程——而且你灌注的心血真的比你自己的要多。但你这么做的时间不到二十年，离二十年还差得远。然而，你参与其中多久实际上并不重要。你现在参与了吗？这才是唯一重要的。

让我们继续来看你刚才说的话。你让我“看看你现在的下场”，你形容自己“离福利院只有一步之遥”。我望向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我看到的这个人离豪门巨富只有一步之遥！你说你与凄凉只隔着一份薪水，我看到你与涅槃只隔着一份薪水。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把什么当作“薪水”——以及你为了什么而工作。

如果你的生活目标是获得你所谓的保障，那么我能明白和理解你为什么“与福利院只隔着一份薪水”。然而这种境况也能够得到改善。因为有了我支付的薪水之后，所有好的东西都会来找你——包括在物质世界感到有保障的经验。

我支付的薪水——你为我“工作”而得到的报酬——包含的远远不止灵性的安适。物质的安适也将会是你的所有。然而，这一切最讽刺之处在于，只要你经验到我的报酬所提供的灵性安适，你将会发现你自己再也不愿为物质的安适操心。

甚至你的家人的物质安适也将不再让你操心——因为只要你的意识上升到神的层次，你将会明白你无需为其他人类的灵魂负责，你亦将明

白，尽管想要每个灵魂都安适地生活是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每个灵魂必须选择——也正在选择——它自己在此刻的命运。

很明显，故意虐待或摧残他人并非最高尚的行为。很明显，忽略那些你使得他们依赖你的人的需要也同样是不妥的。

你的职责是让他们学会独立；尽可能迅速和彻底地教会他们如何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生活。因为只要他们需要你能活下去，你对他们的宠爱便是假的；唯有当他们意识到你是多余的时候，你对他们的宠爱才是真的。

同样地，神最美好的时刻是你们意识到你们不需要神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知道……这与你受到的所有教育截然相反。然而你的老师告诉你的，是一个愤怒的神，妒嫉的神，需要被需要的神。那根本就不是神，而是被当作神的神经质替代品。

真正的大师并非拥有最多学生的人，而是创造出最多大师的人。

真正的领袖并非拥有最多拥趸的人，而是创造出最多领袖的人。

真正的国王并非拥有最多臣民的人，而是使最多人成为王的人。

真正的教师并非拥有最多知识的人，而是使最多其他人拥有知识的人。

真正的神并非拥有最多仆人的神，而是成为最多人的仆人、从而令所有人都成为神的神。

因为这是神的目标和光荣：他的臣民不再是臣民，所有人都认识到神并非遥不可及的对象，而是必将到达的境界。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道理：你的命运必定是快乐的。你无法不被“拯救”。除了不认识这个道理，没有别的地狱。

所以，身为父母、配偶、被爱之人的你，别让你的爱成为黏合的胶水，而是让它成为磁铁，先是相互吸引，然后反过来相互拒斥，以免那些被吸引的人开始认为他们必须粘着你才能活下去。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没有什么比这对别人的伤害更大。

让你的爱把你爱的人推进世界——让他们去完满地经验他们的身份。这么做你才是真正爱过的人。

这是艰苦的旅途，这条家长的道路。沿途有许多的干扰，许多的世俗顾虑。苦行者不受所有这些影响。他得到别人赠送的干粮和水，还有可供躺下休息的破席，他能够每时每刻都致力于祈祷、冥想和探索神圣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神圣多么容易啊！这样的任务未免也太简单啦！但给苦行者一个配偶和几个孩子试试看！要是能够在凌晨三点需要换尿片的婴儿身上看到神圣，要是能够在每月一日需要付费的账单上看到神圣，要是能够在配偶的绝症中、在失业下岗的时候、在孩子的发烧中、在父母的病痛中辨认出神的手，那才算是真正的神圣。

我理解你的疲倦。我知道你厌倦了苦日子。然而我告诉你吧：你若跟随我，苦日子就会消失。生活在你的神的空间里，所有事件都将变成神的恩宠。

我现在丢掉工作，没钱交房租，孩子需要看牙医，而且投身那个虚无的哲学空间似乎根本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你叫我怎么进入神的空间呢？

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请别抛弃我。现在你受到的是最大的考验。现在你得到的是最好的机会。也就是去证明这本书所写的一切的机会。

我说出“请别抛弃我”时，口气像我们刚才提起那位可怜而神经质的神。但我不是。你可以“抛弃我”，随你的便。我无所谓，而且那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我说这句话，只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每当遇到危难，你往往会忘了你的身份，以及我赐予你用于创造你所选择的生活的各种工具。

你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进入你的神的空间。首先，它能给你的精神带来伟大的安宁，安宁的精神是伟大的观念的来源，而那些伟大的观念也许能够解决你认为你遇到的最大问题。

其次，你的神的空间能够让你的自我得到实现，而这正是你的灵魂的目标，你的灵魂的使命。

当进入你的神的空间，你将会认识和了解到，你现在经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我告诉你吧，天堂和地球将会消失，而你却不会。这种永恒的视角有助于你正确地看待事物。

你可以用当下这些景况的真实属性来定义它们：临时的，短暂的。接着你可以把它们当作用来创造当下的经验的工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临时的、短暂的工具。

你认为你是谁呢？当你经验到所谓的丢失工作时，你认为你是谁呢？也许更贴切的问题是，你认为我是谁啊？你觉得这个问题大得我无法解决吗？摆脱这种困境是我无法实现的奇迹吗？你也许认为即使拥有我赐予你的那么多工具，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依然大得无法处理，这我能理解——但你真的觉得它对我来说太大了吗？

我从理智上认识到这对神而言不算什么太大的任务。但从感情上我觉得我说不准。我说不准的并非你是否能够处理它，而是你是否愿意。

我明白。所以这是个信仰的问题。

是的。

你不质疑我的能力，你只是怀疑我的欲望。

你知道吗，我仍然受到这种神学的影响，它说也许这里某处有为我准备的教训。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去拥有解决方法。也许我活该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许这属于我的神学不停地告诉我的那些“考验”。所以我担心这个问题也许得不到解决。我担心这正是你要我在这里与之纠缠的问题……

或许现在正是重温我与你的互动方式的好时机，因为你认为问题出在我的欲望上，而我又告诉你，有问题的 是你的欲望。

我想要你得到的东西，就是你想要你得到的东西。不多一分，不少一毫。我才不会坐在这里，逐一聆听你的要求，然后判断是否要把某样东西赐给你呢。

我的规律是因和果的规律，而非“到时再看看”的规律。你选择的東西，你统统能够得到。甚至在你要求之前，我就已经把它给你。你相信吗？

我不信。对不起。我曾见过太多的祈祷得不到回应。

无须道歉。只要永远忠于真实——你的真实经验——就好了。我理解你的观点。我尊重它。我并不介意。

那就好，因为我从不相信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我的生活从来未曾证实那一点。实际上，我很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每当得到，我就觉得我自己走了狗屎运。

你选择的词汇很有趣。看来你是有选择的。在你的生活中，你既可以走狗屎运，也可以走鸿运。我倒是希望你走鸿运——但是，当然啦，我永远不会干涉你的决定。

我告诉你吧：你总是得到你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且你总是不停地创造着。

我并不评判你创造的东西，我只会给你力量，让你去创造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如果你不喜欢你刚刚创造的东西，那就重新选择。作为神，我的职责是永远赐予你这样的机会。

现在你竟然跟我说你总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你总是得到你召唤的东西。

你的生活总是你关于它的思维——包括你认为你很少得到你选择的这个东西这个明显具有创造力的思维——的结果。

就当前的情况来说吧，你把你自已当作你丢失工作这种情况里的受害者。然而真相是你不再选择那份工作。你每天早晨不再满怀期待地起床，而是在恐惧中起床。你在工作中不再感到快乐，而是感到怨恨。你甚至开始幻想从事别的工作。

你以为这些毫无意义吗？你误解了你的力量。我告诉你吧：你的生活始于你的生活目标。

那么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打算证实你那个理论，证明生活确实很少把你选择的東西带给你吗？或者你的打算是展现你的真实身份和我的身份？

我感到懊恼、痛苦和难堪。

这对你有用吗？当你听到真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承认它，并向它靠拢就好呢？没有必要指责你自己。只要注意到你向来选择的是什么，并重新选择就可以啦。

但我为什么总是如此盲目地选择否定性的东西，然后又为此而打自己屁股呢？

你还能怎样啊？你自婴儿期开始就被告知你是“坏”的。你接受了你天生有“罪”的说法。感到负疚是一种习得的反应。在你尚未能够做任何事情之前，你便被告知你必须为你做的事情感到愧疚。你接受的教育让你为你天生不完美而感到羞耻。

人们说你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不完美的，这种所谓的不完美状态就是你们的宗教人士斗胆称为原罪的东西。它确实是原罪——但并非你的原罪。这是世界犯在你身上的第一种罪，这个世界对神一无所知，因为它竟然以为神愿意——能够——创造出不完美的东西。

有些宗教以这个误解为核心，建立起整套神学。这套神学的真正本质就是误解。因为我设想的一切——我赐予生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是依照我的形象和模样制造出来的完美的完美镜像。

然而，为了让这种认为神有报复心的观念能够自圆其说，各种宗教需要创造出某些令我愤怒的东西。如此一来，那些毕生循规蹈矩的人也莫名其妙地需要被救赎。如果他们本身不需要被救赎，那么他们需要被从那种他们自己杜撰出来的不完美中救出来。所以（这些宗教说）你最好为这一切做些事情，而且要快，否则你将会直接下地狱。

最终，这也许无法让一个行为怪异、睚眦必报、怒气冲冲的神满意，但它确实给了那些行为怪异、睚眦必报、怒气冲冲的宗教以生命。那些宗教因而得以薪火相传。权力也因而继续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非通过许多人的手得到经验。

关于你自己和你的力量，你理所当然地不断选择较差的思维、较小的观念和最低微的概念，关于我和我的力量，那就更不用说啦。这是你受到的教育。

我的神啊，我该如何破除这些教育对我的影响呢？

问得好，而且恰好问对人啦！

你可以通过阅读和反复阅读这本书来破除这些教育。重复地阅读它。直到你理解每个段落。直到你熟悉每个字词。当你能够向别人引用它的段落，当你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刻想起它的文句，你就能够“破除这些教育”。

可是我还有许多问题想问你，还有许多事情想了解。

没错。刚开始的时候你列出了许多问题。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

Chapter 08

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关系？是否有办法可以在那些关系中找到快乐？那些关系非得总是如此棘手吗？

关于那些关系，你没有什么需要学的。你只要展示你已有的知识就够啦。

确实 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在各种关系中找到快乐，那就是根据这些关系原本的目标、而非你设定的目标去使用它们。

关系总是难以处理的，总是需要你去创造、表达和经验你自己越来越高尚的品德、越来越远大的志向和越来越非凡的人格。唯有在关系中，你才能迅捷地、坚决地、纯粹地这么做。实际上，如果缺乏关系，你根本无法这么做。

唯有借助你和其他人、各种地方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你才能够存在于宇宙间，才能够成为可知的量子和有形的事物。别忘了，没有别的一切，就没有你。你之所以成为你，是因为有非你的存在。这是相对世界的面貌，与我所在的绝对世界截然相反。

只要你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只要你深刻地理解它，你就能够本能地去珍惜每个经验，所有的人类遭遇，与他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因为你明白，在最高意义上，它们是建设性的。你明白它们可以、必需、正在被用（不管你是否想使用它们）来建筑你的真实身份。

这座建筑可能是你依照自己的蓝图打造出来的宏伟大厦，也可能是完全随缘而落成的屋宇。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完全让已发生的事情来左右生活的人，或者是成为一个事先选择生活目标、而且能够控制生活的人。只有后面这种人的自我创造才是有意识的。正是在后面这种经验中自我才能得到实现。

因此，请珍惜每份关系，把每份关系都视为你的真实身份以及和你现在选择的身份的独特构成要素。

你的问题肯定与那种浪漫的个人关系有关，我理解这一点。所以下面我将会专门用长篇大论来讨论人类的恋爱关系——这些不断地给你们带来许多苦恼的关系！

如果人类的恋爱关系令人失望（关系从来不会真的令人失望，除非是在人类的意识中，你们认为关系若是没有制造出你们想要的结果就是

令人失望的），那是因为人们进入关系的理由是错误的。

（“错误”当然是个相对的词汇，指的是某种东西的属性相反于“正确”——不管正确到底是什么！如果用你们人类的语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系令人失望——改变——往往是由于人们进入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想维护这种关系的利益，让这种关系继续存在。”）

绝大多数人进入关系的时候关心的是他们能够从关系中得到什么，而非他们能够为关系付出些什么。

关系的目标是去确定你愿意“暴露”你自己的哪个部分，而非你能够虏获和抓住别人的哪个部分。

关系——乃至生活——的目标唯有一个：去获得和确定你的真实身份。

说在遇到那个特殊的人之前你“什么也不是”是非常浪漫的，但却与事实不符。更糟糕的是，这种说法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对方去成为他或她本来不是的人。

由于不想“让你失望”，他们非常努力地去成为你想要他们成为的人，去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直到他们再也无能为力。他们再也不能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再也不能饰演你指派给他们的角色。于是怨恨逐渐积累。愤怒随之而来。

最终，为了拯救他们自己（以及这种关系），这些特殊的对象开始要求做回他们真实的自己，更多地依照他们的真实身份行事。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会说他们“真的变了”。

说你心仪的人出现之后你觉得人生完满了是非常浪漫的。然而关系的目标并非请别人来让你变得完满，而是请别人来分享你的完满。

这就是所有人类关系的矛盾之处：你无需任何人便能完整地经验到你的身份，可是……没有别人，你又什么都不是。

这是人类经验的神秘和神奇，沮丧和欢乐。必须有深刻的理解和完全的自愿才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我发现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在进入关系形成期的那些年，你们大多数人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性能量，你们的心是敞开的，你们的灵魂是热烈而欢乐的。

在四十岁与六十岁之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时间还要提前），你们便放弃了你们最远大的梦想，抛下你们最崇高的希望，安于你们最低的期望——或者根本就已经没有期望。

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如此简单，然而却遭到如此悲哀的误解：你最远大的梦想和你最美好的希望必定与你深爱的别人有关系，而非与你深爱的自我有关系。你的关系受到的考验必定与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你的理想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或她的理想有关。然而唯一真正的考验却必定与你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你的理想有关。

关系是神圣的，因为它们为你提供了最难得的机会，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机会，让你能够在生活中制造和经验你关于自我的最高观念。当你认为关系为你提供了最难得的机会，让你能够在生活中制造和经验你关于他人的最高观念时，它们就会令你失望。

但愿处在关系中的每个人都只关心自我——自我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自我渴望、想要和付出什么；自我正在追求、创造和经验什么；到时所有的关系将会出色地完成它们的目标，并让它们的参与者感到非常满意！

但愿处在关系中的每个人别去关心他人，而只、只、只是关心自我。

这样的教导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你向来听说，在关系的最高形式中，人们只会关心对方。然而我告诉你吧：你对对方的关注——你对对方的迷恋——正是导致关系令人失望的原因。

对方过得好不好？对方在干什么呢？对方拥有什么东西啊？对方说的是什么呀？对方有什么心愿呢？有什么愿望呢？对方在想什么呢？期待什么呢？计划什么呢？

大师明白，无论对方过得好不好，正在做什么，拥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心愿，要求什么，这一切都并不重要。对方在做什么，期待什么，计划什么也都无关紧要。唯一要紧的是在关系中你过得好不好。

最懂得爱的人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你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啊.....

如果你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说得对。如果你无法爱你的自我，你就无法去爱别人。许多人犯下了错误，试图通过爱别人来爱自己。当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这么做。这并非有意识的努力。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是这么想的。在你们所谓的潜意识里面，他们

想：“如果我能够爱别人，他们也将会爱我就好了。那样我就是值得爱的，我就能爱我自己。”

这种思维的反面是，许多人讨厌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别人爱他们。这是一种疾病——有些人真的得了“缺爱症”，因为实际情况是别人确实爱他们，但这于事无补。不管有多少人向他们表达爱意，他们总是觉得不够。

首先，他们并不相信你。他们认为你是想要操控他们——试图得到某些好处。（你可能爱上他们那样的人吗？不可能。肯定有什么不妥。你肯定想得到什么东西！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坐下来冥思苦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真的爱他们。所以他们并不相信你，开始想方设法逼你予以证明。你必须证实你是爱他们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许会要求你开始改变你的行为。

其次，如果他们终于能够相信你是爱他们的，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担心你的爱会持续多久。所以为了抓住你的爱，他们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

因而，两个人真的在恋爱关系中迷失了他们的自我。他们进入这样的关系，是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自我，结果反而迷失了他们的自我。

绝大多数情人之间的痛苦，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自我在恋爱关系中迷失了。

两个人结合，本来满心以为一加一将会大于二，结果却发现一加一反而小于一。他们觉得情况变得不如单身的时候。不如那时候能干，不如那时候聪明，不如那时候令人兴奋，不如那时候迷人，不如那时候快乐，不如那时候满意。

这是因为他们变差了。为了能够开始——保持——恋爱关系，他们放弃了他们大部分的真我。

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恋爱关系。然而，对恋爱关系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多得你永远认识不完。

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假定他们曾经认识到）关系的目标。

如果不知道彼此都是走在神圣旅途上的神圣灵魂，那么你们便无法理

解所有关系背后的目标和理由。

灵魂进入身体，身体获得生命，目的在于进化。你们正在进化，你们正在变化。你们正在使用你们的关系和其他一切 来确定你将要变成什么。

这是你到这里要完成的任务。这是创造自我的欢乐。这是认识自我的欢乐。这是有意识地变成你想要成为的人的欢乐。这就是拥有自我意识的含义。

你把你的自我带进相对的世界，是为了能够利用各种工具来认识和经验你的真实身份。你的身份就是你在与其他一切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你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你的人际关系因而是神圣的基石。它们确实与他人没有关系；然而，因为它们涉及到其他人，所以又和其他人有千丝万缕 的关系。

这是神圣的二元论。这是封闭的循环。所以说“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光荣的，因为他们必将认识神”算不上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语。争取认识你的自我的最高尚部分，并停留在其中心，并不是糟糕的人生目标。

因此，你的第一关系必定是你与你的自我的关系。你首先必须学会尊重、珍惜和爱你的自我。

你必须先认为你的自我有价值，然后才能认为别人有价值。你必须先认为你的自我蒙受神的恩宠，然后才能认为别人蒙受神的恩宠。你必须先认识到你的自我是神圣的，然后才能承认别人身上也有神性。

如果你把车放到马前面——如同大多数宗教要求你们做的那样——并在承认你自己之前先承认别人是神圣的，那么你终有一天会产生仇恨。如果说有什么是你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就是有人比你们更加神圣。然而你们的宗教逼你们认为其他人是比你们更加神圣。你们服从了——暂时地。然后你们将那些人钉上十字架。

我的教员被钉上十字架的不止一位，全部都被你们以各种方式钉死了。你们这么做，倒不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比你们神圣，而是因为你们使得他们比你们神圣。

我的教员带来的信息是相同的。不是“我比你们神圣”，而是“你们和我一样神圣。”

这是你们一直无法听到的信息，这是你们一直无法接受的真相。所以你们永远不能够真正地、纯粹地去跟别人恋爱。你们永远不能够真正地、纯粹地去跟你的自我恋爱。

所以我要告诉你：从今往后，永远以你的自我为中心。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要关注的是你现在是谁、正在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而不是别人过得怎么样。

并非在别人的行动中，而是在你的不断行动中，才能找到你的救赎。

我有点懂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该介意别人在关系中对你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内心安稳，保持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诸如此类的，那么他们的举动就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可是别人确实影响到我们。他们的举动有时候确实伤害到我们。每当伤害进入了关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啦，你完全可以说“别理它，别受它影响就好”，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关系中，我确实会因为别人的话语和行动而感到伤心。

终有一天你再也不会这样。到了那天，你将会认识并在行动中体现关系的真正意义，它们的真正理由。

正是由于你已忘记了这个，所以你才会有那样的反应。不过没关系。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这是进化的组成部分。你在关系中从事的是灵魂的工作，然而那是一种伟大的理解，一种伟大的忆念。在你忆起这个、也忆起如何利用关系这种工具来创造自我之前，你必须在你目前所在的层面上工作。你必须在你目前所在的这种理解层面、意识层面和忆念层面上工作。

所以，假如别人的状态、话语和行为让你感到伤心，你应该去做如下这些事情。首先，诚实地向你自己和别人承认你的感受。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害怕这么做，因为你们认为这会让他们“没面子”。你内心深处其实也觉得或许你有“那种感受”真的很可笑。你可能没这么小肚鸡肠。你其实“胸怀豁达”。但你就是忍不住。你仍然有那种感觉。

你能做的唯有一件事。你必须尊重你的感受。因为尊重你的感受意味着尊重你自己。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去爱你的邻居。如果不能够尊重你的自我的感受，你又如何能够理解和尊重别人的感受呢？

在与别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最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种关系中，你的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是什么？

在尝试几种生活方式之前，你往往不记得你的身份，也不知道你的理想身份。所以尊重你最真实的感情才会如此重要。

假如你最初的感受是否定性的感受，往往拥有那种感受便足以令你远离它。正是在你拥有愤怒、拥有悲伤、拥有厌恶、拥有狂乱、产生想要“报复”的感受时，你才能够舍弃这些最初的感受，因为它们并不是你想要的。

大师是那种已经拥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乃至能够预先知道她最后的选择的人。她无需“尝试”什么事情。她从前穿过这些衣服，知道它们并不合身，它们不是“她的”。由于大师毕生致力于不断地实现自我，而且大师预先知道将要实现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所以从来不会产生这类与其自我并不匹配的感受。

这就是大师在面对别人所谓的灾难时能够泰然自若的原因。大师祝福灾难，因为大师认识到，自我正是由灾难（以及所有经验）的种子发展而来的。大师的第二个生活目标便是永远地发展。因为人只要实现了自我，除了继续实现自我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到了这个时候，人所承担的便不再是灵魂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为了便于讨论，我将假定你尚未完成灵魂的工作。你仍在设法实现你的真实身份。生活（我）将会给你大量的机会去创造那个（别忘了，生活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创造的过程）。

你能够反复地创造你的身份。实际上，你每天都在这么做。然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并不总是给出相同的答案。给你相同的外在经验，今天你可能选择以耐心、热爱和友善的心情来对待它。明天你选择的心情也许是愤怒、丑陋和悲伤。

大师是那种永远给出相同答案的人——而且他的答案永远是最高的选择。

因此大师的选择从本质上是可以预测的。学生的选择正好相反，是完全不能预测的。只要看一个人在面临各种情况时是否永远做出最高的选择，便可以知道这个人在通往大师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当然，这又引发了如下的问题：什么选择才是最高的？

自有时间以来，人类围绕这个问题建立了各种哲学和神学。如果你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们早就走在通往大师境界的道路上啦。

因为绝大多数人关注的仍然是另外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并非什么才是最高的选择，而是什么才是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或者我要怎样才能把损失降到最少？

如果生活的出发点是控制损失或者争取最大利益，那么生活的真正益处就丧失了。可能性不见了。机会错过了。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源自怕的生活，是一种欺骗你的生活。

因为你不是怕，你是爱。是无需保护的爱。是不会丧失的爱。然而如果你继续回答的是第二个而非第一个问题，你将永远不会在你的经验中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只有患得患失的人才会问第二个问题。只有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人，把自我看作是不断变得更加高尚的存在的人，理解生活的考验并非输或者赢，而是爱或者无法去爱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问第一个问题。

提出第二个问题的他说：“我是我的身体。”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她说：“我是我的灵魂。”

此外，但愿每个有耳朵能听的人都来听。因为我要告诉你这个：在所有人类关系的关键时刻，唯一的问题是：

现在爱会怎么做？

其他问题都是多余的，其他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其他问题都与你的灵魂毫无关系。

现在我们的解释来到了非常微妙的环节，因为这种让爱诱发行动的原则遭到了广泛的误解，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对生活的怨恨和愤怒，而这反过来又使得许多人偏离了正途。

数百年来，你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由爱诱发的行动，来自给别人带来最多好处的选择。

然而我告诉你吧：最高的选择是为你带来最多好处的选择。

如同所有深奥的灵性真相，这句话本身非常容易招来误解。在你确定你做什么真的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多好处的那一刻，这种误解就会稍微减轻。当你做出绝对的最高选择，这种误解就会消失，你就能够彻底理解这句话，为你自己带来最多好处就变成了为别人带去最多好处。

这或许需要几辈子的光阴去理解，甚至需要几辈子的光阴去实行，因为这个真相包含着一个更伟大的真相：为己即是为人，为人即是为

己。

这是因为你和别人是一体。

而这又是因为……

宇宙间除了你别无所有。

所有在你们的星球上行走过的大师都曾经传授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们，表面上你们是在照顾这些小兄弟，实际上你们在照顾的是我！”）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只是美好而神秘的理论而已，没有多少实际的应用价值。其实这是自有时间以来最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

在关系中记住这个理论至关重要，因为不然的话关系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实际应用这种智慧，暂时别再讨论它那纯粹灵性的、理论的属性。

依照先前的理解，人们——他们是好心好意的，而且大多非常虔诚——在关系中往往会做出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对方的事。可悲的是，在许多情况之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好意不断地遭到对方的滥用和虐待。不断地使关系失灵。

最终，这个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轻易原谅对方、同情对方、不断地忽略某些问题和行为——的人变得对对方心怀怨恨、愤怒和怀疑，甚至变得对神也这样。因为如果神是公正的，怎么会让人承受无尽的折磨、平淡和牺牲呢，即使以爱的名义？

答案是，神不会。神只要求你爱别人，也爱自己。

神不只如此。神还建议——推荐——你把你自己放在首位。

这么做的时候，我完全明白你们之中有些人将会认为这是对神的亵渎，这不是我的话语；我也完全明白，你们之中其他人甚至可能做出更糟糕的事：认为这是我的话语而予以接受，并且为了你们自己的目标，为了给那些非神的行动找理由，而误解或者歪曲它。

我告诉你吧——从最高意义上将你自己放在首位绝不会导致非神的行动。

因此，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由于做最有利于你的事情而产生非神的行动，那么原因肯定不是你把你自己放在首位，而是你误解了最有利于你的事情。

当然，要确定什么对你最有利，你必须也确定你要做的是什。这个重要的步骤遭到许多人的忽略。你在“忙”什么呀？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若没有答案，那么你将永远弄不清楚什么对你“最有利”。

说到实际应用——让我们再次抛开理论——如果你受到虐待的时候想寻找对你最有利的做法，那么你起码应该阻止那种虐待。这对你自己和你的施虐者都好。因为当施虐者的虐待被允许继续时，他本人其实也成了受虐者。

这对施虐者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如果施虐者发现他的虐待能够被人接受，他能学到什么教训呢？可是，如果施虐者发现他的虐待再也不能被人接受，他将有机会发现什么道理呢？

所以，用爱对待别人未必意味着纵容别人为所欲为。

父母很早就从孩子身上学到这个道理。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反倒很难学到，国家之间亦是如此。

然而对于暴君，除了阻止他们鱼肉百姓，还必须颠覆他们的残暴统治。这是对自我的爱和对暴君的爱所要求的。

这是你的问题——“如果爱是一切，人怎么还有战争的理由呢？”——的答复。

有时候人必须去战斗，才能表明他的真实身份：他是憎恶战争的人。

有时候你必须放弃 你的身份，才能够获得 你的身份。

有些大师传授过这样的道理：若不愿舍弃，便不能拥有。

因此，为了让你自己“拥有”和平者的身份，你也许不得不放弃认为你自己是永远不会走上战场的人的观念。历史曾召唤许多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各种最为亲密、最为私人的关系中，情况亦是如此。生活也许再三地要求你通过展示与你的身份相悖的一面来证实你的身份。

如果你有点年纪，这不算很难理解；不过对于那些理想主义青年来说，这可能显得自相矛盾。越成熟的人越能明白这种神圣的二元性。

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关系中，如果你受到伤害，你必须去“报复”。（国家间的关系也不应如此。）这只能意味着纵容别人不停地造成伤害，对于你的自我和别人来说，也许并非最能体现爱的做法。

这应该能让某些和平主义理论破产，那些理论认为，最高的爱意味着不能用暴力来对付你认为恶的东西。

我们的讨论在这里又要转到理论的一面，因为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严肃讨论都必然涉及“恶”这个字及其引起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没有什么邪恶的，唯有客观现象和经验。然而正是你的人生目标要求你从日渐增多的、无穷无尽的现象中挑选出少数你称为恶的东西，因为若不这么做，你便不能称你自己或者任何东西为善，从而无法认识或者创造你的自我。

通过那种你称为恶的东西，也通过你称为善的东西，你定义了你自己。

因而最大的恶是声称根本就没有恶。

在你今生所处的相对世界里，事物唯有相对于其他事物才能存在。关系的功能和目标是这样的：提供一个经验的领域，让你在其中能够找到你自己，定义你自己，如果你愿意选择的话，还可以不断地重新创造你的身份。

选择成为神的同类并不意味着你要选择成为以身殉道的圣徒，更不意味着你要成为受害者。

到达大师境界之后，伤害、破坏和损失的可能将会统统被消除；在此之前，能够在你的经验中辨认出伤害、破坏和损失，并依据你和这些经验的关系来定义你的身份，也不失为好事。

是的，别人的思维、话语或行动偶尔将会伤害到你，直到它们不再伤害你。令你最快速地由此到彼的办法是保持绝对的诚实——要愿意说出、承认和宣布你确切的感受。善意而完整地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温柔、彻底而持续地将你的真实感受付诸行动。迅速地改变你的真实感受，如果你的经验给你带来全新的感受的话。

当你在关系中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头脑正常的人会告诉你“别理它，别受它影响就好”，至少所有的神不会。如果你现在感到伤心，

想别受它影响已经太晚了。你现在的任务是确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并将其展示出来。因为通过这么做，你就选择和变成你想要成为的人。

这么说，我不用成为长年忍辱负重的妻子，或者被瞧不起的丈夫，或者是各种关系中的受害者，也能够让他们变得神圣，或者让神喜欢我。

天哪，当然不用啦。

而且我确实不必容忍别人打击我的自尊、冲撞我的骄傲、破坏我的情绪和伤害我的心灵，也能够说我在关系中“已尽了全力”，也能够让神和凡人觉得我“担当了我的责任”，“完成了我的义务”。

完全不必。

那么，神啊，请告诉我——在关系中，我应该做出什么承诺，必须信守什么协议？关系带来什么义务呢？我应该寻找什么规范？

答案是你听不进去的——因为它不给你任何规范，也废除你签订的全部协议。答案是：你没有义务。在关系中没有，在生活中也没有。

没有义务？

没有义务。没有禁忌或者限制，没有规范或者规则。你不受任何环境或情况的制约，也不受任何规章或法律的束缚。你不会因为任何罪愆而受惩罚，你也没有能力犯下任何罪愆——因为在神眼里，没有罪愆这种东西。

我从前听说过这个——这种“没有规则”的宗教。那是灵性的混乱。我可看得出来那怎么行得通。

那必定行得通，前提是你要做的事情是创造你的自我。假如你以为你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是努力成为其他人想要你成为的人，那么没有规范或者规则确实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困难。

然而，爱思考的人恳切地问：如果神希望我成为某种人，她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把我创造成那种人呢？为什么要我这样辛苦地去“克服”我的本性，然后才让我成为神希望我成为的人呢？这个爱提问的人要求知道答案——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个合理的问题。

那些宗教学家会让你相信，我特意把你造得不够神圣，以便你能够有

机会成为神圣的人，前提是你必须不停地抵抗所有不神圣的因素——以及，也许我该补上这句，抵抗各种据认为是我赐予你的天性。

这些所谓的天性包括了犯罪的天性。你受到的教育是，你既已在罪里生，亦将在罪里死，犯罪是你的本性。

有种宗教甚至还这样教育你：你对此无能为力。你自己的行动是无用的、无意义的。认为你能够通过你的行动而“上天堂”是妄自尊大的想法。通往天堂（救赎）的方法唯有一种，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赐予你的恩宠；神的圣子是神与凡人之间的仲裁，你若要获得神的恩宠，则必须得到圣子的接纳。

获得恩宠之后，你便“得救”。在此之前，无论你过何种生活、做哪个选择，无论你为了提高你自己或让你自己变得高贵而主动地去做什么努力，总之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的，没有影响的。你不能使你变得高贵，因为你天生低贱。你就是被那样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呢？那就只有神知道啦。也许他犯了错误。也许他没有造好。也许他希望能够从头再来。但事实如此。做什么……

你在嘲笑我。

不。是你们在嘲笑我。是你们在说，我，神，造出了不完美的生命，然后命令他们要么变得完美，要么面对惩罚。

是你们在说，世界存在几千年之后，我后悔莫及，我说从那以后你们不必非得成为好人，只需为你们不是好人而感到难过，把那个永远完美的人当作你们的救世主就行了，这样就能满足我对完美的欲望。是你们在说，我的圣子——你们认为完美的那人——拯救了你们，让你们摆脱了你们自己的缺陷——我赐予你们的缺陷。

换言之，神的儿子拯救了你们，使你们摆脱了他父亲的所为。

在你们——你们大多数人——口中，我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

到底是谁在嘲笑谁呢？

这是你在本书中第二次直接攻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我感到很吃惊。

你选择的是“攻击”这个词。可我只是在谈论这个话题而已。顺便告诉你吧，这个话题并非你所说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它涉及到的是神的本质，以及神与人类的关系的本质。

这个问题会在这里出现，是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关系和生活本身中的义务。

你不敢相信无义务的关系确实存在，因为你无法接受你的真实身份和本质。你称拥有绝对自由的生活是“灵性的混乱”。我说那是神的伟大承诺。

唯有在这个承诺的范围之内，神的伟大计划才能得到完成。

在关系中，你没有义务。你有的只是机会。

机会，而非义务，才是宗教的基石，才是所有灵性的基础。要是反过来看，你的理解就会出偏差。

关系——你与所有事物的关系——是作为你的灵魂工作的完美工具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一切人类关系都是圣洁的领域。所以每种个人关系都是神圣的。

就此而言，许多教会的理解是正确的。婚姻确实是神圣的。但原因并非它含有神圣的义务，而是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在关系中，永远不要出于义务感去做任何事情。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感到你的关系给你提供的是非凡的机会，让你能够确定和获得你的真实身份。

这我能听得进去——然而在我的关系中，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我总是会放弃。这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我天真地认为我应该拥有一段关系，可实际上却有好几段。我好像不懂得维持关系的方法。你说我能学到吗？我要怎么做才能维持好关系呢？

听起来你好像认为维持好关系意味着成功。请别误将维持关系混同于完成任务。请记住，你来这个星球的任务不是看你能够把关系维持多久，而是去确定和经验你的真实身份。

这不是短期关系的借口——然而也没有关系非得长久的要求。

话又说回来，虽然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长期关系确实为相互发展、相互表达和相互满足提供了非凡的机会——这种机会本身就是很珍贵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想到应该是这样啦。那么，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首先，确保你进入关系的理由是“对”的。（在这里，我所用的“对”这个词是相对的。“对”是相对于你在你的生活中持有的更大的目标而言的。）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绝大多数人进入关系的理由是“错”的，他们往往是为了结束寂寞，填补空虚，为他们自己带来爱，或者给别人带去爱，不过这些理由其实算比较好的。有些人进入关系是为了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终止压抑、改善性生活、忘掉先前的关系，或者——说了你可能不信——为了消除烦闷。

这些目的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实现，除非交往过程中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变化，否则这样的关系也将不会长久。

我可从来不为这些理由而进入我的关系。

你这话值得推敲。我认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进入你的关系。我认为你不曾以这种方式思考过你的关系。我认为你不曾带着目的进入你的关系。我认为你进入你的关系是因为你觉得“爱上了”。

确实如此。

我认为你不曾仔细思考你为什么会“爱上了”。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反应？受到满足的是哪种或者哪些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爱是需求满足引起的反应。

每个人都有需求。你需要这个，别人需要那个。你们都在对方身上看到需求满足的可能性。所以你们默默地同意进行交易。如果你把你拥有的给我，我就把我拥有的给你。

这是一种交换。但你不会把真相说出来。你不会说：“我跟你换了很多。”你会说：“我对你爱得很深。”然后失望就开始啦。

这个你以前说过啦。

是的，你以前做过这件事——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

这本书有时候显得循环往复，总是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

生活也差不多。

说得妙。

这里的过程是你不停地提问，我只是不停地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我只好重复我的答案啦。

也许我是希望你能给出不同的答案吧。我问你关于恋爱关系的事，你让其失去了许多浪漫色彩。冲动地、不假思索地爱上某个人有什么错呢？

没有错。你想以这种方式爱上多少人都可以。但如果你想要与他们培养终生的关系，你也许会略加思考。

此外，如果你喜欢蜻蜓点水般对待每段关系，甚或更糟糕，如果你喜欢维持关系的原因是你觉得你“不得不”维持，然后过着平静而绝望的生活，如果你喜欢重蹈你过去的生活中的覆辙，那么请你继续去做你做过的事情。

好吧，好吧。我懂啦。老兄，你真是不依不饶啊，我说得对吧？

这是真相的问题所在。真相 是不依不饶的。它不会放过你。它总是不停地从你身边各处冒出来，让你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那会让人觉得很烦。

好吧。我想找到各种可以用来维持长期关系的工具——你说带着目标进入关系是其中的一种。

是的。但要确保你和你的对象都认可那个目标。

如果你们都能够在意识的层面上认可你们发展关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义务，而是为了创造机会——这个机会会让你们能够成长，能够完整地表达自我，能够在你们的生活中发挥你们最大的潜能，能够纠正你们有过的每种错误想法和轻视自己的观念，能够通过你们两个灵魂的交流而最终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如果你们宣下的不是以前那些誓言，而是这个誓言，那么你们的关系将会拥有非常好的起点。它将会拥有正确的出发点。那是非常好的开始。

就算这样，也不保证必定成功啊。

如果你想要生活有保证，那么你要的就不是生活。你要的是依照已经定稿的剧本进行的彩排。

生活的本质决定了它不能拥有保证，否则它的目标将会落空。

好吧。我懂了。那么现在我的关系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开始”，我

要怎样才能维持它呢？

认识和理解你在关系中将会有许多遇到棘手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刻。

请努力地做到别逃避它们。欢迎它们。满怀感激地。把它们当作神赏赐的美好礼物，当作千载难逢的良机，让你能够完成你在关系——和生活——中的任务。

请非常努力地做到别在这些时刻把你的对象视为仇敌或者对手。

实际上，你要做到别把任何人、任何事视为仇敌，甚至也别把任何人、任何事视为问题。要培养把所有问题当作机会的技巧。这些机会能够……

……我知道，我知道——“能够让你确定和获得你的真实身份”。

没错！你明白啦！你总算明白啦！

我觉得这种生活听起来非常沉闷。

那是你的眼光太低了。睁大你的双眼。拓宽你的视野。你要明白，你身上有许多你尚未看见的优点。你的对象身上亦是如此。

只要明白别人身上有许多你尚未认识的优点，你就永远不会去伤害你的关系，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因为别人身上的优点是你认识不完的。永远认识不完的。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怕，才不再将那些优点展示给你。如果别人发现你觉得他们能够变得更优秀，他们就会安心地展现更多你已经认识到的优点。

看来人们倾向于满足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大抵如此。在这里，我不喜欢“期望”这个词。期望破坏关系。倒不如说，人们倾向于在他们自己身上看到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东西。我们越是认为他们优秀，他们就越愿意去获得和展示我们认为他们身上本来具备的优点。

难道所有真正可贵的关系不都是这样运转的吗？难道这不是治疗过程——我们用来促使人们“打消”他们每个关于他们自己的错误观念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吗？

难道这不是我正在本书中为你而做的事情吗？

是的。

这是神的工作。灵魂的工作是唤醒你自己。神的工作是唤醒所有其他人。

而我们能够通过依据别人的真实身份来看待他们，通过让别人想起他们的真实身份，来完成这项工作。

完成这项工作有两种方式——让别人想起他们的真实身份（这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将不会相信你），以及让你自己想起你的真实身份（这容易得多，因为你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需要相信你自己）。不停地展现你的真实身份最终也能让别人想起他们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将会在你身上看到他们自己。

许多大师被派来地球展示永恒真相。也有些人，比如说洗礼者约翰，是被派来当信使的，他们用光芒四射的字词来说出那个真相，用清晰得不会使人误解的语言来谈论神。

这些特别的信使被神赋予了非凡的洞察力，以及能够认识和接受永恒真相的异禀，还有以大众能够也将会理解的方式阐述复杂概念的能力。

你是这样的信使。

我啊？

是的。你相信吗？

这件事太难以接受啦。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与众不同……

……你们所有人确实都与众不同……

……等到我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便会膨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被“选中”去完成某件神奇的任务。我必须不断地与那种自我意识做斗争，努力净化和再净化我的每个思维，每句话语和每次行动，以免自我膨胀过度。所以你说的我很难听得进去，因为我意识到你说的话让我飘飘然，而我这辈子都在避免自己妄自尊大。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这么做。

但你有时候还是会得意忘形。

我很惭愧，但是不得不承认。

然而，每当遇到神，你总是彻底地放下你的自大。曾有许多个深夜，你祈求神赐予你光明，恳请上苍给你慧眼；你这么做并非为了丰富你的自我，或是增添你的名望，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纯粹而朴素的求知欲望。

是这样的。

你曾反复地向我保证，假如你的求知欲望能够得到满足，你将会尽余生之力，在醒着的每时每刻，与别人分享那个永恒真相……这并非因为你需要赢得喝彩，而是因为你从内心最深处想要终结别人的痛楚和苦难，想要带给别人快乐与欢欣，想要帮助和治愈别人，想要别人重新拥有你一直经验到的与神同行的感觉。

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选择你成为我的信使。你，以及其他许多人。因为现在，在即将来临的世代中，世界将会需要许多号角来奏响嘹亮的召唤。世界将会需要许多声音来说出无数人渴望听到的关于真相和治疗的话语。世界将会需要许多心团结起来致力于灵魂的工作，并为神的工作做准备。

坦白地说，你能宣称你对此毫无察觉吗？

不能。

坦白地说，你能声称这并非你来找我的原因吗？

不能。

那你准备好借这本书确定和宣布你自己的永恒真相，大声地宣告和清晰地说出我的光荣？

我必须把最后这几句对话也写进书里吗？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必须做的。别忘了，在我们的关系中，你没有义务。唯有机会。难道这不是你终生等待的机会吗？难道你不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 就将你的自我贡献给这个使命，以及为其而做的恰当准备吗？

是的。

那么别去做你必须做的事，而是去做你有机会做的事。

说道把这些对话写进我们的书里，为什么不写呢？莫非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秘密的信使？

那倒不是，我没这么想过。

宣布自己是神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知道的，无论你成为别的什么，这个世界都将会更容易去接受——可是神的人？真正的信使？我派出的每个信使都曾遭到侮辱。他们得到的远非荣耀，除了心痛，他们一无所获。

你愿意吗？你是否真心愿意说出关于我的真相？你是否愿意承受其他人的嘲弄？你是否准备好放弃地球的荣耀，而去争取灵魂完全实现的更大光荣？

神啊，你的口气突然变得很沉重。

你想要我跟你开玩笑吗？

嗯，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松一点啊。

想要轻松那还不容易啊！我们用个笑话来结束本章吧？

好主意。你有笑话吗？

没有。但是你有。跟我说说那个画画的小女孩.....

哦，那个啊，好啊。那我说啦。某天，有个妈妈走进厨房，发现她的小女儿在餐桌旁边，周围散落着许多蜡笔，全神贯注地看着她随手创造出来的画。“乖女儿，你这么忙，在画什么呀？”妈妈问。“我在画神，妈妈。”美丽的姑娘回答说，眼里神采飞扬。“哦，宝贝，你好乖啊，”妈妈说，想帮她女儿，“可是你知道吗，没有人真的知道神的模样。”

“嗯，”小女孩高兴地说，“等我画完你就知道啦.....”

这个小小的笑话真棒。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那小女孩从不怀疑她知道如何准确地画出我的样子！

是的。

现在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用这个故事来结束本章。

好啊。

从前，有个人突然发现他自己每周花几个小时去写一本书。他不分日夜，总是匆匆忙忙地拿起纸和笔，记录下每个新的灵感。最后，有人问他在忙什么。

“哦，”他回答说，“我正在写下我和神之间一次很长的对话。”

“你真行，”他的朋友宽容地说，“可是你知道的，没有人真的知道神将会说些什么。”

“嗯，”这人笑着说，“等我写完你就知道啦。”

Chapter 09

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这件获得“你的真实身份”的事情，但它将会是你在你的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实际上，你也许永远也做不到。做到的人很少。这不是一辈子能做到的事情。也不是几辈子能做到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我们去尝试呢？为什么要我们过这种没有尽头的苦日子？谁需要它啊？既然生活无非是一次不会产生特殊后果的无意义练习，一场你无论怎么玩也不可能输的游戏，一个令所有人最终都达到相同终点的过程，那你为什么不只是让我们快乐地享受这种生活就好了呢？你说没有地狱，也没有惩罚，不可能输，那你为什么要我们先不断地尝试，然后才能够赢呢？既然你说我们努力要去的地方是那么难以抵达，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呢？为什么不让我们抛开所有这些有关神和“获得你的真实身份”的事务，轻松自在地享受我们的美好时光就好了呢？

我的孩子，看来你真的很沮丧……

是啊，我厌倦了不停地尝试、尝试、尝试，得到的却只是你来到这里，告诉我这件事非常困难，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完成。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让我来看看能否帮上你的忙。首先，我想指出的是，你已经享受过你的“美好时光”啦。你认为这是你第一次想要这么做吗？

我不知道。

难道你不觉得你从前有过美好的时光吗？

有过几次吧。

嗯，你确实有过。有过许多次。

多少次？

许许多多 次。

这句话是在鼓励我吗？

它是在启发你。

怎么会呢？

首先，它能打消你的忧虑。它带来了你刚才提到的“不可能失败”的因素。它让你相信，生活的意图并非要令你失败，你想要和需要多少机会，就能得到多少机会。你可以反反复复地享受美好的时光。如果你确实迈出了下一步，如果你进化到下一个层面，那是因为你想要那么做，而不是因为你必须那么做。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必须做的！如果你享受这个层面的生活，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来讲已经是归宿，你可以再三再四地拥有这种经验！实际上，你确实反复地拥有这种经验——原因正是你享受目前的生活！你爱这如戏的生活。你爱这苦痛的生活。你爱这种对神一无所知的生活！所以你才会过着这样的日子！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会开哪种玩笑。

我不会开这种玩笑。这个话题太接近真相，太接近终极的认识。我从来不拿“生活何以如此”来开玩笑。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太多人的说法让你摸不着头脑。我来这里的用意并非让你变得更加糊涂。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变得清醒。

那么请让我变得清醒吧。你是说这种生活是我自己想要过的吗？

当然啦。是的。

这样的生活是我选择的？

是的。

我曾经多次做出这个选择？

许多次。

到底多少次？

你又来了。你想要准确的数字吗？

给个大概的估计就好啦。我想知道是几百次还是几十次。

几百次。

几百次？我已经活过 几百辈子 ？

是的。

我走过的路有这么远啊？

确实是挺远的。

哦，你没骗我吧？

绝对没有。在前世的生活里，你还杀过人呢。

那有什么错呢？你自己也说过，有时候需要战争才能终结邪恶。

我们必须再来谈谈那个话题，因为能看到那句话正在被使用和误用于解释各种事情——正如你目前所做的，或者为各种疯狂的举动找借口。

根据我见证你们人类设计出来的最高标准，杀戮绝不能被当成表达愤怒、消除敌对、“纠正错误”或者惩罚罪人的合理手段。有时候需要战争才能终结邪恶那句话是真的——因为你们使它成为一句真话。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你们确凿地认为，对所有人类生命的尊敬是，也必须是，崇高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之一。我很高兴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创造的生命并不是用来毁灭的。

正是这种对生命 的尊敬使得你们有时候需要战争，因为正是通过打击迫在眉睫的邪恶的战争，正是通过保卫命悬一线的别人的战役，你们才能够证明你们的身份。

在最高的道德法则之下，你们有权利——实际上，在那个法则之下，你们有义务——去制止别人或你自己受到的攻击。

这并不意味着杀戮是惩罚、报复或者解决那些鸡毛蒜皮的纠纷的合理手段。

在你的前生，你曾在决斗中杀了人，为的是争夺某个女人的情感，而且苍天在上，你还说这是为了保护你的荣誉，可这其实让你失去了所有的荣誉。用致命的武力来解决纠纷 是很荒唐的。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动用武力——致人死命的武力——来解决荒唐的纠纷。

有些道貌岸然的人甚至还以神的名义 进行杀戮——而那是对神最大的亵渎，因为那与你们的真实身份并不相符。

哦，那杀人确实错啦？

让我们先来谈谈对与错的问题。任何事情 都没有“错”。“错”是个相对的词汇，指称你们所谓的“对”的反面。

然而，“对”是什么呢？你真的能够客观地做出决定吗？“对”与“错”不就是你根据你对各种事件和情况的决定而叠加在它们之上的描述吗？

请你告诉我，你做出决定的基础 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经验吗？不是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选择接受的是别人的决定。你认为那些出生比你早的人也许了解得比你多。在日常生活中，你很少根据你的理解，亲自做出“对”与“错”的决定。

遇到重大问题，情况尤其如此。问题越重大，你就越不可能聆听你自己的经验，你就越容易将别人的决定据为己有。

所以你们彻底地不再操心你们生活的某些领域，以及某些由人类经验而引发的问题。

这些领域和问题通常包括各种对你的灵魂而言至关重要的话题：神的本质，真正的道德的本质，终极实在的问题，各种围绕战争、医疗、堕胎、安乐死而展开的生死议题，整个个人价值观、价值结构和价值判断的实质。这些大多被你置之不理，分派给其他人。你并不想对它们做出你自己的决定。

“有其他人做出决定啦！我听他们的，我听他们的！”你大声说，“让其他人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好啦！”

顺便告诉你吧，这就是人类的宗教十分流行的原因。宗教的信仰系统是无足轻重的，只要立场坚定、教义连贯、清楚拥趸的期望、教规严厉就可以啦。给出这些特征，你能发现人们简直什么都信。最怪异的行为和信念可以——曾经——被归咎于神。这是神的作风，他们说。这是神的话语。

有些人将会接受这种说法。兴高采烈地。因为，你知道的，这消除了他们亲自思考的负担。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杀戮了。杀戮能够有正当的理由吗？仔细想想吧。你将会发现你无需外在的权威也能找到方向，无需更高的信息来源也

能得到答案。只要你思考这个问题，只要你看看你对它有什么感受，答案将会浮现给你，你将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依照你自己的权威去行动。

正是当依照别人的权威去行动时，你才会给自己找麻烦。国家和民族应该利用杀戮来实现它们的政治目标吗？宗教应该利用杀戮来加强它们的神学戒律吗？社会应该利用杀戮来对付那些违反行为规范的人吗？

杀戮是合适的政治补救措施、灵性劝说工具或社会问题对策吗？

如果有人要杀你，你可以杀他吗？你会用致命的武力来拯救你的爱人吗？或是来拯救某个陌生人？

如果有人丧心病狂，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那么杀戮是合理的防卫手段吗？

杀人和被杀有区别吗？

国家要你相信，为了纯粹的政治任务，杀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国家需要 你对它说的这番话信以为真，才能够作为权力实体而存在。

宗教要你相信，为了传播和维护其真相，也为了让人遵守它们的教义，杀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宗教需要 你对它说的这番话信以为真，才能够作为权力实体而存在。

社会要你相信，为了惩罚那些犯下特定罪行（这些罪行因年代而有所不同）的人，杀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社会需要你对它说的这番话信以为真，才能够作为权力实体而存在。

你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你有没有把别人的话奉为圭臬？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这些事情无所谓“对”和“错”。

但你的身份的肖像是你通过你的决定而画出的。

实际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已经通过它们的决定画出了这样的肖像。

各种宗教已经通过它们的决定创造出恒久而难忘的形象。各个社会也已经通过它们的决定而制造出它们的自画像。

你满意这些画像吗？你愿意呈现出这些形象吗？这些肖像真的代表你的身份吗？

请留意这些问题。你也许要好好想想怎么回答。

思考是很辛苦的。做出价值判断是很困难的。这让你处于纯粹的创造之中，因为将来会有许多时候你不得不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然而你仍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所以你仍将不得不选择。你将不得不做出坚定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这种对未曾了解的事物做出的决定——被称为纯粹的创造。做出决定的人意识到，深深地意识到，自我正是在做出这种决定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绝大多数人对这项重要的工作毫无兴趣。绝大多数人宁愿将其交给别人去完成。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并非自我创造出来的生灵，而是习惯的生灵——别人创造出来的生灵。

然后，如果别人告诉你该有什么感受，而它又跟你的真实感受相矛盾，那么你将会经验到深深的内在冲突。你内心深处知道别人跟你说的与现实的你不符。那你该怎么处理呢？该怎么办呢？

你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去找宗教人士——那些告诉你该有什么感受的人。你去找各种神职人员、经学大师，还有你的老师，他们让你别再聆听你的自我。他们中最坏的那些人将会恐吓你，让你离开你的自我，让你远离你的本能认识。

他们将会跟你说起恶魔、撒旦、妖怪、冤鬼、地狱、报应和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可怕事物，目的是为了让你以为你的本能认识和感受是错误的，而且唯有接受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神学、他们关于对错的定义和他们关于现实的你的看法，你才能得到安乐。

令你心动的是，你只要同意他们的看法，马上就能得到赞扬。同意就能马上得到赞扬。有些人甚至因此载歌载舞，挥动手臂，高喊“哈利路亚”！

这太难以抗拒了。这种赞扬，这种你看到光明、得到拯救之后的欢欣！

内在的决定很少得到掌声鼓励。追随个人真相的选择很少会有鲜花环绕。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别人非但不会称赞你，实际上还可能嘲笑你。什么？你胆敢自作主张？你竟然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你居然使用

你自己的标尺、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价值观？你到底以为你是谁啊？

实际上，这恰恰是你正在回答的问题。

但这个任务很可能必须独自承担。很可能得不到回报，得不到赞赏，甚至得不到注意。

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好。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踏上这样的旅途有什么好处呢？这么做的动机何在？理由是什么？

理由简单得很可笑：

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此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这是唯一的游戏。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实际上，没有别的事情是你能够做的。在你的余生中，你将会不停地做你现在做的事——正如你自从出世以来都在做这件事。唯一的问题是你将会有意识地去做，还是无意识地去。还是无意识地去。

你知道吗，你无法离开这段旅途。在你出世之前，你已经踏上这段旅途。你的出生只是表示这段旅程已经开始。

所以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走上这样的道路？你已经走上。你从你的心跳第一下的时候就走上了。问题是：我愿意有意识地走这条路，还是无意识地？清醒地，或者糊涂地？我要成为我的经验的前因，还是成为它的后果？

在你这辈子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你生活在你的经验的后果中。现在，你受到邀请，可以成为你的经验的前因。那就是有意识的生活。那就是所谓的清醒的行走。

正如我说过的，你们之中许多人已经走过很远的路。你们取得的进展不算小。所以你们不应该觉得你们活了这么多辈子“只”来到这里。你们当中有些已经是高度进化的生灵，有非常清晰的自我感觉。你们知道你们的现实身份，也知道你们的理想身份。此外，你们还知道那条从现实通往理想的道路。

那是个伟大的符号。那是个清晰的标志。

标志着什么呢？

标志着你们已经没有多少辈子可活。

那是好事吗？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的。它是好事，是因为你说它是好事。不久之前，你还只想停留在现在的生活里。如今你只想离开。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不久之前，你常常杀生——虫子、花草、树木、动物、人，如今你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滥杀无辜。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不久之前，你茫然地度日，仿佛你的生活没有目标。如今你认识到生活确实没有目标，除非你给它一个。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不久之前，你乞求宇宙带给你真相。如今你告诉宇宙你的真相。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不久之前，你追名逐利。如今你追求单纯而美好地成为你的自我。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而且不久之前，你怕我。如今你爱我，爱得称我为你的等辈。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标志。

哇噻……你让我心情大好啊。

你的心情应该大好才对。说话用上“哇噻”的人，心情是不可能糟糕的。

你真的很幽默啊……

幽默是我发明的！

是的，你已经说过啦。好吧，那么继续生活的理由是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人世间的情况就是如此。

准确无误。

那么我能问你吗——这条路会更容易走吗？

我亲爱的朋友啊——比你三辈子之前容易多啦，连我都说不出来容易

多少。

是的，是的——它变得更容易走。这么说吧，你忆起的越多，你能够经验的就越多，你所认识的也就越多。而你认识的越多，你忆起的就越多。这是个循环。所以，是的，这条路变得更容易走，更好走，甚至给你带来更多的乐趣。

但别忘了，这段旅途绝不是艰苦的跋涉。我说的是，你一直爱它的全部！每分每秒你都爱！啊，太美妙啦，这种叫做生活的东西！它是一段美妙的经验，对吧？

嗯，我猜应该是吧。

你猜？我还能让它变得更美妙吗？难道我没有容许你去经验一切吗？比如说泪水、欢乐、痛苦、高兴、欣喜、压抑、胜利、失败和平局？你还想要什么呢？

也许痛苦可以少一点。

如果你的痛苦减少，而智慧没有增长，那么你将会达不到目标，你将无法经验到无限的欢乐——那正是我的本质。

耐心点吧。你正在获得智慧。如今你无需付出痛苦也能获得的欢乐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非常好的标志。

你正在学习（忆起）如何没有痛苦地去爱，没有痛苦地去松手，没有痛苦地去创造，甚至没有痛苦地去哭泣。是的，你甚至还会没有痛苦地去痛苦，不知道你是否听懂我的话。

我想我听懂了。现在甚至更懂得欣赏自己的戏剧人生啦。我能够冷眼旁观，看着那些场景上演。甚至可以边看边笑。

确实如此。你不认为这就是成长吗？

我想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继续成长吧，我的孩子。继续变化。继续确定你接下来最理想的身份是什么。加油！加油！这是我们——你和我——为之奋斗的神的工作。所以请加油！

Chapter 10

我爱你，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也爱你。

Chapter 11

我想回到我提的那些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想知道更详细的解答。我知道，光是关系那个问题，我们就能写整本书。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得不到其他问题的答案啦。

将会有其他时刻，其他地方。甚至会有其他书籍。我与你同在。让我们继续吧。等后面有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关系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在生活中为何总是赚不到足够的钱？我的余生注定要如此穷困吗？是什么导致我无法实现我在这方面的全部潜能呢？

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只你一个，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

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自尊的问题，表明我缺乏自尊。我遇到过十几个新时代教师，他们说缺乏任何东西的根源总是在于缺乏自尊。

这是为了偷懒而把问题简化。你那些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你绝对不缺乏自尊。实际上，你毕生最棘手的任务是控制你的自我膨胀。有人说你之所以如此落魄，是因为你自视太高。

哎呀，你说对了，我又觉得尴尬和惭愧啦。

每次我说出有关你的事实，你总是说你感到尴尬和惭愧。尴尬是仍然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才会有反应。你要让你自己摆脱那种心态。不妨换个新的反应。不妨哈哈大笑。

好吧。

自尊不是你的问题。你被赐予大量的自尊。许多人都这样。你们都把自己看得很高，这是正常的。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尊不是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在于对富裕的原则缺乏理解，通常还要加上对“善”和“恶”的错误判断。

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请说。

你总是认为金钱是恶/坏的。你还总是认为神是善的。表扬你！因此，在你的思维系统里，神和金钱井水不犯河水。

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想这是真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这让事情变得很有趣，因为这让你很难从善的事物中得到金钱。

我的意思是，如果某件事物在你看来非常“善”，那么你会觉得它在金钱方面的价值很低。所以事物越“善”，它就越不值钱。

持有这种看法的并非你一人。你们的整个社会都这样。所以你们的教师收入微薄，你们的舞女日进斗金。你们的领袖的薪水跟体育明星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乃至他们觉得非得贪污受贿心理才能平衡。你们的神职人员食不果腹，而你们却宁可把钱花在那些从事娱乐行业的人身上。

请仔细想想。每种你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的东西，你们都绝对不愿意花大钱去得到。寻找治疗艾滋病良方的孤独科学家四处讨要研究经费，而那个写书讨论性交新招百式、并据此摄制了录像带和开办周末研讨班的女人却发了大财。

这种“全部颠倒着来”的作风是你们的积习，它源自错误的思维。

那个错误的思维就是你们对金钱的看法。你们爱它，然而却说它是万恶之母。你们仰慕它，然而却蔑称它为“阿堵物”。你们说有钱人身上散发着“铜臭”。如果有人确实因为做“善”事而变得富裕，你们马上就会产生怀疑。你们认为那是“错误的”。

所以，医生要么最好别赚太多钱，要么最好学会闷声发大财。至于内阁大臣——哇哦！她真的最好别赚太多钱（先假定你们愿意让“她”当上内阁大臣），否则肯定会引起大麻烦。

你明白了吧，在你的头脑中，选择了最高天职的人应该得到最低的报酬.....

嗯。

是的，知道“嗯”就对啦。你应该仔细想想。因为那个思维错得离谱。

我想没有错或对这回事。

确实没有。唯有对你有益的，和对你无益的。“对”和“错”是相对的词汇，当使用它们时，我指的其实是对你有益或者无益。在这个例子中，你的金钱思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你无益，不能让你得到你说你想要的东西。

别忘了，思维是创造性的。所以如果你认为金钱是恶的，同时又认为你自己是善的……嗯，你能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

尤其是你，我的孩子，这种人类特有的思维在你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绝大多数人并不像你这样认为这种矛盾是水火不容的。绝大多数人憎恶他们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们并不介意从中得到金钱。可以这样说吧，他们认为这是“恶”有“恶”报。但你热爱你在生命中日日夜夜的所作所为。你热爱那些你用来填满时间的活动。

因此，在你看来，获得大量的金钱作为你的劳动的回报，在你的思维系统里，是“善”有“恶”报，这是你万万不能接受的。你宁愿挨饿也不愿替纯粹的宗教服务收取“阿堵物”……仿佛你若收了钱，你的宗教服务便不再纯粹似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种对待金钱的好恶交织的态度。部分的你拒绝金钱，而部分的你则为缺乏金钱而怨憎。喏，宇宙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宇宙接收到你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所以你的财运时好时差，因为你对金钱时喜时厌。

你并没有坚定的立场，你不确定你的哪个想法才是真实的。宇宙只是台巨大的复印机。它制造的无非是许多你的思维的复印件而已。

改变的方法唯有一种。你必须改变你的金钱思维。

我怎么能够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呢？我的思考方式就是我思考的方式。我的思维、我的态度、我的观念并非短时间内形成的。我想它们必定是多年的经验、毕生的遭遇的后果。关于我的金钱思维，你说对了，但我如何才能改变它呢？

这也许是本书中最有意思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普通的创造方法是一个涉及到思维、话语和行为或行动的三步过程。

首先是思维；成形的观念，最初的概念。然后是话语。大多数思维最终将它们自身转换为话语，话语通常是被写下的或者被说出的。这赋予思维附加的能量，将其推向世界，引起别人的关注。

最后，话语有时候会被付诸行动，到时你们就会拥有你们所谓的后

果，某种完全始于思维的物质世界的现象。

人造世界中围绕着你们的一切都是以这种方式——或者其他大同小异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创造的三种核心要素都被派上了用场。

但现在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诱发思维呢？

是的，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如果不改变他们的某些诱发思维，就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改变根基思维或者诱发观念的最快捷方法是颠倒思维-话语-行动的过程。

请你解释。

采取你想要拥有的新思维所指涉的行动。然后说出你想要拥有的新思维所指涉的话语。经常这么做，做得足够多之后，你将会训练头脑以新的方式思考。

训练头脑？那不就是精神控制吗？那不就是洗脑吗？

你以为你头脑中现在拥有的这些思维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你还不明白你现在的观念是世界灌输给你的吗？你的头脑由你来控制难道不比由世界来操控好太多了吗？

去思考你想要思考的思维难道不比去思考别人的思维好得多吗？拥有创造性的思维难道不比拥有反射性的思维好得多吗？

然而你的头脑充塞着反射性的思维——来自别人的经验的思维。在你的思维中，源自你自我制造的资料很少，源自你自我制造的偏好就更少啦。

你关于金钱的根基思维便是最主要的例证。你的金钱思维（金钱是坏的）直接有悖于你的经验（有钱真是太好啦！）。所以你不得不搪塞和欺骗你自己，说你的经验是错误的，这样才能维护你的根基思维。

这种思维在你头脑中根深蒂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金钱观念也许是不准确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到一些自我制造的资料。这样我们就能够改变根基思维，使它变成你的根基思维，而不是别人的。

顺便告诉你吧，关于金钱，你的根基思维还有另外一个，这我刚才没提到。

那是什么？

那就是不够多。实际上，对于一切，你都有这个根基思维。世界上的钱不够多，时间不够多，爱情不够多，食物、水和同情不够多……总之好东西统统不够多。

人类特有的这种“不够”意识创造和反复创造了你如今看到的这个世界。

好吧，那么我有两个关于金钱的根基思维——诱发思维——有待改变。

至少两个啊。也许还不止。让我们来数数。金钱是恶的……金钱是稀缺的……从事神的工作也许得不到金钱回报（这是你最大的根基思维）……没有不劳而获的金钱……金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实际上，它会）……金钱使人堕落。

看来我要做的事情还不少呢。

是的，如果你不高兴你的金钱状况的话，那确实是。另外，关键是要理解你不高兴你的金钱状况，是因为你不高兴你的金钱状况。

有时候你说话很深奥哦。

有时候你显得很笨哦。

喂，在这里你可是神。你为什么不说得更为通俗易懂呢？

我已经说得够通俗易懂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我理解的话，你为什么干脆促成我理解呢？

我真正想要的，就是你真正想要的——不多不少正正好。难道你不明白那是我赐予你的最佳礼物吗？如果我想要你拥有某些你不想拥有的东西，乃至促成你去拥有它，那么你的自由选择在哪里呢？如果我勒令你必须成为什么人，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你怎么算得上是创造性的生灵呢？我的欢乐在于你的自由，并不在于你的服从。

好吧。你刚才说，我不高兴我的金钱状况，是因为我不高兴我的金

钱状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认为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这个思维是负面的，那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你必须找到办法来打破这个循环。

你目前的经验绝大部分建基于你从前的思维。思维导向经验，经验导向思维，思维导向经验。如果诱发思维是欢乐的，那么它能产生永无止境的欢乐。如果诱发思维是痛苦的，那么它能够而且确实产生持续不断的痛苦。

诀窍在于改变诱发思维。我准备向你展示怎样才能做得到。

好啊。

谢谢你。

首先是颠倒思维-话语-行动的模式。你记得那句“三思而后行”的谚语吗？

记得。

嗯，忘了它吧。如果你想要改变根基思维，你必须先行而后思。

例如：你正沿着某条街道走动，遇到有位老太太向你索要硬币。你意识到她是个度日如年的乞丐。你立刻认识到，你身上虽然没有多少钱，但终究可以分点给她。你最初的冲动是给她一些零钱。部分的你甚至已经准备伸进口袋，去摸那几张小额钞票——给她一张一块的，甚至是一张五块的。管他娘的，让她高兴吧。让她振奋起来。

接着，思维出现了。什么？你疯了吗？我们今天只有七块钱可以用来过日子！你居然想给她五块？所以你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掏出一块的那张。

思维又来了：喂，喂，走吧。你又没多少钱，怎么可以乱给呢！天哪，给她几个硬币就好啦，我们快走吧。

你很快伸手进别的口袋，想要掏出几个硬币。你的手指只摸到五分和一角的硬币。你觉得很尴尬。你自己丰衣足食，在这里怎么好意思只给这个一无所有的可怜女人分币和毫币呢。

你匆忙地想要找到一两个二毫五分的硬币。哦，有一个，藏在口袋深处。但这个时候你已经微笑着从她身旁走过，再走回去已经太迟啦。

她什么都没得到。你也什么都没得到。现在你并没有体会到富足和分享带来的欢乐，而是觉得自己像那女人一样可怜。

你为什么不爽快地给她那张钞票呢！那是你最初的冲动，但你的思维拦住了你。

下次记得先行而后思。把钱给掉。给出去！你已经有钱了，而且会有更多的钱。这是唯一区分你和那个乞讨老太太的思维。你非常清楚会有更多的钱，而她并不知道。

当你想改变某个根基思维，请根据你拥有的新观念去行动。但你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你的头脑将会在你认识到那个观念之前就将其杀死。我是说真的。那个观念，那个新的真相，将会在你尚未有机会认识它之前就死去。

所以当机会来临，请抓紧行动，如果你足够经常地这么做，你的头脑会很快获得那个观念。它将会变成你的新思维。

哦，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新思维运动提倡的不就是这个吗？

就算不是也应该是。新思维是你唯一的机会。它是你唯一的真正机会，让你能够向你的真实身份进化和增长，能够让你获得你的真实身份。

此刻你的头脑充塞着陈旧思维。这些思维不仅陈旧，而且绝大多数来自别人。是时候改变你的某些思维啦。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进化的一切含义。

Chapter 12

我为什么不能去做我在生活中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又能解决生计问题呢？

什么？你是说你真的想要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同时还能赚到养命钱吗？老兄，你 这是在做梦！

什么？.....

跟你开玩笑啦——只是猜猜你心里的想法而已。你知道吗，这是你 一贯的想法。

这是我一贯的经验。

是的。好啦，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论过许多次。有些人通过从事他们热爱的工作谋生，他们坚持从事他们热爱的工作。他们绝不放弃。他们永不屈服。他们断定生活不敢不让他们从事他们热爱的工作。

但还有个因素也应该被提及，因为绝大多数人在理解终生事业时忽略了这个因素。

那是什么？

存在和行在是有区别的，绝大多数人侧重于后者。

他们不该如此吗？

问题不在于“应该”或者“不该”。只在于你选择了什么，以及你如何才能得到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的是和平、欢乐和爱，那么你借由你所行之事得到的将寥寥无几。如果你选择的是幸福和知足，那么你于行在的道路上所能找到的将微乎其微。如果你选择的是与神的团聚、最高的认识、深深的理解、无尽的慈悲、完整的意识和绝对的满足，那么你通过你所行之事获取的将屈指可数。

换句话说，如果你选择的是进化——你的灵魂的进化，那么你将无法通过你的身体的世俗活动来得到你的选择。

行在 是身体的功能。存在 是灵魂的功能。身体总是在行某些事。它无时无刻不在做某些事。它从不停止，永不休息，持续不断地在行某些事。

它所行之事，要么符合灵魂的旨意，要么违背灵魂的命令。你的生活的质量便依据这两种情况而定。

灵魂是永远的存在。它是自在的存在，不随身体之行而改变，不因身体之行而存在。

假如你认为你的生活目标在于行在，那么你便无法理解你的目标。

你的灵魂并不关心你行什么事 来谋生——等到你的生命结束时，你亦将不会关心。你的灵魂只关心行事时的你的存在，无论你行的是什么事。

灵魂追求的是存在的状态，不是行在的状态。

灵魂想要成为什么呢？

我。

你？

是的，我。你的灵魂 就是我，它认识到这一点。它所行之事，皆是为了经验 到这一点。而它所忆起的是，拥有这种经验的最佳办法是别做任何事。别去做，而去成为。

成为什么呢？

你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快乐。悲伤。孱弱。强壮。欢欣。怨恨。明察。盲目。善。恶。雄。雌。随便你。

我是说真的。随便你。

这太深奥啦，但和我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找到的是一种通过从事我喜爱的工作来维生、来活下去、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的方法。

争取成为你想要成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赚了许多钱，其他人则两手空空——而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是什么造成这种区别呢？

有些人的技艺比其他人精熟。

这是第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现在我们要谈论的是两个技艺同等精熟的人。这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成绩都名列前茅，都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都知道如何游刃有余地使用他们的工具——然而仍有个过得好，有个过得差，有个腰缠万贯，有个穷困潦倒。那是什么缘故呢？

地点。

地点？

曾经有人告诉我，要开始经营新的生意，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三个——地点、地点、地点。

也就是说，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而是“你想要在哪里”。

正是如此。

这好像回答了我的问题。灵魂只关注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你要去的是一个叫做怕的地方，还是一个叫做爱的地方呢？当你遭遇生活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呢？你又来自哪里呢？

喏，说到那两个水平相当的工人，其中有个获得成功，另外那个则没有，原因不在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的性格。

前者在她的工作中是豁达的、友好的、热情的、乐于助人的、体贴入微的、活泼自信的，甚至是欢乐的；而后者在她做事的时候则是封闭的、客套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暴躁易怒的，甚至是怨憎的。

现在假定你要选择的是更为高尚的存在状态，假定你要选择的是善、同情、怜悯、理解、仁恕和爱，假定你要选择的是神性，那么你将会经验到什么呢？

我告诉你吧：

存在吸引存在，而且制造经验。

你来这个星球并非为了给你的身体制造什么东西。你来这个星球是为了给你的灵魂制造某些东西。你的身体仅仅是你的灵魂的工具。你的精神是令身体运作的动力。所以在这里拥有的是一件强大的工具，你要用这件工具去创造，去满足灵魂的欲望。

灵魂的欲望是什么呢？

这你都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我在问你呢。

我不知道啊，我在问你呢。

这样问来问去永远得不到答案。

是啊。

等等！刚才你说过，灵魂想要成为你。

是这样的。

那么，那 就是灵魂的欲望啦。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的。但它想要成为的这个我非常复杂，有非常多的维度、非常多的感觉、非常多的面相。我的面相有百万个。十亿个。千亿个。你明白吗？它们是污秽和高尚、小和大、空洞和圣洁、邪恶和神圣。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我明白……还有上与下、左与右、此与彼、前与后、善与恶……

确凿无误。我是起点和终点。这不仅仅是一句妙语或善言。这是表达了真相的句子。

所以，既然想要成为我，灵魂要完成的任务极其艰巨，它必须去选择那些难以计数的存在状态。这也是它此刻正在做的事情。

选择存在的状态吗？

是的——然后制造各种合适而完美的条件，并在其中创造对那种存在状态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你所遭遇的事以及你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符合你的最高利益的。

你是说我所有的经验，不仅包括我所做的事，也包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全都是由我的灵魂创造出来的吗？

毋宁说灵魂引领你找到合适而完美的机会，让你能够分毫不差地经验到你早就计划好要经验的东西。你在现实中经验到的东西取决于你。

它要么是你早就计划好要经验的东西，要么是别的东西，依据你的选择而定。

我为什么会选择某些我不希望经验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啊。你为什么会呢？

你是说有时候灵魂想要某件东西，而身体或者精神想要其他东西吗？

你说呢？

但身体或者精神怎么能够压倒灵魂呢？灵魂不总是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东西吗？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你的灵魂寻求的是那个光辉的时刻，到那时候，你将会有意识地察觉到它的各种欲望，并且欢乐地与这些欲望合而为一。但灵魂永远、永远不会将它的欲望强加于你当前的身体或精神。

圣父不会将其意志强加于圣子。那么做将会违背他的本性，所以那是绝不可能的。

圣子不会将其意志强加于圣灵。那么做将会违背他的本性，所以那是绝不可能的。

圣灵不会将其意志强加于你的灵魂。那么做将会违背圣灵的本性，所以那是绝不可能的。

这些绝不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精神常常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身体——而且如愿以偿。同样地，身体往往试图控制精神——而且通常获得成功。

然而身体和精神联合起来丝毫不能控制灵魂——因为灵魂完全没有需要（身体和精神就不同啦，它们有太多的需要），所以总是任由身体和精神为所欲为。

实际上，灵魂不会采取其他方法——原因在于，如果这个化身为你的实体想要创造从而认识它的真实身份，它必须做出有意识的抉择，而非只是无意识地服从。

服从不是创造，因而永远不能产生救赎。

服从是反应，而创造是纯粹的选择，不受任何控制的选择，不应任何要求的选择。

纯粹的选择通过纯粹地创造出此刻的最高观念而产生救赎。

灵魂的功能是指出 其欲望，而非强加 其欲望。

精神的功能是从其各种选项中做出选择。

身体的功能是执行 精神做出的选择。

当身体、精神与灵魂和谐地、整齐地共同进行创造时，神就会化为肉身。

到时灵魂就能够在它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其自身。

到时天堂将会欢腾。

现在，就在此刻，你的灵魂再次创造了机会，让你能够成为你需要成为的人，让你能够做你需要去做的事，让你能够拥有你需要去拥有的东西，之后你将会认识到你的真实身份。

你的灵魂已经引领你看到你此刻正在阅读的文字——正如它曾经引领你看到那些包含了智慧和真相的文字那样。

现在你将会做些什么事呢？你将会选择成为什么人呢？

你的灵魂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观察着，正如它曾经许多次做过的那样。

你的意思是，我选择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在尘世是否成功（我仍然想要谈论我的职业），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不关心你在尘世是否成功，只有你才关心。

其实如果你经过很长的时间而达到某种存在的状态，你在尘世所做的事情想不获得成功都难。然而你要担心的并非“过日子”。真正的大师是那些选择过生活而非过日子的人。

某些存在状态确实能够让你得到极其富足、完满、美妙和珍贵的生活，乃至你将不会再关心尘世的美好和尘世的成功。

生活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旦你不再关心尘世的美好和尘世的成功，它

们对你来说反而变得唾手可得。

请记住，你无法拥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经验你拥有的任何东西。

我无法拥有我想要的东西？

是的。

你说过了，在我们的对话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以为你一直在跟我说我能够拥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你说过“只要你想，只要你相信，我便会满足你的心愿”之类的话。

这两者之间并不自相矛盾。

是吗？我觉得它们很矛盾啊。

那是因为你尚未觉悟。

好吧，我承认。所以我才要跟你对话啊。

我愿意向你解释。你无法拥有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想要某样东西这个行动本身让这样东西离你而去，我在第一章就说过了。

嗯，可能你早就说过，但是我被你说的话搞糊涂啦。

尽量去理解吧。接下来我会详细备至地重述一遍。你要争取融会贯通。让我们回到你确实能理解的那个道理：思维是创造性的，对吧？

对的。

话语是创造性的，明白吗？

明白。

行动是创造性的。思维、话语和行动是创造的三个层面。还能理解吗？

能啊。

很好。现在让我们来谈论“尘世的成功”，因为这是你一直在谈论、在追问的话题。

太好了。

喏，你真的有“我想要尘世的成功”这个思维吗？

有时候是的。

你有时候也有“我想要更多的钱”这个思维吧？

是的。

所以你既得不到尘世的成功，也得不到更多的钱。

为什么 得不到 啊？

因为宇宙没有其他选择，唯有将你关于它的观念直接呈现给你。

你的思维是“我想要尘世的成功”。你明白的，思维的创造力量极其灵验。你的话语便是它的命令。你明白吗？

那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更多的成功呢？

我说过，你的话语是它的命令。现在你的话语是，“我想要成功”。宇宙说：“好啊，那你要吧。”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

那你这么想吧。“我”这个字是启动创造之引擎的钥匙。“我是”这两个字的动力是极其强劲的。它们是对宇宙的宣言。是对宇宙的命令。

只要是“我”这个字（它能召来伟大的我）后面跟着的，不论是什么，必定会在物质实在中显现。

因此“我”加上“想要成功”产生的结果是你缺乏成功。“我”加上“想要金钱”产生的后果是你缺乏金钱。这无法产生其他后果，因为思维和话语是创造性的。行动也是创造性的。如果你在行动中也表现出你想要成功和金钱，那么你的思维、话语和行动便取得一致，你必定会拥有这种匮乏的经验。

你明白了吗？

明白！我的神啊——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啦！你是个非常强大的创造者。现在假定你曾有过某个思维，或

者做过某个声明，只是偶尔一次，比如说在愤怒或沮丧的时候，那么你不太可能会把这些思维或者话语转变为现实。所以你无须担心“去死吧！”或者“见鬼去！”，或者其他你有时想到或说出的不那么好的事。

那要谢谢神啦。

别客气。但是，如果你重复某个思维，或者反复地说出某句话——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几十次、上百成千次——你知道那样的创造性力量有多大吗？

思维和话语被反复表达之后，就会被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被推出来。它会在外在世界中实现。它会变成你的物质实在。

那真悲惨。

那正是经常出现的结果——悲惨。你们热爱悲惨，你们热爱这戏剧人生。你们的生活必定是悲惨的，除非你们不再这么热爱。等你们进化到一定程度，你们将不再热爱这戏剧人生，不再热爱你们一直在经历的“故事”。到时你们就会决定——主动地选择——去改变它。只不过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现在你知道啦。要改变你的现实，只要停止那么想就可以了。

就我们谈论的话题而言，你不要想“我想要成功”，而是要想“我拥有成功”。

我觉得这像是在说谎。我要是说出那句话，那就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的头脑会大叫：“你在胡说什么啊！”

那么换个你能够接受的思维。“我就要成功啦”，或者“我必定会成功”。

看来这是新时代教派的宣言式练习所蕴含的诀窍。

如果宣言只是声明你想要什么成为现实，那么它们是不会奏效的。唯有当宣言声明的是某种你已经认识到的现实情况时，它们才会奏效。

最佳的所谓宣言是表达感激和谢意的声明。“谢谢你，神，谢谢你给我的生活带来成功。”这个观念，在被思维、说出和付诸行动之后，将会产生神奇的结果——前提是它来自真正的认识，不是来自想要产生结果的尝试，而是来自认识到结果已经被制造出来的意识。

耶稣就有这种清醒的意识。施行每个奇迹之前，他都会预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想过不要心怀感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宣言不会变成现实。他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

他非常清楚 他的身份和他与我的关系，所以他的所有思维、话语和行动都反映了他的意识——正如你的思维、话语和行动也都反映了你的意识……

如果生活中有某样你选择来经验的东西，别“想要”它——去选择它。

你不是想选择尘世的成功吗？你不是想选择更多的金钱吗？很好。选择 它吧。真心地去选择。完整地去选择。别三心二意地去选择。

然而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你不再关心“尘世的成功”，请你不要惊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每个灵魂的进化都会达到某个时刻，到时最受到关注的不再是物质身体的生存，而是灵魂的增长，不再是尘世的成功获得，而是自我的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尤其是在起初，因为寄居于身体中的实体现在认识到它无非是身体中的存在，而非身体的存在。

到了这个阶段，在这个逐渐增长的实体达到这种意义上的成熟之前，通常会出现一种不再以任何方式关心身体的事务。灵魂十分兴奋它终于要被“发现”了！

精神放弃了身体，以及所有与身体有关的事务。一切都被忽略。各种关系被搁置。家庭消失了。工作变得无关紧要。账单也不付了。身体本身甚至很长时间没有进食。现在这个实体的全部注意力都对准了灵魂，和灵魂的事务。

这可能使得该存在的日常生活出现很大的个人危机，尽管精神感受不到任何创伤。它将会沉醉在极乐之中。其他人会说你精神错乱，失去了精神——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确实如此。

发现生活与身体无关这个真相可能创造出另一种失衡。原来实体在行动中表现得仿佛身体就是一切，可是现在它在行动中表现得身体根本不重要。这当然也是失实的——实体很快（有时候会很痛苦）地忆

起这一点。

你是三合一的存在，由身体、精神和灵魂构成。你永远是三合一的存在，而不仅仅当你生活在地球上时才是。

有人认为死亡时身体和精神被遗弃。身体和精神并没有被遗弃。身体改变了形状，遗弃了它最累赘的部分，但永远保留它的外壳。精神（别与大脑混淆）也随你而去，联合灵魂和身体，变成三维的或者三相的能量块。

假如你选择继续经验这种你称为地球上的生活的机会，你的神圣自我将会再次将其真实的维度分解成你所谓的身体、精神和灵魂。实际上你是一种能量，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属性。

当你开始在地球上寄居于新的物质身体，你的虚体（这是某些人的叫法）降低它的振动频次，将它自身的振动由快得看也看不清的频率降低到能够产生物质的频率。这种实在的物质是由纯粹的思维创造出来的——是由你的精神、由你那三合一的存在中较高的精神面相创造出来的。

这种物质是百千万亿兆个不同的能量单位凝聚而成的巨块——由你的精神所控制……你真是个精神控制大师！

由于这些细微的能量单位已经散发出它们的能量，于是它们遭到身体的抛弃，而精神同时又创造出新的能量单位。这是由精神利用它关于你的真实身份的持续思维而创造出来的！可以这么说，虚体“捕捉”到这个思维，并降低了更多能量单位的振动频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将它们“固化”），于是这些能量单位变成了物质，变成了你的新物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每隔几年就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你和几年前的你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你出现了有关疾病（或者持续的愤怒、憎恨和各种负面因素）的思维，身体将会把这些思维转化为物质的形式。人们将会看见这种负面的、病态的形式，他们将会说：“这是什么物质？”他们不会知道他们的问题有多么切中肯綮。

灵魂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时时刻刻观察着这整出戏剧的上演，它永远记得你的真实身份。它永不忘记那张蓝图，那原初的计划，那最早的观念，那创造性的思维。它的任务是提醒你，让你可以再次忆起你的身份，然后选择你现在的理想身份。

创造与经验、想象与落实、认识未知与成为未知就以这种方式永远地、无尽地循环往复。

真的啊！

是的，就是这样。对了，有待解释的还有很多。太多了。多得用一本书讲不完——甚至用一辈子也可能讲不完。然而你已经开始，这很好。只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是你们的伟大教师莎士比亚说过的：“天上人间的事，赫拉修，比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多得多。”

我能问你几个这方面的问题吗？比如，你说死亡之后，精神随我而去，这意味着我的“人格”跟着我吗？到了阴间我会知道我曾经有过的身份吗？

会的……到时你会记得你有过的所有身份。到时你将会全都想起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想起来对你有好处。可是现在，在此刻，想起来对你没有好处。

至于今生，到时会不会有“账簿”，会不会算账？

你所谓的阴间没有评判。甚至你也不被允许评判你自己（因为你在今生对你自己太过挑剔和苛刻，你必定会给你自己很低的分数）。

不会的，到时不会有账簿，不会有人对你表示赞赏或者指责。唯有人类才喜欢评判，而且因为你们喜欢，你们认为我也必定喜欢。然而我并不喜欢——而这是你们不能接受的伟大真相。

可是呢，阴间虽然没有评判，但有机会让你回顾你在今生一切有过的思维、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然后根据你的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去决定那是否是你愿意再次选择的。

东方有种神秘的教派叫做伽摩教，根据其教义，在死亡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经验有过的每个思维、说过的每句话语，做过的每个行动，但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而是站在所有受影响的其他人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业已经验过我们从前思考、说话、行动时的感受，现在我们要经验的是其他人在所有这些时刻的感受，而且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决定是否将要再次去想、去说和去做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在今生之后的生活神奇得无法在这里用你能理解的言语来进行阐述——因为那种经验发生在其他维度，并且真的不能用话语这种受到极大限制的工具来予以描绘。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将有机会重新审视你

现在的这种生活，到时你将不会有痛苦，不会感到害怕，也不会遭到审判，你将会确定你对在这里的经验有什么感受，并且决定你将从那里去往什么地方。

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将会决定回到这里，回来这个固体和相对的世界，以便能够有其他机会去经验你们在这个层次上对你们的自我所做的决定和选择。

而其他少数人将会带着不同的使命回来。你们将会重新变成固体和物质，为的是实现灵魂的目标：带领其他灵魂摆脱固体和物质。在地球上，在你们之间，总有那些已经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你能一眼就把他们认出来。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们回到地球的用意仅仅是帮助别人。这是他们的欢乐。这是他们的欣喜。他们别无所求，只想服务别人。

你不可能错过这些人。他们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数比你想象的要多。你很可能就认识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人。

我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如果你不得不问，那么你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从来不提问题。他们没有什么要问的。

我的孩子，你在今生是信使。是先知。是传道者，真相追随者，通常也是真相传播者。这已经够你忙一辈子啦。快乐点吧。

我确实很快乐啊。但我总是希望能够更加快乐！

是的！你会的！你总是希望更加快乐！这是你的本性。永远追求更加快乐是神圣的本性。

所以，去追求吧，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追求。

现在我想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开始这段对话时你提出的问题。

尽管去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别做其他事情！你的时间太少了。你怎么会想到要浪费时间做某些你不喜欢的事情来谋生呢？那算什么谋生啊？那不叫谋生，那是谋死！

如果你说，“可是，可是……我有其他人需要照顾……有几张嘴要吃饭……有个依赖我的配偶……”我将会回答：如果你顽固地认为你的生活只跟身体正在做的事情有关，那么你就尚未理解你来到这里的原

因。反正去做些令你高兴的事情吧，去做些表明你的身份的事情。

然后你至少能够不再对那些你认为阻碍你得到欢乐的人感到怨恨和愤怒。

你的身体正在做的事情不应受到贬低。那是重要的。然而其重要性却与你想象的不同。身体行动的初衷是成为某种存在状态的反映，而非成为获得某种存在状态的尝试。

在事物的真正秩序之中，人们不会为了感到快乐而去做某件事——人们感到快乐，于是去做某件事。人们不会为了拥有同情心而去做某些事，人们有了同情心，于是采取特定的行动。对于高度清醒的人来说，灵魂的决定先于身体的行动。唯有糊涂的人才会试图通过身体正在做的事情来制造灵魂的状态。

这就是“你的生活与你的身体正在做的事情无关”那句话的含义。然而，你的身体正在做的事情确实反映了你的生活的本质。

这也是神圣的二元论。

可是，就算你别的什么都不懂，也千万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有权利快乐，不管你是否孩子，是否有配偶。去追求快乐！去找到快乐！到时你将会拥有欢乐的家庭，不管你赚没赚到很多钱。如果你的家人并不感到快乐，如果他们离你而去，那么怀着爱让他们走，让他们去追求他们的快乐。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已经进化到再也不关心身体的事情的境界，那么你甚至能够更加自由地去追求你的快乐——人世也将会变成天堂。神说感到快乐是好事——是的，甚至在工作中感到快乐也是好事。

你的生活任务是声明你的身份。如果某件事不符合你的身份，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你以为你必须做吗？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必须做的。

如果你的身份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幸福来养家糊口的男人”，那么热爱你的工作吧，因为它有助于你在现实中创造出关于你的自我的声明。

如果你的身份是“一个为了承担她眼里的责任而从事她所厌恶的工作的女人”，那么热爱、热爱、热爱你的工作吧，因为它完全符合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自我观念。

所有人都能够热爱任何事情，只要他们明白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没有人会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

Chapter 13

我要怎样才能解决那些我遇到的健康问题呢？我前三辈子饱受许多慢性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为什么在 今生 还不消失呢？

首先，让我们来搞清楚一件事。你爱它们。反正你爱大多数疾病。你曾经出色地利用它们来获得自怜的感觉和别人的关注。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你才不爱它们，那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严重。比你创造它们时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

现在让我们来谈论一个你或许已经认识的道理：所有疾病都是自我创造的。现在连最传统的医生也明白人们是如何导致他们自己患上疾病的。

绝大多数人无意识地这么做。（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觉得疾病是某种落在他们身上的东西，而非某种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行动——不仅限于健康的问题及后果——是无意识的。

人们吸烟，却奇怪他们为何会患上癌症。

人们吃下动物和脂肪，却奇怪他们的血管为何会变窄。

人们终生怒气冲天，却奇怪他们为何会得心脏病。

人们争强好胜——无情地打压对手，背负巨大的压力——却奇怪他们为何会中风。

较为隐晦的真相是，绝大多数人的死是他们自己的忧虑引起的。

忧虑差不多是最糟糕的精神活动——仅次于怨恨，怨恨会给自我造成极大的破坏。忧虑是毫无意义的。它被浪费的精神能量。它还会创造伤害身体的生化反应，制造种种病痛，小至消化不良，大至心肌梗塞，以及其他许多不大不小的疾病。

只要忧虑 终结，健康几乎马上就会得到改善。

忧虑是精神在不理解它和我的关系的情况下才有的活动。

怨恨是破坏力最厉害的精神状况。它毒害身体，而且它的效应是真正无法逆转的。

怕是你的本质的对立面，所以它会对你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造成否定性的影响。怕是被放大的忧虑。

忧虑、怨恨、怕——再加上它们的各种变体：烦恼、痛苦、焦躁、贪婪、刻薄、挑剔和仇恨——统统在细胞层面上袭击身体。在这些精神状况之下，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可能的。

自大、自恋和自私也同样——虽然程度较低——会导致身体疾病，或者令人不自在。

所有的疾病首先都是在精神中被创造出来的。

那怎么可能呢？那些受到别人传染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感冒或者艾滋病？

你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情起初都只是一个思维。思维就像磁铁，将各种效应吸向你。思维并不总是像“我就要染上可怕的疾病”这么明显，这么一目了然地表明原因。思维可能（通常）比这个微妙得多。（我没脸活了！）（我的生活总是很糟糕。）（我是失败者。）（神将会惩罚我。）（我憎恶和厌倦了我的生活！）

思维是非常微妙然而又极其强大的能量形式。话语则是较不微妙、较为固定的能量形式。行动是三者中最为固定的能量形式。行动是以笨重的物质形式出现并处在笨拙的运动过程中的能量。当你思考、说出和执行某个否定性的概念，比如“我是失败者”，你便释放出极大的创造性能量。你最终只得了感冒倒是奇迹。那是最轻微的后果啦。

否定性的思维若是进入物质的形式，那么它们造成的后果就很难逆转。并非不可能，但是非常困难。那要依靠怀着极度坚定的信心的行动。那需要异常坚定地相信宇宙的正面力量——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神、女神、第一推动者、首要力量或者第一动因等等。

神医就有这样的信仰。那是跨进了绝对认识的信仰。那些神医认识到你在如今的这一刻 本应是完整的、完美的。这种认识也是思维——非常强大的思维。它的力量足以挪动山丘，移动你体内的分子就更不在话下啦。所以神医能够妙手回春，即使他们与病人隔着遥远的距离。

思维不受距离限制。思维能够在瞬间周游世界，踏遍寰宇。

“只要你说出那句话，我的仆人就将会痊愈。”恰好在那一刻，甚至在那句话被说完之前，仆人果然痊愈了。这就是那个百夫长的信仰。

然而你们全都患了精神的麻风病。你们的精神遭到否定性思维的蚕食。其中有些来自他人，但大多数确实是你们自己凭空杜撰——捏造——出来的，你们拥有这些思维的时间可达几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

.....而你们奇怪你们为何会生病。

通过解决你们思维中的问题，你们可以，用你的话来说，“解决某些健康问题”。是的，你们能够治愈某些你们已经获得（给你们自己带来）的病情，也可以预防病情加重出现的新问题。你们只需要改变你们的思维便可做到这一点。

还有——我讨厌提出这个建议，因为神说这样的话未免太俗气了，但是——看在神的分上，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总是糟践你的身体，对其不理不睬，直到你怀疑它就要出毛病。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采取预防性的维护措施。你把你的轿车照顾得比你的身体还要好——这可不是在胡说八道。

你非但没有通过常规检查、每年一次全身体检来预防大病，没有按时服用医生所开的药物（你去找医生帮忙，却又不用她开的药，你去找她干什么呢？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而且你还极其错误地对待你的身体，在没去看医生的时候什么也不做！

你没有锻炼身体，所以它变得越来越松弛，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被使用而变得虚弱。

你没有适当地为身体提供营养，所以它变得更加虚弱。

然后你还用各种毒素、毒品和披着食物外衣的最荒谬的物质来喂它。尽管如此，它仍为你转动，这台神奇的机器依然吃力地前进，勇敢地迎着这种正面的攻击向前冲。

太可怕了。你要求你的身体在其中生存的环境太可怕了。但你不愿意去改变那种环境。你将会读到这本书，后悔莫及地点头表示同意，然而又继续虐待你的身体。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敢问呢。

因为你没有生活的意愿。

这好像是很严厉的控诉。

这既不严厉，也不是控诉。“严厉”是个相对的词汇，是你们施加于词汇的判断。“控诉”指涉的是犯罪，“犯罪”指涉的是错误的行为。这里并没有涉及到错误的行为，所以没有犯罪，也没有控诉。

我只是说出了真相。与所有说出真相的句子相同，这个句子也有唤醒你的性质。有些人并不喜欢被叫醒。绝大多数人不喜欢。绝大多数人宁愿沉睡。

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是如今这种境况，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梦游者。

至于我说的那句话，哪点听起来是虚假的呢？你没有生活的意愿。至少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假如你跟我说你刚才已经“顿悟”，我将会重新评估我对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的预言。我承认我的预言是建立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之上的。

.....我说这句话的初衷也是为了唤醒你。有时候，当某个人睡得特别沉，你不得不轻轻地摇晃他才能把他叫醒。

我曾看到你过去没有生活的意愿。现在你也许会予以否认，但这次你的行动打败了你的话语。

如果你在生活中曾经点燃一根香烟——更别说你曾有二十年每天抽一包——你便没有生活的意愿。你并不关心你的行为给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我十年前就戒烟了！

你是在对你的身体实施了二十年的酷刑之后才戒的！

如果你曾经让酒精进入你的身体，你便没有生活的意愿。

我喝酒很适量的。

身体不是用来吸收酒精的。酒精会损害精神。

但耶稣也喝酒啊！他去参加婚礼，把白水变成了美酒！

谁说耶稣完美无缺了？

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喂，你生我的气了吗？

不是啦，我才不敢生神的气呢。我的意思是，那样未免也太放肆了，对吧？但我想我们在这个话题上扯得太远了。我的父亲跟我说过：“凡事适可而止。”我想关于喝酒，我还是要适量地喝的。

身体可以较为轻易地从中等程度的虐待中康复。所以你父亲说的那句话是有用的。不过呢，我还是原来那句话：身体不是用来吸收酒精的。

可是甚至某些药物也含有酒精！

我不去管你们所谓的药物。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你真是顽固，对吧？

喂，真相就是真相。如果有人说“喝点酒不会伤害你”，考虑到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我将会不得不同意这句话。这不会改变我刚才说的真相。这只会让你忽略它。

然而你想想这个。当前，你们人类身体的使用期通常在五十年到八十年之间。有些更长一些，但不是很多。有些在更短的时间内报废，但不算太多。你能同意我的看法吧？

能，这个没问题。

好啊，那么我们的讨论拥有很好的起点啦。刚才我说我能同意“喝点酒不会伤害你”这句话时，我补充了“考虑到你现在所过的生活”这个条件。你知道吗，你们人类似乎很满意你们现在所过的生活。但是生活，你知道了也许会很吃惊，本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度过。而你们身体的设计使用期要比现在长久得多。

真的吗？

是的。

那是多长久呢？

无限长久。

什么意思？

我的孩子，这话的意思是，你们的身体是被设计好要永远使用的。

永远？

是啊。比永远更久远。

你是说我们不会死亡吗？

你们确实不会死亡。生命是永恒的。你们是长生的。你们确实不会死亡。你们只是改变了形式。其实你们连形式也不用改。决定要改的是你们，不是我。我让你们的身体能够永久地存在。你真的认为神的本事，我的本事，只能够让人类的身体使用六七十年，也许八十年就报废吗？你以为我就这么点能力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真的……

我设计你们的奇妙身体，是为了让它永远存在！最初，你们确实没有痛苦地生活在你们的身体之内，也从不怕你们现在所谓的死亡。

在你们的宗教神学中，你们将你们关于最早这些人类的分子记忆象征化，称他们为亚当和夏娃。实际上，最初那批人类当然不只两个人。

我原本的观念是，让你们这些神奇的灵魂拥有机会，能够通过肉身相对的世界上获得的经验，认识到你们的自我便是你们的真实身份——这是我在本书中已经反复地解释过的。

落实这个观念的办法是，降低所有振动（思维形式）的快得难以言喻的速度，从而制造出物质——包括你们称为肉身的物质。

在你们现在称为数十亿年的瞬间，生命通过一系列步骤完成了进化。在这个神圣的时刻，你们从海洋——也就是生命之水——走出来，登上了陆地，并变成你们现在拥有的形状。

原来那些进化主义者是对的！

我觉得你们人类真是太搞笑了，总是有这种把所有事物划分为对和错的需要，实际上，你们这种做法给我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乐趣。你们从来没想到，你们贴这些标签，只是为了便于你们定义物质——以及你们的自我。

你们从来没想到（除了少数聪明绝顶的人），事物可能既是对的也是错的，唯有在相对的世界里事物才非此即彼。在绝对的世界里，在时间 - 无时间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是一切事物。

那里没有雌与雄，那里没有前与后，那里没有快与慢、此与彼、上与下、左与右——也没有对与错。

你们的航天员和宇航员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他们原本以为他们乘坐火箭朝上 冲向外太空，结果却发现，当到了外太空之后，他们正在朝上望着地球。或者并非如此？也许他们正在朝下望着地球！可是太阳在哪里呢？上？下？不对！太阳在那里，在左边。所以，事物突然间既不在上，也不在下——它在旁边所有的定义随之消失了。

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我的真实领域里面的情况亦是如此。所有定义统统消失，使得我们甚至很难用定义性的语言来谈论这个领域。

宗教是你们想要说出这个不可说的领域的尝试。它并没有非常好地完成任务。

不是的，我的孩子，那些进化主义者并不对。我创造出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只用了眨眼的瞬间，神圣的刹那，正如那些创世论者所说的。而.....其中经历的进化过程则耗费了数以十亿计的你们称之为年的时间单位，正如那些进化主义者所宣称的。

这两类人都“对”。如同宇航员所发现的，这仅仅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但真正的问题是：神圣的刹那或数十亿年——区别何在？你们就不能承认有些生命的问题太过神秘，甚至连你们也无法解决吗？为什么不认为那些神秘现象是神圣的现象呢？为什么不让神圣成为神圣，别去碰它呢？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有难以满足的、非得去认识的需要。

但你们已经认识了！我刚才告诉过你！然而你们不想认识真相，你们想认识的是你们理解中的 真相。这是最大的障碍，使你们无法到达光明境界。你们以为你们已经认识真相！你们以为你们已经理解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每当看到、听到或读到一切符合你们的理解模式的东西，你们就表示赞同，并拒绝一切不符合你们的理解模式的东西。你们将其称为学习。你们将其称为虚心接受教育。呜呼，只要拒不接纳你们自己的真相之外的一切，你们便不可能虚心接受教育。

因此，某些人将会说这本书是对神的亵渎——是魔鬼的作品。

然而有些人愿意聆听，那就让他们听吧。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原本永远不会死亡。你们被创造出来的肉身具有极大的适用性和神奇的实用性，它是光荣的载体，让你们能够经验你们用你们的精神所创造的实在，让你们能够认识你们在你们的灵魂中所创造的自我。

灵魂构思，精神创造，身体经验。三者循环不息。灵魂于是在它的经验中认识到其自身。如果它确实不喜欢它现有的经验（感觉），或者想要得到别的经验，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那么它就会构思出一种关于自我的新经验，改变它的精神。

很快，身体发现其自身处于新的经验。（“我是复活和生命”便是这个道理的非凡例证。你们认为耶稣是怎样复活的呢？或者你们根本不相信复活 这回事？相信 它，它就会发生！）

但要说明的是：灵魂永远不会强迫身体或精神。我将你们制造成三位一体的存在。你们是一体中的三个存在，是依照我的形象和模样而被制造出来的。

自我的这三重属性绝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属性都有其功能，没有哪个功能比其他的更强大，也没有哪个功能优先于其他功能。全部处在完全平等的相互关系之中。

构思-创造-经验。你创造你所构思的，你经验你所创造的，你构思你所经验的。

所以我之前才会说，如果你能够让你的身体经验到某样东西（比如说富裕），你的灵魂很快将会拥有对这样东西的感觉，灵魂的感觉将会以新的方式来构思这样东西本身（也就是说，富裕），从而将关于这件东西的新思维呈现给你的精神。将会有更多的经验由这个新思维涌现而出，身体于是生活在新实在之中，把新的实在当成永恒的存在状态。

你的身体、精神和灵魂是一体的。就此而言，你是具体而微的我——神圣的万物、圣洁的一切、总体与实质。现在你能明白我为何是万物的起源和终结，是起点和终点。

现在我愿意向你解释那个终极的秘密：你们和我的确凿而真实的关系。

你们是我的身体。

你们的身体与你们的精神和灵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们与我的精神和灵魂之间就有什么样的关系。因此：

一切我所经验的，皆是通过你们而得以经验。

你们的身体、精神和灵魂是一体，我的亦是如此。

所以当拿撒勒的耶稣（懂得这个秘密的人有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说“我和圣父是一体”时，他说的是万古不移的真相。

现在我愿意告诉你，终有一天，你将会认识到比这个真相还要伟大的真相。因为尽管你们是我的身体，我也是他者的身体。

你是说你并非神吗？

不是，我是神，我是你们现在所理解的神。我是你们现在所理解的女神。我是你们现在所认识和经验的一切的构思者和创造者，你们是我的孩子……可是我也是他者的孩子。

你想要告诉我的是即使神也有神吗？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对终极实在的认知远比你们想象得到的狭隘，而真相远比你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广大。

我现在给你的是对无限——和无限之爱——的微乎其微的一瞥。（在你的实在里，你无法看到更多。你只能看到这么多。）

且慢！你是说我现在并非真的在与神交谈吗？

我跟你说过，如果你认为神是你的创造者和主人，如同你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创造者和主人那样，那么我就是你所理解的神。而且是的，你正在和我交谈。这是一次愉快的对话，是吧？

先别管是否愉快，我以为和我交谈的是真正的神。诸神之神。你明白的——也就是地位最高的家伙，最大的大佬。

是这样的。相信我。是这样的。

可是你又说在这个事物的等级框架中还有地位比你更高的。

我们现在试图要完成的是那不可能的任务，要说出的是那不可言说的现象。正如我说过的，这是宗教所致力做的事情。我看我能不能找个办

法来扼要地告诉你。

永远比你们认识到的更久远。永恒比永远更久远。神比你们想象到的更多。神是 你们称为想象力的能量。神是 创造。神是 最初的思维。神是 最后的经验。神是 这两者之间的万物。

你是否曾经用高倍显微镜或者通过电影观察分子运动，然后说：“天哪，这里有整个 宇宙呢。相对于那个宇宙，我这个此刻的旁观者简直就是神！”你是否曾经那么说过，或者有过那种经验？

是的，我觉得每个会思考的人都有过吧。

确实如此。你已经让你自己看到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景象。

如果我告诉你，你已经让你自己看到的这个实在永无止境，你又会怎么想呢？

请解释。我愿求你解释。

就以宇宙中你能想到的最小的东西为例。请你想象这颗微乎其微的粒子。

好的。

现在把它切成两半。

好的。

你得到什么？

两小半。

对的。现在把它们从中切开。现在得到什么？

四个更 小 的一半。

对。再切，再切下去。剩下的是什么？

小了又小的粒子。

是的。但它何时停止 呢？你要把物质切开多少次它才会消失呢？

我不知道。我想它永远不会消失吧。

你是说你无法彻底地毁灭 它咯？你只能改变它的形状咯？

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吧：你刚才学到了所有生命的秘密，而且见识到了无限。

现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好吧……

你怎么会认为无限只能是单向的？

那么……朝上没有终点，朝下也不会有。

宇宙间不存在 上或者下，但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如果小没有止境，那么大也没有。

正确。

但是如果大没有止境，那么就没有最大。也就是说，从最大的意义上来说，宇宙间并没有神！

也许吧——宇宙的万物皆是神，没有别的东西。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我。

而你就是你。你无法不是你。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形状，但你无法不成为你。然而你能够认识不到 你的身份——你要是认识不到你的身份，就只能经验到它的一半。

那将是地狱。

正是如此。然而你并没有被永远地囚禁在地狱里。你并没有被永远放逐在地狱里。只要重新认识，就能走出地狱，走出这种不认识。

有许多方法和许多地方（维度）可以供你这么做。

你现在就处于这些维度中的一个。在你们的理解当中，它被称为三维世界。

还有许多其他世界吗？

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在我的国度有许多大厦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不会跟你这么说。

这么说地狱真的并不存在啦。我的意思是，没有哪个地方或者维度是我们被永远禁锢其中的！

要那样的地方来干什么呢？

然而你们总是为你们的认识所限制，因为你们——我们——是自我创造的存在。

你不可能成为你尚未认识到你的自我可以成为的东西。

所以你被赋予了这种生活，以便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经验来认识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构思出你自己的真正身份，并在你的经验中依照你的真实身份创造出你自己——就这样循环不息，而你将会变得越来越出色。

你正处于这种成长的过程——或者如我在这整本书中所说的，处于变身的过程。

你想变成什么是不受限制的。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变成——我不太不好意思说——神……就像你这样吗？

你说呢？

我不知道。

除非你知道，否则你变不了。请记住那个三角形——那神圣的三位一体：灵魂-精神-身体。构思-创造-经验。请用你们的象征法来记住：

圣灵 = 灵感 = 构思

圣父 = 生产 = 创造

圣子 = 产物 = 经验

圣子经验的是圣父的思维的创造，而圣父的思维则是由圣灵构思出来的。

你能构思你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神吗？

能吧，在我最大胆的时刻。

那很好，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已经是神。你只是不知道这一点而已。

难道我没说过“你就是神”吗？

Chapter 14

好啦，我已经向你解释了它的一切。生命。它的运作方式。它的理由和目标。还有什么需要我解答的吗？

我没有什么想问的了。我对这次难以置信的对话充满了感激。它真是包罗万象。回头去看我最早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发现我们已经解决了前五个，它们分别和生活、关系、金钱、职业和健康有关。原本我还列出了其他问题，这你也知道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进行的讨论使得那些问题变得无足轻重。

是的。不过呢，你问都问了。让我们快速地逐一回答它们吧。我们很快就要看完这份资料啦……

什么资料？

我带来这里给你看的资料啊——现在我们很快就要看完这份资料，赶紧把剩下的问题拿出来解决掉吧。

6.我来到人世要学习的业力功课是什么？我将要掌握些什么呢？

你在人世没有需要学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供你学习。你只需要忆起。也就是说，只需要重新成为我。

你将要掌握些什么呢？你将要掌握的是掌握本身。

7.有转世这回事吗？我曾经有过多少次生命？在那些生命里我都是什么？真的有“业债”吗？

很难相信仍然有人对此有疑问。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有许多完全可靠的人叙说过前生的经验。其中有些人还详细得令人吃惊地描绘了前生发生过的各种事件，这些绝对可信的资料足以消除所有怀疑，它们绝不可能是被捏造或者杜撰出来欺骗研究人员或者爱人的。

你曾有过647次生命，因为你非要得到准确的数字，所以我就告诉你。这是你第648次生命。在前生你曾是一切。国王、皇后、奴隶。教师、学生、大师。男性、女性。斗士、和平主义者。英雄、懦夫。杀人凶手、救命义士。智者、傻瓜。你曾是所有这些！

没有，没有业债这回事——你的问题里提到的那种业债并不存在。债是某种必须或者应该偿还的东西。而你没有任何义务去做任何事。

尽管如此，仍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做，想要选择去经验的。而这些选择里面有的源自你以往的经验，你对这些选择的欲望是由以往的经验创造的。

这是话语对你称为业的这种东西所能做出的最佳描绘。

如果业是想要变得更优秀和更出色、想要进化和成长、想要把以往的事件和经验作为衡量的标尺的内在欲望，那么是的，业确实存在。

但是业并无任何要求。从不提出任何要求。你和过去相同，永远是能够自由选择的存在。

8.我偶尔会有非常强烈的通灵感。通灵这回事真的存在吗？我是通灵者吗？那些自称通灵的人是在“跟魔鬼勾结”吗？

是的，通灵确实存在。你就是通灵者。每个人都是通灵者。没有人不具备你所谓的通灵能力，只不过有些人不去利用它而已。

利用通灵能力无非就是利用你的第六感。

显然，这不算“跟魔鬼勾结”，否则我就不会赐予你们这种感官。当然，也没有魔鬼可以让你们去勾结。

将来——也许是在第二卷——我会详细地向你解释通灵能量和通灵能力的使用方法。

会有第二卷啊？

是的。但让我们先结束这一卷。

9.做好事可以收钱吗？如果我选择在人世间从事治病救人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工作，我能变得非常有钱吗？或者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

10.性爱是好的吗？告诉我吧——这种人类经验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性爱如同某些宗教所说，纯粹是为了生儿育女吗？通过否定或者转化性能量真的能够达到神圣或者光明的境界吗？没有爱可以性交吗？可以单纯为了身体的快感而性交吗？

性爱当然是“好”的啦。再说，如果我不想你们去玩某种游戏，我就不会给你们那些玩具。你会给你的孩子你不想要他们玩的东西吗？

用性爱去玩吧。用它去玩吧！它是非常好玩的。嗯，性爱简直是你用你的身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如果你单纯就物质经验而论的话。

但是千万别通过滥用性爱来破坏性爱的纯真，破坏这种娱乐活动的欢愉与纯洁。别用性爱来谋取权力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别用性爱来满足虚荣心或者控制别人，别怀着任何目的来使用性爱，除非你们追求的是付出和分享最纯粹的快乐（亦即爱与被重新创造的爱）和最崇高的欣悦（亦即新的生命）！难道我没有选择一种美妙的方法来制造更多的你们吗？

至于否定，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通过否定不能获得任何神圣的东西。然而，等你们认识到更大的实在，你们的欲望将会改变。所以，如果有人对性活动，或者其他各种身体活动，没有什么欲望，甚至根本就没有欲望，那也不足为奇。对于某些人来说，灵魂的活动是最重要的，远比身体的活动更为愉快。

各行其是，别做评判——你们应把这八字真言当成座右铭。

你最后那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你无需为任何事情找理由。只要找到动因就够了。

找到你的经验的动因。

记住，经验产生自我的观念，观念产生创造，创造产生经验。

你想要经验到你自己是个没有爱而性交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尽管去滥交吧！你可以那么做，直到你不想再继续为止。唯一能够改变你这种（或者任何）行为的事物是你新出现的关于你的身份的想法。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复杂。

11.假如我们必须离性爱越远越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如此美好、如此神奇、如此强大的人类经验呢？怎么会这样呢？说到这个，为什么所有好玩的事情不是“违背道德，就是有悖法律，或者有害健康”呢？

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也是对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所有好玩的事情都不违背道德，也不有悖法律，更不会有碍健康。不过你们的生活是一次有趣的练习，不停地定义什么是好玩的事情。

对某些人来说，“好玩”意味着身体的快感。对于其他人来说，“好玩”的含义也许全然不同。这完全取决于你们如何看待你们自己，以

及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性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但没有什么比下面这句话更重要的：性爱即欢乐，而你们许多人偏偏将性爱变成欢乐之外的任何东西。

性爱也是神圣的——是的。但欢乐和神圣的确有共通之处（实际上，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你们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从你们对待性爱的态度，可以窥见你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原本是欢乐，是喜庆，可是它却变成一种怕、焦虑、“不够”、妒忌、愤怒和悲哀的经验。性爱的情况亦是如此。

你们压制性爱，正如你们压制生活，而不是通过自如和快乐地享受性爱去完整地表达自我。

你们羞辱性爱，正如你们羞辱生活，你们称性爱是邪恶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最好的礼物和最大的欢愉。

在辩称你没有羞辱生活之前，先来看看你们对生活的集体态度。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认为生活是审判，是磨难，是考验，是必须偿还的业债，是有许多惨痛教训要吸取的学校，总而言之，是饱受折磨却又等待着死后真正的欢乐的经验。

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如此看待生活，这已经够可耻的了。所以你们羞辱创造生命的行动本身倒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伴随性爱的能量就是伴随生命的能量，那就是生命！那种相互吸引的感受，那种想要相互靠近、相互结合的强烈而且往往很迫切的欲望，是所有生物的重要活力。我将其灌输给万物。它是内生的、固有的，内在于太极的。

你们围绕性爱（以及爱情和一切生活）建立了许多道德规范、宗教戒条、社会禁忌和情感传统，这些实际上使得你们无法去庆祝你们的存在。

自有时间伊始，所有人想要的就是爱和被爱。自有时间伊始，人类却竭尽所能，使得自身不可能去爱和被爱。性爱是对爱——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生活 的爱——的非凡表达。因此你们要爱它！（你们确实爱——只是不敢告诉别人而已；你们不敢展现你们有多爱它，否则你们就会被称为变态。然而这种观念才是变态的。）

在我们的下本书里面，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讨论性爱；更加细致地探

讨它的动力，因为性爱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经验和议题。

目前，你个人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我赐予你们的一切均不可耻，你们的身体及其功能更不可耻。没有必要隐藏你们的身体或者其功能——也没有必要隐藏你们对它们、以及彼此之间的爱。

你们的电视节目毫无顾忌地展示赤裸裸的暴力，却不敢展示赤裸裸的爱。你们整个社会也都有这种倾向。

12.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曾经有外星人来过地球吗？我们现在正遭到外星人的监视吗？在有生之年，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外星生物的证据，那些确凿无疑、不容反驳的证据？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神吗？你是万物之神吗？

第一个问题，是的。第二个问题，是的。第三个问题，是的。我不能回答第四个问题，因为那将迫使我预测未来——这是我不愿做的事情。

然而，我们将会在第卷里讨论这种叫做未来的事情——我们也将会在第三卷里讨论外星生物和神的本质。

我的神啊，还会有第三卷啊？

我来把计划列在这里。

第一卷涵括各种基本的真相、主要的意义，以及谈论各种重要的个人事务和问题。

第二卷涵括更为深刻的真相、更为宏大的意义，以及谈论国际事务和问题。

第三卷涵括你们现在所能理解的最大真相，以及谈论宇宙的事务和问题——各种宇宙的所有生灵正在处理的问题。

我知道了。这是命令吗？

不是。如果你还这么问，那么你就尚未读懂这本书。

这份工作是你选择的——而你也是被选择的。事情就是如此。

你明白吗？

明白。

13.乌托邦会在地球上出现吗？神会履行他的诺言，现身给地球人吗？有“基督重临”这回事吗？世界会终结吗？《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是真的吗？有没有真正的宗教？如果有的话，是哪一个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足够写一本书，而且将会占据第三卷的大量篇幅。我想让这第一卷只讨论更多个人的事务，更多实际的问题。我将会在后继的卷册中探讨具有全球和宇宙意义的各种问题和事务。

真的吗？我们暂时只谈这么多吗？我们不再聊下去了吗？

你舍不得我啊？

是啊！这次对话很好玩！我们现在要结束啦？

你需要休息片刻。你的读者也需要休息片刻。本书有许多需要去吸收，有许多需要努力去理解，有许多需要去深思。休息一阵吧。然后再思考这本书。再沉思书中的道理。

别感到孤单。我永远与你同在。如果你有问题，日常的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就有，以后也将继续会有——你可以呼求我来进行回答。你不需要这本书的形式。

这并非我对你说话的唯一方式。请在你灵魂的真相中聆听我。请在你精神的安静处聆听我。

请聆听我，在一切地方。每当你有问题，千万要认识到我已经予以回答。然后睁开你的眼睛去看你的世界。我的回答可能存在于已经发表的文章。存在于已经写下并正要宣读的布道文章。存在于摄制之中的电影。存在于昨天才写就的歌曲。存在于爱人将要说出的话语。存在于即将结识的新朋友的心。

我的真相存在于风声的低吟，存在于溪水的潺潺，存在于雷霆的霹雳，存在于雨水的嘀嗒。

它是泥土的质感、百合的芬芳、太阳的温暖、月亮的引力。

我的真相是你有需要时最可依仗的帮助，它如夜空般美丽，如婴儿的笑声般单纯、清楚和可靠。

它洪亮如同剧烈的心跳，安静如同天人合一时的呼吸。

我将不会离开你，我无法离开你，因为你是我的造物和我的产物，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我的目标和我的.....

自我。

因此，如果你感到心烦意乱，不论你在何地，不论是在何时，请呼唤我。

我将会出现。

带着真相。

和光明。

及爱。

致谢

首先，我最想指出本书的一切来源是生活的一切，以及生活本身。

其次，我想要感谢我的灵魂导师，他们包括了所有宗教的圣徒和智者。

第三，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能列出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曾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极其有意义和极其深远，乃至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类或者描述；这些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真相说给我们听，以他们无尽的耐心容忍我们的毛病和怪僻，并且忽略所有这些缺陷，只看到我们身上最好的优点。这些人在接纳我们的同时，也拒绝接受我们的某些部分，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真正去选择这些部分，从而促使我们成长，促使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优秀。

对我来说，这些人除了我的父母之外，还包括萨曼莎·戈爾斯基、塔拉·珍妮尔·沃尔什、韦恩·戴维斯、布赖恩·沃尔什、玛莎·莱特、已故的小本·威尔斯、罗兰·钱伯斯、丹·希吉斯、伯瑞·卡特二世、艾伦·莫耶、安妮·布莱克威尔、道恩·但星·弗瑞、埃德·克勒、莱曼·格里斯沃尔德、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以及亲爱的泰丽·科尔-惠特克。

我想把我从前的几位伴侣也归入这个群体，我愿意尊重她们的隐私，在此不去点出她们的名字，但我由衷地珍惜和感激她们对我的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就在我心中为所有这些神奇的人馈赠给我的礼物而充满感恩的时候，我特别温暖地想到我的助手、配偶和伙伴，南希·弗莱明·沃尔什，她是个拥有非凡的智慧、悲悯和爱心的女人，她已经让我明白，我对人类关系的最高思维未必是白日梦，而可以是成真的美梦。

第四，也是最后，我想要承认的是，有些人虽然与我素昧平生，但他们的生活和作品对我具有极大的影响，乃至此刻我不得不感谢他们曾经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对人世的睿见和纯粹而简单的生活感知力（这个词组是我生造的！）。

当别人让你品尝到真实生活的美好时，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吗？对于我来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创造艺术家或者表演艺术家，因为我正是从艺术中获得灵感，正是在艺术中度过反思的时光，正是在艺术中找到了被表现得最完美的神。

所以我想感谢.....约翰·丹佛，他的歌曲触及我的灵魂，让它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理查德·巴赫，他的作品贴近我的生活，仿佛是我亲笔所写，描绘了许多我也曾有过的经验；芭芭拉·史翠珊，她的导演、表演和音乐技艺反反复复地抓住我的心，让它去感受生活的真相，而不仅仅是去认识它；还有已故的罗伯特·海因莱因，他那栩栩如生的文学以其他人不敢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各种问题并给出了答案。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与神对话

产品经理 | 赵海萍

责任编辑 | 王华 助理编辑 | 刘莉

封面设计 | 董歆昱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责任印制 | 刘淼

媒介推广 | 金锐 何婷 张亚军

特约发行 | 王誉 柴贵满

出品人 | 吴畏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官方网站 <http://www.guomai.cc/>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gmguomai/>

与神对话

BOOK.2

*Conversations
with God 2.*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去成为黑暗中的光 并不要诅咒黑暗
与神对话 2.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神对话. 2 / (美) 沃尔什著 ; 李继宏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10-07426-7

I. ①与...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人生观 - 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6609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 图字14-2015-152

Copyright 1997, 2012, and 2014 by Neale Donald Walsch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与神对话. 2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 著

责任编辑/王华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 260千字

书号/ ISBN 978-7-210-07426-7

定价/ 52.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4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致谢

献给

萨曼莎

塔拉-珍妮尔

尼古拉斯

特拉维斯

卡鲁斯

特里斯坦

德凡

达斯汀

狄兰

你们给我的馈赠，远远多于

我送你们的礼物。

从前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父亲。

但是且慢。我们彼此的往来尚未结束。

我们的关系仍有发展的余地。

前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和以前不同了。事情不再是这本书最早出版时那个样子。然而，书中没有哪个字是过时的。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是超前的。可以肯定的是，它和现实的相关性比以前更强。

已经有数以十万计的读者看过这本书，他们使它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些读者说，在《与神对话》三部曲里面，这本书肯定是最具争议性的。《与神对话》第一卷探讨的是个人生活，也处理了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而这本书谈论的则是这个星球上的集体生活，触及许多全球议题，深入地探索了各种和人类共同体的群体经验有关的主题。它的出现恰逢其时。

过去几年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极其残暴的塔利班政府在阿富汗兴起又衰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仍在延续，而且似乎永无止境；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了袭击；美国军队入侵了伊拉克，至今余波未息。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我们人类已经到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最边缘。总之，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不能继续用“恃强凌弱”而非“相帮互助”的方式来创造我们的集体经验，我们不能继续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和终结冲突，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将施暴和杀戮作为手段。我们不能继续这么做，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或者终结冲突，我们只是在延续它们，或者顶多是在推迟它们的出现。

我们迟早必须提出这个基本问题：是什么让我们不断地回到这个地方？为何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这数千年之后，人类依然找不到和平地、和谐地共处的诀窍？

这本非凡的书给出了某些令人震惊的答案。它提供了某些大胆的选择。它提出的众多观点极具说服力，将会动摇许多人的信仰；这些观点足以引领全人类走出它的噩梦，最终走进它的美梦。

阅读这本书需要的是开放的心态。我知道，这并非总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要拥有开放的心态，我们不得不说服我们自己，在遇到和我们先前对事物的看法完全相悖、和我们的信念彻底相左的思想时，我们不要去排斥它。我们不得不自愿逐一忽略各个使我们感到恼火或者困惑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想总体上是否有足够的价值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以前的假设。

让我来告诉你们某件事情。我们已经被迫重新审视我们以前有关神和生活的假设。迫使我们这么做的，不是像图书这么和善的东西，而是各种恐怖的人类事件，以及那些搞破坏的、愤怒的、残暴的肇事者。

人类的进程将会改变，这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唯一的问题是，这种进程改变到底是胁迫的结果，还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共同探索的结果。我们需要找到其他共存共生的方式。很明显，我们当前的方式是无效的。它是不起作用的。这本书为开放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就算它的某些结论令人震撼，那也有助于震松我们当前的病态观念。实际上，这正是这次对话的初衷。

所以这本书绝不会沉闷乏味。要完整地理解《与神对话》系列图书中蕴含的信息，绝对不能缺少它。你们也许会发现你们自己同意它，或者强烈地反对它，或者强烈地同意它的某个观点，同时强烈地反对它的另一个观点。这很好。好的阅读应该是这样的。好的对话也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这将会成为你们与神的对话，也将会成为你们彼此之间的对话。

请你们阅读这本书，然后用你们所了解的最佳方法向神求证，并彼此谈论这本书的内容。也请讨论我们的世界——此书中提到的世界。问神你们要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世界，才能让人性摆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见的狭隘和自私、愤怒和暴力。我与神的对话就写在这本书里，如果它能够促使你们去开始你们自己和神的对话，那么它的使命就全都完成了。

已经有人说过（也许带着愤怒），我并没有与神进行对话，我自称与神对话是对神的亵渎和背叛；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这么说。由于这些人狂热地相信他们说的这句话，他们诅咒这本书。然而诅咒任何与现行的观念相悖的思想，并不会使我们的觉悟和成长得到扩张，只会缩小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拥有的对策和本来就很有限的选择变得更少，而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正在迅猛地增长。

面对明天的困境，也许我们不能使用昨天的方法，而是要敢于思考从前不敢思考的，说出从前不敢说出的，尝试从前没想到要尝试的。

本书通篇都在邀请我们那么做。只那么做。现在，在本书完稿十年之后，我们也更加愿意勇敢地去那么做。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阿什兰市，俄勒冈州

2003年4月

Chapter 01

谢谢你来。谢谢你来到这里。

是的，你是依约而来，但你也可以不出现的。你可以决定别来。然而你来了，在约定的时刻，到约定的地方，让这本书落到你手里。所以谢谢你。

如果你现在是无意识地这么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来到这里，那么你也许会有点困惑，也许需要一点解释。

首先我想让你知道的是，这本书是在正确而且完美的时间来到你的生活。你目前也许不知道，但当你完成这次阅读体验时，你将会确信无疑。世间万事发生的次序都是完美的，这本书在你生活中的出现也不例外。

这里有你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渴望的东西。这里能让你实实在在地与神发生最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最初的——接触。

这是与神的接触，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接触。

神即将与你展开一场真实的对话，通过我。几年前我不会说出这句话，现在我说出来，是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所以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它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一直在发生。此时此地就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要明白的重要道理是，你部分地造成了这件事的发生，就如你促使这本书在此时落到你手里。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和伟大的造物主共同创造了促成那些事件的每一个因素。

我第一次代表你与神交谈的经验发生在1992年到1993年。当时我写了一封愤怒的信给神，质问我的生活为何总是不断在挣扎和失败中往复。对生活中的一切，从恋爱、工作、我和子女的交往到我的健康，真的是生活中的一切，我经验到的只有挣扎和失败。我写信给神，想要知道原因——以及如何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让我震惊的是，那封信得到回应。

它是怎样得到回应，以及那些回应是什么，被写进了1995年出版的《与神对话》第一卷。也许你已经听说过这本书，甚至已经看过。如

果是这样的话，本书的序言你就没必要往下看了。

如果你尚不熟悉第一本书，我希望你很快去看，因为第一卷详细地解释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回答了许多和我们的个人生活有关的问题——关于金钱、爱、性、神、健康与疾病、饮食、人际关系、“正确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本书将不会再予以回答。

如果现在神愿意赐给世人一样礼物，我希望那是第一卷的信息。实际上（“甚至在你们要求之前，我便已赐予。”），神已经将它送给我们。

所以我希望在看完本书之后（甚至也许在尚未看完的时候），你将会选择阅读第一卷。这完全跟选择有关，同样地，让你在此刻看到这些字词的是纯粹的选择。创造出你有过的一切经验的也是纯粹的选择。（第一本书解释了“纯粹的选择”这个概念。）

第二卷开头这几段文字是在1996年3月写下的，目的是简短地介绍随后的信息。和第一卷的情况相同，这些信息“到来”的过程及其简单。我在空白的纸张上写下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是我提笔时才想到的，问题被写下之后不久，答案就会在我头脑里出现，仿佛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出来。我只是在做笔录而已！

除了开头这几段文字，本书所有内容都是从1993年春天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之间被记录在纸上的。现在我想把它依照它呈现给我的面貌原原本本地呈献给你……

今天是1993年的复活节，我依照吩咐，来到这里。我在这里，手里拿着铅笔，面前摆着纸张，准备开始。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在这里是神要求的。我们有约定。我们要在今天开始第二卷，神、我和你正在共同经验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现在我尚不清楚这本书将会说些什么，甚至也不清楚我们将会谈及哪些话题。这是因为我头脑里对这本书没有计划。不可能有。决定这本书内容的不是我。而是神。

1992年的复活节，也就是去年的今天，神开始与我对话。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确实如此。不久之前，那次对话结束了。我得到吩

附，神要我稍事休息……但也告诉我，我有个“约定”，要在今天回来继续这次对话。

你也有个约定。如今你正在履约。我很清楚这本书不仅是写给我看的，也是通过我写给你看的。很明显，你长久以来不停地寻找神，寻找来自神的话语。我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将要结伴寻找神。那向来是寻找神的最好方法。结伴。我们无法孤立地找到神，也将找不到孤立的神。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是分离的，我们就将无法找到神。因为若想发现神与我们不是分离的，我们首先必须发现我们彼此之间不是分离的，在认识和意识到我们所有人是一体之前，我们无法认识和意识到我们和神是一体。

神从不曾与我们分离，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与神是分离的而已。

这是常见的错误。我们还认为我们彼此之间是分离的。所以我发现，“找到神”的最快办法就是找到彼此。别再彼此隐瞒。当然，也别再隐瞒自己。

停止隐瞒的最快方法是说出真相。对每个人。在所有时刻。

现在就开始说出真相，永别停止。首先，向你自己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其次，向你自己说出关于他人的真相。再次，向他人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然后，向他人说出关于他人的真相。最后，向所有人说出关于所有事物的真相。

这是说出真相的五个层次。这是通往自由的五阶之路。真相必将使你得到自由。

这本书说的都是真相。不是我的真相，而是神的真相。

我们——神与我——最初的对话刚在一个月前结束。我想这次应该跟上次一样。也就是说，我提问，神回答。我想我要停下来，开始向神发问了。

神啊——是这样的吗？

是的。

我是这样想的。

不过在这本书里，无须你来提问，我将会亲自发起一些话题。我在第

一本书里并没有经常这么做，这你也知道的。

是的。你这次为什么要改变做法呢？

因为这本书是应我的要求而写的。我要求你来——正如你刚才指出的。第一本书是由你自己发起的。

对第一本书，你有自己的想法。而对这本书，你没有想法，只是依照我的意愿去做。

是的，是这样的。

尼尔啊，依照我的意愿行事是很好的。我希望你——还有其他人——常常这么做。

但我认为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如果你的意愿跟我的相同，我怎么会不依照它去行事呢？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也是个不坏的起点，我们大家可以由此开始这次对话。

让我们来看看你刚才说的话。我可没说过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哪里啊，你说过的！在上本书里，你非常确凿地对我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是的——但那不是一回事。

不是吗？你别愚弄我啦。

我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那并不等于说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如果你一直依照我的意愿行事，那么你早就到达光明境界啦。这个过程早就结束。你将不会出现在这里。

只要有一天完全依照我的意愿行事，你就能到达光明境界。如果在人世的这些年都依照我的意愿行事，你此刻根本无须参与到这本书中来。

所以很清楚的一点是，你从来没有依照我的意愿行事。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时候，你甚至认识不到我的意愿。

是吗？

是的，是这样的。

那你为何不跟我说你的意愿是什么呢？

我说了。可是你不听。当你听的时候，你又没有真的听进去。当你听进去，你又不相信你所听到的。当你相信你所听到的，你又不按照吩咐去做。

所以说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是极其不准确的。

但反过来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首先，因为我认识它。其次，因为我接受它。第三，因为我赞扬它。第四，因为我喜爱它。第五，因为我拥有它，并称它为我自己的意愿。

这意味着你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也意味着我通过无条件的爱，将你的意愿变成我的意愿。

若要我的意愿变成你的意愿，你也必须做到同样的事情。

首先，你必须认识它。其次，你必须接受它。第三，你必须赞扬它。第四，你必须喜爱它。第五，你必须说它是你自己的意愿。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自始至终这么做的人只有几个。差不多一直这么做的人有十来个。经常这么做的人并不少。偶尔这么做的人有许多。极少这么做的人则是绝大多数——不过从来不这么做的人也有。

我属于哪类人呢？

这要紧吗？从今以后你想要成为哪类人？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吧？

是的。

你的回答呢？

我想成为第一类人。我想要一直都清楚你的意愿，一直都依照你的意愿行事。

你这个志向值得表扬和嘉奖，但你可能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许多成长的道路要走，才能实现这个志向。然而我告诉你：你可以有这个志向。只要你选择，此刻你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你的成长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那为什么实际上却花了很多时间呢？

是啊。为什么呢？你在等什么呢？你不会认为是我在拉你后腿吧？

没有啦。我清楚地知道是我在拉自己的后腿。

很好。清楚是通往大师境界的第一步。

我想要到达大师境界。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继续阅读这本书。那正是我想要把你带到的地方。

Chapter 02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将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从何开始。

我们有时间。

我们能有多少时间呢？从第一章到这里，就已经花了我五个月。我知道看这本书的人会以为这些文字是连续不断地写下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第三十二段和第三十三段之间隔了二十个星期。他们并不知道有时候我要隔半年才能再次产生灵感。我们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把“时间”作为第一个话题，作为本书的起点。

哦，好吧。但既然说起来了，为什么有时候需要花几个月才能完成一段文字呢？你为何隔这么久才来找我呢？

我的好孩子，我并没有隔很久才来找你。我未曾不和你同在。只是你并没有一直明白这个道理而已。

为什么呢？如果你永远与我同在，我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你呢？

因为你的生活被其他事情缠住了。实话说，你这五个月可真忙。

是的。确实如此。事情太多了。

你认为这些事情比我更重要。

没有啦，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想请你看看你的行动。你在你的物质生活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你对你的灵魂毫不关心。

这段时期很辛苦嘛。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更应该关注你的灵魂。若是有我的帮助，这五个月会好过得多。我能建议你别与我失去联系吗？

我是想和你保持联系啊，但我好像被我自己的事情搞得昏头转向的，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被缠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留不出时间给你。我没有冥思。我没有祷告。当然我也没有写作。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的悖谬之处：当你最需要与我联系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

我怎样才能别再这么做？

别再这么做。

那是我刚才说的话。但怎样做到呢？

你可以通过别再这么做而别再这么做。

没那么简单啦。

就是那么简单。

我希望是这么简单。

那么它将会真的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别忘了，我亲爱的孩子，你的欲望就是我的欲望。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好啊。很好。那我希望这本书到三月份就结束。现在是十月份。我希望五个月才写一段文字的情况不要再出现。

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很好。

也有可能不会实现。

唉，老兄，我们非得玩这些把戏不可吗？

不是啊。但到目前为止，你就是这样生活的。你不停地改变主意。别忘了，生活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你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你的实在。今天你做的决定，往往不是明天你做的选择。然而这里是所有大师的秘密：不停地选择相同的东西。

反反复复地选择吗？选择一次不够吗？

反复地选择，直到你的愿望变成你的现实。

有些人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有些人需要几个月。其他人需要几个星期。至于那些接近大师境界的人，只需要几天、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而对于大师而言，创造是即时生效的。

如果你看到愿望和经验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那么你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大师境界的道路。

你刚才说：“今天你做的决定，往往不是明天你做的选择。”那又怎样呢？你是说我们不应随便改变主意吗？

你想改变就改变。然而要记住，每次改变想法，都会导致整个宇宙的方向发生变化。

当你“决定”某件事情，你就让宇宙开始行动。许多超出你理解能力的——你无法想象有多么微妙复杂的——力量便参与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极其玄妙，你现在只能略微窥见其堂奥。

你们把整体的存在称为生活，它是一张由各种相互作用的能量交织而成的网络，而这些力量和这个过程，正是这非凡的网络的组成部分。

它们本质上就是我。

那么我要是改变想法，就会让你为难，是吗？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但你可能会让你自己变得非常为难。因此，对待事情要专心致意。别改变你对它的想法，直到你让它变成现实。保持专注。集中精神。

这就是全神贯注。如果你选择了某样事情，全心全意地选择它。别三心两意。永别放弃！朝着它努力。要坚决。

别遇到挫折就放弃。

正是如此。

但如果注定要失败呢？如果我们想要的并不适合我们——对我们自己不好，或者不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呢？那么你就不会把它给我们，对吧？

不对。你们召唤的东西，我都会“给”你们，不管它对你们来说是“好”还是“坏”。你最近没有看看你的生活吗？

但我听说我们无法总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神就不会把它给我们。

人们对你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希望你不要为某件事情的结果感到

失望。

首先，让我们来澄清我们的关系。我不“给”你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你召唤而来的。第一卷用大量的细节准确地解释你是如何做到的。

其次，我并不对你召唤的东西进行判断。我从不称一样事物为“好”或者“坏”。（你最好也别做判断。）

你是创造性的生灵——是被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样而造出来的。无论你选择什么，你都可以得到。但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实际上，如果你非常想要一样东西，你将永远得不到它。

我知道。你在第一卷也解释过这个道理。你说想要某样东西的行动会将这样东西从我们身边推开。

是的，你还记得为什么吗？

因为思维是创造性的，想要某样东西的思维是一次向宇宙发出的声明，一次真相的宣告，而宇宙随后会让这次声明在我的实在中出现。

正是如此！准确无误！你学到了。你真的领悟了。这太好啦。

是的，事情正是如此。在你说“我要”某样东西的刹那，宇宙说“你确实要”，并给你那种相符的经验——因为缺少它而“想要”它的经验！

无论你在“我”后面加上什么话，它都会变成你的创造性命令。宇宙间万事万物对“我”言听计从。

我生产的，就是你召唤的！而你召唤的，正是你所思、所感、所说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吧——为什么我需要如此之长的时间才能创造出我选择的实在呢？

原因有好几个。因为你并不相信你能拥有你所选择的。因为你并不知道选择什么。因为你不断地试图弄清楚什么对你“最好”的，因为你想要事先确保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好”的。还因为你不停地改变想法！

我好像不是很明白。我不应该试图弄清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吗？

“最好”是个相对的词汇，它有一百种含义。这让选择变得非常困难。

当你做决定时，要考虑的因素应该只有一个——这是我的身份的声明吗？这是我选择的身份的宣言吗？

生活中的一切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宣言。实际上，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你可以通过选择或者通过机缘做出这种宣言。

依照选择而过的生活是一种有意识地去行动的生活。听随机缘而过的生活是一种无意识地去反应的生活。

反应无非就是那样——采取你以前有过的行动。当你做出反应，你只是权衡接受到的信息，搜索你的记忆库，寻找相同或近乎相同的经验，然后依照你以前的做法去采取行动。这时发挥作用的是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将会让你搜索它的“记忆”，看看如何才能在此时创造出真正适合你的真实经验。这种经验就是你经常听说的“灵魂搜索”，但你必须超越你的精神才能做得到。

当你花时间试图弄清楚什么对你而言是“最好”的，你正在做的无非是这样：正在花时间。你的时间最好是用来节省，而不是用来浪费地花掉。

超越你的精神能够为你节省大量的时间。决定很快被达成，选择很快被实施，因为你的灵魂无需回顾、分析和评判过去的遭遇，你的灵魂只根据当前的经验来进行创造。

请记住这个道理：灵魂创造，精神反应。

灵魂清楚地知道，你在此时拥有的经验，是神在你意识到这种经验之前就指派给你的。你的经验都是神提前送给你的。甚至当你尚在寻找它的时候，它就已经踏上前来找你的道路——因为甚至在你要求之前，我就已经给予。每个此时都是神光荣的馈赠。所以在英文中，此时也被称为礼物（present）。

灵魂本能地寻找此时所需的完美境遇，以便疗愈错误的思维，让你能够恰到好处地经验到你的真实身份。

灵魂的欲望是将你带回到神身旁——把你带回家，带到我身边。

灵魂的意图是通过经验认识其自身——从而认识我。因为灵魂明白你和我是一体，即使精神否认这个真相，即使身体执行这种否认。

因此，当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请超越你的精神，去搜索你的灵魂。

灵魂明白精神无法理解的道理。

如果你总是试图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你的选择将会提心吊胆，你的决定将会犹疑不定，你的航程将会驶入一片期望的海洋。

如果你不小心提防，你将会被你的期望淹没。

哇！这个答案太好啦！但我要怎样才能倾听我的灵魂呢？我要怎样才能知道我在聆听呢？

灵魂通过感受对你说话。倾听你的感受。听从你的感受。尊重你的感受。

为什么在我看来，尊重我的感受恰恰会使我陷入麻烦呢？

因为你把成长等同于“麻烦”，把固步自封等同于“安全”。

我告诉你吧：你的感受永远不会让你陷入“麻烦”，因为你的感受就是你的真相。

如果你想过上一种从来不听感受，而是用思维机器将所有感受过滤掉的生活，那么随你的便。尽管根据你的精神对情势的分析而做出决定。但别指望在这种生活中你能找到欢乐，也别指望你能为你的真实身份而庆祝。

请记住：真正的庆祝是与精神无关的。

如果你听从你的灵魂，你将会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因为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亦即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当你根据真实的你去行动，你在成长道路上就会越走越快。当你依据你在“此时的真相”去创造经验，而非依据“过去的真相”去做出反应，你就创造了“全新的你”。

你为什么需要如此之长的时间才能创造出你所选择的实在呢？这就是症结所在：因为你并没有按照你的真相去生活。

认识真相，真相必将使你得到自由。

然而当你认识了你的真相，别改变你对它的想法。改变想法是你的精神试图弄清楚什么是“最好”。别这么做！离开你的精神。回到你的感官！

所谓“回到你的感官”，就是回到你的感受，而非回到你的思维。你的思维无非就是思维而已。它们是精神的建构。它们是你的精神“捏造”出来的。但你的各种感受——它们在此时是真的。

感受是灵魂的语言。你的灵魂是你的真相。

就这样。你能完全理解吗？

这意味着我们有感受就要表达出来，哪怕这些感受是负面的或者破坏性的吗？

感受既不是负面的，也不是破坏性的。它们只是真相。重要的是你如何表达你的真相。

当你怀着爱去表达你的真相，负面的和破坏性的结果很少会出现，就算出现了，通常也是因为别人选择了用负面的或者破坏性的方式来经验你的真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怎么做，也无法避免出现这种后果。

当然，不去表达你的真相也是不妥当的。然而人们总是这么做。他们害怕可能会引起或者面对不愉快，所以彻底地隐瞒了他们的真相。

请你记住：信息如何被接受，并没有它如何被发送重要。

你无法为其他人多么好地接受你的真相负责；你只能保证多么好地表达出你的真相。我说的多么好不仅意味着多么清楚，也意味着多么有爱心、多么有同情心、多么感性、多么勇敢和多么完整。

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或者闪烁其词是不行的。这意味着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没有别的东西，愿神帮助你。

“愿神帮助你”这几个字体现了神的仁爱和慈悲——因为我将会永远帮助你以这种方式交流，如果你求我的话。

所以是的，去表达你所谓的最“负面的”感受，但别以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

未能表达（例如推出）各种负面的感受，并不会使它们消失，只会将

它们禁锢。被“禁锢”的负面情感会给身体造成伤害，给灵魂带来负担。

可是如果别人听到你对他所有的负面想法，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无论你是多么有爱心地去表达这些想法。

我刚才说的是去表达（推出、摆脱）你的负面感受——我可没说如何表达，或者向谁表达。

负面的感受未必全都要与其涉及的人分享。唯有在隐瞒这些感受将会有损你的道德品质，或者导致别人相信谎言的时候，才有必要和别人交流这些感受。

负面的感受绝对不是终极的真相，哪怕在此时它显得是你的真相。它可能来自你受过的、尚未痊愈的伤害。实际上，它向来如此。

所以推出这些负面的感受、释放它们才会如此重要。唯有让它们走，把它们摆出来，把它们放到你的面前，你才能够看清它们，才能够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它们。

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些话语，一些恶毒的话语，却在说出之后才发现，它们其实不是你们“真实的”想法。

你们所有人都表达过一些感受，从恐惧、生气到暴怒，却在表达之后才发现，它们不再揭示你们真正的感受。

就此而言，感受可能会诱人上当。感受确实是灵魂的语言，但你们必须确保你们正在聆听的是真实感受，而不是你们的精神伪造出来的虚假感受。

哇，老兄，看来我连我的感受都不能相信！太好啦！我原来以为相信感受正是通往真相的道路！我原来以为你教我要相信我的感受呢。

确实是。是这样的。但听好了，因为那比你现在理解的更加复杂。有些感受是真实的感受——也就是说，来自灵魂的感受——而有些感受则是虚假的感受。这些是你的精神打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它们根本就不是“感受”——它们是思维。伪装成感受的思维。

这些思维的根据是你从前的经验，以及你观察到的别人的经验。你看到有人在拔牙的时候做出痛苦的表情，于是你在拔牙的时候也做出痛

苦的表情。那可能一点都不疼，但你还是会做出痛苦的表情。你的反应与现实无关，只跟你察觉到的现实有关，而你又是根据别人的经验或者从前遇到的某些事情来察觉现实的。

人类最棘手的难题是活在此时此地，别再思前想后！别再创造关于此时的思维（此时是你在尚未想到它之前就已经将它送给自己的时刻）。活在此时。记住，这个时刻是你送给你的自我的礼物。此时包含着一个巨大真相的线索。那真相是你希望忆起的。然而，当此时来临，你立刻开始构造关于它的思维。你并没有活在此时之中，而是站到此时之外，对它进行评判。于是你总是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你总是做出从前做过的事情。

现在来看这两个英文单词：

REACTIVE（反应的）

CREATIVE（创造的）

看到吗，这两个单词是相同的。唯有C的位置不同。而在英文中呢，C跟SEE（看待）是谐音的。所以当你摆好C的位置，也就是当你正确地看待事物，你就能够采取创造的行动，而不只是做出重复的反应。

这听起来很巧妙嘛。

是的，神就是这样的。

但你也知道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清净地来到每个此时，而不是带着关于它的先入之见，你就能够创造出你现在的身份，而非重新表现你从前的身份。

生活是创造的过程，而你在生活中，却把它当成重新表现的过程！

但是哪个理智的人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忽略从前的经验呢？回忆起你对这类事情所了解的一切，并据此做出反应，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可能是正常的，但却不是自然的。“正常”意味着通常会做的事。“自然”是你不想“正常”时会做的事！

自然和正常是不同的。在任何时刻，你可以做你在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也可以做你自然而然想做的事。

我告诉你吧：没有什么比爱更自然。

如果你怀着爱去行动，那么你的行动是自然的。如果你怀着怕、怨憎、恼怒去反应，那么你的行动也许是正常的，但却绝对不是自然的。

假如我从前的经验尖叫着对我说，某个特殊的“时刻”可能是痛苦的，我如何还能怀着爱去行动呢？

忽略你从前的经验，走进那个时刻。活在此时此地。看看此时你能做些什么来创造你的新身份。

请记住：这就是你在这里要做的。

你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时刻，于这个地方，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知道你的身份——以及创造你的理想身份。

这是所有生活的目标。生活是持续的、永无止尽的再造过程。你们不停地对你们的身份产生新的观念，并不停地依据这种观念来再造你们的自我。

这难道不像那个确信他能够飞翔，因而从最高的大楼顶端跳下来的人吗？他忽略了他“从前的经验”，以及“观察到的别人的经验”，从那座楼跳下来，同时不停地大喊：“我就是神！”那看起来可不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告诉你吧：人类取得的成就比飞翔伟大得多。人类曾经治愈疾病。人类曾经使死者复活。

唯有一个人曾经那么做过。

你认为唯有一个人被赐予各种超乎物理世界的能力？

唯有一个人曾经展现过这些能力。

才不是呢。红海是谁分开的？

神。

没错，但是谁呼请神来做这件事？

摩西。

对的。是谁呼请我治愈病者，复活死者？

耶稣。

是的。那么你认为摩西和耶稣做过的事情，你做不到吗？

但那些事不是他们做的！是他们请你做的！那不是一回事。

好吧，我们姑且认可你的说法。那么你认为你就不可以请我做这些神奇的事情吗？

我想可以吧。

我会应你所请吗？

我不知道。

这就是你和摩西的差别！这就是你和耶稣的不同！

许多人相信，如果他们以耶稣的名义请求，你将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是的，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但他们曾经看到（或者相信有人曾经看到）耶稣的能力，所以他们以他的名义请求。尽管耶稣说过：“你们为何如此惊奇？这些事情，以及更多事情，你们也都能做到。”然而人们并不相信耶稣的话。许多人直到今天仍不相信。

你们全都想象你们是卑贱的。所以你们以耶稣的名义请求。或者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或者以这个或那个“圣徒”名义。或者以太阳神的名义。或者以东方之灵的名义。你们将会使用别人——随便什么人——的名义，却不用你们自己的！

然而我告诉你吧——凡是你要求的，必教你得到。凡是你寻找的，必教你找着。凡是你敲击的，门必将为你而开。

凡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必将能够飞翔。

曾经有人飞上天空，你相信吗？

我听说过。

有人能够穿越墙壁，甚至离开他们的身体。

是的，是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有人穿越墙壁——我不会建议任何人那么做。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从楼顶跳下来。那可能不利于你

的健康。

那人之所以摔死，并非因为他来自正确的存在状态却无法飞翔，而是因为他无法通过表明他本人有别于你们而展现神性。

请解释。

楼顶那人生活在自我欺骗的世界中，他幻想自己有别于你们其他人。他宣布“我是神”，所以其展现的起点是一个谎言。他希望他本人能够与众不同。比其他人更伟大。更有力量。

那是一种本我的行动。

本我是独立的、个体的，它无法复制或者展现那一体的东西。

那个想要展现他是神的人，他站在屋顶，展现的是他与万物的分离，而非他与万物的统一。因而，他想要通过展现非神性来展现神性，并失败了。

耶稣与这人不同，耶稣展现神性的方法是展现统一性——在目光所及的每个地方（以及每个人），耶稣都看见统一性和整体性。所以他的意识和我的意识是一体的，在这种状态当中，无论他召唤的是什么，都会于那神圣的时刻在他的神圣实在中出现。

我明白。所以只需要“基督意识”便能施行奇迹！很好，这样事情就简单啦……

确实很简单，比你想到的还要简单。许多人曾经达到这样的境界。许多人曾经成为基督，不仅是拿撒勒的耶稣。

你也能够成为基督。

怎样才能……？

去追求成为基督。去选择成为基督。但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做出这个选择。它必须变成你的生活目标。

它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目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即使你知道这个目标，即使你记得你本人存在的确凿理由，你却似乎不知道如何从你所在之处前往那里。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我如何能够从我所在之处去往我想在之处。

我再告诉你吧：凡是你寻找的，必教你找着。凡是你敲击的，门必将为你而开。

三十五年来，我不停地在“寻找”和“敲击”。如果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有点烦，你应该会原谅我。

不如说让你失望透顶，对吧？但说真的，虽然我不得不为你的尝试打高分——比如说为你的努力打个优秀——但我却不能说、也不能同意你这三十五年来不停地在寻找和敲击。

让我们说，这三十五年来，你断断续续地寻找和敲击——而且大部分是断。

从前，在你年幼的时候，你唯有遇到麻烦或者需要某样东西才来找我。后来你年纪渐长，也成熟了，你意识到你与神的那种关系也许不是正确的，于是你想要创造某种更有意义的关系。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无非是时有时无的东西。

再后来，你终于明白唯有通过与神交流才能达到与神合一，于是你采取了能够达成交流的做法和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你也只是零星地、偶尔地为之而已。

你打坐，你参加仪式，你在祷告和圣歌中呼唤我，你唤起我藏在你体内的灵，但唯有在它适合你的时候，唯有在你感受到受启发的时候。

尽管在这些场合你对我的经验是很美好的，你生命的百分之九十五仍然深陷在分离的幻象之中，唯有零星的时刻才认识到终极的实在。

你依旧认为你的生活与轿车维修、电话账单和你想要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什么有关，你依旧认为你的生活关乎你创造的戏剧人生，而非关乎这戏剧人生的创造者。

你尚未理解你不停地创造你的戏剧的原因。你太忙于演出这些戏剧啦。

你说你理解生活的意义，可是你并没有按照你的理解去生活。你说你认识通往与神交流的道路，可是你并没有走那条路。你宣称你走的是正途，可是那实际上不是。

然后你来找我，说这三十五年来你不停地寻找和敲击。

我也不想打破你的幻想，但是.....

你是时候别再对我有幻想，并开始正视你的真实身份啦。

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你想要成为“基督”吗？时时刻刻像基督那样去行动。（别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向你展现了方法。）像基督那样去对付每种境遇。（别说你做不到。他给你留下了指示。）

在此过程中，你若寻找帮助的话，你并非孤立无援。我每时每刻都在给你指引。我是你内心安宁而低微的声音，知道该拐哪个弯，该走哪条路，该给出哪个答案，该采用哪种行动，该说哪个字——知道如果你真的寻找和我交流与合一，该去创造哪种实在。

只要倾听我就可以。

我想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胡说八道！你目前就正在做啊！只要永远这么做就行。

我不能时刻带着一本黄色便笺本到处走啊。我不能放下所有事情，开始写字条给你，希望你会给我这些非凡的答案。

谢谢你。它们确实是非凡的！这里是又一个非凡答案：你能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保证身边随时都有纸和笔，你就能够与神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直接的关联，直接的线路，你会做得到吗？

嗯，那当然会啦。

然而你刚才说的是你不会！或者“不能”。你怎么回事呢？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真相是什么？

现在有个好消息，那就是你甚至无需纸和笔。我永远与你同在。我并不生活在笔芯里。我生活在你体内。

这是真的吗……我的意思是，我确实可以相信这句话，对吧？

你当然可以相信它。这是我从最早就要求你相信的话。包括耶稣在内的每个大师都对你说过这句话。这是最核心的训示。这是终极的真相。

我永远与你同在，甚至直到时间的终结。

你相信吗？

是的，现在我相信。我是说，比以前更加相信。

很好。那么使用我吧。如果拿出纸和笔对你而言是有效的（我必须说，看来这对你非常有效），那么就拿出纸和笔吧。更加频繁地拿出来。每天都拿出来。每个小时都拿出来，如果必要的话。

靠近我。靠近我！去做你能够做的。去做你必须做的。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念一段玫瑰经。吻一块石头。向东方鞠躬。唱一首圣歌。撞一下钟。动一下肌肉。

或者写一本书。

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我——创造我。

对有些人，我是男子。对有些人，我是女子。对有些人，我两者皆是。对有些人，我两者皆非。

对有些人，我是纯粹的能量。对有些人，我是终极的感受，你们称之为爱。你们有些人对我没有具体的想法。你们只知道我是我。

确实是这样的。

我是我。

我是吹拂你头发的和风。我是温暖你身体的太阳。我是在你脸庞跳舞的雨珠。我是空气中花朵的芬芳，我是散发芬芳的花朵。我是传播芬芳的空气。

我是你最初的思维之始。我是你最后的思维之终。我是在你最光辉时闪耀的观念。我是它实现时的光荣。我是推动你去做最美好事情的感受。我是你内心反复渴望这种感受的那部分。

无论对你而言有效的是什麼，无论能使之发生的是什麼——无论是哪种仪式、庆典、展示、冥想、思维、歌曲、话语，只要它能让你和我“复合”——去做吧。

去做吧，为忆起我，为重归于我。

Chapter 03

那么，现在来回顾和简述你刚才说过的话，我似乎领悟到如下这些道理：

- 生活是持续的创造过程。
- 所有大师的秘密是别再改变心意，不停地选择相同的东西。
- 别遇到挫折就放弃。
- 我们“召唤”来我们所思、所感和所说的东西。
- 生活既可以是创造的过程，也可以是反应的过程。
- 灵魂创造，精神反应。
- 灵魂理解精神无法明白的道理。
- 别再试图弄清楚什么对你“最好”（你如何能赢最多、输最少、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开始依据你的身份去行事。
- 你的感受便是你的真相。对你来说真实的，亦即对你来说最好的。
- 思维不是感受，而是关于你“应该”如何去感受的观念。当思维和感受混淆，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会丢失。
- 回到你的感受，超越你的精神，回到你的感官。
- 知道你的真相之后，按照它去生活。
- 负面的感受根本不是真实的感受；它们是你关于某件事情的思维，而这些思维的基础是你本人和其他人以往的经验。
- 以往的经验无法揭示真相，因为纯粹的真相是在此时此刻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被重新表现出来的。
- 要改变你对任何事情的反应，你要活在此时——此时是你在尚未想到它之前就已经将它送给自己的时刻……换句话说，活在此时此地，而非过去或者未来。
- 过去和未来只能在思维中存在。此时是唯一的实在。停留在那里！
- 凡是你寻找的，必教你找着。
- 去做所有能够让你和神/女神/真相保持联系的事情。别停止那些能够“有效地”让你和太极保持接触的事情，不管它是行为、祈祷、仪式、冥思、阅读、写作还是其他什么。

你看怎么样？

非常好！看上去很好。你领悟到啦。那么，你会依照这些道理去生活吗？

我会试试看。

很好。

是的。现在我们能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吗？跟我说说时间吧。

此时之外，别无时间！

我肯定你以前听过这句话。但你并不理解它。现在你理解啦。

没有时间，唯有此时。没有时刻，唯有此刻。宇宙间只有“现在”。

那么“昨天”和“明天”呢？

是你的想象的臆造。是你的精神的虚构。在终极实在中并不存在。

所有曾经发生的，无不正在发生；所有即将发生的，无不就在发生。

我无法理解。

你确实不能理解。不能完全理解。但你能够开始理解。目前你只需要有初步的了解便已足够。

所以……听我说吧。

“时间”并非连续体。它是一种相对性的元素，它的存在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

别把它想象成一种“从左到右”的东西——别以为它是某种所谓的时间线，从个人的生延续到死，从宇宙的某个有限点伸展到某个有限点。

“时间”是一种“上和下”的东西！请把它想象成一根轴，代表着永恒的此时。

现在想象这轴上有许多上下相叠的纸张。这些就是时间的要素。每个要素都是分离而独特的，然而每个要素和其他要素同时存在。全部纸张同时处在这轴上。现在有多少纸张，将来就有多少——从前有多少纸张，现在就有多少……

宇宙间唯有一个时刻，那即是此刻，永恒的此时。

所有事情正在此时发生——这让我感到光荣。神的光荣无需等待。我使其如此，因为我迫不及待！我为我的身份而感到非常高兴，所以迫

不及待地想在我的实在中将其显现。于是它突然出现——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全部显现！

这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只于此时存在。

此在是你的经验——以及你最大的秘密——所处的地方。处于此在之内，你能够有意识地去往你选择的任何“时间”或者“地点”。

你是说我们可以进行时光旅行？

没错——你们许多人曾有过。实际上，你们所有人都有过时光旅行——你们常常在你们所谓的梦境之中这么做。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无法保留那种意识。但那种能量像胶水那样粘在你们身上，有时候残留的能量足够多，别人——敏锐察觉到那种能量的人——便能看透你们的“过去”或者“未来”。他们感受或者“解读”这种残留，你们称他们为先知或者疯子。有时候残留的能量足够多，乃至连你们在有限的意识之中也能察觉到你们“从前来过这里”。你们会突然震惊地发现这些事情你们“以前全都做过”！

似曾相识！

是的。有时你们遇到某些人，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感受，仿佛你们认识他们已经很多年——永远认识他们。

那是一种非凡的感受。那是一种神奇的感受。而且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你们永远认识那个灵魂。

永远即是现在！

所以你经常从你在这轴上的“纸张”向上仰望，或者向下俯视，看到所有其他纸张！你在那里看到你自己——因为每张纸都有部分的你！

这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吧：你存在于以往，存在于如今，亦将永存于将来。从来没有你不曾存在的时间——亦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间。

但是且慢！那些老人怎么说呢？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老”呢？

没有东西比其他东西更“老”。我在刹那间创造出全体，全体存在于此时。

你提到那种“老”和“幼”的经验必定跟某个特别的灵魂（或者说某个存在体）的觉悟层次有关。你们全是存在体，全是此在的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内嵌着整体的意识。每个要素都附带着全体的印记。

“觉悟”是意识被唤醒的经验。全体中的个体开始意识到其自身。它开始拥有自我意识。

然后，慢慢地，它开始意识到所有他者，再然后，它意识到其实并没有他者——全体即是一体。

最后它将会意识到我。高洁光辉的我。

老兄，看来你确实很喜欢你自己，对吧？

难道你……？

是啦，是啦！我觉得你很伟大！

我同意。我也觉得你很伟大！这是你和我唯一意见相左的地方。你并不认为你很伟大！

看到我拥有这么多缺点，犯过这么多错误，做过这么多坏事，我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伟大呢？

我告诉你吧：坏事是不存在的！

这要是真的就好啦。

你是完美的，现在的你就是完美的。

这也是真的就好啦。

是真的！树并不会因为它尚是幼株而较不完美。婴儿并不比成人较不完美。它本身即是完美。因为它无法做任何使它较不完美的事情，也不知道任何使它较不完美的事情。

孩子会犯错误。她站起来。她蹒跚而走。她摔倒。她再次站起来，扶着她妈妈的腿，有点摇摇晃晃地走。这孩子因此而不完美了吗？

我告诉你吧，事实恰好相反！那孩子本身即是完美，是极其可爱迷人的。

你也是如此。

但那孩子从未做过错事！那孩子并没有故意反抗、刺痛别人，或者故意伤害她自己。

那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正是如此。

你也不知道。

但我确实知道。我知道杀人是错的，爱人对的。我知道伤害是错的，疗愈是对的，让事情变得更好是对的。我知道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利用别人、不诚实是错的。

我可以向你举例，证明所有这些“错”都是对的。

你别耍我啦。

我没耍你。我只是实事求是。

如果你说每条规则都有例外，那我是同意的。

如果某条规则有例外，那它就不成为规则。

你是说杀戮、伤害、取走他人的财物并没有错吗？

那取决于你想做的是什。

好吧，好吧，我明白啦。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事情是好的呀。有时候人们不得不做坏事才能达到好的目的。

那么它们根本就不是“坏事”，对吧？它们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你是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你觉得呢？

不行。绝对不行。

随便你。

你还不明白你正在做的事情吗？你是在一边生活一边制定规则！

你还明白别的道理吗？你这么做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我期待你做的事情！

生活的总体是一个决定你的身份然后经验这种身份的过程。

随着眼界不断扩张，你会制定出相应的新规则。随着你的自我观念不断变大，你会创造出相应的新规范。这些是“容纳”某些不能被容纳的东西的边界。

你不能被“你”容纳，因为你是没有边界的，就像宇宙那样。但是你可以通过想象然后接受某些边界来创造一个概念，借此定义你那没有边界的自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有通过这种方法，你才能认识到你自己是某样具体的事物。

没有边界的，终究没有边界。没有局限的，终究没有局限。它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因为它存在于所有地方。如果它存在于所有地方，那么它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神存在于所有地方。所以神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为若要存在于某个具体的地方，神必须不存在于其他地方——这对神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神来说，唯一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让神不成为神。神不可能“不存在”。神也不可能不像其自身。神不可能使其自身成为“非神”。

我存在于所有地方，宇宙间的万物皆是我。由于我存在于所有地方，所以我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如果我不存在于任何地方，那么我存在于哪里呢？

那便是此时此地。

我喜欢你这个观点。你在第一卷说过，但我很喜欢，所以我会让你继续说下去。

那就谢谢你啦。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创造关于“对”和“错”的观念，只是为了定义你的身份，你懂了吗？

若是缺乏这些定义，这些边界，你就什么都不是，你明白了吗？

和我相同，当你改变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时，你就不停地改变这些边界，你明白了吗？

嗯，我懂你的意思，但我好像没有太大地改变边界——我自己的个人边界。在我看来，杀戮永远是错误的。盗窃永远是错误的。伤害别人永远是错误的。这些我们用来管束我们自己的伟大观念自从时间伊始便已存在，大多数人赞同这些观念。

那你们为什么会有战争呢？

因为总是有人会违背规则。每个果篮里总归会有烂苹果。

我现在以及在随后的段落中想要对你说的话，对某些人来说可能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它将会有悖于大多数被你们当前的思维系统捧为真理的教条。然而，我不能让你继续带着这些教条生活，否则这次对话就没办法给你助益。所以在这第二卷中，我们现在必须先来解决这些概念。但这段旅程可能会有点崎岖，你准备好了吗？

我想我准备好了。谢谢你的提醒。你要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呢，它怎么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理解或接受呢？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说的那些人并非“烂苹果”。他们只是对事物的看法与你相左的人，只是构造出另外一种世界观的人。我想要告诉你的是：结合人们的世界观来看，没有人做的事情是不合适的。

那是他们的“世界观”有问题。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些人并不知道，但你说我不能因为我因为知道对错而成为疯子。那些不知道的人才是疯子！

引发战争的，恐怕就是你现在这种态度。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故意这么说的。我在这里只是重复了我听到许多人讲过的话。但我能怎么回应那些人呢？我能说些什么呢？

你可以告诉他们，人类关于“对”与“错”的观念因文化而异，因时期、宗教，因地区而异……甚至因家庭和个人而异。你可以向他们指出，曾经有许多人认为“对”的事，比如说以所谓巫术的名义将人烧死，在今天被认为是“错”的。

你可以告诉他们，“对”与“错”的定义不但受到时间的影响，也受到地域的影响。你可以让他们注意到，在你们的星球上，有些活动（比如说卖淫）在某个地方是违法的，而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它又是合法的。所以一个人所作的事是否被判定为“错”，实际上与这件事本身无关，而与他做这件事的地方有关。

现在我打算重复我在第一卷说过的某个道理，我知道对某些人而言，它非常难以掌握和理解。

希特勒上了天堂。^[1]

人们恐怕尚未做好接受这句话的心理准备。

这本书以及我们正在创造的三部曲中所有书的目标，就是让人们做好心理准备，以便接受新的理路、新的理解、更远大的观点和更宏伟的观念。

嗯，那么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我知道许多人想要提出的疑问。希特勒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上天堂呢？世界上每种宗教……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恶贯满盈，应该被直接打入地狱。

首先，他并没有去往地狱，因为地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但这就引起你的疑问啦。真正的问题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不是“错”的。然而我曾反复地说过，宇宙间没有“对”或“错”。事物本质上并无对错。仅是事实而已。

现在你认为希特勒是大魔头，因为他下令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吧？

是啊。

然而假如我告诉你，你所谓的“死”，其实是人类所能遇到的最奇妙的事情，那又怎样呢？

我觉得这很难接受。

你认为地球上的生活比天堂里的生活更美好吗？我告诉你吧：在死亡的那一刻，你将会认识到有生以来最伟大的自由、最伟大的安详、最伟大的欢乐和最伟大的爱。假如是这样，我们还能指责那些杀人凶手吗？

你正在忽略的事实是，无论死后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们在人世间的的生活不应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被终结。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获得某些经验，学习某些知识，某个丧心病狂的大混蛋打断我们的生命是不对的。

首先，你们来到人世，并不是为了学习任何知识。（去重读第一卷！）生活并非学校，你在这里的目标并不是学习，而是忆起。说到

你后面的观点，你们的生命经常被许多事物“打断”，比如说台风、地震……

那不是一回事。你说的是神的行动。

每件事都是神的行动。

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它能发生吗？如果没有得到我的许可，你觉得你能够提起你的小指头吗？我反对的事情，你们是做不成的。

然而让我们继续共同探讨这种有关“错误的”死亡的想法。生命被疾病打断是错误的吗？

在这里，“错误”这个词并不适用。疾病是自然的因素。它跟希特勒那种杀人魔头不一样。

那么事故呢？糟糕的事故……？

同样道理。事故是不幸的、悲惨的，但那是神的意愿。我们无法了解神的想法，从而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应试图了解神的想法，因为神的意愿是不可参透和无法理解的。尝试破解神圣的秘密，等于追求超乎我们理解力的知识。那是有罪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神想要我们理解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就会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无法理解，所以神的意愿是不让我们理解。

我懂了。你们无法理解就是神的意愿。事情发生了反而不是神的意愿。啧啧……

我觉得我不是非常善于解释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相信什么。

你相信神的意愿吗？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吗？

是的。

只有希特勒例外。你认为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并非神的意愿。

嗯。

那怎么可能？

希特勒违背了神的意愿。

假如我是全能的，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够违背我的意愿？

是你准许他的。

如果我准许他，那么我的意愿就是他应该做那些事。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你有什么理由呢？对了，你的意愿是让他拥有自由的选择。而他所做的事，是他本人的意愿。

你很接近答案啦。非常接近。

你说的当然正确。我的意愿确实是让希特勒——以及你们全部人——拥有自由的选择。但如果说你们没有做出我想要你们做出的选择，你们就会遭受无休无止的惩罚，那可不是我的意愿。如果真的是那样，我给你们的选择哪有“自由”可言呢？假设你们知道，你们若不去做我想要的事情，就将会遭受难以言喻的折磨，那么你们真的能够自由地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吗？那算什么选择呢？

这并非惩罚的问题。这只是自然法则。这只是一个结果的问题。

看来你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那种教育促使你把我当成一个睚眦必报的神——同时却又为我开脱。

但这些自然法则谁制定的呢？如果我们一致认为我必须颁布它们，那么我为何要颁布这些法则——然后又赐予你们违背它们的力量呢？

如果我不希望你们受到它们的影响，如果我的意愿是让我的美好生灵永不遭受磨难，我为什么要创造出让你们蒙难的可能性呢？

还有，我为什么要不停地、日日夜夜地引诱你们去违背我设定的法则呢？

引诱我们的不是你。是魔鬼。

你又来了，再次为我开脱。

唯有将我视为无能之辈，你们的神学才能够自圆其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唯有使我的说法荒诞不经，你们的说法才能够合情合理。

你真的很心安理得地认为神创造出某种生灵，却无法控制其行动吗？

我可没说你控制不了魔鬼。你能够控制万事万物。你是神啊！只是你选择不控制而已。你放任魔鬼引诱我们，试图虏获我们的灵魂。

但为什么呢？既然我并非不想要你们回到我身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希望我们回到你身边是主动选择的，而不是被迫的。你创立天堂和地狱，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得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可做，而非因为没有别的路而只能沿着一条路走。

我明白你是如何得到这种想法的。那是我给你们的世界设定的运转方式，所以你认为我的世界也必定是这种运转方式。

在你们的实在里，好无法脱离坏而存在。所以你认为在我的实在里，情况也必定如此。

然而我告诉你吧：我所处的地方没有“坏”。那里也没有恶。万物在那里归一。那里唯有一。唯有觉悟，以及对一的经验。

我的实在是绝对的领域，其中的事物并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存在，各自之间是完全独立的。

我的领域就是那个唯有爱存在的地方。

难道我们在地球上所说、所思、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后果吗？

当然有后果啦。你看看你周围。

我说的是死后。

“死”是不存在的。生命没有止境。生命是永存的。你们只是变换形式。

好吧，就用你的说法——我说的是在我们“变换形式”之后。

在你们变换形式之后，后果便已消失。存在的唯有认识。

后果本质上是相对的。它们在绝对领域中并无容身之地，因为它们取决于线性的“时间”和前后相继的事件。而这些在绝对领域里并不存在。

那个领域除了和平、欢乐和爱别无所有。

在那个领域里，你将会终于得知这个好消息：你的“恶”并不存在，你的本质和你向来认为的相同——你就是善和爱。你这种认为你可能是其他东西的观念来自一个疯狂的外在世界，导致你做出疯狂的举动。这个外在世界充满了审判和指责。其他人曾经审判你，你又根据他们的审判来审判你自己。

现在你想要神来审判你，而我不会那么做。

你无法理解神的行为居然与人类不同，于是你茫然失措。

你们的神学是你们想要重新找回你们自己的尝试。

你说我们的神学是疯狂的——但神学若是不提供奖励和回报，那它怎么行得通？

这要看你们对生活的目标是怎么看的啦，也就是说，这取决于神学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生活是测试，是审判，是为了考验你们是否“高尚”的时期，你们的神学便是合理的。

如果你认为生活是机会，是过程，在其中你们能发现——忆起——你们现在（以及从前）是高尚的，那么你们的神学便是疯狂的。

如果你认为神具有极强的本我意识，需要被关注、被敬仰、被欣赏和被爱慕，而且为了这些不惜杀人，你们的神学便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你认为神既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需要，而是万物的起源，智慧与爱的根基，你们的神学便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认为神睚眦必报，在爱中妒忌，在愤怒中狂暴，那么你们的神学便是完美的。

如果你认为神祥和安乐，在爱中欢欣，在狂喜中热烈，那么你们的神学便是无用的。

我告诉你吧：生活的目标并非取悦神。生活的目标是认识和重新创造你的身份。

这么做你们便能取悦神，也能为她增添光荣。

你为什么总是说“她”呢？你是“她”吗？

我既非“他”，亦非“她”。我偶尔使用女性人称代词，是为了让你摆脱你的男权思维。

如果你认为神是一样东西，那么你就会认为神不是另外的东西。那将是大错。

希特勒上天堂的原因有下面几个：

地狱是虚无的，所以除了天堂，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他的行为是你们所说的错误行为——尚未进化的生灵的行为——而神并不会用诅咒来惩罚犯错者，只会提供机会让犯错者改正和进化。

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并没有给那些他导致死亡的人造成伤害。那些灵魂得以脱离世俗的束缚，就像蝴蝶破茧而出那样。

在世的人们为那些死者而哀悼，只是因为不知道那些灵魂所进入的欢欣。没有经验过死亡的人会为任何人的死亡而哀悼。

你说他们的死亡不是时候，所以是“错”的，言下之意就是宇宙间有些事情并不按照计划发生。然而考虑到我的身份和本质，那是不可能的。

宇宙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完美的。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犯过错误。

如果你能明白所有事情——不仅是那些你赞同的事情，而且（也许尤其）是那些你反对的事情——都是绝对完美的，那么你就到达了大师的境界。

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我们在第一卷讨论过。可是对于那些尚未看过第一卷的读者来说，我觉得有必要在本书的开头让他们拥有基本的了解。所以我才提出这些问题，请你来回答。但现在，在我们继续展开之前，我想再来谈谈某些人类创造出来的、非常复杂的神学理论。比如说，小时候，人们说我是罪人，所有人类都是罪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天生就是那样，我们生而有罪。

这种理论挺有趣的嘛。人们是如何让你信服的呢？

他们讲述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他们在第四、第五、第六级的教义答问中说，我们也许不曾犯罪，婴儿当然不曾，但亚当和夏娃犯过，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因而传承了他们的罪，以及他们有罪的本性。

你知道的，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代表着有关善与恶的知识，因而神审判他们，命令他们的子孙后代自出生时便与神分离。在出生时，我们所有人的灵魂都带着这种“原罪”。每个人都分担那种罪过。所以神让我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想这是为了看我们到底是效仿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旨意，还是能够战胜我们遗传得来的做“错”事的天性，不顾尘世的诱惑，去做那些对的事。

如果你们做“错”事呢？

那么你会把我们打入地狱。

真的吗？

是啊。除非我们忏悔。

我明白啦。

如果我们感到负疚，进行上等痛悔，你将会把我们救离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受苦。我们仍然需要去炼狱待上一段时间，清洗我们的罪。

你们会在“炼狱”待多久呢？

那要看啦。我们必须烧掉我们的罪。我告诉你吧，那可不好受。我们的罪越多，将它们烧光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待得就越久。这就是我听到的。

我知道。

但至少我们不用前往地狱，那是永恒的惩罚。另外，如果死亡时带着重罪，我们就会直接落进地狱。

重罪是什么呢？

它和轻罪相反。如果死亡时我们的灵魂带着轻罪，我们只会去到炼狱。重罪则让我们直接前往地狱。

你能向我举例说明你听到的这些不同种类的罪吗？

没问题。重罪是很严重的。像刑事罪啦、神学定义的宗教罪啦。比如说谋杀、强奸和盗窃。轻罪则是细微的。神学定义的过失。礼拜天没去教堂就是轻罪。从前，在星期五吃肉也是轻罪。

且慢。如果你们在星期五吃肉，这位神就要将你们打进炼狱？

是的，但现在不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之后就不会。但在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如果我们在星期五吃肉，那就糟糕啦。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好吧，这种“罪”为什么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之后就不再是罪呢？

因为教宗说它不再是罪。

我明白啦。你们这位神竟然强迫你们崇拜他、礼拜天上教堂？你们若不照做，就要承受惩罚的痛苦？

是的，不去参加弥撒是一种罪。如果没有告解，如果你死亡时灵魂带着那种罪，你将会去往炼狱。

可是——孩子又怎么说呢？不知道神喜爱的所有这些“规则”的无辜小孩又怎么说呢？

嗯，如果孩子未经洗礼便死亡，那么这个孩子将会去往利姆泊。

去往哪里？

利姆泊。它不是一个惩罚的地方，但也不是天堂。怎么说好呢？……
嗯，在利姆泊，你没法与神同在，但至少你不用“去见魔鬼”。

但那美丽而无辜的孩子怎么可能不与神同在呢？那孩子可没做过错事……

是的，可是那孩子未经洗礼。再纯真无瑕的婴儿，也必须洗礼之后才能进入天堂，对任何人来说均是如此。否则神不会接纳他们。所以你的孩子出生之后，应该尽快让他接受洗礼。

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神。通过他的教会。

哪个教会？

当然是神圣的罗马天主教啊。那才是神的教会。实际上，如果你是天

主教徒，那么你走进别的教堂也是一种罪。

你刚才说过不去教堂是一种罪！

是的。但去错误的教堂也是一种罪。

“错误”的教堂是什么呢？

所有不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你不能在错误的教堂得到洗礼，不能在错误的教堂结婚——甚至不能走进错误的教堂。我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年轻时，我曾经想要陪同我的父母去参加某位朋友的婚礼——实际上，我被邀请在婚礼上充当伴郎，但修女们说我不该接受邀请，因为婚礼的举办地是个错误的教堂。

你听她们的话了吗？

那些修女？没有。我认为神——也就是你——会愿意出现在别的教堂，正如你愿意出现在我的教堂那样，所以我去。我穿着燕尾服站在那座犹太教堂里，当时我的感觉很好。

那不错。嗯，现在让我们来做点小结，这种神学里面有天堂，有地狱，有炼狱，有利姆泊，有重罪，有轻罪——还有别的吗？

有啊，还有坚信礼、领圣体礼和忏悔圣事。还有驱魔圣事和终传圣事。还有……

等等……

还有主保圣人和圣日……

每天都是神圣的。每分钟都是神圣的。此刻便是神圣的时刻。

好吧，话是这么说，但有些日子才是真正神圣的，比如说圣日；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也必须去教堂。

我们又遇到“必须”了。如果你不去会怎样呢？

那是一种罪。

也就是你会因此而下地狱咯。

嗯，如果你在死亡时你的灵魂带着那种罪，你就会落进炼狱。所以去教堂告解是有好处的。真的。你应该尽可能频繁地去告解。有些人每

周去。有些人每天去。那样他们就能将灵魂拂拭干净——让它保持干净，以免他们突然死亡……

哇——听起来你们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害怕嘛。

是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宗教的意图——将对神的怕灌输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做对的事和抵制诱惑。

哇哦。但要是你在告解后犯了“罪”，来不及再去告解便惨遭横祸，并因而死亡，那会怎样呢？

没问题的。不用恐慌。你只要进行上等痛悔就可以啦。“神啊，我为冒犯你而由衷地感到悔恨……”

好啦，好啦，够了。

且慢。这只是世界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你还想听听其他宗教的神学吗？

不想，我有数了。

那好吧，我希望人们不会认为我只是在嘲弄他们的信仰。

你确实没有嘲弄任何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那就像你们美国的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过的话。人们说：“哈里，送他们下地狱吧！”哈里回答说：“不用我送啊。我只要实话实说，那听起来就像地狱。”

Chapter 04

老兄，我们真是离题万里啊。我们开始讨论的是时间，最终却谈起了有组织的宗教。

是啊，与神对话就是这样子的。很难给交谈的内容套上条条框框。

我来看看能否总结出你在第三章中谈到的要点。

- 此时之外，别无时间；此刻之外，别无时刻。
- 时间并非连续体。它是一种相对性的元素，以“上下”的模式存在，各种“时刻”和“事件”彼此交叠，在相同的“时间”出现或者发生。
- 我们不断地在各种时间范畴中穿梭，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梦里发生。“似曾相识”是我们意识到这种经验的方法。
- 没有我们不曾存在的时间，亦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间。
- 灵魂的“年龄”和觉悟的层次有关，和“时间”无关。
- 坏事是不存在的。
- 我们是完美的，现在的我们就是完美的。
- “错”是精神基于相对经验而构造出来的概念。
- 我们在生活中制定各种规则，并不停地根据我们当前的实在来改变它们，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持续进化的生灵，就应该这么做，必须这么做。
- 希特勒上了天堂！
- 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意愿——所有事情。不但包括台风、龙卷风和地震，也包括希特勒。理解的秘密是认识所有事件背后的意图。
- 死后并没有“惩罚”，所有后果只存在于相对的经验之中，并不存在于绝对领域。
- 各种神学是人类的疯狂尝试，人类想借此来解释某个并不存在的疯狂之神。
- 假若人类的各种神学是合理的，则我们只好认为神是极其荒唐的。

怎么样？总结得不错吧？

很出色。

好啊。我现在有上百万个疑问。比如说上面第10条和第11条，我就需

要你做出更详细的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上了天堂呢？（我知道你刚才试图向我讲解这个道理，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所有事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这个宏大的意图和希特勒等暴君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来谈谈意图吧。

所有事件、所有经验的意图在于创造机会。事件和经验便是机会。仅此而已。

把它们等同于诸如“魔鬼的所为”、“神的惩罚”、“天堂的回报”之类的东西是谬误的看法。它们仅是事件和经验——也就是发生的事情——而已。

正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和经验而进行的思考、采取的行动和做出的反应，赋予了它们意义。

事件和经验都是被拉向你的机会——是你通过意识单独或集体地创造出来的机会。意识创造经验。你想要提升你的意识。你将这些机会拉到身边，以便利用它们来创造和经验你的身份。和你现在展现的身份相比，你的身份是具有更高意识的存在体。

我的意愿是你应该认识和经验你的身份，所以我容许你将各种你选择的事件或经验拉到你身边，以便做到那一点。

其他玩家也时不时参与到你这个宇宙游戏中来——他们或是相遇路人、点头之交、临时同事、多年知己，或是内亲外戚、心爱恋人、人生伴侣。

这些灵魂是由你拉到你身边的。你也被他们拉到他们身边。这是一种相互创造的经验，表达着双方的选择和欲望。

没有人是凑巧来到你身边的。

巧合这回事是不存在的。

没有碰巧发生的事情。

生活并非偶然的产品。

和人们相同，各种事件也是由你根据自己的意图而拉到你身边的。宏观的星球经验和发展是集体意识的结果。它们是作为整个集体的选择和欲望的结果而被你们的集体拉过来的。

你说的“你们的集体”是什么意思？

集体意识是某种尚未得到广泛理解的东西——然而它极其强大，如果你们不加注意，它通常能够战胜个体意识。因此，如果你们希望这个星球上的宏观生活经验是和谐的，那么你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无论要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致力于创造集体意识。

假如你所属集体的意识并不反映你自己的意识，而你在当前尚无力有效地改变该集体意识，那么离开该集体是明智的做法，否则的话，该集体将会牵着你的鼻子走。它将会去往它想要去的地方，完全不管你想要去的是哪里。

如果你找不到其意识和你自己相符的集体，你就自创一个集体吧。其他拥有相似意识的人将会被你吸引而来。

你们的星球若要发生永久的、显著的改变，则个体和小型集体必须影响较大的集体——而且最终必须影响最大的集体，也就是全人类。

你们的世界，及其所处的境况，是生活在世界上所有人的意识的反映。

你们看看身边就知道啦，还有大量的工作尚未完成。当然，如果你们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感到满意，那又另当别论。

令人吃惊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满意。所以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

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求异不求同、以冲突和战争解决争议的世界感到满意。

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适者生存、强权即真理、尔虞我诈、胜者为王的世界感到满意。

即使这样的系统制造出大量的“失败者”，你们也视若无睹——只要你们并不算作失败者。

绝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尽管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许多人由于被判定为有“错”而遭到杀害，由于成为“失败者”而餐风露宿，由于不够“强大”而备受压迫和剥削。

绝大多数人认为凡是异于他们的，就是“错”的。他们尤其不能忍受宗教的差异，以及许多社会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差异。

上层阶级用洋洋自得的宣言来为他们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辩护，他们宣称，那些受害者的处境，比起受到他们剥削之前已经大有改善。通过这种方式，上层阶级忽略了这个道理：如果他们确实是公平的，那么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并非仅仅让下层阶级的糟糕处境有稍微的改善——同时恬不知耻地从这种沽恩市义中牟取私利。

绝大多数人认为，诸如竞争、杀戮和“赢家通吃”之类的行为能够使他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假如有人提出不同的思想，他们就会哈哈大笑！绝大多数人甚至认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生活方式，采取这种行为是人类的本性，以其他方式行事会杀灭驱动人类取得成功的内在之魂。（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取得哪种成功呢？”）

这套哲学对那些真正到达光明境界之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遭到你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信奉，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苦难中的普罗大众、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下层阶级的愤怒或者任何人——除非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近亲——的生存需求。

绝大多数人并不明白他们正在破坏他们的星球——这个赋予他们生命的星球，因为他们的行动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极其短视，根本不知道短期的收获可能、实际上也往往、而且将会造成长期的损失。

绝大多数人觉得诸如集体利益至上、世界大同、神与万物合一而非分离之类的集体意识是危险的。

凡是能使万物合一的，你们便害怕；凡是能使万物分离的，你们的星球便尊崇。这两者共同导致了分裂、冲突与纠纷——然而你们似乎缺乏那种从自身的经验吸取教训的能力，所以你们继续你们的行为，得到相同的结果。

正是由于你们无法感同身受地经验别人的苦难，这种苦难才会延续。

分离孳生差异和虚假的等级区别。合一促成同情和真正的众生平等。

过去三千年来，有些事情在你们的星球上反复地发生；我早已说过，它们是“你们的集体”——你们星球上的整个集体——的集体意识的反映。

这种意识的层次充其量只能算是原始的。

嗯，是的。但我们好像又偏离了原来的问题。

没有啊。你问的是希特勒。希特勒事件是作为集体意识的后果而出现的。许多人会说希特勒通过阴谋诡计与如簧巧舌操控某个集体——具体而言，就是他的同胞。但这种观点很容易将所有罪过归咎于希特勒——这正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结果。

但假如没有数百万人的合作、支持和自愿屈服，希特勒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那个自称为日尔曼人的次级集体必须为大屠杀承担巨大的责任。那个叫作人类的更大集体也必须承担某些责任，别的姑且不说，就凭下面这点：它对发生在德国的惨剧无动于衷，导致那种惨剧愈演愈烈，直到连最冷血的孤立主义者也无法坐视不管。

你知道吗，正是集体意识为纳粹运动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希特勒生逢其时，但这个时机并不是他创造的。

重要的是吸取这里蕴含的教训。不断倡导分离和等级区别的集体意识造成同情大量地丧失；而跟随同情的丧失而来的，则必定是良知的丧失。

植根于民族主义的集体意识使你们忽略别人的困境，却又要求别人为你们的困境负责，从而理直气壮地进行报复、“修理”和战争。

奥斯维辛是纳粹解决——试图“修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希特勒事件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希特勒向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而在于人类居然允许他那么做。

其惊人之处不仅在于有个希特勒为非作歹，而且也在于其他那么多人坐视不管。

其可耻之处不仅在于希特勒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而且也在于直到有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戮之后，希特勒才被迫住手。

希特勒事件的意图是借其自身来凸现人道。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许多出色的导师，他们提供了非凡机会，以让你们能够忆起你们的真实身份。这些导师曾向你们展现人性最高尚的一面和最低劣的一面。

他们提供了栩栩如生的、激动人心的榜样，表明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表明人能够藉由经验去往哪里，也表明根据你们的意识，你们能够而且将会去往哪里。

记住这个道理：意识就是一切，并创造出你的经验。集体意识是很强大的，能够制造出难以言喻的美丽或丑陋。而选择权永远在你们手上。

如果你们对你们的集体意识并不满意，那就去想办法改变它。

改变他人意识的最佳方法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假如你们做出榜样还不够，那就成立你们自己的集体——由你们来当你们希望别人经验的集体意识的源头。只要你们做得到，他们就将会经验得到。

它由你们而始。万物由你们而始。万事由你们而始。

你们想要世界改变吗？改变你们自己世界中的事情吧。

希特勒送给你们一个良机，让你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其蕴含的意义和向你们揭露的关于人性的真相而言，希特勒事件如同基督事件，是深奥复杂的。然而只要你们对这些宏大意识的记忆仍活着，它们——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佛陀、成吉思汗还是奎师那、匈奴皇帝阿提拉还是耶稣基督——便会活着。

所以犹太人建造了许多大屠杀纪念碑，要求你们永志勿忘。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有点像希特勒——只是程度轻重有所不同。杀人便是杀人，不管是在奥斯维辛，还是在伤膝河。

那么你派希特勒给我们，是为了教训我们，让我们明白人会犯下非常可怕的罪行、堕落到非常低下的层次？

希特勒不是我派给你们们的。希特勒是你们创造出来的。他来自你们的集体意识，如果没有你们的集体意识，他便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教训所在。

创造希特勒事件的，正是那种凡人皆有别、种族隔离、等级区别的意识，那种“我们”对“他们”的意识。

而创造基督事件的，则是那种凡人皆兄弟、众生平等、天人同一的意识，那种“我们”而非“你的”对“我的”这种意识。

当痛苦是“我们的”而非“你的”，当欢乐是“我们的”而非“我的”，当整个生活经验是“我们的”，整个生活经验才是真正完整的。

希特勒为什么上天堂了呢？

因为希特勒并没有做“错”事。希特勒只是做了他做过的事。我再提醒你吧，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曾在许多年里认为他是“对”的。他如何能够不也那么想呢？

如果你脑海中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然后有一千万人赞同你，你很可能不会认为你有那么疯狂。

世界最终裁定希特勒是“错”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人们根据希特勒事件，对他们的身份和他们想要选择的身份做出了新的决定。

希特勒举起标尺。他设下参数和界限，让我们可以测量和确定关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基督在人性谱系的另外一端做出了相同的事情。

从前有过别的基督和别的希特勒。未来也将会有。所以，睁开你们的眼睛吧。因为那些有着高级意识和低级意识的人就行走在你们中间——正如你们行走在其他人中间。你们的意识，又是哪一种呢？

我还是不明白希特勒为何能够上天堂；他做的事情怎能获得这种回报呢？

首先，要明白死亡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并非恐怖，而是欢乐。它并非关闭，而是开启。

你的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将会是它结束的时刻。

那是因为它并没有结束，而只是以各种美妙得难以描绘的方式延续，目前的你不可能理解其中充满的和平、智慧和欢乐。

所以你要明白的第一件事——我早已向你解释过的——就是，希特勒没有伤害任何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没有施加苦难，他终结了苦难。

佛陀曾经说过“生即是苦”。佛陀是正确的。

但就算我接受你的说法，希特勒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做好事呀。他以为他是在做坏事！

不是啦，他并不认为他是在做“坏”事。实际上他认为他是在帮助他的人民。那正是你所不理解的。

没有人会做任何在他的世界观中被定义为“错”的事情。如果你认为希特勒做出疯狂的举动，同时清楚他自己是疯狂的，那么只能说你对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一无所知。

希特勒认为他做的事对他的人民是有益的。他的人民也这么认为！那正是荒唐之所在！那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认同他的看法！

你刚才宣称希特勒是“错”的。那很好。通过这种尺度，你定义了你自已，对你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那很好。但别指责希特勒向你展现了这种尺度。

有人必须这么做。

如果没有热，你无法认识冷；如果没有下，你无法认识上；如果没有右，你无法认识左。别指责其一而赞扬其二。因为你若是那么做，就两者皆无法理解。

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谴责亚当和夏娃。他们据说犯下了最初的罪行。我告诉你吧：那是最初的幸事。因为若是缺少这次事件，若非拥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你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两种可能性存在！当时“恶”是不存在的。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存在于持续的完美状态当中。那确实便是天堂。然而你们并不知道它便是天堂，你们无法经验它的完美，因为你们对别的毫无所知，所以你们是应该指责亚当和夏娃呢，还是应该感谢他们？

你说吧，我应该怎样对待希特勒？

我告诉你吧：神之爱和神之同情、神之智慧和神之宽恕、神之用心和神之意图宏大得足以包容最邪恶的罪行和最邪恶的罪人。

你也许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没有关系。你刚刚才学到了你来这里要发现的道理。

Chapter 05

第一卷中你曾做出承诺，要在第二卷解释许许多多的事情，比如说时间和空间、爱和战争、善和恶，以及这个星球最高层次的地缘政治因素。你也承诺要更好地、更详细地解释人类的性经验。

是的，我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第一卷解决的问题比较具体，跟个人的生活有关。第二卷要处理的是你们在这个星球上的集体生活。第三卷是这三部曲中的终篇，它要阐释的是最伟大的真相：整个宇宙的情况，以及灵魂的旅程。总而言之，我将为你们提供从穿鞋到理解宇宙所需的最好建议和信息。

关于时间，你想说的都说完了吗？

你需要知道的，我都已经说完。

时间是不存在的。所有事物是并存的。所有事件是同时发生的。

这本书正在被写下来，而就在它正在被写下来时，它已经被写就，它已经存在。实际上，你正在获取的所有这些信息的来源，就是这本已经存在的书。你只是赋予它形式而已。

这就是“甚至在你问之前，我便已回应”的意思。

这种有关时间的说法看起来……嗯，很有趣，但相当深奥。它在实际生活中能派上用场吗？

你们若对时间有真正的理解，便能更加祥和地生活在你们的相对性实在中。在这个相对性实在中，你们经验到的时间是一种动体，是一种流体，而非一种恒量。

其实运动的是你们，并非时间。时间是不动的。宇宙中的时刻是唯一的。

你们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所以每当你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某些真正美妙或非凡的事情，你们通常会说觉得“时间停止了”。

它确实停止了。当你也停止的时候，你往往会经验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这太难以置信了。这怎么可能呢？

你们的科学已经利用数学证明了这个道理。有些科学公式表明，如果你们坐进太空船，飞得足够远、足够快，你们就能飞回地球，看到你们自己正在起飞。

这证明时间不是一种动体，而是一个供你们在地球这艘太空船上运动的场。

你们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然而“天”是什么呢？你们决定，应该说是相当武断地决定，一“天”就是你们的太空船围绕其中轴转动一圈所需的“时间”。

你们是怎么知道它如此转动的呢？（你们可感受不到它在动！）你们在太空中选择了某个参照点，那就是太阳。你们说，你们在这艘太空船上所处的位置从正对着太阳，到转离太阳，再到正对着太阳，所需的时间便是一整“天”。

你们把这种“天”分为二十四个“小时”——这也是相当武断的做法。你们完全可以说一“天”有“十”或者“七十三”个小时！

然后你们把“小时”细分为“分”。你们说每个小时单位包含六十个叫作“分”的较小单位——而每分钟单位又包含六十个叫作“秒”的更小单位。

有一天，你们发现，地球不但在转动，它还在飞翔！你们看到它围绕着太阳在太空中运动。

你们精心计算出地球需要自转三百六十五圈，才能围绕太阳转一圈。于是你们将这个地球自转的圈数称为“年”。

当你们决定把“年”划分为一些比“年”小然而比“天”大的单位时，情况变得有点混乱。

你们创造了“周”和“月”，设法让每年的月数保持相同，而每个月的天数却又不同！

你们无法用月份的偶数（十二）来均分天的奇数（三百六十五），所以你们就决定有些月份包含的天数比其他月份更多！

你们觉得你们非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不可，是因为你们观察到，月亮在一“年”当中圆缺十二次。为了协调这三种太空事件（地球绕太阳转

动、地球绕其中轴转动、月球绕地球转动），你们便调整了每个“月”中的“天”数。

可是就连这种做法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你们早前的测量方式使“时间”出现了“盈余”，这让你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你们又决定，每隔几年就必须有一年多出整整一天！你们管这个叫作闰年。这听起来很好笑，但你们确实依照这种构造去生活——然后你居然说我对时间的解释“难以置信”！

你们同样武断地创造了“秩”和“世纪”（好玩的是，这些时间单位并非十二进制的，而是十进制的），用以衡量“时间”的流逝——但实际上你们用这种方法所测量的，无非是各种空间运动而已。

因而我们可以明白，“流动”的并非时间，而是各种穿过你们称之为空间的静止场和在此静止场中移动的物体。时间只是你们用来测量运动的方式！

科学家深深地明白这种关联，因此提出了“时空连续体”的说法。

你们的爱因斯坦博士和其他人意识到时间是一种精神的构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时间”是相对于各种物体之间的空间而言的！（假如宇宙正在扩张——它确实在扩张——那么和十亿年前相比，今天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一圈所需的时间更为“长久”，因为它经过的“空间”更大。）

因而，和1492年相比，近期发生的这些天体事件需要耗费更多的分、小时、天、周、月、年、秩和世纪！（“天”什么时候不再是天？“年”什么时候不再是年？）

你们现在新发明了高级而复杂的计时工具，用来记录这种“时差”；你们每年调整世界各地的时钟，以便适应这个不肯乖乖别动的宇宙！你们管这个叫作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爱因斯坦曾经推断出，如果运动的并非“时间”，而是某个以特定速度在空间里移动的人，那么这个人只要改变物体之间的空间，或者改变他在空间中从一个物体移动到另外一个物体的速度，就能够“改变”时间。

这就是他的广义相对论，它使当今的你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现在你们也许开始能够明白下面这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你们进行了长

距离的太空旅行之后回来，你们可能只老了十岁——而你们在地球上的朋友将会老三十岁！你们走得越远，对时空连续体的扭曲就会越厉害，你们回来时发现在你们出发当初留在地球上的人还活着的概率就越小！

然而，如果“未来”地球上的科学家找到某种能够更快地推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就能“欺骗”宇宙，与地球上的“实际时间”保持同步，回来时发现地球上已经流逝的时间和太空船上已经流逝的时间是相同的。

很明显，如果能够找到更为强大的推动力，人们就能够在自己起飞之前回到地球！也就是说，和太空船上的时间相比，地球上的时间流逝的速度更慢。你们可以过了十“年”再回来，却发现地球只多了四“岁”！假如再加快速度，太空中的十年，也许意味着地球上的十分钟。

若是遇到太空构造中的“褶皱”（爱因斯坦和其他人相信有这样的“褶皱”存在——他们是正确的！），你就能够用无限短暂的“时刻”突然穿越“空间”。这种时空现象确实能够让你“回到过去”，对吧？

现在你应该不难明白，时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你们的精神的造物。凡是发生过的，以及凡是将要发生的，无不正在此刻发生。是否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完全取决于你们的立场——你们“在空间中的位置”。

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你们就能在此刻看到所有事情！

明白了吗？

哇，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讲，我开始有点明白啦！

很好。在这里，我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向你解释这个道理，就算是小孩也能看明白的。这种解释也许不算是好科学，但它很好理解。

那么有形的物体速度是有限的，但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思维……我的灵魂……从理论上讲，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以太中移动。

正是如此！准确无误！这种情况经常在梦境和其他体外精神经验中发生。

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地方让你“似曾相识”啦。那是因为你从前也许去过！

可是……假如所有事情均已发生，那就意味着我无力改变我的未来。这是宿命论吗？

不是！别相信宿命论！那不是真的。实际上，这种“认识”对你来说应该是有益的，而非有害的！

你永远处于拥有自由意志和完全选择的位置。能够看到未来（或者请别人帮你看到未来），那么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应该会得到增强，而不是遭到削弱。

怎么可能呢？我不是很明白。

如果你“看到”未来有个事件或者经验是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就别选择它！重新选择！挑选别的！

更改你的行为，以便避开那个不想要的结果。

但它已经发生了，我如何能够避开？

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还没有！你目前处于时空连续体的某个地方，在这里你尚未意识到那件事。你并不“知道”它已经“发生”。你并没有“忆起”你的未来！

（这种遗忘是最大的秘密。它使得你们能够“玩”生活这个伟大的游戏！后面我将会解释！）

你所不“知道”的，即不是“真实”的。由于“你”没有“忆起”你的未来，它就尚未“发生”在“你”身上！一件事情若尚未被“经验”，就尚未“发生”。而如果它尚未被“知道”，就不能被“经验”。

现在我们来做个假设：你有幸在电光石火中“认识”到你的“未来”。这种情况实际上无非是你的灵魂（也就是非物质形态的你）飞速去往时空连续体的其他地方，并带回来那个时刻或者事件的某些残留能量——某些画面或者印象。

这些是你能“感受”到的。有时候，有些修炼成超物质能力的人也能“感受”或者“看见”这些环绕在你身边的画面和能量。

假如你不喜欢你“感知”到的“未来”，请立刻弃它而去！只要抛弃它就可以！这样你就能够改变你的经验——而每个你都将会感到如释重负！

且慢！你是说……？

你必须知道——你现在将要获悉——的是，你同时存在于时空连续体的每个层面。

也就是说，你的灵魂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如今，亦将存在于将来——你的世界将永无末日——阿门。

我“存在”的地方不止一个？

当然啦！你存在于所有地方——以及所有时间！

未来有个“我”，过去也有个“我”？

我们刚才费了很大劲总算才弄明白，“未来”和“过去”并不存在——但姑且按照你惯用的含义来使用这两个词语，是的。

我不止一个？

你只有一个，但你比你认为的要大得多！

假如存在于“现在”的“我”改变某件他不喜欢的“未来”的事情，那么存在于“未来”的“我”就再也经验不到那件事？

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整个画面都会改变。但他并没有失去他自己选择的经验。他只是如释重负，为你不必经历那件事而高兴。

然而“过去”的“我”尚未“经验”到这件事，所以他将会遇到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但是呢，“你”当然可以帮助“他”。

真的吗？

真的。通过改变在你前面的“你”经验到的事，在你后面的“你”也许就不必经验到它！你的灵魂正是藉由这种方法而得到进化的。

同样地，未来的你也从他本身未来的自我那里获得帮助，从而帮助你避开他没有经验到的事情。

你能明白吗？

能啊。这种说法很吸引我。但现在我有别的问题。前生又怎么说呢？假如我在“过去”和“未来”永远是“我”，我在前生如何能够成为某个别

的人呢？

你是神圣的生灵，能够同“时”拥有许多经验——能够根据你的选择，将你的自我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自我”。

你能够反复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过上“相同的生活”——这点我已经解释过。你也能够在连续体上的不同“时间”过上各种不同的生活。

因此，尽管你是现在的你，就在此时此地，然而你可以也曾经在其他“时间”和“地点”成为其他的“自我”。

天哪，这真是越来越复杂啦！

是的，而且我们在这里只是略窥堂奥而已。

记住这个就够啦：你是能够进行分身的神圣生灵，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部分的你选择了以你当前经验到的身份来认识你自己。然而这绝不是你唯一能够成为的身份，不过你却以为是。

为什么呢？

你必须那么以为，否则你就无法完成你让自己在今生要做到的事情。

我今生要做到的是什么事情呢？从前你告诉过我，但请再跟我说说，就在“此地”，就在“此时”。

你要用生活的整体——各种各样的生活——来获得和确定你的真实身份、选择和创造你的真实身份、经验和实现你当前对你自己的期许。

你永远处在通过表达自我而创造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

你将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和境况作为工具，用以不断地更新你对自己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期许。

这种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是永远持续的，永无止境的，而且是多重的。它在“此刻”发生，也在许多层面发生。

在你们的线性实在中，这种经验在你看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你觉得你自己有过一种生活，或者有过几种生活，但肯定每次只能有一种。

但假如“时间”并不存在呢？那么你就会同时拥有你所有的“生活”！

你确实是这样的！

你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过着这种生活，过着你当前这种实际生活！难道你从来不曾对某件未来的事情有过“奇怪的预感”，而且这种预感强烈地让你避开那件事吗？

你们的语言管这个叫作先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无非是你突然对你在“未来”经验到的某件事有所察觉而已。

你的“未来的你”在说：“喂，这不好玩。别做这件事！”

你现在也正在过着其他生活（你管它们叫作“前生”），只不过在你的经验中，它们存在于你的“过去”，但这也没关系。假如你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你就很难去玩生活这个美好的游戏。就算是这里提供的描述也无法让你完全明白。否则的话，“游戏”将会结束。过程之所以是过程，是因为它是完整的——你在这个阶段尚未完全觉悟，正是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祝福这过程吧，接受它，把它当作最仁慈的造物主馈赠的最伟大的礼物。拥抱这过程，带着和平、智慧与安乐在其中行走。利用这过程，别再把它当作某样你必须忍受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你的工具，用它来创造古往今来最高贵的经验：实现你神圣的自我。

怎样才能做到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别将你今生宝贵的时刻浪费在寻求揭示所有生活秘密的过程中。

这些秘密成为秘密，是有原因的。将这些秘密交给神去保管。将你的此刻用于最高的目标——创造和表达你的真实身份。

确定你的身份，你的理想身份，然后尽最大努力去获得它。

动用你有限的理解能力，把我说过有关时间的话作为基座，建立起你對自己最伟大的期许。

如果有个关于“未来”的印象浮现在你的脑海，请正视它。如果有个关于“前生”的观念走进你的思维，别忽略它，而是看看它对你有什么用。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认识到有条路能够让你比在此时此地更加光荣地创造、展现、表达和经验你的神圣自我，请踏上那条路。

我将会让你认识到这样的道路，因为你请求过我。写下这本书标志着你正在请求我，因为若是没有开放的头脑，开放的心灵，以及做好认

识准备的灵魂，此时你就无法在你的眼前将这本书写下来。

对于那些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本书也是他们创造的。否则他们现在怎么能够经验到它呢？

每个人在创造着正被经验到的每件事。也可以这么说，我在创造正被经验到的每件事，因为我就是每个人。

你懂得这里的和谐之美吗？你看到其中的完美吗？

所有这些都蕴含于一个简单的真相：

我们是一体。

Chapter 06

跟我讲讲空间吧。

空间是展现出来的时间。

实际上，空间——纯粹的、“虚无的”、其间什么都没有的空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万物皆是物。即使最“虚无”的空间也充满了稀薄的气体，这些气体覆盖着的区域无限宽广，乃至它们似乎是不存在的。

就算把这些气体抽掉，那也还有能量。纯粹的能量。颤动和摆动就是这种纯粹能量的体现。万物都以特定的频率运动着，这也是纯粹能量的体现。

这无形的“能量”就是将“物质”聚合起来的“空间”。

从前（姑且使用你们的线性时间模型），宇宙间所有物质曾被压缩成一个细微的点。你无法想象这个点的密度有多大——但这是因为你觉得目前存在的物质密度已经够大了。

实际上，现在你们所谓的物质，其实大部分是空间。所有“固体的”物品只有百分之二是固体的“物质”，其他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空气”！所有物体最细微的粒子之间的空间是巨大的。那就像你们的夜空中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然而你们却管这些物品叫做固体！

整个宇宙确实曾经是“固体”。当时物质的粒子之间确实没有空间。所有物质都消除了物质中的“空间”——这巨大的“空间”消失之后，全部物质所占的地方比针尖还要小。

确实有过某个“时间”，在那“时间”之前，根本就没有物质——只有最纯粹、最崇高的震动能量，你们管它叫作反物质。

在这时间“之前”的时间里，在你们所认识的物质宇宙存在之前，没有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乐土，或者“天堂”，因为那时无物，即无挂碍。

太初之时，纯粹的能量（即是我！）震动着、摇摆着，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了物质——宇宙间的所有物质。

你们也能够完成这种壮举。实际上，你们每天都在这么做。你们的各

种思维是纯粹的震动——它们能够而且确实创造出有形的物质！如果你们有足够多的人持有相同的思维，你们就能影响、甚至创造出部分的物质宇宙。这个道理我在第一卷中已经详细解释过。

宇宙目前正在扩张吗？

以你无法想象的速度！

它会永远扩张下去吗？

不会。驱动扩张的能量终将会消退，而粘合万物的能量将会增长，从而再次将万物拉回“原样”。

你是说宇宙将会坍缩？

是的。万物将会“返璞归真”！你们将会再次拥有天堂。没有物质。只有纯粹的能量。

换言之——只有我！

到最终，一切将会归于我。这就是你们那句“万物皆归于此”的起源。

那意味着我们将不再存在！

不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已。但你们将会永远存在。你们不可能不存在。你们便是存在本身。

宇宙“坍缩”之后会怎样呢？

整个过程将会重新开始！所谓的大爆炸将会再次出现，另一个宇宙将会诞生。

它将会扩张和坍缩。然后它将会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永远。

这是神的呼吸。

好吧，这听起来也非常有趣，但它跟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关系。

正如我从前说过的，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揭示宇宙最深层的秘密，或许不是使用你今生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有关伟大的宇宙过程的简单比喻和描述，对你们也不无益处。

比如说呢？

比如说理解所有事物都是循环不息的——包括生活本身。

理解宇宙的生活，将会有助于你理解你的内心生活。

生活循环不息。万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将会享受生活的过程——而不只是忍受它。

所有事物都在进行循环运动。这是生活的自然节奏，万物皆以这个节奏运动；万物皆顺着这个潮流。所以《圣经》上写着：“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均有其时。”

睿智者懂得这个道理。聪明者使用这个道理。

很少有男人像女人那样懂得生活的节奏。女人毕生依照那种节奏生活。她们和生活的节奏保持同步。

女人比男人更能顺应生活的“潮流”。男人想要推开、拉近、抵制、引导这潮流。女人经验它——然后顺应它，从而制造出和谐。

女人听得见风中花朵的音韵。她看得见无形之美。她感受到生活的牵引、推动和催促。她知道何时奔跑，何时歇息；何时笑，何时哭；何时坚持，何时舍弃。

大多数女人大方地离开她们的身体。大多数男人抗拒离开。女人处在身体之中时，把她们的身体照顾得很好。男人对待他们的身体很糟糕。他们对待生活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泛指。我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情况。我只是在说普遍的现象。但假如你睁开眼去看看生活，假如你能够正视你现在和曾经看到的景象，假如你承认事实，那么你将会发现我这种普遍性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可是这让我很难受。这让我觉得女人好像比男人更高级。她们的本质似乎比男人要好得多。

阴和阳均是美妙的生活节奏的组成部分。某种“存在”的要素并不比另外的要素更加“完美”或者“优秀”。这些要素无非就是要素而已。

男人很明显体现了神圣的另一面，这在女人看来同样是值得羡慕的。

然而曾有人说过，生为男子，乃是一种测试或者考验。当你做男人的时间足够长久，也就是说，当你受够了你自己的愚蠢，当你自己闯下的祸已经带来足够多的痛苦，当你已经伤害过足够多的人、乃至不再继续你自己的行为，当你用理性取代暴力、用同情取代鄙夷、用求和取代求胜，那么你将愿意变成女人。

当你明白强权并非“真理”；当你懂得欺人并非强者的表现，助人才是；当你知道拥有绝对权力者无需对他人发号施令；当你明白这些道理，那么你也许会有资格拥有女人的身体——因为那意味着你终于理解她的本质。

这么说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好。

不是的！不是“更好”——而是不同！那只是你的判断。在客观现实中，无所谓“更好”或者“更坏”。只有现实，以及你希望看到的现实。

热不比冷好，上不比下好——这个道理我已经讲过。因而，女性并不比男性好。性别只是性别。就像你只是你。

然而你们之中没有人受到限制。你们可以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选择你们想要的经验。在此生或者来生，或者来生的来生——正如你们在前生做过的那样。你们每个人永远是有选择的。每个人都能够决定自己的性别。每个人体内都有雄性和雌性。你们在表达和经验哪种性别时感到快乐，就去表达和经验哪种性别吧。然而要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男人或者女人。

我现在不想换到其他话题。我希望深入地探讨这个性别问题。在上一卷的结尾，你承诺要更加详细地讨论男女之间的性事。

是的，我想现在是我们——你和我——谈论性的时候了。

Chapter 07

你为什么创造了两性呢？你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繁殖吗？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叫作性生活的美妙经验呢？

当然不要觉得羞耻。不要觉得内疚和害怕。

因为羞耻并非高尚，内疚并非善良，害怕并非光荣。

不要怀着淫念，因为淫念并非情欲；不要想着禁欲，因为禁欲并非自由；不要强迫对方，因为强迫并非渴望。

显然，也不要想着用性控制别人或者获取权力，因为这些和爱毫无关系。

但是……是否可以只是为了个人满足而性交呢？答案令人吃惊：可以的——因为个人满足是自爱的同义词。

长久以来，个人满足一直遭到严厉谴责，所以人们对待性总是怀着强烈的负罪感。

人们说，你们不能将某种具有个人满足功能的东西用于个人满足！这种说法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但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你们决定，如果你们在性交期间和过后觉得很美好，你们将会为此感到内疚，你们觉得这样至少还能说得过去。

这就像那个你们所有人都认识的歌星（她的名字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她通过唱歌赚到了数百万美元。有人问她怎么看待她成功的歌唱生涯及获得的财富，她说：“我简直有点内疚，因为我非常热爱做这个。”

她的言下之意很明显。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你热爱的，那么你不该从中赚钱。大多数人通过做他们讨厌的工作（至少应该是某些困难的工作，而非能够带来无尽乐趣的工作）来赚钱。

所以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如果你对它有负面的感受，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它！

你们通常用内疚来对某样让你们觉得好的东西产生坏的感受——以此来让你们自己和神达成和解……你们以为神并不想让你们对任何东西产生好的感受！

你们尤其不该觉得身体的愉悦是好的。千万不能觉得“性”是好的（你的奶奶过去经常在你耳边低声地这么说）。

现在有个好消息：热爱性是完全没问题的！

热爱你的自我也是没问题的！

实际上，你必须热爱性和你的自我。

对性交（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上瘾确实对你没有好处。但热爱它是“可以”的。

每天请说十次：

我爱性

再说十次：

我爱钱

现在你想来个劲爆的吗？请说十次：

我爱我！

下面这些东西也是人们认为你不该爱的。去爱它们吧：

权力

荣誉

名望

成功

胜利

还想再来点吗？试试这些。如果你爱它们，那么你真的应该感到内疚哦：

别人的爱戴

变得更好

拥有更多

明白怎么做

明白为什么

够了吗？且慢！这里还有最大的愧疚。你最应该愧疚的时候，就是当你觉得你：

认识神

难道这不是很有趣吗？让你终身感到愧疚的竟然是

这些你最想要的东西。

然而我告诉你：去热爱你想要的东西吧——因为你对它们的爱，能够将它们吸引到你身边。

这些东西是生活的要素。如果你爱它们，你就是爱生活！如果你宣布你渴望它们，你就宣布了你选择所有由生活提供的好东西！

所以选择性吧——所有你能得到的性！选择权力吧——所有你能掌控的权力！选择名望吧——所有你能获得的名望！选择成功吧——所有你能取得的成功！选择胜利吧——所有你能经验的胜利！

然而别用性代替爱，而是把它作为爱的庆典。别用权力来欺压人，而是用它来救济人。别把名望本身视为目标，而是视为达到更宏伟目标的手段。别为了成功而让他人付出代价，而是把它作为帮助他人的工具。别选择造成他人失败的胜利，要选择那种无损于人、甚至有益于人的胜利。

勇敢地去选择别人的爱戴吧——但要明白别人也可以是你爱戴的对象，并且去爱戴他们！

勇敢地去选择变得更好吧——但不是变得比其他人更好，而是比原来的你更好。

勇敢地去选择拥有更多吧，但这只是为了你有更多可以付出。

是的，去选择“明白怎么做”和“明白为什么”吧——这样你就能和别人分享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要选择认识神。实际上，先选择这个，别的一切将会随之而来。

你终生受到的教育是付出比索取要好。然而你无法付出你并不拥有的东西。

所以自我满足才会如此重要——所以它受到鄙夷是十分不幸的事情。

显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非损害他人利益的自我满足。这并不是提倡你忽略他人的需求。然而你在生活中也不该忽略你自己的需求。

给予你自己大量的欢乐，你将会有大量的欢乐可以给予别人。

佛教密宗的性爱大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鼓励自慰，而你们有些人实际上认为自慰是一种罪。

自慰？老兄——你真的太过分啦。这可是一本来自神的书啊，你居然谈到这样东西，你怎么可以说起这个词？

我知道。你对自慰有看法。

我没有，但许多读者可能会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我们正在制造的这本书是要给其他人看的。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故意冒犯他们呢？

我没有“故意冒犯”任何人。人们可以选择是否被“冒犯”，那是他们的自由。可是你真的觉得我们能够坦率和开放地谈论人类的性生活，同时又不会使得某些人感到被“冒犯”吗？

没有，但这样的话题太过分啦。我认为大多数人尚未做好聆听神谈论自慰的准备。

如果在这本书中神只谈论大多数人准备聆听的问题，那么它将会是一本微不足道的书。当神说话时，大多数人对神说的话都没做好聆听的准备。他们通常要等上两千年。

好吧，你继续说吧。我们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震惊了。

很好。我只是用这种生活经验（顺便说一声，你们每个人都曾参与这

种经验，但却没有人愿意提起它）来说明一个大道理而已。

我再告诉你这个大道理：给予你自己大量的欢乐，你将会有大量的欢乐可以给予别人。

密宗（该宗派对性的表达方式恰好是非常高级的）的上师知道，如果你带着性饥饿去性交，那么你取悦对方、经验到灵魂和肉体欢乐而长久地交融（顺便说一声，这正是经验性爱的至高理由）的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因而，密宗的恋人往往先是自我取悦，然后才去取悦对方。他们通常当着对方的面取悦自我，并且彼此鼓励和帮助，充满爱意地给对方指引。然后，等到最初的饥饿得到满足，双方更深的渴望——对长时间交合带来的狂喜的渴望——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

淋漓尽致的性生活是欢愉的、活泼的、充满爱意的，它由几个部分组成，这种相互的自我愉悦便是其中之一。你们所谓的交媾、做爱也许只能持续两个小时。也许还不到。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那顶多就是一次二十分钟的运动。也就是说，如果能坚持二十分钟，你们就要谢天谢地啦。

我可没想到这本书会变成性爱手册。

它不会。但就算它真的变成性爱手册，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关于性生活，以及它最神奇、最有益的表达方式，大多数人仍所知无多。

然而我想说明的还是那个大道理。你给予你自己越多的欢乐，你就有越多的欢乐可以给予别人。同样地，如果你给予你自己力量而得到欢乐，你就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和别人分享。关于名望、财富、荣誉、成功或者其他任何让你感觉良好的东西，情况亦是如此。

对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探讨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让你“感觉良好”。

好吧，就听你的。为什么呢？

“感觉良好”是灵魂大喊“这就是我！”的方式。

好比你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点名，当你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你不得不说“到”，对吧？

对的。

嗯，“感觉良好”是灵魂说“到！”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人对这种“去做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情”的想法冷嘲热讽。他们说这是通往地狱之路。然而我说这是通往天堂之路！

当然，这要看你说的“感觉良好”是什么。换句话说，哪种经验让你感觉良好？然而我告诉你吧：没有任何进化是通过否定而实现的。如果你现在就要进化，那将不会是因为你有能力成功地向自己否定那些让你“感觉良好”的东西，而是因为你赋予自己这些欢乐——并发现了某些更“美妙”的事情。因为假如你从来不曾品尝过“差劲”，你如何能够认识某样东西是“美妙”的呢？

宗教让你们听它的话。这正是所有宗教必定失败的原因。

而灵性将会永远获得成功。

宗教要求你们学习别人的经验。灵性催促你们寻找你们自己的经验。

宗教无法容纳灵性。它无法忍受灵性。因为灵性可能会引导你们得出有悖于某个特定宗教的结论——而这种情况，是没有哪个现存的宗教能够容忍的。

宗教鼓励你们探索别人的思想，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思想。灵性邀请你们扔掉别人的思想，创造出你们自己的思想。

“感觉良好”是一种方式，你用它来告诉你自己：你（在产生良好感觉之前）最后的思维是真相、最后的话语是智慧、最后的行动是爱。

只要看看让你“感觉良好”的是什麼，就能明白你取得了多么遥远的进展、多么高级的进化。

别通过否定或者避开那些让你“感觉良好”的东西来强迫你自己在进化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快。

自我否定即是自我毁灭。

然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自我规范并不等于自我否定。自我规范是主动的选择：人们决定自己的身份，并依据这个决定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如果你宣称你自己是尊重他者权利的人，那么不去盗窃或者抢劫他们、不去强奸和掠夺的决定根本就不可能是“自我的否定”。那是自我的宣言。所以说要衡量一个人在进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只要看看让他“感觉良好”的是什麼就可以。

假如不负责任地去行动，假如以某种你明知会损害别人或者给别人带来麻烦或痛苦的方式去做事，你就会“感觉良好”，那么你在进化的道路上走得不是很远。

觉悟是这里的关键所在。各个家庭和社区中的年长者的任务是，在年轻人中创造和传播这种觉悟。神的使者从事的工作与此相同：提升所有人的觉悟，让他们明白伤害或者帮助一个人，即是伤害或者帮助全部人——因为我们是一体。

当你从“我们是一体”的立场出发，你绝对不可能发现伤害别人让你“感觉良好”。所谓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会消失。正是在这些参数之内，进化中的生灵才能经验生活。正是在这些参数之内，我才会建议你们允许自己去拥有生活提供的一切——你们将会发现，生活提供的比你想到的更多。

你是你所经验的。你经验你所表达的。你表达你所拥有的。你拥有你赋予自己的。

我很喜欢这个观点——但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问题吗？

可以啊。我创造两种性别的原因，跟我赋予万物、赋予整个宇宙以“阴”和“阳”两种属性的原因是相同的！男性和女性是阴阳的组成部分。在你们的世界中，男女是阴阳最高级的生命表现形式。

阴阳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两性是其中之一。

阴和阳、此和彼、这 and 那、上和下、热和冷、大和小、快和慢、物质和反物质……

必须有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你才能经验到你现在认识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样表达这种叫作性能量的东西呢？

怜爱地。开放地。

活泼地。欢乐地。

勇敢地。热切地。神圣地。浪漫地。

幽默地。自发地。动人地。创新地。坦荡地。感性地。

当然，还有经常地。

有人说人类性生活唯一的合法目的是繁衍子息。

胡说八道。繁衍子息是大部分人类性经验的快乐后果，而非其逻辑前提。那种认为性只能用于生男育女的观点是非常幼稚的；有种相关的想法认为若不想再生孩子，则必须停止性生活，这种想法比幼稚还糟糕。它违背了人类的本性——而那种本性可是我赐予给你们们的。

性表达是一种永恒的吸引过程和有节奏的能量流不可避免的结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由那种能量流驱动的。

我给万物灌输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将它的信号发送到全宇宙。所有的人、动物、花草、岩石、树木，所有有形的东西，都像无线电发射器那样放射出能量。

现在你正从你所处的位置向四面八方送出能量，放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你——以电波的模式向外移动。这种能量离开你，穿过墙壁，越过山脉，经过月球，直到永恒。它永远、永远不会停止。

每个你有过的想法都会影响这种能量。（假如你想念某个人，而对方又足够敏感，那么她或他就能感受到你的思念。）每个你说过的字眼都会改变它。每件你做过的事情都会左右它。

你发射这种能量的振幅、速度、波长和频率不断地随着你的想法、心情、感受、话语和行动而改变。

你曾经听人说过“发出善意的信号”，这句话说的是实情。这种说法是非常准确的！

从本质上来讲，其他所有人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情。于是以太——你们之间的“空气”——充满了能量；这些相互交织的个人“信号”形成的矩阵如同一张地毯，其复杂程度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

这种编织物便是你们生活在其中的复合能量场。它十分强大，影响到万事万物。包括你。

然后呢，由于受到别人向你发送而来的信号的影响，你会发送出各种新创造的信号，这些信号反过来加入到矩阵之中，引发它的变化——这反过来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的能量场，影响到他们发送的信号，进而影响到矩阵——这矩阵又影响你……如此循环无穷。

现在你可能觉得这纯粹是天花乱坠的胡说——但你难道不曾走入某个“空气凝重得能用刀将它切开”的房间吗？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有两个科学家分处地球的两端，同时研究相同的问题，各自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钻研那个问题，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各自独立地、同时地得到相同的解决方法吗？

这些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们是矩阵存在的明证。

矩阵——无远弗届的复合能量场——是强大的信号。它能够直接冲击、影响和创造各种有形的物体和事件。

（若有两个或以上的人以我的名义聚合……）

你们的通俗心理学管这个能量矩阵叫做“集体意识”。它能够而且确实影响你们星球上的万事万物。你们的星球究竟是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安定、山崩地裂还是风和日丽、瘟疫横行还是病痛绝迹，无不受到它的影响。

所有这些皆是意识的后果。

你个人生活中更为具体的事件和境况亦是如此。

你说的很有趣，但跟性有什么关系呢？

耐心点。下面我就说到啦。

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直在交换能量。

你的能量不停地向外散发，触碰其他所有事物。其他所有事物和所有人也都在触碰你。但现在有件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在你和其他所有事物之间的某个点，这些能量交汇了。

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让我们想象房间里的两个人。他们分别处在房间的两端。我们叫他们汤姆和玛丽。

现在汤姆的能量四面八方地向宇宙发出有关汤姆的信号。有些能量波击中了玛丽。

与此同时，玛丽也在散发她自身的能量，其中有些击中了汤姆。

但这些能量以某种你可能从未想到的方式相遇。它们在汤姆和玛丽之间的中点交汇。

他们的能量彼此交融（别忘了，这些能量是物理现象，它们能够被测

量和感知)，合成一种新的能量单位，我们可以称之为“汤玛丽”。它是汤姆和玛丽复合而成的能量。

汤姆和玛丽完全可以称这种能量为“我们的结合体”——因为它就是那样的：它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能量体；双方绵延不绝地将能量输给它，而它又通过永远存在于矩阵中的线路或者渠道将能量回馈给它的两个“母体”。（实际上，这种“渠道”就是矩阵。）

这种“汤玛丽”的经验正是汤姆和玛丽的真相。双方正是受到这种神圣结合的吸引。因为他们通过渠道感受到那结合体、那统一体、那光荣联合体的至高欢乐。

分开站立着的汤姆和玛丽能够切实地感受矩阵中的情况。双方受到这种经验的强烈吸引。他们想要彼此靠近！立刻靠近！

现在他们受过的“训练”出现了。世界已经训练他们慢下来，怀疑那种感受，保护自己免遭“伤害”，抑制自己的情感。

但灵魂想要认识“汤玛丽”，现在就认识！

如果这两个人是幸运的，他们将会有足够的自由去抛开他们的怕，并相信他们之间唯有爱。

现在这两个人已经无可挽回地遭到他们的结合体的吸引。汤姆和玛丽已经在无形中体验了汤玛丽，他们想要实实在在地体验它。他们想要共同靠近。那并非彼此靠近。虽然在旁人看来是那样的。但他们各自想要靠近的是汤玛丽。他们努力要到达已经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个神圣联合体所在的地方。他们已经知道在那个地方他们是一体，也知道融为一体是什么感受。

所以这两个人迈向他们正在体验的这种“感受”，他们越走越近，逐渐“缩短线路”，于是双方输送给汤玛丽的能量所经过的路程也越来越短，强度从而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靠得更近了。距离变得更短，强度变得更大。他们再靠近一些，强度再次增长。

现在他们相隔只有几尺。他们的结合体越来越炽热，以惊人的速度颤动着。双方与汤玛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稠密，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明亮，由于难以置信的能量交换而发热。人们说这两个人“欲火焚身”。确实如此！

他们贴得更近了。

现在，他们触碰到对方。

那种感觉简直让人受不了。太美妙啦。在相互触碰的刹那间，他们感受到了汤玛丽的所有能量——他们的复合体所有那种浓密而稠厚的统一实质。

如果你让自己处在最敏感的状态，当你们相互触碰时，这种美妙而圣洁的能量会令你感到颤栗——有时候这种颤栗会走遍你全身；或者当你们相互触碰时，你会感到火热——这种火热也可能会袭遍你全身，但它主要集中在你的丹田（亦即能量中心）深处。

能量在丹田中燃烧得特别强烈——现在可以说汤姆和玛丽都为对方而“发热”！

这时双方相互拥抱，他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汤姆、玛丽和汤玛丽差不多位处相同的地方。汤姆和玛丽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汤玛丽，他们想要靠得更近，想要切切实实地和汤玛丽相融。想要变成有形的汤玛丽。

我创造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能够那么做。此时，汤姆和玛丽的身体准备那么做。汤姆的身体现在准备要真的进入玛丽。而玛丽的身体则已准备好真的接纳汤姆。

那种颤栗和火热的感觉现在愈演愈烈，美妙得难以言喻。双方的身体合二为一。汤姆、玛丽和汤玛丽变成一体。活生生地。

他们之间的能量仍在流动。急切地。热烈地。

他们喘息。他们蠕动。他们拼命得想要得到对方，拼命地想要彼此贴近。他们努力相互接近。接近。再接近。

他们爆炸了，真的爆炸了，他们整个身体扭曲着。震波荡漾到他们的指尖。在这合二为一的爆炸中，他们认识到男神与女神、最初与最终、实在与虚无，认识到生活的本质——那种此在的经验。

这个过程也包含了某些物理化学反应。双方合二为一，而且通常会创造出第三个实体。有形的实体。

汤玛丽的化身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这两个人用他们的肉和血创造出有血有肉的实体。

他们真的创造了生命！

难道我没说过你们都是神吗？

在我听过的对人类性生活的描述当中，这是最美丽的。

如果你想看到美丽，那么你看到的就是美丽。如果你害怕看到美丽，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丑陋。

要是知道有多少人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很丑陋，你或许会大吃一惊。

我不会吃惊的啦。我早见识过啦，这世界已经把太多的恐惧和丑陋安放在性周围。但你这种说法确实令人疑窦丛生啊。

你有疑窦我可以解答啊。但请允许我再稍微深入地展开刚才的话题，然后你再提问吧。

没问题，请继续。

我刚刚描述的这种舞蹈，我刚刚解释的这种能量，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万事万物之中发生。

你的能量如金色的光芒般从你身上发出，它持续地和其他所有事物、其他所有人发生接触。双方的距离越近，彼此之间的能量就越强大。而距离越远，就越微妙。然而你从不曾完全和任何事物分离。

你和所有其他人、地点或存在物之间有个点。这个点是两种能量交汇、形成第三种强度较低然而同样真实的能量单位的地方。

这个地球上——以及宇宙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不停地朝所有方向散发能量。这些能量相互交错，它们编织成的网络极其复杂，就连你们最先进的电脑也无法分析。

这些错综复杂、彼此交织的能量在一切你们称为物体的东西之间流动，正是有了这些能量，物体才能得以存在。

这就是矩阵，我先前谈过的。你们正是通过这个矩阵彼此发送信号——各种信息、意义、疗效和其他物理效应。这些信号有时候是由个人创造的，但大多数是由集体意识创造的。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这些数量难以计算的能量相互吸引。这叫作吸引律。在这种规律当中，同类相吸。

思维通过矩阵吸引与之相同的思维——假设足够多的相同能量“聚集起来”，那么它们的振动就会变得沉重，振动的速度将会慢下来，有些于是变成了物质。

思维确实能够创造有形之物——当许多人想着相同的事情，他们的想法非常有可能会实现。

（所以“我们将会为你祈祷”才是十分强大的宣言。有太多例子证明共同祈祷是有效的，这些事例足够写成一本书。）

负面的思维也确实能够创造“效应”。例如，那种害怕、愤怒、匮乏或者贫困的全球意识，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某个这些集体观念最为强烈的特定地区，创造出相应的经验。

举例来说吧，你们地球上有个国家叫作美国，长久以来它自认是一个“在神之下、不可分割、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国家。该国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绝对不是偶然的。然而该国如今逐渐失去它曾费尽心血所创造的一切，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国似乎丧失了它最初的宏图。

“在神之下、不可分割”这几个字义如其文，它们表达的是宇宙间万物皆统一的真相——这种一体性的矩阵是非常难以破坏的。但该矩阵已经遭到了削弱。宗教自由变成了倡导排斥异己的宗教自大。个人自由荡然无存，因为个人责任已经销声匿迹。

个人责任的观念遭到曲解，现在它意味着“每个人为自己负责”。这种新哲学自以为它呼应着的是早期美国的绝对个人主义传统。

但支撑美国之宏图和美国之梦想的基础却是个人责任最初的意义，它最深的意蕴和最高的表达只能在同胞之爱中找到。

美利坚之所以成为伟大国家，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为其自身的生存而奋斗，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肩负着为所有人的生存而奋斗的个人责任。

从前的美国不会对饥饿者视若无睹，不会将贫穷者拒之千里，它会向身心俱疲者和无家可归者敞开双臂，它会与全世界分享它的丰裕。

然而在美国变得伟大的过程中，美国人变得贪婪了。并非全部人均是如此，但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前移，贪婪的美国人越来越多。

美国人明白拥有财富十分美好，所以他们想要拥有更多。然而拥有越来越多财富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让别人拥有的财富变得越来越

少。

于是贪婪取代慷慨，成为美国的国民性，同情穷苦者的人也越来越少。贫困者被告知，他们之所以家徒四壁，那是他们自己犯了“该死的错误”。毕竟美国是机会之地，对吧？除了贫困者，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的机会其实是有限的，社会制度将机会都留给了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总体而言，这些人当中并没有弱势群体，比如那些属于某种肤色或者性别的人。

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人也逐渐傲慢起来。全球挨饿的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每天却将足以养活许多国家的食物扔掉。是的，美国对某些国家确实很大方——但它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成为其自身既得利益的延伸。美国也会帮助其他国家，但前提是这么做对美国有好处。（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帮助其他国家，除非这么做对美国的高官显爵、富商巨贾、保护这些上层阶级的战争机器和他们的集体财产有好处。）

美国的开国理念——同胞之爱——已经遭到侵蚀。现在美国的权贵不会想要成为“同胞的守护者”，他们转而信奉一套全新的美国主义：死死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对那些胆敢要求得到公平对待、改变悲惨处境的穷人冷嘲热讽。

每个人必须为其自身负责，这诚然是正确的。但只有在每个人把所有人视为整体、愿意为所有人负责时，美国——以及你们的世界——才能繁荣昌盛。

也就是说，集体的意识导致集体的结果。

正是如此。这个道理在你们的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

矩阵吞噬其自身——这正是你们的科学家描绘的所谓黑洞现象。它让同类能量相互吸引，甚至让物体相互靠近。

这些物体随后必须相互排斥，相互离开，否则它们将会永远地融合——实际上，它们现有的形状将会消失，以新的形状出现。

有意识的生灵全都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全体有意识的生灵都避免这种永恒的融合，以便维持它们和其他生灵的关系。如果不这么做，它们将会融进所有其他生灵之中，并经验到永远的一体状态。

我们正是从这种永远的一体状态中走出来的。

离开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不断地重新被它吸引。

这种来回“往复”的运动是宇宙的基本节奏，万物均处于这种运动当中。而所谓性，就是神人合一的能量交换。

你不断受到他人的吸引，这种引力推动你去和他人（以及矩阵里的一切）统一；然后呢，在统一的时刻，你又有意识地选择了避开这种统一。你选择了脱离它，以便能够经验它。因为你若是成为统一的组成部分，你将无法认识到它便是统一，原因是你不再认识分离。

也就是说，若要认识到其自身便是宇宙间的一切，神必须认识到其自身并非宇宙间的一切。

通过你，以及通过宇宙里每个其他能量单位，神认识到其自身是全体的部分，从而能够通过其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其自身便是全体的全体。

唯有通过经验非我，我才能经验到我。然而我即是非我——所以你应该明白这种神圣的二元论。因而我才会宣称：我就是我。

正如我说过的，这自然的循环往复，这宇宙的自然节奏，是一种典型的特征，它属于所有生命——包括那种在你们的实在中创造生命的运动。

你们仿佛受到某些急切力量的推动，拼命地贴近对方，然后却又彼此分开，然后迫切地再次相互靠近，再次分开，再次饥渴地、激烈地、迫切地寻求彻底的结合。

结合-分离、结合-分离、结合-分离，你们的身体就这样舞动着；这种运动是如此简单、如此本能，乃至你们根本无需刻意为之。有时候你们会自动跳起这种舞蹈。你们无需告诉身体怎么做。在生命的催促之下，它们会直接进行这种运动。

这就是生命本身，表达着其自身的便是生命本身。

这是在其自身最亲密的经验中制造新生命生命本身。

所有生命皆以这种节奏运转，所有生命全都拥有这种节奏。

所以全部生命均蕴含着神的温柔节奏——你们称之为生命的周期。

庄稼以这样的周期成长。季节来了又走。星球自转和公转。太阳爆炸和坍塌，然后再次爆炸。宇宙吸气和呼气。所有这些无不以与神——亦即全体——的频率相符的周期、节奏和振幅而发生着。

因为神便是全体，神便是一切，除了神，宇宙间别无所有；而一切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如今，亦将存在于将来，你们的世界将永无末日。

阿门。

Chapter 08

和你谈话真有意思，因为你给出的问题总是比答案多。除了性，我对政治也有许多疑问。

有人说性和政治是一回事，在政治领域，你们所做的无非就是.....

等等！你不会又想爆粗口吧？

是啊，我想我应该来点劲爆的。

喂，拜托！别说啦！神不应该说脏话的！

那你们为什么说呢？

我们大部分人不说的啊。

你们不说？真是活见鬼了。

那些敬畏神的人不说！

哦，我明白啦，你们必须敬畏神，才能做到不去冒犯他。

而谁又告诉你们我会被简单的一句话冒犯呢？

还有，你们有些人在高潮时会用某个字来描绘伟大的性，然而你们也用这个字来骂人，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难道你不觉得这跟你们对性生活的感受方式有关吗？

我看是你弄错了。我不认为人们会用那个字来形容美妙的、真正浪漫的性生活。

真的吗？你最近有去过谁家的卧室吗？

没有。你呢？

我一直在所有人家的卧室里。

哦，那大家就不会难为情啦。

什么？你是说你们在卧室里做的事情，不能在神面前做吗？

有人看着感觉都怪怪的啦，更何况是神在看着。

然而在有些社会里面，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或者在某些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做爱是相当公开的事情。

是的，可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化到那种自由的境界。在人们看来，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退化——使人退化到异教徒或野蛮人的状态中。

这些你称为“异教徒”的人极其尊重生命。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强奸，在他们的社会里，也没有杀人这回事。你们的社会把性——非常自然、正常的人类功能——藏起来，然后转过身去，公开地杀人放火。这才是令人恶心的。

你们把性变成了十分肮脏可耻的禁忌，所以你们才会觉得做爱很难为情！

胡说八道。大多数人只是对性持有不同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说是更高级的——礼教观念。他们认为性是私密的交流；在有些人看来，性是人际关系中的神圣部分。

缺少私密并不等于缺少神圣。人类最神圣的仪式大部分是公开举行的。

请别混淆私密和神圣。人类最恶劣的行为大部分是在私下进行的，你们只选择最高尚的行为公之于众。

我并不是提倡当众做爱，我只是想指出，私密未必等于神圣——公开也不会夺走你们的神圣。

至于礼教，在人类所有的观念当中，就限制男女最大的欢乐而言，它和它背后的行为规范仅次于那种认为神会惩罚人的理论。后者则使人们不敢尽情地享乐。

你明显对礼教有看法嘛。

“礼教”的问题在于，必须有人来制定标准。由别人来规定你们应该为哪些事快乐，这自然意味着你们的行为会受到别人的限制、引导和指使。

就性生活和其他方面的事务而言，礼教不但会“限制”你们的本性，它还会毁灭你们的本性。

有的人觉得他想要经验某些东西，然后却踌躇不前，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梦想和渴望的东西将会违背“礼教的标准”，这是最可悲的事情！

你可别忘了，他们并非不想那么做，只是那么做是违背“礼教”的。

永远、永远不要只是因为某样事情可能违反别人的礼教标准而不去做，不仅在性生活方面应当如此，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亦当如此。

如果我要给轿车保险杠贴上标语的话，上面将会写着：

打破礼教的枷锁

我肯定会在每个卧室贴上这样的标语。

但我们关于“对”与“错”的观念是社会的粘合剂。如果没有就对错达成相同的看法，我们如何能够共同生活呢？

“礼教”和你们那种“对”或“错”的相对价值观毫无关系。你们可能一致认为杀人是“错”的，但你们会一致认为在雨中裸奔是“错”的吗？你们可能一致认为搞邻居的太太是“错”的，但以某种特别爽的方式“搞”你们自己的太太，或者让你们的太太用某种特别爽的方式“搞”你们，你们会一致认为那是“错”的吗？

“礼教”指涉的往往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关乎“得体”的规定。

“得体”的行为未必总是能够带来你们所谓的“最大利益”。这种行为很少给你们带来最大的欢乐。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在性生活当中，只要当事者与受影响者均同意，任何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咯？

生活当中的一切不应该都是这样的吗？

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谁将会受到影响，或者……

那你就得当心啦。你必须小心谨慎。当你们真的无法知道、无法猜到时，你们要本着爱去行动，哪怕会因此而犯错。

做出任何决定的核心问题是：“现在爱会怎么做？”

这里的爱是爱自己的爱，也是爱所有其他当事者和受影响者的爱。

如果你爱某个人，你将不会做任何你认为可能会伤害那个人的事情。

如果尚有疑虑，那么你将会耐心等待，直到你能够看清情况。

但这意味着人们能够让你“投鼠忌器”。他们只要说这事那事会“伤害”他们，你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啦。

那只是受到你的自我的限制。难道你愿意去采取那些会让你所爱之人受到伤害的行动吗？

如果你因为没有去做某件事而觉得难受呢？

那么你一定要向你所爱之人说出你的真相——说你因为没有去做某件事而感到伤心、沮丧、萎靡，说你想要去做这件事，说你希望你所爱之人同意你去做。

你一定要争取对方的同意。争取各自让步，寻找一种让每个人都能获益的行动方案。

假如找不到这样的方案呢？

那么我愿意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

为了

不背叛别人

而背叛

自己，

其实

也是

背叛，

而且是

最高的背叛。

你们的莎士比亚也表达过这层意思：

若要对你的自我忠实，

你必然，像夜之随昼那样必然，
不能对任何人
有所瞒骗。

但如果人总是“追随”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就会变得非常自私。我不相信你会提倡这个。

你的假设是，人总是做出你所谓的“自私的选择”。我告诉你吧：人能够做出最崇高的选择。

然而我还要告诉你：

最崇高的选择未必是那种似乎对别人有好处的选择。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首位？

你们必须永远把你们自己放在首位啊！然后根据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想要经验的事情，再去做出你们的决定。

如果你们的目标——生活目标——非常高尚，你们的选择也将会非常高尚。

把你们自己放在首位并不意味着你所说的“自私”，而是意味着自我觉悟。

你给人类事务定下的规矩倒是宽松得很。

只有施行最大的自由，才有最大的成长可言，也才能实现最大的成长。

如果你所做的无非是遵守别人的规矩，那么你这不是成长，而是服从。

与你们的设想正好相反，服从并非我想要从你们这里得到的东西。服从不是成长，而我想要的是成长。

假如我们没有“成长”，你就会把我们打入阴曹地府，对吧？

不对。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卷已经讲过，等到了第三卷，我们再来仔细讨论。

好啊。既然你定的规矩这么宽松，在我们讨论其他话题之前，我能再提几个有关性的问题吗？

问吧。

如果性是人类经验如此美妙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有许多的灵性导师宣扬禁欲呢？为什么有很多大师不近女色呢？

这跟他们大多数人过着朴素生活出于相同的原因。那些进化到高级理解层次的人能够让他们的身体欲望与他们的精神及灵魂处于平衡状态。

你们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生灵，大多数人只经验到他们的身体。许多人在年过三十之后，甚至忘记他们的精神。没有人继续看书。没有人写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学习。精神遭到遗忘。它得不到养分。它并没有增长。没有新的输入。只有最低限度的输出。精神没有食粮。它没有觉醒。它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你们竭尽所能去摆脱它。看电视，看电影，看庸俗读物。反正你们什么都做，就是不要思考、不要思考、不要思考！

所以大多数人生活在身体的层次上。喂身体进食，为身体穿衣，给身体“东西”。大多数人许多年不曾看过一本好书——我指的是能够让你们学到知识的书。但他们能够告诉你整个星期的电视节目表。这说起来真是让人伤心欲绝。

实际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主动思考。他们选举领袖，他们支持政府，他们皈依那些不要求独立思考的宗教。

“替我解决呀。告诉我怎么做呀。”

大多数人想要的是这个。我坐在哪里？我何时起立？我如何敬礼？我何时付钱？你希望我做什么？

规矩是什么？哪些我不能做？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吧！只要有人告诉我，我就会去做！

然后他们心生怨恨、大失所望。他们遵守所有的规矩，他们依照别人的吩咐去做。到底怎么回事啊？生活何时变得辛酸？它何以会支离破碎？

当你抛弃你的精神——你拥有的最伟大的创造性工具——时，你的生活就变得支离破碎。

是时候重新和你的精神交朋友啦。与它做伴吧——它是那么孤单。喂它进食吧——它是那么饥饿。

有些人——少数人——明白你们拥有身体和精神。这些人将他们的精神照顾得很好。可是，即使是这些尊重精神——和各种精神事务——的人，顶多也只能运用精神十分之一的能力，而且能用到这么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精神能够做些什么，你们将会永不停止地利用它的功能，和它的力量。

假如说懂得如何在身体和精神之间平衡生活的人为数不多，那么明白你们是由三部分——身体、精神、灵魂——组成的生灵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然而你们是三位一体的生灵。你们不仅仅是你们的身体，也不仅仅是身体加上精神。

你有喂养你的灵魂吗？你曾经注意过它吗？你是在治疗它还是在伤害它？你是在成长还是在凋零？你是在扩张还是在萎缩？

你的灵魂像你的精神那样孤独吗？甚或更加受到冷落？你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感受到你的灵魂得到表达？你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欢乐地大喊？创作诗歌？谱写乐曲？在雨中起舞？烘焙馅饼？随意作画？修理某样坏掉的东西？亲吻婴儿？把猫举到面前？登山？裸泳？在日出时散步？吹口琴？通宵长谈？接连几个小时在沙滩上、在树林里做爱？与大自然交流？寻找神？

你上次默默独坐、漫游至生命最深处的一部分是什么时候？你上次和你的灵魂打招呼是什么时候？

假如你像单相的生物那样去生活，你就会深陷于身体的事务之中，金钱、性爱、权力、财产、生理的刺激和满足、安全感。名望、收入。

假如你像双相的生物那样去生活，你所关心的将会包括精神的事务在内。情义、创新、新思维和新观念的刺激、新目标和新任务的创造、个人的成长。

假如你像三相的生灵那样去生活，你终将让你自己处于平衡的状态。你所关心的包括灵魂的事务：灵性的身份、生活的目标、与神的关系、进化的路径、灵性的成长、终极的命运。

由于进化到的意识境界越来越高，你将能够完全实现你的生命的每个要素。

然而进化并不意味着为了自我的某个要素而抛弃其他要素。它只意味着放宽视界，别再执迷不悟地专注于某个因素，而是对所有因素都怀有真正的爱和欣赏。

那为什么有许多导师呼吁彻底戒色呢？

因为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取得平衡。他们认为性能量——以及各种围绕其他世俗经验的能量——太过强大，无法简单地加以调节和平衡。他们认为禁欲是通往灵性进化的唯一途径，而非仅仅是灵性进化的可能结果。

然而有些进化到很高境界的人摒绝了性，这是真的吗？

那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摒绝”。那不是强行放弃某样你仍然想要但知道“要了不好”的东西。那无非是简单的摆脱、远离而已——就好比推开摆在面前的第二道餐后甜点。并非因为甜点不够好。甚至也不是因为它对你来说不好。而只是因为，尽管它很美味，但你已经足够了。

当你能够因为这个原因而抛下你的性活动，你也许会愿意抛下。但话说回来，你也许会不愿意。你也许不会决定你已经“够了”，也许永远想要这种经验，用它来平衡你在生活中的其他经验。

这是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性亢奋者同样有资格到达光明境界，其灵性进化程度也未必就比性冷淡者低。

光明境界和灵性进化促使你放弃的，其实是你对于性的痴迷，你对性经验的深层需求，你的强迫性行为。

同样地，你对金钱、权力、安全感、财产和其他身体经验的执念也将会消失。然而你对它们的由衷欣赏不会也不应消失。欣赏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尊重我创造的过程。厌恶生活或者生活中的快乐——哪怕是最基本的生理快乐——便是厌恶我这个造物主。

因为你既然认为我的造物是污秽的，那么你会怎么看我呢？然而如果你认为我的造物是神圣的，你们对它和对我的经验也将会变得神圣。

我告诉你吧：我创造的东西，没有哪样是可恶的；而且正如你们的莎士比亚所说，没有“邪恶”的东西，那是思维所贴的标签。

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了最后几个有关性的问题。成年人之间只要彼此同意，发生任何性关系都是可以的吗？

是的。

哪怕是“变态的”性关系？哪怕是没有爱的性关系？哪怕是同性之间的性关系？

首先，让我们再次澄清，神并不反对任何东西。

我并没有坐在这里进行审判，宣布这种行动是好的，那种行动是坏的。

（你也知道的，我在第一卷详细地谈论过这个问题。）

至于在你的进化之路上，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那只有你能说了算。

不过呢，这里有一条大多数已经进化的灵魂都赞同的指导原则：

绝对没有伤害别人的行动能够促成快速的进化。

此外还有第二条指导原则：

凡是涉及别人的行动，必须取得他人的同意和许可之后，方可付诸实施。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些指导原则，来解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变态的”性关系？如果它没有伤害任何人，而且是在所有人的同意之下发生的，谁又有什么理由来说它是“错”的呢？

没有爱的性关系？自有时伊始，为性而性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每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我通常会想，我愿意在某天走进一个挤满人的房间，然后说：“这里有人从来不曾有深沉而漫长、专一而持久的爱情关系之外发生过性行为吗？有的话请举手。”

我不妨告诉你吧：任何没有爱的东西，都不是通往神的最快捷路径。

不管是没有爱的性关系，还是没有爱的意大利面条或者肉丸，如果你准备了盛宴，吃它的时候却没有怀着爱，你就会错过这次经验中最非凡的部分。

错过这个是错的吗？在这里，“错”仍然不是有效的形容词。考虑到你们想要的是尽可能快地进化到更高的灵性境界，“不利”更为贴切。

同性之间的性关系？非常多的人想说我是反对同性之间的性生活或者性行为的。然而我并不做评判，要当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人们想要我对所有事情做出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而我总是扫他们的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做出审判，这句话会让那些宣称我是审判之源的人感到特别不爽。

我确实看到这种现象：从前，人们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非但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还是违背神的法条的。（令人吃惊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人这么想。）当时他们用《圣经》来佐证他们的看法，而现在他们同样拿着《圣经》来支持他们对同性恋的质疑。

你是说不同种族的人可以通婚吗？

这个问题很荒唐，不过那些言之凿凿地否定这个问题的人更加荒唐。

对同性恋的质疑也很荒唐吗？

这你说了算。我不会对这个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做出评判。我知道你们是希望我做的。那会让你们的生活轻松很多。没有要做的决定。无需左右为难。什么事情都为你们定好了。除了服从，什么都不用去做。这种生活不怎么样，至少就创造性和自我实现而言是这样的，但管他娘的……反正也没有压力。

我想问你几个有关性和儿童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孩子多大的时候让他们明白性是一种生活经验呢？

孩子自诞生之时起，便知道他们自己是有性欲的生灵——也就是说，是有人性的生灵。现在你们星球上许多父母却唯恐孩子发现这一点。如果孩子的手放到“错误的部位”，你们就会把它挪开。如果有小孩子纯洁地在自己的身体上寻找乐趣，你们就会做出惊慌的反应，并将惊慌传递给你们的孩子。于是孩子觉得很奇怪，我刚才怎么了呀？我刚才怎么了呀？妈咪好生气哦，我干什么啦？

就你们人类而言，问题不在于何时向后代介绍性，而在于你们何时不再要求他们否认他们自己的身份——有性欲的生灵。等到孩子处于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的某个阶段，你们大多数人放弃了这种斗争，这实际上等于说（当然不是通过言语说的——你们不会谈及这些事情）：“好啦，现在你们可以注意到你们拥有这些性器官啦，可以用它们去做和性有关的事情啦。”

然而到这时破坏已经造成。过去十余年来，你们的孩子被告知他们应该为这些身体部位感到羞耻。有些孩子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部位的正确名字。他们听到的是“小鸡鸡”或者“下体”，或者其他某些你们费尽心思编造出来的词汇——而你们这么费劲，只是为了避免简单地说出“阴茎”或者“阴道”。

你们的后代因而非常清楚地知道，凡是和这些身体部位相关的东西，都要被隐藏、回避和否认；所以等到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他们的表现当然很糟糕，他们对自己身上最新的、最迫切的冲动做出谈不上失当但却很笨拙的反应。

其实不必如此，而且在我看来，你们有太多的后代带着极其严厉的性禁忌、规矩和“问题”进入成年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益的。

如今，在开明的社会，如果年幼的后代开始在他们的身体上找到欢乐，长辈并不会予以制止、责备或者“纠正”。父母的性别身份——亦即父母作为有性欲之生灵的身份——也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瞒着子女。赤裸的身体，不管是父母的、子女的或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都可以被看见，被当成是极其自然、十分美好和完全没问题的，而不是被当成某种可耻的东西。

性功能也被视为是极其自然、十分美好和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某些社会，父母当着子女的面交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孩子明白爱的性表达是美丽、神奇、极其快乐和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因为父母不停地规范所有行为的“对”和“错”，而孩子则会观察父母的所思、所说、所行，从中揣摩他们的父母对一切事物的微妙或明显的态度。

正如早前指出的，你们也许会认为这些是“异教徒”或者“野蛮人”的社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社会当中，强奸和其他由性冲动引起的罪行完全绝迹，娼妓被当作荒唐的笑话，性禁忌和性功能障碍更是未曾听闻。

尽管我并不建议你们自己的社会现在也如此开放（除了在少数极为例外的地方，主流文化肯定会视这种开放为离经叛道），但你们地球上所谓的现代文明是时候采取某些措施，来终止你们整个社会对性表达和性经验常见的压制、审判和诬蔑。

你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吗？

别再从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就给他们灌输这种观念：所有和他们身体那项与生俱来的功能有关的事情都是可耻的和错误的。别再通过言传身教让你们的后代以为一切和性相关的事情都要隐藏起来。允许你们的孩子看见和观察你们浪漫的一面。让他们看到你们拥抱、触碰和温柔地抚摸——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彼此相爱，而且通过身体展现彼此的爱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举动。（要是知道有多少家庭从来没给孩子上过这么简单的课程，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当你们的孩子开始拥抱他们自己对性的感受、好奇和冲动，引导他们将他们对自身这种新的成长经验跟发自内心的欢乐喜悦联系起来，而不是跟愧疚和羞耻联系起来。

还有啊，看在神的份上，别再向你们的孩子隐藏你们的身体。如果他们看到你们在郊游营地的乡间水池裸泳，或者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裸泳，请泰然处之。如果你们没穿浴袍从浴室走向卧室而被他们看到，请别因此而昏厥过去；请别再疯狂地觉得你们有必要遮掩、隐藏、断绝所有机会，让你们的孩子绝对没有机会认识到你们的性别身份。孩子以为他们的父母是没有性别的，因为父母总是扮成没有性别的样子。于是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这样才好，因为所有孩子都会模仿他们的父母。（心理治疗师将会告诉你们，有些为人子女者在业已成年之后，仍然难以想象他们的父母其实“做过那回事”。这当然令这些子女——现在变成心理治疗室中的病人——的内心充满了愤怒、愧疚或羞耻，因为他们自然想要“做那回事”，而且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呢，与你们的孩子谈论性吧，与你们的孩子拿性开玩笑吧，教导他们、允许他们、提醒他们、向他们展现如何快乐地去过性生活。这就是你们能够为你们的孩子做到的。你们要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这么做，你们要亲吻、拥抱和触摸他们，以及让他们看到你们相互亲吻、拥抱和触摸。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你很理性地谈论了这个问题，这正是我刚才希望的。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适合跟孩子讲解、讨论或者描述性生活呢？

等到时机成熟时，他们将会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心去观察和聆听，每个孩子都将会确凿无误地让你们知道。实际上，性意识的觉醒是循序渐进。它是逐渐发生的。你们将会知道哪种方式适合用来跟哪个年纪的孩子讨论性生活，前提是你们对性生活有清楚的认识，你们自己对性生活的所有“不解”都已经解开。

我们要怎样才能到达那种境界呢？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参加研讨班。去看心理治疗师。加入组织。阅读书籍。打坐冥思。彼此发现——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对方的性别，发现、重返、重获、索回你们自己的性生活。庆祝它。享受它。拥有它。

拥有你们自己欢乐的性生活，然后你们将能够允许和鼓励你们的孩子去拥有他们的性生活。

再次谢谢你啊。现在关于孩子的问题已经解决，让我们回到人类性生活的大主题。我想再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也许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浮滑轻薄的，但我在结束这次对话前忍不住想问。

嗯，别再诚惶诚恐啦，你问吧。

好啊。性会不会“过度”呀？

不会。当然不会。但对性的需求则会过度。

我建议你们：

享受一切。

毫无所需。

包括人也不需要吗？

包括人。尤其是人。需要某个人是终结双方关系最快的方式。

但我们都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那就别再喜欢。去喜欢不被需要的感觉——因为你们能够馈赠给某个人的最佳礼物，就是那种不需要你、无求于你的本领和力量。

Chapter 09

好啦。我准备换个话题啦。你答应过我要谈论地球上某些宏观的情况，上次你谈到美国的现状，我希望你能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

好啊，没问题。我想用第二卷来讨论你们星球面临的几个大问题。而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你们对后代的教育。

看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对吧……我能从你的口气中听出来。

当然啦，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你们试图做到的事情而言，你们做得确实不是很好。

我在这里说的每句话，我在这次对话中迄今做出的评论，我在这份文档中写下的每段文字，都必须放到这个相对的背景中来理解。我并不是在做出“对”或“错”、“好”或“坏”的审判。我只是简单地陈述你们的所作所为相对于你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来说是否有效而已。

我明白。

我知道你会说你明白，但也许某天——甚至在这次对话结束之前——你将会指责我喜欢审判。

我永远不会那么指责你的。我可没那么蠢。

以前的人也“没那么蠢”，但他们仍然认为我是个喜欢审判的神。

我不会的啦。

那我们走着瞧。

你刚才说你想谈论教育。

是啊。我发现你们绝大多数人误解了教育的意义、目标和功能，至于最佳的教育过程是什么样的，你们更加摸不着门路。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了吧，我不是很能理解。

在大多数人看来，教育的意义、目标和功能是传递知识，教育某人等于向他传授知识——通常是指他所处的家庭、宗族、部落、社会、国家和世界中累积起来的知识。

然而教育和知识几乎毫无关系。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啦。

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智慧。

智慧？

是的。

好吧，不跟你争啦。知识和智慧有什么区别呢？

智慧是知识的运用。

这么说我们不应该尝试向后代传递知识。我们应该向后代传授智慧。

首先，别“尝试”做任何事。要做就真的去做。其次，别只注重智慧，而忽略知识。那样是有害的。但是也别只注重知识，而忽略智慧。那同样是有害的。这种做法将会毁掉你们的教育。在你们的星球上，它正在毁掉你们的教育。

我们注重知识，而忽略智慧？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是这样的。

表现在哪里呢？

你们教育你们的孩子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思考。

请解释。

没问题。当你们向你们的孩子传递知识，你们是在告诉他们去思考什么。也就是说，你们正在对你们孩子说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你们希望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相。

当你们向你们的孩子传授智慧，你们不会告诉他们去认识什么，或者真相是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如何找到他们自己的真相。

可是没有知识就没有智慧。

我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刚才说，你们不能只注重智慧，而忽略知识。人们必须将一定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这是很明显的。但他们传递的知识应该尽可能少。越少越好。

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要明白这个道理：知识是会过时的。而智慧则是终生的。

所以我们的学校教的知识应该尽可能少，对吧？

你们的学校应该改变它们的侧重点。现在它们高度重视知识，极少关注智慧。许多父母认为各种有关批判式思考、问题解决和逻辑的课程是有害的。他们希望课程表里不要安排这些课。如果这些父母想要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孩子若是得到允许去培养他们的批判思考能力，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放弃父辈的道德伦理和整个生活方式。为了保护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建立了一套教育系统，着重于培养儿童的记忆力，而不是能力。你们教导儿童记住各种事实与谎言（每个社会杜撰的、关于其自身的谎言），而不是让他们有能力去发现和创造他们自己的真相。

有的培训班倒是注重开发儿童的能力和技巧，而非记忆力；可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培训班很荒唐，因为他们自以为知道儿童需要学习什么知识。然而你们对后代的教育已经将你们的世界引向无知，而非让你们的世界远离无知。

我们的学校不教谎言，它们教的是事实。

你这是在欺骗自己，就像你们欺骗你们的后代那样。

我们欺骗我们的后代？

当然啦。不信你随便找本历史书，翻开看看。你们的历史书是由那些希望他们的后代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人写成的。如果有视野更为开阔的人想要让历史书涵盖更多的事实，他们就会遭到讥讽，并被蔑称为“修正主义者”。你们不会将你们过去的真相告诉你们的后代，以免他们发现你们的真面目。

你们的历史是根据你们社会上那个叫做盎格鲁-撒克逊男性新教信徒的群体的观点而写就的。如果女性、黑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说“喂，且慢。事实并非如此。你们在这里漏掉了许多史实”，你们就会气急败坏，大张旗鼓地要求那些“修正主义者”别再试图改变你们的教科书。你们不想要你们的孩子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想要他们知

道，你们是如何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过去发生的事情辩护的。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好啊。

美国曾经将原子弹投向日本两个城市，造成上百万人毙命或伤残，然而在这个国家，你们并不将美国决定动用原子弹背后的一切教给你们的孩子。你们教给他们的是你们眼中的事实——你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事实。

如果有人试图平衡这种观点和其他观点（比如说日本人的观点），你们就会大叫大喊，气急攻心，跳上跳下，要求各所学校在回顾这次重要历史事件时千万不能提供这样的资料。因而你们教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政治。

历史本应对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而全面的记录。政治则无关乎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政治永远是人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看法。

历史揭示，政治辩护。历史揭开，和盘托出；政治遮盖，以偏概全。

政客讨厌如实记录的历史。而如实记录的历史对政客也没有好评。

然而你们都穿着皇帝的新衣，因为你们的孩子终究会看穿你们。如果有孩子学会批判式思考，他们将会翻开你们的历史书，然后说：“哇，我的父辈和祖辈一直在欺骗他们自己。”这种情况是你们无法忍受的，所以你们不让孩子拥有批判思维能力。你们不想要你们的孩子拥有最基本的事实。你们想要他们拥有你们对事实的观点。

我认为你有点夸大其词。我认为你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真的吗？你们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不希望他们的孩子认识各种关于生活的基本事实。假如学校开始教孩子认识人类的生理机制，人们就会抓狂。现在你们认为不应告诉孩子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或者如何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当然，如果你们是站在某个特定的立场上告诉他们如何避免艾滋病，那又另当别论。那样的话就可以对他们说。但只是告诉他们事实，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你们死都不肯。

孩子哪能自行决定这些事情啊？他们必须得到正确的引导。

你有看看你们的世界近况吗？

怎么啦？

正是因为你们在过去引导了你们的孩子，你们的世界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那是因为我们误导了他们。如果说当今的世界糟糕透顶（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确实如此），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曾经试图将原来的价值观传授给我们的孩子，而是因为我们以前允许他们接受这种“新式”的教育！

你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就是真的这么想！如果我们只是让孩子学习读、写、算这三门基本课程，而不是喂他们吃这种“批判式思考”的垃圾，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得多。如果我们将所谓的“性教育”排除在教室之外，交由家庭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不会看到许多少女怀上孩子、十七岁的单身母亲申领社会福利，就不会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残暴而疯狂。如果我们坚持让年轻一代依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去生活，而不是放任自流，纵容他们去创造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我们这个曾经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江河日下。

我明白。

还有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我们应该幡然醒悟，发现我们对广岛和长崎所做的事情是“错”的。苍天在上，我们当时需要结束战争啊。我们挽救了交战双方成千上万的生命。那是战争的代价。没有人喜欢那么做，但是非那么做不可。

我明白。

是啊，你明白。你就像那些无法无天的共产党分子。你们想要我们修改历史书，没问题。你们想要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然后你们这些家伙就能够实现理想，接管这个世界，创造腐败的社会。说什么重新分配财富呀，人民当家作主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废话。只不过那样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回到过去，重拾先辈的价值观。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啦。我说得怎么样？

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我在广播电台当过几年节目主持人啊，这对我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们地球上的人确实是这么想的吗？

你不信可以打赌啊。不仅美国是这样。我是说，你可以改掉国家的名字，改掉战争的名字，换成随便哪个国家在随便哪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随便哪次军事侵略。结果是没有区别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对的。每个人都知道错的是别人。别提广岛了。换成柏林或者波斯湾吧，都一样的。

大家也都知道行得通的是原来的价值观。大家都知道这世界就要变成地狱。不仅是美国。而是全世界。这地球上每个地方都在呼吁重拾原来的价值观，呼吁民族主义。

这我知道的。

我不是这么想的啦，只是想表达出那种感受，那种关切，那种愤怒。

你做得很好啊。我差点信以为真了。

是吧？你有什么话要对那些真的这么想的人说吗？

我会说，你们真的以为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情况比现在更好吗？我会说，回忆是靠不住的。你们只记得从前的好，忘却它的不好。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很正常的。但别上当。动用你们的批判式思维，别只是记住其他人要你们想起的东西。

就拿我们的例子来说吧，你真的以为向广岛投原子弹是绝对必要的吗？有些人宣称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他们写了许多报告指出，日本帝国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已经私下向美国传达了投降的意愿，你们美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报告是怎么说的呢？动用原子弹的决定里面有多少为珍珠港遇袭复仇的成分？就算你由衷地认为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是必要的，那为什么投放第二颗原子弹也是必要的呢？

当然，你们自己对这次历史事件的纪录可能是准确的。美国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说法可能与事实相符。但这并非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你们的教育系统并不允许学生对这些和许多其他问题进行批判式思考。

你能想象爱荷华州某位教社会研究或者历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上述疑问，邀请和鼓励学生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些话题，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吗？

这才是重点所在！你们并不想要你们的后辈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你

们想要他们得出和你们相同的结论。因而，你们使得他们注定要再次犯下你们的结论所引致的错误。

但有人认为以前的价值观是好的，现在人心不古，你是怎么看的呢？现在少女生育或者单身母亲申领社会福利的情况迅猛增加，我们的世界变得残暴而疯狂，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的世界确实变得残暴而疯狂。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但你们的世界之所以如此，却不是因为你们已经允许学校传授给学生的内容。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们不曾允许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

你们不曾允许学校让学生知道爱是宇宙间的一切。你们不曾允许学校提倡无条件之爱。

见鬼啦，就算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不会允许它提倡那个。

是这样的。你们也不肯教育你们的后代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人性和他们美妙的性别身份而欢庆。你们最不肯让你们的孩子们明白的道理是，他们是寄居在肉身中的灵性生命。你们也并不把你们的孩子作为肉身中的生灵来看待。

在那些性生活可以被公开地提起、自由地讨论、欢乐地解释与经验的社会，性犯罪根本是不存在的，只有极少数的生育不在人们的计划之内，而且没有“非法”或者不想要的生育。在高度进化的社会，所有的生育都是光荣的，所有母亲和所有孩子的福利都得到照顾。实际上，这种社会根本不会采取别的做法来对待生育。

在那些历史并没有遭到最强大者的观点扭曲的社会，从前的错误得到公开的承认，而且永远不会再次出现，那些显然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只出现一次就够了。

在那些学校开设批判式思考、问题解决技巧和生活技能课程，而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社会，从前的行动，哪怕是“合情合理的”行动，都会遭到严谨的审视。没有什么会被视为万古不移的真理。

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吧。在谈论广岛这次历史插曲的时候，学校除了传授史实之外，还能怎样传授生活技能呢？

你们的老师将会在课堂上准确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将会摆出导致那次事件的所有事实——全部事实。他们将会意识到对万事万物的观点不会只有一个，所以他们会列举交战双方的历史学家各自的观点。然后呢，他们将不会要求班上的学生记住这次历史事件的各种数

据，而是给他们布置难题。他们将会说：“现在你们已经了解这次事件的全部情况。你们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我们拥有的关于这次事件的‘知识’，已经倾囊相授。根据这些‘知识’，你们能得到什么‘智慧’呢？当时的人们用投放原子弹来解决这些问题，换成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能想到更好的办法吗？”

当然啦，那还不容易啊。既然知道后来的结果，每个人都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啦。每个人都可以回过头说：“要是我就不会那么做。”

你们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呢？

你说什么？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呢？你们为什么不回过头，从你们的过去吸取教训，采用其他办法呢？因为若是允许你们的孩子正视你们的过去，并对其进行批判式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求他们这么做），你们就会面临他们反对你们的所作所为的风险。

当然，无论如何他们都将会反对的。你们只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在你们的教室。于是他们只好走上街头。挥舞着标语。撕毁入伍通知。焚烧乳罩和旗帜。想尽办法来引起你们的注意，吸引你们的目光。年轻一代不停地对你们大喊：“肯定有更好的办法！”然而你们充耳不闻。你们并不想听见他们的呼声。你们当然不希望他们在课堂上批判地思考你们提供给他们的现实。

要听话，你们对他们说。别跑来这里说我们把事情做错了。只要知道我们做的统统都对就好啦。

这就是你们教育孩子的方式。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教育。

但是有些人会说，正是年轻人和他们疯狂荒唐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得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道德沦丧。将人间变成地狱。让世界走到崩溃的边缘。破坏我们推崇道德的文化，代之以一种为所欲为、只求“良好感受”的伦理观。他们的伦理观正在危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年轻一代确实正在破坏你们的生活方式。有史以来的年轻人都是这么做的。你们的任务是去鼓励他们，而非去制止他们。

正在砍伐雨林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正在破坏臭氧层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正在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厂剥削穷人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

手。正在收取苛捐杂税、并将钱用于开展战争和维护战争机器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正在忽略弱者和受压迫者、坐视地球上虽有足够喂饱全部人的食物但每天饿死的人成千上万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

正在政界尔诈我虞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压制性欲、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和尴尬，并将这种羞耻和尴尬传给后代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创建“强权即真理”的价值系统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世界的并非你们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要求你们停手。

喏，他们其实不是在要求你们……他们是在哀求你们。

可是推崇暴力的是年轻人！拉帮结派、自相残杀的是年轻人！对法律规则——任何规则——嗤之以鼻的是年轻人。逼得我们快要发疯的也是年轻人！

当年轻人改变世界的呼声与哀求被置若罔闻，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心血已然白费，当他们发现你们无论如何都会执迷不悟，这些年轻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将会不得已而求其次。假如无法击败你们，他们就会效仿你们。

你们的年轻人效法你们的行为。假如他们喜欢暴力，那是因为你们喜欢暴力。假如他们唯利是图，那是因为你们唯利是图。假如他们举止疯狂，那是因为你们举止疯狂。假如他们别有用心地、不负责任地、自惭形秽地使用性，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你们有过同样的表现。年轻人和年纪较大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公开的。

年纪较大者隐藏他们的行为。年纪较大者以为年轻人看不到。然而年轻人看到一切。没有什么逃得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看到长辈的虚伪，并想方设法去改变它。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效仿它。他们这么做是错了，然而从来没人教他们别的做法。他们不被允许批判地分析长辈的作为。他们只被允许记住长辈做过的事。

而凡是你们记住的，你们就会将其供奉起来，视其为神圣不可侵犯。

那我们该如何教育年轻一代呢？

首先，要把他们当作生灵来看待。他们是生灵，进入了肉身。这对生灵来讲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不是生灵轻易能够适应的事情。肉身是

非常封闭、非常有限的。所以孩子会在突然受到如此限制的时候哭喊。请聆听这哭喊。请理解它。请尽你们所能，尽量让你们的孩子感到他们“不受限制”。

其次，温柔地、关爱地引导他们进入你们创造出来的世界。请注意你们将要植入他们的记忆储存卡的内容。孩子记得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经验到的一切。你们为什么要在孩子刚离开子宫的时候就打他们的屁股呢？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引擎发动的方法吗？你们为什么要在婴儿刚从母体（这是他们迄今唯一熟悉的生命形式）中分离出来不到几分钟的时候，就将他们从母亲怀里抱走？诸如量高、称重和检查之类的事情难道就不能等到新生儿好好经验给予其生命的母体带来的安全和舒适之后再做吗？

你们为什么允许你们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就看到暴力的场景呢？谁告诉你们这对孩子有好处？你们为什么要隐藏爱的场景呢？

你们为什么要通过在孩子面前遮蔽身体，来教他们要为自己的身体及其功能而羞愧尴尬，并告诉他们别用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快感的方式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呢？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说起快感的呢？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谈到身体的呢？

你们的学校允许和鼓励竞争，奖励成绩“最佳”和学得“最多”的学生，给学生的“表现”打分，对特立独行的学生毫不宽容，你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的孩子去这样的地方呢？你们的孩子会因此而怎么想呢？

你们为什么不教孩子运动、音乐、艺术的欢乐、童话的神秘和生活的神奇呢？你们为什么不帮助孩子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天份，却试图将不自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肯让年轻一代学习逻辑、批判式思考、问题解决技巧和创造，不肯教他们使用他们自己的直觉和最深层的内在理解力，而是教他们使用规则、死记硬背的窍门和一个已经证明其自身完全无法通过这些方法进化然而继续使用它们的社会的各种结论？

最后，要按理念进行教育，而不是按学科。

开发一套新的课程表，围绕下面三个理念来组织授课：

觉悟

诚实

责任

从你们的孩子幼年起就教他们这些理念。让它们贯穿课程的始终。让它们成为你们整个教育模式的基础。让所有的教导都因它们而生。

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你们教的所有内容都不出这三个理念的范围。

你能解释清楚吗？那我们该怎么上读、写、算这三门基础课呢？

从最初级的读物到最复杂的图书，所有的传说、故事和内容都要围绕这些核心理念展开。也就是说，它们将会是觉悟的故事、诚实的故事、责任的故事。你们将会向孩子引荐这些理念，灌输这些理念，让他们浸淫在这些理念之中。

写作课同样要围绕这些核心理念展开；随着孩子自我表达能力的提高，可以让他们在作文中涉及其他相应的理念。

哪怕是算术的教育，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数学并非抽象的运算，而是宇宙中最基础的生活工具。所有数学课都要以宏观的生活经验为背景，以此来引导学生发现和关注这些核心理念和它们的各种派生物。

这些“派生物”是什么呢？

用你们的媒体人士常用的话来说，它们是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可以取代你们当前教育系统中主要传授事实的学科，成为整个教育模型的基础。

例如说呢？

让我们来发挥想象力吧。你觉得在生活中有哪些理念是很重要的？

嗯……让我想想看……诚实啊，你刚才也提到的。

是的，加油。那是一个核心理念。

呃……公平。我认为这个理念很重要。

好啊。还有别的吗？

友善地对待别人。这也算。我不知道该用哪个理念来表达这个意思。

继续啊。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好了。

和睦。宽容。别伤害他人。平等待人。这些都是我希望教给我的孩子的东西。

好啊。太棒啦！请继续。

呃……相信自己。这是个很好的理念。还有，呃……等等……我好像想到了。呃……对啦，就是这个：有尊严地行走。我想我会称其为有尊严地行走。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个更好的理念来表达这层意思，反正它跟人们怎么生活、怎么尊重别人有关，也跟别人所走的道路有关。

你说的很好。你说的都很好。你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啦。如果想要进化和成长为完整的人，所有孩子都必须深刻地理解许多诸如此类的理念。然而你们的学校并没有教这些。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些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你们的学校并没有教。你们并没有教诚实意味着什么。你们并没有教负责任意味着什么。你们并没有教顾及他们的感受和尊重他们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

你们说这些该由父母来教。然而父母只能传授他们得到传授的东西。父亲的罪会落在儿子身上。所以你们传授给子辈的东西，跟父辈传授给你们东西是相同的。

那又怎样？有什么错吗？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啦，你最近没有看看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吗？

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总是让我们看那个。那又不全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能因为世界上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指责。

这不是指责的问题，这是选择的问题。如果该为人类曾经做出而且还在做出的选择负责的不是你们，那么是谁呢？

反正我们不能负担全部的责任！

我告诉你吧：除非你们愿意负担全部的责任，否则你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你们不能总是说以前的事是他们做的，现在的事是他们做的，要是他们做得对就好啦！请记住瓦尔特·凯利的动画角色波哥说过的那句美妙台词，而且永远别忘记：

“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就是我们。”

数百年来，我们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错误，对吧……

这种情况持续数千年啦，我的孩子。数千年来，你们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错误。人类的进化程度并不高，各种基本的本能仍然和穴居时代差不多。可是如果有人试图改变，你们就会对其冷嘲热讽。如果有人质疑、甚至重建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就会感到害怕和愤怒。现在我建议你们在学校里传授这些高级的理念。哎，老兄，我们不知道承受多少责难。

然而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学校里面教的确实是这些。

但问题在于，关于这些理念的含义，大家众口纷纭。所以我们的学校并没有教它们。如果你打算把这些东西引进课堂，父母会气急败坏的。他们会说你这是在传播“价值观”，而学校并非进行这种教导的地方。

他们错啦！同样的，我说他们错了，是相对于你们宣称人类想要做到的事情——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言的。学校正是进行这种教导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学校不受父母的偏见影响。原因就在于学校不受父母先入为主之见干预。由父辈将价值观传递给子女为你们星球带来什么后果，你们已经看到啦。你们的星球是一团糟。

你们并不理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理念。

你们并不懂得如何不用暴力而又能解决冲突。

你们并不懂得无所惧怕地去生活。

你们并不懂得毫无私心地去行动。

你们并不懂得全无条件地去爱。

这些都是基本的——简单的——道理，你们对这些道理连彻底的了解都做不到，付诸实践就更别提啦……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有办法走出这种糟糕的局面吗？

有啊！要靠你们的学校！要靠你们对年轻人的教育！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是你们的希望所在！但你们必须停止用过去的方式来浸润他们。那

些方式是没有用的。它们并不会将你们引领到你们宣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然而如果你们不加注意的话，你们就会到达你们实际上正在去的地方！

所以停止吧！改变方向吧！请你们相聚而坐，集思广益。勾勒出你们对人类最伟大的期望，创造出此期望最高尚的形式。然后列举支撑此期望的各种价值观和理念，并在你们的学校中传授它们。

你们为什么不设置这些课程呢：

- 如何理解力量
- 怎样和平地化解矛盾
- 爱情关系的要素
- 个性和自我的创造
- 身体、精神、灵魂和它们的机制
- 如何参与创造活动
- 怎样庆祝自我、尊重他人
- 欢乐的性表达
- 公平
- 宽容
- 差异与相同
- 伦理经济学
- 创造性意识和精神力量
- 觉悟与清醒
- 诚实与责任
- 有形与无形
- 科学与灵性

大多数现在的学校有教啊。我们称之为社会研究。

我说的不是每学期只有两个课时的课程。我说的是专门为这些东西设置独立的课程。我说的是彻底地改变你们学校的课程体系。我说的是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课程体系。你们现在的课程体系大体上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我说的是让你们孩子用尽可能多的精力来理解各种核心理念，来理解各种支撑你们的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他们专注于记忆各种日期、事实和数字。

你们的星系和宇宙中存在着许多高度进化的社会（我们将会第三卷

专门详细地谈论这些社会），在这些社会里，儿童从非常小就开始学习各种生活理念。这些社会认为你们所谓的“事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在孩子大得多的时候才会教给他们。

而你们在地球上创造的社会是这样的：男孩子在小学毕业前就学会了阅读，可是他仍然没有学会别再咬他的兄弟。女孩子越来越早地学会背乘法表、使用看图识字卡片和联想记忆法，可是她仍然没有学会别再为她的身体感到羞耻或尴尬。

现在你们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答案。如果它们的首要功能是提出问题，那么情况会好得多。诚实、负责或者“公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理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二加二等于四意味着什么呢？高度进化的社会鼓励所有孩子亲自去发现和创造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是……可是，那样会造成混乱的局面！

瞧你说的，好像你们现在所处的局面秩序井然似的。

好吧，好吧……那样会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我并不是说，你们学到的知识，以及你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统统不要在学校教给你们的后代。恰恰相反。如果学校向年轻人传授年纪较大者在过去的知识与发现、决定与选择，那么对它们的学生是有好处的。学生也许能够从中观察到所有这些的效果如何。然而在你们的学校，你们把这些资料当作万古不移的真理教给学生。可是资料实际上只应该作为资料提供给学生才对。

从前的资料不应该成为现在的真相的基础。来自过往时刻或经验的资料应该永远只是成为新问题的基础。宝藏永远只在问题里，而不在答案中。

问题永远是相同的。我们已经把这些从前的资料展现给你们，你们对它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这永远是关键问题。这永远是重点所在。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孩子很显然将会质疑他们父母的价值观。父母仍将在孩子创造价值系统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很明显，他们扮演的是首要角色。学校的宗旨和目标将会是鼓励从刚入学到毕业班的所有学生去探索这些价值观，去学会使用它们、应用它们、实践它们——是的，甚至是去质疑它们。因为不希望孩子质疑他们的价值观的父母并非爱孩子的父

母，而是通过孩子来爱他们自己的父母。

我希望——哎呀，我多么希望——你描述的这种学校真的存在。

有些学校正在应用这种教育模式啊。

真的吗？

是啊。有个人叫做鲁道夫·斯坦纳，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华尔道夫学校采用了他开发的教学方法，你不妨去了解。

嗯，我当然知道这些学校啦。你这是在给它们做广告吗？

我是实话实说啦。

我对华尔道夫学校很熟悉。这你也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啦。你生命中每件事都是你的指引，把你带到此刻。我和我的谈话，并非始于这本书的开头。我通过你所有的联想与经验，和你进行谈话已经很多年。

你是说华尔道夫学校是最好的吗？

不是啦。我是说，相对于你们宣称人类要去的地方而言，相对于你们宣称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而言，相对于你们说你们想要获得的身份而言，这种教育模式是很有效的。我是说它算一个例子（我能举出的几个例子之一，不过这些例子在你们的社会和星球上特别罕见），它表明教育可以通过一种专注于“智慧”而非仅仅强调“知识”的方式来开展。

嗯，我非常认可这种教育模式。华尔道夫学校和其他学校有许多不同。让我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简单，但特别能够说明这学校的独特之处。

在华尔道夫学校，教师伴随学生度过小学的所有年级。在这些年里，学生拥有同一个老师，而不是每升一个年级就换一个老师。你能想到他们培养的感情有多深厚吗？你能看到这种安排的价值所在吗？

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就像对亲生孩子的了解那样。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热爱程度，是许多传统学校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等到一批学生毕业之后，教师便又从一年级开始，重新带领新的学生群体，直到他们毕业为止。在整个执教生涯中，一位敬业的华尔道夫教师只能

带四到五个学生群体。但他或她对这些孩子的影响，远远不是传统学校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所能比拟的。这种教育模式承认并主张：这种体系中共同享有的关系、感情和热爱，和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各种事实，是同样重要的。它就像家庭教育，只不过在家庭之外进行。

是的，这个模式很好。

还有其他好的模式吧？

有啊。你们星球上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非常慢。哪怕是在公立学校中引进以解决任务、培养技能的课程的尝试，也会遭遇极大的抵制。人们认为这种课程是危险的，或者是毫无效果的。他们希望孩子学习事实。话说回来，进展还是有的啦。不过还有许多等着你们去完成。

然而考虑到你们宣称人类想要达到的目标，人类经验中有许多需要推倒重建的领域，教育只是其中之一。

是吧。我觉得政治领域也需要推倒重建。

那当然。

Chapter 10

我等了很久啦。自从你告诉我第二卷将会谈论各种全球性问题，我就想到你会谈到这些。那么，在我们审视人类政治之初，我能问一个看起来可能显得特别低级的问题吗？

问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问题就像人一样。

你说得真好。那我问啦：实行以本国既得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有错吗？

没有。首先，从我的立场来看，没有什么是“错”的。但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将会按照你的意思来回答。我将会这样定义“错”：凡是无助于你们得到你们选择要获取的身份、完成你们想要做到的事情的，就是错的。我跟你说的“对”和“错”，永远是这个意思，永远要放到这个语境里理解，因为说真的，对和错确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语境之中，答案是没有错，把既得利益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并没有错。假装不是这样才有错呢。

当然，大多数国家都是这副德性。它们出于某些理由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些行动，然后却拿别的理由来当借口。

为什么呢？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那些政府知道，如果让人民明白大多数外交决定的真实原因，它们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各地的政府都这样。只有极少数的政府从不故意误导它们的人民。欺骗是政府的必备之物，因为政府如果不说服人民相信它的决策都是为人民着想，绝大多数人将不会选择接受被它以当前这种方式统治着，它们甚至不会选择被统治。

这种说服很困难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对政府的愚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政府必须说谎，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民心。俗话说，如果你撒的谎足够大，撒谎的时间足够久，那么谎言也会变成“真相”。政府完美地展现了这句俗话的准确性。

当权者必定不能让公众知道他们是如何爬上高位的，也不能让公众知道他们为了保住位子做过些什么，以及将会做什么。

真相和政治是不能相容的，因为政治是恰如其分地说出为达到某个目的而需要说出的话语的艺术。

并非所有的政治都是糟糕的，但政治的艺术是一种操控的艺术。它对大多数人的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彻。它发现大多数人的行为都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政治就是当权者用以说服你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就是你们的利益的方式。

政府理解自我利益的重要性。所以政府非常善于制定各种为人民提供好处的计划。

起初，政府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功用是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现状。然后有人给它添加了为人民提供福祉的功能。当政府同时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和福祉的提供者，它便不再满足于维护社会现状，而开始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了。

可是政府所做的不都是人民想要的吗？政府只是提供各种机制，让人们得以在社会上生存，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就拿美国来说吧，我们非常重视生活的尊严、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机会和儿童的纯洁。所以我们制定各种法律，要求政府创造各种制度：为老年人提供收入，让他们能够在过了工作年龄之后还能体面地生活；为全部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安家的机会，哪怕有些人和我们并不相同，哪怕有些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并不赞同；并通过各种儿童劳动法规来保证儿童不会成为国家的奴隶，绝不让有儿童的家庭缺乏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求——食品、衣物和住所。

这些法律在你们的社会落实得很好。然而，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时，你们要注意别剥夺他们最大的尊严：对个人力量、专有创意和独特技能的发挥，这使人们明白他们其实可以自食其力。你们必须取得这种微妙的平衡。可是你们似乎只懂得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你们要么希望政府为人民“包办一切”，要么恨不得在明天就废除所有的政府制度，取消所有的政府法规。

是的，问题在于，假如社会上能够得到最佳机会的往往是某个特权群体，那么这个社会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就会有很多；假如某个国家的房东不肯将房屋租给人口较多的家庭、企业不肯提高女性的职位、王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唯有收入足够高才能享用预防医保，而且其他各种歧视和社会不公现象大规模地存在，那么这个国家中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就会有很多。

照你这么说，政府必须取代人民的良知咯？

不是啦。坦白讲，政府就是人民的良知。正是通过政府，人民才有机会、有希望和有能力的去扭转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你这话说的很漂亮。然而，我要重申的是，你们要当心点，别在那些保证人民有机会呼吸的法律中窒息而亡！

你们无法将道德变成法律。你们无法强制实行社会平等。

你们需要的是集体意识的转变，而非集体良知的强化。

所有行为（以及所有法律和所有政府制度）都必须源于此在，必须真实地反映你们的身份。

我们社会的各种法律确实反映了我们的身份！它们向每个人宣布：“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美国人的身份。”

少数最好的法律也许确实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的法律所宣布的，却是那些当权者认为你们应该拥有、可实际上并没有的身份。

这是“精英的少数”通过法律教导“无知的多数”。

正是如此。

这有什么错吗？假如有少数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愿意研究社会上、世界上各种问题，并提出对策，那不是对多数人有好处吗？

那要看这些少数人的动机啦。也要看他们到底有多聪明。总的来讲，对“多数人”最有好处的做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统治自己。

你这是无政府主义啊。这是行不通的。

如果无论做什么都要听从政府的吩咐，你们便不可能成长和变得伟大。

在我看来，政府（我是指那些我们选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法律）是社会伟大与否的反映；伟大的社会制定伟大的法律。

伟大的社会很少有法律。因为伟大的社会基本上是不需要法律的。

可是只有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才真正没有法律啊。人类用法律来规范赛场，确保参赛者不管是强是弱，只要真正站在正义一方，就能够获胜。如果缺乏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我们如何能够共存呢？

我并不是建议你们的世界不要行为规范或者制度。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对自我利益有更高尚的理解和更宽泛的定义，并以此作为各种制度和规范的基础。

绝大多数法律所维护的，其实是那些最有权势者的既得利益。

我们不妨以吸烟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现在法律说你们不能种植和使用某种植物，大麻，因为政府这么告诉你们，它对你们无益。

然而这个政府又说你们完全可以种植和使用另外的植物，烟草，这并不是因为烟草对你们有益（实际上，政府本身说烟草是有害的），而可能是因为你们向来有种植和使用烟草的习惯。

前者违法和后者合法的真正原因跟健康毫无关系。它只跟经济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只跟权力有关系。

因此，你们的法律反映的并非你们的社会对其自身的认识和期望；你们的法律反映的是权力的本质。

你这话说得有点武断吧。你挑选的这种情况矛盾是很明显，但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

恰好相反。大多数情况正是这样的。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制定尽可能少的法律。法律真的是束缚。

大麻之所以违法，表面的理由是跟健康有关。实际上，大麻的成瘾程度和对健康的危害程度并不比香烟或者酒精高，而后两者则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为什么要禁止大麻呢？因为如果法律允许大麻的种植，那么世界上有过半从事棉花种植业、尼龙和人造丝制造业、木材业的人都将会丢失饭碗。

大麻其实是你们星球上最有用、最强壮、最结实、最耐用的原料之一。你们用别的原料制造不出更好的布料、更牢固的绳索、更容易种植与收割的纸浆来源。你们每年砍伐成千上万棵树，用来印制报纸，让你们能够读到全球森林锐减的新闻。大麻能够在无需砍伐一棵树的情况下为你们提供数百万份报纸。实际上，它能够取代许多原料，而成本只有那些原料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这种神奇植物（它恰好也是功效非常强大的药物）的种植得到法律的批准，那么有些人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你们国家的法律禁止大麻的原因。

由于同样的原因，你们拖了很久都没有批量生产电动轿车、提供廉价而合理的医保服务、在每个家庭安装太阳能取暖和发电设备。

早在许多年前，你们就有财力和技术制造所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们为什么到现在尚未拥有它们呢？想想你们若是拥有这些东西，谁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这样你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这就是你们为之骄傲自豪的伟大社会吗？你们的“伟大社会”遇到公共利益就会退缩，挣扎着、尖叫着后退。每当提起公共利益或者集体利益，所有人都会大喊“共产主义”！在你们的社会，如果为多数人提供好处的事情并不能给某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好处往往会遭到忽略。

不仅你们的国家是这样，全世界都这样。因此，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自我利益能否被人类的最佳利益、公共利益所取代呢？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做到呢？

在美国，你们曾经试图通过法律提供公共利益，提供最佳利益。可惜你们一败涂地。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它的婴儿死亡率之高也是名列前茅。为什么呢？因为穷人负担不起优质的产前和产后护理，而且你们的社会唯利是图。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你们一败涂地的证据之一。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你们的婴儿死亡率更高，你们应该为这个事实而担忧。可是你们没有。这充分表明了美国社会的等级秩序。其他国家为病人和穷人、长者和幼者服务。你们为有钱有势者、有影响有地位者服务。百分之八十五的退休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些美国老者中有许多人把社区医院的急诊室当作他们的“家庭医生”，在最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求医问药，而且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预防性的保健措施，绝大多数低收入者也是如此。

你们知道这些人很穷，身上没什么油水可捞……他们对你们的用处已经被耗尽……

这就是你们的伟大社会——

你把情况说得非常糟糕。可是美国为弱势者和不幸者（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国外的）所做的事，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美国是做了很多，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你们知道吗，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算，美国对外援助的投入比其他许多小国家还要少？关键在于，在自吹自擂之前，你们也许应该看看周边的世界。因为如果这就是你们的世界能为不幸者所做出的最大努力，那么你们全部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你们生活在浪费而腐化的社会中。你们制造的一切，无不具有你们的工程师称为“有预谋的废弃”的属性。轿车价格翻了三番，使用期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衣服穿十次就崩线。你们为食物添加化学物质，让它们能在货架上待得更久，哪怕这意味着你们在地球上待的时间会缩短。你们支持、鼓励和拥护各支球队为了可笑的成绩支付巨额薪水，而学校教师、政府部长和那些为治愈杀死你们的疾病而奋斗的研究人员却囊中羞涩。你们国家的超市、餐馆和家庭每天扔掉大量食物，而这些食物用来喂饱世界半数人口绰绰有余。

然而我这不是在指责你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这种情况并非美国所独有，因为全世界均已染上这些令人痛心的态度。

世界各地的弱势者必须勤劳节省才能谋得温饱，而少数当权者则富可敌国、日进斗金，睡觉时盖着的是蚕丝被，每天早晨拧开的是黄金打造的水龙头。因饥饿而骨瘦如柴的儿童在悲痛欲绝的母亲怀里死去，而他们国家那些贪污腐败的“领袖”却将获赠的食品藏起来，不让饥肠辘辘的民众拿到。

似乎没有人拥有改变这些情况的力量，但实际上，力量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似乎没有人愿意去改变这些情况。

因此，只要没有人将别人的困境视为自己的困境，这些情况将会永远存在。

好吧，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我们怎么会每天坐视这些可怕的现象发生而不管呢？

因为你们并不关心。这是缺乏关爱的表现。整个地球面临着一场意识的危机。你们必须弄清楚你们到底要不要彼此关爱。

下面这个问题虽然令人伤心，但却非问不可。我们为什么不爱我们自己家庭的成员呢？

你们是爱你们自己家庭的成员的。你们只是把家庭成员定义得非常狭窄。

你们并不认为你们自己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所以人类大家庭的问题并非你们自己的问题。

地球人能够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吗？

那要看你们是否想改变啦。

我们要怎样才能消灭更多的痛苦、更多的苦难呢？

你们要消灭你们之间所有的分离，根据新世界观，打造出全新的世界。

这种新世界观是什么样的？

它和你们现有的世界观截然不同。

现在你们认为世界——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相互分离，彼此独立。

这些独立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大体上不会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的事情，除非它们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或者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

整个世界依据大国强国的既得利益来决定对某个国家的情况和问题采取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大国的利益会受到损害，那么这个国家的情况就算糟糕透顶，也没有人会去关心。

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死于饥饿，成百上千的人可以死于战争，暴君可以扫荡乡野，独裁者及其手下的武装匪徒可以强奸、抢劫、杀人，政府可以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你们其他人坐视不管。你们说这是“内部问题”。

但是，当你们在该国的利益处于险境，当你们的投资、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威胁，你们就会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并试图说动世界其他国家，冲向那连天使也不敢踏足的地方。

然后你们会说出巨大的谎言，宣称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是为了帮助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可是实际上你们只是在保护你们的利益而已。

我这句话是有凭据的：凡是和你们的利益无关的地方，你们从来不去关注。

这个世界的政治机器就是靠自我利益发动的。还能有其他新的动力吗？

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世界发生变化，那么必须找到新的动力。你们必须开始将别人的利益视为你们自己的利益。唯有当你们重新建构全球的政治格局，并据之统治你们自己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你说的是全球统一的政府吗？

是的。

Chapter 11

你说过会在第二卷谈论当今地球面临的宏观地缘政治话题（而第一卷谈论的主要是与个人相关的话题），但我没想到你的言词会这么激烈。

这世界不能再自我欺骗啦，要觉醒过来，要发现人类唯一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爱。

爱带来宽容，宽容带来和平。狭隘制造战争，并对难以忍受的惨景冷漠处之。

爱不可能冷漠。它不知道如何冷漠。

要对全人类充满爱和关怀，最快捷的方法是把全人类视为你们的家人。

要把全人类视为你们的家人，最快捷的方法是别再将你们自己分开。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

我们有联合国了呀。

联合国向来孱弱无力，前景也很黯淡。要让这个机构有效地运作，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重组。并非不可能，但也许会很困难、很麻烦。

好吧，那你有什么提议吗？

我没有“提议”。我只是实话实说。在这次对话中，你告诉我你们的新选择是什么，我则如实说出实现这些选择的办法。关于当今地球上人民和国家之间现有的关系，你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我想引用你的话。如果让我选，我希望我们“对全人类充满爱和关怀”。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让你的选择变成现实，你们必须组织新的政治共同体，让每个国家能够平等地拥有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平等地享有世界上的资源。

那永远不可能。强大的富国永远不会将它们的主权、财富和资源拱手让给弱小的穷国。凭什么要它们那么做呢？

因为那么做对它们是最有利的。

它们可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们国家的经济每年能够增加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将这些钱用于让饥饿者有食品、贫穷者有衣服、流浪者有居所、年老者有依靠，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有尊严的生活标准，这对你们的国家来说难道不是最有利的吗？

嗯，有些美国人会说，这是拿富人和中等收入纳税人的钱来帮助穷人，于事无补的。这个国家依然会混乱不堪，犯罪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通货膨胀夺走人民积蓄的辛苦钱，失业率直线攀升，政府部门变得越来越臃肿，而学校则向学生派发避孕套。

你听起来像是在广播电台主持脱口秀呢。

这些确实是许多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呀。

那我只能说这些人鼠目寸光啦。如果每年有数十亿美元——无非就是每月数千万美元，每周数百万元，摊到每天数目就更少了——投入到你们的经济系统……如果你们能够用这些钱来让饥饿者有食品、贫穷者有衣服、流浪者有居所、年老者有依靠，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尊严，那么犯罪现象将会永远消失，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那些钱投入你们的经济之后，新的岗位会像雨后春笋那样冒出来，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甚至你们自己的政府部门也会变得精简，因为它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有些也许会发生吧（我可无法想象政府机构会变得精简！），但这些数千万、数十亿美元从哪里来呢？来自你那个新的全球政府稽征的税收吗？还是向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收取更多的钱，然后送给那些不肯“自食其力”、想要不劳而获的人？

这是你的想法吗？

不是啦，但许多人是这么想的，我只是如实说出他们的观点。

嗯，这个问题我想等会儿再讨论。现在我不想转移话题——但是稍后我会跟你谈论这个。

太好啦。

但你刚才问到这些新的钱从哪里来。嗯，这些钱的来源不会是新的全

球政府征收的新税项（虽然在开明的统治之下，这个政府的成员，也就是各个公民，将会愿意送出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用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也不会是任何地方政府征收的新税项。实际上，到时有些地方政府肯定能够减免税收。

你们只要改变世界观，重新调整你们的世界政治格局，便能得到所有这些好处。

怎么可能呢？

你们可以把打造防御系统和进攻武器的钱省下来啊。

我明白啦！你希望我们解散军队！

不仅是你们。而是世界上每个国家。

但你们不用解散军队，只需要大规模地裁军就可以。内部秩序将会是你们唯一的需要。你们可以加强地方的警力（这是你们说你们想要做、但每年到了安排预算时又宣称你们做不了的事情），同时极大地削减你们用在战争武器和备战工作上的开支，也就是说，极大地削减你们用在进攻型和防御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开支。

首先，我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节省下来的钱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多。其次，我认为你永远无法说服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放弃自我保护的能力。

让我们来看数据吧。目前（我们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1994年3月25日），各国政府每年用于军事需求的开销大约为一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分钟所花的军费是一百万美元。

军费最多的国家可以把最多的钱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当务之急。所以那些面积较大、财富较多的国家将会明白这么做对它们是最有利的——前提是它们认为这么做确实可行。但那些面积较大、财富较多的国家不敢完全放弃军事防御，因为它们害怕那些妒忌它们、想得到它们拥有的东西的国家会发起侵略和攻击。

有两种办法可以消除这种威胁：

1. 从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和资源中拿出足够多的部分，用来和全世界人民分享，这样就没有人会渴望和需要别人拥有的东西，大家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再也不会感到害怕。
2. 创造某个能够消灭战争的需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的分歧解决

制度。

这世界上的人恐怕永远创造不了这样的制度。

他们已经创造出来啦。

是吗？

是啊。有个关于这种政治秩序的伟大实验正在你们的世界里进行。那个实验叫作美利坚合众国。

刚才你又说美国一败涂地。

是的。美国距离成功还非常遥远。（正如我刚才承诺过的，稍后我将会谈论这个问题，以及那些妨碍美国取得成功的心态。）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实验。

那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他曾经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以外。”

你们的国家率先让各个独立的州结成松散的联邦，成功地将它们联合成团结的群体，每个州都服从于中央政府。

起初，没有哪个州愿意这么做，每个州都极力抵制，生怕失去其独立的好处，宣称这种联合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

了解这些独立的州在当时的所作所为，也许对你们会有所启发。

当时它们虽然联合成立了松散的联邦，但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所以没有力量来落实这些州签署过的联邦法案。

这些州主导它们自身的外交事务，其中几个私自和法国、西班牙、英国及其他国家就贸易与其他事务签署了协议。这些州彼此也有贸易往来，虽然联邦法案明文禁止，但有些州还是向其他州输入的货物征收关税——就像它们向外国的货物征收关税那样！商人别无选择，假如他们想要购买或者销售他们的商品，只能在海关付钱；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禁止征收此类税项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

这些独立的州也彼此交战。每个州都把它民兵当作常规军队，九个州拥有海军，“别惹我”是每个州的官方铭文。

超过半数的州甚至印制它们自己的纸币。（尽管联邦已经规定这么做

也是违法的！)

总之，你们原来那些州，虽然有联邦法案将它们联合起来，但它们却像今天的独立国家那样行事。

它们虽然明白各种联邦协议（比如说赋予国会铸造钱币的专属权利）并没有生效，却仍然顽固地抵制设立中央政府，听命于它，让它能够落实这些协议，并对它们进行管束。

然而，有少数进步的领袖逐渐占了上风。他们让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相信，设立新联邦政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将会大于他们的损失。

商人将会节省资金，增加利润，因为各个州不再对彼此的货物征税。

各个州政府将会节省资金，能够有更多的钱可以投入那些真正对人民有帮助的计划和项目，因为资源不再用于州与州之间的相互防备。

人们将会得到更多的保障和安全，也会等到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们不再彼此争斗，而是相互协作。

各个州非但不会失去原有的好处，还会等到更多未有的利益。

当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如果当今世界上一百六十个国家愿意结成联邦，结果也将与此相同。那意味着战争将会结束。

怎么可能呢？还会有纠纷的呀。

只要人类依旧执着于外在的事物，确实仍会有纠纷。真正地消灭战争——以及所有焦躁不安的经验——的办法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灵性的方法。而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地缘政治的方法。

实际上，诀窍就在于融合这两种方法。灵性的真相必须在实践生活中得到体现才能改变日常的经验。

在这种改变出现之前，纠纷仍然会存在。你说的没错。然而纠纷未必要用战争来解决。未必要用杀戮来处理。

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有为水权而开战吗？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有为渔业而开战吗？威斯康辛州和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有为这些而开战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它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各种分歧和争执吗？

长年以来都有吧，我想。

肯定有啊。但这些州自愿同意，在遇到州与州之间的事务时，它们将会遵守特定的法律和协议，同时又保留独自处理州内事务的权力。

假如由于对联邦法律的解释有所不同，或者仅仅是由于某个州违反了法律，导致州与州之间确实出现了纠纷，那么这件事就要摆到法庭上去说，而法庭解决这次纷争的权力则是事先由各州共同赋予的。

如果现行的法律体系没有判例，或者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通过法庭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当地的州和这些州的人民就会派代表去中央政府，试图制定新的法律，以便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达成一个合理的折中方案。

这就是你们的联邦的运作方式。你们有一套法律，有一个由你们授权来解释这些法律的法院系统，还有一个必要时以武装力量为后盾、保障这些法院的裁决得以执行的司法系统。

虽然没有人能够辩称这套系统无需改进，但这种政治格局已经运转了超过两百年！

没有理由怀疑在国家之间如法炮制不能取得相同的效果。

既然这么简单，为何没人试过呢？

试过啦。你们的国际联盟是早期的尝试。联合国是最新的尝试。

然而国际联盟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发挥的作用则微乎其微，因为那些成员国就像最早组成美联邦的十三个州那样，害怕它们在这样的重组中会得不偿失。

那是因为“当权者”关注保留他们的权力多过关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有者”知道这样的世界联邦必定会让“无者”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有者”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而他们是什么都不肯放弃的。

他们不应该害怕吗？想要保留你经过多年奋斗才得到的东西是不合情理的？

首先，让饥渴者和流浪者拥有更多，未必需要其他人放弃他们的富裕。

正如我早前指出的，全世界每年的军事经费高达一万亿美元，你们只要把这笔钱用在人道主义事业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须额外多投一分钱，也无须将富人的财产转移给穷人。

（当然，有人会说，那些贩卖军火、发战争财的国际集团将会成为“赢家”，它们的雇员和所有那些从世界的冲突意识获得财富的人也将如此，但也许你们把财富之源摆错了地方。假如有些人必须指望世界连年狼烟不歇才能生存，那么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你们的世界为什么会抗拒任何旨在创造能够带来永久和平的体制的尝试。）

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假如你从外界意识来看话，那么无论个人或者国家，想要保留经过多年奋斗才得到的东西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怎么说呢？

假如你在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仅来自对外界——外在于你自己的物质世界——的经验，那么你将永远不想放弃半点你累积而来的东西，那样不会让你感到快乐。这个道理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成立的。

而且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只要认为其自身的痛苦是由于缺乏物质的东西而引起的，他们也将落入这个陷阱。他们将会不断地索取你们的所有，而你们则会不断地拒绝分享你们的所有。

所以我刚才说有办法可以真正地消灭战争，以及所有焦躁不安的经验。但这是灵性的方法。

地缘政治问题就像个人问题，它们归根到底都是灵性的问题。

生活中的一切均是灵性的，所以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皆有其灵性的根源，也能够藉由灵性得到解决。

战争会在你们星球上出现，是因为有些人拥有其他人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些人想做的事情，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去做。

所有冲突源自错位的欲望。

全世界唯一能够连绵不绝的和平是内在的和平。

让每个人都找到内在的和平。当你找到内在的和平，你也将能够找到

外在的和平。

这无非意味着你不再需要身外之物。“无所需”是伟大的自由。首先，它能让你摆脱害怕：怕有些东西你得不到，怕你拥有的东西将会失去，怕缺乏某样东西你将会不开心。

其次，“无所需”能让你摆脱愤怒。愤怒是外显的害怕。假如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你害怕，也就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你愤怒。

当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你不会愤怒，因为你想要它，只是出于偏好，而非出于必需。所以你并不怕有可能得不到它。所以你不会愤怒。

当你看到别人做了你不想他们做的事情，你不会愤怒，因为你并不需要他们做或不做任何事情。所以你不会愤怒。

当有人对你不友善，你不会愤怒，因为你并不需要他们对你友善。当有人对你爱意渐消，你不会愤怒，因为你并不需要他们来爱你。当有人冷酷无情，或者出口伤人，或者想要伤害你，你不会愤怒，因为你并不需要他们采取别的行为，而且你清楚地知道你不可能受伤。

甚至当有人想要夺走你的生命，你也不会愤怒，因为你并不害怕死亡。

当你丢弃害怕，别人夺走你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你愤怒。

你内在地、本能地认识到，你已经创造的一切，都可以重新被创造，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是没有关系的。

当你找到内在的和平，任何人物、地方、事情、条件、环境或者境遇都无法影响你的精神状态，也无法左右你对此在的体验。

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拒绝所有跟身体有关的东西。当然不是这样的。唯有通过身体及其快乐，你对此在的经验才是完整的，因为你从前并没有相关的经验。

然而你对身体事务的参与将会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你将会经验身体的各种感觉，这是因为你选择了去经验；无论是要感受快乐还是要体会悲伤，你都是自愿选择的，而非迫不得已的。

若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这种简单的转变（寻求内在的和平），它就能够结束所有的战争，消灭冲突，防止不公，给世界带来永恒的和平。

其他方法都是多余的，也是无效的。世界和平是个人的事情！

需要的并非环境的改变，而是意识的转变。

当饥肠辘辘时，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内心的和平？当唇干舌燥时，我们如何能够泰然自若？当既冷又湿、无家可归时，我们如何能够冷静镇定？当心爱之人无故冤死时，我们如何能够避免愤怒？

你说的这些话像诗歌般优美，但诗歌有什么用呢？它对埃塞俄比亚那个眼睁睁看着弥留的孩子由于缺少食粮而去世的母亲来说有用吗？对中美洲那个由于试图阻止军队侵占其村庄而被子弹射进其胸膛的男子来说有用吗？你的诗歌对布鲁克林那个被轮奸八次的女人来说有用吗？对爱尔兰那个在星期天早晨的教堂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死的六口之家来说有用吗？

下面这个道理令人难以接受，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万事万物中均有完美。请努力去看到这种完美。这就是我说的意识转变。

毫无所需。渴望一切。接受现实。

感受你的感受。哭喊你的哭喊。欢笑你的欢笑。然而等到所有情感都平息之后，请安静下来，请认识到我就是神。

换句话说，在最凄惨的悲剧之中，请看到过程的光荣。哪怕你死于穿膛而过的子弹，哪怕你正在遭受轮奸。

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当你靠近神的意识，你就能做到。

当然，你不必非做到不可。这要看你想怎样经验那个时刻。

在悲剧发生的时刻，最难以做到的永远是让精神平静下来，潜到灵魂的深处。

当你对悲剧无法控制时，你就会自动地这么做。

你有跟意外将车开出桥梁的人说过话吗？或者跟突然发现有枪指着自己的人谈过？或者跟差点淹死的人聊过？他们往往会告诉你，时间在那一刻变慢了，他们感到出奇的镇定，根本没有害怕。

“别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就是诗歌对遭遇悲剧的人所说的话。在你最阴暗的时分，我将会是你的光明。在你最漆黑的时刻，我将会

是你的安慰。在你最艰苦的时候，我将会是你的力量。因此，信仰我吧！因为我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至匮乏。我将会让你在绿茵地上憩息，我将会引领你到安静的水边。

我将会唤醒你的灵魂，以我的名义，引领你走上正途。

是的，当你走过死亡的阴谷，你不必怕遇害，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的杖、我的竿将会安慰你。

在你的敌人面前，我为你准备了宴席。我将会用油膏涂你的头。你的杯将会满溢。

当然，礼物和慈爱将会陪伴你终生，你将会安居在我的殿中，和我的心里，直到永远。

Chapter 12

这太好啦。你刚才说得太好啦。我希望世人能听到。我希望世人将会理解，将会相信。

这本书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你正在为此而出力。所以你正在为提升集体意识尽心尽力，做出贡献。每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努力。

是的。

我们能换个新的话题吗？有种观点你先前说过你想要谈谈，我想现在是时候谈论那种观点啦。

我说的这种观点是许多人都有的，他们认为穷人得到的已经足够多，我们必须停止向富人收税（这实际上等于惩罚他们的勤劳致富），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些人相信穷人会成为穷人，基本上是他们咎由自取。许多穷人不思进取。他们宁愿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愿自力更生。

许多人认为，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也就是共享财富），是一种邪恶的社会主义观念。他们引用那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此证明这种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保障所有人都能拥有基本尊严的想法起源于魔鬼般的《共产主义宣言》。

这些人信奉“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你要是告诉他们这种想法太过冷酷无情，他们就会找借口说机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们宣称没有人天生就处于劣势，既然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假如有人做不到，“那是他自己活该”。

你觉得这是不知感恩的傲慢想法，对吧？

是啊。但你觉得它怎样呢？

我对此不做任何判断。它只是一种想法。和这种或者其他任何想法相关的问题唯有一个。拥有这种想法对你有益吗？以你的身份和你想要获得的身份为标准，这种想法对你有益吗？

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吧，这是人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拥有这种想法对我们有益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有些人——实际上，是许许多多的人——生来就处于你们所说的劣势。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而同样真实的是，从非常高级的超物质层面来看，没有人处在“劣势”，因为每个灵魂为其自身创造出合适的人物、事件和环境，以便完成它想要完成的任务。

一切都是你选择的。你的父母。你的祖国。你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后遇到的一切。

同样地，在生命中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你选择和创造各种人物、事件和环境，所有这些注定会给你带来各种恰当、合适和完美的机会，你想要通过这些机会来认识你自己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说，若以灵魂想要完成的任务来看，没有人是处在“劣势”的。例如，灵魂也许想要投生于残缺的身体，或是进入专制的社会，或是承受巨大的政治经济束缚，以便制造出各种完成它早已定下的任务所需的条件。

所以我们明白，有些人确实处于各种物质意义的“劣势”，但从超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其实是合适而完美的。

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我们应该帮助那些处于“劣势”的人吗？或是不管他们，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正是他们想要的，任由他们去“解决他们自己的业”？

这是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要记住，你所思、所说、所做的一切，无不反映了你的为人；无不表明了你的身份，无不创造了你想要的身份。我反复提及这个道理，是因为你在人世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件事情，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人世间没有别的事情，灵魂没有其他任务。你是想要获得和经验你的真实身份，并创造你的真实身份。你在每个此刻不停地创造出新的自我。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当你在你们的相对世界中遇到某个看似处于劣势的人，你首先要问的是：在这次相遇中，我是什么人，我想要成为什么人？

换句话说，无论你遭遇哪种境况，你首先应该问的永远是：我想要在这里干什么？

你听到了吗？你的第一个问题永远必须是：我想要在这里干什么？——而不是：对方想要在这里干什么？

这是我听过最吸引人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睿见。它也跟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相悖。

我知道。但你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做得很糟糕，原因就在于你们总是想要弄清楚对方想要什么、别人想要什么——而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然后你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把它送给他们。你们是这么做出决定的：先看看你们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如果你们觉得他们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就会认为你们没有理由把他们想要的东西送给他们，也很少会那么做。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你们发现他们有你们确实想要或者也许想要的东西，那么你们的自我求生心理就会发挥作用，就会试图把他们想要的东西送给他们。

然后你们会心生怨恨，尤其是在别人最终没有把你们想要的东西送给你们的时候。

在这种“我将会和你交易”的游戏里，你们确立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你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满足你的。

可是所有关系（无论是国与国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目标都和这个并不相干。你们和所有别人、地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目標，并不在于弄清楚他们想要或者需要什么，而在于弄清楚现在的你们为了成长，为了成为你们想要成为的人，想要或者渴望什麼。

所以我给其他事物创造了关系。因为若非有关系，你们将会继续生活在你们出身的真空、虚无、永恒的鸿蒙之中。

然而在鸿蒙之中，你们只是存在，无法经验到你们作为任何具体事物的“觉悟”，因为鸿蒙之中并没有不是你们的东西。

所以我设计出一种办法，让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经验里重新创造和认识你们的身份。我为此向你们提供了：

1. 相对——在相对的系统里，你们可以作为某样相对于其他东西的事物而存在。
2. 遗忘——通过遗忘的过程，你们自愿选择了彻底的失忆，这样你们就无法认识到相对世界只是幻象，而你们其实是宇宙间的全部。
3. 意识——在意识的状态中，你们得以成长，直到完全觉悟，然

后在你们不断地延伸意识的界限（其实意识是没有界限的）的过程中，变成真正的、现世的神，创造和经验着你们自己的实在，扩张和探索那个实在，改变和重新创造那个实在。

在这个模式里，意识便是一切。

意识（你们对真正觉察到的事物的意识）是所有真相的基础，因而也是所有真正的灵性的基础。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先让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忆起我们的身份吗？

不全是。你们还可以创造你们的身份和你们想要获得的身份。

这是那种让神成为神的行动。这是那种让我——通过你们——成为我的方法。

这是所有生活的意义。

通过你们，我经验到我的身份和本质。

没有你们，我能够认识它，却无法经验它。

认识和经验是两回事。要是让我选，我肯定会选择经验。

实际上，我确实选择了经验。通过你们。

这好像跟我原来的问题没有关系吧。

哎呀，让神只谈某个话题很难啦。我喜欢借题发挥。

我们刚才讨论什么来着？

哦，对了——遇到那些不幸者该怎么办。

首先，根据你和他们的关系，确定你的身份和本质。

其次，如果你确定你想要经验到你自己是支援，是帮助，是爱和同情和关怀，那么看看你要怎样才能最好地成为这些东西。

要注意的是，你成为这些东西的能力，和别人是什么、在做什么毫不相干。

有时候，爱某个人的最佳方法，以及你能给出的最好帮助，是别去打扰他们，或者使他们有自助的能力。

这就像参加宴席。生活是一顿自助餐，你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品尝。

请记得你能给予别人的最大帮助是唤醒他们，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么做的方法有许多。有时候是帮个小忙，推他们一下，拉他们一把，给他们一点鼓励……有时候则是任由他们去走他们的路，去行他们的道，去踏他们的径，而你别加以干涉或者干预。（所有父母都知道这个选择，每天为之苦恼不已。）

你有机会为不幸者所做的事是提醒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促使他们对自己产生新的想法。

而你也要对他们产生新的想法，因为你若是视他们为不幸者，他们就会是不幸者。

耶稣的伟大天赋在于，他看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真实身份。他拒绝接受表象，他拒绝认可别人对他们自己的想法。他总是有更高级的想法，而且他总是邀请别人接受它。

然而他也尊重其他人的选择。他并没有要求别人接受他那更高级的想法，只是把它当作邀请摆出来。

他也怀着同情和这些人打交道——假如别人选择了将他们自己视为需要帮助的生灵，他不会因为他们错误的定性而拒绝，而是容许他们去爱他们的实在，并满怀爱意地协助他们执行他们的选择。

因为耶稣知道，要让某些人认识到他们的身份，最快捷的道路是让他们去经验那些和身份不符的事情。

他并没有宣称这是不完美的道路，从而去谴责它。他反而认为这样的道路也是“完美”的——并因而支持每个人去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身份。

因此，任何请求耶稣帮助的人都会如愿以偿。

他从不否定任何人——但总是谨慎地确保他帮助人们实现的欲望是完整而诚实的。

假如别人诚心地追求光明，诚实地表明他们已经做好前往更高层次的准备，耶稣会给他们力量、勇气和智慧去这么做。他正确地将他自己

树为榜样，鼓励人们说，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信仰他吧。他说他不会引领人们走入歧途。

许多人确实信仰他，时至今日，他仍帮助那些呼唤他的名字的人。因为他的灵魂致力于唤醒那些追求完整地认识我、彻底地效仿我的人。

然而耶稣也怜悯那些并不这么做的人。所以他拒绝自以为是，而是像他的天父那样，永远不做审判。

耶稣认为完美的爱是先让所有人知道他们能够获得的帮助，然后再将他们要求的帮助赐给他们。

他从不拒绝帮助任何人，更不会怀着“床是你铺的，你自己睡”的想法去拒绝。

耶稣知道，假如他送给人们的是他们想要的帮助，而非仅仅是他想要给予的帮助，那么他就是在他们做好接受能力增强的层面上增强他们的能力。

所有大师都是这么做的。那些曾经行走在你们星球上的大师，那些如今行走在你们星球上的大师，都是这么做的。

我可被你搞糊涂啦。在什么时候提供帮助会削弱对方的能力呢？在什么时候提供帮助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别人的成长呢？

当你的帮助创造的并非快速的独立，而是持续的依赖，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你打着同情的旗号，纵容别人依赖你，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不是同情心，那是强迫症。那样的话你就患上了权力强迫症。因为那种帮助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施助者获得心理满足感。这种区别是非常微妙的，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你真的相信你只是尽力去帮助别人而已……可是你要当心点，别只是为了凸显你自己的重要性。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容许别人让你为他们负责，你就会容许他们让你显得很强大。而那当然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然而这种帮助是引诱弱者的春药。

帮助的目标是让弱者变得强大，而非让弱者变得更弱。

这正是许多政府扶助制度的问题所在，因为它们所做的通常是前者，而非后者。政府出台扶助制度可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这些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它们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们能够帮助那些它们想要扶持的人。

政府的扶助都应该有个限度，它可以在人民确实需要帮忙的时候扶助他们，但不能让人民养成对扶助的依赖，而是让他们学会自食其力。

政府明白帮助就是权力。所以政府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东西——因为政府帮助的人民越多，帮助政府的人民就会越多。

凡是得到政府支持的，无不支持政府。

那就不应该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共产主义宣言》是撒旦的宣言。

撒旦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我明白你的意思。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话蕴含的思想并不邪恶，它很美丽。它无非是用另一种方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有可能变得丑陋的，是对这种美丽思想的落实。

分享必须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而不能是政府强行施加的命令。分享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受到强迫的。

但我又想和你争论啦！最好的政府就是人民，人民视政府的各种制度为“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这些机制分享社会的财富。而且我想指出的是，人民通过他们的政治体制集体地选择了这么做，因为历史反复地证明给人民看，那些“有者”绝对不会和“无者”分享他们的财富。

俄罗斯的农民就算等到天荒地老，也等不来俄罗斯贵族分享其财富——后者往往通过农民的辛苦劳动来获利和增加财产。贵族只留给农民勉强够活命的口粮，以此“奖励”他们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让拥有土地的贵族变得更加富有。这哪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就不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而言，这种“只有你帮助我，我才会帮助你”的社会关系比政府发明的任何制度都要厉害得多！

令俄罗斯农民奋起反抗的正是这种腐败。正是由于人民对“有者”永远不会主动将其财富送给“无者”的情况感到绝望，才会创立一个保证所有人都得到平等对待的政府。

当饥肠辘辘、衣裳褴褛的民众在法国的玛丽皇后窗下吵闹的时候，皇后正躺在镶金嵌玉的浴缸里，慢慢地品尝着进口的葡萄，轻描淡写地

说：“让他们去吃蛋糕呀！”

令受践踏者忍无可忍的正是这种态度。这种情况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创造出所谓的专政政府。

劫富济贫的政府被称为专政政权，而纵容富人剥削穷人的政府则被称为专制政权。

甚至你可以去问今天的墨西哥农民。据说掌控墨西哥的，其实是二十到三十个有钱有势的精英家庭（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个国家！），与此同时有两千到三千万人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所以墨西哥农民在1993年和1994年间发起革命，以此迫使该国的精英政府承认它有帮助人民的责任，至少应该让人民能够谋得三餐温饱。这就是精英政府和“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区别。

难道人民政府不正是由那些对自私的人性感到绝望的愤怒人们所创立的吗？难道政府制度不正是为了补救人类不愿意相濡以沫的本性而出现的吗？

难道政府没有制订众多公平住房法律、儿童劳工法案和支持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单身母亲的制度吗？

难道政府的社保制度不是为了向老年人提供他们的家人不愿或者无力提供的东西吗？

我们仇视政府的管制，可是在没有管制的时候，我们又不愿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据说从前有些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特别糟糕，后来政府要求那些肮脏而富有的矿主清理他们肮脏的煤矿。那些矿主为什么不主动去做呢？因为那会降低他们的利润！富有的矿主根本不管危险的矿井里要死掉多少贫穷的工人，才能让利润延续和增长。

从前的初级工人从企业得到的薪酬跟奴隶的待遇差不多，后来政府强制推行最低工资政策。有些人想要回到“美好的过去”，他们说：“那又怎样呢？企业家毕竟提供了岗位呀，难道不是吗？再说了，经营风险是谁来承担呢？工人吗？不是的！承担全部风险的是投资者，是企业家！所以他应该得到最大的回报！”

凡是认为雇主应该尊重那些为他赚钱的员工的人，无不被称为共产主义者。

凡是认为住房福利不应该因肤色拒绝申请者的人，无不被称为社会主义者。

凡是认为女性不应仅因性别而得不到录用或升职的人，无不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者。

政府若是通过民选代表来处理这些社会权贵顽固地拒绝自行解决的问题，就会被说成是专政的政府！（得到政府帮助的人不会这么说。只有那些拒绝帮助同胞的人才会这么说。）

现在医疗保健领域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例证。1992年，美国总统和他的夫人认为，数百万美国人得不到预防性医疗保健服务的情况是不公平的、不适当的。他们的看法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甚至连制药业和保险业也参与其中。

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私营行业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谁的方案更好。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私营行业没有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它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愿意告诉你原因。因为它没有义务那么做。没有人会因此而抱怨它。而且这个行业是唯利是图的。

它的眼里只有利润、利润、利润。

所以我得出这种看法：我们对政府怒吼、咆哮和抱怨是没有用的。很明显的事实是，政府处理了私营行业不愿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即使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但只要人民控制政府（美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政府就能够继续制订和实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因为大多数人是无钱无势的，他们只好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到社会不肯自愿送给他们的东西。

只有在那些政权并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国家，政府才会对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坐视不管。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多少算管得太多？管多少算管得太少？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平衡？

哇，我以前还没见过你这么慷慨陈词的样子呢！在我们这两本书里面，你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还真是少见。

是啊。你说过这本书要讨论某些人类大家庭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嘛。我想我刚才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是的，你说得很好。数百年来，从汤恩比到杰弗逊再到马克思，每个人都想解答这个问题。

好吧——那么你的对策呢？

看来我们又得绕回去啦，我想要重申我说过的某些话。

你说吧。也许我是需要再听一次。

首先我要指出的事实是，我并无“对策”。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它只是事实而已，我对那种事实没有好恶之分。在这里我只是实话实说，描述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事实。

好吧。你没有对策，你没有好恶。你能说说你看到的事实吗？

我看到的事实是，世界尚无出现能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不过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困难在于，善意和公平属于道德的范畴，并不属于政治的领域。

政府是人类想要强制推行善意和保障公平的尝试。然而产生善意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心灵。能够将公平概念化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精神。能够真正经验到的爱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灵魂。因为人类的灵魂就是爱。

你们无法将道德变成法律。你们无法通过法律勒令人们“彼此相爱”。

我们现在是在兜圈子，因为这些话我们以前都说过。尽管如此，这次讨论仍是好的，所以我们继续下去吧。哪怕有些话要重复两三遍，那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弄明白，看看你们想创造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好啊。我想问原来提过的问题。法律不就是人类想要规范道德观念的尝试吗？“立法”不就是我们试图就“对”和“错”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吗？

是的。你们的社会很原始，确实需要某些民事法律，需要某些规章和政令。（你知道的，在那些非原始的社会里，法律是多余的。所有生灵都是自我管束的。）在你们的社会，你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非常基本

的问题。穿过马路之前，你们应该先停下脚步吗？你们要根据某些协议来进行买卖吗？你们和他人的交往有什么禁忌吗？

但说真的，哪怕是这些基本的法律，这些关于谋杀、伤人、欺诈甚至闯红灯的法规，本来也应该是多余的，只要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遵守的是爱的法则。

那就是神的法令。

你们需要的是意识的成长，而非政府的成长。

看来我们只要遵守十诫，就万事无忧啦！

十诫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请参见第一卷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神的法就是没有法。这是你们无法明白的道理。

我没有任何要求。

许多人无法相信你最后这句话。

请他们看第一卷。它完整地解释了这个道理。

那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建议吗？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我没有任何建议。我只是说出可行的办法。我只是告诉你实际上什么是可行的。我也没有说无政府状态——完全没有任何管制、规章、制度或者禁令——是可行的。只有高级生灵才能采用这种形式，可是在我看来，人类还不算是高级生灵。

所以某种程度的管制是必需的，直到你们人类进化到能够自然地去做本质上正确的事情。

在这之前，你们设立政府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针见血、无懈可击。当人们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去做“对”的事。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什么要将如此之多的规章制度强加给人民，而是政府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

答案跟你们的分离意识有关。

你是说我们那种认为我们自己是彼此分离的个体的意识吗？

是的。

但假如我们不是彼此分离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体。那不就意味着我们要为彼此负责吗？

是的。

但那不会妨碍我们取得伟大的个人成就吗？如果我要为所有人负责，那么《共产主义宣言》就是对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我已经说过，这种思想非常高尚。但如果用残暴的手段来推行它，它就不再高尚啦。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问题所在。这种思想是没问题的，但它的施行很有问题。

有人说这种思想必须通过强制手段来推行，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人性。

你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需要改变的是基本的人性。你们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创造出你提到的那种意识转变吗？

是啊。

但我们又得旧话重提啦。集体意识难道不会妨碍个人的发展吗？

让我们来看看。假如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假如绝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不用为了糊口奔波劳碌，全人类不就能够踏上追求更高尚的目标之路吗？

个人的生存得到保障之后，个人的伟大成就真的会受到压制吗？

个人的光荣必须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尊严为代价吗？

以损害别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光荣，又算得上什么光荣呢？

我安置在你们星球上的资源，让每个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还绰绰有余。每年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饥饿致死？成百上千的人流落街头？数百万人为基本的尊严而呼号？

能够终结这种现象的帮助并不是那种削弱受助者能力的帮助。

假如那些过得好的人说他们不愿帮助挨饿者和流浪者，因为他们不想

削弱这些人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是伪善者。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其他人陷入绝境的时候还能真正“过得好”。

要看社会的进化程度有多高，只要看它对其最弱小的成员有多好。正如我说过的，最难的是找到帮助人们和伤害他们之间的平衡。

你能指点我们吗？

总的指导方针是这个：在无法确定的时候，永远要本着同情心去行动，哪怕会因此而犯错。

用下面的问题来判断你们是在帮忙还是在伤害：得到你的帮助之后，你的同胞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是更有力量还是更加无能了？

有人说如果你把一切东西都送给人家，他们将会变懒，不会再那么勤奋地工作。

可是他们为什么必须为在生活中拥有基本的尊严而勤奋工作呢？这世界的资源不够全部人使用吗？为什么无论什么东西都必须“勤奋工作”才能得到呢？

基本的尊严不是大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吗？不应该是吗？

如果有人想要得到比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更多的食物、更大的住所、更好的衣服，那么他应该通过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但地球上的资源足够所有人用，为什么连生存都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呢？

这正是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

关键并不在于保证人人平等，而在于让每个人有基本的保障，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他们更想要的东西。

有些人会说，有的人就算得到机会，也不去珍惜。

他们说的诚然是事实。可是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于得到机会却不珍惜的人，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呢？

当然不。

如果我采用这种态度，你们早就在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啦。

我告诉你吧：在神的世界里，同情永不终结，爱永不停止，耐心永不枯竭。唯有在人类的世界里，善意才是有限的。

在我的世界里，善意是无穷无尽的。

哪怕在我们配不上它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你们永远配得上它！

哪怕我们将你的善意丢到你脸上？

如果你们这么做，那就更加配得上啦。（“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转向他。如果有人请你陪他走一里路，陪他走上两里吧。”）假如你们把我的善意丢到我脸上（顺便说一声，几千年来，你们就是这么对待神的），我明白你们只是产生了误会。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最佳利益是什么。我同情你们，因为你们产生误会的根源并非邪恶，而是无知。

但有些人真的很邪恶。有些人天生就很坏。

这是谁告诉你的呢？

我亲眼观察到的。

那么你的眼力很有问题。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个道理：人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以他们的世界观为标准，没有哪件是邪恶的。

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只是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而已。

所有人的所有行动都以手头的资料为基础。

我之前说过的，意识就是一切。你们察觉到的是什么？你们认识到的是什么？

可是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攻击我们、伤害我们，甚至杀死我们，这也不是邪恶的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啦：所有的袭击都是求助的呼声。

没有人真的渴望伤害别人。那些这么做的人（对了，也包括你们自己的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获得他们想要

的东西的唯一办法。

我已经在这本书里大略地给出了更高级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毫无所需就可以。可以有偏好，但别有需求。

然而这是非常高级的存在状态，这是大师的境界。

就地缘政治而言，全世界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着力于满足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呢？

我们正在这么做啊——正在尝试这么做。

人类历史已经过了几千年，这就是你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吗？

实际上，你们几乎根本没有进化。你们仍然抱着“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原始心态去行事。

你们破坏地球，掠夺她的资源，剥削她的人民，全面地排挤那些反对你们这么做的人，蔑称他们为“激进分子”。

你们这么做，全是为了你们那些自私的目标，因为你们养成了一种用其他办法无从维持的生活方式。

每年你们必须砍伐数百万英亩的树林，否则你们就没有报纸可看。你们必须把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耗掉数英里厚，否则你们就不能用头发定型喷雾。你们必须将江河和溪流污染得不可复原，否则你们就无法得到更大、更好、更多的工业产品。你们必须剥削你们之中获取最少财富、拥有最少权势、得到最少教育、领悟最少道理的人，否则你们就无法以从未听闻（和多余）的奢侈生活在人类等级的最上端。最后，你们必须否认你们正在这么做，否则你们会连你们自己都受不了。

你们无法由衷地认可“简单生活，让别人能够活下去”。对你们来说，这句汽车保险杠的标语太过简单。它对你们要求得太多。要你们割舍的也太多。毕竟，你们十分辛苦地工作才拥有这些！你们一点都不甘心舍弃！就算这种生活方式会危害到其他人（当然包括你们自己的子孙后代），管他呢，对吧？你们既然能够生存，能够有今天——他们同样也可以做到！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对吧？

有办法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吗？

有啊。要我再说一遍吗？转变意识啊。

你们无法通过政府行为或者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危害人类的问题。这种方法你们已经试了好几千年。

唯一必须出现改变只能出现在人们的心里。

你能用一句话说出这种必须出现的改变吗？

我说过好几次啦。

你们必须别再认为神和你们是分离的，你们之间彼此是分离的。

终极的真相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宇宙间没有和其他任何事物分离的东西。万事万物均是生活的脉络，它们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

所有政府、所有政治必须以这个真相为基础。所有法律必须扎根于这个真相。

这是你们人类未来的希望，是你们星球唯一的希望。

你刚才谈到爱的法则，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爱给予一切，毫无所需。

我们怎能做到毫无所需呢？

如果人类的每个人给予一切，你们还需要什么呢？你们需要东西，只是因为别人有所保留。别再有所保留啦！

这是行不通的，除非我们所有人同时这么做。

确实需要一种全球意识。

然而，那是怎么来的呢？终归有人要带头。

现在你有机会啦。

你可以成为这种新意识的源头。

你可以披露这个神圣的信息。

实际上，你必须这么做。

我啊？

要不然还有谁呢？

Chapter 13

我要怎么开始呢？

成为照耀世界的光，别伤害它。努力去建设，别试图破坏。

带我的人回家。

怎么带呢？

将你自己树为光辉的榜样。只追求神圣。只言说真相。只表现爱。

在生活中体现爱的法则，从现在直到永远。给出一切，毫无所需。

避开庸俗的。

别接受不可接受的。

教导所有想要了解我的人。

让你生命的每个时刻都是爱的漫溢。

用每个时刻去思考最高尚的思维，去说最高尚的话语，去做最高尚的事情。这样你就能为你的神圣自我增添光彩，从而为我增添光彩。

将和平带给所有你接触到的人，进而将和平带给地球。

成为和平。

在每时每刻感受和表达你与全体，与每个人物、地方和事件之间的神圣联系。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包括你自己的），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敬爱每个人的神明，保卫每个人的权利，维护每个人的尊严，提升每个人的利益，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认可每个人的神圣，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好的祝福，向每个人宣告神是深爱他们的，他们的未来是安全的。

成为那寄居在你体内的最高真相在人世间的榜样。

谦虚地谈论你自己，以免有人误将你的最高真相视为吹嘘。

轻声地说话，以免有人觉得你只是想引人注目。

温柔地说话，以便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爱。

敞开地说话，以免有人觉得你有所保留。

坦率地说话，以便你不会遭致误解。

经常地说话，以便你的言语可以真正地传播。

恭敬地说话，以便不会侮辱到任何人。

爱怜地说话，以便每个音节都温暖人心。

在你说的每句话中都要提到我。

让你们的的生活变成神的礼物。请永远记住，你就是神的礼物！

成为每个进入你生活的人的礼物，也成为每个你进入其生活的人的礼物。假如你不能成为礼物，请不要进入别人的生活。

（你可以永远是礼物，因为你永远是神的礼物——然而有时候你并不让自己明白这一点。）

如果有人意外地进入你的生活，去寻找那个人想要从你这里得到的礼物。

你这话说得真好啊。

你以为别人来找你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告诉你吧：每个进入你生活的人，都是为了从你这里得到礼物。通过这么做，他也给了你礼物——那种让你得以经验和实现你的身份的礼物。

当你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相，当你理解它，你就明白了最大的真相：

我派到人间的

都是天使。

Chapter 14

我被你搞糊涂啦。我们能回过头吗？有些说法好像是自相矛盾的。我听到你说，有时候对别人最好的帮助是别去打扰他们。然后我又听到你说，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千万要伸出援手。这两句话似乎有冲突。

让我来理清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永远不要提供那种削弱对方能力的帮助。永远不要固执地提供你认为对方需要的帮助。让对方知道你能提供的全部帮助，然后听听他们想要什么，看看他们准备好接受什么。

提供对方想要的帮助。对方往往会说，或者通过行动表现，他们只想不被打扰。尽管你觉得你想要提供帮助，但是别去打扰他们可能是你提供的最佳礼物。

假如对方后来想要某样别的东西，你要看看你是否有这样东西可以给出去。如果有，那么就给。

然而千万别给任何能削弱对方能力的东西。因为削弱对方能力的东西会催生或者增强依赖性。

实际上，既帮助对方、又提高他们能力的办法总是有的。

假如别人确实在寻求你的帮助，那么你不能彻底地忽略他们的困境，因为和帮得太多相同，完全不帮也无法提高别人的能力。作为拥有更高意识境界的人，你不能忽略兄弟姐妹的真实困境，宣称让他们“自生自灭”是你能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那种态度是最严重的自大和傲慢。它只会让你为自己的无动于衷感到心安理得。

我再次向你推荐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诲。

因为从前正是耶稣对你们说过，我将会对右边那些人，走吧，你们是我宠爱的孩子，去继承我为你们准备的王国吧。

因为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我口渴时，你们给我喝水；我无家可归时，你们为我找到住所。

我裸体时，你们给我穿衣；我生病时，你们来探望我；我坐牢时，你们带给我安慰。

他们将会对我说，主啊，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饥饿，并给你食物？口渴，并给你水喝？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无家可归，并给你找到住所？赤裸，并给你穿衣？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生病或者坐牢，并给你安慰？

我将会这样回答他们：

真的，真的，我对你们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兄弟，只要你们帮助过其中最穷苦的，就等于帮助过我。

这是我的真相，它将历经千秋万世而不变。

Chapter 15

我爱你，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爱你。

Chapter 16

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宏观的全球问题，同时也回顾我们原先在第一卷对个人生活的探讨，所以我想问你关于环境的问题。

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有些环境保护者说它正在遭受破坏，这是真的吗？或者这些人只是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而且抽大麻的极端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员？

都是呀。

啊？？？

开玩笑的啦。好吧，第一个问题，是的；第二个问题，不是的。

臭氧层有破洞了吗？雨林正在消失吗？

是的。但环境问题不仅是这些明显的事情。还有许多没那么明显的迹象也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

你能解释清楚吗？

好啊。比如说，地球上的土壤短缺问题发展得很快。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用来种植粮食的好土壤变得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土壤需要时间恢复元气，而你们的粮食种植公司没有时间。它们想要土地不停地产出、产出、产出。所以那种土地换季休耕的古老办法正在被抛弃，或者休耕期正在缩短。为了赶时间，许多化学物质被倾倒入土地，以便让它更快地变得肥沃。然而就此而言，以及就其他方方面面而言，你们无法开发出能够代替大地母亲的人造物，你们的人造物不可能提供她所提供的东西。

结果是，有些地方可用的肥沃表层土壤储备遭到你们的侵蚀，实际上已经只剩下几英寸那么薄了。也就是说，你们种植的庄稼越来越多，而耕地中的养分则越来越少。没有铁质。没有矿物质。没有你们依赖土地提供的东西。然而更糟糕的是，你们吃的食物充满了你们绝望地倾倒入土壤里、试图用来取代土壤的化学物质。虽然短期内不会给你们的身体造成明显的破坏，但是你们将会悲伤地发现，这些停留在你们体内的化学品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你们的健康。

快速翻耕造成的土壤流失并不是大多数人会注意到的现象，那些不停

地寻找下个时髦话题的雅皮环保主义者也没有意识到宜耕土壤储备持续下降的严重性。随便找个地球科学家，向他咨询这个问题，你将会听到大量的回答。它涉及范围很广的问题，它是世界各地都有的问题，它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们完全无视地球母亲的需要和自然过程，用各种方法来伤害和破坏养育所有生命的她，上面说的只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

你们根本就不关心地球，只顾顺遂你们自己的情欲，满足你们自己直接的需求（这些需求大多数是过度），实现人类永远追求更大、更好、更多的欲望。然而你们人类也许应该问：到底要多少才够？

我们为什么不听环境保护者的话呢？我们为什么对他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呢？

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受到某种显而易见的心态的影响。有个你们发明的成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心态。那就是“唯利是图”。每当遇到影响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事务，你们都会采用这种心态。

既然大多数人抱有这种不良的心态，我们怎样才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呢？

很简单啊。消灭金钱就好啦。

消灭金钱？

是的。至少应该消灭金钱的隐蔽性。

我听不懂。

大多数人会把令他们感到羞愧或者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藏起来。所以大多数人把性生活藏起来，所以差不多所有人都把钱藏起来。也就是说，你们对它不够开放。你们认为钱是非常私人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在。

假如每个人完全了解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那么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星球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那之后，人类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将能够做到公正、平等、诚实，以及真正地为所有人的利益考虑。

现在的市场不可能有公正、平等、诚实和公共利益，因为钱很容易被隐藏。你们确实可以把它拿走，然后藏起来。做假账的会计人员也能用各种方法让企业的钱“隐形”或者“消失”。

由于钱可以被藏起来，所以谁也没办法确切地知道别人拥有多少钱，或者用钱来干什么。这使得大量不公平和欺诈的现象得以存在。比如说，企业付给两个从事相同工作的员工的薪水可能相差甚远。它们可以付给某个人五点七万美元的年薪，而付给另外那个人的年薪则是四万两千美元，其实他们做的工作是相同的，第一个雇员拿得多，只是因为他拥有某样第二个雇员没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阴茎。

哦。

是的，这下你明白啦。

可是你不知道啦。和第二个雇员相比，拥有阴茎让第一个雇员更有价值、更加敏捷、更加聪明，而且明显也更有能力。

我记得我当时不是这样创造你们的呀。我并没有让你们在能力上有这么大的区别。

你有的啦，你居然不知道，这让我很吃惊哦。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

好啦，别再乱说啦，否则人们会认为我们真是这么想的。

你不是这么想的吗？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星球上的人都是。所以女人不能当罗马天主教或者摩门教的神父，不能在耶路撒冷哭墙的某一边出现，不能当《财富》五百强企业的高管，不能当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不能.....

是的，我们知道这些现象。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所有的金钱交易都是公开的，而不是隐蔽的，那么至少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就没有那么容易混蒙过关。要是所有企业被迫公布所有雇员的所有薪水，不是指某类岗位的薪水范围，而是指支付给每个员工的实际薪酬，你能想象世界各地的职场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能啊，“二桃杀三士”的情况将会消失。

对的。

“他又不知情，没关系的”将会消失。

对的。

“少给她三分之一的薪水她也做，给她那么多干嘛呀”将会消失。

嗯。

下面这些也将会消失：拍马屁、阿谀逢迎、“内幕交易”、办公室政治……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不良现象将会从你们的职场、你们的世界消失，你们只需要披露金钱的轨迹就可以做到。

仔细想想吧。如果你们准确地知道每个人拥有多少钱，各个行业、公司及其高管的真实收入，也知道这些公司和这些人用其拥有的钱来干什么，难道你不认为有些事情会因此而改变吗？

想想看吧。你认为要怎样情况才会发生变化呢？

很明显的是，如果人们了解实情，他们将会觉得这世界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假如全世界所有人具体地、迅速地了解这些数据，社会将不会准许比例如此悬殊的财富分配，至于各种谋取不义之财的手段，或者用其来赚更多钱的方法，那就更不用说啦。

说到规范人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办法能比曝露给公众的审视见效更快。所以你们的阳光法案在清除政治领域和政府系统中某些糟糕情况方面做得非常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公开听证制度和公开问责制度成功地消灭了你们的市政府、校董会、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暗箱操作现象。

现在是时候让“阳光”照耀你们星球上的商品贸易和劳资关系啦。

你有什么建议吗？

这不是建议，这是挑战。我量你们不敢丢弃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纸币、硬币和各个国家独立发行的货币，彻底从头开始。开发新的国际金融系统，它必须是开放的，完全透明的，可以立即追查资金的流向，彻底符合会计准则。设立环球薪酬系统，将人民提供服务或者制造产品得到的收入记为借方，使用服务和产品付出的花费记为贷方。

所有事情都以这个借贷系统为基础。投资的回报、继承的遗产、赌博的获利、薪水和奖金、小费和赏钱等，统统记入这个系统。如果借方没有余额，便不能购买任何东西。没有其他通行的货币。每个人的记

录都向所有人开放。

曾经有人说过，给我一个人的银行账目，我能告诉你他是个什么人。这个系统和那种情况差不多。人们对你的认识，将会（至少有可能会）比现在多得多。但不仅你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会增加很多，你们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也会增加很多。你们将会更加了解企业的支出和花销——它们的产品成本是多少，也将会更加了解这些产品的价格。（如果企业不得不在每张价格标签上注明两个数字——价格和成本，你能想得到它们会怎么做吗？这会促使价格下跌吗？竞争会变得激烈、从而促使贸易变得公平吗？你们恐怕无法想象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有了这个环球薪酬系统，所有借方和贷方的资金转移完全是立时可查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在任何时候检视其他任何人或者组织的账户。没有什么是秘密的，没有什么是“私人的”。

环球薪酬系统每年会从自愿要求扣减的人的账户扣减他们百分之十的收入。没有所得税，不用填表格，不用计算应征税款，没有“免税条款”，也不用做假账逃税！由于所有记录都是公开的，社会上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哪些人选择了将百分之十的收入用于改善所有人的利益，哪些人没有这么选。这些自愿扣减的金额将会用于支持政府的计划和项目，而政府则是由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

这整个系统将会非常简单，而且非常透明。

世界不会同意这么做的啦。

那当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系统将会杜绝人们去做任何他们不想要别人知道的事情。可是你们为什么非得做那样的事情不可呢？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你们当前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系统，是建立在“占便宜”、“争最先”、“赚最多”和“适者生存”的基础上的。

假如你们社会的主要目标是让所有人能够生存，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利益，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生活（这正是所有真正光明的社会的目标），那么你们将不再需要秘密、黑幕交易、暗中操作和可以被藏起来的钱。

你知道通过推行这样的系统，有多少传统的腐败现象，更别说那些程度较轻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将会被消灭吗？

这一切的秘密，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透明。

哇，这个想法太好啦。这个主意太好啦。让我们的金钱事务处于绝对

的透明状态之中。我努力想找个理由来证明它是“错”的，它是行不通的，但我找不到。

你当然找不到啦，因为你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但假如世界上有钱有势的人想到随便哪个人都能一眼看穿他们的每次行动、每次交易、每次销售、每次购买、每次企业行为和价格选择和薪资谈判、每次决定，你能想象他们会做什么、会怎么尖叫吗？

我告诉你吧：就促进公平而言，没有什么比透明更快。

透明正是真相的同义词。

认识真相，真相必将使你自由。

政府、企业和当权者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让真相——明显而简单的真相——成为他们设计出来的任何政治、社会或经济系统的基础。

在光明的社会，秘密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他所有人拥有什么东西、赚取多少金钱、拿多少工资、支付多少税收、得到多少福利，其他所有企业收取多少费用、购进什么东西、销售什么产品、获得多少利润，以及所有一切。每个人知道所有一切。

你知道这为什么只能出现在光明的社会吗？因为在光明的社会里，没有人愿意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任何东西，或者拥有任何东西。

这种生活方式很激进。

是的，在原始的社会里看起来很激进。在光明的社会里，它明显是合宜的。

我对“透明”这个词很感兴趣。它在金钱事务的范畴之外也有用吗？它也可以是理解人际关系的关键词吗？

要是可以就好啦。

实际上不可以，对吧？

是的，是不可以。在你们星球上不行。大多数人还是有太多要隐藏的东西。

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人际关系中（其实是在所有关系中），这意味这损失。人们总是害怕会遭受损失或者一无所获。然而在最好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知道一切，透明不仅是理解它的关键词，而且其实是它的本质。最浪漫的关系当然也是如此。在这些关系里，没有保留，没有伪装、美化、隐藏或者欺骗。没有漏掉或者未说出的话。没有猜忌，没有玩弄。没有人“躲躲闪闪”、“闪烁其词”或“虚情假意”。

但如果每个人知道我们想到的每个念头……

且慢。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精神隐私，没有安全的个人思考空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意味着当你们和别人交往时，你们要敞开心怀和坦诚相待。这这意味着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要说出真相；当你们知道应该说出真相的时候，不要有任何保留。这这意味着别再说谎、欺瞒、哄骗、设圈套，或者将你们的真相扭曲成其他一百零一种在绝大多数人类交往中常见的怪状。

这这意味着有话就说，据实而说，坦率地说。这这意味着确保每个人拥有所有的资料，了解他们为了认识某个主题所需的一切。这这意味着公平、公开……嗯，和透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想法、每次惊慌、每段最黑暗的记忆、每个转瞬即逝的判断、观点或者反应都应该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和检查。那不是透明，那是疯狂，那会让你们疯掉。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简单、直接、坦率、公开、诚实和完整的交流。然而即使是对这个主意，你们也感到吃惊，而且很少付诸实践。

你最后说什么来着？

然而即使是对这个主意，你们也感到吃惊，而且很少付诸实践。

你倒是挺幽默的。

你开玩笑啊？我当然幽默啦。

但是说真的，这个主意非常好。想想看啊，整个社会都以“透明原则”行事。你确信它是可行的吗？

让我来告诉你吧。要是实行这种原则，明天世界上半数的疾病将会消失。世界上半数的忧愁、半数的冲突、半数的愤怒、半数的沮丧……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愤怒和沮丧，这是肯定的。当许多人终于发现他们像小提琴那样被玩弄，像商品那样被利用完就扔；当许多人终于发现他们受到操纵，遭到欺骗，上了许多恶当，他们会感到非常沮丧和愤怒。但“透明”能够在六十天之内清理这些东西，让它们消失。

让我再次邀请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考虑。

你们认为你们能够过上这种生活吗？不再有秘密的生活？绝对透明的生活？

如果不，为什么不呢？

你们向别人隐瞒了什么你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呢？

你们对别人说过什么并非真相的话呢？

你们有什么真相没有向别人说出呢？

说谎或瞒骗能够让世界变成你们真正想要的样子吗？通过沉默和秘密对市场、对某个局面或只是某个人进行操控，真的有利于我们吗？“隐私”真的能让政府的、企业的和个人的生活取得成功吗？

假如每个人能够看到一切，那会怎么样？

这里出现了讽刺的事情。这正是你们害怕第一次与神相遇的原因之一，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向来害怕的，正是这出闹剧落下帷幕，这次游戏宣告结束，这场舞蹈曲终人散，这段练习已然完成，而长久以来的骗局，无论大的小的，终将走入死路，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然而好消息是你们没有理由去害怕，没有必要去惊惶。没有谁会审判你们，没有谁会指责你们“错”了，没有谁将你们丢进永恒的地狱之火。

（我想对你们之中的罗马天主教徒说，不会的，你们甚至不会被打入炼狱。）

（我想对你们之中的摩门教徒说，不会的，你们不会受困于最底层的天堂，从而无法进入“最高层的天堂”；你们也将不会被称为“地狱之

子”，并被永远地流放到未知的领域。）

（我想对你们之中的……）

嗯，你知道怎么回事啦。你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学理论，并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之内，去幻想神的最严厉惩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个，因为我觉得你们那些千奇百怪的想法很搞笑，但是呢……实际上确实不存在这种东西。

也许当你们不再害怕你们的生活在你们死亡时将变得完全可见，你们便能够不再害怕你们的生活在你们活着时就变得完全可见。

那也太难了吧？

是的，是很难的，对吧？所以这里有个办法可以帮助你们开始。翻到这本书的开头，复习说出真相的五个层次。努力记住这种模式，并将其付诸实践。每天寻找真相，说出真相，体现真相。对你自己和其他跟你有交往的人做这件事。

然后做好赤裸的准备。做好透明的准备。

这让人害怕。这真的让人害怕。

你到底怕什么呢？

我怕所有人会离我而去。我怕再也没有人会喜欢我。

我明白。你觉得你必须说谎别人才会喜欢你？

不是说谎啦。只是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啊。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说出所有的感受、想法、观念、害怕、记忆、忏悔或者别的。这只是意味着你要永远说出真相，完整地展现你自己。在你最爱的人面前裸露你的身体，你能做到吗？

能啊。

那么你的精神为什么不也裸露出来呢？

第二种裸露比第一种难多啦。

我知道。然而我还是要推荐你那么做，因为那样你会得到很好的回

报。

嗯，你确实提出了几个有趣的想法。放弃隐瞒的做法，建设透明的社会，永远向每个人说出每件事的真相。咻！

有些社会是完全以这几个理念为基础的。那些是光明的社会。

我可没见到过。

我说的又不是你们的星球。

哦。

甚至也不是你们的太阳系。

哦。

但你们不必离开地球，甚至不必走出家门，也能体会到这种新思维系统的妙处。就从你们自己的家庭内部开始。如果你们拥有一家企业，就从你们自己的公司内部开始。准确地告诉你们公司里的每个人，你赚了多少钱，公司的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每个员工各自领取多少薪水。你们会把他们吓得从地狱里跳出来。我是说真的。你们会把他们吓得直接从地狱里跳出来。如果每个拥有公司的人都这么做，工作将不再是许多人的地狱，因为人们自然会觉得职场是个平等、公平竞争和薪酬合理的地方。

准确地把你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告诉你们的顾客和客户。在价格标签上注明这两个数字：你们的成本和你们的价格。你们仍然能够为你们的要价感到骄傲吗？你们是否害怕当人们了解你们的成本价格比之后，会有人认为你们是在“抢钱”？如果是这样，看看你们能够怎样调整价格，让它下降到基本合理的区位，而非“能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

我估计你们不敢这么做。量你们也不敢。

这要求你们的思维做出彻底的改变。你们将会像关心你们自己那样去关心你们的主顾和客户。

是的，你们可以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就开始建设这种新社会。由你们来选择。你们可以继续支持原有的系统，支持现在的范式；你们也可以筚路蓝缕，为你们的世界开创新的道路。

你们可以成为新的道路。在所有领域。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不仅仅是在人际关系领域，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宗教或者其他生活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

成为新的道路。成为更高尚的道路。成为最华美的道路。然后你们可以真正地说：“我便是道路和生活。请随我来。”

如果全世界追随你们，你们会为你们带领它前往的地方而高兴吗？

但愿你们每天都能想起这个问题。

Chapter 17

我听到你的挑战。我听到了。请更详细地跟我说说地球上的宏观生活。告诉我国家之间要怎样相处才能不再有战争。

国家之间永远会有纠纷，因为纠纷只是独立性的健康表征。然而，用暴力来解决纠纷则是极度不成熟的表征。

这世界没有理由不能避免使用暴力解决手段，只要各个国家都愿意避免使用它。

人们也许会想，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惨状足以促使各国愿意这么做，但在你们这样落后的原始社会，情况却并非如此。

只要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在争论中获胜，你们就会争论不息。只要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你们就会征战不休。

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建议呢？

我没有建议。我只会……

我知道，我知道！实话实说嘛。

是的。我只会说出我观察到的情况。短期的对策是成立已经有人提到的世界政府，同时设立一个解决各种纠纷的世界法庭（这个法庭和你们当前的国际法庭不同，它的裁决不可以遭到忽略），一支保证没有哪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多么有影响——能够侵略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

然而要明白的是，地球上仍然会有暴力存在。维和部队也许必须使用暴力，才能阻止别人使用它。正如我在第一卷说过的，看到暴君不去推翻，等于为虎作伥。有时候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战争。有时候你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才能够保证你无需不停地做它！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是神圣二元论的一部分。所谓神圣二元论，就是说有时候为了最终成为某样东西（在这里，这样东西是“和平”），唯一的办法是首先不去成为它。

也就是说，为了认识你自己的身份，唯一的办法是经验那些和你的身份不符的事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世界的权力不应极大地集中在某个国家，而必须

应该由这个地球上全部国家所拥有。只有这种方法能够让世界终将得到和平，能够保证没有哪个独裁者——无论他的国家有多么强大——能够或将会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威胁其他国家的自由。

现在的小国为了得到大国的接济，往往不得不奉上它们自己的资源，将宝贵的土地变成外国军事基地，但是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新的体制之下，小国的安全将不再仰仗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国，其他国家都将会是它们的后盾。

假如有个国家遭到侵略，全部一百六十个国家将会挺身而出。假如有个国家受到任何方式的暴力或威胁，全部一百六十个国家将会群起反对！

同样地，各个国家将不再受到经济上的威胁，不再受到强势贸易伙伴的敲诈，不再需要达到指定的“标准”才能获得外国援助，也不再需要被迫采用指定的行为方式，才能够有资格获得简单的人道主义支援。

然而有人会说，这种全球的政府体系将会侵蚀各个国家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实际上，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而这正是那些通过武力而非法律或正义来保障其独立地位的大国所害怕的。因为到时大国再也不能为所欲为，所有国家的意见都必须得到同等的尊重。到时大国再也不能控制和囤积世界上大部分资源，而必须更加平等地分享它们，让它们更加容易被获取，更加平均地让全世界人民享用它们的好处。

世界政府将会让世界变得公平。公平是保障基本人类尊严的核心前提，也是对世界上那些“有者”的谴责，因为“有者”想要“无者”去追求他们自己的财富，全然忽略了“有者”控制着一切其他人想要得到的财富的事实。

可是听起来我们好像是在谈论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有些人确实想要得到更多，并愿意为此而奋斗，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和那些不想那么辛勤工作的人分享财富，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激励他们去奋斗呢？

首先，问题并不在于有些人愿意“努力工作”，而有些人不愿意。这是将问题简化的说法（通常是“有者”提出来的）。与其说问题在于意愿，倒不如说在于机会。所以在重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真正和首先要做的，是确保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拥有同等的机会。

只要那些现在拥有世界大部分财富和资源的人和国家不肯松手，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是啊。我刚才提到墨西哥，并不是想要侮辱其“国格”，而是认为该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几个有钱有势的家族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四十年。“选举”在这个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变成了闹剧，因为数十年来，这些家族控制着同一个政党，力求不会出现严重的反对势力。结果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如果有人斗胆敢提议将每小时工资从一点七五美元提高到三点一五美元，富人就会指出他们对穷人已经仁至义尽，提供工作岗位和提高经济收入的机会。可是得到最多好处的其实是富人——那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产品的企业家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支付的劳动成本却很低廉。

美国的富人知道这是事实，所以许多美国的权贵将他们的工厂迁移到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低薪的工作被认为是农民的良机。与此同时，这些工人在有害健康和毫无安全可言的环境中卖命，可是当地政府（由少数从这些企业的利润中揩油的人控制）坐视不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在那些国家的工作场所根本是不存在的。

地球没有得到照顾，人民也没有，他们被要求生活在河边的破房子里，就在河里洗衣服，有时往里面排泄粪便，因为室内排水系统通常也不是他们拥有的设备。

这种漠视平民百姓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人民买不起他们亲手所造的东西。但富裕的企业家毫不在乎。他们可以将商品运输到其他普通人买得起的国家。

然而我相信这些富人的变态做法终将会害了他们自己，造成各种严重的后果。不仅墨西哥如此，凡是有人受压迫的地方也将如此。

只要“有者”继续打着提供机会的旗号剥削“无者”，各国的革命和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保留财富和资源的做法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乃至有些极具远见的人也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把它看成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

然而正是由于世界上富裕的个人和国家拥有太多的权力，这种虚假的公平才会出现。实际上，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国家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甚至连他（它）们想要获取当权者已经达到的成就的想法也遭到打压。

这里描述的政府体系将会把大量的权力从资源丰富者转移到资源贫乏者，促使这些资源本身被公平地分享。

这会让当权者害怕。

是的。所以解决这种乱象的办法可能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全新的、世界级的政府。

你们有些领袖足够有远见，足够有勇气，他们倡议开始这样的新世界秩序。乔治·布什就是这样的领袖，虽然当代社会不愿或者不能承认他是个有智慧、有眼光、有良心、有勇气的男子汉，但历史将会给他正确的评价。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的领袖，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他推动了巨大的政治改革，彻底终结了你们所谓的冷战。你们的总统卡特也是这样的领袖，他请比金先生和萨达特先生坐下来签署了人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卸任美国总统多年之后，他仍能够三番两次地阻止生灵涂炭的局面出现，而他的办法是简单地说出一个简单的真相：每个人的观点都值得聆听。每个人的品格都值得尊重。

这些勇敢的领袖都曾化解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都曾倡议和推动背离主流政治结构的群众运动，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在任期仅满一届的时候，就被那些他们试图提升的人民给弄下台。他们在国际极受欢迎，在国内却遭到毫不留情的拒绝。据说人们在自己的家里是没有威严的。这些人会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比他们的人民远大得多；那些人民目光短浅，只顾眼前的利益，完全想象不到这些更宏伟的抱负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

所以每个敢于挺身而出、呼吁当权者停止压迫的领袖也都会遭到打击和污蔑。

这种情况将会一直存在，直到出现长期的解决方法——它并不是政治的方法。那种长期的解决方法（也是唯一的、真正的方法）是新的觉悟，新的意识。是一体的觉悟和爱的意识。

人们追求成功，或者追求最大地发挥生命的价值，不应该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或者物质的回报。这是摆错了两者的关系。正是这种错位的顺序造成了所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当人们追求伟大的动机不再跟金钱有关（当所有人的经济来源和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得到保障），他们依然会追求伟大，但动机与现在完全不同。这种新的动机将会加强人们的力量和决心，产生真正的伟大，

而不是现在这种动机催生的如过眼烟云般轻薄的“伟大”。

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为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为什么不是好的动机呢？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确实是合适的动机。为你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确实是好的动机。但问题在于，“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呢？

你们如何定义“更美好”？你们如何定义“生活”？

如果你们认为“更美好”就是更大，更好，更多金钱、权力、性爱和物品（房子、车子、衣服、唱片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生活”就是你们目前所处的从出生到死亡的时期，那么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走出这个使你们的星球陷入困境的怪圈。

然而假如你们认为“更美好”是更完整地经验和表达你们最高贵的存在状态，而“生活”是永恒的、持续的、无止境的存在过程，那么你们也许能够找到出路。

累积再多的身外之物也创造不了“更美好的生活”。你们大多数人懂得这个道理，所有人都说明白这个道理，然而你们的生活，以及你们在生活中做出的决定，却总是跟这些“身外之物”有关系，总是想要得到更多。

你们为身外之物而奋斗、而工作。当你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就再也不肯放手。

大多数人的动机是获取和拥有那些身外之物。有些并不在乎身外之物的人，则能够轻易地放它们走。

因为你们现在认为伟大就是累积世界能够提供的各种东西，所以世界上所有人都处于不同层次的挣扎之中。第一类人数量最多，他们依然在为简单的物质生存而挣扎。他们的日子充满着焦虑的时刻和绝望的算计。他们的精神关注着各种基本的生活问题。会有足够的食物吗？会有地方住吗？我们会挨冻吗？大量的人每天仍然受到这些问题的羁绊。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仅仅由于缺少食物而死去。

第二类人数量较少，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合理的保障，但仍然挣扎着想要得到更多东西——中等水平的经济收入、朴素但体面的家、更美好的明天。他们努力工作，他们为未来如何与是否能够“出人头地”而烦恼。他们的精神充满着这些迫切的、忧心忡忡的问题。

第三类人数量最少，他们想要的东西全都有了，实际上，前两类人想要的一切他们都有，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数人依旧想要得到更多。

他们想着的是如何保有他们已经获取的一切，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财产。

除了这三类人之外，还有第四类。这类人数最少。实际上，这类人为数极少。

这类人对物质的东西毫无需求。他们关注的是灵性的真相、灵性的实在和灵性的经验。

这些人认为生活是一次灵性的邂逅，是一段灵魂的旅程。他们据此来对所有人类事件做出反应。他们以此来理解所有人类经验。令他们挣扎的是对神的追寻、对自我的实现、对真相的表达。

随着他们的进化，这种挣扎不再是挣扎，而是一个过程。它是自我定义（而非自我发现）的过程，是成长（而非学习）的过程，是存在（而非行在）的过程。

寻找、奋斗、探索、追求和寻觅的理由变得完全不同。行事的理由被改变了，行事者也被改变了。理由变成了过程，行事者变成了存在者。

从前人们在生活中寻觅、奋斗、努力工作的理由是获取世俗的东西，现在的理由是经验神圣的东西。

从前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身体，而现在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灵魂。

一切都改了，一切都变了。生活的目标改了，生活本身也变了。

人们追求“伟大”的动机发生了转移，他们也不再需要去贪图、获取、保护和增加世俗的财产。

人是否伟大，将不再以他积累的财富来衡量。人们将会正确地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属于全世界的人民。承蒙神的厚爱，这个世界拥有的资源用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绰绰有余，到时所有人的基本需求都将得到满足。

每个人都将会以此为心愿。再也无需强制任何人交税。你们将会全部同意把百分之十的收入拿出来，资助那些收入较低的人。再也不会

成千上万的人坐视另外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不是因为缺少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缺少足够多的善意去创造一个确保人人能够得到食物的简单政治体系。

等到你们改变追求伟大的动机，重新定义伟大的那天，你们现在的原始社会里屡见不鲜的道德败坏现象将会永远地消失。

这是你们的新动机：去成为我要你们成为的——展现神性的肉身。

当你们选择了你们的真实身份，也就是神的化身，你们将不会再采取非神的行动。你们将无需给轿车保险杠贴上这样的标语：

神啊，让我免遭

你那些信徒所害吧

Chapter 18

我来看看我是否跟得上你的思路。你刚才说的好像是倡导平等与平衡的世界观，认为所有的国家应该服从于某个世界政府，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世界的财富。

当你说到平等的时候，请记住我们指的是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实际的平等。

实际的“平等”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且你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为什么呢？

因为平等就是相同——而相同是这世界最不想要的东西。不是的，我在这里谈论的并非一个千人一面、每个人从老大哥式的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相同东西的世界。

我说的是一个如下两样东西得到保障的世界：

1. 对基本需求的满足。
2. 上升到更高境界的机会。

你们的世界有这么多资源，你们拥有这么多财富，却连这两样简单的事情都没做到。你们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套在社会经济等级的最底层，并设计出一套世界观全面地迫使他们留在那里。你们容许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而死去。

这个世界如此美妙，你们却从未找到一种足够美妙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因饥饿而死，至于阻止自相残杀就更别提了。你们真的忍心任由儿童在你们面前饿死。你们真的会将那些反对你们意见的人杀死。

你们真是愚昧而原始。

我们自以为很先进呢。

原始社会的主要标志是自以为很先进。原始意识的主要标志是自以为已经到达光明境界。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若要取得进展，首先必须保障每个人拥有上面提到的两样东西，而这个目标的实现要通过……

通过两种转变，两种变化：政治体系的转变，以及灵性的转变。

与统一的世界政府同时成立的，还有一个强大的、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世界法庭，以及一支保障你们选来管理你们自己的法律得到遵守的维和部队。

这个世界政府将包括一个国家议会（由地球上每个国家派出两个代表组成）和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由各个国家按照人口比例派出代表组成）。

美国政府的结构也是这样的啊——有两个议院，众议院的议员是按人口比例选出来，参议院的议员名额则是每个州两名。

是的。你们美国的政府结构得到神的指点。

新的世界政府结构也应该包含这种权力制衡。

它同样会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每个国家保留其内部的警察力量，但所有国家的军队将会被解散——就像从前美国各州所做的那样，它们解散了各自的陆军和海军，以便组建一支联邦部队来保卫所有州组成的联合体，而你们现在管这个联合体叫作国家。

各个国家将会保留在必要时组建和召集它们自己的民兵的权利，正如美国各州都有保留和动用民兵的宪法权利。

而且就像美国各州现在的情况一样，这个国家联盟中一百六十个国家将会拥有根据国内人民的表决结果退出联盟的权利（不过我想没有国家会这么做，因为加入联盟之后，各个国家的人民将会比以前更加安全、更加富裕）。

这个统一的世界联邦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也是替我们之中那些脑筋转得较慢的人问的。）

1. 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终结，通过杀戮来解决纠纷的做法将会终结。
2. 绝对的贫穷、饥饿致死、当权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对资源的掠夺将会终结。
3. 地球环境遭到全面破坏的情况将会终结。
4. 人们再也不必为了追求更大、更好、更多而无休止地挣扎。

5. 所有束缚人们的禁令和规矩都将会终结，无论这些是家庭、职场、政治系统中的规章制度，还是个人的性关系中的禁忌。

你的新世界政府会要求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吧？

它什么都不会要求。它将会促使人们自愿地、相当主动地对资源进行再分配。

例如，它将会向所有人提供合适的教育，让所有人都有机会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职业，并在工作中使用他们学到的知识。

它将会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医疗保健服务。

它将会保证所有人不会因饥饿而死亡，不会被迫在没有足够衣物或者宽敞居所的情况下生活。

它将会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得人们不用再为生存问题烦恼，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简单的社会设备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哪怕他们不努力也能得到吗？

你们这种认为这些东西需要努力才能得到的想法，正是你们那种认为你们需要努力才能上天堂的想法的基础。然而你们无法通过努力来赢取神的恩宠，你们也不必那么做，因为你们已经处在天堂。这是你们无法接受的东西，因为这也是你们无法给予的东西。当你们学会无条件地去给予（也就是说，无条件地去爱），那么你们将学会无条件地接受。

我创造的生活是一种媒介，它能让你们经验到这一点。

努力让你们自己信奉这种想法：人们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哪怕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哪怕他们什么贡献都没有。有尊严地生存是基本人权之一。我赐给你们的资源，足够让你们用来保障每个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你们只需要彼此分享就可以。

但假如有人浪费他们的生命，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占便宜”，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吗？

首先，别人的生命是不是浪费，轮不到你来判断。如果有个人在七十年里什么也不做，只顾构思诗歌，然后写出一首七律，为成千上万的人打开了领悟和洞察之门，这样的生命能算是浪费吗？假如有人终

其一生不断地说谎、诈骗、耍诈、使坏、操纵和伤害别人，但到最后因此而忆起了某些有关他的真实本性的事情，那也许是他花了好几辈子试图忆起的事情，从而终于进化到了更高的境界，这样的生命能算是浪费吗？这是“浪费”生命吗？

评判其他灵魂的旅程并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确定你的身份，而非去对别人已经取得或者未能取得的身份指指点点。

所以你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人们浪费他们的生命，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占便宜”，答案是：没有办法。

但你真的认为这样行得通吗？那些有贡献者难道不会开始憎恨那些无贡献者吗？

会的，他们会会的，假如他们尚未达到光明境界的话。然而达到光明境界的人将会怀着极大的同情而不是憎恨来看待那些无贡献者。

同情？

因为有贡献者将会明白，无贡献者错过了最伟大的机会和最崇高的光荣：创造的机会和对他们的真实身份的最高认识进行经验的光荣。有贡献者将会知道，假如有必要惩罚无贡献者的话（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必要），这其实是对他们的懒惰的最好惩罚。

但真正做出贡献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种植的果实被懒惰的人摘走而感到愤怒吗？

你都没有在听我说的话。所有人都将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将有机会贡献出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以便落实这个目标。

至于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将由公开市场根据人们贡献的价值来确定，就像你们国家今天的情况那样。

但到时仍然会有“富人”和“穷人”，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这样！那可不是平等。

但机会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无需为生存问题发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取知识、培养技术，在欢场中使用他或她天生的才能。

欢场？

这是“职场”在那个时候的名字。

但仍然会有羡慕吧？

羡慕是有的。妒嫉就没有。羡慕是一种天生的情绪，它会促使你们努力变得更好。羡慕是两岁的小孩渴望和促使她自己去摸到她哥哥能摸到的门把手。那是没有问题的。羡慕是没有问题的。它是驱动器。它是纯粹的欲望。它催生了伟大。

妒嫉则不然，它是一种由害怕驱动的情绪，迫使人们希望别人拥有的东西变少。它是一种通常基于痛苦的情绪。它从愤怒出发，并通往愤怒。它会杀人。妒嫉会杀人。曾经处于三角恋中的人明白这个道理。

妒嫉掌杀，羡慕司生。

那些心怀羡慕的人将会得到一切机会去取得他们自己的成功。没有人会受制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种族、性别或者性取向将不会是令他们受到束缚的理由。出身、阶级、年龄也将不会是。反正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束缚他们。任何歧视都将不再得到容忍。

是的，到时也许仍会有“富人”和“穷人”，但将不再有“饥饿”与“困苦”。

你知道吗，从生活中消失的不是动机……而只是绝望。

但用什么来保证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有贡献者来“负担”无贡献者呢？

人类灵魂的伟大。

哦？

和你们的悲观看法相反的是，到时普通人不会满足于生存的层面，别无其他追求。除此之外，当第二种转变——灵性的转变——发生后，整个追求伟大的动机也将会改变。

这种转变怎样才会出现呢？地球的历史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
有二十亿年——

——呃，可是这种转变还没出现呢。它为什么应该现在发生呢？

因为等到人们不再关注生存问题，当他们无需为了获得中等的经济保

障而卖命工作，将不会有别的理由促使人们去寻求、体现和变得高尚，除了对高尚的经验本身。

这种动机足够吗？

人类的灵魂是上升的，在真正的机会面前，它绝不会下降。灵魂追求的是对它自己进行更高的经验，而非更低的经验。凡是经验过真正的高尚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权力呢？在这种特殊的重组中，依然有人会拥有非同小可的财富和权力。

经济收入将会受到限制。

老兄啊，不会吧。在我解释这种方法行不通之前，你能解释它如何行得通吗？

能啊。到时候，既然收入有下限，自然也会有上限。首先，几乎所有人都会把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割让给世界政府。这种百分之十的自愿扣减我前面提到过。

你是提到过……但这种“单一税”方案是古代就有的。

你们目前的社会不得不采用税收的形式，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达光明境界，不懂得为了所有人的公共利益自愿扣减收入对你们来说是最有利的。然而等到我描述的这种意识转变发生之后，你们将会认为这种公开地、关爱地、自愿地扣减收入的做法明显是合情合理的。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你介意我打断你的话头吗？

不介意啊，你说吧。

这次对话在我看来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与神对话的时候，神会开始推荐某些政治的行动方针。这是真心话，不骗你。我怎能说服人们相信神倡导“单一税”呢！

哎呀，我发现你坚持把它看作“税”，但我能明白，因为这种将你们百分之十的财富贡献出来的主意在你看来是十分怪异的。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难以相信我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认为神对这些事情应该不做评判，没有观点，毫不在乎。

让我先把这个说清楚。在我们上次的对话（你称这次对话为“第一卷”）里，我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如何与他人相处的问题，关于如何正确生活的问题，甚至还有关于饮食的问题。这些问题跟政治问题有什么不同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有所不同。我想说的是，你真的有某种政治观点吗？你是有党员证的共和党员吗？这本书透露的真相多么惊人呀！神居然是共和党员。

莫非你宁愿我是民主党人？我的神啊！

你真可爱。不是啦，我宁愿你对政治毫无兴趣！

我对政治确实毫无兴趣啊，我没有任何政治观点。

那有点像比尔·克林顿。

说得好！现在轮到你显得很可爱啦！我喜欢幽默，你呢？

我没想到神是幽默的，或者对政治有兴趣。

你没想到神会跟人相似，对吧？

好吧，让我结合这本书和第一卷，再来为你讲讲这个问题。

我对你们用什么方式去生活并没有好恶。我唯一的希望是你们完整地经验到你们自己就是创造性的生灵，从而也许会认识到你们的真实身份。

好啊。这个我懂。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作为创造性的生灵，你说你想要成为什么人，想要做什么事，而我在这里回答的每个问题，以及我在第一卷回应的每个疑问，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被听到和回答的。例如，你在第一卷问了我许多关于如何与他人相处的问题，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啊。

那你觉得我的回答很有问题吗？你会难以相信我对人际关系有那样的看法吗？

我没想过。我光顾着看答案啦。

可是你知道吗，我的答案是依据你的问题而给出的。也就是说，考虑到你的欲望是成为这样那样的人，做这样那样的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实现呢？于是我告诉你办法。

是的，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啊。

可是.....我不知道啦.....我觉得要相信神会说这些话，比相信神会说那些话难得多。

你是觉得你很难同意我这里说的某些话吧？

嗯.....

就算你不同意，那也完全没有问题的。

真的吗？

当然。

反对神是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啦。你觉得我会怎么做，把你当作虫子来捏爆？

我没想得那么远，真的。

有史以来，这个世界就一直在反对我。自有时间伊始，几乎没有人按照我的方式去行事。

我想这倒是实情。

这肯定是实情。要是人们听从我的教导（过去数千年来，有成百上千的导师将这些教导传授给你们），这世界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反对我，尽管反对吧。再说了，我也有可能是错的。

什么？

我说，再说了，我也有可能是错的。哎呀，老兄.....你不会把这些都当作福音吧？

你是说我不能相信这本书里面的话？

等等啊。我想你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让我们从头说起：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好吧，那我真是如释重负。我本来还以为我真的得到神的指引呢。

你正在得到的指引是跟随你的心灵。倾听你的灵魂。聆听你的自我。即使某个选择、主意或看法是我告诉你的，你也没有义务去认可。如果你想反对，那就反对呗。这正是这次练习的意义所在。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用你对这本书的依赖来取代你对其他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依赖。它的意义在于促使你去思考。为你的自我而思考。那就是现在的我。我就是思考中的你。我就是大声说出你的想法的你。

你是说这份资料并非来自最高的本源？

当然是啦！然而有件事情你依旧无法相信：你就是最高的本源。还有件事情你显然尚未领会：这一切，以及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你在此此时此地创造出来的。创造它的是你，是你。不是我，是你。

所以呢，对这些纯政治问题的回答，有你不喜欢的吗？那么改变它们吧。现在就改变。在你开始视它们为福音之前，在你开始将它们变成现实之前，在你开始说你对某件事情的思维比你下一个思维更为重要、更为有效、更为真实之前，你想改变就去改变吧。

请记住，创造出你的实在的，永远是你的新思维。永远是。

现在，你认为我们这次对政治问题的讨论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

没有啦。其实我是赞同你的看法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拿这些观点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明白了吗？你在生活中一直都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吧，好吧.....我想我明白啦。我想继续这次对话，看看下面还会谈到什么。

好啊，那我们继续吧。

你刚才正要说.....

我刚才正要说，在其他社会，在那些光明的社会，人们将其所得（就是你们所谓的“收入”）的固定份额用于社会本身的公共利益，这是相

当普遍的做法。在我们为你们的社会探讨的这种新体系之下，人们每年能赚多少就可以赚到多少——他们可以保留他们赚到的钱，直到触及一条界线。

那这条界线是多少呢？

随便啊，所有人都同意就好。

超过这条界线的收入呢？

贡献给世界慈善基金，不过要注明捐赠者的名字，这样全世界都能认识那些捐赠者。

捐赠者有权选择直接控制其捐赠额的百分之六十的分配，让他们能够得到依照他们的心愿去支配大部分属于他们的金钱所带来的满足感。

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将会分配给众多由世界联邦批准和管理的项目。

假如人们知道，当收入超过某条界线，超过的部分将统统被拿走，他们还有继续工作的动力吗？人们达到他们的收入“界线”之后，难道不会就此停步不前了吗？

有些人会的。那又怎样呢？让他们停步不前好啦。没有必要强迫那些超过收入上限的人继续工作，为世界慈善基金做出贡献。从消除战争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中节省下来的钱足够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再加上全世界收入的百分之十，将会把所有社会（而非少数几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提高到新的水平。而因超过共同认可的收入界线而捐献出来的款项，将会为每个人提供极其普遍的机会和满足感，嫉妒和愤怒将会彻底地解体。

所以有些人将会停止工作——尤其是那些视他们在生活中的活动为辛苦工作的人。然而有些人会视他们的活动为永不停息的绝对欢乐，他们将不会停止。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样的工作。

你错啦。每个人都可以的。

人们在职场能否感到快乐，和他们从事什么工作毫无关系，而跟他们从事工作的初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个在凌晨四点起床为她的孩子换尿片的母亲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她

哼着歌曲哄那孩子，在全世界的人看来，她所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辛苦的工作。然而正是她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正是她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正是从事这次活动的初衷，使得这次活动变成了真正的欢乐。

我以前也举过这个母性的例子，因为就你们的理解能力而言，我在这本书和这三部曲中提出的某些概念，最接近于母亲对孩子的爱。

话虽如此，但消灭“无限的赚钱空间”的用意是什么呢？难道那不会剥夺人类对其最伟大的机会之一、对其最光荣的伟绩之一的经验吗？

你们仍然可以拥有赚取多到离谱的钱的机会和伟绩。可保留的收入上限将会非常高，远远超过满足一个普通人……十个普通人的生活所需要的数额。而且你们可以赚到的收入是没有上限的，有上限的只是你们可以留下来供自己使用的收入。你们每年可以保留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当然，我只是随口说说），剩下的钱都将用于使全人类受益的计划和项目。

至于理由——这么做的原因……

可保留的收入上限将会是这个星球发生意识转变的反映。人们将会意识到生活的最高目标并非积累最多的财富，而是去做最有益的事；同时也将会意识到，世界上最顽固、最可怕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实正是由财富的集中，而非财富的分享，独力造成的。

累积财富——无限的财富——的机会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石，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正是由这种提倡自由贸易、公开竞争的体制创造的。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啦。但我这句话是替那些确实这么想的人说的。

那些真这么想的人其实上了大当，而且毫不了解你们星球当前的现实。

在美国，占到总人口百分之一点五的顶层人士的财富，比占到总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下层人士的财富还要多。最富裕的八十三万四千名美国人的净资产，比最穷的八千四百万美国人的净资产还要多一万亿美元。

那又怎样呢？这是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而得到的。

你们美国人总是认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提高阶级地位。有人曾经“白手起家”，所以你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这种观点是天真而无知的。它假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机会，但实际上，美国的情况和墨西哥的相同，那些有钱有势者想方设法来让他们的金钱和权力得以保存和增长。

那又怎样呢？这么做有错吗？

可是他们采取的手段是通过体制消灭竞争，通过政策减少真正的机会，通过集体控制财富的流动和增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既用不公平的劳动方式来剥削世界的劳苦大众，也结成利益同盟，齐心协力地减少（甚至破坏）新来者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的机会。

他们还试图控制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和政府体制，借此来确保平民百姓继续受管辖、受控制，继续逆来顺受。

我不相信那些富豪会这么做。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的。我想也许会有少数人确实为富不仁……

总的来说，这些事情确实不是富豪个人所为，而是他们代表的社会制度和机构做的。那些制度和机构当初是有钱有势者创造出来的——而继续支持它们的人，也正是当今的有钱有势者。

由于躲在这些社会制度和机构后面，权贵者可以推卸个人责任，完全不必为那些压迫大众、让有权有势者受惠的情况负责。

例如，我们可以再来看看美国的医疗保健行业。数百万美国穷人得不到预防性的医保服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有数百万人看不起医生，只能等到病入膏肓时才被送到急诊室，可是没有谁能够指着某个医生的鼻子说：“这是你做的，这是你的错。”

没有哪个医生该为此负责，可是所有医生都从中获益。整个医疗行业——以及所有相关行业——从这种体制化地排挤贫困工人和失业人员的医疗服务系统获得史无前例的利润。

“制度”让富者富、贫者贫的例子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问题在于，支持这些社会结构、并顽固地拒绝对它们做出真正改变的，正是那些有钱有势者。他们反对任何试图向全体人民提供真正的机会和尊严的政治或经济举措。

单独来看的话，大多数有权有势者都是相当好的人，他们也有良心和同情心。但要是提到某个威胁他们利益的主意，好比说给年度收入设置限制（哪怕这种限制高得离谱，例如每年两千五百万美元），他们就会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个人权利不容侵犯呀，“美国的生活方式”遭到腐蚀呀，“失去动力”了呀。

然而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些人的权利又在哪里呢？到处都有人得不到医疗服务，不得不饱受各种相对较小的疾病的折磨，甚或因此而死亡，而有钱人得了同类病痛却能轻易治好，这些人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你们星球上的资源，包括那些不断地、全面地受到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劳动果实，属于全世界的人民，而不是属于那些能够进行剥削的有钱有势者。

剥削是这样进行的：有钱的企业家来到某个根本没有工作的国家或地区，那里的人民一无所有，处于赤贫状态。有钱人开办了工厂，为这些穷人提供岗位，有时候是每天需要工作十个、十二个，或者十四个小时的岗位，开出的薪水就算谈不上毫无人性，也是低于正常标准的。要提醒你的是，这样的薪水并不够这些工人逃离他们所处的老鼠肆虐的村庄，而是只够他们生活在那里，不过比以前多了食物和容身之所。

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些资本家就会说：“喂，他们比以前好多啦，不是吗？我们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人们现在有工作了呀，对吧？机会是我们带给他们的！而且我们还承担了风险！”

然而他们付给制鞋工人的薪水是每小时七十五美分，而鞋子每双能卖一百二十五美元，这能有什么风险呢？

这是承担风险还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剥削？

这种极其恶心的制度唯有在一个由贪婪驱动、以利润边际而非人类尊严为第一考虑的世界中才能出现。

有的人说：“相对于他们社会的标准而言，这些农民过得很好啦！”这些人极其无耻的伪君子。他们会丢给落水者一个绳索，却拒绝把他拉到岸上。然后他们会大言不惭地说，一个绳索总比一块石头好。

“有者”并没有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给予世界上的“无者”的，仅够“无者”糊口，却不够让他们变得真正强大起来。因为人民

若是有了真正的经济力量，就有能力去冲击——而非只是顺从——“制度”。可这正是那些制度创造者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所以阴谋依旧延续。就大部分有钱有势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主动参与这种阴谋，而是对这种阴谋保持沉默。

随你们的便，你们继续沉默吧。有个公司的高管由于提高某种软饮料的销量而获得七千万美元的奖金，同时有七千万人喝不起这种奢侈的东西，更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健康。你们继续对这种变态的社会经济体制保持沉默吧。

不要觉得它很恶心。请称其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并告诉所有人你为它感到非常骄傲。

然而《圣经》上写着：

你若愿意当完人，

就去卖掉你的产业，把钱分给穷人，

你将会在天堂拥有财宝。

但那年轻人听完之后就走开了，

满脸忧愁，

因为他有大量的财产。

Chapter 19

我很少看到你这么愤慨。神是不会愤慨的。这证明你不是神。

神是一切。神会一切。没有神不是的东西，神对其自身的一切经验，都是神在你之内、化为你、通过你而经验的。你感受的是你的愤慨。

你是对的。因为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每句话。

要知道的是，我发送给你的每个思维，你都是通过某个滤镜予以接受的。这个滤镜就是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真相，你自己的理解，你自己对你的身份和你选择的身份做出的决定、选择和宣言。你无法用其他方式来接受它。也不该用其他方式。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说这些思想和感受都不属于你，而且这本书有可能是错的吗？你是说我和你对话的这整个经验有可能只是我对事物的思维和感受的堆砌？

也有可能你对事物的思维和感受正是我给你的（你认为这些来自哪里呢），你的经验是我和你共同创造的，而你的决定、选择和宣言也有我的功劳。也有可能早在这本书出现之前，我就选择了你和其他许多人作为我的信使。

这让我很难相信。

是的，我们在第一卷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我将会对这个世界说话，我将会通过我的教师和我的信使，以及其他各种方式来这么做。在这本书里，我将会告诉你们的世界，它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体制是原始而落后的。我发现你们拥有集体的傲慢态度，竟然认为它们是最好的。我看到大多数人不停地拒绝所有会让你们失去某些东西的改变或者提高，全然不顾那么做将会使很多人受益。

我在此重申，你们星球需要的是大规模的意识转变。你们的觉悟要实现转变。你们要重新唤起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更深入地去了解所有事物的内在联系。

你是神啊。假如你看不惯各种事物的现状，你为什么不改变它们呢？

正如我以前向你解释过的，从最初开始，我的决定就是给你们自由，让你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你们的生活，从而创造你们的自我。假如我告诉你们创造什么，如何创造，然后迫使、要求或促成你们去那么

做，你们就无法认识到你们本身就是造物主。假如我那么做，我的目标就落空啦。

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创造了什么境况，看看它会不会让你感到有点愤慨。

随便找份主流报纸，我们只要看其中四个版面就好。

就拿今天的报纸吧。

好啊，今天是1994年4月9日，星期六，我现在看的是《旧金山纪事报》。

很好。随便翻开一个版面吧。

好的。这是A-7版。

嗯。看看上面写着什么。

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发展中国家商谈劳工权利”。

非常好。继续。

这篇新闻报导的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利问题上的“原有分歧”。根据这篇报导，有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担心一场扩大劳工权利的运动可能会间接地妨碍他们的低工资产品进入富裕国家的消费市场”。

接下来，它说来自巴西、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人员拒绝在世界贸易组织设立专门负责起草劳工权利政策的常设委员会。

这些新闻谈到的是什么权利？

它说是“工人的基本权利”，比如禁止强迫工人劳动，制定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保障工人有集体谈工资的机会。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愿意签署含有这些权利的国际协议呢？我来告诉你原因！但首先我们要清楚，抵制这些权利的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工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人员”要么是那些工厂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要么和那些管理者和所有者关系密切。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有钱有势者。

和美国劳工运动之前的情况相同，这些人现在正从对工人的大规模剥削中获得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得到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大资本家的暗中资助。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他们再也没有办法不公平地剥削他们本国的工人——现在和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所有者签署了转包合同，或者在当地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厂，以便剥削外国工人。资本家能够利用这些尚未得到保护的外国工人，来增加他们已经多得离谱的利润。

但报导说我们的政府——现在的行政机构——正在努力将工人协议写进世界贸易协议。

你们现在的领袖比尔·克林顿是个男子汉，他认为工人应该拥有基本的权利，哪怕你们那些强大的企业家并不这么认为。他勇敢地和大资本家的既得利益进行斗争。有些其他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的领袖做的事情没他多，但却遭到了杀害。

你是说克林顿总统将会被谋杀吗？

我们不妨这么说，将会有巨大的势力试图将他赶下台。他们不得不把他赶出白宫——就像他们三十年前不得不将约翰·肯尼迪赶走那样。

像他的前任肯尼迪，比尔·克林顿做的都是大资本家讨厌的事情。他不但要在全世界为工人权利呼吁，而且几乎在所有社会问题上，他都坚定地和“小人物”并肩作战，对付顽固的体制。

例如，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服务——不管他或她是否付得起美国医疗界高兴地收取的昂贵价格和费用。他说看病的成本应该降低。这使他非常不受美国另一拨为数众多的有钱有势者待见，其中包括制药商、保险公司、医疗公司和众多不得为他们的工人支付标准医保金的企业所有者。假如美国的穷人普遍能够得到医疗保健服务，大量现在赚很多钱的人必定会赚得少一些。

这使得克林顿先生成不了最受欢迎的人。反正有些人是很讨厌他的——而这些人已经在本世纪里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将美国总统赶下台。

你是说……？

我是说“有者”与“无者”的斗争将会永远地持续下去，遍布你们的星球。只要驱动世界的是经济的利益而非人道的利益，只要人类最关心的是人类的身体而非人类的灵魂，这种情况就将会延续。

嗯，我想你是对的。这份报纸的A-14版有个标题是“萧条在德国引发民愤”。副标题写着“失业率创战后新高，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是吧。这篇报道说了什么呢？

它说该国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大学教授、科学家、普通工人、木匠和厨师遭到辞退。它说该国遭遇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而且“许多人觉得这种艰难时局对社会各个阶层造成的影响并不均等。”

确实如此。向来是这样的。报道有说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人遭到裁员吗？

有啊。它说那些愤怒的职工“原本都有工作，但雇主把他们的企业迁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外国”。

哈哈。我想很多看今天的《旧金山纪事报》的人会发现A-7版和A-14版的报道是有关联的。

报道还指出，当裁员风波袭来时，女性雇员是最先遭殃的。它说“女性占到全国失业人口的一半，而在东部，这个数字接近三分之二”。

当然啦。我还想指出，你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全面地区别对待各类不同的人，但你们大多数人不愿意正视或者承认这种情况。你们并没有向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与此同时又大声地宣称你们有。不过呢，你们必须相信这个谎言，这样你们才能够继续自我感觉良好；若是有谁说出了真相，你们会对其恨之入骨。哪怕证据已经奉送到你们面前，你们也将会予以否认。

你们的社会是一个鸵鸟社会。

好啦，今天的报纸还有别的新闻吗？

A-4版有篇报道的标题是“联邦为结束住房歧视施加新压力”。它说：“联邦住房部官员正在起草一项政策，推行力度空前的举措来消灭住房中的种族歧视。”

你们应该躬身自问的是，这些举措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来推行？

我们的《公平住房法案》禁止出现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籍、残疾或者家庭人口而引起的住房歧视。然而许多当地社区根本不去消灭这些歧视。这个国家仍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应该有权利处理他们的私人财产——包括把房子租或不租给什么人。

然而假如全部有房子可出租的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总体上反映了社会对某类人的集体意识和普遍态度，那么有些人就会完全找不到可以生活的适宜住所。由于缺乏适宜的住所，地主和黑心肠房东就能够把破房子租出大价钱，不给租客提供必要的设备，或者把房子租出去就不管。于是有钱有势者又能剥削劳苦大众，这次打着旗号是“财产权”。

人们应该有财产权的呀。

但假如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的权利发生了冲突呢？

这向来是每个文明社会面临的问题。

全体的更高利益能够战胜个体的权利？社会对其自身有责任吗？

你们用你们的公平住房法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有钱有势者则用拒绝遵守和落实这些法律的方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说：“当然是我们的权利更重要啦。”

你们的总统和他的政府也想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所有美国总统都愿意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与有钱有势者对抗。

这我知道。这篇报纸文章说克林顿政府的住房部官员虽然在职时间不长，但他们对住房歧视发起的调查比过去十年还要多。华盛顿有个国家智库组织叫作“公平住房同盟会”，它的发言人说，许多年来，他们试图游说政府坚决要求公平住房法案必须得到遵守，但只有克林顿政府愿意这么做。

所以与这位现任总统为敌的有钱有势者变得更多啦：制造商和企业家、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医生和医疗集团，还有房产投资者。全部都是既有钱，又有影响力。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正在想办法给克林顿制造麻烦。

就在这段文字被写下时候，1994年4月，他正承受着各种沉重的压力。

这份1994年4月9日的报纸有其他关于人类的报道吗？

有啊，让我们回到A-14版，版面上有张俄罗斯政治领袖挥舞拳头的照片。照片下方是一篇新闻报道，它的标题是“季林诺夫斯基在国会袭

击同僚”。文章说弗拉基米尔·季林诺夫斯基“昨天又挥起了拳头，暴揍”某个政治对手，并当着对方的面大叫：“我要让你烂死在监狱里！我要一根一根拔光你的胡子！”

你还奇怪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交战吗？这人是一场大型政治运动的主要领袖，可是在国会大厅里，他却必须通过暴揍对手来展现他的男子气概。

你们人类是非常原始的，你们只懂得弱肉强食。你们星球上没有真正的法律。真正的法律是自然法，它是极其复杂的，而且无需被解释或者教导。它是可观察到的事实。

真正的法律是人们自愿遵从的法律，因为他们天生就受到这些法律的约束。因此他们对这些法律的认可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经过各方协商之后才达成的。

这些法律无需强制推行，它们已经得到推行，而推行它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无可否认的后果。

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高度进化的生灵并不会用铁锤去敲他们自己的头，因为那样会很痛。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用铁锤去敲别人的头。

这些高级生灵发现，如果你用铁锤去敲别人的头，那人会很痛。如果你不停地那么做，那人会生气。如果你不停地激怒他，他最终会亲自去找一把铁锤，用它来敲你的头。所以高级生灵知道，如果你用铁锤去敲别人，就等于是用铁锤敲自己。哪怕你有更多的铁锤，或者更大的铁锤，结果都是相同的。你迟早会遭到报应。

这种结果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尚未进化的生灵——原始的生灵——也发现这个事实。只是他们不在乎。

高级生灵不愿意玩“铁锤最大者获胜”的游戏。原始生灵只玩这个游戏。

巧合的是，这大体上是男性的游戏。在你们人类当中，女性很少有愿意玩“铁锤敲头”的。她们玩新的游戏。她们说：“如果我有铁锤，我就用铁锤来追求正义，追求自由，让我的兄弟姐妹彼此相爱，让这片土地上所有人彼此相爱。”

你是说女人比男人更高级吗？

我并没有做出这样那样的判断。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知道吗，真相和自然法一样，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任何不是自然法的法律都是不可观察的，所以必须向你们解释。必须有人告诉你们为什么它对你们是有利的。它必须被证明给你们看。这并非简单的任务，因为假如某样东西对你们本身有利，那么它是不证自明的。

只有那些并非不证自明的才需要向你们解释。

要说服人们相信某样并非不证自明的东西，那得是与众不同而且极具决心的人才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们发明了政治家。

还有传教士。

科学家不会说很多话。他们通常不是很健谈。他们不需要能说会道。如果他们进行某个实验，并取得成功，他们只要把实验结果给你们看就行了。结果本身会说话。所以科学家往往是比较安静的，不会长篇大论。他们不需要那么做。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是不证自明的。此外，如果他们做了某个实验，然后以失败告终，那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政治家就不是这样啦。哪怕失败了，他们也要说话。实际上，有时候他们失败得越多，话就越多。

宗教也是这样的。它们失败得越多，话就越多。

然而我告诉你这个道理。

真相和神处于相同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作沉默。

当你发现神的时候，当你发现真相的时候，你不必说出来。它是不证自明的。

如果你滔滔不绝地谈论神，那可能是因为你仍在寻找。那是可以的。那是没问题的。只是要知道你身在何方。

但学校的老师总是在谈论神。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是这样。

你们只教你们选好要学习的东西。是的，这本书确实谈到我，也谈到生活，这使得这本书成为非常有意义的例子。你会撰写这本书，因为你仍然在寻找。

是的。

那些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也是如此。

但我们下面来谈谈创造。在本章的开头，你问我，假如我不喜欢地球的现状，为什么不改变它。

我不会评判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只是观察它，然后时不时会描述它，正如我在这本书所做的这样。

但现在我必须问你（忘掉我的观察和我的描述吧），你们在这个星球上创造的景象你也看到了，你有什么感觉呢？你刚才只是拿出一天的报纸，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

- 有些国家拒绝赋予基本的权利给工人。
- 在面临经济衰退的德国，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美国政府不得不强行迫使业主遵守公平住房法案。
- 俄国有个强大的领袖向政治对手说：“我要让你在地狱里烂死！我要一根一根拔光你的胡子！”同时在国家立法机关用拳头去打对方的脸。

这报纸还有什么文章能让我见识你们的“文明”社会吗？

有啊，A-13版的头条新闻是：“安哥拉内战中最痛苦的是百姓”。该报道的副标题是：“在叛乱地区，上层阶级挥金如土，平民百姓食不果腹”。

够了，我能想象得到情况是什么样的。这只是一天的报纸吗？

这只是一天的报纸中的一叠。我还没翻完A叠呢。

所以我要在此重申：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系统是原始而落后的。我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原因我已经说过。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必须拥有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意志，这样你们才能经验到我对你们最高的期许——也就是认识到你们就是造物主。

而迄今为止，经过这数千年之后，这就是你们进化到的境界，这就是

你们创造出来的境况。

这种境况没有让你感到愤慨吗？

然而你做了一件好事。你来找我，征求我的意见。

你们的“文明社会”反复地回过头，问神：“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能做得更好吗？”你们在所有其他场合彻底地忽略我的建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不再提供建议给你们。就像一位好心的家长，我总是愿意在被问起时提供有益的实话。就像一位好心的家长，我也愿意继续爱你们，哪怕你们忽略了我。

所以我正在如实地描述事物的现状。我正在告诉你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正在用一种让你们感到愤慨的方式这么做，因为我想要引起你们的注意。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要怎样才能实现你在本书反复提到的那种大规模意识转变呢？

那是一种需要精雕细琢的细活。人类的经验好比一块大理石，我们就像雕刻家，慢慢地凿啊凿，去掉其多余的部分，这样到最后才能创造和显示出雕塑品的真正之美。

我们？

你和我，通过我们撰写的这些书，还有其他许多人，所有的信使。那些作家、艺术家、电视和电影制片人。那些音乐家、歌唱家、表演家、舞蹈家、教师、萨满、巫师。那些政治家、领袖（是的，有些领袖是非常好和非常真诚的）、医生、律师（是的，有些律师是非常好和非常真诚的），还有全美国和全世界的客厅、厨房和后院里的母亲、父亲、奶奶外婆、爷爷外公。

你们是先锋。你们是前驱。

许多人的意识正在转变。

因为有你们。

有人说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先出现世界性的动乱和极具破坏力的大灾难，这是真的吗？必须等到地轴倾斜，击中地球的流星让所有大陆沦陷，人们才肯听吗？必须等到外星人来访，把我们吓得半死，我们才能有足够的睿见去意识到我们是一体吗？必须等到所有人面临绝境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动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吗？

这些灾难事件不是必须的——但有可能发生。

它们真的会发生吗？

你以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啊？你觉得神能够预测未来啊？我告诉你吧：你的未来是被创造出来的。依照你的心意被创造出来。

但前面你说过在时间的真实本质中，“未来”是不存在的；所有事情都是即时发生的，发生在永恒的此刻。

是这样的。

那我要问你，“此刻”是否存在那些地震、洪灾和撞击地球的流星？可别说你虽然是神但你也不知道！

你想要这些事情发生吗？

当然不想啦。但你说过的，凡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而且正在发生。

是的。但永恒的此刻也是永远变化的。它就像一幅流动的拼图——它永远存在，但不停地发生变化。你不能眨眼，因为等你再次睁开眼睛，它就变得不同啦。看啊！快看！看到了吗？它又发生变化了！

我不断地在变化。

是什么让你发生变化呢？

你们对我的想法啊！你们对一切事物的思维，会促使一切事物发生改变——立刻的改变。

有时候全体中的改变是很细微的，根本是无法察觉的，这要看思维的力量。但如果那是强烈的思维，或者是集体思维，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产生难以置信的效果。

一切都会改变。

那么——你说到的这种全球性的大灾难到底会不会发生？

我不知道。会发生吗？

你们说了算。别忘了，你们正在选择你们的实在。

我选择它不会发生。

那它就不会发生。也可能会发生。

你又来了。

是的。你必须学会在矛盾中生活。你必须明白这个最大的真相：物皆无谓。

物皆无谓？

我会在第三卷解释的。

哦……好吧，但我好想现在就听到你的解释啊。

这里等待你吸收的东西已经够多啦。给你自己一些时间。给你自己一些空间。

你能先别走吗？我感觉到你要走了。每当你准备要离开，你就会这样说话。我想再跟你谈谈其他几件事情……例如，比如说，外星人——有这样的东西吗？

实际上，等到第三卷我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哎呀，拜托你啦，先透露一点也好啊。

你想知道宇宙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着有智慧的生命？

是的。当然存在。

像我们这样原始而落后吗？

有些比你们落后得多，有些只落后一点点。有些比你们先进得太多啦。

这些外星人有来过地球吗？

有啊。来过很多次啦。

来干什么呢？

来探索啊。有时候是来温柔地帮助你们。

他们怎么帮助我们呢？

他们时不时拉你们一把啊。例如，你肯定意识到过去七十多年来，你们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比以前所有历史时期加起来还要多。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你觉得从CAT扫描到超音速飞行，再到你们安装在体内用来调节心律的电脑芯片，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人类的头脑吗？

嗯……是的吧！

那么人类在以往几千年里为什么没有发明它们呢？

我不知道。当时技术水平不够吧，我猜。我是说，各种技术之间是相连的，一样导致另外一样。当时最初的技术没有出现，后来它出现就不同啦。这完全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在这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当中，大约在七十五到一百年前出现了巨大的“理解力大爆炸”，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星球上现在有许多人在其短短一生中就能看到从无线电到雷达再到射电电子学的发展，你不觉得这种情况有点异常吗？

你不认为这种情况代表了某种巨变吗？你不觉得如此迅猛巨大的飞跃违反了任何发展的逻辑吗？

你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你们也许有可能得到了帮助。

假如我们在技术上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在灵性上为什么没有得到帮助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某些协助，来实现这种“意识转变”呢？

你们有得到啊。

真的吗？

那你以为这本书是什么？

倒也是。

除此之外，每天都有新观念、新思维、新概念被摆在你们面前。

提高整个星球的灵性觉悟，从而实现意识转变，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和巨大的耐心。需要几辈子。几代人。

然而你们慢慢地提高。你们轻轻地在转变。你们悄悄地在改变。

你是说外星人正在帮助我们完成这件事吗？

是啊。他们就在你们之间，有许多人。他们已经帮助你们好多年啦。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自己为人所知呢？为什么不现身呢？那不是能够使得他们事半功倍吗？

他们的目标是协助实现你们大多数人想要的改变，而非创造它；他们的目标是推动，而非强迫。

他们若是现身，由于他们的出现带来的极大示范力量，你们将会给予他们极大的尊敬，给予他们的话语极大的重视。但由民众去获取他们自己的智慧是更好的做法。由内在而生的智慧，和由其他方式而生的智慧相比，较不容易遭到丢弃。总的来讲，和别人告诉你们的道理相比，你们会更加珍惜你们自己创造的道理。

我们会看到他们吗？我们能看到这些天外来客的真面目吗？

会啊。总有一天，你们的意识将会提高，你们的害怕将会消退，到时他们就会向你们现身。

他们有些已经现身了，只不过是向少数人而已。

现在有种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这种理论说外星人实际上都很坏，你怎么看呢？有外星人想要伤害我们吗？

你们有同类想要伤害你们吗？

当然有啊。

你们也许会判断出有些外星人，进化程度较低的外星人，想要伤害你们。然而记住我的教导：别做评判。假如以人们的宇宙观为标准，他们做的事都是合情合理的。

有些生灵在技术方面是很先进，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你们人类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这些恶意的生灵在技术上十分先进，他们肯定能毁灭我们。该如何阻止他们呢？

你们是受到保护的。

真的吗？

是啊。你们被赋予了走完你们自己的道路的机会。你们自己的意识将会创造出那种结果。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就这件事而言，以及就其他所有事情而言，凡是你们所思的，你们皆会得到。

凡是你们所怕的，皆会遇到你们。

凡是你们所厌的，皆会纠缠你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让你们有机会在你们愿意的时候重新创造它，或者将它永远地赶出你们的经验。

凡是你们选择的，你们皆会经验。

嗯。可是我的生活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怀疑那种力量。你怀疑我。

也许怀疑你并不是好事情。

绝对不是。

Chapter 20

人们为什么怀疑你呢？

因为他们怀疑自己。

他们为什么怀疑自己呢？

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教他们这么做。

什么人？

那些自称代表我的人。

我听不懂。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控制人们的方法，唯一的方法。你知道吗，你们必须怀疑自己，否则你们就会索回属于你们的权力。那是不可以的。那完全是不可以。那些现在拥有权力的人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他们控制的权力其实是你们的——他们知道这一点。唯一能够继续执掌权力的办法是阻拦世人去发现、从而解决人类经验中两个最大的问题。

哪两个？

嗯，我在本书反复地描述过这两个问题啦。下面来做点总结.....

世界上大部分问题和冲突，以及你们作为个人的大部分问题和冲突，都可以得到解决和调解，前提是整个人类社会将会：

1. 放弃分离的观念。
2. 采纳坦诚的观念。

别再认为你们是彼此分离的，别再认为你们自己和我是分离的。永远向其他人说出全部的真相，永远只接受你们关于我的最高尚的真相。

第一个选择将会导致第二个，因为当你们发现和明白你们和所有人是一体，你们便无法再说谎，或者隐瞒某些重要的事情，而是完全坦诚地对待所有人，因为你们将会明白，这么做对你们自己是最有利的。

但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勇气和巨大的决心。因为恐惧将会攻击这两个观念的心脏，并说它们是错误的。恐惧将会吃掉这

些高尚真相的内核，让它们变得空洞。恐惧将会扭曲、玷污和破坏。所以恐惧将会成为你们最大的敌人。

然而你们将不会拥有、无法制造出你们一直以来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那种社会，除非和直到你们有足够的智慧与眼光去发现这个终极的真相：你们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你们无法为别人做到的，也无法为自己做到；别人的痛苦就是你们的痛苦，别人的欢乐也是你们的欢乐，忽视别人的痛苦或欢乐，就是忽视你们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是时候重新发现你们自己啦。是时候重新认识你们的真正身份、从而让你们彼此再次坦诚相待啦。因为当你们和神的真实关系变得坦诚，我们就将会亲密无间。再也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

虽然你们将会再次生活在分离的幻象中，你们将会把这种幻象视为工具，用它来重新创造你们的自我，你们将会世代生活在光明之中，看到幻象的本质，愉快地、欢乐地用它来经验我们的身份中那些你喜欢经验的因素，然而再也不会认为它就是实在。你们再也不必使用遗忘的方法，才能重新创造你们的自我，而是有意识地利用分离的幻象，完全由于特定的原因和特定的目标，去选择成为分离的个体。

等到你们彻底到达了光明境界（也就是说，再次充满了光），你们甚或会以提醒别人为特定的目标，选择重新回到物质的生活。到时你们选择回到这种物质生活，也许不是为了创造和经验你的自我中的新因素，而是为了将真相的光明带给这个虚幻的地方，让别人能够看到。那么你们将会成为“光明使者”。你们将会成为觉悟运动的一部分。有些人已经这么做过。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真实身份。

是啊。他们是达到光明境界的灵魂，他们是已经进化的灵魂。他们不再寻求对他们自己有更高的经验。他们已经有过最高的经验。他们现在只想要将那种经验的消息带给你们。他们把“好消息”带给你们。他们将会让你们看到神的道路和神的生活。他们将会说：“我就是道路和生活，请随我来。”然后他们将会以身作则，让你们明白生活在与神有意识的结合（也就是神的意识）的永恒光荣之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永远结合成一体，你们和我。我们无法不是一体。那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目前你们在生活中对这种结合的经验是无意识的。但化为肉身的你们也有可能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与太极结合，有意识地领悟到终极的真相，有意识地表达你们的真实身份。你们若是做到这一点，就会成为所有其他生活在遗忘之中的人的榜样。你们会变成现世的提醒者。这样你们就能够使别人免于在他们的遗忘中永远地迷失。

那就是地狱，那种在遗忘中永远地迷失的情况。然而我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我不会允许有哪只羊迷了路，所以我会派出……牧者。

实际上，我将会派出许多牧者，你们可以选择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每当有灵魂被你们从沉睡中唤醒，重新忆起他们的真实身份，天堂里所有的天使将会为这些灵魂欢呼。因为他们曾经迷了路，现在他们被找到了。

我们的地球上现在就有这些人、这些神圣的生灵吧？不只是过去有，而是现在也有，对吧？

是的。以前一直都有。将来永远会有。我不会让你们没有导师；我不会抛弃羊群，而会永远为它派出我的牧者。你们地球上如今有许多牧者，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宇宙的某些地方，这些生灵在生活中不停地与最高的真相交流，不停地表达最高的真相。这些地方就是我一前提起的光明社会。它们是存在的，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曾经向你们派来它们的使者。

你是说佛陀、奎师那和耶稣是太空人吗？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这是真的吗？

你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啊？

不是啦。但这是不是真的嘛？

你相信这些大师来到地球之前存在于某个地方，然后在所谓的死亡之后返回那个地方吗？

我相信啊。

你认为那个地方在哪里呢？

我总是认为那就是我们说的“天堂”。我认为他们来自天堂。

你认为这个天堂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可能在其他境域吧。

其他世界吗？

是的……哦，我明白啦。但我想那是灵性的世界，而不是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世界，不是其他星球。

那确实是灵性的世界。可是你怎么会认为这些生灵——这些神圣的生灵——无法或者不会选择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呢？他们不是来过你们的世界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想到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天上人间的事，赫拉修，比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多得多。”

这是你们伟大的思想家威廉·莎士比亚写的。

那么耶稣真的是太空人！

我没这么说。

好吧，他到底是不是嘛？

耐心点，我的孩子。你跳前太多啦。你要了解的还有很多。还多着呢。我们还要再写一整本书。

你是说我必须等待第三卷吗？

我从开始就告诉过你，承诺过你。我当时说将会有三本书。第一卷处理个人生活的各种真相和难题。第二卷讨论地球大家庭的生活的各种真相。我说过第三卷将会囊括和各种永恒的疑问相关的最大真相。这样宇宙的秘密就会得到揭示。

也可能不会。

哎呀，老兄，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受多久。我是说，我真的厌倦了，用你的话来说，“在矛盾中生活”。我想让生活确定下来。

那么它就会确定下来。

也可能不会。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开窍啦！现在你掌握神圣的二元论了。现在你全都明白了。现在你理解那项计划了。

一切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如今，也将永存于此刻。所以一切都是此在。然而此在是不停地变化的，因为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创造过程。因

此，此在其实就是虚无。

这种此在的状态是永不相同的。这意味着此在便是虚无。

天哪，你饶了我吧。这样的话，一切如何还能是一切？

一切其实不是一切。但你又跳前啦！现在还早呢，我的孩子。现在还早呢。等看完第三卷之后，你将会明白这些和其他大秘密。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会。

正是如此！

好吧，好吧.....我们算扯平啦。但是在看完第三卷之前，对我（或者那些可能从来没看过这几本书的人）来说，要在此时此地重新找到智慧、重新找到光明、重新找到神，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回到宗教吗？要通过宗教才可以吗？

回到灵性。忘记宗教。

你这句话会激怒很多人的。

这整本书将会激怒很多人.....也有可能不会。

你为什么要说忘记宗教呢？

因为它对你们是无益的。你要明白的是，有组织的宗教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它。人们若要信仰其他东西，他们首先必须不再信仰他们自己。所以有组织的宗教首要任务是让你们失去对自己的信仰。第二个任务是让你们知道它拥有你们缺少的答案。第三个和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你们不加怀疑地接受它的答案。

你们如果怀疑，就会开始思考！你们如果思考，就会开始回归内在的本源。宗教不能让你们那么做，因为到时你们得出的答案，非常有可能和它杜撰出来的答案不同。所以宗教必须让你们怀疑你们的自我；必须让你们怀疑你们自己有把问题想清楚的能力。

宗教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你们不能不加怀疑地接受你们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不怀疑宗教提供给你们的关于神的新思想呢？

你们很快将会怀疑我的存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你们凭借本能地认识生活时，你们也许没有彻底地了解我，但绝对知道我是存在的。

正是宗教创造了疑神论。

任何看到宗教的所作所为的人，只要他头脑清楚，就必定会认为宗教是没有神的！因为正是宗教，让人类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怕，而人类曾经衷心地爱着神及其全部的光辉。

正是宗教，命令人类向神卑躬屈膝，而人类曾经是舒畅地站立的。

正是宗教，促使人类担忧神的愤怒，而人类曾经寻找神来减轻他的负担！

正是宗教，告诉人类要为他的身体及其最自然的功能羞愧，而人类曾经为这些功能欢庆，视它们为生活最大的礼物！

正是宗教，教育你们必须通过某个中介才能接触神，而你们曾经认为你们只要在生活中体现善良和真相就能够接触神。

正是宗教，强迫人类要崇拜神，而人类对神的崇拜曾经是发自内心的！

宗教在其所到之处都创造了分离——而这正好与神背道而驰。

宗教让人与神分离，人与人分离，男与女分离。实际上有些宗教宣称神高于人，甚至还宣称男高于女，从而对人类的一半做出了空前扭曲的错误理解。

我告诉你们吧：神并不高于人，男并不高于女——这并不是“事物的自然秩序”。但每个掌握权力者（具体来说就是男人）都希望那种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他们创立了各种男性崇拜的宗教，系统地将“圣经”的内容删掉一半，以便剩下被当作定稿的那部分能够符合他们的男性世界观。

正是宗教，时至今日仍坚称女人的素质比较差，是二等的灵性公民，不“适合”教导神的话语，传授神的话语，或者引导人们如何崇拜神。

就像儿童那样，你们迄今仍为我选中哪个性别来充当我的牧师而争论不休！

我告诉你们吧：你们都是牧师。每个人都是。

没有哪个人、哪类人比其他人更加“适合”从事我的工作。

但是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就像你们的国家，患上了权力饥渴症。他们不喜欢分享权力，只想使用它。他们虚构出来的神也是那样，也患上了权力饥渴症。那个神不喜欢分享权力，只想使用它。然而我告诉你们吧：神最大的礼物就是分享神的权力。

我想要你们像我一样。

但我们不能像你啊！那是对神的亵渎。

你们受到的这种教育才是对神的亵渎。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是依照神的模样和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成为神是你们终将实现的目标。

你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奔波劳碌、艰苦奋斗，却永远无法“到达那里”。我也没有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分派给你们。

请相信神的善良，请相信神的造物（具体来说就是你们神圣的自己）的善良。

你在本书前面说过的某句话让我很感兴趣。在本书将要结束之际，我想要再谈谈那句话。你当时说“拥有绝对权力者无需对他人发号施令”。这是神的本质吗？

你现在明白啦。

我曾经说过：“神是一切。神会一切。没有神不是的东西，神对其自身的一切经验，都是神在你之内、化为你、通过你而经验的。”在我最纯粹的形式中，我是绝对的实在。我是绝对的一切，所以我绝对没有需要，没有需求，无需发号施令。

若离开这种绝对的纯粹形式，我就是你们构造的我。这就像你们终于看到了神，并说：“哇，你怎么是这样的？”然而，无论你们将我构造成什么样子，我无法忘记我的纯粹形式，并总是回到我的纯粹形式。其他全都是虚幻。那是你们虚构出来的东西。

有人把我捏造成一个会嫉妒的神，但我拥有一切，我就是一切，我怎么会嫉妒呢？

有人将我塑造成一个会愤怒的神，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可能伤害我，

我又怎么会生气呢？

有人将我打成一个会报复的神，但由于所有存在的都是我，我该向谁报复呢？

我怎么会仅仅因为我创造的东西而惩罚自己呢？又或者，假如你们非得认为我们是分离的不可，我为什么要创造你们，让你们拥有去创造你们想要经验的东西的自由选择，然后因为你们做出了“错”的选择而永远地惩罚你们？

我告诉你们吧：我不会做这样的事——这个真相能让你们得到自由，摆脱神的专制。

实际上，专制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你们的想象。

只要你们愿，你们随时可以回家。只要你们想，我们随时可以团聚。你们随时可以再次体会与我合一的狂喜。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和风吹拂你们的脸庞。当蟋蟀在夏天湛蓝色的夜空下鸣叫。

当天空出现第一道彩虹，当新生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当壮丽的晚霞放出最后的光芒，当壮丽的生命呼出最后的气息。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哪怕直到时间的终点。你们和我的团聚是完整的——无论从前、如今还是将来，都是如此。

你们和我是一体——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现在去吧，去在你们的生活中体现这个真相。

去让你们的日日夜夜都反映你们内心最高尚的想法。去容许你们的每个此刻都充满了神通过你们现身的狂喜。去这么做吧，去向所有和你们有交往的人表达你们的爱，永恒的、无条件的爱。去成为黑暗中的光，并不要诅咒黑暗。

去成为光明的使者。

那是你们的本质。

所以去吧。

致谢

我最先要感谢的，总是所有事物（包括此书）的本源。你们有些人选择称其为神，我也是，然而无论给本源起什么名字是无所谓的。它从前、如今、以后都是本源，哪怕直到比永远更远的将来。

其次，让我感激不已的是，我拥有非常好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以及我生命中许多重要的回忆。妈妈和爸爸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虽然在外人看来未必如此，但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他们管对方叫“害虫”和“农药”。妈妈说爸爸是“害虫”，爸爸说妈妈是他抵抗不了的“农药”。

我的母亲安妮是个非凡的人，她为人富有同情心，体贴入微，性格安静，宽宏大量，极其慷慨，很有耐心，聪慧过人。她对神的信仰也十分坚定。在她弥留之际，有个新任的罗马天主教年轻神父（他明显很紧张）为她做完最后的仪式，然后从她床边走过来，用充满钦佩的语气颤抖着低声对我说：“我的神啊，她反过来安慰我呢。”

对妈妈最高的赞美是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

我的父亲阿力克斯基本上和温文尔雅无缘。他喜欢吵吵闹闹，言语粗鲁，有时会出口伤人，让人难堪；有些人说他经常表现得很残忍，尤其是对我母亲。我不愿就此对他作出评判，我不会对他作出任何评判。我妈妈拒绝评判或者责备他（恰恰相反，她直到临终还在赞扬他），妈妈从来不说爸爸的坏话，我无法想象她这种态度给了我多大的好处。

但是爸爸也有许多优点，妈妈向来是清楚的。这些优点包括坚定地相信人类的灵魂是不可征服的；清楚地知道如果有些事情需要改变，抱怨是没有用的，只有领导别人去改变才有用。他告诉我，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到。他是个可以让他的妻子和家庭依靠到他最后一刻的人。他是忠诚的绝对体现，从不骑墙，总是采取坚定的立场，在生活中拒绝遇到挫折就放弃，即使生活已经打败了其他许多人。哪怕在他面临最大的危险时，他依然会说：“这不算什么啊。”我在生活中每次遇到困难就会使用他这句真言。它每次都见效了。

对爸爸最高的赞美是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

在他们的养育下，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养成了极度的自信，也学会了无条件地去爱每个人。他们真是绝配！

在上一本书里，我感谢了我家里的其他成员和几个朋友，他们曾经对我的生活做出巨大的贡献——现在依然如此。现在我想要感谢两位在我写完第一本书之后走进我的生活的特殊人物，他们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是：

利奥·布什医生和他的太太丽莎。他们用他们的日常生活向我证明，对家人和爱人的无私照料，对朋友的真心关怀，对穷人的和善，对所有的人的热情，对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的坚持，将会带来给生活最丰富的回报。我受到他们的教育，我心灵深处也得到他们的启发。

在这里我还想感谢我的其他几个导师，他们是神派给我的特殊天使；我现在清楚地知道，他们带给我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有的和我有直接的交往，有的和我比较生疏，有的则处在矩阵中某个遥远的地方，甚至（在意识的层面上）都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尽管如此，我的灵魂仍然接受到他们的能量。这些人让我在今生得到许多礼物和好处。他们是：

多莉·帕顿……她的音乐、微笑和整个人格是美国的光荣，而且常常让我的心变得欢快——甚至在它已经破碎，而我坚信它不会再变得欢快的时候。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特瑞·科尔·维塔克尔……自从我遇到她那天起，她在生活的聪慧、妙语、眼光和欢乐，以及绝对的诚实，就一直是我的榜样和标杆。成千上万的人曾经因为她而变得更好、更强和更愉快。

尼尔·戴蒙德……他精湛的技艺深入他的灵魂，也深入我的灵魂，并触及了一代人的灵魂。他的才华，以及不吝分享这种才华的慷慨，是值得纪念的。

希雅·亚历山大……她的著作让我恍然大悟，让我明白可以没有限制、没有恶意、没有隐藏目的、没有令人痛苦的妒嫉、没有需求或者预期地去表达人类的情感。她重新激起了世人对无限之爱的追求，和我们对性欢愉的自然欲望，让性再次变得神奇、美好和纯粹。

罗伯特·雷默……他做了相同的事情。

沃伦·斯潘……他让我明白，若想在生活的任何领域达到优秀的水平，则必须设立最高的标准，并拒绝落到这些标准下方；而且还要最严格地要求自己，哪怕在放纵自己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时候（也许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在运动场上是最杰出的英雄，在战场上是不惧炮火的英雄。他在生活中也是英雄，坚定地让他自己变得

优秀，不管为此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吉米·卡特.....他勇敢地斡旋各种国际纠纷，但从来不使用尔虞我诈的政治手段，而是本着他的良心和他心目中最高的正义去这么做。他如同一抹清新的空气，让这个污秽的世界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舍丽·麦克拉恩.....她证明智慧和娱乐并非水火不容，证明我们能够摆脱粗鄙、庸俗和自私。她坚信我们既能谈论大的事情，也能谈论小的事情；既能谈论沉重的话题，也能谈论轻松的话题；既能谈论深奥的事物，也能谈论肤浅的事物。她致力于提高我们的话语水平和意识水平，致力于在思想的市场上建设性地使用她的巨大影响力。

奥普拉·温弗雷.....她做了同样的事情。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乔治·卢卡斯.....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罗恩·霍华德.....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休夫·道恩斯.....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吉恩·罗登贝瑞.....他的灵魂现在听到这些，并发出微笑.....因为他开创了这条道路；他敢于冒险，勇往直前，到达以前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这些人是财宝，我们所有人也都是。然而和我们之中某些人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大量地送出他们的自我财宝；将他们自己完全奉献出来，承担所有的风险，抛弃他们的隐私，并让他们的个人世界永远地处于动乱之中，以便呈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给出的礼物会不会被接受。但是他们仍将礼物送出去。

我为此感谢他们。谢谢你们所有人。你们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1] 译者注：作者在此强调的是基督神学中天堂地狱论的虚无性，并非认为作为历史人物的希特勒是值得赞赏的。实际上，希特勒是法西斯独裁者，他对犹太人发起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这一点无论作者、译者，还是出版方，都没有任何异议。



与神对话 2

产品经理 | 赵海萍 责任编辑 | 王华

封面设计 | 董歆昱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责任印制 | 刘淼 出品人 | 吴畏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官方网站 <http://www.guomai.cc/>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gmguomai/>

与神对话

BOOK.3

*Conversations
with God 3.*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缺乏先进思想的先进技术 创造的不是进步 而是毁灭
与神对话 3.

by Neale Donald Walsch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神对话. 3 / (美) 沃尔什著 ; 李继宏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10-07435-9

I. ①与...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人生观 - 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3321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 图字14-2015-153

Copyright 1997, 2012, and 2014 by Neale Donald Walsch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与神对话. 3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 著

责任编辑/王华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 378千字

书号/ ISBN 978-7-210-07435-9

定价/ 68.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4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Chapter 21

后记

致谢

献给

南茜·弗莱明-沃尔什

她是最好的朋友，亲密的伴侣，
热烈的爱人，神奇的妻子，
她带给我、教给我的，
比地球上
任何人都要多。

遇到你是我
做梦也想不到的福气。
你让我的灵魂再次欢唱，
你让我看到
奇迹般的爱。
你让我找到
我自己。

我谦卑地将这本书献给你，

我最伟大的导师。

前言

在我们的文明史上，人类未曾像今天这般渴望得知生活中许多大问题的答案。

如今的生活显得乱七八糟。似乎一切都是颠三倒四的。而好玩的是，我们非常清楚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却似乎不知道如何“把事情理顺”。所以我们寻找。我们寻找答案，我们寻找对策，我们寻找彼此，我们寻找我们自己，我们也寻找神。

在这种情况下，《与神对话》系列图书这份礼物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在这套作品当中，我们的问题得到了回答。这些答案不仅仅是答案，我也不会宣称它们是最好的答案，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灵性理论，并为更深入地探索生活中的大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凡的起点。此外，这套对话录自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们会提倡读者去做进一步的探索；这是灵性理论必须做，而许多宗教不愿意做的。

这本书是《与神对话》三部曲的完结篇，它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非凡的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个探索过程。看完这本书之后，读者肯定会觉得受到了挑战。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世界现在需要的，正是对其通行观念的挑战。

我坚定地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持有目前大多数人对神和对生活的看法，人类的历史进程将会被改变，人类的未来将会是一场噩梦，我们也许最终会自取灭亡。这是因为我们当前关于神、关于生活的信念对人类生活是无益的。

对人类生活有益的信念会自动产生和平、欢乐与和谐。而人类的信念显然并不产生这些。最令人震惊的是，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看到这种情况，但愿意去改变它的人却是少数。我认为你属于这少数人，否则你现在就不会看着这本书。在我看来，你能瞄到这本书，就意味着你的思想是开放的，愿意去考虑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意考虑的事情。

这本书是给勇者而不是懦夫看的。它是给勇往直前而非思前想后的读者看的。它是给极具远见而非鼠目寸光的读者看的。因为在它构想的世界中，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人类对神的害怕永远不再是神学的基础，人类彼此之间的恐惧完全不再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

书中描绘了高度进化的生灵和高度进化的社会——这提供了很值得拥有的借鉴，可以指导我们如何重组我们自己的社会，从而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最终实现人类最远大的梦想。

所以请拿起这本书，完整地阅读它。然后读第二遍，再读第三遍。吸收它的内容。深入地思考它所讲的道理。牢牢记住书中提到的神圣秘密：真相就在你内心。竭尽你的所能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向和人类历史的进程。

假如人类历史能够修正它的路线，机会就在眼前。我们往哪里去？人类会继续在苦海中沉沦吗？会有更多的冲突与愤怒、暴力与杀戮吗？大多数百姓食不果腹、极少数权贵挥金如土的现状会延续吗？社会的失调和混乱会恶化吗？我们创造的各种制度会逐一崩溃吗？

让这些成为我们当前的问题吧。然后，请尽力去寻找答案。利用所有你能调动的资源、所有你能拿到的工具、所有你能获取的洞见，以及所有你能吸收的智慧（包括你从这本书吸取的智慧），去重新创造你自己，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力求最完美地实现你对自己曾有过的最远大期许。

去成为你祈祷的奇迹，去成为你请求的力量，去成为你渴望的爱，去成为你希望看到的变化。

去成为它。

去成为你为这个世界追求的目标，从而终结这种追求。请明白凡是你寻找的东西，向来是你的所有，只是在你把它送出去之前，你无法经验到你已经拥有它。

请从现在就踏上《与神对话·第三卷》的旅途吧！这本书是你促使自己正好在这个时刻读到的，请利用它来唤起所有这些回忆，以及更多的回忆。现在请和我穿越时空，回到我最初写下这本书的时刻，并体会到这本书中蕴含的智慧，是你在此刻送给自己的礼物，因为现在比从前更加需要这种智慧。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阿什兰市，俄勒冈州

2003年7月

Chapter 01

今天是1994年复活节，星期天，我在这里，手里拿着笔。这是我先前得到的吩咐。我在这里等待神。他说过会出现，就像过去两个复活节那样，她会来和我开始持续一年的对话。这次对话是第三次，暂时来看也是最后一次。

这个过程——这次非同寻常的交流——始于1992年。它将会在1995年复活节完成。三年，三卷书。第一卷主要讨论个人的问题：如何看待恋爱关系，怎样找到合适的工作，怎样处理各种和钱、爱、性、神等有关的强大能量，以及如何将它们整合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第二卷拓展了这些话题，进一步阐述各种宏观的地缘政治论题：政府的本质，创造没有战争的世界，统一的国际社会的基础。第三卷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我获悉它将会关注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各种和异领域、异次元有关的观念，以及如何理解整个复杂的宇宙。

先后次序是这样的：

个人的真相

全球的真相

宇宙的真相

和前两份手稿的情况相同，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这次对话的内容。这个过程很简单。我把笔放到纸上，提出问题，然后看看我脑子里想到了什么。如果什么也没想到，如果我没有灵感，我就会把笔放下，等第二天再来。就第一卷而言，这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年，而第二卷则超过一年。（虽然我已经开始第三卷，但第二卷仍未结束。）

我相信这将会是三部曲中最重要的。

从这个过程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对它感到非常不舒服。自从我写下前面四五段文字，已经有两个月过去。复活节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出现——什么也没有，只有不舒服。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来审读和校正这三部曲中首部的校样——这个星期刚收到第一卷最新的改样，却不得不把它送回去重排，更正四十三处不同的错误。与此同时，第二卷仍处于手稿形式，它上星期才完稿——比“计划”整整落后了两个月。（它本应在1994年复活节结束。）这本书是在复活节星期天开始的，尽管当时第二卷尚未终结，自那之

后便安然躺在文件夹里，现在第二卷已告完结，它要求得到关注。

然而自1992年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正在抵制这个过程，甚至几乎有点厌恶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被这个任务困住了，我向来不喜欢做任何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再者，我曾将第一卷未经校对的手稿拿给几个人看，并听到他们对它的反应，现在我坚信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这三本书将会得到广泛的阅读、彻底的审查、神学上的分析和激烈的争论。

这让我非常难以动笔，非常难以将这支钢笔视为朋友——因为我虽然知道这份材料必须得到披露，却清楚地知道，我敢于托出这份信息，肯定会招来许多人最猛烈的攻讦、嘲讽甚至也许是仇视——更何况我居然还敢于宣称这份信息是由神直接传给我的。

我想我最大的恐惧在于，其实我当神的“发言人”是既不够格也不合适的，因为我的生活和行为似乎充满了无穷的错误和过失。

那些从前就认识我的人——包括我的几位前妻和我亲生的子女——完全有权利站出来公开指责这些文字，因为我从前做人很失败，连为人夫、为人父这些基本的职责都没履行好。在这方面我一败涂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友谊、正直、勤奋和负责，我也很失败。

总而言之，我非常清楚，我并没有资格宣称自己是神的子民或者真相的使者。我是最没有资格扮演这种角色的人，甚至连想的资格都没有。我若斗胆说出真相，便是对真相的亵渎，因为我在整个人生中展现出来的统统都是缺点。

由于这些原因，神啊，我恳求你免去我的责任，别让我充当你的记录员，请你去找那些已经在生活中证明他们配得起这份荣耀的人。

我想要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任務——不过你没有义务这么做。你对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不过我知道你认为你有，这种想法导致你非常内疚。

我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其中包括自己的子女。

你生活中所有事的发生都是完美的，它们是为了让你——和所有与你相关的灵魂——以你需要或者想要的成长方式得到成长。

这是每个新时代信徒的“托词”，他们以此来为他们的行为推卸责任，逃避任何不愉快的后果。

我觉得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很自私，自私得令人难以置信，只顾做我自己高兴的事情，完全不管这些事情对别人的影响。

去做那些让你自己高兴的事情并没有错……

可是有那么多人受到伤害，对我大失所望……

唯一的问题是，让你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看你言下之意，现在让你最高兴的似乎是那些对别人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损害的行为。

你过奖啦。

我是特意的。你必须学会温柔地对待你自己。别再评判你自己。

这太难了——尤其是在别人随时准备进行评判的时候。我觉得我将会令你蒙羞，令真相蒙羞；我认为如果我坚持完成并出版这三部曲，我将会成为失败的使者，因为我将会让你的信息失真。

你无法让真相失真。真相就是真相，它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它纯然是客观存在。

别人对你的看法，不能也永远不会影响到我的信息的神奇和美妙。

实际上，你是极佳的信使，因为你从前的生活，是以你所谓不完美的方式度过的。

人们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子——哪怕他们会评判你。如果他们明白你确实是真诚的，他们甚至能够原谅你那“肮脏的过去”。

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只要你仍然担忧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会受制于他们。

唯有当你无须外界的认可时，你才能拥有你自己。

我关心的是这些信息，而不是我自己。我担心你的信息会被玷污。

如果你关心的是这些信息，那么将它们披露出来。别担心玷污它们。它们自己会说话。

别忘了我曾经教过你的道理。信息如何被接受，并没有它如何被发送重要。

也请记住这个：为人师者，未必不需学习。

未必要达到完美的境界才能谈论完美。

未必要达到大师的境界才能谈论大师。

未必要达到最高的进化层次，才能谈论最高的进化层次。

只要真心就好。要努力做到诚恳。如果你希望弥补所有你以为你自己造成的“伤害”，请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竭尽你的所能。然后其他的就随便吧。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时我觉得非常愧疚。

愧疚和害怕是人类仅有的敌人。

愧疚是很重要的啊。它让我们明白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错”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对你无益的东西，以及并不如实反映你的身份和你选择的身份的东西，倒是存在的。

愧疚这种感受将你羁绊在非你的地方。

但愧疚这种感受至少让我们注意到自己走上了歪路。

你说的是觉悟，不是愧疚。

我告诉你吧：愧疚是人世间的疫病，是杀死植物的毒药。

愧疚不会让你得到成长，只会让你枯萎和死亡。

你要寻找的是觉悟。但觉悟并不是愧疚，而爱也不是害怕。

我再次声明，害怕和愧疚是你仅有的敌人。爱和觉悟是你真正的朋友。然而你可别混淆了它们，因为前两者会杀死你，而后两者会给你生命。

照你这么说，我不应该为任何事感到“愧疚”啦？

是的，永远不要。那样有什么好处呢？那只会让你不爱你自己——并且灭绝一切你爱别人的机会。

我也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吗？

害怕和谨慎是两回事。要谨慎，要小心，但别害怕。因为害怕只会让

人麻痹，而小心则会让人振作。

要振作，不要麻痹。

以前人们总是教我要害怕神。

我知道。自那以后，对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你的感觉就麻痹了。

唯有在你不再害怕我的时候，你才能和我发展出有意义的关系。

如果说我能够给你某样礼物，某种特殊的恩赐，使你可以找到我的话，那么它将会是无畏。

无畏者是光荣的，因为他们将会认识神。

这意味着你必须足够无畏，敢于放下你认为你对神已有的认识。

你必须足够无畏，敢于抛开别人对你说过的关于神的话。

你必须无畏得敢于进入你自己对神的经验之中。

然后你必须别为此感到愧疚。假如你自己的经验有悖于你对神已有的认识，有悖于其他所有人对你说过的关于神的话，你必须不要感到愧疚。

害怕和愧疚是人类仅有的敌人。

可是有人说，照你这种建议去做，等于和魔鬼勾结；他们说只有魔鬼才会提出这种建议。

魔鬼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魔鬼会说的话。

凡是神说过的，魔鬼都会说，是吗？

魔鬼会说得更加巧妙。

难道魔鬼比神更加聪明？

倒不如说更加狡猾。

既然魔鬼说的是神会说的话，那不就是神的“同伙”吗？

可是魔鬼会扭曲神的话啊，扭曲得不多，但足以让人偏离正道，走上歪路。

我想我们必须来谈谈“魔鬼”。

嗯，我们在第一卷谈过很多啦。

显然还不够。再说了，也许有人没有读过第一卷。也没读过第二卷。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先来总结那两本书里面的部分真相。那将会为这第三卷中更宏大的宇宙真相奠定基础。而且我们很快也将会再次谈到魔鬼。我想让你知道这种东西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发明”出来的。

好吧，好吧，就听你的。我已经做好进入对话的准备，所以对话明显即将展开。但在我进行这第三次对话的时候，有件事情人们应该知道：自从我写下前面那些文字到现在，已经有半年过去了。现在是1994年11月25日——感恩节的翌日。我整整花了二十五个星期才写到这里；从上一段你说的话，到这段我说的话，整整隔了二十五个星期。这二十五个星期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有件事情没有发生：这本书毫无进展。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

你没有看到你是如何阻拦了你自己吗？你没看到你是如何推翻了自己吗？你没看到你是如何挡住你自己通往某个好地方的道路吗？你在生活中向来都是这么干的。

喂，且慢！我可没有拖这个计划后腿！我是无能为力的——没法写下片言只字——除非我觉得，除非我拥有……我不想这么说，但我猜我非这么说不可……灵感，然后才能来到这本黄色便笺纸前面，继续写下去。而灵感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

我知道。所以你认为拖后腿的人是我，不是你。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的好朋友，这真是你——以及其他——的作风。半年来你缩手袖间，漠然不顾对你最有益的事，实际上还将它从身边推开，然后又抱怨某个人或者某样外在于你的东西令你毫无进展。难道你没看出这里面的玄机吗？

嗯……

我告诉你吧：我不曾不与你同在，不曾尚未做好“准备”。

难道以前我没对你说过吗？

是说过，但.....

我永远与你同在，哪怕直到时间的终点。

然而我将不会将我的意愿强加给你——永远不会。

我想要选择对你最有益的东西，但我更想要选择的是你的意愿。这是最为确凿的爱。

当我想要你获取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么我就是真的爱你。当我想要你获取我想要你得到的东西，那么我就是在爱我自己，通过你。

所以呢，通过这个标准，你也能弄清楚别人是否爱你，以及你是否真的爱别人。因为爱本身别无所求，它只求有机会实现被爱之人的选择。

这好像跟你在第一卷里说的正好相反，你当时说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去关心对方是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而应该关注自己是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

这种说法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有个母亲对孩子大喊：“快到路边来！”或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到滚滚车流之中，将孩子抱起来，那又怎么说呢？你如何看待这位母亲？难道她不爱她的孩子吗？然而她可是将她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的。别忘了，孩子站到马路中间，是因为他想要站在那里。

你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呢？

这里面并没有矛盾。然而你看不到和谐。你不会理解这条爱的神圣规律，除非你能明白，对我来说最高的选择，和对你来说最高的选择是相同的。那是因为你和我是一体。

你知道吗，这神圣的规律也是神圣的二元律，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二元分化的——在生活中，两个明显相互矛盾的真相可以同时同地存在。

比如说，现在就有两个明显相互矛盾的真相：你和我分离的，你和我是一体的。同样明显的矛盾也出现在你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中。

我坚持我在第一卷的说法：人们在人际关系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去

关注对方有什么想法、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和拥有什么东西。只要关心自我就够了。自我是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事，拥有什么东西？自我想要什么、需求什么、选择什么？自我的最高选择是什么？

我也坚持我在那本书里的另一种说法：假如自我意识到他人并不存在，那么自我的最高选择就变成了对方的最高选择。

因此，错误并不在于选择了对你来说最好的东西，而在于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你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加不知道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身份。

我听不懂。

好吧，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要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五百英里车赛中获胜，那么以一百五十英里的时速开车对你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想要安全地去商店买日用品，那就可能不是。

你是说一切要视情况而定。

是的。生活中的一切均是如此。什么是“最好”，取决于你的身份，和你想要获得的身份。你无法聪明地选择对你来说最好的东西，除非你能够聪明地确定你的身份和本质。

就拿我来说吧，我是神，我知道我想要获得的身份，所以我知道我的“最佳”选择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告诉我吧，“神”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的最佳选择就是让你去决定你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因为我想要获得的身份是我的自我，呈现出来的我自己。我是通过你获得这种身份的。

你能听明白吗？

能，说了你也许不信，但我确实听明白了。

很好。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可能觉得难以置信。

我总是把对你来说最好的东西给你.....不过我承认你有时候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秘密，你得先明白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是男神。

我是女神。

我是最高的存在。我是万物。我是起点与终点。我是最初与最终。

我是形式与实质。我是问题与答案。我是上与下、左与右、此与彼、前与后。

我是光明，我是创造光明、使光明得以存在的黑暗。我是永无止境的善，我是使“善”成为善的恶。我是所有这些，是一切，若非经验到我的自我的全体，我无法经验我的自我的任何部分。

而关于我的这些，你并不了解。你希望让我成为其一而非其二。你希望我是高而不是低，是善而不是恶。可是由于否定我的一半，你也否定了你的一半。而由于你这么做，你永远无法获得你的真实身份。

我是光辉的万物——我追求的是经验地认识我自身。我通过你、通过其他存在的一切事物这么做。借由我做出的选择，我经验到我是光辉的。因为每个选择都能够创造自我。每个选择都能够定义自我。每个选择都表示着我在此时此刻选择的身份。

然而我无法选择光辉，除非有别的可选。部分的我必须不那么光辉，我才能选择我那光辉的部分。

你亦是如此。

我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成为神。

你亦是如此。

这是你的灵魂所追求的。这是你的灵魂所渴望的。

我若是阻止你拥有你选择的東西，就会阻止我自己拥有我选择的東西。因为我最大的欲望是经验到我的自我的本质。正如我在第一卷里详细而费力地解释过的那样，唯有在非我的空间中，我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创造出非我，以便我能够经验到我。

然而我是我创造的万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即是非我。

人们如何能够是他们所不是的东西呢？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向来都这样啊。只要看看你的行为就知道啦。

请努力明白这个道理。宇宙间没有不是我的东西。因此，我即是我，我即是非我。

这就是神圣的二元论。

时至今日，这个神圣的秘密仍只有最圣洁的头脑能够理解。我在这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你披露出来，以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

这是第一卷的信息，这是你必须理解的基本真相。你必须深深地认识这个真相，才能够理解和认识这第三卷中甚至更为圣洁的真相。

不过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这些更为圣洁的真相中的一个——因为它包含了你刚才那些疑问的答案。

我正希望我们回到我刚才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呢。如果父母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为此甚至不惜违背孩子自己的意愿，他们能算是爱孩子吗？或者说，任由孩子在滚滚车流中玩耍展现了父母最真实的爱？

这是个美妙的问题。这是每个父母从开始养育子女时都会提出的问题。父母会给出什么答案，神就会给出什么答案。

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耐心点，我的孩子，耐心点。“耐心等待的人得到好东西。”难道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

听说过，从前我父亲经常这么说，我很讨厌这句话。

这我能理解。但请耐心对待你的自我，尤其是在你的选择并没有带来你想要的后果时。我们不妨拿你的问题的答案来说。

你说你想要答案，可是你并没有选择它。你知道你没有选择它，因为你并没有经验到你拥有它。实际上，你拥有答案，你早就有了。你只是不去选择它。你选择的是你不知道答案——所以你不知道。

是的，你在第一卷也说过这个道理。我拥有我选择在此时拥有的一切，包括对神的完整理解，然而我将不会经验到我拥有它，除非我知道我拥有它。

准确无误！你说得真好。

但如果尚未经验到我拥有，我如何能够认识到我拥有呢？我如何能够认识某样我还没经验的东西？难道某个伟人没有说过“认识即经验”吗？

他错啦。

认识并非由经验而生——它催生经验。

世界上大半的人把这个道理弄反了。

那么你是说我拥有我提的问题的答案，只是我不知道我有？

正是如此。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那我就没有。

是的，这是个悖论。

我得不到答案……除非我已得到它。

没错。

假如我尚未“认识到我已认识”某样东西，如何才能达到这个“认识到我已认识”的境界呢？

要“认识到你已认识，在行动中表现出你已认识”。

你在第一卷也说过类似的话。

是的。现在我们可以不妨来重述以前讲过的道理。你提出的问题“正好”很合适，可以让我在本书的开端简要地总结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信息。

我们在第一卷谈到“状态 - 行动 - 拥有”范式，可惜大多数人完全搞反了。

大多数人以为，如果他们“拥有”某样东西（更多的时间、金钱、爱情等等），他们就终于能够采取“行动”去做某件事（写书、培养爱好、

度假、买房子、谈恋爱等等），这将会使他们处于某种存在“状态”（快乐、安宁、满意或者充满爱）。

实际上，他们弄反了“状态 - 行动 - 拥有”范式。宇宙的真相与你想象的不同：“拥有”某样东西并不会产生某种存在“状态”，事实与此正好相反。

首先你必须处于那种叫做“快乐”（或者“领悟”、“明智”、“同情”等等）的状态，从这种存在境界出发，你才能采取“行动”去做各种事情——很快你将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最终给你带来了你向来想要“拥有”的东西。

启动这种创造性过程（也就是创造的过程）的方法是，看看你想“拥有”什么，问你自己，一旦“拥有”那样东西之后，你会处于什么“状态”，然后直接进入那种状态。

这样你就逆转了你从前使用“状态 - 行动 - 拥有”范式的次序（实际上是把次序调得正确了），从而顺应——而非抵制——了宇宙的创造性力量。

可以这么简要地阐述这个原则：

生活中并没有你非做不可的事情。

那完全取决于你的存在状态。

在这次对话结束的时候，我将会再次提起三个道理，这是其中之一。我将会用它来结束这本书。

现在，为了阐释这个道理，不妨想象有个人，他知道如果自己能有再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钱，或者再多一点点爱，他就会真正地快乐。

他不理解他现在“不是非常快乐的状态”和他并没拥有他想要的时间、金钱和爱情之间的关系。

正是如此。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处在快乐“状态”的人似乎拥有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间，拥有足够的金钱，以及终身不渝的爱情。

他先让自己处于“快乐状态”，然后发现他拥有处于“快乐状态”所需的每样东西！

准确无误！就是预先确定你想要经验的东西。

“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

是的。快乐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所有精神状态相同，它会以物质的形式自我繁殖。

你应该用磁铁在冰箱上贴着这句宣言：

“所有精神状态都是自我繁殖的。”

但你如何能够从一开始就处在快乐的“状态”，或者其他任何你想要得到的“状态”呢——假如你并不拥有你认为处在那种“状态”所需的東西的话？

在行动中表现出你已经处于那种状态啊，这样你就会将那种东西吸引到你身边。

你在行动中表现出什么样子，你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换句话说，就是“先模仿，后得到”咯。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的。只不过你的模仿不能虚伪。你的行动必须是真诚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要真诚地去做，否则你的行动就没有好处。

这倒并非因为我将不会“奖励你”。神既不奖励，也不惩罚，这你知道的。但依据自然法，身体、精神和灵魂要在思维、话语和行动中统一，创造的过程才能生效。

你无法愚弄你的精神。如果你是虚伪的，你的精神将会知道，那就完了。你的精神本来可以在创造的过程中帮助你，而这样的机会就被你白白浪费掉了。

当然，就算没有精神的参与，你也可以创造——不过要困难得多。你可以要求你的身体去做某件你的精神并不相信的事，如果你的身体做那件事的时间足够长久，你的精神将会抛弃它原先对那件事的看法，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每当你事物有了新的思维，你就很有可能让它成为你的存在状态的永久部分，而非仅仅是某种你假装出来的东西。

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困难，而且甚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行动也必

须是真诚的。虽然你可以操纵人们，但你无法操纵宇宙。

所以我们遇到了非常微妙的局面。身体要做某件精神并不相信的事情，然而身体的行动若要取得成效，精神必须添加真诚的要素。

既然精神并不“相信”身体所做的事情，它如何能够添加真诚呢？

只要消除获得个人利益的私心就可以。

此话怎讲？

精神也许无法真诚地认同身体的行动能带来你选择的東西，但它非常清楚地知道，神将会通过你把好东西带给其他人。

因此，无论你自己选择的是什么，把它送出去。

我没听错吧？你能再说一遍吗？

当然。

无论你自己选择的是什么，把它送出去。

如果你选择的是快乐，去促使别人快乐。

如果你选择的是发财，去促使别人发财。

如果你选择的是在你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的爱，去促使别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的爱。

真诚地去这么做——不是你追求个人的好处，而是因为你真的希望别人拥有这些东西——然后所有这些你送出去的东西都会来到你身边。

为什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

你把某样东西送出去的行动促使你经验到你拥有它。因为你无法将某样你现在并不拥有的东西送给别人，于是你的精神得出了新的结论，对你产生了新的思维——具体来说，就是你肯定拥有这样东西，否则你不可能把它给出去。

然后这个新思维变成你的经验。你开始处于那种状态之中。一旦你开始处于某种状态，你就启动了宇宙间最强大的创造机器——你那神圣的自我。

你处在什么状态，就会创造什么东西。

这个过程完整之后，你将会在你的生活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那种东西。它将会在你的物质经验中出现。

这是生活最大的秘密。这是第一卷和第二卷要告诉你的道理。那两本书里做出了详尽的解释。

在你把为自己选择的東西送给别人的时候，真诚为什么很重要呢？请你向我解释。

如果你把送给别人这种行为当作某种手段，某种计谋，用以将某样东西吸引到你身边，你的精神是明白的。你只是向它发出信号，说你并不拥有这样东西。由于宇宙无非是一台巨大的复印机，以物质的形式复制你的思维，所以那个信号将会变成你的经验。也就是说，你将会持续经验到“并不拥有它”——无论你怎么做都好！

此外，那些你试图把东西给他们的人，也将会经验到你其实并不拥有它。他们将会发现，你只是想要得到某样东西，你其实没有东西可以赠送，于是你的馈赠将会变成徒劳的姿态，所有人将会发现它其实是自私的举动。

你将要推开的，正是你渴望吸引的东西。

然而当你将某样东西送给别人是出自纯洁的心——因为你发现他们想要它，需要它，应该拥有它——那么你将会发现你拥有它，可以把它送出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是真的！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从前有段时间我的生活不是很顺利，那天我抱着头，心里想：我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食物，不知道下顿饭该去哪里吃，房租该怎么交。那天晚上我在公共汽车站遇到一对青年男女。我当时去车站取包裹，他们在长椅上相拥而坐，用外套裹着身体御寒。

看到他们，我心生怜悯。我想起从前的光景，当我们年轻时，也是这样游手好闲，到处晃悠。我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是否愿意到我的地方去，在温暖的火堆旁边坐下来，喝点热巧克力，也许还可以把沙发床打开，好好地休息一晚。他们睁大眼睛看着我，就像圣诞节早晨的孩子。

于是，我们就到我家去了，我给他们做了顿饭。我们三个人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啦。我家里向来有许多食物。冰箱是满的。我只

要把我原来塞在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我煮了一锅大杂烩，而且味道非常好！我记得我当时心里想：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第二天早上，我甚至请那两个孩子吃了早餐，送他们上路。把他们送到公共汽车站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给他们。“这也许能帮到你们，”我说，接着拥抱了他们，与他们道别。那一整天，不对，那整个星期，我觉得自己的处境没那么糟糕了。我从来没忘记那种经验，它让我的精神面貌和我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自那以后，我的处境逐渐改善。今天早上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发现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照样活得好好的！

这是个美好的故事。你说得对。事情恰恰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想要某样东西时，把它送出去。然后你将不再“需要”它。你将立即经验到你“拥有”它。从那以后，剩下的就是程度问题啦。从心理层面而言，你将会发现，“增添”比无中生有容易得多。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非常深奥。你能将这个道理和我先前的问题联系起来吗？它们之间有关系吗？

你知道的，我想说的是，你已经拥有那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你认为你并不拥有答案，你觉得你若拥有答案，便会拥有智慧。所以你来向我寻找智慧。然而我告诉你吧，只要处在智慧的状态中，你就会拥有它。

进入智慧状态的最快方法是什么呢？让别人处于智慧的状态中。

你想要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把答案送给别人。

所以，现在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我会假装我“不知道”，然后你来给我答案。

假如爱意味着你想要别人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个将孩子从滚滚车流中拉出来的家长怎能算是真正爱其孩子呢？

我不知道呀。

我知道你不知道。但如果你认为你知道，那么你的答案将会是什么呢？

好吧，那我会说，家长确实想要孩子获得孩子想要的东西——也就是

活着。我会说，孩子并不想死，只是不懂得在车流中乱走会导致死亡。所以冲出去把孩子抱起来的家长根本就没有剥夺孩子实现其意愿的机会——他无非是明白孩子真正的选择、最深的欲望而已。

这是个非常好的答案。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既然是神，应该阻止我们伤害我们自己啊，因为自我伤害不可能是我们最深的欲望。可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伤害自己，而你却坐视不理。

我向来明白你们最深的欲望，也把你们最想要的东西送给你们。

甚至是当你们做了某些会导致你们死亡的事情——如果那是你们最深的欲望，那就是你们所得到的：“死亡”的经验。

我从来不曾干预你们最深的欲望。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做了自我伤害的事情，那恰恰是我们想要做的，对吗？那是我们最深的欲望吗？

你们无法“伤害”你们自己。你们是无法被伤害的。“伤害”是主观的反应，而非客观的现象。你们可以选择让某种境况或者现象“伤害”你们自己，但那完全是你们的决定。

结合这个真相来看的话，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没错——当你们“伤害”你们自己，那是因为你们想那么做。但我是在非常高级、深奥的层面上说这些话的，你的问题其实并不“来自”这个层面。

你想问的是，你们是不是故意选择了自我伤害；在这个层面上，我想说的是，不是的，假如你们做了某件伤害你们自己的事情，那并不是因为你们“想要”那么做。

由于在马路上晃荡而被车撞到的孩子并不“想要”（渴望、追求、有意识地选择）被车撞到。

那个不停地跟以各种形式包装起来的同类女人——这类女人跟他并不相配——结婚的男人并不“想要”（渴望、追求、有意识地选择）不停地创造糟糕的婚姻。

我们不能说被铁锤敲到拇指的人“想要”那种经验。那不是被渴望、被追求、被有意识地选择的经验。

然而所有客观现象都是被你们下意识地拉到你身边的，所有事件都是你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你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件事都是由你吸引到你身边的，或者说都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你提供恰到好处条件和完美无缺的机会，让走在进化道路上的你能够经验到你希望接下来经验到的事情。

我告诉你吧，在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不是完美无瑕的机会，让你可以去治愈、创造或者经验某些你为了获得你的真实身份而希望治愈、创造或者经验的东西。

我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你选择的身份。你希望成为神的哪个属性，哪个属性就是你的身份。那是随时变化的。实际上，它经常变化。然而如果你想要你的生活安定下来，不再将众多不同的经验带给你自己，那也有办法能够做到。只要不再经常改变你对你的身份、你想要获得的身份的想法就可以。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

在我看来，你们是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做出这些决定的。那个决定要到马路上在滚滚车流中玩耍的孩子并没有做出去死的决定。她可能是在做其他许多种决定，但死并不在其中。她妈妈知道这一点。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孩子选择了死亡，而在于孩子做出的选择会导致许多结果，包括死亡。她并不清楚这个事实，她并不懂。这个事实对孩子来讲是缺失的资料——它使孩子无法做出清楚的、更好的选择。

所以你看啦，你刚才的分析是很完美的。

作为神，我永远不会干预你们的选择——但我永远明白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因此你们要这么想：如果有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它的发生是完美的——因为在神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不完美的。

创造你的人生际遇（其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是完美本身的完美创造者：那就是你。还有我，在你之内、作为你、以及通过你而这么做。

喏，在这个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合作。你可以有意识地生活，或者无意识地过日子。你可以梦游，也可以清

醒地行走。

这由你来选择。

且慢。先回到有关在不同层面做决定那句话。你刚才说，如果我想要生活安定下来，我应该不再改变我对我的身份和我想要获得的身份的想法。后来我说那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又说我们所有人都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做出我们的选择。你能解释清楚吗？那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深意吗？

假如你所有的欲望，都是你的灵魂的欲望，那么每件事都会非常简单。假如你听从你的灵魂，你所有的决定都会很容易做出，而且所有的后果都会是欢乐的。这是因为……

……灵魂的选择永远是最高的选择。

它们不需要左思右想。它们不需要瞻前顾后。它们只需要你听从，将其付诸实践。

然而你不仅仅是灵魂。你是由身体、精神和灵魂组成的三相生灵。那既是你的光荣，亦是你的神奇。因为你经常同时在这三个层面做出决定和选择——而这些决定和选择又并非总是协调一致。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你的身体想要某样东西，你的精神追求别的东西，而你的灵魂渴望第三样东西。对孩子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孩子通常尚未成熟，不懂得区分什么东西对身体来说是“好玩”的，什么东西对精神来说是有意义的——至于什么东西和灵魂产生共鸣，那就更别提啦。所以那孩子在马路上晃荡。

作为神，我清楚你所有的选择——哪怕是那些你下意识地做出的选择。我永远不会干预它们，事实与此正好相反。我的职责是确保把你的选择送给你。（实际上，它们是你送给你的自我的。我所做的，是建立一个让你能够这么做的系统。这个系统叫做创造的过程，第一卷已经做出详细的解释。）

当你那些选择发生冲突，当身体、精神和灵魂并没有协调行动，创造的过程会在所有层面生效，产生混合的结果。从另一方面而言，假如你的存在处于和谐状态，你那些选择是统一的，那么令人震惊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

你们有句习语叫做“得心应手”，它可以用来描绘这种和谐的存在状态。

你们做出选择的这些层面又可以进行细分。对精神层面而言尤其如此。

精神至少可以细分为三个次级层面：逻辑、直觉和情感。你们的精神能够而且确实在其中一个——有时会在全部三个——次级层面上做出决定和选择，这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内子冲突。

而这些层面中的情感层面，又可以再细分出五个层面。它们是五种自然情感：悲哀、愤怒、羡慕、怕、爱。

这些层面也各自包含着两个最终的层面：爱和怕。

上述五种自然情感均包含了爱和怕，然而爱和怕是所有情感的基础。其他三种自然情感是从这两种派生出来的。

所有思维归根到底都是由爱或者怕诱发的。这是伟大的两极分化。这是首要的二元对立。所有事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此两者之一。所有思维、观念、概念、理解、决定、选择和行动都基于此两者之一。

而到最终，这两者其实是一体。

那就是爱。

实际上，爱是宇宙间的一切。甚至怕也是从爱派生出来的，当你有效地使用它，它就会表达爱。

怕会表达爱？

就其最高形式而言，是的。万事万物均表达爱，只要表达处在其最高形式。

那个将孩子救出、使其免遭车祸的家长表达的是怕，还是爱？

我觉得两者皆有吧。怕是怕孩子死于非命，而爱则足以使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孩子。

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最高形式的怕变成了爱……就是爱……表达为怕。

其他自然情感的情况也是如此，悲哀、愤怒、羡慕均是某种形式的怕，而怕反过来又是某种形式的爱。

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你明白吗？

问题在于，这五种自然情感有时会遭到扭曲。它们会变得怪诞，根本看不出来是爱的派生物，更看不出来是神——也就是绝对的爱——的派生物。

我曾听说过这五种自然情感——从前我跟伊丽莎白·库伯勒 - 罗斯有交往。这是她教我的。

确实。正是我启发她去传授这种知识。

嗯，我明白啦。我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出发的地方”，而我“出发”的地方可能有好几层深。

是的，是这样的。

请告诉我关于这五种自然情感的一切，我想再听听，因为伊丽莎白教过我的，我差不多忘光啦。

悲哀是自然的情感。它让你能够在不想告别的时候说再见；让你能够在经验到损失的时候，无论损失的是爱人还是隐形眼镜，去表达——推出、驱逐——你内心的悲伤。

当你表达你的悲哀之后，你就摆脱了它。儿童若被允许在他们感到伤心时悲伤，那么等到长大成人，他们就会对悲伤有非常健康的感觉，因此往往能够非常快地从悲伤中走出来。

那些被告知“好啦，好啦，别哭”的儿童，在长大之后会欲哭无泪。毕竟他们终生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哭。所以他们压制他们的悲哀。

遭到持续压制的悲哀变成慢性的抑郁，那是极其不自然的情感。

人们曾因慢性的抑郁而大开杀戒。战争曾因它而爆发，国家曾因它而衰亡。

愤怒是自然的情感。它是你拥有的工具，让你能够说“不啦，谢谢你”。它跟暴虐没有必然的关系，也不一定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儿童若被允许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将会在成年时对它拥有非常健康的态度，因此往往能够非常快地从愤怒中走出来。

有些儿童被告知，他们的愤怒是不好的，表达愤怒是错误的，实际上

他们甚至不应该经验到愤怒。这些儿童在成年之后，将会无法妥善地处理他们的愤怒。

遭到持续压制的愤怒变成暴怒，那是极其不自然的情感。

人们曾因暴怒而大开杀戒。战争曾因它而爆发，国家曾因它而衰亡。

羡慕是自然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五岁的小孩希望他能够像他姐姐那样摸到门把手——或者骑自行车。羡慕是那种让你想要再来一次、更加努力、继续奋斗直到成功的自然情感。处于羡慕状态是非常健康、非常自然的。当儿童被允许表达他们的羡慕，他们长大之后就会对羡慕有着非常健康的态度，因此往往能够非常快地从羡慕中走出来。

有些儿童被告知，他们的羡慕是不好的，表达羡慕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甚至不应该经验到羡慕。这些儿童在成年之后，将会无法妥善地处理他们的羡慕。

遭到持续压制的羡慕变成妒忌，那是极其不自然的情感。

人们曾因妒忌而大开杀戒。战争曾因它而爆发，国家曾因它而衰亡。

怕是自然的情感。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怕只有两种：怕摔倒，怕吵闹。其他的怕均是习得的反应，是由其周围的环境带给儿童的，是由其家长教给儿童的。自然的怕功用是催生谨慎。谨慎是帮助身体活下去的工具。它是爱的派生物。对自我的爱。

有些儿童被告知，他们的怕是不好的，表达怕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甚至不应该经验到怕。这些儿童在成年之后，将会无法妥善地处理他们的怕。

遭到持续压制的怕变成恐慌，那是极其不自然的情感。

人们曾因恐慌而大开杀戒。战争曾因它而爆发，国家曾因它而衰亡。

爱是自然的情感。假如儿童得到允许，能够正常而自然地、没有限制、条件或禁忌地、毫不尴尬地去表达和接受爱，那么爱将会别无所需。因为以这种方式得到表达和接受的爱所带来的欢乐，对爱本身来讲已经足够。然而爱若是遭到约束与限制，被规章制度、礼仪教条扭曲，或是被控制、操纵和保留，它就会变得不自然。

有些儿童被告知，他们那自然的爱不好的，表达爱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甚至不应该经验到爱。这些儿童在成年之后，将会无法妥善地

处理他们的爱。

遭到持续压制的爱变成占有欲，那是极其不自然的情感。

人们曾因占有欲而大开杀戒。战争曾因它而爆发，国家曾因它而衰亡。

这些自然情感就是这样的，它们若是遭到压制，就会产生不自然的反应和回应。大多数人会压制他们的大部分自然情感。然而这些是你们的朋友。这些是你们的礼物。这些是你们的神圣工具，可以用来打造你们的经验。

你们生下来就得到这些工具。它们的功用是帮助你们顺利地生活。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压制这些情感呢？

因为有人教他们这么做。有人告诉他们这么做。

谁呀？

他们的父母。那些抚养他们的人。

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的父母教他们这么做，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这么做。

是的，是的。但为什么呢？到底怎么回事？

问题就在于，你们让错误的人来做抚养孩子的事情。

你是什么意思？谁是“错误的人”？

母亲和父亲。

让母亲和父亲来抚养孩子是错误的？

如果父母很年轻，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的。实际上，许多人居然做得还算不错，这简直算是奇迹啦。

没有人比年轻的父母更不适合抚养孩子。顺便说一声，没有人比年轻的父母更清楚这个道理。

大多数父母在挑起抚育子女的重任时，只有很少的生活经验。他们本

身几乎尚未度过被抚育的阶段。他们仍在寻找答案，仍在寻找线索。

他们甚至尚未发现他们自己，就开始试图引导和养育比他们更幼稚的别人。他们甚至尚未定义他们自己，就匆忙想要定义别人。他们的父母错误地定义了他们，他们仍未摆脱其影响。

他们甚至尚未发现他们的身份，就试图要说出你的身份。他们受到极大的压力，亟欲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他们本身的生活还没有过“好”呢。所以他们把整个事件搞砸了——搞砸了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孩子的生活。

如果他们走运的话，他们的孩子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子女将会消除这种伤害——但在此之前，他们很可能会将伤害传给他们的后代。

大多数人在他们抚育子女的阶段过去之后，才会获得成为好父母所需的智慧、耐心、理解和爱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无法理解。我知道你的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年轻的生育者不应该是抚育者。实际上，你们应该在现今的抚育期结束之后才开始抚育子女。

我还是有点迷惑。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很早就有能力生育子女，虽然他们本身仍是儿童。大多数人要知道了也许会吃惊，人类的儿童期长达四十到五十年。

四五十岁的人“本身仍是儿童”？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的。我知道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但不妨看看你周围的情况。也许你们人类的行为有助于证实我的观点。

问题在于，你们的社会认为，人到了二十一岁就“完全成熟”，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除此以外，你们之中有许多人的父母在开始抚育你们的时候，刚过二十一岁没几年。你大概能明白这里面的问题。

如果生育者要担任抚育者，那么你们生儿育女的年龄应该是五十岁！

生育子女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身体最为健硕。抚育子女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精神最为健全。

而在你们的社会中，你们坚持让生育者负责抚育子女——结果呢，你们不但让为人父母的过程变得十分艰苦，还扭曲了许多围绕着性行为的能量。

哦……你能解释吗？

能啊。

许多人已经观察到我在这里指出现象。具体来说，就是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在能够生育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能力抚育孩子。然而，发现这个现象的人类提出的解决方案恰恰是错误的。

他们没有允许年轻人去享受性生活，并在它产生孩子的时候让老年人来承担抚养的重任，而是对年轻人说，假如尚未准备好为抚育子女负责，就不应该性交。你们为年轻人设定了规矩：在那个时间之前拥有性经验是“错”的，从而创造出性禁忌，可性交本来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快乐的庆祝活动。

当然，后代对这种禁忌漠然视之——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遵守它完全是违背本性的。

人类若是接受到内在的信号，感到他们已经准备好，立刻就会渴望结合与交配。这是人类的本性。

然而他们以为他们的本性与作为父母的你们说过的话有关，而不是跟他们内在的感受有关。你们的孩子来找你们，希望你们告诉他们生活是什么。

所以当他们感受到第一阵冲动，想要彼此窥视、彼此天真地玩耍、探索彼此的“差异”时，他们将会看看你们对此有何表示。他们这部分本性是“好”的吗？是“坏”的吗？是得到批准的吗？是应该被抑制、保留的吗？是受谴责的吗？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许多父母跟子女说起这部分人类本性时，他们的看法来自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听说过的话，宗教讲过的道理，社会的舆论——什么都有，反正就是没有自然规律。

依照你们这个物种的自然规律，性意识在九岁到十四岁间萌芽。绝大多数人的性意识从十五岁开始就已经非常明显。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孩子拼命地想要完全释放他们自身那些欢乐的性能量，父母则拼命地想要压制它们。

在这场战争中，父母需要各种各样的帮助和盟友，因为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他们反对子女做的事情，恰恰是子女的本性。

所以成年人发明了各种家庭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压力和规章制度，以此来使他们对子女那种违反人性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孩子因此不得不慢慢认可他们自身的性意识是有悖天性的。如果某件事情是合乎“天性”的，那么它怎么可能会如此可耻，怎么可能总是遭到禁止、受到控制、打压、约束、限制和否定呢？

嗯。我觉得你有点言过其实。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夸张吗？

真的吗？孩子到了四五岁，他们的父母甚至不肯用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你们对这样的做法感到很满意，可是你认为你们的孩子会满意吗？

呃.....

是啊，你确实应该哑口无言。

没有啦，就像我奶奶以前说的：“我们只是不想使用那些字眼。”反正“小鸡鸡”和“下体”听起来好很多。

那只是因为你们给这些身体部位的实际名称附加了许多负面色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你们几乎不使用它们。

当然，幼年时，孩子并不懂得父母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但他们脑海中留下了这个印象，这个往往不可磨灭的印象：某些身体部位是“不好”的，任何与它们有关的事情都是令人尴尬的——甚至可能是“错”的。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这其实不是真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又被确凿无疑地告知，性交必然导致怀孕，他们自己生的孩子必须自己养，所以他们现在有新的理由来觉得性表达是“错”的——循环到此完成。

这种情况在你们的社会引起了混乱，以及不算小的灾难——逆天性而行的结果总是这样的。

你们已经创造出性尴尬、性压抑和性羞耻——这导致了性禁忌、性障碍和性暴力。

在你们的社会中，凡是令你们感到尴尬的东西，无不遭到禁止；凡是

被你们压制的行为，无不导致你们相应的身体功能发生障碍；凡是别人让你们感到羞耻，而你们内心知道完全不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无不令你们以暴力的行动表示反抗。

弗洛伊德说过，人类大部分愤怒跟性有关——人们不得不压制许多基本而自然的身体本能、兴趣和冲动，这在他们内心深处引起了愤怒。看来他的说法有点道理。

敢于提出这种理论的精神病学家远远不止一个。人们愤怒，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为某些带来如此良好感受的东西感到羞耻——可是他们依然感到羞耻，还有愧疚。

首先，人们发现许多被公认为非常“糟糕”的东西让他们感觉很好，于是他们便会生自我的气。

然后，当他们终于明白他们上了恶当——原来性生活是人类经验美妙的、正经的、光荣的组成部分，他们便会生别人的气：生父母的气，因为父母压制他们；生宗教的气，因为宗教羞辱他们；生异性的气，因为异性挑逗他们；生整个社会的气，因为社会控制他们。

最后，他们会生他们自己的气，因为他们竟然允许自己受到所有这些东西的束缚。

这种被压制的愤怒大部分被用于构造你们目前生活的社会中那些扭曲偏颇的道德价值观。你们的社会用碑石、塑像、纪念邮票、电影、图画和电视节目来讴歌和颂扬某些人世间最丑陋的暴力活动，但隐藏——甚至比隐藏更加糟糕，贬低——某些人世间最美丽的爱的活动。

所有这些——全部这些——无不来自这个观念：生孩子的人必须独自承担起抚养他们的孩子的责任。

但如果这些人无须为抚养他们的孩子负责，那谁来负责呢？

整个社会。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

在大多数发达族类和社会，老年人抚育后代，训练后代，将其族类的智慧、教诲和传统传授给后代。我们到后面将会谈起这些发达社会，到时我会再次谈到这个话题。

有些社会并不把年纪轻轻就生儿育女视为“错”事，因为同宗族的老年

人会抚养他们，所以这些社会没有令人不堪重负的责任和压力——性压抑是前所未闻的，强奸、出轨和性功能障碍也是如此。

我们星球上有这样的社会吗？

有过，不过它们已经消失啦。你们曾费尽心血去消灭它们，同化它们，因为你们认为那种是野蛮社会。在你们所谓的非野蛮社会里，孩子（以及妻子、丈夫）被认为是财产，是私人物品，因此生育者必须是抚育者，因为他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东西”。

你们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这种观念：配偶和子女是个人财产，他们是归你“所有”的。

下文将会研究和讨论高度进化生灵的生活，到时我们再来彻底地审视这个“所有制”问题。但现在只要略微进行思考就好。当人们的身体做好生育儿女的准备时，他们的心智做好抚育儿女的准备了吗？

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到了三四十岁仍尚未有抚育子女的本事——也不应该预期他们有。他们的成年期还不够长，无法将深层的智慧传授给他们的孩子。

我听过这种说法。马克·吐温讲过类似的道理。据说他曾经写道：“十九岁时，我觉得我父亲什么都不懂。可是当我三十九岁时，老人家的智慧让我很吃惊。”

他说得非常好。年轻人的任务是收集真相，而非传授真相。你们如何能教给孩子你们尚未收集到的真相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只好告诉他们你们唯一知道的真相——别人的真相。你们的父亲、母亲、文化和宗教的真相。反正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们自己的真相。你们仍在为之求索。

你们将会不停地寻找、实验、发现、不满、形成和改变你们的真相，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观念，直到你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半个世纪左右。

然后呢，你们也许终于能够确定、弄清你们的真相。到时你们将会认可的最大真相可能是这样的：恒久不变的真相是不存在的，真相就像生活本身，它是不停地改变、成长和进化的东西，而且当你认为进化的过程已经停止，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刚刚真正地开始。

是的，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五十来岁了，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很好。现在你是一个智者。你是老年人啦。现在你应该抚育孩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接下来十年里你应该抚育孩子。抚育孩子本来就是老年人的事情，也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情。

因为老年人认识真相和生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知道正直、诚实、忠诚、友谊和爱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

我明白你说的道理。它很难接受，但我们有许多人确实尚未完成从“孩子”到“学生”的转变，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感到我们不得不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只好这么想：嗯，我来把父母教我的东西教给他们。

因而父亲的罪会落在儿子身上，甚至落在第七代的孙辈身上。

我们该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怎样才能终结这个怪圈呢？

将抚育孩子的事情交给值得尊敬的老年人。父母可以随时去探望孩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孩子共同生活，但别独自背负起照料和养育孩子的重任。孩子的生理、社会和灵性需求由整个社区来满足，而教育和价值观则由老年人来提供。

在这次对话的后面，我们将谈起宇宙间的这些其他文明社会，到时我们会看到某些新的生活模式。但这些模式在你们当前的生活结构中是无法起到作用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不但你们抚育子女的方法是无效的，你们的整个生活模式也是无效的。

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们彼此远离。你们拆散了家庭，为了追求城市的规模而解散较小的共同体。大城市诚然有更多的人，但各种“部落”、集体或者宗族——它们的成员将对整体负责视为个人责任——变得更少了。所以你们实际上是没有老年人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身边都没有老年人。

比远离你们的老年人更加糟糕的是，你们将他们拒之千里之外。让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剥夺他们的权力。甚至仇恨他们。

是的，美国社会上有些成员甚至仇视老人，宣称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想要得到许多好处，年轻人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收入奉献出来，

才能满足老人的要求。

确实如此。现在有些社会学家预言未来会发生一场代际战争，年轻人将会责怪老年人索取的越来越多，而贡献的越来越少。由于在“婴儿潮”出生的人正在进入老年期，加上人们的寿命普遍变长了，所以现在老年美国公民越来越多。

然而假如你们的老年人没有贡献，那是因为你们不让他们去做贡献。正当他们真正能够为企业出力，你们就要求他们退休；正当他们能够把事情办好，正当他们的生命进入最活跃、最有意义的阶段，你们就要求他们退休。

不仅是在抚育子女方面，在政治、经济领域，甚至在老年人多少有点地位的宗教领域，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崇尚年轻、贬低年老的社会。

美国也已经变成单数社会，而非复数社会。那就是说，这个社会是由个体而非集体组成的。

由于你们将社会个体化和年轻化，你们失去了它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现在你们的社会缺少集体和老年人，所以有太多的人生活在情感的穷困和心理的贫瘠之中。

我又想问你啦，有办法终结这个怪圈吗？

首先，认识并承认这种情况是真实的。现在许多人予以否认。许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个事实并非事实。你们是在对自己说谎，你们不想听到真相，更不想说出真相。

后面我们将谈到高度进化生灵的文明，到时会提及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否认，这种拒绝观察和承认现实的做法，并不能算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果你们真的要改变现状，我希望你们会允许自己来聆听我说的话。

是时候坦诚地、直白地说出真相啦。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所以我才来找你啊。所以我们的对话才会开始。

真相往往令人不舒服。它只会让那些不想忽略它的人感到舒服。然后呢，真相不但会令人舒服，它还会让人感到豁然贯通。

这三次对话一直让我感到豁然贯通。请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和乐观。我发现情况开始有所变化。我发现你们人类近些年比以前更加重视创造共同体和建设扩展家庭。你们也越来越尊重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有价值。这是朝着非常有用的方向迈出的大步。

所以情况正在“转变”。你们的文化似乎踏出了那一步。它正在前进。

你们无法当天就完成这些改变。例如，你们无法一蹴而就地改变整个社会习以为常的抚育方式。然而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改变未来。

阅读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一步。这次对话将会反复提起我们先前讲过的许多重要道理。这种重复将不会是偶然。它是为了强调。

现在，你问我如何建设你们的明天。让我们先来看看你们的昨天。

Chapter 02

过去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呢？

若是认识过去，你就能更好地知道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来问我，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了解你如何落到今天这种境地，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我要跟你谈起权力和力量——以及这两者的区别。我会和你聊聊你们杜撰的撒旦这个形象，你们为何与如何杜撰它，还有你们如何确定你们的神是“他”，而不是“她”。

我将要跟你讲述的是我的真实身份，而非你们在神话学中为我构造的身份。我会向你描述我的存在，你听完之后将会高兴地废除神话学，代之以宇宙学——那种真正的宇宙学是关于宇宙、关于它和我的关系的。我会让你认识生活，它的运作方式，以及它的运作方式为什么会有效。本章涉及的是所有这些内容。

了解这些内容之后，你就可以决定你想要抛弃哪些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这第三次对话，这第三卷，谈论的是如何建设新的世界、创造新的实在。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你们自己打造的监牢中生活得太久啦。是时候释放你们自己了。

你们囚禁了五种自然情感，压制它们，将它们变成非常不自然的情感，那给你们的世界带来了不幸、死亡和毁灭。

这个星球数百年来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别“放纵”你们的情感。假如你们感到悲哀，要征服它；假如你们感到愤怒，要平息它；假如你们感到羡慕，要为之而羞愧；假如你们感到害怕，要超越它；假如你们感到爱，要控制它、限制它、忍住它、逃离它——反正你们要想尽办法，千万别在此时此地完整地表达它。

是时候释放你们自己啦。

实际上，你们囚禁你们的神圣自我。是时候释放你们的自我啦。

说到这里我开始有点兴奋啦。我们该如何开始呢？我们从哪里着手呢？

为了简单地阐明情况何以如此，我们先回到你们的社会重组其自身的历史时刻。当时男人取得了统治地位，然后决定展现感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拥有感情——是不合适的。

你说“社会重组其自身的历史时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社会是母系社会。然后情况发生变化，冒出了父系社会。完成这次转变之后，你们便不再表达情感。你们认为这么做是“软弱”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男人发明了魔鬼，以及阳性的神。

魔鬼是男人发明的？

是啊。撒旦本质上是男性的杜撰。虽然最终女性也随波逐流了，但这种对情感的背离，这种对“魔鬼”的杜撰，纯粹是男性对母系统治的反叛。在母系社会时期，女性依据她们的情感统治一切。她们占据所有的政府官职、所有的宗教权位，以及商业、科学、学府、医疗领域的所有重要位置。

男人有什么权力呢？

什么都没有。男人必须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因为除了有使女性的卵子受精和搬动重物的能力，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用武之地。他们非常像工蚁和工蜂。他们从事粗重的苦力活，确保孩子被生出来和得到保护。

男人花了几百年才为他们自己在社会中找到和创造较高的地位。然后再过几个世纪，男人才有资格参与宗族的事务，才能够在集体做出决定时发言或者投票。女人并不认为男性的聪明才智足以理解这类事情。

老兄，居然有社会取消某个性别的所有人的投票权，这真是难以相信啊。

我喜欢你这句话的幽默感。真的喜欢。

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继续啊。

终于获得这种投票权之后又过了数个世纪，男人才有机会成为宗族的

领袖。社会上其他有影响、有实权的职位依然排斥他们。

等到男人终于获得了社会的权威地位，等到他们终于摆脱了先前的卑微，再也不被当成生孩子的机器和孔武有力的奴隶，他们并没有反过来压迫女人，而是无视性别差异，一视同仁地赋予女人以尊敬、权力和影响力。这是值得赞赏的。

你又来调侃啦。

对不起哦。莫非我把其他星球的事情说成是地球的了？

我们还是闲话少说吧。但是谈论“魔鬼”的发明之前，我们先来讲讲权力。因为撒旦的发明当然是跟权力有密切关系的。

你准备说当今社会男人拥有所有权力，对吧？让我跳到你的前头，告诉你在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

你刚才说在母系社会时期，男人就像伺候蜂后的工蜂。你说他们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确保孩子被生出来和得到保护。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什么两样吗？他们现在也做这些事情啊！”我敢断言许多男人很可能会说，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男人收取了费用，以维持他们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他们确实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实际上是绝大部分权力。

好吧，就算是绝大部分权力。但我发现有个悖谬的现象：男女双方都认为己方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对方做的事情轻松又好玩。男人憎恨试图索回某些权力的女人，因为男人说，假如他们将来依然像现在这样为社会做贡献，却缺乏做贡献所需的权力，那么他们的下场将会很悲惨。

女人憎恨抓住所有权力的男人，因为女人说，假如她们将来依然像现在这样为社会做贡献，却依然毫无权力，那么她们的下场将会很悲惨。

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假如男女双方无法从这种自作自受的痛苦的怪圈中走出来，反复地犯下他们自己的错误，那么他们的下场确实会很悲惨。除非有某一方开始明白，人在生活中要获取的不是权力，而是力量。除非双方开始明白，人在生活中要追求的不是分离，而是合一。因为正是在合一中，内在的力量才会存在；而在分离中，它将会消失，让人感到脆弱和无力——从而拼命想要获得权力。

我告诉你吧：弥补你们之间的沟壑，终结分离的幻象，你们便将回到内在力量的源泉。正是在这个地方，你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能力。做任何事情的能力。成为任何人的能力。拥有任何东西的能力。因为创造的能力来自内在的力量，而内在的力量是通过合一而产生的。

这适用于你们和你们的神之间的关系——更适用于你们和你们的同胞之间的关系。

只要别再认为你们自己是分离的，所有来自合一的内在力量的真正能力都是你们的，都可供你们随意使用。无论你们是作为整个世界，还是作为整个世界中的个体，情况均是如此。

然而请记住这个道理：

能力来自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并不源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把这个道理弄反了。

没有内在力量的权力是幻象。没有合一的内在力量是谎言。谎言对人类没有好处，但它已经将其自身深深地嵌入在你们人类的意识中。因为你们以为内在的力量来自独立和分离，这完全不是事实。与神分离、彼此分离是造成你们的混乱和苦难的因由。尽管如此，分离继续伪装成力量，而你们的政治、经济，甚至宗教，都在维护这个谎言。

这个谎言引发了所有的战争和所有导致战争的阶级斗争，以及所有种族和性别之间的敌意、所有催生敌意的权力斗争、所有个人的困境与苦楚、所有导致苦楚的内心斗争。

尽管如此，你们仍死抱着这个谎言不放，全然不顾它把你们引向何方——哪怕它会将你们引到你们自己的毁灭。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认识真相，真相必将使你们自由。

分离是不存在的。人不与人分离，不与神分离，也不与世间的万事万物分离。

我将会在这本书中不断地重申这个真相。我将会反复地说出这句话。

只要在行动中表现出你们并不与其他人和事物分离，你们明天就能治好这个世界。

这是自古至今最大的秘密。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寻找的答案。这是人类

找到的对策，这是人类期盼的天启。

只要在行动中表现出你们不与任何事物分离，你们就能治好这个世界。

要明白的是，只有用权力来帮助别人，而非压制别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谢谢你。我懂啦。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起初女性用权力压制男性，现在情况则是反过来了。男性发明魔鬼，目的在于将这种权力从部落或者宗族的女性领导者手中夺走？

是的。他们利用了恐惧，因为恐惧是他们仅有的工具。

这种情况也没多少改变。今天的男性依然这么做。有时候男性甚至在使用利用之前，会先使用恐惧。尤其是较为强大的男性，或者较为强大的国家。有时候那似乎是男性管用的做法，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强壮就是正确。权力就是力量。

是的。自从母系社会被颠覆以来一直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历史，目的正在于解答这个问题。

那好，请继续。

男人要在母系社会时期获得控制权，他们必须做的并非说服女人认为男人在生活中应该拥有更多权力，而是说服其他男人相信这一点。

毕竟当时的生活也算是风平浪静，男人只要做些粗活体现自身的价值，然后就能和女人做爱，这种日子已经算不错啦。所以那些没有权力的男人很难说服其他没有权力的男人去追求权力。直到他们发现了恐惧。

恐惧是女人没有料到的东西。

这种恐惧是怀疑的种子生长而成的，而播种的则是男性中最不讨人喜欢的成员。这些通常是最不“可爱”的男人，是最不健壮、最不受待见的——因而女人对他们的关注也是最少的。

正因为这样，我敢说他们的抱怨会被贬低为性挫折引起的、愤怒的胡

言乱语。

确实如此。这些不讨人喜欢的男人只好动用他们仅有的工具。所以他们努力将怀疑的种子培养成恐惧。假如女人是不对的，该怎么办呢？他们问。假如她们管理世界的方式不是最好的，那怎么说？假如女性当权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社会——无论男女——灭亡，那又如何？

这是许多男人难以想象的。毕竟，女人直接继承了女神的血统，难道不是吗？难道她们的身体不正是和女神相同吗？难道女神是不好的吗？

当时这种教诲十分强大，是非常主流的观点，母系社会的人们都崇拜女神，认为女神的善是无穷无尽的，所以男人不得不发明魔鬼撒旦，用来打消人们的想象。

他们是怎么说服大家相信真的有魔鬼这种东西呢？

他们社会上所有人都知道“烂苹果”理论。连女人也切身地体会到，不管她们怎么教育，有些孩子就是会变“坏”。尤其是男孩子，就是不听管教，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有个神话产生了。

神话是这样的：从前啊，万物之母，也就是诸女神的女神，生下了某个不好的孩子。无论母亲怎么努力，这孩子就是不学好。到最后，他居然跟他的母亲争夺权位。

这太过分啦，哪怕他的母亲十分慈爱和宽厚。于是男孩被永远地放逐——但他继续以各种聪明的伪饰和装扮出现，有时甚至假装成万物之母本身。

有这个神话做铺垫，男人不禁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崇拜的女神是女神呢？也可能是那个坏孩子啊，他现在长大了，想要愚弄我们。”

通过这道诡计，男人促使其他男人感到忧虑，然后为女人不肯认真对待他们的忧虑感到愤怒，然后就揭竿而起啦。

你们现在所谓的撒旦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创造某个关于“坏孩子”的神话并不难，甚至说服同宗族的女人相信这种家伙存在也不难。让每个人认为那坏孩子是男的更不难。难道男性不是较为低级的性别吗？

这道诡计被用于创造一个神学问题。假设“坏孩子”是男的，假设“魔鬼”是雄性的，那么谁能够压制他呢？女神当然不行。因为啊，那些男人巧妙地说，若是说到智慧和远见，思维清晰和仁厚慈悲，运筹帷幄和深思熟虑，没有人会怀疑女人的优越性。可是说到蛮力，难道不需要男人吗？

在从前的女神神话中，男人只是内助而已——他们是女人的伴侣，从事仆役的工作，满足她们的性欲望，让她们能够感受到女神的伟大和美妙之处。

但现在女人需要男人做更多的事情，她们还需要男人能够保护女神，击败敌人。这种改变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历了许多年。渐渐地，非常缓慢地，各个母系社会开始认为男人不仅是女人的内助，也是神话传说中的守护者，因为现在女神有了敌人，这样的守护者显然是必需的。

男人从女人的保护者到平起平坐的伙伴，就算不上什么大转变啦。男性的神被创造出来，而且在某段时间之内，神话里的男神和女神共同拥有统治权。

然后呢，又是逐渐地，男神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男神不但提供保护和力量，也开始提供智慧和爱。有种新的爱在这些神话中诞生。这是用暴力去保护的爱。但它也是觊觎其保护对象的爱，因诸女神而妒忌的爱。男人如今不再以满足女人的性欲为己任，而是为了争夺女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各种神话中开始出现这样的男神：他们拥有无边的法力，为美丽得难以言喻的女神而争吵、战斗。于是诞生了嫉妒的男神。

你说的真有趣。

别插话。我快讲完了，只剩下一点点啦。

不久之后，令男神为之嫉妒的，就不仅是女神，而是扩展到万事万物。我们最好只爱他，这些嫉妒的男神宣称，别爱其他神——否则，哼哼！

由于两性中男性最有力量，而男性中又是男神最有力量，所以这种新的神话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各种关于胆敢提出质疑的人的故事开始流传，那些故事说质疑的人最终都失败了。于是诞生了狂暴的男神。

很快，人们原本关于神的观念遭到颠覆。神不再是所有爱的根源，它变成了所有怕的根源。

原来的女神是慈爱的，她就像以无尽的宽容宠爱孩子的母亲，甚至像热爱虽然不太出色但毕竟有点用的丈夫的妻子。但取而代之的男神却是嫉妒的、暴躁易怒的，他不但严厉，而且睚眦必报，绝不容忍任何干预，绝不允许任何怠慢，绝不宽恕任何冒犯。

原来的女神是欢乐的，面带笑容的，她经验着无尽的爱，温柔地顺从各种自然规律；取而代之的男神则是阴郁的，道貌岸然的，他宣称他的法力超乎自然规律，而且永远对爱加以限制。

这就是你们今天崇拜的男神，这就是你们落到今天这种境地的过程。

这真是太让人吃惊啦。既有趣，又让人吃惊。但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在于，我要让你们明白这一切是你们杜撰出来的。“强壮就是正确”、“权力就是力量”这种观念诞生于男性创造的宗教神话中。

那个狂暴的、嫉妒的、愤怒的神是你们想象出来的。然而，由于你们想象的时间过长，它变成真实的。时至今日，你们仍有人认为神真的是这样。但这种想法和终极实在毫无关系，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毫无关系。

那是什么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的灵魂渴望得到它所能想象的对其自身的最高经验。它来到人世，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其经验中实现其自身（也就是说，让其自身变得真实）。

然后它发现了肉体的快感，不仅是性的快感，而是各种各样的快感。由于沉溺在这些快感之中，它逐渐忘记了各种灵性的欢愉。

这些也是快感，远比身体带给你的快感更加美妙。但灵魂已经忘却。

好吧，看来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历史，而是回到某个你原先在这次对话中提及的话题。你能再次讲讲你的看法吗？

其实我们在谈的还是历史。我们什么都谈的。至于那个话题，你知道它其实很简单的。你的灵魂的目标——它进入身体的理由——是成为和表达你的真实身份。灵魂渴望做这个，渴望认识它自己和它自己的

经验。

这种认识的渴望就是生命，想要存在的生命。这就是神，想要表达其自身的神。你们历史上的神并不是真正的神。这就是意义所在。你们的灵魂是我用来表达和经验自我的工具。

那你的经验岂不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确实会，也可能不会。这要看你们啦。这取决于你们选择在哪个层次对我进行表达和经验。曾经有些人选择了非常高尚的表达。对我进行最高尚表达的，则莫过于耶稣基督——不过呢，也有其他人曾达到和他相同的高度。

难道基督不是最高尚的楷模吗？难道他不是神的化身吗？

基督诚然是最高的楷模。可是他并非唯一达到那个最高境界的楷模。基督诚然是神的化身。可是他并非神唯一的化身。

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你就是我，表达为你目前这个形式的我。然而别担心我会受到限制，别担心那会让我变得十分局限。因为我是无限的，永远不会受到限制。你认为你是我唯一选择的形式吗？你认为我只在人类这种造物中灌注了我的本质吗？

我告诉你吧，每朵花儿，每道彩虹，天空中的每颗恒星，围绕每颗恒星旋转的每颗行星之上和之中的万事万物，都有我的存在。

我是和风的低语，是阳光的温暖，是每片雪花那超乎意料独特和异乎寻常的完美。我是苍鹰翱翔长空的雄姿，是雌鹿漫步原野的纯真；我是狮子的勇气，是古人的智慧。

我并不局限于你们的地球上可见的表达模式。你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但却以为你们知道。然而别认为我的身份局限于你们，或者我的神圣本质——这最高洁的圣灵——是只赋予你们的。那是傲慢的想法，也是谬误的想法。

我存在于万事万物。所有事物。一切事物皆是我的表达。全部事物皆是我的本质。宇宙间没有非我的东西，也没有我不能成为的东西。

你们是我深爱的造物，我创造你们，是为了能够经验到我本身是自己的经验的创造者。

估计有些人听不懂。请向我们大家解释吧。

我本身是造物主，这是神的属性，但只有某类非常特别的造物拥有这项属性，只有这类造物才有创造能力。

我既非你们神话中的男神，亦非女神。我是造物主，是创造者。然而我选择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来认识我自己。

通过雪花，我认识到我的设计的完美；通过玫瑰，我认识到我那非凡的美丽；同样地，通过你们，我认识到我的创造力。

我赋予你们有意识地创造你们的经验的能力，这是我拥有的能力。

通过你们，我能认识到我的每个属性。雪花的完美，玫瑰非凡的美丽，狮子的勇气，苍鹰的雄姿，所有这些属性你们都有。我在你们体内灌输了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样：对这些有所察觉的意识。

因而你们具有自我意识。因为你们获得了最佳的礼物，因为你们能够意识到你们自己就是你们自己——这正好和我的情况相同。

我是我自己，同时意识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

这是“我就是我”这句宣言的含义。

你们是我那被经验到的、有意识的组成部分。

你们经验到的（我通过你们经验到的）就是我，同时创造着我。

我处在不断地创造自我的过程中。

难道说神是不固定的吗？难道说你并不知道下一刻你会变成什么样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都还没决定！

我不懂。这是由我决定的吗？

是的。你是正在选择成为我的我。

你是我，选择着我现在的身份，也选择着我将来的身份。

你们全部人集体地创造着我的身份。你们从个体的层面上这么做，每个人决定你们的身份，并去经验它；你们也集体地这么做，共同创造着你们的集体身份。

我是你们许许多多人的集体经验。

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刻你会变成什么样吗？

刚才跟你开玩笑的啦。我当然知道。我已经知道你们所有的决定，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也知道我从前和未来的身份。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接下来要选择哪种身份、做哪件事、拥有哪些东西呢？你怎么知道整个人类将要选择什么呢？

很简单啊。你已经完成了选择。凡是你正在选择的，无论是选择成为哪种人，做哪件事，还是拥有哪些东西，你的选择已经完成。你就在此刻选择和完成！

难道你不明白吗？时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它值得再讨论一次。

是的。跟我说说这里面的原理。

过去、现在、将来是你们构造的概念，是你们发明的领域，这样你们才能创造出一个背景，以便安放现在的经验。否则的话，你们（我们）所有的经验将会重叠。

它们其实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同“时”发生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让自己处在一个知觉的壳中，这个壳将绝对的实在隔离在外。

我曾在第二卷做出详细的解释。重新阅读那本书也许对你会有帮助，那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在这里说的话。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所有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是的，我知道我“将来”、“现在”和“过去”的身份。我向来知道。也就是说，我全都知道。

所以你明白的，你们无法让我感到吃惊。

你们的故事——这整出俗世的戏剧——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你们能够通过你们自己的经验认识你们的身份。这出戏剧被设计出来，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忘记你们的身份，以便你们能够再次忆起你们的身份，

并去创造它。

因为如果我已经经验到我的身份，就无法创造我的身份。如果我的身高已经是六英尺，我就无法给自己创造出六英尺的身高。我必须矮于六英尺——或者至少认为我矮于六英尺。

正是如此。你完美地理解了这个问题。由于灵魂最大的欲望是经验到其作为造物主的身份，也由于所有事物都已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设法忘记我们所有的造物。

我们居然能找到办法，我还挺吃惊的。试图“忘记”我们是一体，忘记我们组成的一体就是神，那肯定是很困难的。我们怎会如此着魔呢？

嗯，你刚刚触及的是物质生活之所以存在的秘密理由。使你们着魔的正是物质世界中的生活——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毕竟是一段非凡的冒险！

我们用来促使我们忘记的工具是某些人所说的快乐原则。

从本质上来讲，最高级的快乐会促使你们在此时此地去创造你们的真实身份，并反复在更高更美好的层次上重新创造出你们的身份。这就是神最高级的快乐。

低级的快乐则会导致你们忘记你们的真实身份。别指责低级的快乐，因为若是缺少它，你们就无法经验到高级的。

你的意思好像是这样的：身体的快乐先是导致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然后又变成我们忆起我们的身份的通道！

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准确。要成功地利用身体快乐这种通道来忆起你们的身份，你们必须提升身体内部的生命能量。

你们有时候称这种能量为“性能量”，它会沿着你们体内的命柱上升，直到你们称为“天眼”的部位。这个部位就在额头后面，位于两眼之间，但稍微比两眼高。当你们提升这种能量，它就会在你们体内圆转循环。那就像内在的性高潮。

怎样才能做到呢？你是怎么做的呢？

你可以“冥想”。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样。你可以“冥想”出你们称为“脉轮”的内在通道。一旦生命的能量反复得到提升，人们就会想要尝到这种经验的滋味，就像人们渴望性经验那样。

能量得到提升的经验是非常圣洁的。它很快变成最诱人的经验。然而你们永远不会彻底地丧失对能量下降——亦即对各种基本的情欲——的渴望，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尝试。因为在你们的经验中，若是没有低，高便不能存在，这个道理我已经向你讲过许多次。到了高处之后，你们必须回到低处，这样才能再次经验升到高处的快乐。

这是所有生命的神圣律动。你们不但通过移动你们身体之内的能量来实现生命的律动。你们也通过移动神的身体之内那种更强的能量来实现它。

你们寄生在低级的肉身之中，然后进化到高级的意识状态。你们无非是提升了神的身体之内的能量。你们就是那种能量。当你们达到最高的状态，你们就会完整地经验到它，然后确定接下来你们想要经验的是什麼，要去到相对领域中的哪个地方才能经验到它。

你们也许希望再次经验到你们作为凡人的身份（这确实是一种非凡的经验），所以你们也许会在宇宙之轮上从头来过。

这跟“轮回”相同吗？

不同的。“轮回”这种东西是子虚乌有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许多人以为你们处在一个令人劳心费力、筋疲力尽的轮子之上。你们在其上努力地为过往的行动还债，同时提心吊胆地避免欠下新的债务。这就是你们有些人所说的“轮回”。这跟西方的神学大同小异，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你们都被视为卑劣的罪人，来到人世只求变得纯洁，以便升入下个灵性层次。

我在这里讲述的经验则与轮回不同，我称之为宇宙之轮，因为它毫不涉及卑劣、偿债、惩罚或者“净化”。宇宙之轮这种说法只是如实地展现终极实在，相当于你们所说的宇宙学。

它是生命的循环，我有时也称之为大过程。它是个形象的词汇，描绘着事物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本质，以及万事万物之间往复相连的通路——灵魂欢乐地经过这些通路前往永恒。

它是生命的神圣律动，你们通过借由它移动神的能量。

哇，以前没有人用这么简单的言语向我解释过呢！我以为我永远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嗯，你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弄清楚。那是这次对话的目标。所以我很高兴你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实际上，在宇宙之轮上，没有“较低”或者“较高”的地方。那怎么可能呢？它可是轮子啊，又不是梯子。

你说得太好啦。这个比喻很棒，你的理解也很棒。因此，别指责那些你们所谓的低级的、基本的、动物的人类本能，而是要去祝福它们，尊重它们，因为只有通过它们，你们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会让许多人摆脱许多有关性爱的愧疚感。

所以我以前说过，去跟性爱玩吧，去跟生活中的一切玩耍吧！

去混合你们所谓的神圣和亵渎，因为在你们视祭坛为恋爱的终极场所、视卧室为崇拜的终极场所之前，你们根本什么道理都不懂。

你认为“性爱”和神是绝缘的吗？我告诉你吧：我每天晚上都在你们的卧室里！

所以，去吧！去混合你们所谓的高尚和低俗——这样你们才能明白两者其实没有差异，并切身地拥有万物归一的经验。然后你们若是继续进化，你们将会发现，你们自己并没有舍弃性爱，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它。因为生命就是性爱——就是那种神人合一的能量交换。

如果你们明白这个关于性爱的道理，你们将会明白有关生命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的终结——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死亡”。在死亡的时刻，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并非舍弃了生命，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它。

当你们终于明白，神的世界并无分别，也就是说，并没有非神的东西，你们终将能够抛开撒旦这个你们杜撰出来的角色。

假如撒旦存在，他只存在于你们认为你们和我分离的每个观念。你们无法与我分离，因为我就是太极。

男人发明魔鬼，是为了恫吓人们听从他们的操控，威胁人们说，如果不听操纵就会与神分离。遭到神的谴责，被抛进永恒的地狱之火，是他们终极的杀手锏。然而现在你们再也不用害怕。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将会使你们与我分离。

你们与我是一体。假如我就是我，我就是太极，我们就无法不是一体。

那么我为何会谴责自己呢？我如何能够做到呢？倘若我自己是太极，宇宙间并无别的东西存在，我如何能够将我自己和我自己分开呢？

我的目标是进化，不是谴责；是成长，不是死亡；是经验，不是无从经验。我的目标是存在，而非不再存在。

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和你们——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分开。“地狱”无非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获救”是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这个道理。现在你们得救啦。你们再也无须担心“死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Chapter 03

我们能稍微谈谈这个死亡的话题吗？你说过这第三卷将会涉及更高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嗯，我们虽然聊过许多事情，但关于死亡，以及死后的事情，还没有谈到太多。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吧。我们来讲讲死亡吧。

好啊。你想知道什么呢？

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选择让什么事情发生呢？

你是说我们选择什么，就会发生什么吗？

你认为你们死后就不再创造了吗？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问你。

好吧。（其实你是知道答案的，但我明白你已经忘记——这很好。这也在计划之内。）

当你死亡之后，你不会停止创造。这对你来说够清楚吗？

够呀。

很好。

你死后不会停止创造的原因是，你永远不会死。你无法死。因为你就是生命本身。生命不可能不是生命。因此你无法死亡。

所以，在你死亡的刹那间发生的事情是……你继续活着。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曾经“死去”的人并不相信死亡——因为他们并没有经验到死。与此相反，他们觉得（因为他们确实是）生机勃勃。所以他们感到糊涂。

自我可能会看到身体躺在某个地方，蜷缩着，纹丝不动，然而自我突然在上方四处移动。它通常会拥有在房间里飞翔的经验，然后会经验到它同时处于那空间的每个地方。当它渴望占据某个观察点时，它会突然间发现自身已经占据了那个点。

假如灵魂（它就是自我现在的名字）感到奇怪：“咦，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动？”它将会发现它自身就在身体上方回旋，好奇地观察着静止的身体。

假如有人走进房间，灵魂想：“这人是谁呀？”——这时灵魂就会立刻来到这个人面前或者旁边。

因而，灵魂很快学到，它能够去往任何地方——以它的思维的速度。

灵魂充满了极其自由和轻灵的感觉。这个存在体往往要花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跟随每个思维飘浮的状况。

如果这人有子女，并想起这些孩子，灵魂立刻会出现在这些孩子身边，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因而灵魂学到，它不仅能够以思维的速度去往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它还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或者三个地方。或者五个。

它能够同时在这些地方存在、观察和行动，毫不费力，也不会感到混乱。然后它能够“重组”其自身，再次回到一个地方，只要重新集中思维就可以。

灵魂下辈子会记得它这辈子可惜没忆起的道理：所有效果都是思维创造的，现象是意图的结果。

我的意图专注于什么东西，那样东西就会变成我的实在。

正是如此。唯一的区别是你经验到结果的速度。在物质生活中，思维和经验之间可能有间隔。而在灵性的领域，这种间隔是不存在的，结果是即时出现的。

所以刚脱离身体的灵魂学会了非常谨慎地控制他们的思维，因为凡是它们想到的，都会变成它们的经验。

我在这里用“学”这个字不是非常严谨，它只是个惯用语，跟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关系。“忆起”这个词会更加准确。

如果进入身体的灵魂学会像进入灵界的灵魂那样迅捷而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思维，那么它们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

就创造个体的实在而言，思维控制，或者某些人所说的祈祷，就是一切。

祈祷？

思维控制是祈祷的最高形式。因此，请只思考那些好事，那些正义的事。别沉溺在消极和黑暗里。哪怕是在事情显得糟糕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些时候，也请只看到完美，只表达感恩，然后只想象你接下来想要选择的完美现象。

在这种做法中你可以找到安详。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发现和平。在这种意识中你会得到欢乐。

太好啦。这个消息太好啦。谢谢你告诉我。

谢谢你披露它。有时候你比较“干净”。有时候你比较开放——就像刚刚被擦亮的过滤器。它比较“开放”。有更多孔是开放的。

这个比喻很巧妙。

过奖啦。

回到刚才的话题：从身体解脱出来的灵魂很快忆起如何非常谨慎地监视和控制它们的思维，因为凡是它们想到的，都会变成它们的经验。

我在此重申：对于仍寄居在身体中的灵魂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只不过结果通常不是即时出现的。正是这种思维和造物之间的“时间差”——可能是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创造了这样的幻象：事情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不是因你们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幻象，它促使你们忘记你们是事情的起因。

我已经屡次指出，这种遗忘是“事先计划好的”。它是大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若非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无法创造出你们的身份。所以这导致遗忘的幻象是被故意创造出来的效果。

当你离开身体，你将会非常吃惊地发现，你的思维和你的创造之间有着即时的、明显的联系。刚开始你会极其震惊，然后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你开始忆起这个事实：所有经验都是你创造的，而非外界强加于你的。

思维和创造为什么在我们死前会有这样的间隔，而在我们死后则没有呢？

因为你们生活在时间的幻象里。离开身体之后，思维和创造没有间隔，因为你们也离开了时间的范畴。

换句话说，正如你经常说的，时间是不存在的。

跟你的理解有点不同。“时间”这种现象其实跟视角密切相关。

当我们在身体里面，时间为什么会存在呢？

这是你们造成的，因为你们采用的是此刻的视角。你们把这种视角当作工具，用来更完整地探索和检测你们的经验，将这些经验划分成独立的碎片，而非单一的事件。

生活是单一的事件，是此时正在宇宙间发生的事件。它已全部发生。在每个地方发生。

除了此刻，别无“时间”；除了此地，别无“空间”。

此时此地即是太极。

然而你选择了全面地、仔细地经验此时此地的辉煌，想要在此时此地经验你的神圣自我是现实的创造者。只有两种方法——两个经验的场域——可以实现你的心愿。那就是时间和空间。

这个思维是如此美妙，乃至你们快乐得爆炸了！

在这种快乐的爆炸中，空间在你的各部分之间被创造出来，从你的这部分去往那部分所需的时间也被创造出来。

你就这样将自己撕裂，以便能看到你的各块碎片。可以这么说，在你非常快乐的时候，你“摔成了许多碎片”。

自那以后，你就不停地在拼凑那些碎片。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不停地拼凑这些碎片，想要看看到底能拼成什么样。

正是利用这种叫做时间的设备，你才有办法分离那些碎片，将不可分割的东西分开，从而在你创造它的过程中，更加完整地去看清楚它，经验它。

甚至当你用显微镜观察某个固体物品时，你会看到它根本不是固体，其实是上百万种形态的聚合体——许多不同的形态同时存在，从而创造出这种较大的固体形态。与此雷同的是，你把时间当作灵魂的显微镜。

想想这个有关岩石的寓言。

从前有块岩石，它内部有无数的原子、中子、质子和各种亚原子粒子。这些粒子以某种模式不断地运动着，每颗粒子由“此”到“彼”，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然而尽管这些粒子的来去非常迅速，岩石本身却显得根本不动。它安然自得。它躺在那里吸饮着阳光，沐浴着雨水，纹丝不动。

“我内部是什么在动呀？”岩石问。

“就是你啊，”有个遥远的声音说。

“我？”岩石回应说，“怎么会呢，不可能的啊。我根本就没有动。这是谁都能看到的。”

“是的，从远处看是这样，”那声音表示赞同，“从这里望过去，你确实显得坚固、静止，没有在动。但假如我走近，假如我在很近的距离观察实际情况，我就会看到组成你的身份的每样东西都在移动。它们的时间和空间中以某种使你成为‘岩石’的模式运动着，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呢，你就像魔法师！你既是运动着的，同时也是不动的。”

“可是，”岩石问，“既然如此，哪种才是幻象呢？岩石的浑然一体、静止不动，或是其组成部分的彼此分离、运动不息？”

那声音回答说：“那么，哪个才是幻象呢？神的浑然一体、静止不动，或者其组成部分的彼此分离、运动不息？”

我告诉你吧，我要在这块岩石之上建造我的教堂。因为这是亘古不变的岩石。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永恒真相。我在此通过这个小故事向你们所有人解释它。这就是宇宙学。

生活是一系列细微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运动。这些运动完全不影响太极的不动性和本体性。然而，如同岩石里的原子，正是这种运动在你眼前创造出静止。

从我所处的位置来看，分离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存在，因为宇宙间唯有太极，并无其他东西。我就是那不动的动者。

从你观察太极的有限视角来看，你看到你们是分离的、相隔的，并非不动的存在体，而是许许多多不断地运动的存在体。

这两种观察都是准确的。这两种实在都是“真实”的。

当我“死亡”，我根本没有死，而只是对整个宇宙有了觉悟，明白宇宙里没有“时间”和“空间”，此时和彼刻，从前和以后。

正是如此。你弄懂啦。

我来看看能否由我向你陈述这个道理。看看我是否能把它说清楚。

好啊。

从宏观的角度看，分离是不存在的；从“远处”看，每样事物的所有粒子只以整体的面貌出现。

假如你看着脚下的岩石，你会看到那块岩石，它就在那里，显得很完整。然而只要你把岩石放到你的觉悟里，哪怕只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你就会发现岩石内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那块岩石的粒子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运动。这些粒子在干什么呢？它们正在赋予岩石以当前的形状。

当你看着岩石时，你并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哪怕你能够概念化地理解这个过程，你也只能看到“现在”的形状。岩石并没有正在变成岩石，它现在就是岩石，就在此地——就在此时。

然而，假如你是岩石内部某颗微粒子的意识，你将会经验到你自己正在以疯狂的速度运动，起初是在“这里”，然后是在“那里”。假如岩石之外有个声音告诉你：“这是同时发生的呀。”你会认为那是谰语或者谎言。

反过来说，假如从远离岩石的视角看，那种认为岩石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分离、并以疯狂的速度在运动的说法，也会被认为是谎言。从远处能看见近处不可能看到的景象——所有部分组成一体，所有运动并没有移动任何东西。

你明白啦。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说的话是准确的，生活确实无非是视角的问题。如果你接下来还明白这个真相，你将能够理解神的宏观实在。你将会揭开整个宇宙的秘密：宇宙的所有部分是相同的东西。

宇宙是神的身体中的一个分子！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这种宏观实在，就是我们在所谓的“死亡”之后有意识地回归的地方吧？

是的。不过即使是你们回归的宏观实在，也无非是更大的宏观实在中的微观实在而已，而这种更大的宏观实在，又是某个更大的实在的组成部分——以此类推，直至无穷无尽。

我们是神（也就是“存在者”），不断地创造着我们的自我，不断地变成我们现在的本质……直到我们不再是现在的我们，而是变成了别的东西。

哪怕是岩石，也不会永远是岩石，而仅仅是“似乎永远”是岩石而已。它固化成岩石的过程经过了成千上万年。它曾经是别的东西，将来也会再次变成别的东西。

对你来说，情况亦是如此。从前的“你”并非现在的你。当时你是别的东西。而今天，当你光芒四射地站在这里，你实际上又“再次变成别的东西”。

哇，这太惊人啦。说真的，这绝对让人吃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你揭示了整个宇宙的奥秘，用我能够理解的平白词语说出来。这真是惊人啊。

嗯，谢谢你。你这么说我很感激。你过奖啦。

你说得真他妈的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对不起。

我跟你开玩笑的啦。让气氛轻松一点。闹着玩的。实际上我是不可能被“冒犯”的。然而你们人类却往往觉得我会被冒犯。

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但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我想我刚刚明白了某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你解释了这么多，是因为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身体里面，时间为什么会存在呢？当灵魂离开身体，时间为什么不再存在呢？”你的意思好像是说，“时间”其实和视角有关，它既不“存在”，也

不会“不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当灵魂改变了它的视角，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到终极实在。

这确实是我表达的意思！你领会到啦！

你刚才还讲述了更大的道理：在宏观的实在中，灵魂清楚地意识到思维和创造之间、人们的观念和经验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是的——在宏观的层面，那就像同时看到岩石和看到岩石内部的运动。原子运动和它创造出来的岩石的外表之间并没有“时间”。岩石存在着，哪怕原子正在运动。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原子正在运动，岩石才能存在。这种起因和效果是同步的。原子的运动和岩石的存在是同时发生的。

这就是灵魂在你们所谓的“死亡”时明白的道理。它只是改变了视角。你看到的越多，理解的就越多。

死亡之后，你不再被局限于你的理解之中。你看到岩石，也看到岩石内部的情况。你将会看着现在让你大惑不解的生活问题，然后说：“原来如此。”对生活你将会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将会有新的谜团让你沉思。在你随着宇宙之轮转动的过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实在——越来越大的真相。

不过呢，如果你忆起这个真相（你的视角创造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创造一切），如果你能够在离开身体之前而不是之后忆起它，你的整个人生将会改变。

控制思维的办法就是改变视角。

正是如此。采用不同的视角，你将会对一切有全新的看法。这样你就能学会控制你的思维，而在创造你的经验的过程中，控制思维是最为关键的。

有些人将这种办法称为专注的祈祷。

你以前有说过，但我从来没想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祈祷。

你何不尝试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呢？假如你认为控制和引导你的思维是最高形式的祈祷，那么你将会只思考美好和正义的事情。你将不会有挥之不去的负面和阴暗想法，即使你有可能被不幸和黑暗包围。在处境显得凄惨的时刻——也许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你将会

只看到完美。

你总是反反复复地这么说。

我是在给你工具。用这些工具，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我重复的是最重要的工具。我再三再四地重提这些工具，是因为重复能够催生重视，能够让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再次认识”它们。

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已经、正在、将要发生的事情——无不是你内心关于你的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的各种思维、选择和决定于外在物质世界的显露。因此，别谴责生活中那些你不赞同的现象，而是要努力去改变它们，以及那些使它们得以存在的条件。

直视黑暗吧，然而别诅咒它。而是成为照耀黑暗的光明，从而改变它。让你的光芒在世人面前闪耀，以便那些站在黑暗中的人能被你的光辉照亮，这样你们所有人终将看到你们的真实身份。

成为光明的使者吧。因为你的光芒不仅能够照亮你自己的道路。它也可以成为真正照亮世界的光芒。

辉煌吧，照耀吧！光芒四射吧！这样的话，最黑暗的时刻将会变成你最美好的礼物。当你得到礼物之后，你也可以送给别人礼物，馈赠给他们难以言语的珍宝：他们的自我。

让这成为你的任务，让这成为你最大的欢乐：让别人找到他们的自我。哪怕是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分。尤其是在那样的时分。

这个世界等待着你。治愈它吧。现在就去治愈它，从你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能做的有很多很多。

因为我的羊群迷路了，它们必须被找到。你来当优秀的牧者吧，去引领它们回到我身边。

Chapter 04

谢谢你。谢谢你的召唤和你布置的任务。谢谢你将目标树立在我面前。谢谢你。因为你总是向我指出你知道我真正想要前往的方向。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这是我深爱 and 祝福这次对话的原因。因为正是在和你对话的过程中，我才找到了我内在的神性，并开始看见其他人的内在神性。

我亲爱的孩子，天堂因你这么说而欢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来找你，也将会去找每个呼唤我的人。哪怕是现在，我也来到那些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人身边。因为这次对话不仅是因你个人而发生的。它是要给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看的。它会准确地在人们需要它的时候落到每个人手里，有时候是以最为神奇的方式。它会在人们生活中最为合适的时刻，让他们领略到曾经寻找的智慧。

这就是此处正在发生的奇迹：你们每个人自己造成了这种结果。“好像”是别人把这本书送给你，引领你进入这次交谈，为你打开这本对话录，然而，将你带到这里的，其实是你自己。

所以现在让我们共同来探索那些仍在你心里盘旋的问题吧。

我们可以继续谈谈死后的生活吗？你刚才讲解了灵魂在死亡之后遇到的情况，我想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谈这个话题，直到你的渴望得到满足。

我原来说过，凡是发生的事，必是你想要它发生的。我是说真的。你创造你自己的实在，不仅当你在身体里面时如此，当你远离身体时也是如此。

起初你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你可能不会有意识地创造你的实在。于是你的经验将会被如下两种别的能量之一创造出来：你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思维，或者集体意识。

只要你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思维比集体意识更加强大，它们就会在你的经验中变成实在。只要集体意识得到接受、吸收和内化，它就会在你的经验中变成实在。

这跟你在当前的生活中创造出你所谓的实在的原理是相同的。

在生活中，你总是面临着三种选择：

1. 你可以容许你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思维去创造此刻。
2. 你可以容许你的创造性意识去创造此刻。
3. 你可以容许集体意识去创造此刻。

悖谬的事情出现了：

在目前的生活里，你发现有意识地将你个人的觉悟作为创造的起点是很困难的，实际上，你常常认为，从你周围的情况来看，你个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所以你屈服于集体意识，不管这么做对你是否有益。

你死后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从你周围的情况来看（你可能会不敢相信那种情况是真的），屈服于集体意识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你会倾向于坚持你自己的各种信念，不管它们对你是否有益。

我愿意告诉你这个道理：当你被低级的意识包围时，坚持你个人的信念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而当你被高级的意识包围时，屈服会让你得到更大的好处。

因此，寻找那些拥有高级意识的生灵是很明智的做法。朋辈的重要，是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的。

在你所谓的死亡之后，你就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了，因为具有高级意识的生灵——以及高级意识本身——会立即自动将你包围。

尽管如此，你也许并不知道你正处于如此美好的包围之中，你也许不能马上理解。因此，到时你也许会认为那些事情是你的“遭遇”，你不过是碰巧撞上好运气而已。实际上，你经验到的是你死亡时的意识。

你们都对死亡有所设想，哪怕有些人并不自知。你毕生都在思考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死”时，那些想法会统统显露，你将会在突然间意识到你曾有过的想法。你最终经验到的，将是你生前最狂热地持有的想法。

那么人就有可能下地狱！如果有人终生相信地狱是肯定存在的，神将会审判“活着的和死去的”，神将会区分“麦粒与糠秕”、“绵羊和山羊”，而且由于他们做了那么多冒犯神的坏事，他们肯定要“下地狱”，那么他们就会下地狱！他们将会遭到永恒的责罚之火的炙烤！他们怎么逃得掉呢？你在这套对话录中反复地说地狱并不存在。然而你也说，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在，我们有能力根据我们的想法创造任何实在。所以地狱之火和神之诅咒对那些相信其存在的人而言确实是存

在的。

终极实在中除了太极别无所。你说的没错，你们确实可以创造出任何你们选择的次级实在——包括你刚刚描绘的那种地狱经验。我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说过你们无法经验到地狱；我说的是地狱并不存在。你们经验的东西绝大多数是不存在的，然而你们还是经验到了。

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我有个朋友名叫巴尼特·贝因，他刚拍了一部有关这个题材的电影。真的，正好是关于这个题材的。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间是1998年8月7日。这本对话录记载的谈话发生在两年前，我在这中间插入了这段话。我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但就在把校样送给出版社之前，我重读了最后一遍，我发现：慢着！罗宾·威廉姆斯刚拍了电影，它的内容跟我们在这里讲的完全相同。那部电影叫做《美梦成真》，它展现的故事和你刚才说的非常相似。

我知道那部电影。

真的吗？神也看电影啊？

神还拍电影呢。

哇！

真的。你没看过《哦，上帝》吗？

嗯，看过的，但是……

什么？你认为神只会写书吗？

这么说，罗宾·威廉姆斯那部电影确实是真的了？我是说，实际上确实是那样的？

不是。没有哪本书、哪部电影或者哪个人对神的解释是确凿无误的。

连《圣经》也不是吗？《圣经》不是确凿无误的吗？

不是的。我想这你早知道了。

嗯，那么这本书呢？这本书肯定是确凿无误的！

不是的。我不想对你这么说，但这本书是经过你个人的过滤而出现

的。我愿意认可你的滤网比较薄，比较好。你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过滤器。但你始终是个过滤器。

这我知道。我只是想在这里重申一下，因为有些人把这类书或者《美梦成真》那类电影当作确凿无误的真相。我希望他们不要再那么认为啦。

那部电影的作者和制片人通过不完美的过滤器披露了某些巨大的真相。他们想要指明的是，你在死后经验到的东西，正是你生前预期和选择要经验的。他们非常有效地阐述了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言归正传了吧？

可以啊。我想知道的疑问，跟我看那部电影时想知道的疑问是相同的。假如并没有地狱，可是我却经验到地狱，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只要你停留在你创造的实在之中，那就没有任何不同。可是你不会永远创造这样的实在。有些人经验地狱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纳秒”。因此，哪怕是在你自己的想象中，哪怕是在这样私密的领域，你也不会永远经验到一个悲伤或痛苦的地方。

假如我毕生相信确实有这样的地方，而且我的所作所为会让我去往那里，有什么能够让我不会永远创造这样的地方呢？

你的知识和领悟。

于现在的生活中，你根据你对上一刻的新领悟，创造出你的下一刻；同样道理，在你所谓的死亡之后，你将会根据你对旧时刻的认识和领悟，去创造新的时刻。

到时你将会非常快地认识和领悟这个道理：你永远可以选择你希望得到的经验。这是因为，在死亡之后，结果是即时出现的，你不可能不懂你的思维和那些思维创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

你将会明白，你的实在就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经验是快乐的，而有些人的经验是可怕的；为什么有些人的经验非常复杂，有些人的经验近乎空白；以及为什么有关死后发生的事情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从充满安乐和爱的濒死经验中回来，再也不害怕死亡；而有些人回来之后显得非常害怕，他们显然遇到了黑暗和邪恶的力量。

灵魂呼应和重新创造精神最强大的暗示，在它的经验中将其制造出来。

有些灵魂会在那种经验中停留一段时间，让它变得非常真实——甚至当它们进入身体里面时，仍停留在那种经验之中；不过这种经验是虚幻的，也是短暂的。有些灵魂很快做出调整，看清那种经验的本质，开始构想新的思维，并立刻进入新的经验。

你是说死后的情况不尽相同吗？在我们自己的精神之外，永恒的真相并不存在吗？当我们死亡并进入下一个实在之后，我们会继续创造各种神话传说和似是而非的经验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束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识真相？

当你们选择认识的时候。这是罗宾·威廉姆斯的电影揭示的道理，也是我们在这里揭示的道理。有些人只渴望认识太极的永恒真相、理解伟大的秘密、经验最高的实在，这些人将会如愿以偿。

是的，最大的真相唯有一个，终极的实在也只有一个。但你永远得到你选择的，这与终极的实在无关——原因恰恰在于，终极的真相就是：你是神圣的生灵，一边经验你的实在，一边用神圣的方式创造着它。

然而要是你想要停止创造你自己的实在，开始理解和经验更伟大、更和谐的实在，你随时都有机会可以那么做。

有些人在“死亡”时做出这种选择，拥有这种欲望，愿意这么去做，也认识这个道理，他们会立刻拥有合一的经验。其他人则只在他们有这种欲望的时候才进入合一的经验。

当灵魂在身体之内时，情况与此完全相同。

这无非是欲望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你的创造，最终取决于你对那不可创造的事物的创造；也就是说，取决于你对那些已被创造出来的事物的经验。

这就是被创造的创造者。这就是不动的动者。这就是起始与终点，从前和以后，万物的无时间属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神。

我不会抛弃你，然而我也不会将我的自我强加于你。我从未这么做过，也将永远不会这么做。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回来找我。无论你是你处于身体之内的现在，抑或你离开身体之后的将来。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回到丧失自我、天人合一的经验。只要你选择，你还

随时可以重新创造你对你的自我的经验。

你可以随意经验太极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你可以经验微观实在或宏观实在。

我可以经验粒子或者岩石。

是的。很好。你弄懂啦。

当你寄生于人类的身体，你经验到的是整体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微观实在的一部分（不过它绝对不是最小的部分）。当你寄居于身体之外的地方（有些人称之为“灵界”），由于视角的突变，你的能力得以增大。到时你将会突然认识所有事物，能够成为所有事物。你将会拥有宏观实在的事物观，这让你能够明白你现在无法理解的道理。

你将会明白的道理之一是，仍有更大的宏观实在。也就是说，你将会突然清楚地知道，太极甚至比你到时经验的实在还要宏大。这将会让你立刻充满敬畏和期待，惊奇和高兴，欢乐和振奋，因为到时你将会认识和理解我认识 and 理解的道理：这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将来我能达到真正智慧的境界吗？

在你“死亡”之后，你可以选择解答你曾有过的每个疑问——然后向你自己提出你以前做梦也没想到的新问题。你可以选择与太极合一的经验。你将有机会决定接下去你想要获得什么身份，去做什么事情，拥有什么东西。

你会选择回到你最近的身体之中吗？你会选择再次以人类的形式经验生活，但换一种性别吗？

你会选择停留在你所处的“灵界”，停留在你到时经验着的层次吗？你会选择继续推进你的认识和经验吗？你会选择彻底地“失去你的身份”，融入一体吗？

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呢？

这永远是我问你的问题。这永远是宇宙的质询。因为宇宙只会实现你最迫切的愿望，满足你最强烈的欲望。实际上，它每时每刻都在这么做。你和我的区别就在于，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我意识到了。

告诉我吧.....有人说，在我死后，我的亲朋好友将会和我见面，帮助我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吗？我会跟“那些先走的人”团聚吗？我们可以共同度过永恒吗？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会选择让这些事情发生吗？是的话它们就会发生。

好吧，这下我糊涂了。你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自由意志，而且这种自由意志甚至会延续到我们死后吗？

是的，这是我的意思。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的亲人的自由意志必定和我的一致，他们的想法和欲望必定跟我拥有的相同，否则当我死后，他们就不会在那里等我。此外，要是我想要跟他们永远地相处，而他们有一两位想要离开，那会怎么样呢？也许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有人想要上升到越来越高的层次，进入那种重归于太极的合一经验。那会怎么样呢？

宇宙间没有矛盾。有些事情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并不。假如你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况出现（顺便说一句，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你们双方的选择都能够实现。

真的啊？

真的。

我能问怎么可能吗？

能啊。

好吧。怎么.....

你对神是怎么想的呢？你认为我存在于一个地方，并且只在一个地方吗？

没有啦。我认为你同时存在于所有地方。我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

嗯。你说对了。没有我不在的地方。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想能吧。

很好。那你为什么认为你不能呢？

因为你是神啊，我只是凡人。

我明白啦。原来我们还停留在“只是凡人”这个问题上……

好吧，好吧……为了便于讨论，我就假设我也是神——或者至少是被用与神相同的材料制造出来的。那么你是说，我也能够同时处于所有地方吗？

这完全取决于意识想要在它的实在中选择什么。在你所谓的“灵界”，凡是你想象得到的，你都能经验得到。喏，假如你想要经验到你自己的一个灵魂，在某个“时间”处于一个地方，你可以做得到。然而假如你希望你的灵体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在某个“时间”处于一个以上的地方，你也可以做得到。这是因为，“时间”和“地方”实际上都只有一个，而你永远处在其中。因此你可以随意经验其中的任何部分，或者几个部分，这随你选择。

如果我想要我的亲人陪着我，但他们有人想要在其他地方成为“整体的部分”，那又怎么说呢？

你和你的亲人想要的东西并不相同，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你和我，你的亲人和我，以及我们所有人，其实是一体，是相同的。

你对某样东西的渴望，就是我对某样东西的渴望，因为你其实就是我，将欲望变成经验的我。因此，你渴望什么，我就渴望什么。

你的亲人和我也是一体而相同的。因此，凡是我渴望的，必是他们渴望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你所渴望的，也正是你的亲人所渴望的。

在地球上，你们所有人确实也渴望相同的东西。你们渴望和平。你们渴望繁荣。你们渴望欢乐。你们渴望圆满。你们渴望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自我展现。你们渴望生活有爱，身体健康。你们所有人渴望相同的东西。

你认为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生活的原理。我现在就来向你解释。

地球和你们所谓的灵界的唯一区别是，在地球上，当你们所有人渴望相同的东西时，你们对怎样得到这种东西有各不相同的想法。所以你们朝不同的方向出发，去寻找相同的东西！

正是因为你们拥有的观念不尽相同，你们得到的结果才会不尽相同。这些观念可以被称为诱发思维。这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是的，你在第一卷说过。

有个观念是你们许多人共同拥有的，它就是匮乏的观念。你们许多人认为，你们最核心的生活问题就是不够。什么东西都不够。

爱不够深，钱不够多，食物不够美味，衣服不够华丽，住房不够宽敞，时间不够充足，美妙的想法不够多，当然，你也不够多，有太多的事情让你无法分身。

这种诱发思维促使你们采用各种各样的策略和计谋，去获取那些你们认为“不够”的东西。只要你们清楚你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已足够，你们就会立刻放弃这些手段。

在你们所谓的“天堂”，这种“不够”的意识将会消失，因为你们到时明白，你们和你们渴望的任何东西之间都不是分离的。

你会明白甚至连你也有足够多。你会明白，你能够在任何“时间”处于一个以上的地方，这样你就无需想要你的兄弟想要的东西，无需选择你的姐妹选择的東西。如果他们希望在死亡时有你陪着，想到你这个念头就能够召唤你到他们身边——你没有理由不飞奔过去，因为你去往那里，不会对你可能正在做的其他事情造成任何影响。

这种没有理由说不的状态就是我一直所处的状态。

你以前听说过“神从说不”这句话，这句话是真的。

我永远会把你渴望的东西送给你。自有时伊始，我一直这么做。

你真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把人们渴望的东西送给他们吗？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是这样的。

你的生活是你的欲望的反映，也是你相信你能够实现的欲望的反映。我无法把你相信你能拥有的东西给你——无论你对它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因为我不会违背你自己关于这样东西的想法。我不会那么做。这是规律。

相信你无法拥有某样东西，等于并不渴望拥有它，因为这两者产生的结果是相同的。

但在地球上我们拥有不了我们渴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能同时处于两个地方。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是我们渴望但无法得到的，因为在地

球上我们所有人受到很大的约束。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所以对你来说，实情确实如此，因为下面这个道理永远是真实的：你永远会得到你相信你会得到的经验。

因而，如果你说你无法同时处于两个地方，那么你就做不到。但如果你说你能够以思维的速度去往任何地方，甚至能够随时在不止一个地方现身，那么你也许能够做得到。

喏，你知道吗，你说到这里我就不懂啦。我想要相信这些信息的直接来源是神——但当你说起类似的事情时，我内心就非常纠结，因为我就是无法相信。我的意思是说，我反正不认为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人类经验从来不曾证明这些东西。

恰恰相反。所有宗教的圣徒和圣人都曾被传做过这两件事情。这需要非常坚定的信仰吗？坚定得异乎寻常的信仰？每一千年才有一个人能拥有的信仰？是的。这意味着那是不可能的吗？不是的。

我如何能创造那种信仰呢？我如何能够达到那种信仰层次？

你无法达到那里。你只能够在那里。我并不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我是说真的。这种信仰——我称之为彻底的认识——并非某种你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東西。实际上，假如你试图获得它，你就无法拥有它。它是某种你只能处在其中的状态。你只能处于这种认识中。你就是这种存在状态。

这样的存在状态来自完全的觉悟。它只能来自完全的觉悟。如果你正在寻求变得觉悟，那么你就不可能处于那种状态之中。

这好像身高四英尺九英寸的你试图进入身高六英尺的“状态”。你不可能处于六英尺高的状态。你只可能处在你本身的“状态”——四英尺九英寸。当你长高到六英尺时，你就能处于六英尺高的“状态”。等到你的身高有六英尺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各种六英尺高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等到你处在完全觉悟的状态之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各种处于完全觉悟的状态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因为，别“试图相信”你能够做这些事情。而是要试图进入完全觉悟的状态。然后再也无须信仰。彻底的认识将会展现它的各种奇迹。

我曾在打坐冥思的时候经验到天人合一和完全的觉悟。那种感觉非常美好，让人欣喜若狂。自那以后，我就不停地尝试再次拥有那种经验。我打坐，试图再次拥有完全的觉悟。可惜我再也没有过啦。原因

就是这个，对吧？你刚才对我说，只要我寻找着某样东西，我就无法得到它，因为我的寻找行为本身正好宣布了我现在尚未拥有它。你在这次对话中始终想要教给我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现在你懂啦。你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了。这是我们在我们这里不断地转圈的原因。这是我们总是旧话重提的原因。重复三次、四次，也许五次，你就能够领会。

好吧，我很高兴我提出了质疑，因为这是个危险的话题，这种“你能够同时处于两个地方”或“你能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说法。这种说法会促使人们从帝国大厦楼顶跳下来，同时高声喊着“我是神！看我啊！我会飞”！

你最好先处于完全觉悟的状态才去这么做。如果你不得不通过向别人证明你是神来证明你自己是神，那么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就是神，而这种“不知道”将会在你的实在中证明其自身。简单来说，你将会摔得粉身碎骨。

神从不向任何人证明它是神，因为神不需要这么做。神就是神，仅此而已。那些知道他们自己与神合一，或者内心经验到神的人，并不需要也从不会证明给任何人，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看。

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嘲弄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呀！”——那个叫做耶稣的人什么也没有做。

然而三天之后，他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在没有目击者、没有人群、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做了某件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这世界迄今仍在谈论那件事。

正是在这个奇迹中，你们获得了拯救，因为你们看到了真相，不仅是耶稣的真相，还有关于你们的身份的真相，你们因之有可能从关于你们自己的谎言中被拯救出来——那个谎言是别人告诉你们的，你们却把它当作真相。

神建议你们永远要对你们自己持有最高级的想法。

你们地球上有些人已经展现出许多高级的想法，包括使物品出现或消失，让他们自身出现或消失，甚至“长生不老”，或者死而复生——所有这些，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他们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无比清楚地知道事物的本质和功能。

虽然从前每当有地球人做过这些事情，你们就会将这些事件称为奇

迹，将那些人封为圣徒和救世主，但他们并不比你们更有资格当圣徒和救世主。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是圣徒和救世主。这正是他们带给世人的信息。

我怎能相信呢？我想要衷心地相信你说的这个道理，但我做不到。反正就是做不到。

你无法相信它。你只能认识它。

我怎样才能认识它呢？我怎能达到那个境界呢？

凡是你为自己选择的，将其送给别人。假如你无法达到那个境界，去帮助别人达到吧。告诉别人他们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为之赞扬他们。为之尊敬他们。

这就是巫师的价值所在。巫师的重要作用就在这里。在中国，“巫师”这个词附有许多负面能量。它几乎变成了贬义词。“巫师”简直是江湖骗子的同义词。信奉巫师被视为放弃自己的力量。

尊敬巫师并不等于放弃你们的力量。它会给你们带来力量。因为当你们尊敬巫师，当你们赞扬你们的宗师，你们的意思无非是：“我在你身上看到啦。”既然你们能够从别人身上看到，你们也就能从自己身上看到。这是身外的证据，证明了你们身内的实在。这是外在的依据，证明了你们内在的真相。你们的存在的真相。

这个真相正通过你，由你写下的这些书籍披露出来。

我并不认为这些书是我写的。在我看来，作者是你，神，我只是誊抄员。

神确实是作者……你也是。你写和我写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你若是认为有区别，就将无法理解这次撰写本身的意义。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领略这种教诲。所以我给你们派来新的导师，更多的导师，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以往那些导师是相同的。

我明白你为何不愿将这种教诲视为你自己的个人真相。你要是到处宣称这些文字是你与神合一、甚或是成为神的一部分时说出或写下的，你担心世人将会怎么看待你。

人们将会随意抨击我啊。这我是非常清楚的：我不配成为我在所有这些书里面透露的信息的接受者。我不觉得我有资格成为这个真相的传播者。这第三本书还没写完，然而甚至在它出版之前我就已知道，由

于我犯过那么多错误，做过那么多自私的事情，在世上所有人里面，我是最没有资格披露这个美妙的真相的。

然而这也许正是《与神对话》三部曲最伟大的信息所在：神不回避任何人，而是跟每个人说话，哪怕我们之中最没有资格的人。因为神既然愿意和我说话，他肯定愿意直接跟每个寻求真相的人说话，无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成人是孩童。

因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我们没有人会糟糕到让神唾弃，也没有人会罪大恶极到让神转身而去。

你相信吗？你刚刚写下的这些话，你真的相信吗？

是的。

那就这样吧，你若相信，实情就是如此。

然而我要告诉你这个道理。你是有资格的。其他每个人也都有。没资格是人类受到的所有指控中最严重的。你们用过去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我用的则是未来。

未来，未来，永远是未来！你的生活在于未来，不在于过去。你的真相也在于未来，不在于过去。

和你将要做的事情相比，你已经做过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和你将要创造的东西相比，你曾经犯下的错误是不值一提的。

我原谅你那些错误。所有的错误。我原谅你那些错位的情欲。所有错位的情欲。我原谅你那些荒唐的观念、谬误的理解、伤人的行为、自私的决定。所有这些。

其他人也许不会原谅你，但我会。其他人也许不会让你摆脱愧疚，但我会。其他人也许不会让你忘记，不会让你前进、获得新的生活，但我会。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从前的你，而是，永远是，现在的你。

罪人能够在瞬间变成圣徒。在刹那间。在一念之间。

实际上，“罪人”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会被得罪——我就更加不会啦。所以我说我“原谅”你。我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便于你理解。

实际上，我不会为任何事原谅你，永远不会。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没

有什么需要原谅的。但我可以让你得到解脱。我正在这么做。现在。再次让你解脱。从前我也常常通过其他许多导师的训示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没听说过这些训示呢？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你这个最伟大的承诺呢？

因为你们不相信神的善良。没问题，那就别相信我的善良。改成相信简单的逻辑吧。

我不需要原谅你们的原因是，你们无法冒犯我，我也不可能受伤害或者被摧毁。然而你们居然幻想你们能够冒犯、甚至伤害我。这是多么离谱的想象啊！这真是痴心妄想！

你们无法伤害我，我也不可能受伤。因为我是金刚不坏之身。那不会受伤的，必定不会也不愿去伤害别人。

真相是，我从不谴责，也不施罚，更不需要想方设法去复仇；现在你懂得这个真相的逻辑啦。我没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我从来不曾也不可能遭到任何方式的冒犯、破坏或者伤害。

情况对你而言亦是如此。对其他人亦是如此——可惜你们所有人都认为你们可以而且曾经受伤害或被摧毁。

因为你们幻想出伤害，所以你们要求报复。因为你们经验到痛苦，所以你们需要别人经验痛苦，以此来弥补你们自己的痛苦。然而你们有什么正当理由来为导致别人痛苦辩护呢？因为（你们想象）别人曾经伤害了你们，你们就觉得反过来伤害别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你们说有些事情是人不能对同类做的，但只要你们觉得有理由，你们就可以去做那些事情吗？

这是丧心病狂。而你们并没有看出来的是，在这种丧心病狂之中，所有导致别人痛苦的人，都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情合理的。结合人们所追求和渴望的东西来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采取的所有行动是正确的行动。

按照你的定义，他们追求和渴望的东西是错误的。但根据他们的定义，那并不是错误的。你也许不认可他们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神学理论，也不赞同他们的决定、选择和行动……但从他们的价值观出发，他们认可这些。

你们说他们的价值观是“错”的。但谁会说你们的价值观是“对”的？只有你们。你们的价值观是“对”的，因为你们说它是对的。假如你们坚

持这么说的话，那倒也无妨，可是你们自己不断地改变你们关于“对”和“错”的看法。你们作为个人这么做，你们作为整个社会也这么做。

你们社会几十年前认为“对”的东西，现在被你们认为是“错”的。不久之前你认为“错”的东西，现在你称之为“对”。谁能分得清呢？没有固定标准的话，谁说得准呢？

然而我们却敢于大言不惭地彼此审判。我们敢于谴责，因为有些人来不及弄清楚我们那些不停地变化着的是非标准。哇，我们真是有本事呀。我们居然连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也没法确定。

这不是问题。不断地改变你们关于“对”和“错”的观念并非问题所在。你们必须改变这些观念，否则你们就不会成长。改变是进化的后果。

不，问题不在于你们发生了变化，也不在于你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你们许多人坚持认为你们现在拥有的价值观是正确而完美的，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你们有些人因而变得自以为是和自大自负。

坚持你的信念，假如那样对你有益的话。牢牢地坚持。别动摇。因为你关于“对”和“错”的观念是你对你的身份所下的定义。然而别要求其他人根据你的标准来定义他们自己。别深深地“沉溺”在你当前的信念和习惯当中，以免你阻挡了进化的过程本身。

实际上，你就算想阻挡，也阻挡不了，因为不管有没有你，生活总是要前进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相同的，也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不变意味着不动。而不动意味着死亡。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移动的。哪怕是岩石，也充满了运动。所有事物都在动。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动的。因此，正因为这个运动的事实，没有哪样事物在此刻和下一刻是相同的。一样都没有。

保持不变，或者试图这么做，是违反生活规律的。这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在这种斗争中，获胜的永远是生活。

所以改变吧！是的，改变吧！改变你关于“对”和“错”的观念。改变你关于这个和那个的看法。改变你的思维结构和固有观点，改变你的世界观和各种理论。

要允许你那些最深的真相被改变。你们要亲自去改变它们，这对你们有好处。我是说真的。亲手改变它们会给你们带来好处。因为你们若

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看法，那就意味着正在成长。你们若对事实有了新的看法，那就意味着你们的进化正在加快。你们若对世间万事万物有了新的看法，那就意味着谜团终于得到破解，情节终于完全展开，而故事也将告结束。然后你们就能够开始新的故事，更美好的故事。

你们若是对整个宇宙有了新的看法，你们就会开始感到兴奋，就会开始创造，你们内心的神性就会显露，并被彻底地实现。

无论你们认为事物原来是多么美好，它们都能够更加美好。无论你们认为你们的神学理论、意识形态和宇宙理论多么美妙，它们完全可以变得更加美妙。因为“天上人间的事，比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多得多”。

所以要开放。要有开放的头脑。别因为旧的真相让你感到自在，就拒绝接受新的真相。生活从你们的自在地带结束处开始。

然而别急于审判别人。而是要努力避免进行审判，因为别人的“错”，是你们昔日的“对”；别人的错误行为，你们从前也曾做过，只是现在改正了；别人那些“伤人”、“有害”、“自私”、“不可原谅”的选择和决定，你们许多人自己也曾有过。

你们若是觉得“简直无法想象”别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就会忘记你们以前是从哪里来的，也会忘记你们和其他人将会走向哪里。

你们当中有人认为是邪恶的，是低贱和罪无可赦的，我想对这些人说：你们没有人会永远地迷路，将来肯定不会迷路。因为你们所有人、全部人都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你们所有人、全部人都在进化的经验中运动。

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通过你们在做的事情。

Chapter 05

我想起小时候学到的一段祈祷文。“主啊，我是低贱的，不配邀请你到我家里来。然而您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够治愈我的灵魂。”你刚才说了许多话，我觉得我痊愈啦。我不再觉得我很低贱。你有办法让我觉得我是高贵的。如果我能送给全人类一份礼物，我希望是你的办法。

你已经通过这部对话录，将那份礼物送给他们啦。

我希望等到这次对话结束之后，我还能继续把那份礼物送出去。

这次对话永远不会结束。

好吧，那就等到这三部曲完成之后吧。

到时你会有很多派送礼物的办法。

听你这么讲，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的灵魂渴望将这份礼物送出去。我们所有人都有礼物可以送人。我希望这是我的礼物。

那么你就把它送出去呀。努力让每个你接触的人感到高贵。让每个人明白他们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所在，领略他们的身份的真正神奇之处。送出这份礼物，你将能治愈这个世界。

我谦卑地请求你帮忙。

我向来有帮你的啊。我们是朋友嘛。

我很爱这部对话录，同时也想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先前说过的某句话的。

问吧。

前面你提到“死后”的生活，你说：“只要你选择，你还随时可以重新创造你对你的自我的经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脱离整体，成为新的“自我”，或者你原来有过的那个自我。

你是说我可以重新获得我的个体意识，返回到我对“我”的觉悟之中吗？

是的。你随时可以拥有你想要的经验。

所以我能够回到人世，回到地球，变成跟我“死亡”之前一样的人？

是的。

拥有同样的身体？

你没听说过耶稣吗？

听说过，但我又不是耶稣，我也不会宣称我像他。

难道他没有说过“这些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你们也都能做到”吗？

他是说过，但他谈到的不是诸如此类的奇迹，我不这么想。

我为你不这么想感到遗憾。因为耶稣并非唯一曾经死而复生的人。

不是吗？别人也曾死而复生吗？

是啊。

天哪，你这是对神的亵渎。

说除了基督，还有人曾经死而复生，就是对神的亵渎？

嗯，有些人说是这样的。

这些人从来没看过《圣经》。

《圣经》？《圣经》说过除了基督，还有人死亡之后复活吗？

听说过拉撒路吗？

哪能这么说啊。他是借助基督的力量才复活的。

确实如此。你认为你所谓那种“基督的力量”，只有拉撒路能得到的吗？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得到吗？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吧：许多人曾经“死”而复生。曾经“还魂”的人有很多。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目前就在发生，在你们的医院。

拜托。话也不能这么说的。那是医学，跟神学无关。

哦，我明白啦。原来神与今天的奇迹无关，只跟昨天的有关。

嗯……好吧，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但从来没有人像基督那样，单凭自身的本事死而复生。没有人那样复活过。

你确定吗？

嗯……相当确定吧……

你听说过圣父摩诃阿梵达吗？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东方的神话传说扯进来。许多人对这种东西不买账的。

我知道。当然，他们肯定是对的咯。

让我来把话讲清楚。你是说，只要灵魂愿意，它们能够在“死亡”之后以鬼魂的形式或者肉身的形式复活，是吧？

你开始领悟啦。

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这么做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每天都听到这样的事情呢？这种事情会成为轰动各国的大新闻。

实际上，许多人以鬼魂的形式这么做。我愿意承认的是，选择回到肉身的并不多。

哈哈！那就对了！这就是我要问的！为什么呢？既然十分容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灵魂那么做呢？

那不是难易的问题，那是愿意与否的问题。

此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极少有灵魂愿意以原来的身体回到物质世界。

如果灵魂选择返回身体，它总是返回另一个身体，别的身体。这样它就能开始完成新的任务，经验新的回忆，踏上新的征途。

普遍来说，灵魂离开肉身，是因为它们在那些肉身中的任务已经完成。它们已经把它们进入那些肉身要做的事情给做完了。它们业已经

验到它们追求的经验。

那些因意外事故而死亡的人呢？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经验吗？或者他们的经验被“打断”了？

你还是觉得有人会意外身亡是吧？

你是说他们的死不是意外？

宇宙间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意外”这种东西，也没有“巧合”这种东西。

如果我能够说服我自己相信你这句话，那么我将不会再为那些死去的人哀悼。

他们最不希望你做的事情就是哀悼。

如果你知道他们所在之处，知道他们是通过他们自己更高的选择去往那里的，你将会为他们的离开而欢欣。如果你曾经体验到你所谓的阴世，曾怀着对你自己和对神最美好的观念走进阴世，你将会在他们的葬礼上开怀而笑，并让欢乐填满你的内心。

我们在葬礼上为逝者哭泣。我们会很悲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们，再也无法抓住、拥抱、抚摸或者陪伴我们深爱的人。

这样的哭泣是很好的啊。这表明你尊重你的爱，以及你爱的人。然而连这种哀悼也可以很快过去，前提是你知道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将会遇到的伟大实在和奇妙经验。

阴世是什么样子呢？我真的想知道。跟我说说吧。

有些东西是无法得到披露的，不是因为我不想披露，而是因为就你目前的情况而言，就你目前的理解力而言，我就算说了你也听不懂。不过呢，有些还是可以告诉你的。

正如我们早前讨论过的，和你们目前经验到的生活相同，在你们所谓的阴世，你们也可以做如下三种事情。你们可以通过那些不受你们约束的思维来进行创造，你们可以有意识、有选择地创造你们的经验，你们也可以经验到集体的太极意识。最后这种经验叫做返璞归真，或者天人合一。

假如你们选择的是第一条道路，你们大多数人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

很久（这跟你们在地球上的情况不同）。这是因为，当你们不喜欢正在经验到的东西时，将会选择创造一种新的、较为美好的实在，你们只要停止那些负面的思维就可以做得到。

由于这个原因，你们将不会经验到你们十分害怕的“地狱”，除非选择了去经验。但即使选择了去经验地狱，你们也将会“快乐”，因为那意味着你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悲惨”中“快乐”的人多得超乎你们的想象。）所以你们将会不停地经验到它，直到你们选择了不再经验。

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刚开始经验到地狱的刹那间，你们将会立刻抛弃它，创造新的经验。

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消除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中的地狱。

只要你踏上第二条道路，有意识地创造你的经验，肯定会经验到你正在“直接走进天堂”，因为凡是做出自由选择的人，凡是相信天堂的人，都会创造这种经验。假如你不相信天堂，你将会经验到希望经验到的东西——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愿望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然后你就会相信天堂！

你要是走上第三条道路，完全依照集体意识去创造，你将会非常快地进入彻底的包容、彻底的和平、彻底的欢乐、彻底的觉悟和彻底的爱之中，因为那就是集体意识。到时你将会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获得你真正的身份，你原本的身份，直到你决定选择其他的身份。这就是涅槃，你们许多人曾在冥思中非常短暂地拥有过这种“天人合一”的经验，它带来的欢乐是难以形容的。

当你经验到天人合一的状态之后，你将不会再经验到它，因为若非天人分离，你无法经验到这种状态就是天人合一。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将会再次创造出分离的观念或者相隔的思维。

然后你会不停地在宇宙之轮上履行，不停地前进，不停地转圈，不停地进入新的存在状态，永远这样下去，甚至直到比永远更远的将来。

你将会有许多次——无穷多次，而且每次持续无穷久——回到天人合一的状态，你将会知道你拥有各种工具，可以在宇宙之轮的任意地方回到那种状态。

现在，哪怕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可以这么做。

明天，当你打坐冥思时，你可以这么做。

你随时可以这么做。

你是说我们不必非停留在我们死亡时达到的意识层次上不可？

是的。你们可以尽快进入其他层次，想要多快就多快。或者想要多慢就多慢。如果你们死亡时仍处在视野不开阔、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的状态，你们将会经验到这种状态带给你们的东西，直到你们再也不想经验。然后你们将会“醒悟”，也就是具有自觉的意识，并开始经验到你们自己正在创造你们的实在。

你们将会回头去看第一个阶段，并称之为炼狱。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你们能够以思维的速度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阶段，你们称之为天堂。到了第三个阶段，你们会经验到天人合一的极乐，你们将会称之为涅槃。

除了这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是我想了解的。它跟“死后”无关，而是关于灵魂离开身体的经验。你能向我解释这种现象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你的身份的本质离开了肉体。这种情况在正常的梦境中会发生，在打坐冥思时往往会发生，当身体处于深层的睡眠时更是常见。

在这种“出窍”的过程中，你的灵魂能够随意去往任何地方。宣称拥有这种经验的人事后往往不记得曾主动地做过“出窍”的决定。他们可能会觉得那种经验是他们“碰上”的。然而，凡是涉及灵魂活动的事情，没有哪件是违背其意愿的。

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一边经验一边创造，那各种事物怎么可能向我们“展示”或者“显露”呢？在我看来，事物要向我们展示其本来的面目，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些事物本来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需要你帮忙解释。

没有任何事物是独立于你们而存在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造物。甚至连你这种无法领会的状况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其实是你自己的想象。你认为你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你不知道。然而只要你认为你知道，你就会知道。

你纵容你自己去进行这种想象，以便大过程能够继续发展。

大过程？

就是生活。永恒的过程。

当你经验到你自己正在“显露”给你自己，无论是在所谓灵魂出窍的经验中，在梦境里，还是在灵台清净、心无尘埃的时刻，其实真相无非是你潜进了“记忆”中而已。你正在忆起你曾经创造过的东西。这些记忆有时候是非常强大的。它们能够让你看到神的显灵。

一旦有过这种神奇的经验之后，你就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你的生活将会与其他人所谓的“实在”不同。这是因为你的实在已经发生变化。它变成了别的东西。它已经扩张、长大。它不可能再度萎缩。那就像让妖怪回到魔瓶里。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从出窍的经验、或者所谓“濒死”的经验回来之后，有时会显得与众不同，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是的。他们确实与众不同，因为现在他们知道得更多。然而，有过这种经验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往往会旧态复萌，因为他们再次忘记了他们知道的东西。

有什么“保住记忆”的办法吗？

有啊。每时每刻都根据你的认识去行动。依照你的认识、而非你看到的人世幻象去行动。坚持这么做，不管那些幻象有多么逼真。

这是所有大师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从不根据表象进行判断，而是依照他们的认识去行动。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的办法。

是什么呢？

促使别人去忆起。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统统送给别人。

这正是我写这几本书时的感觉。

你正在做的确实是这样的事情。你做这件事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不用去做它。你将这个信息送给越多的人，你就越不用将它送给你的自我。

因为我的自我和其他人是一体，我送给其他人，就等于送给我自己。

你知道吗，你刚刚给了我答案。当然，答案就是这样出来的。

哇。我刚刚解答了神的问题。太酷了。这真的很酷啊。

要你说哦。

我把事情告诉你的感觉太酷了。

我告诉你吧：终有一天，我们将会说出相同的话。所有人将会说出相同的话。

好吧，如果我真能等到那一天，我希望现在就能弄清楚你说的话。所以我想再次回到你前面讲过的一些话。我知道你说过不止一次，但我真的想确保我真的理解了。

一旦我们达到那种许多人成为涅槃的天人合一状态之后，一旦我们回归本源之后，我们不会停留在那里，我的理解正确吗？我又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似乎跟我对许多东方神秘理论的理解相悖。

你若是停留在那种崇高的虚无或者天人合一的状态，就无法停留在那里。道理我以前解释过的，太极不可能存在，除非太虚也存在。你无法经验到天人合一的极乐，除非有某些比不上极乐的东西存在。所以有些比不上天人合一的极乐的东西必须——不断地必须——被创造出来。

可是当我们处于极乐之中，当我们再次与天地融为一体，当我们化为宇宙间的万物与虚无，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的存在呢？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到其他东西……我不知道。我好像无法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我称为神圣的矛盾。这也是神向来遇到的矛盾——而神化解这种矛盾的方法，就是创造（或者构想）出非神的东西。

神让其自身的一部分拥有不认识其自身的经验，这样其自身的其他部分就能认识其自身的身份和本质。

所以《圣经》中说“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让你们可以得到拯救。”现在你知道这种神话学理论的起源啦。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神——我们每个人不断地在认识与不认识、存在与不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之间循环往复。这就是生活的循环，也是你所说的宇宙之轮。

是的。正是如此。你说得很好。

但我们大家都必须回到起点吗？我们总是必须彻底地从头开始吗？就

像玩大富翁游戏那样，总是要回到第一格？不能跳过“出发”，不能有两百美元做本钱吗？

你们不必非做任何事情不可。今生不必，任何时候都不必。你们永远是有自由选择的，在你们重新创造神的经验的过程中，你们可以选择前往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去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去往宇宙之轮的任何位置。你们能够以你们想要的任何身份“回来”，也可以“投生”在你们选择的任何次元、实在、星系或者文明。是的，有些人离开时已经是达到光明境界的大师，他们选择了以他们自己原本的身份“回来”。

你们肯定知道以下这种传说：许多宗师和大师反复地回到你们的世界，在数十年、数百年的光阴里，反复以同样的面貌出现。

你们有个宗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传说之上的。它叫做耶稣基督近代圣徒教会。它的立教根基是约瑟·史密斯的说法，他说耶稣在“最后”那次离开之后过了十来个世纪，又回到了地球，这次出现在美国。

所以你们喜欢回到宇宙之轮的哪个位置，就可以回到哪个位置。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挺郁闷的。我们就不能休息吗？我们就不能抵达涅槃的境界，然后停留在那里吗？我们注定要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来来去去”、这种“忽而明白，忽而不明白”的怪圈吗？我们踏上的这条永恒的旅途不通往任何地方吗？

是的。这是伟大的真相。你们无需去往任何地方，无需去做任何事情，无需成为任何人，只要成为此时此刻的你就可以啦。

实际上也无所谓旅途这种说法。你目前就拥有你正试图获得的身份。你目前就处在你试图前往的地方。

大师懂得这个道理，从而不再苦苦挣扎。随后大师想要帮助你终结你的挣扎，而当你努力终结别人的挣扎时，你就已经达到了大师的境界。

然而这个过程——这个宇宙之轮——并非令人郁闷的苦役。它光荣地、持续地证实了神是绝对辉煌的，生活中的一切也是绝对辉煌的——而这丝毫不会令人感到郁闷。

我还是觉得挺郁闷的。

我来看看能否改变你的想法。你喜欢性爱吗？

我爱它。

绝大多数人都爱它，不爱它的人肯定对它有着非常怪异的成见。那么，假如我现在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能够和每个你垂涎和爱慕的人做爱，你会感到快乐吗？

这不会违背她们的意愿吧？

不会的。我可以做出安排，让每个你想要与之用这种方式庆祝爱情经验的人也愿意跟你这么做。她们将会非常爱慕你。

哇！那太好了！

条件只有一个：你必须先停下来才能换人。反正你不能毫无间断地从一个走向另一个。

那还要你说。

所以，为了经验这种肉身结合带来的狂喜，你必须也拥有不跟某个人交欢的经验，虽然只是一小会儿。

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啦。

是的。假如狂喜没有停顿，那甚至连狂喜也不再是狂喜。对于肉体的狂喜而言如此，对于灵魂的狂喜而言亦是如此。

这种生活的循环并不令人郁闷，它只会令人欢乐。让人得到纯粹的欢乐，以及更多的欢乐。

真正的大师向来都是欢乐的。你现在渴望停留在大师的境界上。等成为大师之后，你就能够在狂喜之间出入，却永远是欢乐的。你不需要狂喜才能欢乐。你只要知道狂喜是什么就会欢乐。

Chapter 06

现在我想换个话题啦，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谈地球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前，我有句话想说。你在这里说的许多道理我好像以前听说过。我有时候觉得我反复地听到相同的东西。

那很好啊。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正如我早前说过的，这是事先注定的。

本书包含的信息就像弹簧。在收缩的时候，它本身变成许多圈圈。一个圈叠着一个圈，看上去确实是“不断在转圈”。只有当弹簧展开时，你才会发现它以螺旋的形式延伸，其舒展的幅度之大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是的，你是对的。这里所说的道理大多数都曾被说过许多次，只是措辞有所不同。有时候措辞甚至是相同的。你说得很正确。

等到你吸收这本书的内容之后，你应该能够一字不漏地重述它的要点。假如你愿意的话，这一天会到来的。

好吧，我算是知道了。现在让我们谈论新的话题吧。许多人好像觉得我拥有“通往神的直线电话”，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的星球会灭亡吗？我知道我以前问过这个，但我现在真的想得到直接的回答。许多人现在预言的地球剧变会发生吗？如果不会的话，那些通灵者看到的景象是什么？是虚幻的场景吗？我们是该祈祷呢？还是应该改变？我们能做什么努力吗？或者说只能绝望地坐以待毙？

我很高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谈论的可不是“新的话题”。

不是吗？

不是的，因为答案我早就给你啦，它包含在我前面几次对时间的解释之中。

你是说“凡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那部分吗？

是的。

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啊？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发生了呢？

是宇宙间所有的事情。宇宙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

每种存在的可能性都是事实，都是已经完成的事件。

那怎么可能？我还是不明白那怎么可能。

接下来我会用你容易理解的话来进行解释。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你见过孩子用光盘玩电脑游戏吗？

见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对孩子用操控杆做出的每个动作，电脑是怎么懂得做出反应的呢？

是的，我确实对这个很好奇。

关键就是光盘。电脑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做出的每个动作，因为每个可能的动作，及其合适的回应，都已经被放在光盘里啦。

太神奇啦。简直有点超现实。

每个结果，以及造成每个结果的操控动作，都已经被程序编进光盘里，你觉得这很神奇吗？其实不算啦。这只是技术而已。如果视频游戏的技术就让你觉得很厉害，那你应该看看宇宙的技术再说！

请把宇宙之轮当作电脑光盘。所有结局已经存在。宇宙只是等着看你这次选择的是什么。当游戏结束时，无论你是赢是输，或是输赢未决，宇宙将会说：“想再玩一次吗？”

你的电脑光盘不会在意你是输还是赢，你无法“伤害它的感情”。它只是向你提供再玩一次的机会。所有结局已经存在，而你经验到哪个结局，完全取决于你做出的选择。

这么说，神无非就是一张电脑光盘咯？

其实我不会这么说。但在这整套对话录中，我不断地用各种比喻来讲解道理，以便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你把神说成光盘是个很好的比喻。

从许多方面来说，生活就像一张光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都已经发生。你可以从中挑选一种你想要经验的可能性。

这跟你那个关于地球剧变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许多通灵者说地球将会发生剧变，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他们打开了通往“未来”的窗户，看到了“未来”。问题在于，他们看到的是哪个“未来”？那就像光盘里的游戏结局，并非只有一种。

在某种结局里，地球将会毁灭。在别的结局里，它不会毁灭。

实际上，所有结局都已经发生。别忘了，时间……

……我知道，我知道。“时间并不存在”……

……对的。所以呢？

所以一切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你又说对了。所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现在全都存在。就像电脑游戏里的所有动作都存在于光盘里面那样。所以如果你认为通灵者预言的那些末日场景变成真的会很好玩，你可以把所有心血倾注在那上面，你可以让那种场景在你面前发生。如果你认为你想要经验另一种实在，那么把你的心血倾注给它，你将能够把这种结果吸引到你身边。

总之你就是不肯告诉我地球会不会发生剧变，对吧？

我还等你来告诉我呢。这取决于你们的思维、话语和行动。

关于2000年电脑问题呢？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千年虫”病毒将会使社会和经济系统陷入极大的混乱。是真的吗？

你们觉得呢？你们的选择呢？你认为你们跟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吗？我告诉你吧，那么想是不对的。

你真的不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预测你们的未来，我也不会那么做。我能够告诉你的就这么多。如果你们不小心，你们确实会去往你们正在去的地方。因此，如果你们不喜欢前面的道路，那么改变方向吧。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我如何能够影响如此巨大的结果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通灵者或“灵界权威”的灾难预言呢？

反求诸己。去寻找你内在的智慧。看看你的内心要你做什么。然后照着做。

如果你的内心要你给你们的政治家和工业家写信，呼吁他们对可能导致地球剧变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行动，那你就照着去做。如果你的内心要你召集本地区的领导人，为千年虫问题出谋划策，那你就照着去做。如果你的内心要你继续走你的路，每天散发出正面的能量，帮助你周围的人不要陷入能够引起问题的恐慌，那你就照着去做。

最重要的是，别害怕。你不会在任何事件中“死亡”，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要明白这是大过程的展开，并安静地认识到，你始终会安然无恙的。

要努力去触碰所有事物中的完美。要认识到你将来所处的地方，恰恰是你在创造你的真实身份的过程中，为了恰好得到你选择的经验而必须的地方。

这是让心境平和的道路。在所有的事物之中，要看到完美。

最后，别试图“摆脱”任何事物。厌即是恋。这个道理我在第一卷跟你说过，它是对的。

那些为他们“看见”或者“听到”的未来感到悲伤的人，并没有“停留在完美之中”。

还有别的建议吗？

欢欣吧！为生活而欢欣！为自我而欢欣！为那些预言而欢欣！为神而欢欣！

欢欣吧！去玩这个游戏。

把欢乐带给此刻，不管此刻带来的是什么，因为欢乐是你的身份，是你永远的身份。

神无法创造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神能够创造出不完美的东西，那么你就对神毫无所知。

所以欢欣吧。为完美而欢欣！要微笑、欢欣，并且只看到完美，要知道别人所谓的不完美，将不会以任何对你来说不完美的方式落到你身上。

你是说我能够避开地球偏离其轴心的惨状，可以避免被流星撞得粉身碎骨，不会在地震中被压扁，也不会陷入千年虫引起的混乱之中吗？

你完全可以避免受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但这是我的回答。你要无所畏惧地面对未来，理解生活的过程，并明白这过程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那种平和、冷静和镇定将会引领你远离绝大多数被别人认为“负面”的经验和结果。

万一你说错了呢？万一你根本不是“神”，只是我丰富的想象力过度活跃的结果呢？

你又想回到这个话题，是吧？

嗯，万一？那又怎样呢？你能想出更好的生活方法吗？

我在这里说的无非就是，面对这些地球毁灭的预言时，要保持镇定、平和和冷静，你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就算我不是神，我只是“你”，这些话都是杜撰出来的，你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吗？

不，我觉得我不能。

那跟过去一样，我是不是“神”，不会影响到我讲的道理。

关于这个道理，以及这三部曲中包含的信息，你只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就好啦。如果你能想到更好的办法，那就采用那种办法。

哪怕这三卷书真的是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写出来的，就书中涉及的话题而言，你也很难找到更好的建议。所以不妨这么想：要么这书是神写的，要么尼尔这个家伙真的太聪明啦。

这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在于，如果我相信这些话真是神说的，我会更加用心地去听。

我操！难怪我过去费尽心思送给你们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却对其中的大多数充耳不闻。

嗯，估计我也是这样的。

估计？

好吧，我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别充耳不闻啦。你认为这本书是谁带给你的？是你自己。所以如果你不能倾听神，那么就倾听你自己吧。

或者通灵的朋友。

也可以啊。

你又跟我开玩笑啦。不过这引起了另一个想讨论的话题。

我知道。

你知道？

当然啦。你想讨论通灵现象。

你怎么知道？

我是通灵者啊。

你肯定是啊。你是所有通灵者之母。你是最好、最棒、最赞的通灵者。你是通灵者的老板，是通灵者委员会的主席。

老兄，你说得真是……太好啦。

来击下掌吧。

你很酷嘛，哥们。来吧。

我了解的是，“通灵能力”是什么呢？

你们全部人都有所谓的“通灵能力”。它其实就是第六感。你们所有人对事物都有“第六感”。

通灵能力这种本领无非就是走出你们有限的经验，迈进更为开阔的视野。你觉得你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能够认识的东西也有限，通灵能力就是让你去感受更多，认识更多。这种本领能够让你触及你周围更大的真相，让你感知到一种不同的能量。

要怎样才能培养这种本领呢？

“培养”这个词用得好。这种本领就像肌肉。你们每个人都有，不过有些人选择了去培养它，而有些人却任由它处在原始的状态，弃之不用。

要培养通灵“肌肉”，你必须锻炼它。使用它。每天这么做。时时刻刻这么做。

现在肌肉是有的，但它很小。也很弱。它没得到充分的使用。所以你偶尔有点本能的“触动”，但你不会根据它去行动。你对某些事情有“预感”，但你忽略了它。你会做梦，或者有“灵感”，但你会随它去，很少予以关注。

幸好你没有忽略你对这本书的“触动”，否则你现在就不会看着这些文字。

你认为你看到这些文字是碰巧的吗？是偶然的吗？

所以培养通灵“能力”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你拥有它，而且要使用它。留意你拥有的每次预感，你经验到的每次本能的“触动”。要注意！

然后依照你“认识”到的去行动。别让你的精神说服你忘了它。别让你的害怕拖着你远离它。

但我说的不是那种总是能够找到停车位的通灵本领。我说的是真正的通灵能力。它能够让你看到未来。它能够让你了解人们的秘密，而那些秘密是你用其他方法认识不到的。

我说的就是这种啊。

这种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我应该听信那些拥有它的人吗？如果有个通灵者预测了我的未来，我是否能改变它，或者我的未来是不容更改的？有些通灵者能在刚看到你的时候就说出许多关于你的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

等等。你已经提了四个问题啦。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吧。

好的。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

通灵现象有三个规则，它们可以让你理解通灵能力的原理。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三个。

1. 所有思维都是能量。
2. 所有事物都在运动。
3. 所有时间都是现在。

通灵者能够经验到通灵现象的结果：能量的震颤。有时候他们脑海中形成一些画面。有时候是某个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思维。

通灵者对这些能量的感受变得很敏锐。刚开始的时候，这可能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些能量非常轻盈，非常多变，非常微妙。就像夏夜最轻柔的和风，你可能感觉到它吹拂过你的头发——但也可能感觉不到。就像远方最轻微的声音，你觉得你听到了，但是无法确定。就像你的眼角余光瞥见的最黯淡的火光，你肯定它就在那里，但是呢，当你转过头去，它却已经消失。无影无踪。它真的存在过吗？

这是初级通灵者总是追究的问题。成熟的通灵者从来不问，因为提出这个问题会把答案赶跑。提出问题需要精神的参与，通灵者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让精神来掺和。本能并不寄居在精神之中。要成为通灵者，你必须抛弃你的精神。因为本能居住的地方是灵台。是灵魂。

本能是灵魂的耳朵。

唯有灵魂这种工具，其敏锐程度才足以“捕捉”生活最微弱的震颤，“感受”这些能量，察觉这些能量波，并解读它们。

你拥有的感官是六种，不是五种。它们分别是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听觉和……知觉。

以下就是通灵能力的原理。

每当你拥有某个思维，它会发出能量。它就是能量。通灵者的灵魂捕捉到这种能量。真正的通灵者不会停下来解释它，而可能只是随即说出那种能量带来了什么感觉。这就是通灵者能够说出你正在想什么的原理。

你有过的每种感受都寄居在你的灵魂之中。你的灵魂是你所有感受的总和。它是储藏库。有些感受哪怕已经被你放在那里好多年，真正开放的通灵者也能在此时此地“感受”到它们。这是因为——总而言之

时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所以通灵者能够说出你的“过去”。

“明天”也是不存在的。所有事情就在此刻发生。每个事件发出一道能量波，在宇宙的感光底片留下无法磨灭的图案。在通灵者的视线或者感受中，“明天”的图案仿佛此时正在发生——实际上也是如此。所以通灵者能够预卜“未来”。

从生理方面而言，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也许在本身实际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通灵者将他本人的亚分子组成部分散发出去。你可以管这个部分叫做“思维”，反正他的思维极快地冲向太空，以足够快的速度穿过足够远的距离，于是能够回过头来，从远方“看见”你尚未经验到的“现在”。

这是亚分子时光旅行！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亚分子时光旅行啊！

喂，你再这样大惊小怪我就不说啦。

别，别这样，我不闹啦。我向你保证……真的。请继续。我真的想听你谈谈这个。

好吧。通灵者的亚分子组成部分吸收了它集中注意力看到的画面的能量，随后带着那种能量，极快地回到了通灵者的身体。于是通灵者“看到一幅画面”或者“有了一种感觉”（这时候他往往会打个冷颤），非常努力地争取别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任何“处理”，而只是立刻地将它描述出来。通灵者早就学会了不要去质疑他的“所思”、突然的“所见”或者“所感”，而只是尽量让它不受影响地“通过”。

几个星期之后，如果通灵者看见或者“感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就会被称为天眼通——当然，他是名副其实的！

通灵者要真的是天眼通，为什么有些“预言”是错误的呢？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呢？

因为通灵者所做的不是“预测未来”，他只是在永恒的此刻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中的一种进行观察，并说出他看到的景象。做出选择的永远是通灵者解读的对象。他完全可以做出别的选择——跟预言毫无关系的选择。

永恒的此刻包含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个道理我解释过好几遍了，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以上百万种不同的形式发生。你们只能根据你们的觉悟做出选择。

这纯粹是觉悟的问题。当你改变你的觉悟，你就改变你的思维，而你的思维创造你的实在。你在任何境况中所期待的任何结果都已经存在。你要做的只是去觉察它。认识它。

这就是“甚至在你求之前，我便已做出回应”的意思。实际上，在你祈祷之前，你的祈祷便已得到“回应”。

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我们祈祷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第一卷讲过啦。你们不会总是得到你们要求的東西，但你们总是会得到你们创造的东西。创造紧随着思维，而思维则紧随着觉悟。

我听了真是思潮翻涌啊。虽然我们以前谈过，但我还是觉得很兴奋。

是吧？所以反复提起这个道理是很好的。多听几次，你就有机会将它牢牢记住。然后思绪就不会因为它而“翻涌”。

如果一切事情统统正在发生，是什么决定了我在“此刻”经验到的事情呢？

你的选择——以及你对你的选择的信念。这种信念由你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思维创造出来，而这些思维则来自你的觉悟——也就是“你看待该对象的方式”。

所以通灵者会看见你现在对“明天”所做的选择，看见那个选择造成的结果。但真正的通灵者总是会告诉你，事情不是非得那样。你可以“重新选择”，从而改变结果。

实际上等于我可以改变我已经拥有的经验！

正是如此！现在你明白啦。现在你懂得如何在矛盾中生活啦！

但如果它“已经发生”，那么它是发生在谁身上呢？如果我改变了它，经验到那种变化的“我”是谁呢？

在时间轴上运动的“你”不止一个。这个道理第二卷已经详细地解释过。我建议你重新阅读那本书。然后把那里面的内容和这里所讲的道

理结合起来，你会理解得更好。

好吧。就听你的。但我还想继续谈谈这个通灵者的话题。许多人自称是通灵者。我怎样才能分辨真假呢？

每个人都是“通灵者”，所以他们都是“真的”。你想寻找的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打算帮助你，还是丰富他们自己？

那些追求丰富他们自己的通灵者——所谓的“专业通灵者”——往往许诺用他们的通灵能力去做某些事情：“挽回爱人的心”，“带来财富和名望”，甚至帮助你减肥！

他们保证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但这是要收费的。他们甚至会“解读”别人，比如说你的老板、爱人或者朋友，然后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你。他们会说：“带着对方的东西来找我。围巾，照片，或者他们亲手写的字。”

他们能够把别人的情况告诉你。通常说得很准。因为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线索，一些蛛丝马迹，一点能量的残留。真正敏锐的人能够接收到这些。

但真正的通灵者不会说他能够让别人回到你身边，促使某个人改变主意，或者用他的通灵“能力”去创造任何结果。真正的通灵者毕生致力于培养和使用这种天赋，他知道别人的自由意志是永远不容践踏的，别人的思维是绝不容破坏的，别人的灵性空间是绝不容侵略的。

我记得你说过没有“对”和“错”。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绝不”？

每次我说“可以”或者“绝不”时，我是根据你们想要完成的任务、你们试图做到的事情来说的。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寻求进化和灵魂的成长，回归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你们对你们的身份有过许多美妙的构思，你们想要实现其中最伟大的设想，成为最美好的自己。你们个人有这样的追求，人类整体也有这样的追求。

喏，我的世界里并没有“对”和“错”，这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你们不会因为曾经做出“坏”的选择而在地狱中遭到永恒之火的炙烤，因为“坏”是不存在的，“地狱”也是不存在的——当然了，除非你们认为它真的存在。

尽管如此，物质宇宙也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其中之一便是因果

律。

下面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因果律：

自我最终会经验到一切由其引起的后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凡是你促使别人经验到的，终有一天你也会经验到。

你那些新时代的道友有句话说得更漂亮。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是的。有些人知道这是耶稣的指示：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耶稣这句话是在教人们因果律。它可以被称为第一律。有点像寇克、皮卡德和珍妮薇接收到的第一指令。

哇，神居然也爱看《星际迷航》！

你开玩笑啊？那些故事有一半是我写的。

最好别让吉恩听到你这么说。

拜托……是吉恩让我这么说的。

你跟吉恩·罗登贝瑞有联系啊？

我跟天文学家卡尔·萨冈、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人都有联系。

你知道吗，我们不该开这种玩笑的。这会让整套对话录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我知道。与神对话必须是严肃的。

嗯，那样至少比较可信啊。

我在这里提起吉恩、卡尔和鲍勃就不可信了？回头我要告诉他们。好啦，回到如何分辨通灵者是真是“假”的问题。真正的通灵者认识并执行第一指示。所以呢，如果你去求真正的通灵者替你“挽回爱人的心”，或者拿着别人的手帕、信件去求她解读这个人的灵气，她将会

告诉你：

“对不起，这我不做。我绝不干预、妨碍或者踏足别人所走的道路。

“我绝不以任何方式影响、诱导或者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不会向你透露任何人的隐私或者个人秘密。”

如果有人能够为你提供这些“服务”，那个人肯定是你们所说的神棍，他是在利用你自己的人性弱点和缺陷来榨取你的钱财。

但有些通灵者会帮人寻找失踪的亲人，比如说被诱拐的儿童，比如说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们由于死要面子而不给家里打电话，虽然心里特别想打；或者帮警察确定某个人——无论是死是活——的所在，这又怎么说呢？

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通灵者总要避免的是将他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她只提供服务。

请通灵者联系死去的人是没问题的吧？我们可以试图接触那些“先走”的人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看看他们是否有些话要告诉我们，要对我们说。

如果“阴世”的人有事情想让你知道，他们会有办法让你知道的，别担心。

那些“先走”的姑姑姨妈、叔叔舅舅、兄弟姐妹、父亲母亲、配偶恋人正在继续他们的旅途，经验彻底的欢乐，走向大彻大悟的境界。

如果他们有一部分想要回到你身边，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让你知道他们现在很好，你要相信他们真的会回来。

然后你要寻找“信号”，并去领会它。别忽略它，别认为它无非是你的想象，是“一厢情愿”，或者是巧合。寻找那种信息，并接受它。

我认识一位女士，当她在照顾弥留的丈夫时，她哀求说：如果他非走不可，要回来看她，让她知道他好好的。他答应了，并在两天后去世。不到一个星期后的某天夜里，那位女士醒了过来，因为她觉得有人刚刚坐在床沿，就在身边。等到她睁开眼时，她敢发誓她看到了自

己的丈夫，就坐在床尾，朝她微笑。不过她眨了眨眼，重新看去，她丈夫已经不见。后来她跟我说起这件事，她说那肯定是她的幻觉。

是的，这种情况很常见。你们接收到各种信号，明显的、无可辩驳的信号，然而你们却忽略它们。或者将它们贬为你自己的精神对你耍的花招。

你们对这本书也做出了与此相同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总是想要某样东西，比如说这三部曲包含的智慧，等得到之后，却拒绝相信它，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怀疑神的能力。你们就像多马，非得看到、摸到、碰到才肯相信。然而你们渴望认识的东西是不能被看到、摸到和碰到的。它属于另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尚未对你们开放，你们尚未做好准备。但是你们也别苦恼。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老师就会出现。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吧。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该去找通灵者或者灵媒，跟那些在阴世的人取得联系，是吗？

我并没有说你们应该或者不该做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知道那样做有什么意义。

好吧，那么假如你有某些话想对死者说，而不是想从死者那里听到某些话呢？

你居然认为你说的话他们会听不到？你们若是想起那些生活在所谓的“阴世”的生灵，哪怕只是不经意间想起，他们的意识就会飞到你身边。

你们若是想起或者怀念某个你们所谓的“死者”，那人的精魂将会清楚地知道。这种交流不必借助某种灵媒。爱是最好的“灵媒”。

但是双向的交流呢？灵媒对双向的交流有帮助吧？这种交流可能存在吗？或者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交流危险吗？

你问的是和鬼魂的交流。是的，这种交流是存在的。它危险吗？实际上，如果你害怕的话，凡事都是“危险”的。你会创造出你害怕的东西。然而宇宙间其实没有可怕的事情。

你爱的人不曾远离你，他们与你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而且当你需要他们时，他们将会在你身边，随时解答你的困惑，安慰你，给你建

议。如果你特别想知道某个你爱的人是不是过得“好”，他们将会给你发送信号，发来“信息”，让你知道他们一切都好。

你甚至不必召唤他们，因为要是察觉到你的气场有哪怕最轻微的紊乱或者不安，那些在今生爱过你的灵魂就会贴近你，靠近你，向你飞来。

他们新的世界学到的道理之一是，他们随时可以向他们爱的人提供帮助和安慰。如果你真的向他们敞开心扉，你将会感受到他们令你安心的存在。

有些人“对天发誓”说他们看到死去的亲人出现在房间里，看来这些故事是真的。

绝大多数是真的。人们能够闻到他们爱的人的香水或者古龙水，或者嗅到他们抽过的雪茄的味道，或者隐约听见他们从前喜欢哼唱的歌曲。或者他们的私人物品会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手帕、钱包、袖扣或者首饰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椅子坐垫或者旧杂志堆下面被“找到”。原来在那里。有时当你怀念某个人，为其死亡感到伤心时，这个人的照片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这些事情不是“碰巧发生”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偶然在“恰当的时候”“恰好发生”。我告诉你吧：宇宙间没有偶然。

这种现象是极其常见、极其必然的。

喏，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你需要某个所谓的“灵媒”或者“渠道”来和那些离开身体的生灵进行交流吗？不需要的。这种“灵媒”有帮助作用吗？偶尔会有。还是那句话，这要看通灵者或者灵媒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有人非要收取高昂的费用才肯帮你做这些事情，才肯“牵线搭桥”，那么你要赶快远离他，越快越好。那个人可能只是为了骗钱。如果你与“灵界”接触的需要或者愿望遭到利用，这些人可能会诱骗你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反复地去找他们，那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有的人就像那些亡灵，只想提供帮助，他们本身并不想得到回馈，但为了维持他们的事业，他们必须得到一些回报。

如果有这样的通灵者或者灵媒同意帮助你，请你尽量反过来帮助他们。别因为他们极其慷慨大方就占他们便宜，不要少给报酬，或者根

本不给，而是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有些人是真正为这个世界服务的，他们真心地想要分享智慧和知识、洞察力和理解力、关怀和同情。去找到这些人，供奉这些人，慷慨地供奉他们。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向他们奉上最多的供物。因为这些人光明使者。

Chapter 07

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问题啦。老兄，我们真的讨论了很多。现在可以换个话题吗？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你呢？

好了呀，我现在迫不及待。我总算做好准备啦。我想把这三年来一直想问的问题都提出来。

没问题。问吧。

你很酷嘛。我现在想谈论的是另一种神秘现象。你能跟我讲讲转世吗？

当然。

许多宗教说转世这种教义是骗人的，我们只能活一次，只有一个机会。

我知道。那种说法并不准确。

它们怎么可以弄错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它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么基本的事情的真相呢？

你必须明白的是，人类拥有许多以害怕为根基的宗教，它们的核心教义是这样的：神是用来崇拜和害怕的。

正是借由这种怕，你们整个人类社会方可实现从母权统治到父权统治的转变。正是借由这种怕，早期的神职人员方可使人们“洗心革面”和“遵守天主的教导”。正是借由这种怕，各种教会方可吸收和控制教众。

其中有个教会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如果你不在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神将会惩罚你。它宣布不去教堂是一种罪。

而且不是去随便哪个教堂就可以哦。人们必须只去某类教堂。如果你去了其他教会的教堂，那也是一种罪。这纯粹是试图利用恐惧心理来对人们进行操控。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居然有效。这种见鬼的做法直到今天还有效。

喂，你是神啊。别说粗话。

谁说粗话啦？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说的是：“这种见鬼的做法直到今天还有效。”

人们只要相信神就像凡人——粗鲁、自私、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们将会永远相信地狱确实存在，而且神会送他们到地狱里去见鬼。

从前，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神会比凡人高尚。所以他们接受了许多宗教的训诫：“要害怕天主令人颤抖的报复。”

人们似乎认为他们自己天生就有缺陷，光靠自我监督的话，是无法与人为善、循规蹈矩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创建宗教，训诫教众相信神是愤怒的、小肚鸡肠的，以此来让他们自己安分守己。

而转世的观念则打乱了这些宗教的如意算盘。

怎么会呢？是什么让转世的教义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

以前，教会宣称：你们最好乖乖听话，否则就会怎样怎样。然后转世论者走过来对人们说：“这个机会之后，你们有另一次机会，而且那之后又有别的机会。反正你们有许多机会。所以别担心。努力做到最好就可以。别因为太过害怕而不敢动弹。向你们自己保证你们将会做得更好，然后去实现这种诺言。”

早期的教会自然不乐于听到这样的言论。所以它采取了两种措施：首先，它宣布转世是异教徒的理论；其次，它创造了忏悔圣礼。忏悔能为教徒提供转世论许诺的东西。也就是说，能够给他另一次机会。

所以自那以后我们便有了这种理论：神会因为你犯下各种罪行而惩罚你，你要是坦白那些罪行呢，神就不予追究啦。你只要忏悔就可以安心，因为神会听见你的忏悔，并原谅你。

是的。但这其实是个圈套。这种解决方法不可能直接由神来执行。它必须通过教会，由教会的神职人员宣布一些必须做到的“悔罪仪式”，通常是罪人必须做的祈祷仪式。这样就有两个理由使你必须成为教徒啦。

教会发现忏悔圣礼带来了大量的信徒，所以它很快就宣布，不参加忏悔圣礼是一种罪。每个人必须至少每年参加一次。如果有人不这么做的话，神将会因此而发怒。

教会颁布的戒条越来越多——其中许多是武断而多变的，而且每道戒条都假借了神的威势：你要是违反了它，就会受到神永恒的诅咒；当然，你要是忏悔，那就另说啦。人们只要忏悔就能得到神的原谅，避免受到诅咒。

但现在问题又出现啦。人们推断出这肯定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事后忏悔就可以。教会于是陷入了困境。害怕已经离开人们的心。信徒急剧减少，信徒去教堂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人们每年去教堂“忏悔”一次，念出他们的“悔罪词”，让他们的罪行得到赦免，然后继续过他们的日子。

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教会必须找到办法，再次将害怕灌进人们的心。

教会于是发明了炼狱。

炼狱？

是的。炼狱被说成是一个类似地狱的地方，但下炼狱不是永久性的。这条新教义宣称，哪怕你为你的罪行进行了忏悔，神还是会因为它们惩罚你。

按这条教义的说法，神会根据每个不完美灵魂所犯罪行的种类和次数，施以相应的刑罚。罪行可分为“重罪”和“轻罪”。如果你犯了重罪，并且生前没有忏悔，那么死后就会直接下地狱。

去教堂参加仪式的信徒再次多了起来。供奉也多了起来，尤其是来自信徒的捐款——因为炼狱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人们可以花钱抵罪。

不会吧……？

依照该教会的教义，人可以获得特赦，但它同样不是直接来自神，而只能来自该教会的掌权者。这种特赦可以使人彻底免遭因犯罪而应得的炼狱刑罚——或者至少是免去一部分。

听起来有点像犯人“因为表现良好而提前释放”？

是的。不过能够得到这些缓刑优待的，当然只是少数人。这些人通常给该教会捐赠了数目惊人的金钱。

若是捐出的金额足够巨大，捐赠人便可获得彻底的赦免。这意味着根本无须下炼狱。这等于是通往天堂的直达车票。

能够得到神的这种特殊恩惠的人就更少啦。可能只有皇亲国戚，以及超级富豪了。为了交换这些彻底的赦免，捐赠人要付出大量的金钱、珠宝和土地。但平民百姓完全无缘于此，这使他们感到极其沮丧和怨恨。

那些赤贫的农民根本没有希望获取主教的赦免——所以老百姓对这种宗教失去了信仰，去教堂参加仪式的人又变得越来越少。

这回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他们带来了许愿烛。

人们可以去教堂，为那些“炼狱里的可怜灵魂”点燃许愿烛；他们可以念诵许愿经（这些经文有特定的次序，要分成九天念完），以此来减少神为他们已亡故的亲人定下的“刑期”，让其早日脱离炼狱。

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什么事情，但至少可以祈求神怜悯逝者。如果每点燃一支蜡烛，就往随喜箱投一两个钱币，那当然是有帮助的。

于是许多小小的蜡烛在许多红色的玻璃后面闪烁，许多纸币和硬币被投进了许多随喜箱，人们希望这么做能让那些在炼狱里受苦受难的灵魂好过一点。

哇！这太离谱啦。人们真的看不穿这些把戏吗？难道人们不明白这是某个绝望的教会想要让其信徒为了免遭那个他们称为神的绝望者所害而绝望地去做各种事情的绝望尝试吗？人们真的买这些东西的账吗？

当然啦。

怪不得该教要宣称转世论是骗人的。

是的。然而我在创造你们的时候，并没有安排你们只能活一辈子（跟宇宙的年龄相比，你们的一辈子其实就像电光石火般短暂），去犯许多你们注定要犯的错误，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结局。我曾经想过要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你们，但是我实在想不出理由。

你们肯定也想不出。所以你们不停地比如说诸如“天主的行事神秘莫测，他施行许多奇迹”之类的话。但我的行事并不神秘莫测。我做的每件事都有理由，而且这个理由非常清楚。在这三部曲中，我已经屡次向你解释我创造你们的原因，以及你们的生活的目标。

转世完全符合那个目标：让我能够通过生生不息的人类，以及我安排

在宇宙间的其他数百万种有意识的生灵，去创造和经验我的身份。

那么其他星球也有生灵啦？

当然有。你真的相信如此巨大的宇宙中只有人类这种生灵啊？不过这个话题呢，我们以后再谈.....

真的吗？

我向你保证。

所以作为灵魂，你们的目标是经验到你们自己是太极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进化。我们正在.....变化。

变成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要到达目的地才知道！但对我们而言，这段旅程就是欢乐。只要我们“到达目的地”，只要我们创造出关于我们的身份的最高想法，我们将会创造出更美好的观念，更高尚的想法，永远地延续这种欢乐。

你能听明白吗？

能啊。现在我简直可以一字不漏地转述你这些话啦。

那很好。

所以呢.....你的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是确定和获得你的真实身份。你每天都在这么做。你用每次行动、每个思维、每句话在这么做。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

喏，只要你对此感到满意，对你目前经验到的身份感到满意，你就可以继续保持这种你创造出来的身份，只对它进行细微的修补，让它逐渐趋向完美。

至上宗师瑜伽难陀是个榜样，在体现对自己的定位方面，他做得近乎“完美”。他对他自己是什么人、他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有非常清楚观念，而且他用毕生去“体现”那种观念。他想要在他的实在中经验到他对他自己的观念，想要经验地认识到他自己就是那个。

贝比鲁斯也是这样。他对他自己是什么人、他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有非常清楚观念，而且他用毕生去“体现”那种观念，去用自己的经验认识他自己。

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并不多。当然，宗师和贝比对自身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他们各自非凡地将其展现出来。

他们两个人对我的看法也肯定是不同的，他们对我的身份的认识，以及对他们和我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也停留在不同的境界。这些不同的意识境界则反映在他们的思维、话语和行动上。

瑜伽难陀生平大部分时间处于祥和冷静之中，并把祥和冷静带给其他人。鲁斯则是焦虑的，烦躁的，偶尔还会发怒（尤其是在他不顺心的时候），让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也感到烦躁。

然而这两个人都很好心（没有人比贝比更加善良），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瑜伽难陀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财富，但他想要的东西，他都有了；而鲁斯则“拥有一切”，却从来没得到他真正渴望的东西。

如果这是鲁斯的结局，我想我们都会感到有点遗憾，但那个化身为贝比鲁斯的灵魂远未完成这个叫做进化的过程。它有机会回顾它给它自身带来的经验，以及它给别人造成的影响，从而决定接下来它想要经验什么，以便让它自身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们在这里提起这两个灵魂，是因为它们都已经做出决定，确定了它们现在想要经验的东西——实际上，它们目前正在经验那种东西。

你是说它们已经转世为其他人了吗？

如果你认为转世——回到别人的肉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那你就错啦。

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实际上，他们想要什么选择，就有什么选择。

我已经解释过在你们所谓的死亡之后发生的事情。

有些灵魂觉得有许多事情是他们想要了解的，所以它们去“学校”，请其他灵魂来教导它们。教它们什么呢？就是让它们明白，它们其实什么都不用学。它们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它们只需要忆起就可以。忆起它们的真实身份和本质。

它们得到的“教导”是，要经验到它们的身份，它们必须在行动中将那种身份表现出来，必须去成为那种身份。那些教师温和地将这个道理展现给它们看，以便让它们想起来。

其他灵魂在到达“阴间”——或者到达之后不久——时便已忆起这个道理。（我现在用的是你们熟悉的词汇，用你们的说法来表达，尽可能地做到不要以词害意。）这些灵魂可能会立刻寻找这样的快乐：它们无论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我的属性有百万种、亿万种，它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并立刻经验到选中的属性。有些灵魂也许会选择再次以物质的形式那么做。

随便哪种物质形式吗？

是的。

看来灵魂真的可以投胎成动物？神真的可以变成母牛咯？母牛果然是神圣的？我靠！

咳咳。

对不起。

你总是这么喜欢开玩笑。我看你在生活中往往也喜欢苦中作乐。

是的！你说对啦。我真想为你鼓掌喝彩呀。

谢谢你，谢谢你。

但让我们言归正传。

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是，灵魂能够投胎为动物吗？答案是能的，当然能。真正的问题在于，灵魂想要那么做吗？答案是，可能不。

动物有灵魂吗？

每个曾经凝视动物双眼的人都知道答案。

那我如何知道我家的猫不是我奶奶投胎转世的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大过程是进化。自我创造和进化。进化是单向的。它是向上的。永远向上。

灵魂最大的欲望是经验其自身更高的层次。所以在进化的阶梯上，它想要上升，而不是下降，直到它经验到所谓的涅槃——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与我合一的境界。

但如果灵魂渴望经验到其自身更高的层次，它为什么想要再次投胎为

人呢？那肯定不是“上升”。

如果灵魂重返人类的身体，那肯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从而进化到更高的境界。人类的经验展现了许多不同的进化境界。灵魂哪怕以人类的形式生活了几辈子，甚至几百辈子，也仍可以继续向上进化。然而向上进化这种灵魂最大的欲望，是不能通过重返低级的生命形式而得到实现的。除非灵魂终于达到了重归于太极的境界。

这肯定意味着每天都有“新灵魂”以低级的生命形式出现。

不是的。每个被创造出来的灵魂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全都存在于此时此地。但正如我以前解释过的，当某个灵魂（部分的我）达到了终极的实现，它可以选择“从头再来”，真正地“忘记一切”，以便能够再次忆起所有的事情，再次重新创造其自身。神以这种方式继续重新经验其自身。

灵魂也可以选择特定的境界上以特定的生命形式“轮回”，它想要“轮回”多少次都可以。

若是不能转世，若是缺乏重返某种物质形式的能力，灵魂就不得不用一辈子来完成它想要完成的每件事，而在宇宙的时间上，人的一辈子其实比十亿分之一次眨眼还要短。

所以呢，没错，转世当然是事实。它是真的，是注定的，也是完美的。

好吧，但还有件事我没搞清楚。你说过时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所有事情都在此时发生。对吧？

对的。

而且你还说过，你在第二卷很详细地说过，我们“一直”存在于时空连续体的不同层次或者不同位置上。

是这样的。

好吧，但这就让我抓狂啦。如果时空连续体上有许多个“我”，其中一个“死”了，随后变成别人回到这里……那么……那么……我是谁呢？那样的话，我必须同时是两个人才行。假如我总是不停地这么做，你说我确实是，那么我就同时是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百万个人。是处于时空连续体一百万个点上一百万个人的一百万个变身。

是的。

这我不明白。我无法理解。

其实你理解得算好的啦。这是个非常先进的概念，你对它的理解相当好。

但.....但是.....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我”——长生不灭的“我”的组成部分——肯定化为亿万种不同的形式，以亿万种不同的方式，于永恒的此刻，在宇宙之轮的亿万个不同位置上进化着。

你又说对了。那恰恰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不是啦。我意思那肯定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也可以这么说。这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不是啦。我说的是.....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就是我才对你说过的。你会感到糊涂，是因为你仍然以为我们并非一体。

我们是一体吗？

我们从来都是一体的。向来都是。你才发现吗？

照你这么说，我是在自言自语咯？

差不多吧。

你是说你并非神？

这我可没说过。

你是说你是神？

这我刚刚说过。

但假如你是神，而你是我，我是你，那么.....那么.....我就是神！

是啊，你是神。这是正确的。你完全明白啦。

但我不仅是神.....我还是其他所有人。

是的。

但.....那是不是意味着天地间唯有我，没有其他人和其他事情存在？

难道我没说过“我与父原本是一体”？

说过，但是.....

难道我没说过“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

说过。但以前我不知道你是在实话实说。我以为这句话是个比喻。我以为它更像哲理箴言，而不是陈述句。

它是陈述句。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所以我才会说“只要你们帮助过其中最穷苦的，就等于帮助过我”。

你现在懂了吗？

懂啦。

你总算懂啦。你终于懂啦。

但——别怪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当我和别人相处时，比如说和我的配偶或者孩子，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分离的，他们是有别于“我”的。

意识是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分裂成一千个部分。一百万个部分。一百万乘以一百万个部分。

我已将我自己分裂成无穷多个“部分”——以便我的每个“部分”可以回头观望其自身，看见我的身份和本质的神奇之处。

但我为什么必须经历这段遗忘和怀疑的时期呢？现在我仍然没有完全相信！我仍然逗留在遗忘之中！

别这么苛求你自己。这是大过程的组成部分。你这样没什么不好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因为你开始觉得不好玩啦。生活开始变得不再是快乐。你深陷于大过程之中，乃至忘了它只是个过程。

所以你呼唤我。你恳求我来找你，帮你理解，向你展示神圣的真相，

向你揭露最大的秘密。那个你向自己隐瞒的秘密。关于你的身份的秘密。

现在我已经做到。我再次促使你忆起那真相和秘密。这有用吗？这会改变你明天的行为吗？这会促使你今晚对事物的看法发生变化吗？

现在你会治愈受伤者的创痛、安抚害怕者的焦虑、满足赤贫者的需要、欢庆成功者的辉煌、在目光所及处都看到我的身影吗？

这种对真相的最新忆起会改变你的生活，并促使你去改变别人的生活吗？

或者你会回归遗忘的境地，坠回自私的深渊，重返并再次寄居于你在这次醒悟之前对你自己的身份的狭隘想象之中？

会是哪种呢？

Chapter 08

生命其实是会永远延续下去的，对吧？

它肯定是这样的啊。

它是不会终结的。

是啊。

转世是真的。

是的。你可以随时随地回到凡躯——也就是会“死亡”的肉身。

何时回来是我们决定的吗？

是的，“是否”与“何时”回来都由你们决定。

我们也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离开吗？在什么时候死亡是我们选择的吗？

凡是灵魂遇到的经验，没有哪次是违背其意愿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违背其意愿的，因为灵魂创造着所有经验。

灵魂什么都不想要。灵魂拥有一切。一切智慧，一切认识，一切力量，一切光荣。灵魂是你那从来不睡、不曾遗忘的组成部分。

灵魂渴望身体渴望的东西吗？不。灵魂的欲望是，你们永远不会死。然而如果灵魂认为留在身体里面再也没有意义，那么它会立刻离开身体——改变其身体形式，丢弃原先的身体。

既然灵魂的欲望是我们永远不会死，我们为什么还是会死呢？

你们不会死。你们只是改变了形体。

假如灵魂的欲望是我们永远不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还是会这么做呢？

那不是灵魂的欲望！

你们都是“变形金刚”！

假如停留在某个身体里面再也没有用处，灵魂将会主动地、自愿地、欢乐地改变形体，然后在宇宙之轮上前进。

欢乐地？

非常欢乐地。

没有灵魂在懊恼中死去吗？

灵魂不会死——永远不会。

我是说，假如现有的肉身正在发生变化，正要“死亡”，灵魂不会感到懊恼吗？

身体不会“死亡”，只是随灵魂改变形状而已。然而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暂时使用你们已经习惯的说法。

假如你清楚地知道，你进入所谓的阴世之后想要创造的是什么；假如你坚定地相信，死后你将能够拥有重归于神的经验，那么答案是不会的，灵魂永远不会为你说的死亡感到懊恼。

这样的死亡是光荣的时刻，是美妙的经验。灵魂可以回到它的自然形式，它的正常状态。那种状态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盈，灵魂会感到彻底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在。灵魂还会意识到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感到极乐而圣洁。

在这样的转变中，灵魂是不可能会懊恼的。

那么你是说死亡是一种快乐的经验咯？

对于那些希望如此的灵魂来说，是的，永远是。

好吧，既然灵魂特别想要离开身体，它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呢？它为什么还要在身体中逗留呢？

我并没有说“灵魂想要离开身体”，我说的是，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它是快乐的。这是两回事。

你可以在做某件事时感到快乐，然后做第二件事时也感到快乐。你做第二件事时感到快乐，并不意味着你做第一件事时是不快乐的。

灵魂与身体相处时并非不快乐。恰恰相反，灵魂很高兴处在你目前的形体之中。这并不排除灵魂离开它时同样感到快乐的可能性。

关于死亡，还有许多是我弄不清楚的。

是的，这是因为你不喜欢思考它。然而你必须对死亡和丧事进行深思，方能对生活有彻底的理解，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生活的全部，而只是认识到它的一半。

每个时刻都在开始的刹那间终结。假如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明白它的可贵之处，你就会称之为寻常的时刻。

每次交往都在“开始展开”的刹那间“开始结束”。唯有真正地思考过和深入地理解了这个道理，你才能得到蕴含在每个时刻——以及生活本身——中的财富。

如果你不理解死亡，生活不能将其自身给你。你必须做的不仅是去理解它。你必须热爱死亡，甚至必须像你热爱生活那样去热爱它。

如果你认为和别人的每次相处都是最后一次，你和那人相处的时光将会变得美好。如果你认为每个时刻都是最后的时刻，你对那时刻的经验将会变得极其丰富。拒绝思考你自己的死亡，等于拒绝思考你自己的生活。

那样的话，你将看不到生活的真面目。你将会虚度光阴，浪掷它为你提供的一切。你连它的外表都没看见，遑论看到它的本质。

当你深深地注视某样东西，你会看到它的本质。深入地思考某样东西能够让你看到它的本质。然后幻象将会消失。然后你看东西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唯有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地享受它——也就是说，才能赋予它以欢乐。（“享受”就是让某样东西变得令人欢乐。）

到时候甚至连幻象你也能享受。因为你认识到它是幻象，这种认识本身就能让你欢乐。你会感到痛苦，正是由于你认为生活这种幻象是真实的。

凡是认识到它并不真实的事物，均不会让你感到痛苦。让我重申一遍。

凡是认识到它并不真实的事物，均不会让你感到痛苦。

生活就像电影，像戏剧，在你的精神舞台上演出。你正在创造背景和角色。你正在撰写台词。

当你认识到生活中的一切皆是虚妄，你就不会感到痛苦。

死是虚妄，生亦如此。

当你明白死亡也是幻象，那么你就能够说：“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呢？”

你甚至能够享受死亡！你甚至能够享受别人的死亡。

这似乎很怪异吧？这话听起来很怪异吧？

那只是因为你并不懂得死，也不懂得生。

死绝不是终结，而永远是开始。死亡是门的开启，不是门的关闭。

当你明白生命永存时，你将会明白死亡是你的幻象，它让你非常关注你的身体，从而促使你相信你是你的身体。然而你并非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的毁灭和你毫不相干。

死会教你懂得生方是真。生会教你懂得不可避免的并非死，而是无常。

无常是唯一的真相。

没有什么是恒定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任何东西只要是恒定的，便不能存在。因为哪怕恒定这个概念，也要无常来对照才能有意义。所以恒定即是无常。深深地看着这句话。思考这个真相。理解它，然后你就能理解神。

这是法，这是佛。这是佛法。这是教诲与教师。这是点拨与大师。这是目标和观者。它们是融为一体的。

它们从来不曾不是一体。是你将它们分开，以便你的生活能在你面前展开。

然而当你看着生活在面前展开，别让你自己因之而分心。让你的自我保持完整！要明白生活是幻象！要享受它！但别变成它！

你不是那幻象，而是它的创造者。

你处在人世间，但并不属于它。

所以要利用你的死亡幻象。要利用它！让它变成钥匙，打开那扇让你对生活有更多了解的门。

假如你认为花终究要凋零，那么你看花时将会感到悲伤。假如你认为

花是变化着的整棵树的一部分，很快将会结出果实，那么你将会看到花的美丽。如果你明白花开花谢表示树木将要结果，那么你就理解了生活。

仔细地看这段话，你将会明白生活就是其自身的隐喻。

请永远记得，你不是花，甚至也不是果。你是树。你的根深深地扎入在我里面。我是你赖以成长的土壤，你的花、你的果将会重归于我，创造出更肥沃的土壤。是以生孕育生，永远不知死为何物。

这种说法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谢谢你。现在你能替我解开某个困惑吗？我想谈谈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是一种禁忌呢？

是啊，为什么呢？

你是说自杀没有错吗？

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你满意的答案，因为它本身包含了两个谬误的概念；它的基础是两个谬误的假设；它包含着两个错误。

第一个谬误的假设是，有“对”和“错”这样的东西存在。第二个谬误的假设是，生命是可以被“杀死”的。所以你的问题一经仔细推敲就会分崩离析。

“对”和“错”是人类价值系统中两个哲理性的极点，而人类的价值系统跟终极实在毫无关系——这个道理我在这三卷对话录中反复地讲过。再者，在你们自己的系统中，“对”和“错”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你们的价值观总是不停地改变。

你们一直在改变你们对这些价值观的看法，让它们更适合你们。这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你们是进化着的生灵。然而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你们都坚持认为你们没有这么做，坚持认为不变的价值观才是凝聚你们社会的核心力量。因而你们把社会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你们不断地改变价值观，与此同时却又宣称那些不变的价值观才是……呃……才是有价值的！

要解决这个矛盾引起的各种问题，对策不是将冷水洒在沙子上，指望沙子会凝固，而是为沙子的变动不居而欢庆。当沙子保留着你们筑成的城堡形状时，请为它的美丽而欢呼；但是当潮水涌来时，也请为沙子的新形状而欢呼。

为变化着的沙子而欢庆，因为它们形成了新的山脉，让你们可以攀

登；在那山脉之上，你们将会建筑新的城堡。然而要明白，这些山脉和城堡是会改变的，不是恒定的。

请赞美今天的你，别谴责昨天的你，更别排斥明天的你。

要明白的是，“对”和“错”是你们杜撰的产物，“可以”和“不行”无非表明了你们最新的偏好和想象。

例如，就拿自杀这件事来说吧，你们地球上现在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同样地，你们许多人依然认为，帮助想要自杀的人结束他或她的生命是不行的。

你们说这两种情况“有悖法律”。你们会得出这种结论，可能是因为结束生命这种行动发生得比较快。那些用比较长的时间来结束生命的行为并不违法，哪怕它们造成的结果是相同的。

因而，如果你们的社会上有人用枪杀了他自己，他的家属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如果他用香烟这么做，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啦。

如果医生协助你自杀，那会被指责为滥杀无辜；而假如这么做的是烟草公司，那就美其名曰商业行为。

在你们看来，这似乎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我毁灭的合法与否——也就是它到底是“对”是“错”——好像只关乎这件事的完成速度，以及完成这件事的人。死得越快，“错”的程度就越严重。死得越慢，就越有可能被认为是“可以”的。

有趣的是，真正讲人道的社会得出的结论将与此正好相反。依据你们对“人道”的定义，死亡的时间越短越好。然而你们的社会却惩罚那些去做合乎人道之事的人，并奖励那些丧心病狂者。

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会认为神要求人类承受无尽的苦难，快速地、人道地终结苦难是“错”的。

“惩罚人道者，奖励疯狂者。”

唯有由理解力极其低下的人组成的社会才会将这句话奉为箴言。

你们食用各种致癌物质，吃进添加了化学品（这些东西日积月累会要了你们的命）的食物，吸入被你们不断污染的空气，用这些方法来毒

害你们的身体。你们曾数千次用数百种不同的方法来毒害你们的身体，而且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们完全知道这些东西对你们毫无益处。但是它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你们杀了，所以你们这么做虽然无异于自杀，却免于承担骂名。

假如你用某样见效较快的东西毒死自己，人们就会说你做了违背道德法则的事情。

现在我告诉你吧：快速地杀害自己，并不比缓慢地杀害自己来得更不道德。

这么说，自尽的人不会遭到神的惩罚啦？

我不施罚。我施爱。

经常有人说，那些以为靠自杀可以“摆脱”他们的困境，或者终结他们苦难的人，到了阴间之后，只会发现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和苦难，所以根本就没有摆脱或者终结什么东西。你对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在所谓的阴间拥有的经验反映了你们进入它时的意识。然而你们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生灵，可以随时选择改变你们的经验。

我们那些自尽的亲人现在过得很好咯？

是的。他们过得非常好。

有本很棒的书是关于这个题材的，安妮·普瑞尔写的《斯蒂芬活着》。书中写的是她那个在十来岁时自杀的儿子。许多人觉得这本书很有帮助。

那本书很重要。它对自杀的探讨比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要深入很多。看这本书可以疗愈那些因为亲人自杀而悲痛欲绝或者夜不能寐的人的伤痛。

这种悲痛欲绝或者夜不能寐真叫人伤心，但我认为，这是社会强迫我们对自杀采取负面的态度造成的。

在你们的社会，你们往往看不到你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中自相矛盾之处。有些事你们明知做了会缩短你们的生命，但因为见效较慢，你们就尽情地去做；有些事同样会缩短你们的生命，但因为见效较快，你们就说不能做。这算是人类经验中最明显的矛盾啦。

被你这么一说，矛盾确实很明显。我们自己为什么看不见这么明显的真相呢？

因为如果看到这些真相，你们将不得不为它们去做某些事情。这是你们不愿意做的。所以你们别无选择，只好对其视若无睹。

但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真相，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为它们做些事情呢？

因为你们认为，若要为它们做某些事情，你们将不得不终结你们的快感。终结快感是你们完全不想做的事情。

大多数无异于慢性自杀的事情是能够给你们带来快感的事情。而大多数带给你们快感的事情是满足身体的事情。其实这正标志着你们的社会仍然是落后社会。你们的生活大体上是围绕追求和经验身体的快感而组织起来的。

当然，宇宙各处的生灵都追求经验快感。这本身谈不上落后或高级。这其实是自然规律。社会是否落后，要看它们对快感的定义；对于社会中的生灵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以身体的快感为主要追求，那么它所处的层次就有别于一个以灵魂的快感为主要追求的社会。

要明白的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清教徒派是对的，所有身体快感都是应该被禁止的。这意味着在高级的社会，肉体快感在人们享受的各种快感中并不占据最大的份额。它并不是主要的目标。

社会越高级，其快感也就越高级；对于生灵来说也是如此。

且慢！这听起来像是价值判断啊。我还以为你——神——并不做价值判断呢。

说珠穆朗玛峰比麦金利峰高是价值判断吗？

说姨妈莎拉的年纪比她的侄子汤米大是价值判断吗？

这些是价值判断还是实话实说？

我并没有说高级的意识境界“更好”。它其实也并不更好。就好像四年级并不比一年级更好。

我只是如实说出四年级的情况而已。

我们这个星球还没上四年级。我们在上一年级。对吧？

我的孩子，你们甚至还没进幼儿园呢。你们是在托儿所。

你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我为什么觉得你这是在贬低人类呢？

因为你内心深处极其想要的是某个你缺乏的身份——而不是你现有的身份。

假如你只是对人们实话实说，而谈到的却是对方并不想拥有的东西，大多数人会觉得受到侮辱。

然而在拥有某样东西之前，你无法放弃它。你无法抛弃你从来不曾拥有的东西。

你也无法改变你不予接受的东西。

正是如此。

光明境界始于接受，对“事实”不加判断地接受。

这被称之为进入此在。唯有进入此在，方能找到自由。

厌即是恋。色即是空。也就是说，它不再以其虚幻的形式出现。你会直接看到它的本质。凡是存在的，永远可以被改变。唯有虚无的，不能被改变。因此，要改变此在，请进入它。别厌恶它。别否认它。

你否认什么，就等于宣布什么。而你宣布什么，就会创造什么。

否认某样东西等于重新创造它，因为恰恰是否认某样东西这种行为使那样东西存在。

接受某样东西让你能够控制它。你否认的东西不受你的控制，因为你说过它并不存在。因此你否认的东西会控制你。

你们人类绝大多数人不想接受你们尚未进化到幼儿园阶段这个事实。绝大多数人不想接受人类仍处于托儿所阶段这个事实。然而正是这种拒绝接受的态度，使你们仍处在托儿所阶段。

你们内心深处太想获得某个你们缺乏的身份（高度进化的生灵），乃至不去成为你们实际拥有的身份（正在进化的生灵）。因而你们总是在反对自己，在与自己斗争。你们的进化也因此变得非常缓慢。

最快的进化之路始于承认和接受事实，而非始于厌恶和拒绝事实。

假如我不再将实话当作侮辱，那就意味着我已经接受了“事实”。

正是如此。如果我说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你会觉得受到侮辱吗？

所以我告诉你吧：社会或者生灵越高级，其快感也越高级。

你对“快感”的定义，昭示着你的进化程度。

帮我理解“高级”这个词吧。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存在是具体而微的宇宙。你和你的身体是由聚集在七个中心或者脉轮的原生能量构成的。去研究脉轮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个题材的书有数百种之多。这是我先前馈赠给人类的智慧。

刺激低级脉轮，或者让低级脉轮感到愉快的东西，跟让高级脉轮感到愉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把身体里面的生命能量提升得越高，你的意识层次就越高级。

你看，我们又绕回去啦。这好像是在提倡禁欲嘛。看来这整套理论都在反对性欲的表达。那些拥有“高级”意识的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并不从他们的根轮——也就是第一个脉轮，最低级的脉轮——“出发”。

确实如此。

但我认为在这对话录中你通篇都在说人类的性生活应该得到提倡，而不是压制。

你是正确的。

那我就不懂啦，因为这两者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世界充满了矛盾，我的孩子。真相未必是没有矛盾的。有时候，矛盾中蕴藏着更大的真相。

这就是神圣的二元论。

那你帮助我理解这种二元论呀。因为有生以来我总是听人们说，将“拙火”提炼出根轮是多么“令人愉快”，是多么“高级”。人们说这是神秘主义者虽然禁欲但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狂喜的主要原因。

我发现我们已经偏离了死亡的话题，我为离题万里而道歉……

你干吗要道歉呢？说到哪里是哪里嘛。我们在这通篇对话录中的“话题”是，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宇宙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唯一的话题，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在这话题之内。

想要认识死，就是想要认识生——这个道理我前面已经说过。既然我们已经聊起那种创造生命、享受生命的美好的行动，那么不妨接着聊下去。

我们先来再次弄清楚一件事。“高度进化”未必意味着所有的性行为都要遭到摈弃，所有的性能量都要遭到提升。不然的话，任何地方都不会有“高度进化”的生灵存在，因为所有的进化将会停止。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是的。如果有人说，非常神圣的人从不性交，禁欲标志着他们的神圣，那么这个人并不懂得生活本来的功能。

让我用非常清楚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假如你们想要一根标尺，用它来判断某件事情对人类是否有益，那么请问你们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做这件事，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标准很简单，也很准确。假如每个人都做一件事情的结果是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益处，那件事情就是有助于“进化”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做它的结果是给人类带来灾难，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值得推荐的“高级”事情。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当然。

那么你应该也同意这个观点：真正的大师永远不会说禁欲是通往大师境界的必经之路。然而你们却莫名其妙地认为禁欲是“高级的道路”，性表达是“低级的欲望”；这让你们觉得性经验是可耻的，并引发了对性的愧疚感和性功能障碍。

如果反对禁欲的理由是禁欲会使人类无法繁衍，那么当性履行了这种功能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它了？

人们会做爱，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有延续人类血脉的责任。人们会做爱，因为做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行为由基因决定。你们只是遵守生物命令律而已。

正是如此！基因信号促使人们去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但人类的延续得到保障之后，“忽略这种信号”是否就是“高级”的行为呢？

你误读了这种信号。这种生物命令目的不是保证人类的生存，而是去经验天人合一的状态，那是你们存在的真实本质。当你们达到合一的境界时，新的生命就会被创造出来；但创造新生命并非追求合一的缘由。

如果繁衍子息是性活动的唯一理由，如果性生活无非是一套“生育系统”，那么你们再也无须和别人性交。你们可以从培养皿中用化学元素合成生命。

然而这将无法满足灵魂最基本的冲动；灵魂最想做的其实不仅是繁衍，而是重新创造出你们的真实身份和本质。

那种生物命令要求你们做的不是创造更多的生命，而是经验更多的生活——以及经验生活的实质：对天人合一的境界的展现。

所以你从不阻止人们性交，哪怕他们早过了生儿育女的年龄。

当然。

可是有人说，生够孩子之后，人们就应该停止性交，因为这些继续进行性交的夫妇只是在满足最卑贱的身体欲望。

是有人这么说。

他们还说这并不“高级”，而只是畜生的行为，人的本质要比这个高贵得多。

这让我们回到了脉轮或者能量中心的话题。

刚才我说过：“你把身体里面的生命能量提升得越高，你的意识层次就越高级。”

是啊！那似乎等于说“别性交”。

不，它没有那个意思。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让我回到你刚才的话，并澄清一件事：性交谈不上低贱或者污秽。你们必须将这种观念赶出你们的头脑和你们的文化。

充满激情与欲望的性经验也谈不上卑贱、粗俗或者“有失体面”，更谈不上肮脏。生理冲动并非“畜生的行为”的表征。这些生理冲动是与生俱来的，是我安置在你们体内的。

你们以为是谁安置的呢？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有许多种，生理冲动只是其中之一。别忘了你们是三相的生灵，有七个脉轮。当你们的三相七轮同时向对方做出反应，你们就能拥有梦寐以求的巅峰经验——那种你们生来就追求的经验！

这些能量没有哪一种是不神圣的，然而如果你们只选择其中一种能量，那就是偏执啦。那就不是全面发展！

假如你们没有全面发展，你们就没有做到最好的自己。如果说有什么是不神圣的，没有做到最好的自己就是。

哇！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我从来没有颁布戒条，要求那些选择达到“高级”境界的人禁欲。我只发出邀请。邀请不是戒条，然而你们却把它变成戒条。

我也没有邀请你们别再性交，而是邀请你们别再偏执。

无论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无论是在性交、吃早餐、去上班、在海边漫步、跳绳，还是正在阅读一本好书，你们都要全心全意地去做它，出自三相七轮地去做它。

如果你以低级的脉轮去性交，单独从根轮出发去性交，你将错失这种经验最美好的那部分。然而如果你是爱对方的，与对方性交时从七个能量中心出发，你就能得到巅峰的经验。这怎么可能不神圣呢？

是不可能。我无法想象这种经验是不神圣的。

所以呢，我邀请你们将身体里面的生命能量提升到顶轮，并不等于我建议或者要求你们隔绝底层的通道。

如果你们将能量提升到心轮，甚至提升到冠轮，这并不意味着能量不能停留在根轮。

实际上，如果它不停留在根轮，你们的轮脉就断啦。

当你们将生命能量提升至较高的脉轮，你们可能会选择跟别人性交，也可能不会做出这个选择。但就算你们不选择，那不是因为跟别人性交会违反某种神圣的宇宙法则，也不会因为不跟别人性交能让你们进入更为“高级”的境界。如果你们选择与别人性交，这种选择不会使你们“堕落”到根轮的层次——除非你们做了与断绝底层通道恰好相反的事情：断绝上层通道。

所以我的邀请——这不是戒条，而是邀请——是这样的：

尽可能在每个时刻将你们的能量、你们的生命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次，你们将会进入高级的境界。这跟性交或者不性交毫无关系。这意味着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提升你的意识。

我明白！我懂啦。不过我不知道如何提升我的意识。我也不知道如何通过脉轮提升生命能量。我想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脉轮在什么部位。

渴望更多地了解这种“灵理学”的人很容易找到足够多的相关知识。我以前用非常清楚的文字披露过这些知识。

你是建议大家去看别的作者写的其他作品吗？

是啊。去看迪帕克·乔普拉的作品。他是你们星球上当今最清楚的阐释者。他懂得灵性的奥秘，和灵性的科学。

有些别的使者也很优秀。他们的书不仅描绘了如何提升身体里面的生命力量，还教你们如何离开你们的肉体。

通过阅读这些书，你们可以忆起放弃身体是多么的欢乐。到时你们将会明白，你们如何能够不再害怕死亡。你们将会理解这种二元论：何以灵魂在身体之中是欢乐的，摆脱身体也是欢乐的。

Chapter 09

生活有点像学校嘛。我记得以前每年秋季第一天上学时总是很兴奋，但等到学期结束，我又迫不及待地想放假。

正是如此！准确无误！你真是一语中的啊。确实是这样。只不过生活并非学校。

是的，我记得。你在第一卷解释过。在那之前，我以为生活就是“学校”，我们来到人世是为了“学习我们的课程”。你在第一卷帮了我很大忙，让我明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我很高兴。那就是我们用这三部曲想要做到的——让你灵台清净。在“死亡”之后，灵魂未必会为“生活”懊恼，反倒可能感到非常快乐。这里面的缘故和原理你现在清楚地知道啦。

但你前面提过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来解答它。

哪个问题啊？

你说：“既然灵魂特别想要离开身体，它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呢？”

是哦，我说过。

嗯，灵魂确实会离开身体。我的意思不是说灵魂只在“死亡”时像我刚才解释的那样离开。但它离开并非因为不高兴。而是因为它想要重新获得力量，焕发活力。

它经常这么做吗？

每天都这么做啊。

灵魂每天离开身体？在什么时候呢？

当灵魂渴望得到更大的经验时。它发现这种经验能让它充满活力。

它只是离开吗？

是的。灵魂总是离开你们的身体。在你们的一生中，它不断地离开。所以我们发明了睡眠。

灵魂在睡眠时离开身体？

当然。这就是睡眠的本质。

不妨这么说吧，在你们的一生中，灵魂定期需要充电加油，以便它能够搭乘你们称为肉身的这种载体继续跋涉下去。

你认为灵魂寄居在你们的身体里面容易吗？不容易的！这也许很简单，但绝对不容易！这也许是一种快乐，但并不容易。这是你们的灵魂做过的最困难的事！

灵魂认识你们无法想象的轻盈和自由，它渴望再次进入那种状态，就像喜欢上学却又渴望放暑假的儿童。就像渴望有人陪伴然而在有人相伴时却又渴望独处的成年人。灵魂追求的是真正的存在状态。灵魂是轻盈与自由。灵魂还是祥和与欢乐。它更是无限与无痛、完美的智慧与完美的爱。

它是所有这些，而且不只是这些。然而当它停留在身体之内时，它很少经验到这些东西。所以它为自己做了安排。它告诉自己，创造和经验它现在为自身选择的这种身份需要多长时间，它就待在身体里面多长时间——但前提是只要它愿意，它随时可以离开身体！

它每天都这么做，借助的是那种被你们称为睡眠的经验。

“睡眠”是灵魂离开身体的经验？

是啊。

我原本以为我们睡觉是因为身体需要休息呢。

你搞错啦。事实恰好相反。灵魂想要休息，所以促使身体“睡觉”。

每当灵魂厌倦了束缚，厌倦了处在身体之内带来的沉重和缺乏自由的状态，它就会真的抛弃身体（有时候是在身体还站立着时）。

每当灵魂想要“加油”，每当它疲于应付所有虚假的现实和想象出来的危险，每当它希望再次与精神相连，让精神得到再次的抚慰、休憩和觉悟，它就会直接离开身体。

初次拥抱身体时，灵魂发现这种经验极其难受。它会非常疲累，新进入身体的灵魂尤其如此。所以婴儿睡很多觉。

抵受了再次受到身体羁绊带来的第一波冲击之后，灵魂对这种羁绊的忍耐度开始有所增加。它待在身体里面的时间会变得更长。

与此同时，你那个叫做精神的组成部分开始遗忘——这是早已注定的。灵魂现在不那么频繁飞离身体，但仍是每天进行。即使是这样，它仍无法将精神带回记忆之地。

实际上，在这些时刻，灵魂也许是自由的，但精神可能是迷糊的。因而，整个存在会问：“我在哪里呀？我在这里创造什么呢？”这些探索通往的旅途可能是痛苦的，甚至是可怕的。你们称这些旅程为“噩梦”。

有时候会发生恰好相反的事情。灵魂将会到达一个极佳的记忆之地。现在精神可能会有所醒悟。这会让它充满祥和与欢乐——当你回到身体时，你在身体里面也将经验到祥和与欢乐。

你的整个存在若是更多地经验到这种充电带来的宽慰，更多地忆起它进入身体时正在做什么、试图做什么，你的灵魂选择离开身体的次数就会越少，因为现在它已经知道，它进入身体是有原因和目标的。它的愿望是完成那个目标，尽可能利用它处于身体之内的所有时间。

拥有伟大智慧的人很少睡觉。

你是说，根据一个人睡眠时间的多寡，可以判断那人的进化程度？

是的，大致上可以吧。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不过有时候灵魂离开身体，只是为了离开的极大欢乐。它可能不是为了让精神再次觉悟或者让身体再次充满活力。它可能只是选择再次创造那种认识到与天地万物合一之后的狂喜。所以说一个人睡得越少，进化程度越低并不总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下面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假如有些生灵越来越明白它们要用身体来干什么，越来越明白它们不是它们的身体，身体只是它们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将愿意和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与身体相处，从而显得“需要很少的睡眠”。

有些生灵甚至选择了同时经验处于身体之内时的遗忘状态和灵魂的合一状态。这些生灵能够训练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在他们仍处于身体之内时不要辨认出身体，从而在无须失去人类知觉的情况下，去经验认识他们的真实身份带来的狂喜。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这是个觉悟的问题，只要达到彻底觉悟的境界就可以，这我以前说过的。你无法做到彻底觉悟，你只能处于彻底觉悟的状态之中。

怎样才能处于那种状态之中呢？你肯定可以赐我几样工具。

就创造这种经验而言，日常入定是很有用的工具。借助入定，你可以将你的生命能量提升到顶轮……甚至可以在你“清醒”时离开你的身体。

入定能让你在身体处于清醒状态的情况下做好经验彻底觉悟的准备。这种准备状态被称为真正的清醒。你不必非得打坐入定才能经验到这种状态。入定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你所说的“工具”。但不是说为了经验到这种状态，你非得打坐入定不可。

你也应该知道，入定的方式不仅是打坐入定。还有停顿入定。散步入定。做事入定。性交入定。

入定是真正清醒的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停顿下来，只要在路上停下来，停下你的脚步，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只要停顿片刻，只要停在你所处的地方，你随时随地可以入定。停顿是快乐的，哪怕只停顿片刻。你慢慢地环顾四周，发现许多当你匆匆走过时不会注意到的事物。比如雨后浓郁的泥土芬芳。比如爱人左耳上方的一绺秀发。比如看到孩子在玩耍时真正美好的心情。

你不必离开你的身体，也能拥有这种经验。这是真正清醒的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行走，你将闻到每朵花香的芳香，将随着每只鸟儿而飞翔，将听见脚下的每次声响。你将会发现美丽与智慧。美丽随处可见，生活中的一切皆是美丽。你不必去寻找它。它自己会来找你。

你不必离开你的身体，也能拥有这种经验。这是真正清醒的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行事”，你将把所做的事都变成入定，进而将其变成礼物和馈赠，由你送给你的灵魂，由你的灵魂送给太极。洗碗时，你享受抚摸你双手的水流的温暖，并为水流和温暖而欢欣赞叹。用电脑工作时，你看见字词在你面前的屏幕出现，顺应你的手指的命令，并为精神与身体这种得心应手的协调能力而雀跃鼓舞。准备晚餐时，你感受到带来食品的宇宙对你的爱，而你则用你所有的爱来做这顿菜肴，以此作为回馈的礼物。这跟晚餐的丰盛或俭朴无关。爱能够将清汤变成珍馐。

你不必离开你的身体，也能拥有这种经验。这是真正清醒的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经验到性能量的交换，你将会明白关于你的身份的最高真相。你的爱人的心将会变成你的家。你的爱人的身体将会变成你自己的身体。你的灵魂将不再以为其自身是与万物分离的。

你不必离开你的身体，也能拥有这种经验。这是真正清醒的状态。

做好准备之后，你便处于清醒状态。一个微笑就能使你入定。一个微笑便已足够。只要暂时停下所有事情，并微笑。不为任何事。只因为微笑的感觉很好。只因为你的心知道一个秘密。因为你的灵魂知道那个秘密是什么。为此而微笑。常常微笑。这将会治愈你所有病痛。

你问我要几样工具，我正在把它们送给你。

呼吸。这是另一种工具。长长地、深深地呼吸。缓慢地、温柔地呼吸。在柔和而甘美的、充满能量和充满爱的生命之空中呼吸。你呼吸的是神的爱。深深地呼吸，你便能感受到它。深深地、深深地呼吸，那种爱将会让你哭泣。

为快乐而哭泣。

因为你遇到了你的神，你的神把你介绍给你的灵魂。

拥有这种经验之后，你的生活将会变得不同。人们说起他们曾经“爬上山顶”，或者“潜入圣洁的狂喜”。然后他们的生活永远被改变了。

谢谢你。我明白啦。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是简单而纯粹的行动。

是的。但你要知道的是，有些人入定了许多年，却从未拥有这样的经验。这肯定是因为他们的心态不够开放，意愿不够强烈。也因为他们事先太想得到这种经验。

我应该每天入定吗？

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应该”或者“不该”。问题不在于你应该做什么，而在于你选择做什么。

有些灵魂想要清醒地行走。有些灵魂发现，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梦游，无意识地行走。他们正在没有意识地度过一生。然而清醒地行走的灵魂选择的道路与此不同。它们选择的是别的道路。

它们想要经验与天地万物合一带来的所有祥和与欢乐、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还有智慧与爱。这种经验它们不仅想在身体入睡时抛开身体

去得到，而且也想在它们唤醒身体时得到。

当某个人的灵魂创造出这样的经验，人们会说“他清醒了”。

“新时代思潮”的信徒则称这个过程为“意识提升”。

你用什么名称都无所谓（话语是最不可靠的交流形式），反正只有清醒地生活才可能拥有这种经验。然后呢，这种经验就会变成彻底的觉悟。

那么你最终彻底觉悟到的是什么呢？你最终彻底觉悟到的是你的身份。

每日入定是一种让你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方式。然而它需要你持之以恒，下定决心去追求内在的经验，而不是外在的回报。

请记住，秘密存在于沉默之中。因而最甜美的声音是沉默的声音。这是灵魂的歌。

如果宁可相信人世的喧嚣，也不愿相信灵魂的沉默，你将会迷路。

看来每日入定是个好主意。

好主意？是的。然而请再次认识我刚说过的道理。灵魂的歌可以有多种唱法。甜美的沉默之声可以许多次被听到。

有些人在祈祷中听到沉默。有些人在工作时唱这首歌。有些人在安静的沉思中寻找秘密，有些人则到吵闹中去找。

当你达到大师的境界，甚至只要偶尔经验到它，尘世的喧嚣将会消逝，纷扰将会平息，哪怕你正处于喧嚣和纷扰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将变成入定。

到时生活中的一切皆是入定，你在其中沉思什么是神圣。这被称为真正的清醒，或者觉悟。

若以这种方式去经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挣扎、痛苦和忧愁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经验，你可以选择给它贴上任何你喜欢的标签。你可以给全部经验贴上完美的标签。

把你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当作入定。清醒地行走，不要梦游。在觉悟而非糊涂中行动，别在怀疑和害怕中徘徊，也别在愧疚与自责

中踟躅，要永远相信你是被深爱着的，要居住在这种信念的辉煌之中。你永远和我是一体。我永远欢迎你。欢迎你回家。

因为你的家就在我心里，我的家也在你心里。我邀请你在活着时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死后肯定会明白它。然后你将会认识到，死亡根本是不存在的，你所谓的生与死是同一种无尽经验的两个部分。

我们就是现今存在的万物，是曾经存在的一切，是将来存在的全部，是永无止境的世界。

阿门。

Chapter 10

我爱你，你知道吗？

知道。我也爱你。你知道吗？

我渐渐知道。我真的开始知道啦。

好啊。

Chapter 11

你愿意跟我谈谈灵魂的事情吗？

当然。我会尽力在你的理解力的有限范围内解释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些话在你听来“没有意义”，千万不要感到沮丧。别忘了，你是通过一个过滤器接受这些信息的——而这个过滤器是你设计的，用来防止你忆起太多的事情。

请再次让我想起我为何要这么做。

如果你忆起一切，这游戏将会结束。你来到这里是有特殊原因的，如果你明白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的神圣目标将会受到阻挠。有些事情是人类目前这种意识层次永远无法理解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别试图破解所有的奥秘。反正别试图一下子解开全部奥秘。给宇宙一个机会。它会渐次展现其自身。

请享受这种渐变的经验。

欲快必先慢。

正是如此。

从前我父亲经常这么说。

你父亲是个聪明优秀的人。

没有多少人会这样形容他。

没有多少人了解他。

我母亲了解他。

是的，她了解的。

她爱我父亲。

是的，她爱的。

也原谅我父亲。

是的，她原谅的。

虽然我父亲有过许多伤害她的行为。

是的。她理解了，爱了，也原谅了，所以她从前是一个很棒的模范，一个美好的导师，现在也仍然是。

是的。好啦……你愿意跟我讲讲灵魂吗？

我愿意。你想知道什么呢？

让我们从这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答案我已经知道，但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开个头。有人类灵魂这种东西吗？

有的。它是你的存在的第三相。你是三相的存在，由身体、精神和灵魂组成。

我知道我的身体在哪里，我能看见它。我想我也知道我的精神在哪里——它就在我身体上那个叫做脑袋的部位。但我不知道我的灵魂……

且慢。暂时打住。你刚才说错啦。你的精神并不在你的脑袋里。

真的啊？

真的。你的大脑是在你的头颅里。但你的精神却不。

那么它在哪里呢？

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里。

不会吧……

你所谓的精神其实是一种能量。它是……思维。思维是能量，不是物体。

你的大脑是物体。它是人类身体最大、最复杂但并非唯一的生物化学装置。身体用它来将你们的思维能量翻译或者转化成生理冲动。你的大脑是转化器。你的整个身体也是。你每个细胞都是小小的转化器。生物化学家经常说，个体细胞——比如说血细胞——似乎有它们自己的智力。实际上它们确实有。

不但细胞如此，身体更大的组成部分也是如此。这个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某个身体部位往往显得有它自己的想法……

是的，每个女人都知道，如果男人容许那个部位影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他们会有多荒唐。

有些女人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男人。

这是无可否认的。有些男人也通过那个地方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来控制女人。

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想知道如何终结这个循环吗？

肯定想啊！

方法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啦，就是提升生命的能量，让它涵盖全部七个脉轮。

当你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出发点比你刚才提到那个小小的部位更大，女人就不可能控制你，你也不会想到要控制她们。

女人会想到要用这种操纵的方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她们似乎找不到别的控制方法，至少找不到效果相当的方法，而且不加控制的话，男人往往会变得，嗯，会变得失控。

然而如果男人能够更多地展现他们更为高尚的品质，如果女人能够更为喜欢男人的那些品质，所谓的“性别战争”将会结束。你们地球上其他任何种类的战争也都会结束。

正如我早前说过的，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应该放弃性，或者说性是人类的本性中较为低级的一部分。这仅意味着，如果不将性能量提升到高级的脉轮，并和其他构成整个人的能量相结合，由性能量单独催生的选择和结果并不是整个人的如实反映。这些选择和结果通常不是那么高尚。

你的整体是高尚本身，然而凡是不反映你的整体的，都不那么高尚。所以如果你想要保证你做出的选择或者造成的结果是不高尚的，那么你尽管单独从根轮出发去做决定。然后观察结果。

那结果将完全不出所料。

嗯。我想我明白了。

你当然明白。

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事理，而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肯依照已经学会的道理去行动？

那么精神在每个细胞里.....

是的。你大脑里的细胞比身体其他任何部位都要多，所以显得你的精神就在那里。然而大脑只是主要而非唯一的处理中心。

很好。我清楚啦。那么灵魂在哪里呢？

你认为它在哪里呢？

在“天眼”后面？

不是。

在我的胸膛里，心脏的右边，就在胸骨下方？

不对。

好吧，我放弃。

它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是的。

那像精神啦。

哎呀。且慢。精神并非无所不在。

不是吗？我刚才听到你说它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

那又不等于“无所不在”。细胞之间有空隙的。实际上，你们的身体百分之九十九是空间。

灵魂就在这些空间里吗？

灵魂在你身体内部和周围的每个地方。它是接纳你的容器。

且慢！现在轮到你且慢了！以前我接受的教育是，身体是灵魂的容器。不然怎么会有“身体是生命的庙宇”这句话呢？

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这句话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不仅是他们的身体；他们是某种比身体更大的东西。真的。确实是这样。灵魂就比身体更大。它并不是被囊括在身体之内，而是将身体容纳在它之内。

我有用心在听，但是很难理解你说的话。

你听说过“气场”吗？

听说过啊！这就是灵魂吗？

就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理解能力而言，拿这个词和灵魂相比是最贴切的，能够让你们理解灵魂是一种巨大而复杂的实在。灵魂是让你们成为你们的东西——同样道理，神的灵魂是容纳宇宙、使其成为宇宙的东西。

哇。这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所有想法。

别大惊小怪，我的孩子。颠覆才刚刚开始。

但如果灵魂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体内和周围的空气”，如果所有其他人的灵魂都是相同的，那么如何区分两个人的灵魂呢？难道……你可别跟我说……

你明白啦？你早就知道答案啦！

原来我们的灵魂和别人的灵魂是没有分界线的！就好像客厅里的空气和餐厅里的空气没有分界线那样！所有空气是融为一体的！所有灵魂是融为一体的！

你刚刚发现了宇宙的秘密。

而且如果你是宇宙的容器，就像我们是我们身体的容器那样，那你和我们之间便没有分界线！

（咳咳）

你的老底被我揭穿了很尴尬吧？反正我揭示了这个神奇的道理！我是

说，我从前一直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没发现而已——但现在我发现啦！

这让你感觉很棒。对吧？

你知道吗，从前我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是因为身体是独立的容器，“这个”身体和“那个”身体之间是相互分离的，我又总是以为灵魂寄居在身体之内，所以我会把“这个”灵魂和“那个”灵魂分开。

是的，你有这种想法很自然。

但假如灵魂存在于身体内外每个地方，就像你说的，灵魂就是身体的气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气场会有分界线吗？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啦，一个人的灵魂和别人的灵魂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我们全部人其实真的是一体的！

太好啦！你说得太好啦！

以前我总是以为这是一个玄学的真理。现在我明白它是个物理学的真理啦。天哪，原来宗教可以变成科学！

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

但我还有个疑问。假设一个人的灵魂和别人的灵魂之间没有分界线，那是不是意味着个体的灵魂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你倒是挺高深莫测的嘛，真不愧是神啊。

谬赞啦。

但是坦白说，我希望你回答得更清楚一点。

让我歇会吧。我们聊得太快了，你现在写得手发痛呢。

你说对啦，真是龙飞凤舞也赶不上。

是啊。所以我们休息片刻吧。每个人都放松一下。我准备向你们大家解释这个道理。

好啊。说吧。我准备好啦。

你记得我曾有许多次跟你提起神圣二元论吗？

记得啊。

嗯，这也是神圣二元论之一。实际上，它是最大的神圣二元论。

我知道。

假如你想要在我们的宇宙优雅地生活，那么认识神圣二元论，并彻底地了解它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神圣二元论，就是说两个明显相互矛盾的真相，能够同时并存于相同的地方。

现在你们地球上的人们觉得这很难接受。他们喜欢有条有理，凡是不符合他们观点的东西，都会自动遭到拒绝。由于这个原因，每当两种实在同时展现其自身，并显得彼此矛盾，人们会立刻认为其中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假的、伪的。要非常成熟的人才会明白并接受这个道理：它们其实都可能是真的。

然而在绝对领域（它和你们生活在其中的相对领域截然相反），很明显的事实是，有时候，用相对领域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太极这种真相产生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

这被称为神圣的二元论，它是人类经验非常真实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刚才说的，你们几乎不可能优雅地生活，除非接受这个道理。不接受的话，你们将会永远牢骚满腹、怒火攻心、焦躁不安，徒劳地寻求“正义”，或者热切地试图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可是那些力量其实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正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这样的矛盾，我们想要的效果才会出现。

实际上，相对领域是有赖于这些矛盾而存在的。比如说好和坏之间的对立。终极实在是没有好和坏这种东西的。在绝对领域，一切皆是爱。然而你们在相对领域里创造出这种你们称为“坏”的经验，你们这么做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你们想要经验到爱，而非仅仅认识到爱是太极。可假如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爱，你们无法经验到任何东西。所以你们从前在你们的实在里创造出好和坏的对立（如今你们每天仍在这么做），借用其一来经验其二。

于是我们拥有了一个神圣二元论——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真相同时存在于相同的地方。具体来说，这两个真相分别是：

好和坏这种东西是存在的。

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爱。

谢谢你向我解释这个道理。你以前讲解过这个道理，但谢谢你又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神圣二元论。

别客气。

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最大的神圣二元论。

宇宙万物皆是一体，因此唯有一个灵魂。而这一体中又有许多个灵魂。

这种二元论的原理是这样的：你刚才向你自己阐明了灵魂之间没有分界线这个道理。灵魂是生命的能量，它以气场形式存在于所有物体的内部和周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灵魂“裹住”所有物体，让它们各就其位。“神的灵魂”裹住宇宙，“人的灵魂”裹住每个独立的身体。

身体并非灵魂的容器或“住所”；灵魂是身体的容器。

是这样的。

然而灵魂之间没有“分界线”——没有哪个地方是“某个灵魂”的终点和“别的灵魂”的起点。所以裹住所有身体的确是一个灵魂。

正确。

然而那唯一的灵魂却“觉得”它是许多个体灵魂。

确实如此，我确实有这种感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你能向我解释其中的原理吗？

能啊。

灵魂固然并非彼此分离，但在物质领域里，那唯一灵魂的实质却拥有各种不同的速度，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密度。

各种不同的速度？怎么把速度扯进来啦？

生命无非就是振动。你们所谓的生命（也可以说你们所谓的神）是纯能量。那种能量总是不停地振动着。它不停地波动着。各种以不同速

度振动的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密度或者各种强度不等的光。这反过来又在物质世界制造了你们所谓的不同“效果”——实际上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物体。尽管这些物体迥然有别，彼此独立，但产生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

我想回到你刚才举的那个关于客厅和餐厅之间的空气的例子。你这个突如其来的比喻很好。它算得上是灵感。

我也不知道刚才是怎么想到的。

是我让你想到的啊。喏，你刚才说，那两个房间里并没有哪个地方是“客厅的空气”开始之处和“餐厅的空气”结束之处。情况确实如此。然而“客厅的空气”确实在某个地方没有那么浓。也就是说，它飘散了，变“稀”了。“餐厅的空气”也是如此。你离餐厅越远，就越闻不到晚餐的味道！

屋子里的空气是相同的空气。餐厅的空气不是“独立”的。然而餐厅的空气却肯定像是“别的空气”。首先，它的味道不同！

所以呢，由于空气拥有不同的性质，就显得它似乎是不同的空气。但它其实不是。所有空气是相同的，虽然似乎有区别。在客厅里你闻到火炉的气息，在餐厅里你闻到晚餐的香味。甚至你可能会走进某个房间，然后说“哇，好闷呀。让我们透透气”，好像房间根本没有空气。可是房间里当然有许多空气。你想要的是改变它的性质。

于是你从外面带进来某些空气。可是那也是相同的空气。在所有事物里里外外流动的空气只有一种。

真酷啊。我全懂啦。我喜欢你用我能完全听懂的语言来向我解释宇宙。

嗯，谢谢你。我会努力让你听懂的。让我接着说吧。

请讲。

如同你屋子里的空气，生命的能量——我们称其为“神的灵魂”——在环绕不同物体的时候，具有不同的性质。实际上，那种能量是以特定方式聚合，形成了这些物体。

在能量粒子凝聚形成物质的过程中，它们变得非常密集。凑起来，挤在一起。它们开始“显得”、甚至“觉得”是独特的个体。也就是说，它们开始显得“分离于”、“有别于”所有其他能量。然而这全是相同的能

量，无非是行为有所不同而已。

正是这种不同的行为，使得太极有可能化为万物。

道理我在第一卷已经解释过，太极不可能经验到其自身便是太极，除非它培养出这种区分的能力。所以太极生两仪，分出了阴和阳。（现在我尽量让这个道理变得非常简单。）

那些凝聚成人体这种独特个体的“能量块”就是你们所谓的“灵魂”。部分的我变成了许许多多的你们，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东西。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神圣二元论：

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有许多个。

哇——那很了不起耶。

要你说哦。

那我接着讲下去？

不要啦，打住吧。我觉得好无聊。

好啊，请继续！

好的。

能量在凝聚的过程变得，正如我刚才说的，非常密集。但离这个密集点越远，能量就变得越分散。“空气变得稀薄了”。气场消退了。能量不会彻底消失，因为它做不到。它是所有造物的原料。它是宇宙间的一切。然而它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稀薄，非常微弱——几乎“并不存在”。

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在其自身的其他部位，它能够再次凝聚，再次“固化”，形成你们所谓的物质和看起来有独立形状的物体。现在两个物体显得彼此分离，而其实那种分离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些非常简单和初级的文字解释了整个物质宇宙的奥秘。

哇。但这是真的吗？我怎么知道这整套说法不是我杜撰出来的？

你们科学家已经发现，所有生命的基质是相同的。

他们从月球带回岩石，发现那岩石和地球上的树木有相同的基质。他们取出树木的一部分，发现树木和你们的身体有相同的基质。

我告诉你吧：我们的基质是相同的。

我们大家都是相同的能量，以不同的方式聚合、压缩，创造出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物质。

没有什么“物质”本身是物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其自身成为物质的。耶稣曾经说：“没有圣父，哪会有我。”万物的圣父是纯粹的思维。这是生命的能量。这是你们所谓的绝对之爱。这是男神和女神、最初和最终、起始和末尾。这是鸿蒙的状态、不动的动者、最初的源头。这是你们自有时间伊始便想要理解的。这是伟大的秘密、无尽的谜团、永恒的真相。

我们唯有一个，所以这一个就是现在的你。

Chapter 12

看着这些文字，我心里充满了敬畏。谢谢你以这种方式与我同在。谢谢你与我们大家同在。因为已经有数百万的人看过这几卷对话录，还有数百万的人将会看。我们非常感激你到我们心里来。

你们是最爱的生灵，我一直在你们心里。你们现在能够真正地感受到我在那里，我十分高兴。

我向来与你们同在。我从不曾离开你们。我是你们，你们是我，我们不会分离，永远不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些日子我会觉得极其孤单。有时候我觉得我独自在战场上搏斗。

那是因为你离开了我，我的孩子。你抛弃了你对我的觉悟。但凡你觉悟到我的存在，你就不可能感到孤单。

我如何才能停留在这种觉悟之中呢？

把你的觉悟带给别人。别用口头劝说，而是要以身作则。在其他所有人的生活中成为爱（也就是我）的起源。因为你把东西送给别人，就等于送给自己。原因在于我们只有一个。

谢谢你。是的，你从前也曾教我这么做。成为起源。你曾经说，无论你想拥有什么经验，要在别人的生活中成为那种经验的起源。

是的。这是伟大的秘密。这是神圣的智慧。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创造和平快乐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所有冲突和所有困难，都是因为你们无法理解并遵从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明白啦。你又把这个道理说得如此通俗，如此清楚，所以我能懂。我会努力做到不要再次“丢失”它。

你无法“丢失”你送出去的东西。请永远记住这一点。

谢谢你。我能再向你提几个有关灵魂的问题吗？

我还想谈谈你目前正在过的生活。

好啊。

你刚才说，有时候你觉得你独自在战场上搏斗。

是啊。

哪个战场？

这只是比喻性的说法啦。

我看不是。我觉得它显示了你（和许多人）对生活的真实看法。

你脑海里认为人生是一个“战场”——有某种战争在其上进行。

嗯，有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人生其实不是那样的，它不必非显得像战场不可。

恕我直言，我很难相信你这句话。

所以你在现实中才会觉得人生是战场呀。因为你相信什么，就会把什么变成现实。然而我告诉你吧：你的生活原本不必是斗争，现在和将来也不必。

我曾经送给你几样工具，让你可以用来创造最美好的实在。我们在这套尚未结束的对话录中曾谈过很多。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思维，话语和行动。

很好。你记住啦。我曾经赐给米尔德丽德·辛克雷灵感，让我的这位灵性导师说出这句话：“你生来就拥有宇宙的创造能力，它就在你的舌尖之上。”

这句话蕴含着令人震惊的意义。下面这个来自我的另一个导师的真相也是：

“既然你已经相信，就让你看到它发生吧。”

这两句话都跟思维和话语有关。我的另一个导师说的这句话则和行动有关：

“始于神，终于行动。行动是创造中的神——或者被经验到的神。”

你说过这句话，在第一卷。

第一卷是通过你披露出来的，我的孩子；与此相同，所有伟大的道理，都是由得到我点拨的人披露出来的。那些愿意接受我赐予的灵感、无畏地和公众分享这些灵感的人，都是我最伟大的导师。

我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

看过你受我点拨后写下的这些话语的，已经有数百万人。

数百万人啊，我的孩子。

这些话语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它们的影响遍布全世界。

你认为一个人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配得上伟大导师的称号呢？

要以其行动而非话语为标准。

这是非常机智的回答。

我这辈子的行动并不高尚，我当然不配成为导师。

有史以来的导师有一半被你刚写下的文字抹杀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等同于我借海伦·舒克曼之笔在《奇迹课程》中写下的那句话：为人师者，未必不需要学习。

你认为你必须展现出完美的境界，才能教别人如何达到那种境界吗？

虽然你曾犯下你所谓的错误……

——我犯下的错误太多了……

——但是你也展现出很大的勇气，敢于披露你和我的这次对话。

我展现的也许是鲁莽。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样贬低自己呢？你们所有人都这副德性！每个人都这样！你们否定你们自己的伟大，也否定我就在你们之内。

我没有啦！我从来没否定过！

不会吧？

好啦，最近没有啦……

我告诉你吧，鸡啼之前，你将会否定我三次。

你每个自我贬低的思维，都是对我的否定。

你每句自我贬低的话语，都是对我的否定。

你每次表现出你自己“不够好”或者有其他任何欠缺的行动，都是对我的否定。不仅是在思维上、在话语上否定我，还在行为上予以否定。

我真的……

——别让你的生活成为别的东西，要让它成为你对你身份的最伟大期许的最美好实现。

喏，你对你自己的最伟大期许是什么呢？难道你没想过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伟大的导师吗？

呃……

没想过吗？

想过吧。

那就是啦。那你就是伟大的导师。除非你再次否定。

我不会再否定啦。

真的吗？

真的。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证明？

是的。

怎么证明？

现在就说：“我是伟大的导师。”

这个……

说啊，快说。

我是……哎呀，你知道的，问题在于，这些文字统统是要出版的。我清楚地知道，我如今在这本黄色便笺纸上写下的文字将会以图书的形式出现在某个地方。比如说皮奥利亚的人将会读到这句话。

何止皮奥利亚！北京的人也会读到啊！

好吧，中国人也会读到。这就是我的顾虑。自从第二卷出版那个月起，人们总是问我——骚扰我——第三卷的情况！我努力解释为何这么久还没出版。我努力让他们明白，当你知道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在等待，你写这部对话录会有什么感受。这跟第一卷和第二卷不同。我写下那两本对话录的时候没有这种心情。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它们会变成书。

不对，你想过的。你内心深处是想过的。

好吧，也许我当时希望它们变成书。但现在我知道第三卷肯定会出版，我在这便笺本上写字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将会读到你写的每个字。

是啊。你现在居然要求我说我是伟大的导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怎么说得出口呀。

你希望我要求你在私下宣布你自己的身份吗？你觉得那样你心里更有底，是吗？

我要求你公开地宣布你的身份，正是因为现在你是公众人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公开地说出那句话。

公开的宣布是期许的最高形式。

你要在生活中最完美地实现你对你的身份最伟大的期许。你要实现这种最伟大的期许，首先就要宣布它。

公开地宣布它。

实现它的第一步是将它说出来。

难道做人不用谦虚吗？不用讲究礼节吗？向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宣布我们对自己的最高期许，这么做合适吗？

每个大师都曾这么做。

是的，可是他们并不傲慢。

说“我是生活和道路”不“傲慢”吗？你觉得这还不够傲慢吗？

喏，你刚才说你不会再次否定我，可是过去十分钟你一直在为否定我找借口。

我并不是在否定你。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我对我最伟大的期许。

你对你最伟大的期许就是我！那就是我的身份！

当你否定你最伟大的部分，你就是在否定我。我告诉你吧，在天亮之前，你将会否定我三次。

也可能不会。

是的，也可能不会。这只有你才能决定。只有你才能选择。

有哪个伟大的导师是私下的导师呢？佛陀、耶稣、奎师那——这些不都是公开的导师吗？

是的。但有些伟大的导师并不那么知名。比如我母亲。你前面也说过。未必要声名远播才能成为伟大的导师。

令堂是先驱，是信使，是铺路人。她以身作则，为你铺下了道路。然而你也是导师。

令堂是多么优秀的导师，你是清楚的，可是她显然没有教你永远别否定你自己。然而你要把这个道理教给其他人。

我想要这么做啊！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别“想要”，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当你说你想要某样东西，你只是宣布你缺乏它——然后你将会一直处于那种缺乏的状态之中。

好吧！好吧！我不“想要”，我选择。

那好多啦。那好太多啦。喏，你选择什么呢？

我选择教别人不要否定他们自己。

很好。你还选择教给别人什么呢？

我选择教别人永远不要否定你——神。因为否定你就是否定他们自己，而否定他们自己就是否定你。

很好。你是选择随意地、“随机地”传授这个道理，还是选择专注地、尽力地传授它？

我选择专注地传授它，尽力地传授它。就像我母亲以前那样。我母亲其实有教我别否定我自己。她每天都教我这个道理。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她是最会鼓励人的。她让我要相信我自己，相信你。我应该成为这样的导师。我选择成为这样的导师，向别人传授我妈妈教给我的所有伟大智慧。她毕生都在传道，不仅通过言传，还通过身教。所以她是伟大的导师。

你说得对，令堂是个伟大的导师。其实你早前说的那个道理也对。一个人确实未必要声名远播才能成为伟大的导师。

我刚才是在“考验”你。我想看你会走向哪里。

我“走向”的是我“该去”的地方吗？

你走向了所有伟大导师去的地方。走向了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真相。你必须永远走向这个地方，因为当你教导世人时，你必须从这个地方出发，必须回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这我是知道的。

那么关于你的身份，你认为最深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是……

……伟大的导师。

传授永恒真相的伟大导师。

这就对啦。镇定地说，轻柔地说。这就对啦。你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相，你只要衷心地说出来就好。

你这不是在自吹自擂，也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在自吹自擂。你这不是在大言不惭，也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在大言不惭。你并不是在装腔作势，你是坦诚相告，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每个人内心都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伟大的芭蕾舞者，或者伟大的律师，或者伟大的演员，或者伟大的一垒手。他们是伟大的侦探，或者伟大的销售员，或者伟大的父母，或者伟大的设计师，伟大的诗人或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建筑师或者伟大的治疗师。他们每个人都是伟大的人。

每个人内心都知道他们的身份。如果他们敞开心扉，如果他们和别人分享他们内心的欲望，如果他们在生活中实践他们内心的真相，那么他们的世界将会充满光辉。

你就是伟大的导师。你认为你这份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你给的啊。

那么，当你宣布你的身份时，你只是在宣布我的身份。只要你永远宣称我是起源，没有人会介意你宣布自己是伟大的。

可是你总是要求我宣称我自己是起源。

你就是起源——是一切的起源。你这辈子最熟悉的伟大导师曾经说：“我就是生活和道路。”

他也说过：“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圣父赐给我的。没有圣父，哪会有我。”

他还说过：“我和圣父是一体。”

你明白吗？

我们唯有一个。

正是如此。

这让我又想起了人类的灵魂。我能再提几个有关灵魂的问题吗？

说吧。

好的。灵魂有多少个呢？

一个。

是的，最大的灵魂只有一个。但那化生万物的太极分解为多少“个体”呢？

喂，我喜欢“分解”这个词汇。我喜欢你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让人明白最初的能量将其自身分解为许多个不同的部分。我喜欢它。

我很高兴。那么你到底创造了多少个体呢？灵魂有多少个呢？

我无法以你能够理解的言语回答。

试试看嘛。它是常数吗？或是变数？抑或是无穷数？自从“首批”之后，你有创造新的灵魂吗？

是的，它是常数。是的，它是变数。是的，它是无穷数。是的，我有创造新的灵魂；不是，我没有。

我听不懂。

我知道。

请你帮助我。

你真的这么想知道吗？

什么啊？

“神啊，请你帮助我”这句话好像是你们发誓的时候才会说的？

你真聪明啊。好吧，我真的非常想明白这个道理，神啊，请你帮助我。

我会的。你很坚决，所以我会帮助你——不过我要提醒你，从有限的视角来理解无限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总归要试一试。

真酷。

是的，很酷。好啦，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你的问题有个假设，那就是存在一个叫做时间的领域。实际上，这种领域是不存在的。宇宙间唯有一个时刻，那就是永恒的此刻。

所有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此刻发生。没有事

情在“从前”发生，因为从前是不存在的。没有事情在“以后”发生，因为以后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永远只有此刻。

在此刻，我不停地变化着。因此我“分解”（我喜欢你这个词汇！）自我的份数总是不同的，也总是相同的。由于唯有此刻，灵魂的数量永远是恒定的。但由于你用此时和彼时来理解此刻，它又永远是变化的。前面我们讨论转世、低级生命形式和灵魂如何“归来”时有涉及这个问题。

由于我永远是在变化着的，灵魂的数量有无限多。然而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它显得是有限的。

有些灵魂在达到终极觉悟的境界、重归于终极实在之后，会自愿“忘记”一切，重新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算是“新的灵魂”——它们决定移动到宇宙之轮上的新地方，有些选择再次成为“年轻的灵魂”。然而所有的灵魂都是首批出产的，因为所有从前、现在和将来被创造的灵魂，都是在唯一的此刻被创造的。

所以灵魂的数量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既是变化的，也是恒定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

由于终极实在具有这种属性，我通常被称为不动的动者。我是那永远运动的，也是那从不运动的；我是那永远变化的，也是那从不变化的。

好吧，我总算明白了。反正在你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一切事情都有可能是绝对的。

也可能不是。

正是如此。准确无误。你真的“明白”了！太好啦！

嗯，其实我觉得我向来都明白这个道理的。

是的。

我不懂的时候除外。

是这样的。

也可能不是。

正是如此。

好啦，我们别饶舌啦。否则这本书就会像是一场闹剧。

也可能不像。书中有些话题是你想认真对待的。

也可能不想。

是的。

那么，再次回到灵魂的主题……

老兄，这是个很棒的书名……《灵魂的主题》。

也许我们将会写这样一本书。

你开玩笑啊？我们已经写啦。

也可能还没写。

这是真的。

也可能不是。

反正你无法确定。

除非你已经确定。

你看到了吗？你渐渐明白啦！你正在忆起生活的本质，你正在拿它来开玩笑！现在你又回到那种“轻松生活”的状态啦。你的心情变得轻盈了。这是达到光明境界的象征。

很酷啊。

非常酷。那意味着你很劲爆！

对啊。这就是“在矛盾中生活”。你已经讲过好几次啦。现在回到灵魂的主题吧，年老的灵魂和年轻的灵魂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能量体（也就是我的一部分）能够察觉到其自身是“年轻”或“年老”，这取决于它达到终极觉悟的境界之后的选择。

当它们回到宇宙之轮时，有些灵魂选择了成为年老的灵魂，有些选择

了“年轻”。

实际上，假如那种叫做“年轻”的经验不存在，那么那种叫做“年老”的经验也无法存在。所以有些灵魂“自愿”被称为“年轻”，有些自愿被称为“年老”，以便唯一的灵魂，也就是太极，能够彻底地认识其自身。

同样道理，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有些灵魂选择了被称为“好”，有些选择了被称为“坏”。所以没有灵魂会遭到惩罚。那唯一的灵魂怎么会想要惩罚其自身的组成部分呢？

童话书《小灵魂与太阳》很漂亮地解释了这个道理。那本书的讲解很简单，连孩子也能看懂。

你总是有本事把话说得如此优雅，把极其复杂的概念讲解得如此清晰，甚至让孩子也能明白。

过奖啦。

我还有另一个关于灵魂的问题。有“灵魂伴侣”这种东西吗？

有的，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区别在哪里呢？

你们总是浪漫地认为“灵魂伴侣”意味着“你们的另一半”。实际上，人类的灵魂——“分解”之后的部分之我——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大。

换句话说，我所说的灵魂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大得多啊。它不是某个房间里的空气。它是整座房子里的空气。而且这座房子有许多房间。“灵魂”并不受限於一种属性。它不是餐厅里的“空气”。灵魂也没有“裂变”为两个被人称为灵魂伴侣的个体。它不是餐厅和客厅里的“空气”的混合物。它是整座大厦里的“空气”。

我的国度有许多大厦。虽然在每座大厦里外流动的是相同的空气，同一座大厦的各个房间里的空气却可能会“比较接近”。你可能会走进这些房间，然后说：“这里感觉很接近。”

这样你就明白啦——灵魂只有一个。然而你所说的个体灵魂是巨大的，它存在于成千上百种物质形式的内外，在这些物质形式上方盘旋。

在相同的时间吗？

时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对你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说：“是，也不是。”有些被你的灵魂裹住的物质形式在你的理解中是“活着”的。有些则分解在你称为“死者”的形式之中。有些被裹住的形式生活在你所谓的“未来”。当然，这一切都在此刻发生，然而你发明了时间这种工具，用来更好地理解现实的经验。

那么这成千上百种被我的灵魂“裹住”（你用的这个词很有趣）的身体都是我的“灵魂伴侣”咯？

是的，这种理解比你原来的理解更加准确。

我的灵魂伴侣之中有些生活在从前？

是的。按照你的说法，是的。

哇，等等！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些生活在“从前”的部分，是否就是我现在所说的“前生”？

你脑子转得很快！你总算明白啦！是的，其中有些是你“从前”度过的“别的人生”，有些不是。你的灵魂的其他部分裹住的身体生活在你所谓的将来。还有别的部分则化入不同的身体，现在就生活在你们的星球上。

当你遇到这些人，你可能会一见如故。有时候你甚至会说：“我们‘前生’肯定是共同度过的。”这种说法没有错。你们确实共同度过了“前生”。你们在“前生”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相同的时空连续体中的两个人。

这太神奇啦！这解释了我的许多困惑。

是的，是这样的。

但我还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有时候我知道我肯定跟某些人共同度过了“前生”，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可是当我跟他们提起时，他们却完全没有相同的感受，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你混淆了“过去”和“未来”。

怎么说？

你和他们确实共同度过了另外一次人生——只是并非前生而已。

是“来生”吗？

正是。这一切都在永恒的此刻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察觉到的是尚未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忆起”未来呢？

这些是非常微弱的振动，你们有些人比其他入更加敏感。而且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可能你对你和某个人在“过去”或“未来”共处的经验比对方更加敏感。假如你对某个人拥有这种感觉，这通常意味着，作为你那非常巨大的灵魂的组成部分，你和对方曾经在同一个身体之内共处过一段时间。假如你对某个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不如前面那种强烈，那可能意味着你们曾经共同度过一段“时间”，但不是在一个身体之内。你们也许曾是（或者将是）丈夫和妻子、兄弟和姐妹、父母和子女、相恋的情人。

这些都是很亲近的关系，你在“今生”会有“第一次”与他们“重逢”的感觉，那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有个我以前总是无法理解的现象就变得很好理解啦。现在不止一个人宣称他们的前生是圣女贞德，或者莫扎特，或者“过去”的其他著名人物。我总是以为这恰好证明转世论是骗人的，因为同时有几个人宣称是从前的同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啊？但我现在发现这是可能的！这无非就是几个被相同的灵魂裹住的敏感生灵“忆起”它们各自的灵魂中有一部分曾经是（现在也是）圣女贞德而已。

天哪，这打破了所有禁锢，使一切成为可能。将来我要是发现自己说“这不可能”，我会知道我只是在展现有许多事情我还不了解。

你能忆起这个道理真好。你能忆起这个道理太好啦。

如果我们的“灵魂伴侣”不止一个，那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先后——甚至同时——对几个人产生“灵魂伴侣的感觉”！

是的。

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同时爱上几个人。

当然啦。

你误会我的意思啦。我说的是那种强烈的、专属的爱，那种我们通常只为一个人——至少每次只为一个人——保留的爱。

你们为什么要“保留”爱呢？你们“保留”爱干什么呢？

因为“那样”同时爱上几个人是不对的。那是一种背叛。

谁告诉你的？

每个人。大家都这么说。我的父母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的宗教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的社会是这么告诉我的。每个人都这么告诉我！

这也属于那种落在儿子身上的“父亲的罪”。

你自己的经验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毫无保留去爱每个人是你最大的快乐。然而你的父母、老师和神父却告诉你别的——你每次只能“那样”去爱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谈及的不仅是性爱。如果你认为有个人在某方面和另外一个人同样特别，你通常会觉得你背叛了另外那个人。

是这样的！正是如此！我们都是这样的！

那么你们表达的爱不是真的，而是假的。

在人类的经验框架之中，真正的爱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表达呢？我们应该——实际上，有些人说我们必须——给这种表达施加什么限制呢？如果所有社会的和性的能量都不受限制地汹涌而出，会有什么后果呢？若要得到彻底的性自由，我们必须完全抛弃责任感吗？或者应该把责任感提到绝对的高度？

任何限制爱的自然表达的尝试，都是对自由的经验的否定——从而也是对灵魂本身的否定。因为灵魂就是自由的化身。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因为神是无限的，不受任何束缚。灵魂是具体而微的神。因此，灵魂反抗任何强加给它的束缚，每当它接受外来的束缚，它就会重新死去。

从这种意义而言，新生本身即是死亡，而死亡即是新生。因为在新生中，灵魂发现其自身受到身体可怕的禁锢，而在死亡时，它再次逃脱

了这些束缚。它在睡眠时做的是相同的事情。

灵魂飞翔着回归自由——并再次为表达和经验其真实本性而欢欣。

然而当它处在身体之内时，它的真实本性能够得到经验和表达吗？

这是你提出来的问题——要回答它，我们必须来看生活本身的理由和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在身体之内的生活无非是牢狱和束缚，那么这种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合理性呢？

是的。这是我想了解的问题。我代表世界各地所有感到深受人类经验束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我说的束缚不仅是身体上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

——也是情感上的和心理上的。

是的，我知道。我能理解。不过你提到的这一切，还是跟前面那个更大的问题有关。

是的，没错。你先让我把话说完。这世界总是不让我用我想采取的方式去爱每个人，这让我感到极其沮丧。

小时候，我接受的教育是别跟陌生人说话，别说不得体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父亲走在街道上，迎面走来一个穷人，是个要饭的。我立刻觉得他很可怜，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分币给他。我父亲拦住我，推着我向前走。“垃圾，”他说，“真是垃圾。”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总是把那些不符合他对人类价值定义的人斥之为垃圾。

我还记得后来发生的一件有关我哥哥的事情。他当时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年平安夜他被拒绝在我们家门外，因为他跟我父亲吵了架。我爱我哥哥，我希望那天晚上他能陪着我们，但我父亲把他拦在前廊，不让他走进家门。我母亲快气疯了（我哥哥是她和前夫生的），我则大惑不解。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次争吵就不爱，或者不想在平安夜见到我们的哥哥呢？

不就是吵架吗？为什么要毁掉平安夜呢？哪怕是交战的双方，也会为平安夜停火二十四小时的啊！我那七岁的小小心灵怎么也想不通。

等到年纪稍长，我发现阻止爱流动的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害怕。所以我们不应跟陌生人说话——不但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连成年人也应该如此。我懂得敞开地、热切地与陌生人交流是不行的，和刚

认识的人交往要讲究许多礼节——那些礼节没有一样是我觉得有意义的。我想要了解新结识的人的一切，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的一切！但是不行。那些社交规则说我们必须等待。

进入成年生活之后，有性需求了，我了解到有关性的规矩更加死板和严厉。时至今日我仍无法理解。

我发现我只是想爱和被爱——我只是想以我觉得自然的方式，以我认为好的方式去爱每个人。然而社会为此设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这些规矩非常严厉，乃至哪怕双方都同意相爱，只要社会不同意，这段恋情就会被说成是“错”的，从而受到打压。

怎么会这样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嗯，你自己刚才也说了呀。害怕。

这都是因为害怕。

是的，但这些害怕是合情合理的吗？考虑到人类的行为，这些规章制度难道不是合适的吗？比如说有个男的遇到某个年轻女人，爱上了她，或者垂涎她的美色，并因此离开了他的妻子。我只是在举例。这位被抛弃的女士可能带着孩子，没有工作技能，已经三十九或者四十三岁——甚至可能更糟糕，已经六十四岁，并且无依无靠，而那个六十八岁的糟老头却因为爱慕一个年纪比他的女儿还小的年轻女子而抛弃她。

你认为你提到的这个男人不再爱他那个六十四岁的妻子了吗？

嗯，从他的行为看是这样的。

不是的。他不爱并且想要逃离的并非他的妻子。而是他觉得他受到的束缚。

这是胡说八道啊。这纯粹是色欲熏心。这是老牛想吃嫩草，想要玩弄年轻的女人；他无法压制那些幼稚的欲望，无法守住他对患难与共的结发之妻许下的诺言。

诚然如此。你说得很好。可是你说的话有道理，并不意味着我说的话没道理。实际上，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男方并没有不再爱他的妻子。促成这种背叛的，是他的妻子加诸他身上的限制，或者那年轻女人对他的威胁——如果他留在他的妻子身边，这女人将和他断绝关系。

我想要指出的是，灵魂总是会反抗束缚。任何形式的束缚。这个原因诱发了人类历史上的每次革命，不仅是那种促使男人离开其妻子，或者女人突然离开其丈夫（别忘了，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的革命。

你这不是建议我们彻底地废除所有行为规范嘛！那会让人们变得无法无天，让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你这不是提倡“婚外恋”或者“开放式婚姻”嘛！我太吃惊啦。

我从不提倡或者禁止任何事情。我并不“拥护”或者“反对”任何事情。人类总是想要把我打造成一个会“拥护”和“反对”的神，但我不是那种神。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只是观察你们创造你们自己的是非对错标准，然后看看你们现行的观念是否对你们有益，是否有助于实现你们作为整个人类、作为个人的选择和欲望。

现在来看“开放式婚姻”这个问题。

我不拥护或反对“开放式婚姻”。你们是拥护还是反对，取决于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婚姻，想要从婚姻中得到什么。你们就此做出的决定，创造了你们在“婚姻”这种经验中的身份。因为我早就告诉过你：每个行动都是自我定义的行动。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最重要的是确保你回答的是正确的问题。例如，关于所谓“开放式婚姻”，你要问的不是“我们应该拥有允许夫妻双方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开放式婚姻吗”，而是“就这种叫做婚姻的经验而言，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生活最大的问题的答案中找到：就任何事情而言，相对于任何事情来说，我的身份是什么，我选择的身份是什么？

正如我在这套对话录中反复提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神啊，这让我感觉很沮丧。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宽泛，它根本回答不了其他问题。

真的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

根据这几本书，根据你在这套对话录里对我说的话，我是“爱”。那就是我的真实身份。

太好啦！你学会啦！这是正确的。你是爱。爱是宇宙间的一切。所以你是爱，我是爱，没有不是爱的东西。

那么怕呢？

怕是非你。怕是披着真相外衣的假象。怕是爱的对立物，它是从你的实在中创造出来的，这样你才能通过经验认识你的身份。

在你所处的相对世界中，情况就是这样的：假如没有非你，那么也就没有你。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次对话中谈过好几次啦。但我觉得你好像忽略了我的抱怨。我说的是，我们的身份（也就是爱）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宽泛，根本就不算答案，所以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了。你说它是每个问题的答案，我说它回答不了任何问题——更回答不了“我们的婚姻应该是开放式的婚姻吗”这么具体的问题。

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那是因为你并不知道爱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自有时伊始，人类就一直想弄清楚它是什么。

时间并不存在。

是的，是的，我知道时间并不存在。我那只是个比喻性的说法。

让我来看看是否可以用你的“说法”，找到一些词语和方式来解释爱是什么。

太好啦。那很好的。

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无限。也就是说，爱是无限的。

嗯，我们回到了这次讨论的起点。我们这不是在绕圈嘛。

绕圈是好的。别怪它。继续绕圈吧，继续围着这个问题绕圈。绕圈是可以的。重复是可以的。重提、重申是可以的。

有时候我会失去耐心。

是有时候吗？这真是太搞笑了。

好吧，好吧，请你继续说下去吧。

爱是无限的。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从前，也没有以后。
爱，过去、现在、未来永远存在。

所以爱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永恒的实在。

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前面使用过的另一个词汇——自由。因为如果爱是无限的、永恒的，那么爱就是……自由的。爱是绝对自由的。

在人类的实在中，你会发现你永远在寻找爱，以及被爱。你会发现你永远渴望爱是无限的。你会发现你永远希望你能够自由地表达它。

你将会寻找自由、无限和永恒的爱。你未必能够得到它，但它就是你要寻找的。你会寻找这种爱，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爱，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一点，因为你就是爱，你是在借助爱的表达来认识和经验你的身份和本质。

你是表达着生活的生活，表达着爱的爱，表达着神的神。

因此这些词汇都是同义词。请把它们视为相同的东西：

神

生活

爱

无限

永恒

自由

任何东西只要不是其中之一，便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

你是所有这些，你迟早会想要经验到你自己是所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说“迟早”呢？

因为这要看你什么时候克服你的怕。正如我说过的，怕是披着真相外衣的假象。它是非你。

唯有经验过非你，你才能试图经验你。

谁会想经验怕呀？

没有人会想，你的害怕是别人教会的。

孩子经验不到害怕。他认为他能做任何事情。孩子也不会经验不到自由。她觉得她能爱任何人。孩子更不会经验不到生活。孩子相信他们会永远活下去——那些表现得像孩子的人则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他们。孩子也不认识任何不神圣的东西——直到成年人告诉他们哪些东西是不神圣的。

所以孩子光着身体，四处乱跑，拥抱每个人，完全没有顾忌。要是成年人也这么做，那该有多好！

嗯，孩子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着纯真之美。成年人无法回到那种纯真的境界，因为成年人总是在进行房事的时候才“光着身体”。

是的。当然啦，神认为“房事”不是纯真的，所以禁止你们自由地经验它。

是啊，这确实受到神的禁止。原先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非常快乐地跑来跑去，后来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那是善与恶的知识。然后你惩罚我们，让我们落得如今的下场，因为我们全都背负着那种原罪。

我没做过这种事。

我知道。但我忍不住想抨击一下教会。

你最好别惹它。

好的，我知道啦。那些教会的人没什么幽默感。

你又来了。

对不起。

我刚才说到……你们人类努力想要经验无限的、永恒的、自由的爱。婚姻制度是你们创造永恒的尝试。结婚时，你们同意成为终身的伴侣。但这根本无法催生一种“无限”和“自由”的爱。

为什么呢？如果婚姻是自由选择的，难道它不是自由的表达吗？说你只跟你的配偶做爱，不跟其他人做爱，这不算限制吧，这是选择。选

择不是限制，它是自由的实践。

是的，前提是你们继续选择那样。

必须选择那样啊。那是承诺。

是的——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请你解释。

也许将来某天，你会明白你经验到的爱情关系是非常特别的。倒不是说你会觉得某个人比其他人更加特别，而是说，你用来向某个人展现你的爱（你对所有人的爱，对生活本身的爱）的方式，是专属于那个人的。

其实你向每个你真正爱的人展现爱的方式都是特别的。你无法用相同的方式向两个人展示你的爱。因为你是独特的造物和独特的创造者，你创造的每样东西都是独特的。任何思维、话语和行动都不可能复制。你无法复制，你只能独创。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哪两片雪花是相同的吗？因为它们不可能相同。“创造”不是“复制”，而造物主只能创造。

所以没有哪两片雪花是相同的，没有哪两个人是相同的，没有哪两个思维是相同的，没有哪两段爱情是相同的，没有哪两样东西是相同的。

宇宙——以及宇宙里的万物——以特别的形状存在，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与它相同。

这又是神圣二元论。所有东西都是特别的，然而所有东西是一体。

正是如此。你手上的每根手指各不相同，然而它们构成了同一只手。你屋子里的空气和各处的空气相同，然而每个房间里的空气是不同的，有各自独特的味道。

人也是这样。所有人是一体，然而没有哪两个人是相同的。因此，你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去爱两个人，哪怕你努力也没用——你也不会想要这么做，因为爱是对特别之人的特别反应。

所以当你向某个人展示你的爱，你的展示方式是不适用于别人的。你的思维、话语和行动——你的反应——真的是不可能被复制的，你每

次只能有一种表达方式……这只是因为，那个让你产生这些爱的感受的人也是不可被复制的。

如果合适的时机来临，你渴望对某个人做出这种特别的展示，那么就像你说的，去选择这么做。把你的爱说出来。宣布它。然而要保证你宣布的是时时刻刻的自由，而非持续不断的义务。因为真正的爱永远是自由的，义务在爱的空间里没有存身之地。

假如你认为你决定以特别的方式向某个特别的人表达你的爱是一种神圣的承诺，是永远不能被打破的承诺，那么迟早有一天，这种承诺将会在你的经验中变成义务——到时你就会憎恨它。然而，假如你不把这种决定当作承诺，只能做出一次的承诺，而是自由的选择，可以反复做出的选择，那么憎恨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

请记住这个道理：神圣的承诺唯有一个——那就是说出和实践你的真相。所有其他承诺都是自由的丧失，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自由是你的身份。假如你丧失了自由，你就丧失了你的自我。那可不是神圣的行为，那是对神的亵渎。

Chapter 13

哇！你这些话很刺耳哦。你是说我们不该做出承诺——不该向任何人承诺任何东西吗？

从你们大多数人现在的生活来看，每个承诺都包含着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你们现在能够知道，在未来任何时刻，你们将会对某件事情产生什么感受，你们将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假如你们以反应性生灵的身份去生活（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你们将无从知道这些。唯有当你们以创造性生灵的身份去生活时，你们才能许下不包含谎言的承诺。

创造性生灵确实能够知道，在未来任何时间，他们将会对某件事产生什么感受，因为创造性生灵会创造他们的各种感受，而不是去经验它们。

除非你能够创造你的未来，否则你无法预测你的未来。除非你能够预测你的未来，否则你无法做出任何真实的承诺。

然而哪怕是能够创造和预测其未来的人，也有权力和权利做出改变。改变是所有造物的权利。实际上，它不仅是“权利”，因为“权利”是被赋予的。“改变”则是自在的。

改变是此在的。

改变就是你的本质。

你无法被赋予这个，因为你就是这个。

喏，由于你是“改变”，由于改变是你唯一恒定的属性，你无法真正地承诺永远保持原样。

你是说宇宙里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吗？你是说在所有创造活动中，没有什么保持恒定的？

你称为生活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生活中的一切不断地在每个此刻重新创造其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同一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事物是同一的，那么它根本不会发生变化。不过虽然不可能有同一性，相似性却是可能的。相似性是改变的过程中制造出某样与先前的东西高度一致的产物的结果。

当创造活动达到高度的相似性，你们就称之为同一性。由于你们的视野是受到限制的，从你们的宏观视角看，相似确实等于同一。

因此，在人类眼里，宇宙展现出极大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各种事物的外观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行动和反应也相似。你们看到了稳定性。

这很好，因为这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你们可以在物质世界中思考和经验你们的存在。

然而我要告诉你这个道理。假如你们从一切生命的视角看，也就是同时从物质的视角和非物质的视角看，稳定的表象将会消失。你们将会经验到事物的本质：不断地改变着。

你是说有时候这些改变非常微妙，非常细小，乃至从我们这个不太清楚的角度看去，它们好像还是老样子，有时候显得跟原来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却不是。

正是如此。

完全相同的两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是的。你理解得很透彻。

然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重新创造得跟原来的样子非常相似，从而产生稳定不变的效果。

是的。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如此创造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行为方式。

是的——不过大多数人发现这非常难以做到。

因为正如我们刚刚了解到的，真正的稳定和表面的稳定截然相反，它违背了自然法则；哪怕是同一的表象，也只有大师才能创造出来。

大师能够克服自然的本性（别忘了，自然的本性是倾向于改变的），呈现出同一的表象。实际上，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呈现出同一的表象。但她可以呈现出足够的相似性，从而创造出表面的同一性。

可是那些并非“大师”的人总是呈现出“同一”的样子啊。我认识一些

人，你完全可以拿你的命来赌他们未来的行为和表现，因为那是可以预测的。

然而有意识地这么做却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大师就是有意识地创造出高度相似性（你们称为稳定性）的人。学生固然也能创造出稳定性，却未必是有意识的。

例如，有人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对特定的情况做出反应，这样的人往往会说：“我情不自禁呀。”

大师从来不这样说。

假如有些人的反应产生了可敬的行为，得到别人的称赞，他们的回答通常是这样的：“其实没什么啦。我这是自动的反应，真的。谁都可以做到。”

大师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此，大师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她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达到大师境界的人往往两者皆不知道。

这就是人们很难信守承诺的原因吗？

这是一个原因吧。正如我刚才说的，除非你能预测你的未来，否则你无法做出任何真实的承诺。

人们发现承诺很难信守的第二个原因是，承诺和真诚发生了冲突。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他们关于事物的真相是不断进化着的，这种进化中的真相和他们说过会永远不变的真相并不相同。所以两者发生了深深的冲突。该遵从哪个呢？我的真相，还是我的承诺？

你的建议呢？

我早就给过你这个建议啦：

为了不背叛别人而背叛自己，其实也是背叛，而且是最高的背叛。

但这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承诺被打破！那每个人说的话都不能算数。那就没有人可以靠得住！

哦，看来你总是指望别人说话算话，对吧？怪不得你过得很凄惨。

谁说我过得很凄惨？

你要是过得很快乐，你的外表和行为会是如今这副样子？

好吧。好吧。我确实很凄惨吧。有时候过得很惨。

是大多数时候吧。哪怕是在你完全有理由快乐的时候，你也会让自己变得悲惨——你会为能否保留你的快乐而忧心忡忡！

而你不得不为此担忧的原因是，你能否“保留你的快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是否说话算话。

你是说我没有权利期待——或者至少是希望——别人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吗？

你为什么想要这样的权利呢？

别人不想遵守他们对你许下的诺言，唯一的原因是他们不想那么做，或者他们觉得做不到——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假如有个人不想遵守他对你许下的诺言，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他遵守不了，你到底为什么还想要他遵守呢？

你真的想让别人履行她不想履行的约定吗？你真的认为人们应该被迫去做他们觉得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吗？

你为什么想要逼别人去做违反其意愿的事情呢？

嗯，这里有个理由：因为要是白白放过他们，允许他们不做他们说过会做的事情，那么我或者我的家庭就会受到伤害。

看来为了避免受伤害，你宁可伤害别人咯。

我并不认为要求别人遵守诺言是对那个人的伤害。

然而他肯定会将其视为伤害，否则他就会主动履行承诺。

那我就活该受伤害，或者看着我的孩子和家人受伤害，而不是去要求

别人遵守诺言，以免“伤害”到对方吗？

你真的认为你只要强迫别人履行承诺，你就能够避免受伤害吗？

我告诉你吧：和能够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相比，生活在安静的绝望中的人（也就是那些做着被迫去做的事情的人）会给别人造成更多的伤害。

送给别人自由等于移除危险，而非增加危险。

是的，从短期来看，让别人“解除”他们对你许下的诺言或者约定似乎会让你受到伤害，但从长期来看，你是毫无损伤的，因为你把自由送给别人，其实也是把自由送给你自己。假如你强迫别人向你履行他或她不愿履行的承诺，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快和难受，你的尊严和你对自己的评价将会受到打击；把自由送给别人，你就能够摆脱这些东西。

长痛不如短痛——这几乎是每个曾经试图迫使别人遵守诺言的人都会发现的道理。

在生意场上也是这样吗？要是这样的话，这世界上的人还怎么做生意呢？

其实生意应该这么做才合理。

现在你们的问题在于，整个社会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既有所谓的“法律的暴力”（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法律的约束”），更有身体的暴力（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武装力量”）。

你们尚未学会如何使用说服的艺术。

如果没有法制，如果不是通过法庭使用“法律的力量”，我们如何能够“说服”各个企业履行它们的合同和遵守它们的协议呢？

考虑到你们现行的文化规范，你们也许找不到别的办法。然而只要改变文化规范，你们现在用来促使企业——和个人——遵守约定的办法将会显得非常落后。

你能解释吗？

你们现在使用暴力来保证协议得到遵守。当你们的文化规范得到改变，当你们认识到所有人是一体，你们将不会使用暴力，因为那只会伤害你们自己。你们不会用你们的左手来打你们的右手。

哪怕当左手掐住脖子时也不会吗？

到时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你们将不再掐住你们自己的脖子。你们将不再咬下你们的鼻子，将其吐在你们的脸上。你们将不再违背约定。当然，你们的约定本身将变得大不相同。

你们将不再约定，只有别人把有价值的东西交给你们时，你们才会把有价值的东西换给他们。你们将不再等到获得所谓合理的回报之后，才肯把东西送给别人，或者与别人分享。

你们将会自动地馈赠和分享，所以可能被打破的合约会比现在少得多，因为合约涉及的是物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到时你们在生活中只管馈赠物品和服务，完全不顾能否得到回报。

然而在这种单方面的馈赠之中，你们将会得到拯救，因为你们将会发现神经验到的道理：把东西馈赠给别人，等于馈赠给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所有事情的因来自你，果也归于你。

完全正确。所以无需担心你们将会得到什么“回报”。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你们将会“付出”什么。生活要创造的是最高级的付出，而不是最高级的获取。

你们忘记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索取。但人活着并非为了获取。人活着是为了付出，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原谅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并没有把你以为你将会得到的东西送给你的人！

这种转换将会彻底改变你们的文化。如今，在你们的文化中，所谓“成功”的标准是看你们“得到”多少，看你们拥有多少名望、金钱、权力和财物。在新文化中，“成功”的标准将会是你们让别人拥有多少。

这其中的悖谬之处在于，你们让别人拥有得越多，你们得到的也会越多，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没有“合同”，没有“协议”，没有“讨价还价”或者“谈判”，也没有强迫你们彼此履行承诺的诉讼或者法庭。

在未来的经济系统，你们做事情将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到时这就是你们的利益。然而当你们的真实身份变得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美好，物质的“利益”将会滚滚而来。

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认为，利用暴力胁迫别人履行“承诺”是非常落后

的行为。如果别人言而无信，你只是任由他们去走他们的路，去做他们的选择，创造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无论他们不肯给你的是什么，你都不会觉得惋惜，因为你知道那种东西多的是——而且他们不是你要的东西的来源，你才是。

哇。我懂啦。但我觉得我们真的离题万里啊。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我问你爱是什么，人类是否能够没有限制地表达它。那让我们谈起了开放式婚姻。但突然间我们却聊到这里。

其实没有啦。我们讨论的一切都是相关的。这正好让我们可以来谈谈你那些关于所谓光明社会、或者进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的疑问。因为高度进化的社会既不存在“婚姻”，也不存在“生意”，更不存在你们为了让社会成为整体而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

是的，不过我们等会儿再谈这个吧。现在我只想结束这个话题。你刚才说的话很有趣。按照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履行承诺，所以不应做出承诺。这对婚姻制度是毁灭性的打击。

你在这里用“制度”这个词真是深得我心。在大多数人的经验中，婚姻确实是一种制度，他们觉得受到了制裁。

是啊，婚姻既是精神病疗养制度，也是劳改制度——再不济也是高等教育制度！

正是如此！确实如此！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它就是这样的。

好啦，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啦。我认为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毕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热爱婚姻制度，而且想要保护它。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大多数人在婚姻中度日如年，并不喜欢婚后的生活。

世界各地的离婚率便是明证。

看来你认为婚姻应该被废除咯？

我对此没有好恶之分，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实话实说嘛。

说对啦！你总是想让我成为一个有好恶的神，可惜我不是。谢谢你不那么做。

嗯，我们不仅攻击了婚姻，刚刚还攻击了宗教！

假如整个人类明白神并没有好恶，宗教确实无法存在，因为宗教的立教之本就是宣称神是有好恶的。

如果你确实没有好恶，那么宗教肯定是一个谎言。

你这话说得有点重。我宁可称之为虚构品。它只是你们杜撰出来的东西。

神喜欢我们结婚也是我们杜撰出来的吗？

是的。我并不喜欢这类东西。但我发现你们倒是喜欢的。

为什么呢？我们既然知道婚姻如此难熬，为什么还会喜欢它呢？

因为你们发现，唯有结婚这种方法能够让爱的经验变得“永远”或者“永恒”。

唯有通过婚姻，女人才能保障她的温饱和安全；唯有通过婚姻，男人才能保障持续地得到性爱和陪伴。

于是男人和女人创造了婚姻这种社会传统。双方达成了交易。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从这方面来讲，婚姻非常像生意。它是男人和女人签下的合同。由于双方都需要落实这份合同，所以它被说成是“神圣的契约”——若有违背它，必将遭到神的惩罚。

后来这种说法不起作用了，你们便创造了法律来落实它。

但是连法律也无能为力。

无论是神的法则，还是人的法则，都不能阻止人们背弃他们的结婚誓言。

怎么会呢？

因为你们编出来的这些誓言往往违背了唯一有效的法则。

那是什么法则？

自然的法则。

但生活的本质就是表达和谐与合一啊。你一直不都是这么对我说的

吗？婚姻是我们对和谐与合一最美好的表达。你知道吗，“凡是神撮合的，没有人可以将其拆散”，婚姻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大多数人婚后的生活来看，婚姻根本是不美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三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而婚姻与其中两种发生了冲突。

你能再说一遍吗？我想我差不多能看懂啦。

没问题。让我们再次从头说起。

你们的身份是爱。

而爱的本质是无限的、永恒的、自由的。

因此这也是你们的天性。这是你们的身份的本质。你们天生是无限的、永恒的、自由的。

那些由人编造出来的制度和理论，无论它是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哲学的、经济的，或是政治的，只要违背或者贬抑你们的天性，都会对你们的自我造成压迫——而且都会遭到你们的奋起反抗。

你认为是什么催生了美国呢？难道不是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吗？

可惜你们在你们的国家中放弃了自由，在你们的生活中也放弃了它。这都是为了得到相同的东西。安全感。

你们在生活中提心吊胆，甚至害怕生活本身，所以你们放弃了这种人类的天性，用它来交换安全感。

你们称为婚姻的制度，是你们创造安全感的尝试，所谓政府制度也是。它们其实是相同的东西——人们用来约束彼此的行为的社会制度。

天哪，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我总是以为婚姻是爱的终极宣言。

在你们的想象中，它是这样的，但在你们的实践中却不是。在你们的实践中，它是怕的终极宣言。

如果婚姻能够让处于爱情中的你们是无限制的、永恒的、自由的，那么它就是爱的终极宣言。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你们结婚，却是为了把爱降低到承诺或者保证的层次。

婚姻是你们想要保证“现在怎样”将来也怎样的努力。如果不需要这种保证，你们就不需要婚姻。你们如何使用这种保证呢？首先，你们把它当作一种创造安全感的手段（却不从你们的内心去创造安全感）；其次，假如再也没有安全感了，你们就把它当作彼此惩罚的手段，因为你们可以指责对方违背了结婚时的承诺，以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你们发现婚姻是非常有用的——尽管你们使用它的初衷完全是错的。

你们想用婚姻来保证你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是专属的，永远将其给予别人。或者你们至少不能用相同的方式向别人表达这些感情。

具体来说，就是不能通过做爱向别人表达感情。

是的，就是这个。

最后，在你们的实践中，婚姻是这样的宣言：“这种关系是特别的。我认为这种关系是最重要的。”

难道这也有错？

没有错。这跟“对”和“错”无关。对和错并不存在。这跟你的人生目标有关。这跟你对你的真实身份的构想有关。

如果你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会说“这种关系，只有现在这种关系，比任何其他关系都特别”的人，那么结婚完全有助于你实现你的真实身份。然而你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古往今来的灵性大师，结过婚的寥寥无几。

是的，因为大师是禁欲的。他们从来不做爱。

不是的。那是因为大师无法真诚地说出你们当前的婚姻制度试图做出的宣言：对他们来说，有个人比别人更加特别。

这不是大师会做出的宣言，这也不是神会做出的宣言。

实际上，你们现在编造出来的婚姻誓言是一种非常不神圣的宣言。你们觉得它是最神圣的承诺，这真是极其讽刺，因为神绝对不会做出这种承诺。

然而，为了替人类的害怕辩护，你们幻想出一位跟你们有着相同表现的神。因此，你们说神对他的“选民”许下承诺，神和那些神爱的人之间有着特别的盟约。

你们无法容忍那种认为神不会对任何人有特别之爱的观点，所以你们创造了一个关于神的虚构品，说出于某些原因，神只爱某些人。你们称这类虚构品为宗教。我称其为渎神。因为所有认为神会偏爱某个人的想法都是谬误的——所有要求你们做出相同的宣言的仪式都不是对神的崇敬，而是对神的侮辱。

天哪，别再说啦。别再说啦！你彻底地消灭了我对婚姻的好感！这些话肯定不是神说的。神不会如此批评宗教和婚姻！

我们在此谈论的是你们建构的宗教和婚姻。你认为我说的话太过分了吗？我告诉你吧：你们篡改了神的话，以此来为你们的害怕找借口，为你们疯狂的相互虐待找理由。

你们会借神的口来说你们想说的话，从而继续以我的名义彼此约束，彼此伤害，彼此杀戮。

数百年来，你们在战场上呼喊我的名字，挥舞我的旗号，扛着十字架，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我对世人的爱不是均等的，并要求你们通过杀人来证明这一点。

然而我告诉你吧：我的爱是没有限制和没有条件的。

这句话你们不肯听，这个真相你们不肯容纳，这个宣言你们不肯接受，因为它那无所不包的宽宏摧毁的不仅是你们创造的婚姻制度，而且也包括你们所有的宗教和政府制度。

因为你们创造了一种以排斥为基础的文化，并宣称神是狭隘的，还用这种说法来支撑你们的文化。

然而神的文化是建立在包容之上的。在神的爱中，每个人都被包容在内。每个人都接到进入神的国度的请帖。

这个真相被你们说成是对神的亵渎。

你们不得不这么说。因为如果这是真的，你们在生活中创造的一切便都是坏的。所有人类的风俗，所有人类的制度，只要不是无限的、永恒的和自由的，便都是坏的。

如果没有“对”和“错”这种东西，那怎么会有“坏”的东西呢？

只有当一样东西的功能无法完成其目标时，它才是坏的。比如说一扇门无法开闭，你不会说那扇门“错”了。你只会说这扇门的装置坏了——因为它无法发挥它的功用。

无论你们在生活中，在人类社会建构的是什么，如果它和你们做人的目标不符，那么就是坏的。那么它就是坏的建构。

我做人的目标——我已经知道，只是重提一下而已——是什么呢？

是决定和宣布、创造和表达、经验和实现你的真实身份。

时时刻刻重新创造你自己，最完美地实现你对你的真实身份的最高憧憬。

这就是你做人的目标，这就是所有生活的目标。

那会让我们处于什么境地呢？我们毁灭宗教，我们废除婚姻，我们推翻政府。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没有毁灭、废除和推翻任何东西。如果你们创造的东西不起作用，产生不出你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描述这种情况并不等于毁灭、废除或者推翻那样东西。

请努力忆起评判和实话实说之间的差别。

好吧，我不打算跟你争论，但你刚才说的许多话在我听来特别像评判。

我们受到话语极大的限制。话语真的非常少，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复地使用相同的词汇，哪怕它们并不总是传达相同的意义，或者相同的思维。

你们说你们“爱”香蕉船雪糕，你们也说你们彼此相“爱”，但这两个爱的含义肯定大不相同。所以你也明白的，你们可以用来描述感受的话语真的非常少。

在用这种方式——用话语的方式——与你交流时，我会允许我自己经验到这些话语的限制。我愿意退一步承认，由于部分我说过的话是你们做出评判时会使用的，当我使用它们时，你们确实很容易得出我是在进行评判的结论。

我在这里向你保证，我没有。在这套对话录中，我自始至终只是试图告诉你们如何到达你们想去的地方，尽可能直接地描述是什么挡住了你们的路，是什么妨碍你们到达那里。

就拿宗教来说吧，你们说你们想要到达一个地方，在那里你们能够真正地认识神和爱神。我只是说出实情：你们的宗教并不能将你们带到那里。

你们的宗教让神变成了大谜团，促使你们不要爱神，而是要害怕神。

宗教在改变你们的行为方面也无所作为。你们今天仍在彼此杀戮，彼此谴责，彼此说对方是“错”的。实际上，一直鼓励你们这么做的，正是你们的宗教。

所以就宗教而言，我只是看到你们说你们希望它能让你们到达某个地方，而它正在把你们带去的是别的地方。

现在你说你们希望婚姻将你们带往永恒的极乐之地，或者至少是一个相当祥和、安全和幸福的地方。和宗教相同，刚开始的时候，当你们刚刚经验到它的时候，你们这种叫做婚姻的发明很好地实现了你们的目标。然而，和宗教相同，在这种经验中寄居得越久，它就越会将你们带往你们说不想去的地方。

结过婚的人，有将近一半最终离了婚；至于那些仍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许多人是极其不快乐的。

你们那“幸福的结合”使你们感到痛苦、愤怒和懊悔。有些婚姻——为数不少——甚至让你们落得极其悲惨的下场。

你们说你们想要政府来保证和平、自由和安定，可是就我观察的情况来看，你们的政府一样都没做到。你们的政府带来的是战争、越来越厉害的专制、暴力和动乱。

你们没有能力解决诸如让人民吃饱饭、健康地活着之类的简单问题，更没有能力完成向他们提供平等机会这样的艰巨任务。

你们这个地球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扔掉足以喂饱许多国家的食物。

你们连把“有者”的残羹冷炙送给“无者”这样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处理，更解决不了你们是否想要更加平均地共享资源这样的问题。

喏，这些话不是评判。我只是如实地说出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方面仍是毫无进展？

许多年？你应该说许多个世纪。

好吧，那就许多个世纪。

这跟人类文化的第一个文化迷思有关，也跟它引发的所有其他文化迷思有关。在这些迷思改变之前，其他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你们的文化迷思塑造你们的道德观念，而你们的道德观念则创造你们的行为。然而问题在于，你们的文化迷思和你们的天性是相互矛盾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人类的第一个文化迷思是，人之初，性本恶。这是原罪的迷思。这个迷思传达的观点是，你们的本性是邪恶的，你们天生是邪恶的。

第二个文化迷思（它是第一个迷思的必然产物）是，“适者”生存。

这第二个迷思认为，有些人强大，有些人弱小，只有强大的人才能生存。你们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你们的同类，但要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你们将会先顾自己。甚至不惜让别人去死。实际上，你们不但会见死不救。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存，你们将会残杀别人，主要是那些“弱者”，以此来证明你们是“适者”。

有些人说，这是你们的本能。这是所谓的“求生本能”；这种迷思对你们的社会风气和群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你们的“本能”并非求生，而是公平、合一与爱。这是宇宙各地一切有意识的生灵的本能。它是你们的细胞记忆。它是你们固有的本性。因此你们的第一个文化迷思是荒唐的。你们的本性不是邪恶的，你们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原罪”。

如果你们的“本能”是“求生”，如果你们的本性是邪恶的，你们永远不会本能地去搀扶将要摔倒的孩子，去拯救失足落水的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假如你们不为你们要做什么而思前想后，而是按照你们的本能去行动，并在行动中展现你们的本性，你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做这些事情，哪怕搭上生命也在所不惜。

因而你们的“本能”绝对不是“求生”，你们的天性显然不是“邪恶”的。

你们的本能和天性反映了你们的真实身份，那就是公平、合一与爱。

在思考这个道理能给你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要注意弄清楚“公平”和“平等”的区别。追求“平等”或者“相同”并非一切有意识生灵的本能。实际情况与此恰好相反。

所有生灵的本能是表达独特性，而非同一性。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非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试图产生真正的平等性（换言之，也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一性”）的社会机制违背而非顺应生活最伟大的理念和最崇高的目标——每个生灵都有机会去实现最美好的愿望，从而真正地重新创造其自身。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是机会平等，而非实际平等。机会平等叫做公平。由外在的力量和法律催生的实际平等只会消灭——而不是产生——公平。它会消灭真正的自我再创造的机会——这是所有达到光明境界的生灵的最高目标。

能够让人们有机会自由选择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让每个人无需为生计奔波，能够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社会制度。换言之，就是那些能够保证人的生存的制度。

喏，因为在光明社会里，没有人需要自我谋生，所以只要有足够供所有人吃饱的食物，这些社会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成员挨饿。在这些社会里，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

围绕“人之初、性本恶”或者“适者生存”的文化迷思而创造出来的社会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觉悟。

是的，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希望后面我们能够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文化迷思”问题，以及先进社会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观念。但现在我想回过头来解决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

和你聊天有时候挺晕的，因为你的回答虽然有意思，但会岔开话题，搞到我都忘了开始谈了些什么。不过这次我可没忘。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婚姻。我们刚才讨论的是爱，以及各种爱的条件。

爱没有条件。这是爱的本质。

如果你对别人的爱附带有条件，那么它根本就不是真爱，而是假爱。

这是我一直想让你明白的道理。这是我在回答你的每个问题时以各种不同的措辞一直在说的道理。

就拿婚姻来说吧，你们结婚时会相互宣誓。爱是不需要誓言的。然而你们却需要，因为你们并不知道爱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求对方做出爱永远不会做出的承诺。

看来你是反对婚姻的！

我没有“反对”任何东西。我只是描述我看到的情况。

你们可以改变我看到的情况。你们可以重新设计那种叫做“婚姻”的社会制度，让它不再提出爱不会提出的条件，而是宣布只有爱才会宣布的言论。

也就是说，我们要修改婚姻誓言咯。

不仅如此。你们还要改变誓言的基础——预期。那些预期将会很难改变，因为它们是你的文化遗产。它们的根源在于你的文化迷思。

你又把话题扯到文化迷思上面啦。你到底想怎样呢？

我希望给你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我知道你们想要你们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能用人类的话语和人类的词汇来为你们指明方向。

我能向你举个例子吗？

举吧。

你的文化迷思之一是，爱意味着付出，而非索取。这变成了不容置疑的文化原则。然而正是它让你们抓狂，正是它引起了超乎你们想象的伤害。

它导致人们进入糟糕的婚姻，并在其中不能自拔，它造成各种人际关系失调，然而没有人敢质疑这种主流的文化迷思——你们指望能给你们指点迷津的父母不敢，你们指望能给你们带来天启的神职人员不敢，你们指望能向你们解答疑惑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学家不敢，甚至连你们指望能承担精神领袖重任的作者和艺术家也不敢。

于是那些已经写下的歌曲、讲述的故事、拍摄的电影、给出的方针、提供的祷词、完成的抚育，无不在维护这种迷思。你们所有人都要在生活中实践它。

可是你们做不到。

然而问题并不在你们，而在这种迷思。

爱是付出而非索取，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真的啊？

真的。它从来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刚才亲口说“爱没有条件”。你说这是爱的本质。

这确实是。

好吧，在我听来，这等于说“爱是付出而非索取”。

那你需要重读第一卷的第八章。我在这里提到的一切，已经在那里向你解释过啦。这套对话录本来就是要按照次序看才好，而且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我知道。但有些人没读过第一卷，直接看到这些文字，你能在这里向他们解释你要传达的道理吗？因为坦白讲，我觉得温习一遍对我来说也是有帮助的，虽然我早已理解那一章的内容！

好啊。来吧。

你做的每件事，都是为自己做的。

这是因为，你和所有其他人是一体。

所以你为别人做到的，就是为自己做到的。你无法为别人做到的，也无法为自己做到。对别人有益的，就是对你有益的；对别人有害的，也是对你有害的。

这是最基本的真相。然而这个真相最经常遭到你们的忽略。

当你和别人交往时，你们之间的关系唯有一个目标。那段关系是作为一种载体而存在的，它让你能够决定和宣布、创造和表达、经验和实现你对你的真实身份的最崇高想法。

现在假设你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友善而细心、体贴而慷慨、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那么当你和别人相处时，如果你是这些东西，你的自我就得到了那种你为之不惜投生于肉身的最美妙的经验。

这也是你投生于肉身的原因。因为只有在物质的相对领域里，你才能认识到你自己是这些东西。在绝对领域（你来自这个领域）里，你是不可能具有这种认识的经验的。

所有这些道理我都在第一卷里详细地向你解释过啦。

喏，假设你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不爱自我、容许自我被别人虐待、伤害和毁坏的生灵，那么你将会继续那些让你拥有这种经验的行为。

可是，假如你真的是一个友善而细心、体贴而慷慨、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那么你将会把你的自我包括在那些值得你如此对待的人之中。

实际上，你要把自己放在首位。你首先要如此对待你自己。

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要追求的目标。例如，假设你要追求的是与所有其他人的合一（也就是说，你想要对一个你已经知道的概念有实际的经验），你将会发现你自己的行为方式变得非常特别——这种行为方式能够让你经验和展示你的合一性。在此之后，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为别人而做，而是会觉得你是在为你的自我而做。

无论你要追求的是什么，情况都是如此。假如你要追求的是爱，那么你将会和别人一起去做体现爱的事。不是为别人去做，而是和别人一起去做。

要注意这种不同。要明白这细微的区别。你将会和别人一起去做体现爱的事，为了你的自我——这样你才能够实现和经验你关于你的自我和你的真实身份的最伟大想法。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为了别人，因为符合你自己意愿的每个表现其实都是在“表演”。也就是说，是在创造和饰演一个角色。只不过这个角色并非虚构出来的，而是生活中真实的你。

你是人。至于你是什么人，完全由你来决定和选择。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世界如舞台，凡人皆演员。

他也说过：“要真诚，还是要伪装，这是个问题。”

他还说过：“若要对你的自我忠实，你必然，像夜之随昼那样必然，不能对任何人有所瞒骗。”

假如你对你的自我忠实，假如你不背叛你的自我，那么当你“看起来”是在“付出”的时候，你将会知道你其实是在“索取”。你其实是在把你自己还给你的自我。

你无法真正地向别人“付出”，原因很简单：宇宙间没有“别人”。如果我们唯有一个，那么这一个就是现在的你。

我有时候觉得你是在玩文字游戏，把一些词汇颠来倒去，改变它们的含义。

这不是游戏，这是魔法！这不是通过修改词汇来改变含义，而是通过修改觉悟来改变经验。

你们对一切事物的经验都是基于你们的觉悟，你们的觉悟基于你们的理解。你们的理解则基于你们的迷思。也就是说，基于别人对你们说过的话。

现在我告诉你吧：你们当前的各种迷思对你们并无益处。它们并不能将你们带到你们说想去的地方。

要么你们是在自我欺骗，你们想去的地方其实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地方；要么你们是睁眼瞎子，完全无视你们并没有往那里去的事实。无论是作为个人、国家，还是整个人类，你们都没有到达那个地方。

有其他物种到过那个地方吗？

当然有啊。

好啊，我等很久啦。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吧。

快啦。很快就会告诉你。但我想先告诉你如何改变你们那种叫做“婚姻”的制度，以便它能够让你们更加接近你们说想要去的地方。

别摧毁它，别抛弃它——要改变它。

好啊，这确实是我了解的。我真的想知道是否有哪种方式可以让人类用来表达真正的爱。所以我想用这段对话开头的话题来结束这段对话。我们应该——其实有些人说我们必须——给爱的表达施加什么限制呢？

别这么做。不施加任何限制。你们的结婚誓言不应该包含任何限制。

这太让我吃惊啦，因为我跟南茜的结婚誓言就没有包含任何限制！

我知道。

我和南茜决定结婚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篇全新的结婚誓言。

我知道。

南茜也帮忙写。她也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婚礼上交换那些“传统”的誓言。

我知道。

我们坐下来，创作了新的婚姻誓言，嗯，你也许会说我们的誓言“否定了那种不容置疑的文化原则”。

是的，是这样的。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当我们写下那些文字时，当我们把誓言写在纸上，以便司祭可以念出来时，我真的相信我们两个人都得到了神的启发。

当然啦！

你是说……？

你以为我只在你写这几本书的时候才来找你啊？

哇！

别大惊小怪啦。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婚姻誓言写在这里呢？

真要写下来啊？

写啊。你手头就有一份。把它们抄下来。

我们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可没想到要给世人看。

当这次对话开始的时候，你也没想过要给世人看。

快点。把它们抄下来。

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人们觉得我是在说“我们写下了完美的婚姻誓言”！

你怎么突然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啦？

拜托，你明白我的想法的。

好啦，没有人说这些是“完美的婚姻誓言”啊。

那就好。

它们其实是你们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婚姻誓言。

喂，你怎么这样的啦！

开个玩笑啦。轻松点嘛。

来吧，把那些誓言抄下来。我会为它们负责。人们将会热爱它们。这份誓约有助于他们理解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事情。你也许还想邀请别人来宣读这些誓言呢。不过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誓言”，而是“结婚宣言”。

好吧。感谢我们得到的“灵感”，我和南茜在结婚时说了下面这些话：

司祭：

尼尔和南茜今晚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做出庄严的承诺，或者交换神圣的誓言。

南茜和尼尔来到这里，是为了在诸位面前，大声地公布他们彼此的爱，说出他们的真相，宣布他们选择与对方共同生活和成长；他们希望诸位亲朋好友来这里见证他们的决定，从而让他们的爱变得更加坚定。

他们今晚来到这里，也是希望他们的结合仪式能够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亲近。如果你今晚与配偶或者恋人同来，那么让这个仪式成为一次提示——提醒你们别忘了你们自己的爱情关系。

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结婚？尼尔和南茜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答案告诉我。现在我想再问他们一次，以便他们能够肯定他们的回答，确认他们的理解，坚定他们对他们共同的真相的

投入。

（司祭从桌上拿起两枝红玫瑰.....）

这是玫瑰的庆典，南茜和尼尔将在庆典上分享他们的理解，永志他们的分享。

现在，南茜和尼尔，你们跟我说过，你们清楚地知道，你们进入这段婚姻，并不是为了得到安全感.....

.....你们知道真正的安全感并不在于拥有或者独占，也不在于被拥有或者被独占.....

.....更不在于要求、期待甚或希望对方将会提供你认为你在生活中需要的东西.....

.....而在于认识到你在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所有的爱、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睿见、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解、所有的照料、所有的同情，以及所有的力量.....都存在于你的内心.....

.....你们与对方结婚，并不是希望得到这些东西，而是希望送出这些礼物，希望对方能够更多地拥有它们。

这是你们今晚坚定的理解吗？

（他们说：“是的。”）

尼尔和南茜，你们曾经对我说，你们清楚地知道，你们进入这段婚姻，不是想用它来限制、控制、阻碍或者束缚对方，而是要让对方能够真正地表达和诚实地庆祝你们内心最崇高和最美好的感受和想法——包括你们对神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世人的爱，对创造的爱，对工作的爱，或者其他任何真正代表你们、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你们今晚坚定的理解吗？

（他们说：“是的。”）

最后，南茜和尼尔，你们曾经对我说，你们认为婚姻带来的不是责任，而是机会.....

.....成长的机会，完整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在生活中发挥最大潜能的机会，疗愈每个误解或者贬低你们自己的想法的机会，通过你们两个灵魂的结合而最终达到重归于神的机会.....

.....你们清楚地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神圣结合.....与你们爱的人共度生命的旅程，彼此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有难同担，有福共享。

这是你们现在憧憬的未来吗？

（他们说：“是的。”）

我现在给你们这两枝红玫瑰，它们象征着你们理解这些世俗的东西：你们双方都认识并认可将来的婚姻生活。现在彼此互赠玫瑰，表示你们均已同意这份爱的协议。

现在，请你们各自拿起一枝白玫瑰。它象征着你们更大的理解，象征着你们的灵性本质和灵性真相。它代表着你们真实的、至高的自我，代表着纯洁的神之爱，现在和将来永远照耀着你们的神之爱。

（司祭将花茎上有尼尔的指环的白玫瑰递给南茜，将花茎上有南茜的指环的白玫瑰递给尼尔。）

你们将用什么来纪念你们今天给出和得到的承诺呢？

（他们各自将指环从花茎上取下，递给司祭；司祭将两枚指环放到手里，并说.....）

指环象征着太阳、地球和宇宙。它象征着神圣、完美与和平。它也象征着灵性真相、爱和生命是永恒的.....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此时此刻，尼尔和南茜选择了指环，他们想用它来象征的是统一，而非占有；是结合，而非限制；是拥抱，而非圈套。

现在，尼尔和南茜，请将你们希望送出的指环交给对方。

（他们拿起各自的指环。）

尼尔，请跟着我说：

我，尼尔.....恳求你，南茜.....成为我的伴侣、爱人、朋友和妻子.....我在此宣布，我愿意给你最深的友谊和爱.....当你处于巅峰时如此.....当你落进低谷时亦然.....当你清楚地忆起你的身份时如此.....当你忘记时亦然.....当你怀着爱去行动时如此.....当你不这样时亦然.....当着神和在场诸位的面.....我还宣布.....我将会永远努力地看见你内在的神圣之光.....永远努力地和你分享.....我内在的神圣之光.....哪怕是在，尤其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分。

我愿意与你相伴到永远.....让我们的灵魂结成神圣的伙伴关系.....以便我们可以共同从事神的工作.....将我们之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我们接触到的所有人分享。

（司祭转身面对南茜。）

南茜，你愿意接受尼尔的请求，成为他的妻子吗？

（她回答说：“我愿意。”）

现在，南茜，请跟着我说：

我，南茜.....请求你，尼尔.....（她宣下同样的誓言。）

（司祭转身面对尼尔。）

尼尔，你愿意接受南茜的请求，成为她的丈夫吗？

（他回答说：“我愿意。”）

那么，请两位拿起你们准备送给对方的指环，然后跟着我说：这枚指环代表.....我与你结为夫妻.....现在我拿起你给我的指环.....（他们交换指环）.....将它戴在我的手上.....（他们将指环戴在手上）.....这样每个人都能看见和知道.....我对你的爱。

（司祭致结束语.....）

我们完全明白，唯有夫妻双方才能主持他们的婚礼，也唯有夫妻双方才能批准他们的婚礼。我的教会，或者国家赋予我的任何权力，都不足以使我有权宣布唯有两颗心才能宣布、并且唯有两个灵魂才能落实的事情。

所以现在，由于你，南茜，还有你，尼尔，已经宣布了早就刻在你们心上的真相，并在亲友面前，在神的面前，见证了这种真相——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已经宣布你们是……丈夫和妻子。

现在让我们共同来祈祷。

爱和生命之神灵啊，在这熙熙攘攘的世上，有两个灵魂已经相遇。他们的命运从此将会相互交织，他们从此将会悲欢与共，永不分离。

尼尔和南茜，愿你们的家成为一个让每个走进的人都感到幸福的地方，一个老人和年轻人和睦相处的地方，一个成长和分享的地方，一个音乐和欢笑的地方，一个祷告和爱的地方。

愿你们的亲人的生活，因你们之间美丽而慷慨的爱，而不断变得更加丰富；愿你们的工作既对世人有益，也是你们生活中的欢乐；愿你们在地球的日子美好而漫长。

阿门，阿门。

这让我非常感动。能够在我的人生中找到这样的人，愿意陪我说出这些话，真心真意地说出这些话，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幸运。亲爱的神，谢谢你把南茜派给我。

对她来说，你也是礼物，这你知道的。

我希望是这样吧。

相信我。

你知道我有什么愿望吗？

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出这些婚姻宣言。我希望人们能够把它们剪下来，或者抄下来，用到他们的婚礼上。要是那样的话，我敢打赌离婚率将会直线下降。

有些人会觉得这些话很难说出口吧，而且许多人会觉得很难说到做到。

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说到做到！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说出这些话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不得不在生活中践行啦。

原来你们不打算践行这些话啊？

当然有这个打算啊。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凡人啊。可是现在，假如我们相处得不是很好，假如我们日子过得磕磕碰碰，假如我们的关系遭遇了变化，甚或更糟糕，假如我们选择了结束这段关系，所有人都会感到大失所望啊。

你这是杞人忧天啦。到时人们会知道你们是忠于你们的自我；他们会知道你们后来又做出了新的选择。别忘了我在第一卷跟你说过话。别认为关系越长质量越好。你不是偶像，南茜也不是，没有人应该把你们供上神龛——你们也不应把自己放在那里。你们只要做人就好啦。做完整的人。假如有朝一日你和南茜希望改变这段关系，你们有权利去改变。那就是这整套对话录的意义所在。

也是我们做出的宣言的意义所在！

正是如此！我很高兴你明白这个道理。

是的，我喜欢这些婚姻宣言，也很高兴我们把它写进这本书！以这种新的方式来开始共同生活是很好的。别再要求女人承诺“三从四德”啦。只有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私自利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要求。

当然啦，你说得很对。

男人要是宣称这种男尊女卑是神颁布的律例，那就更加自以为是和自私自利啦。

你又说对了。我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命令。

我们终于拥有了真正受到神的启发而写下的结婚宣言啦。这是不将任何人变成奴仆或者私有财产的宣言。这是说出爱的真相的宣言。这是

并不施加束缚、而是承诺自由的宣言！这是所有人都能够履行的宣言！

有人会说：“这种誓言当然容易履行啦，它又不要求你做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会这样说：“解放别人比控制他们难得多啦。当你控制别人，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当你解放别人，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你回答得很好。

我有个好主意！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份婚姻宣言制作成小册子，像祈祷手册那样，让人们可以在结婚时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本小书，里面不仅有这些文字，也包括整套仪式，这三部对话录里关于爱情和恋爱关系的主要论述，还有关于婚姻的特别祷词。原来你是不反对婚姻的！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婚姻反对者”。

我怎么可能反对婚姻呢？我们大家都结婚了呀。我们每个人都是结了婚的——从现在到永远都是如此。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一体。我们的婚礼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我对你们许下的诺言是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我将会永远爱你们，让你们拥有一切的自由。我的爱永远不会束缚你们，由于这个原因，你们“注定”终将爱上我——因为能够自由地选择你们的身份是你们最大的愿望，也是我最大的礼物。

现在，以宇宙最高的法则为标准，你愿意让我成为你合法的婚姻伴侣和共同创造者吗？

我愿意。

你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伴侣和共同创造者吗？

我愿意，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伴侣和共同创造者。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我们是一体。阿门。

阿门。

Chapter 14

看着这些文字，我心里充满了敬畏。谢谢你以这种方式与我同在。谢谢你与我们大家同在。因为已经有数百万的人看过这几卷对话录，还有数百万的人将会看。我们非常感激你到我们心里来。

你们是最爱的生灵，我一直在你们心里。你们现在能够真正地感受到我在那里，我十分高兴。

我向来与你们同在。我从不曾离开你们。我是你们，你们是我，我们不会分离，永远不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喂，且慢！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以前是不是说过这些话啊？

当然啦！去看第十二章的开头。不过现在这些话的含义比那时候更加丰富。

假如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是真的，假如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再次”经历某些事情，以便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意义，那岂非很棒？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啊！

也可能不是。

也可能不是！

很好。你又说对啦！你对这些新的道理掌握得很快啊，真让人吃惊。

真的吗？现在我有个严肃的话题想跟你讨论。

是的，我知道。你说吧。

灵魂何时进入身体？

你觉得呢？

当它想进入的时候。

很好。

但人们想要更为确定的答案。他们想知道生命何时开始。他们所认识的生命。

我知道。

那么标志是什么呢？是身体从子宫里出来，也就是肉体的诞生吗？是受孕的那一刻，也就是两种物质生命元素相结合那一刻吗？

生命没有起点，因为生命没有终点。生命只是延续，创造新的形式。

那它肯定很像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熔岩灯里面那种黏糊糊的东西。那些膏状物起初是在熔岩灯的底端，一团一团的，像是圆球。经过加热之后，它们就会彼此分离，它们的形状不停地变化着，同时向顶部上升。到了顶部，它们会重新融合在一起，然后瀑布似的掉到底端，又变成一团团的样子，并重复刚才的过程。灯管里没有“新”的膏状物。那里面全是相同的東西，只是它不断改变形状，所以“显得”像是不同的新东西。它那些形状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那个反复展开的过程叫人看了入迷。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灵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唯一的灵魂——太极——将其自身变成许多越来越小的零件。所有这些“零件”都是从最初就有的。没有“新的”零件，只有原来的太极的各个部分，不断地改变其自身，让原来那些零件“显得”像是不同的新零件。

有一首流行歌曲很优美，它是琼安·奥斯朋作词和演唱的，里面有句歌词是：“如果神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呢？会是我们这副稀里糊涂的德性吗？”我打算去请她把歌词改成：“如果神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呢？会是我们这副黏黏糊糊的德性吗？”

哈哈！那很好啊。你也知道的，她那首歌曲很美妙。它激怒了许多人。人们无法认同我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更好的想法。

这种反应是一个很有趣的注脚，不过它注解的不是神，而是人类。假如我们认为拿神和人类相比是对神的亵渎，我们把自己当成什么呢？

是啊，当成什么呢？

然而你确实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正是你在这里说的话。所以琼是正确的。

她当然是正确的。非常正确。

我想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能说说我们所认识的生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是当灵魂进入身体的时候吗？

灵魂并没有进入身体。身体是被灵魂包裹着的。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身体并非灵魂的住所。事实与此相反。

宇宙间的一切永远都是活的。“死”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并没有这种存在状态。

永生的太极只是改变其自身的形状——采取了新的物质形式。那种形式永远充满了鲜活的能量，生命的能量。

生命——假如你们将我所说的能量称为生命的话——是永远存在的。它不会不存在。生命永远不会终结，所以它怎么可能有起点呢？

拜托，你就帮帮我吧。你知道我想要知道什么。

是的，我知道。你想让我参与堕胎论战。

是啊，真的！我承认！我是说，我遇到了神，我有机会询问这个重要的问题。生命何时开始呢？

答案也非常重要，可惜你们听不进去。

说来我听听看嘛。

它从不开始。生命从不“开始”，因为生命从不结束。你们想要得到的是一套生物技术理论，将其称为“神的法律”，依据它来制定人类的行为“规范”——然后惩罚那些没有依照规范行事的人。

那有什么错呢？那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各个诊所的停车场把那些医生干掉。

是的，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你们总是拿我当借口，拿各种规则（你们称之为我的法律）当借口，来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辩护。

拜托！你怎么就不肯说堕胎是谋杀呢！

你们无法杀死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

是的，但是你不能终止它的“个体化”！在我们看来，那就是杀人！

假如我的一部分正在以某种方式进行个体化的表达，在没有得到我那

部分的同意的情况下，你们是不可能终止其个体化表达的过程的。

什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没有哪件事情是违背神的意愿而发生的。

生命，以及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体现了神的意愿（也是你们的意愿）。

我在这套对话录里面说过，你们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那是因为，我们唯有一个。

生命是神的意愿，是它的完美表达。假如某件事情违背了神的意愿，那么它不可能发生。按照神的身份和本质的定义，它是不可能发生的。你认为一个灵魂能够替别的灵魂做决定吗？你觉得作为个人，你们能够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影响对方吗？这种信念的基础肯定是那种认为你们彼此分离的想法。

你相信你们能够用未经神许可的方式去影响生命吗？这种信念的基础肯定是那种认为你们和我分离的想法。

这两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你们居然认为你们能够以一种未经宇宙许可的方式影响宇宙，这真是太傲慢啦。

你们在这里对付的是许多强大的力量，你们有些人认为你们比最强大的力量还要强大。然而你们并不。你们也不比最强大的力量弱小。

你们就是最强大的力量。不更强大，也不更弱小。所以要让那力量与你共处！

你是说若没有得到对方的许可，我无法杀死任何人吗？你是说从某种更高的层面看，每个遇害身亡的人都同意被杀害吗？

你这是在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事物，用世俗的观念去想事情，所以我说的话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怎么可能不用“世俗的观念”想事情呢。我现在，此时此刻，就在俗世中啊！

我告诉你吧：你是“在这个世界里，却不属于它”。

看来这种世俗的实在根本不是真的咯？

你真的认为它是真的啊？

我不知道。

你就从来没想过“这里面其实别有隐情”？

嗯，有的，我当然想过。

喏，这就是隐情。我正在向你解释。

好吧。我明白啦。我真想现在就走出去，随便杀几个人，反正若非经过他们同意，我也杀不了他们。

实际上，人类就是这么做的。有趣的是，你们觉得这个道理不可思议，可是你们却又随意杀人，好像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确实是真的。

更糟糕的情况是，你们强行杀害人们，好像这种行为是无所谓的。

它当然有所谓啦！只不过我们想要的东西更有所谓啊。你明白了吗？当我们杀害某个人时，我们并不认为杀人是无所谓的。那么想未免也太没人性啦。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更有所谓。

我明白。所以你们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可以强行杀害别人。于是你们名正言顺地滥杀无辜，因为你们觉得受害者的意愿是错误的。

这可不是我说的。这也不是人类的想法。

真的吗？让我来揭穿某些人的真面目。你们说，只要你们有足够好的理由，就可以违背别人的意愿，强行将他们杀死——比如说在战场上杀死他们，或者将他们处以极刑，或者在堕胎诊所的停车场将医生干掉。然而如果别人觉得他们有足够好的理由，想要自寻死路，你们却不去帮助他们自尽。那等于是“协助自杀”，那将会是错误的！

你这是在拿我寻开心呢。

不，是你们在拿我寻开心。你们说，如果你们违背别人的意愿，将他们杀死，就会得到我的饶恕；而如果你们顺从别人的意愿，将他们杀死，将会受到我的惩罚。

这是丧心病狂的说法。

然而你们不仅不觉得这是丧心病狂，实际上还宣称说这丧心病狂的人是疯子。你们才是头脑正常的人，他们只是麻烦制造者。

你们的整个生活和整套神学都是用这种扭曲的逻辑打造出来的。

我从来没这样看过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吧：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时间已经到啦。这是你们重生的时刻，对你们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是如此。你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创造你们的世界，否则它就会因你们的丧心病狂而毁灭。

现在请用心听我说。

我们是一体。

我们唯有一个。

你们和我不是分离的，你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分离的。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彼此共同在做。我们的实在是被共同创造出来的。你们终止妊娠，就是我们终止妊娠。你们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没有哪个神圣个体的力量比其他神圣个体更大。若非得到对方的同意，任何灵魂不可能影响其他灵魂。宇宙间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迫害者。

你们的视野很有限，无法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现在告诉你们，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成为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拥有任何东西的理由只有一个：那是你们身份的直接声明。如果你们的身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是你们选择和渴望的身份，那么没有理由去改变任何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更美好的经验等着你们去拥有，你们能够比现在更好地去表达神性，请向着那个真相前进。

由于我们所有人共同在创造，所以尽量让别人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希望走哪条路，对我们而言是有益的。你可以成为一名领路人，展现你想要创造的生活，邀请别人模仿你。你甚至可以说：“我就是生活和道路。请随我来。”但要小心点。有人曾经因为说过这样的话而被钉上十字架。

谢谢你。我会牢记你的警告。我会低调做人。

看得出来你是挺低调的。

嗯，如果你说你正在与神对话，保持低调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道理别人早就发现啦。

看来我最好闭上我的嘴。

可惜有点晚了。

嗯，这该怪谁呢？

我知道你要怪谁。

好啦。我原谅你。

真的吗？

真的。

你怎么会原谅我呢？

因为我知道你为何这么做。我知道你为何来找我，并开始这次对话。当我明白某件事情的起因时，我就能够原谅它可能引起或者造成的所有麻烦。

啧啧啧。真有意思啊。要是你能够认为神像你这么宽宏大量就好啦。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你跟我的关系真是非比寻常啊。有时候你觉得你不可能像我这么宽宏大量，有时候你又认为我不可能像你这么宽宏大量。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

确实很有意思。

这是因为，你认为我们是分离的。如果你认为我们是一体，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

这是你们的社会——它是一种“婴儿”社会，真的，是一种落后的社会

——和宇宙中高度进化的社会的主要区别。最明显的区别是，在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一切有意识的生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和你们所谓的“神”并不是分离的。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并不是分离的。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整体的一种个体经验。

好啊。现在你准备谈论宇宙中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啦。我等很久啦。

是的，我想现在是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了。

但在此之前，我真的必须最后一次回到堕胎的话题。你并不是在说，由于违背人类灵魂意愿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它身上，所以杀人是没问题的，对吧？你并不是在饶恕堕胎，或者替我们给堕胎找“借口”，对吧？

我对堕胎的态度，和我对战争的态度相同：既不饶恕，也不谴责。

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我会饶恕他们正在参与的战争，而谴责他们的敌人正在参与的战争。每个国家的人都觉得“神站在他们那边”。每个理由都蕴含着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至少在每当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时候，都希望这是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造物都相信神站在他们那边吗？因为我确实是那样的。所有造物本能地认识这个事实。

这其实等于说：“你们对你们的意愿，就是我对你们的意愿。”这其实也等于说，我赋予你们所有人自由的意志。

如果以某种方式行使自由意志会带来惩罚，那就没有自由意志。那是对自由意志的嘲弄，将它变成赝品。

所以就堕胎或者战争、购买那辆车或者与那个人结婚、性交或者不性交、“履行你的职责”或者不“履行你的职责”而言，对和错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我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好恶之分。

你们全都处在定义你们自己的过程之中。每个行动都是自我定义的行动。

如果你们对你们现在创造自我的方式感到满意，如果它对你们有益，你们可以继续以那种方式创造下去。如果你们不满意，你们将会停止。这叫做进化。

这个过程很慢，因为在进化的时候，你们不断地改变你们关于真正对你们有益的是什么的观念；你们不断地改变你们关于“快感”的概念。

别忘了我前面说过的话。你可以根据一个人或者社会对“快感”的定义，来判断那个人或者社会的进化程度。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你还可以根据它宣称什么对它有益来进行判断。

如果走上战场，杀死别人对你们有益，你们就会这么做。如果终止妊娠对你们有益，你们就会这么做。在你们的进化过程中，唯一会发生变化的是你们关于什么对你们有益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取决于你们认为你们想要做什么。

假如你想要去西雅图，那么前往圣何塞对你是无益的。前往圣何塞并非“道德错误”——它只是对你无益。

因而，你们想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极其重要。不仅对你们的整个人生来说很重要，而且对你们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来说也很重要。因为生活本身正是在分分秒秒中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这次神圣对话的开篇（你称之为第一卷）已经详细地阐述过这个道理。我在这里重新提起来，是因为你似乎需要我来提醒，否则你就不会问我关于堕胎的事情。

所以呢，当你准备堕胎的时候，当你准备吸烟的时候，当你准备煮食动物的时候，或者当你准备在马路上超车的时候——无论你要做的事情是大还是小，无论你要做的选择是举足轻重还是无足轻重，你要考虑的问题唯有一个：这是我的真实身份吗？这是我现在选择的身份吗？

要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不造成后果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你的身份和本质。

你此时此刻就处在定义你的自我的行动中。

这就是你对堕胎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你对战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你对吸烟问题、肉食问题和每个关于你有过行为问题的答案。

每个行动都是自我定义的行动。你所思、所说、所做的每件事，无不是在宣称：“这就是我的身份。”

Chapter 15

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件关于你们身份和你们选择的身份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决定了你们的经验，还因为它创造了我的本质。

你们向来听说是神创造了你们。现在我想要告诉你们，是你们正在创造神。

我知道，这与你们原来的理解大相径庭。然而你们只有实现这种理解的转变，才能完成你们来到人世真正要完成的工作。

这是有待我们，你们和我，去完成的神圣工作。这是我们行走在其上的圣地。

这就是天道。

神每时每刻在你们之内、作为你们、借助你们表达其自身。你们永远可以选择现在怎么样去创造神，她永远不会为你们做出这个抉择，也不会因为“错误”的选择而惩罚你们。然而在这些事务上你们并非没有指引，将来也不会没有。你们拥有与生俱来的内在指路系统，它会带你们回家。它就是那个总是向你们说出你们最高尚的选择、把你们最远大的憧憬摆在你们面前的声音。你们只要倾听那个声音、永不抛弃那种憧憬就可以了。

自人类有史以来，我一直给你们派来导师。我的信使每天都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消息。

他们写下神圣的经文，他们度过神圣的人生，以便你们能够认识这个真相：你们和我是一体。

现在我再次把经文送给你们——你们现在捧在手里的就是这样的经文。现在我再次把信使送给你们，给你们带来神的口讯。

你们会聆听这些信息吗？你们会倾听这些信使吗？你们会也变成信使吗？

这是个伟大的问题。这是个美好的邀请。这是个光荣的决定。世界正在等待你们的表态。你们用你们的生活做出表态，在实践中进行表态。

人类不可能摆脱其自身最低下的思维，除非你们自己能够上升到最高尚的思想境界。

那些由你们表现出来的最高尚思想将会给人类的经验创造更好的模板，铺设更好的舞台，充当更好的榜样。

你们就是生活和道路。世界将会跟随你们。对此你们别无选择。这是唯一你们不能够自由选择的事情。这就是天道本身。你们的世界将会跟随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观念。它从前如此，将来也如此。先有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观念，然后才有外在世界的客观现象。

你们思考什么，就会创造什么。你们创造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你们变成什么，就会表达什么。你们表达什么，就会经验什么。你们经验什么，就会处在什么状态。你们处在什么状态，就会思考什么。

这是完整的循环。

你们参与的神圣工作其实刚刚开始，因为现在你们终于明白你们是在干什么了。

正是你们促使你们自己认识到这个道理，促使你们自己关心这件事情。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你们现在更加关心你们的真实身份。因为现在，你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你们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你们正在定义神。

原本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概念性的，后来我派你们——我光荣的组成部分——进入物质世界，以便我能够经验地认识我自己。生活就是神用来将概念变成经验的工具。你们也要用它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们就是神，做着这件事的神。

我选择了在每个时刻重新创造我自己。我选择了在经验中最完美地实现我对自己身份的最伟大憧憬。我创造了你们，以便你们能够创造我。这是我们的神圣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欢乐。这正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Chapter 16

看着这些文字，我心里充满了敬畏。谢谢你以这种方式与我同在。谢谢你与我们大家同在。

你客气啦。谢谢你与我同在。

我还有几个问题，有关那些“已进化的生灵”的，问完之后我会允许我自己完成这套对话录。

我的孩子，你永远不会完成这套对话录，也永远没有这个必要。你和神的对话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你是主动来找我聊天，这次对话很快会让我们发展出一段友谊。所有好的对话最终都会产生友谊，你和神的对话很快将会制造一本叫做《与神为友》的书。

我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们真的会变成朋友。

友谊跟所有其他人际关系相同，它若是得到呵护、照料和成长的空间，最终将会产生合一的感觉。你将会感觉和经验到你自己和神融为一体，从而写下一本叫做《与神合一》的书。

那将会是一种神圣的融合，因为到时我们将会用一个声音说话。

看来这次对话还会继续咯？

是的，永远会。

等到这本书结束，我不必说再见吗？

你永远不必说再见啊。你只用说你好。

你太神奇啦，你知道吗？你真的很神奇。

你也是，我的孩子。你也是。

我在各地所有的孩子也都是。

你在“各地”都有孩子啊？

当然啦。

我说的是宇宙各地啊。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你的子息遍布整个宇宙

吗？

当然。

这些文明更加先进吗？

有些是的。

哪些方面更先进呢？

各个方面。技术、政治、社会、灵性、生理和心理等方面都比你们先进。

比如说，你们总是热衷于比较，总是非把事物分成“好”或“坏”、“高”或“低”、“善”和“恶”不可，这表明你们已经坠入二元对立的深渊，陷进分离主义的泥潭。

在更为先进的文明社会里，你没看到这种情况吗？你说的二元对立是什么意思呢？

社会的发展层次，必然反映在其二元思维的程度。社会是否处于进化过程，要看它的发展方向是统一还是分离。

为什么呢？为什么统一会成为这样的标杆呢？

因为统一是真相。分离是幻象。只要社会认为其自身是分离的，是许多彼此分离的单位的聚合体，那么它就仍然生活在幻象之中。

你们星球上的生活都建立在分离主义之上，都以二元对立为基础。

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属于彼此分离的家庭或宗族，聚居在彼此分离的地区或省份，团结为彼此分离的民族或国家，共组成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或者星球。

你们认为你们的世界是宇宙里唯一有人居住的世界。你们认为你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好的国家。你们认为你们的省份是全国最好的省份，而你们的家庭是全省最美好的家庭。

最后，你认为你是全家最好的人。

你们当然会宣称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但从行动可以看出来你们确实是这么想的。

你们的真实想法时刻体现于你们的社会主张、政治决议、宗教决策、经济选择，以及你们在友谊、信仰系统、你们与神（也就是我）的关系等方方面面做出的个人选择。

你们觉得你们和我是分离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乃至你们甚至不敢想象我会跟你们说话。于是你们不得不否定你们自己的经验的真实性。你们经验到你们和我是一体的，但拒绝相信这种经验。因而你们不仅与别人分离，也与你们自己的真相分离。

人怎么可能与他或她自己的真相分离呢？

可以忽略它。看到却否定它。或者改变它，扭曲它，从而让它符合你们的先入之见。

就拿你刚才的问题来说吧。你问，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我回答：“当然。”我说“当然”，是因为证据非常明显。证据明显得我很惊讶你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就是人“与他自己的真相分离”的方法：真相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眼前，他不可能看不到——然而他却否定亲眼看到的东西。

这里面的原理就是否定。而最有害的否定莫过于自我否定。

你们毕生都在否定你们的真实身份和本质。

就算你们只是否定那些较为宏观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对臭氧层的破坏、对原始森林的砍伐、对年轻一代的虐待，那也足够令人悲哀的了。但你们并不满足于否定所有你们看到的外在现象。你们还热衷于否定所有你们看到的内在情感。

你们看到了你们内在的善良和同情，却否定它。你们看到了你们内在的智慧，却否定它。你们看到了你们内在的无尽可能性，却否定它。你们看见并经验到你们内在的神，却否定它。

你们否认我在你们的内心，我就是你们；就这样，我明明在对的地方出现，却遭到你们的否定。

我没有否定的，真的没有。

那你承认你是神吗？

呃，我不会那么说……

就是啊。我告诉你吧：“鸡啼之前，你将会否定我三次。”

你将会通过你的思维否定我。

你将会通过你的话语否定我。

你将会通过你的行动否定我。

你心里知道我与你同在，我就在你的内心，我们是一体。然而你否定我。

有些人会说，我确实存在。但离你们远远的。在远处某个地方。你们越是认为我离你们很远，就会离你们自己的真相越远。

你们对生活中许多别的事情也是如此，从这个星球上自然资源的锐减，到许多儿童在家里遭到虐待，凡此种种，你们都看在眼里，却拒绝相信。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看见了却不相信呢？

因为你们被幻象困住，深深地陷在幻象里，所以看不穿它。实际上，你们必须看不穿，这样幻象才能继续。这是神圣的二元论。

你们必须否定我，才能继续努力变成我。这正是你们想要做的事情。然而你们无法变成你们已经是的东西。所以否定是很重要的。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直到你们不再需要它。

大师知道，否定是给那些选择让幻象继续的人用的。接受是给那些选择让幻象结束的人用的。

接受，宣布，展现。这是通往神的三个步骤。接受你们的真实身份和本质。向全世界宣布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展现。

自我宣布总是随着展现而来的。你将会展现你的自我就是神——哪怕你现在展现的是你心目中的自己。你毕生都在展现这个。

然而这种展现将会给你带来最大的麻烦。因为当你不再否定你的自我，别人将会否定你。

当你宣布你与神合一，别人将会宣布你与撒旦同谋。

当你讲出最高尚的真相，别人将会说你讲的话是对神最卑劣的亵渎。

与所有温柔地展现他们已经到达大师境界的大师遇到的情况相同，你将会被崇拜和诋毁，被捧高和贬低，被尊崇和绞杀。因为虽然你已经功德圆满，那些仍在幻象中生活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拿你怎么办。

那么我会怎么样呢？我想不通。我被你弄糊涂啦。你本来不总是反复地说，幻象必须继续，这样我们才能有“游戏”可以玩吗？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也是事实。游戏确实正在继续。因为你们一两个人终结了幻象的轮回，并不会使游戏结束——无论是对你们来说，还是对其他玩家来说，游戏都没有结束。

游戏是不会结束的，除非宇宙万物再次融为一体。哪怕是到那个时候，它也仍未结束。因为在那神圣团聚的时刻，融为一体的宇宙万物将会拥有极乐的享受，然后将会再次在欢乐中爆炸，分裂成各种个体——轮回将会从头再来。

它永远不会结束，我的孩子。这游戏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游戏就是生活本身，而生活就是我们的身份。

但是那个达到大师境界、无所不知的个体要素，或者用你的话来说，那个“全体的部分”，会怎样呢？

那个大师知道，属于他的轮回已经完成。她知道结束的只是她对幻象的经验。

大师会哈哈大笑，因为他了解大师计划。大师明白，即使她的轮回已然完成，这游戏仍会继续，这经验仍会继续。然后大师会清楚他在这经验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大师的角色是引领其他人到达大师境界。所以大师继续玩这个游戏，但他是用别的方法、新的工具去玩。因为大师已经看穿这幻象，所以他能置之度外。只要大师愿意和高兴，他随时可以走出这幻象。她借此宣布和展现了她的大师境界，并被别人称为神或者女神。

当你们所有人都达到了大师境界，整个人类（你们人类其实是一个整体）将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时空中穿梭（当你们理解各种物理规律之后，你们将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努力去协助其他族类和文明社会的生灵也达到大师境界。

就好像其他族类和文明社会的生灵正在帮助我们那样？

完全正确。正是如此。

唯有在宇宙里所有族类都达到大师境界的时候——

——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唯有在我的所有部分都认识到一体性的时候——

——这次轮回才会结束。

你的措辞很巧妙。因为轮回本身是不会终结的。

因为这次轮回的终结正是轮回本身。

太好啦！太棒啦！

你已经明白！

所以，是的，其他星球上有生命。是的，大多数外星文明比你们的文明更先进。

哪方面更先进呢？你还没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回答过啦。我说过的，各个方面。技术、政治、社会、灵性、生理和心理等方面都比你们先进。

是的，但给我举些例子吧。你这个回答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泛泛之论。

你知道吗，我爱你的真相。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当着神的面，宣布他讲的话毫无意义。

那又怎样？你想怎样？

这就对啦。就要这种态度。因为你确实是对的。你可以随便挑衅我，逼迫我，质疑我，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我可能反而会帮助你，就像我现在所做的，用这部对话录来帮助你。这对你有帮助吧？

有的。这部对话录帮助了许多人。它过去和现在感动了数百万人。

我知道。这是“大师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你们成为大师。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三部曲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对吧？

我当然知道啊。你觉得它这么成功，是谁的功劳呢？你觉得是谁促使这么多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找到这本书呢？

我告诉你吧：我认识每个阅读这套书的人。我知道每个人来看这套书的原因。

他们也都知道。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会再次否定我吗？

这对你有影响吗？

毫无影响。我的孩子终有一天会全都回到我身边。这不是回不回的问題，而是何时回的问题。这可能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我的话是说给那些能听得进去的人听的。

好吧——我们刚才在谈论其他星球的生命，你正要给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外星文明是如何比地球文明先进得多。

就技术方面来说，绝大多数外星文明都远远领先于你们。确实也有一些比你们原始，但为数不多。绝大多数比你们先进。

怎么个先进法呢？举个例子来看看。

好啊，就拿天气来说吧。你们目前没有能力控制天气。（你们甚至无法准确地预测它！）所以你们对变化无常的天气无可奈何。大多数世界并非如此。比如说，大多数星球上的生灵能够控制当地的气温。

真的啊？我原本以为一个星球的温度是由它与太阳的距离、它的大气层等因素决定的。

这些因素只是设定了大的范围。在这范围内你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是吗？我们能做什么呀？

你们可以控制环境。创造或者消灭大气层的某些条件。

你也知道的，这不仅与你们跟太阳的距离有关，也与你们把什么放在你们和太阳之间有关。

你们把某些最危险的东西排放进大气层，并消耗掉某些最重要的东

西。然而你们否定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予以承认。哪怕你们当中最聪明的人早已确凿地证明你们对大气层的破坏，你们仍不肯承认。你们说那些最聪明的人是疯子，还说你们知道得更清楚。

或者你们会说，这些明智的人居心不良、心怀叵测，想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居心不良的是你们。心怀叵测的是你们。想要保护自己利益的也是你们。

你们的首要利益是你们自己。假如一个证据与你们的自我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你们就会否定它，哪怕它的科学性再高，哪怕它的说服力再强。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啦，我觉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真的吗？你认为神在说谎？

喂，我可没这么说，其实……

你知道光是同意停止用碳氟化合物来污染大气层就花了世界各国多长时间吗？

知道……呃……

知道就好。你认为为什么要耗这么久呢？别想了。我来告诉你吧。这件事要耗这么久，是因为停止排放那些有毒物质会让许多大公司少赚很多钱。这件事要耗这么久，是因为它会让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没那么便利。

这件事要耗这么久，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许多个人和国家选择——觉得有必要——否定证据，以便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便维护现状。

唯有到了皮肤癌发病率急剧上升的时候，唯有到了气温骤升、冰川和雪山融化、海水变得越来越暖、湖泊河流开始泛滥的时候，才会有更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唯有受到你们自己的利益的驱使，你们才会看见那些聪明人许多年来一直摆在你们面前的真相。

维护自我利益有什么错呢？我记得你在第一卷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摆在首位。

我是说过，这也没有错。然而外星文明对“自我利益”的定义比你们宽

泛得多。那些达到光明境界的造物非常清楚地知道，凡是伤害少数人的，必会伤害许多人；凡是对少数人有好处的，必会对许多人有好处，否则它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们星球上的情况恰好相反。那些伤害少数人的事情，遭到大多数人的忽略；那些对少数人有好处的事情，则否定了许多人的利益。

这是因为你们对自我利益的定义非常狭窄，只涵盖了自己和亲人——以及那些对自己性命是从的人。

没错，我在第一卷是说过，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你要去做对你的自我最有利的东西。但我当时也说过，当你明白对你自己最有利的东西是什么时，你将会明白它对别人来说也是最有利的——因为你和别人是一体。

你们和其他所有人是一体——这是你们尚未达到的认识境界。

你问到了先进的技术，我想告诉你这个道理：假如没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技术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

缺乏先进思想的先进技术创造的不是进步，而是毁灭。

你们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而且很快将会再次经验到这样的事情。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想说什么呢？

我是说，你们曾经在这个星球攀登上你们正在慢慢往上爬的高峰，其实当初你们到达的位置更高。地球上曾经有过比现在更先进的文明。可惜它毁灭了自身。

它不仅毁灭了自身，还差不多毁掉了其他一切。

它这么做，是因为它不知道如何使用它自己研发出来的技术。它的技术进化程度远远超过它的灵性进化程度，所以它最终将技术奉为它的神。当时的人们崇拜技术，以及技术创造和由此带来的一切。所以他们得到了不受约束的技术带来的一切——那就是无法控制的灾难。

他们真的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末日。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地球上吗？

是的。

你说的是大西岛吗？

有些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

它是雷姆利亚大陆吗？

这也是你们神话传说的一部分。

看来这是真的啦！我们以前确实有那么先进！

不止啊，我的朋友。远远不止那么先进。

我们居然毁灭了自己！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们正在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我知道。你能告诉我们怎样停止吗？

许多其他的书有涉及这个主题。大多数人忽略了它们。

告诉我们其中一本的书名吧，我保证我们不会忽略它。

去读《古代文明的落日余辉》吧。

好的！作者的名字是托姆·哈特曼。我热爱那本书！

很好。这个信使受到我的启发。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这本书吧。

我会的。我会的。

关于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想说的话，书里面全都有。我没有必要通过你再把那本书写一遍。

它简要地记录了你们的地球家园是如何被毁坏的，以及许多你们可以用来阻止那种毁灭的方法。

看到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做过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明智。实际上，在这对话录中，你通篇都用“原始”来形容我们人类。自从你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评论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生活在一个不原始的文明社会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说宇宙里有许多这样的文明社会。

是的。

有多少呢？

非常多。

几十个？几百个？

成千上万个。

成千上万个？先进的文明有成千上万个那么多？

是的。也有比你们更加原始的社会。

怎么判断一个社会是“先进”还是“原始”呢？

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将它自己最高尚的思想付诸实施。

这与你们的想法有所不同。你们以为社会是先进还是原始，要看它的思想有多么高尚。但如果不付诸实施，那些最高尚的思想有什么用呢？

答案是，它们根本就没有用。实际上，它们是危险的。

原始社会的标志是将退化称为进步。你们的社会一直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比如说，在你们这个世界，七十年前的人比现在的人更有同情心。

有些人会觉得你这些话很不中听。你说你是一个不做评判的神，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你在这里说的每句话都在审判他们，指责他们。

我们先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说你想要去西雅图，实际上却把车开向圣何塞；这时你找人问路，那人告诉你，你这是南辕北辙，朝这个方向开到不了你想去的地方，那人是在做审判吗？

你说我们“原始”啊，这不仅仅是给我们指明方向。原始这个词是贬义的。

真的吗？可是你们说你们非常欣赏“原始”艺术。你们往往会喜欢某些音乐，因为它带有“原始”的情调。至于那些有着“原始”风情的女人，你们就更喜欢啦。

你这是在玩弄文字，偷换概念。

根本不是。我只是让你知道，“原始”未必是贬义的。是你们的判断使它变成了贬义词。“原始”只是形容词。它只是描述实际情况：某样东西正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意思。它没有“对”或“错”的意思。这些意思是你们添加的。

我在这里并没有“指责”你们。我只是说你们的文化是原始文化。你们听起来很刺耳，是因为你们认为原始状态是不好的。

我没有做出这样的评判。

要明白这个道理：评估不是评判。它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我想要让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我不会对你们做出评判。我凝望你们，只看见美丽和神奇。

就像看着原始艺术那样。

正是如此。我聆听你们的歌曲，只感觉到兴奋。

就像倾听着原始音乐那样。

你现在领悟啦。我感受到你们人类的能量，就像你们会感受到一个有着“原始风情”的女人或男人的能量那样。而且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感到兴奋。

喏，这就是你们与我之间的真实情况。你们并没有让我恶心，也没有让我烦恼，更没有让我失望。

你们让我感到兴奋！

我为尚未来临的新可能、新经验而兴奋。我在你们之内渐渐苏醒，踏上那些新的历程，为上升到那些新的光辉境界而兴奋。

你们并没有让我失望，你们让我感到非常刺激！我为你们的神奇而感到刺激。你们认为你们正处在人类发展的巅峰，可是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才刚刚开始。你们才刚刚开始经验到你们的辉煌！

你们最远大的理想尚未显露，你们最美好的憧憬尚未揭晓。

但且等待！看啊！快看！你们的花季就要来啦。花茎已然强壮，花瓣即将盛开。我告诉你们吧：你们盛放时的美丽与芬芳必将弥漫大地，诸神的花园中必将有你们的地方。

Chapter 17

这才是我想听到的话！这才是我来这里要经验的东西！我想得到的是灵感，不是贬低。

你永远不会被贬低，除非你自认为你会。你永远不会遭到神的评判或者“指责”。

你居然会说“对和错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而且还宣称我们永远不会受到评判，许多人无法理解这样的神。

你们到底想怎样啊！你们先是说我会审判你们，然后又因为我不那么做而感到郁闷。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态度确实很混乱。我们大家的心情都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既不要你的评判，但又想要。我们并不想要你的惩罚，可是缺少了你的惩罚，我们又不知如何是好。你在前两卷说过：“我永远不会惩罚你们。”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有些人甚至因为这句话而抓狂。因为如果你不准备审判和惩罚我们，那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循规蹈矩呢？假如天堂没有“正义”，谁能化解人世的种种不义呢？

你为什么仍在指望天堂来更正你所谓的“不义”？难道雨不是从天而降的吗？

是的。

我告诉你吧：雨既淋在正义之人身上，也淋在不义之人身上。

那《圣经》上怎么会写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没说过那句话。你们有人杜撰了这句话，其他人居然信以为真。

正义这种东西并不是你以某种方式行动之后经验到的，而是你以某种方式行动时经验到的。正义就是行动，而非对某次行动的惩罚。

我知道我们社会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在“不义”的事情发生之后寻求“正义”，而不是先去做“正义”的事。

说得好！你真是一语中的！

正义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反应。

所以别指望我会在“阴世”施行某些天条，以此来“赏善罚恶”。我告诉你吧：没有“阴世”，只有生活。死亡并不存在。你们经验和创造生活的方式，是你们心目中的正义的展现；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均是如此。

你认为人类在这方面的进化程度不高，对吧？如果我们把整个进化过程放到橄榄球场里，我们会处在哪个位置呢？

十二码线。

你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

我们才进化到十二码线的阶段？

不错啦，光是过去一个世纪，你们就从六码线走到了十二码线。

我们有机会达阵得分吗？

当然有。前提是你们不再把球弄丢。

我们以前弄丢过吗？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你们的文明不是直到今天才第一次遇到迫在眉睫的危机。我想要旧话重提，因为让你们听到这些话是至关重要的。

在地球上，你们曾经研发出的技术是如此先进，乃至你们没有能力负责任地去使用它。你们如今正再次接近那个历史节点。

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是极其重要的。

当前你们的技术发展太过迅速，你们很快就无法理智地使用它。你们的社会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它正在变成技术的附属品，而技术本应是社会的附属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能解释吗？

能啊。关键问题就在于技术和宇宙学（所有生命的宇宙学）之间的平衡。

“所有生命的宇宙学”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它就是事物的运转之道。就是那大系统。就是那大过程。

“我看似狂乱，实则有理路可循”，这你也知道的。

但愿如此。

悖谬的是，一旦你们弄清楚这种理路之后，一旦你们对宇宙的各种原理有越来越多的了解之后，你们引起大崩溃的风险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知反倒是福气。

宇宙本身就是一门技术。它是最伟大的技术。它的运转很完美。有其自身的原理。但你们一旦插足其中，开始利用各种宇宙定理和宇宙法则去乱搞，你们就很容易破坏这些法则。那是一次四十码的判罚。

那对主队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是的。

现在的技术超乎我们的控制能力了吗？

差不多啦。只有你们能够决定是否要控制你们的技术。你们将会用你们的行动来做出这个决定。例如，你们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原子可以让你们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是的，但我们不会让那种情况发生。我们没那么蠢。我们不会那么做的。

真的吗？你们还是像过去那样，不停地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入某个丧心病狂的人手里，他将会以此来要挟整个世界——要是达不到目的，他就会把这个世界给毁了。

你们这是把火柴送给孩子，然后希望他们别把房子烧掉，可是连你们自己也没学会怎么使用火柴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收走孩子手里的火柴。然后丢掉你们自己的火柴。

但指望原始社会解除其自身的武装，这也太过异想天开啦。所以废除核武器显然是提都不用提的，尽管它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

我们连停止核实验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呢。我们人类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就算你们不会疯狂地用核武器自相残杀，你们也会用破坏环境的方法来毁灭这个世界。你们正在损害地球家园的生态系统，并继续宣称你们没有这么做。

你们好像觉得这样尚且不够，还要摆弄生命本身的生物化学技术。克隆啦，基因工程啦，你们并没有足够谨慎地对待这些技术，所以它们不会给人类带来福音，反倒有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假如你们不谨慎从事，生化技术造成的悲剧会让核武器与环境危险显得像儿童的游戏一样。

你们发明各种药物，让它们完成本该由身体完成的任务，从而创造了许多抵抗力极强的病毒。这些病毒正准备将你们人类彻底消灭。

你别吓唬我啊。这意味着我们输了吗？比赛结束了吗？

还没有，但马上就要结束。现在是扔出一个万福玛丽传球的时候啦，四分卫正在寻找无人防守的接球者。

你身边有人防守吗？你能接住这个球吗？

我就是四分卫，上次我抬头看的时候，你和我穿着相同颜色的球衣。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队的吗？

我还以为只有一个队呢！对手是谁啊？

是每个忽略我们的一体性的思维，每个让我们分离的观念，每次宣布我们并没有结合的行动。“对手”不是真实的，但它是你们的实在的组成部分，因为你们让它如此。

假如你们不小心，你们自己的技术——原本被创造出来为你们服务的技术——将会杀死你们。

有些人会说：“但一个人能做什么啊？”

他们首先要抛弃这种“一个人能做什么啊”的心态。

我已经跟你说过，涉及这个话题的书有数百种。别再忽略这些书。去读这些书。按照书里的指引去行动。提醒别人去看这些书。发起一场革命。让它成为一场进化的革命。

进化的革命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是，但也不是。进化的过程当然是一直在进行的。但现在这个过程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它转到了新的方向。现在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正在进化。你们不仅知道你们正在进化，而且也明白是如何在进化。现在你们认识到使进化得以发生、使你们的实在得以被创造的大过程。

从前，你们只是人类进化的旁观者。现在，你们是有意识的参与者。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精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与万事万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有灵性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灵性空间里，实践各种能够让他们心想事成、如愿以偿的法则。

这是一场真正的进化革命，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有意识地创造你们的经验，直接地表达你们的真实身份，并快速地展现你们选择的身份。

所以现在是关键时期。所以现在是关键时刻。自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这是你们第一次（不过在人类的经验中这并非第一次）拥有能够毁灭整个世界的技术，同时也懂得如何使用这种技术。你们真的有可能自取灭亡。

芭芭拉·马科斯·哈波德有本书叫做《有意识的进化》，书里的观点和你刚才说的如出一辙。

是的，是这样的。

那是一本让人看了心惊肉跳的书，它提出了许多美妙的设想，教我们如何避免重蹈先前文明的覆辙，以及如何将地球变成天堂。作者可能得到了你的点拨！

我觉得芭芭拉会同意你的观点……

你曾经说你点拨过几百个作家，启发过许多信使。还有别的书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吗？

那太多啦，这里列不过来。你何不自己去寻找？然后把你特别感兴趣的列成一张书目，再拿给别人看。

自有时间伊始，我一直通过作家、诗人、编剧来说话。从前，我把我

的真相写成歌词，画成人像，刻成石像，化成人类的每次心跳。将来，我还会这么做。

每个人都会通过最容易理解的道路、沿着最熟悉的途径接近智慧。每个神的使者都能从最平凡的时刻看到真相，并用同样平凡的话语与人分享这种真相。

你就是这样的使者。去吧，告诉你的同类，让他们一起生活在他们的真相之中。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一起经验他们的爱。那样他们就能够生活在安详与和谐之中。

然后你们的社会也将会像我们讨论过的外星文明那样，成为高级的社会。

看来我们的社会与宇宙其他高度进化的文明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拥有这种分离的观念。

是的。先进社会的第一指导原则是统一。承认天地万物均是一体，承认所有生命的神圣性。因此在所有高级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没有哪个生灵会在违背同类的意愿的情况下夺走其生命。

不管什么情况都这样吗？

是的。

哪怕它正遭到袭击？

这种情况不会在那样的社会发生。同类之间不会相互袭击。

也许袭击不是来自同类，而是来自其他种类的生灵呢？

如果一种高度进化的生灵受到另一种生灵的袭击，那么袭击者肯定是进化程度较低的。实际上，袭击者肯定是一种原始的生灵。因为高级的生灵不会袭击任何人。

我明白啦。

一个生灵在遭到袭击的情况会杀死另一个生灵，原因只有一个：被袭击的生灵忘记了它的真实身份。

如果前者认为它是它的肉体（也就是它的物质形式），那么它就会杀

死袭击者，因为它怕它自己的生命会结束。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前者完全明白它并非它的肉体，那么它将永远不会终结对方的肉体存在——因为它没有这么做的理由。它只会抛弃它自己的肉体，去经验它的自我那非肉体的组成部分。

那就像《星球大战》里的欧比旺·肯诺比！

嗯，确实像。那些创作你们所谓的“科幻小说”的作家往往引领你们走向更大的真相。

我得拦住你的话头。这看起来跟第一卷说过的话是自相矛盾的。

怎么会呢？

第一卷说，当有人虐待的时候，纵容那种虐待是没有好处的。第一卷还说，当你本着爱去行动的时候，要将你自己包括在那些你爱的人里面。那本书似乎在说，要想尽办法阻止别人对你的袭击。它甚至还说可以用战争来反抗袭击——喏，我原话照搬吧：“……对于暴君，除了阻止他们鱼肉百姓，还必须颠覆他们的残暴统治。”

那本书里还说：“选择成为神的同类并不意味着你要选择成为以身殉道的圣徒，更不意味着你要成为受害者。”

现在你又说高度进化的生灵不会终结其他生灵的肉体存在。这两种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吗？

重新去看第一卷。仔细地看。

我当时是根据你提问时创造的语境来回答的。我的回答必须放到那种语境中理解。

去看第一卷Chapter 08那段文字。在那段文字里，你说你尚未达到大师的境界。你说别人的话语和行动有时候会让你感到伤心。基于这种情况，你问我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让你受伤的经验。

我完全是按照这个语境来回答的。

我首先说，终有一天，别人的话语和行动再也伤害不到你。就像欧比旺·肯诺比那样，你将经验不到伤害，哪怕别人正在“杀死”你。

而在我刚才谈论的社会，其成员已经达到这种大师境界。这些社会中

的生灵非常清楚它们的身份是什么，不是什么。你很难让它们经验到“受伤害”，危害它们的肉身根本是没有用的。它们会退出它们的肉身，把它留给你——假如你觉得非伤害它不可的话。

我在第一卷回答你的问题时指出的第二点是，你对别人的话语和行动有那种反应，是因为你已经忘记你的身份。但我当时也说，那是无可厚非的。那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那是进化的一部分。

接着我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整个进化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在你目前所在的层面上工作。你必须在你目前所在的这种理解层面、意识层面和意念层面上工作。”

我在那里说的每句话都要放到这个语境中理解。

在那之后，我甚至还说：“为了便于讨论，我将假定你尚未完成灵魂的工作。你仍在设法实现你的真实身份。”

对一个其成员尚未忆起它们的真实身份的社会来说，我在第一卷对你的回答是成立的。但你在这里问我的不是这些问题。你刚才是要求我描述宇宙中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

无论是指谈论当前话题的时候，还是在后面谈到其他话题的时候，你要明白的是，这些对其他文明社会的描述，并不是对地球文明的批评。

这里并没有评判。就算你们的行为和反应不同于那些进化程度更高的生灵，你们也不会因此受到责罚。

所以我刚才无非是说，宇宙里那些高度进化的生灵不会因为愤怒而“杀害”其他有意识的生灵。首先，它们不会经验到愤怒。其次，假如没得到对方的许可，它们不会终结其他任何生灵的肉身经验。第三——这是对你刚才那个问题的专门回答——它们永远不会觉得“受袭击”，因为要感觉到“受袭击”，你必须觉得有人正要夺走你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生命、爱人、自由、资产或者财物，反正是某些东西。高度进化的生灵不会拥有这种经验，因为只要你觉得你非得到某样东西不可，不惜为之动用武力，甚至不惜为之夺走某个高度进化的生灵的肉体生命，那么无论这样东西是什么，这个高度进化的生灵都会把它给你——因为这个高度进化的生灵知道，她可以重新创造一切。她会自然而然地把一切送给进化程度较低的、尚未明白这个道理的生灵。

所以高度进化的生灵并非以身殉道的圣徒，亦非任何人的“残暴统

治”的受害者。

然而不仅如此。高度进化的生灵不但明白他可以重新创造一切，他还明白他没必要那么做。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没有这些东西，他也一样能够快乐，能够生存。他知道他对其自身以外的东西别无所求，“其自身”才是他的本质，而且跟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进化程度较低的生灵和物种并不总是明白这个道理。

最后，高度进化的生灵知道，她和袭击她的生灵是一体的。她把袭击者看作是她自己那受过伤害的一部分。在那种情况之下，她的任务是疗愈所有的创痛，以便一体的所有组成部分能够再次认识到其自身的真实本质。

对她来说，把一切送给你，无非就是把一颗阿司匹林送给你。

哇。这种想法太好啦。这种见解太棒啦！但我必须回到你说过的一句话。你刚才说高度进化的生灵——

——我们接下来用“高灵”这个简称吧。因为我们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原来那个显得太长啦。

好啊。你刚才说若是没得到对方的许可，“高灵”不会终结其他生灵的身体存在。

是的。

但一个生灵为什么会许可其他生灵来结束它的身体生命呢？

原因有好几种。比如说，它可能会让它自己成为其他生灵的食物。或者为了满足其他需求——好比结束战争。

在我们自己的文明社会中，有些人在为了食物或毛皮而杀死动物之前，会先征求那个生灵的许可。他们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这样做的吧。

是的。这是美洲原住民的作风；他们哪怕是摘一朵花，拔一根草，都会先进行这种交流。这是地球上所有原住民社会的做法。好玩的是，你们却认为这些部落或者社会是“原始”的。

老兄啊，难道我连拔一根萝卜也要征得它的同意吗？

你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问的是“高灵”会怎么做。

看来美洲原住民是高度进化的生灵咯？

和所有物种的情况相同，他们有些人是，有些人则不是。这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从整个文化来看，他们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规范他们大多数经验的那些文化迷思是非常高级的。但你们却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文化迷思。

慢着！你怎么乱说话的？那些红番是野蛮人啊！所以我们才会将他们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然后划地为牢，将剩下的红番囚禁在所谓的“保留地”里！时至今日，我们仍占领他们的圣地，将其变成高尔夫球场。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他们就会去那些圣地拜祭，忆起他们的文化传说，举行他们的神圣仪式，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原来如此。

当然啦。假如我们不征服并努力消灭他们的文化，他们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到时候我们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我们将会尊重大地和空气，拒绝污染我们的江河，那样我们怎么发展工业呢！

到时所有人可能还是赤身裸体地到处乱走，而且不以为耻，在溪河中沐浴，居住在原野之上，而不是拥挤地聚居在摩天大楼或者贫民窟里，并经由沥青路去上班。

到时我们很可能仍然围着篝火，听着古代的寓言故事，而不是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那样我们将会完全没有进步。

这样啊，幸亏你们做对了哦。

Chapter 18

再跟我谈谈高度进化的文明和高度进化的生灵吧。他们除了不会自相残杀之外，跟我们还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彼此分享。

我们也彼此分享啊！

不一样的啦。他们分享一切。与每个人分享。绝不漏掉哪个生灵。在他们的世界，所有自然资源被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

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不会仅仅由于它所处的地方发现了自然资源，就觉得它“拥有”那种自然资源。

各个物种知道，它们称为“家园”的星球或者星系是属于每个人、属于那系统之内的所有物种的。实际上，这个星球或者星系被当成一个“系统”。它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而非由许多各不相关的部分组成；若是任何组成部分被破坏、损害或者消灭，整个系统本身也将会受损。

我们管这个叫生态系统。

它不仅是生态系统。它涉及的不只是生态——也就是星球上的自然资源和这个星球的居住者之间的关系。它还涉及居住者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者和环境的关系。

它是所有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可以叫做“物种系统”！

对啊！我喜欢这个词汇！它是个很好的词汇！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某个比生态系统更大的系统。它确实是物种系统。巴克敏斯特·富勒则称之为“心智圈”。

我更喜欢物种系统。这个名称更容易理解。我以前总是搞不明白心智圈是什么东西！

老巴也会喜欢你这个词汇的。他不会坚持用原来那个的。他总是喜欢把道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

你要跟巴克敏斯特·富勒聊天啊？你想把这次对话变成招魂仪式吗？

反正我知道那个曾化为巴克敏斯特·富勒的灵魂很喜欢你这个词汇。

哇，那太好啦。能够知道这一点真是太酷啦。

是很“酷”。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么在高度进化的文明社会里，物种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生灵并不重要。恰恰相反。个体生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将每个个体的决定考虑在内，物种系统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物种系统最大限度地支持所有生命和每个生灵，这是高灵的共识。因此他们不做任何会损害物种系统的事情，这本身就表明每个个体的生灵都是重要的。

不单单是那些有地位、有势力或有钱的个体生灵，也不单单是那些力气更大、身体更壮或者自我觉悟层次较高的个体生灵。这个系统中的所有生灵、所有物种都是重要的。

这怎么行得通呢？这怎么可能呢？在我们的地球上，某些物种的愿望和需求必须被置于其他物种的愿望和需求之下，否则我们就无法过上我们现在这种生活。

你们很快就再也无法过上“现在这种生活”啦，原因恰恰在于你们坚持压制大多数物种的需求，以便满足一个物种的欲望。

你说的是人类吧？

是的——不过并非人类所有成员，而仅仅是少数成员。甚至也不是大多数人（如果是这样，那还有点逻辑可言），而是极少数人。

那些最富裕和最有权力的人。

这是你们的说法。

你又来啦。又是针对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的说教。

不是的。说教对你们的文明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们就像教室里的小学生。人类将会一如既往，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都将不会改变，

直到你们终于明白这么做并不能给你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为止。再多的说教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如果说教能改变事情，你们的宗教早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啦。

哇！你不是吧！你今天想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对吧？

我可没有做那种事情。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这戳到你们的痛处了吗？那么要看一下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我们两个都知道。真相往往是令人不舒服的。然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带来真相。受我点拨的其他图书，还有各种电影、电视节目，也是如此。

我可不想鼓励人们去看电视。

不管怎么说，电视如今是你们社会的篝火。让你们南辕北辙的并非媒体，而是你们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别贬低媒体。也许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上电视，去传播一种与众不同的信息……

我可以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吗？我还是想知道，如果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物种的需求，物种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

需求确实得到同等的对待，但那些需求本身却不是平等的。这是一个比例和平衡的问题。

高度进化的生灵深深地知道，在我们所谓的“物种系统”中，所有生物的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这样它们的物质形式才能够生存，而整个系统正是由它们的物质形式创造和维护的。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就各种生物对系统本身的依赖程度而言，这些需求并不是相同或者平等的。

不妨以你们自己的物种系统为例来说明。

好啊……

让我们用两种你们称为“树木”和“人类”的生物来做例子。

我听你的。

很明显，树木和人类不同，它并不需要那么多日常“供给”。所以这两者的需求是不平等的。然而它们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两个物种是相互依赖的。你们既要注意人类的需求，也要注意树木的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的大小程度是不同的。假如忽略了某种生物的需求，你们就会自讨苦吃。

我早前提到一本很重要的书，《古代文明的落日余辉》，它很好地讲述了这个道理。它说树木吸收你们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利用大气的碳元素来制造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树木利用二氧化碳来成长。

（植物的几乎所有部分，包括根系、枝干和叶子，甚至包括树木生长的水果和干果，都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

与此同时，树木还会向大气层排放氧气。氧气是树木的“废气”。

而人类则需要氧气才能生存。如果没有树木来把大量的二氧化碳转换成大气层里含量较少的氧气，你们人类就不能存活。

你们反过来释放（呼出）二氧化碳，而这又是树木生存所需的。

你明白这种平衡关系吗？

当然。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关系。

谢谢你。那么请别再破坏它啦。

拜托，我们砍一棵树会补种两棵。

是的，而且只要再过三百年，这些树就能长到你们砍掉的树那么大，就能制造同样多的氧气。

你们将亚马逊雨林称为氧气制造厂，你们补种的树木要取代它平衡地球大气层的能力，可能要过个两三千年。不用担心，你们尽管每年砍掉上万亩的雨林，但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们毁林开垦，是为了饲养牲畜，再把它们杀来吃掉。你们说饲养牲畜能给雨林国家的原住民带来更多的收入。所以你们说这么做是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然而在高度进化的文明社会，侵蚀物种系统并不会被当成生产行为，而是视为破坏行为。所以高灵想方设法去平衡物种系统的总体需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是去满足系统中一小部分物种的欲望，是因为他们明白，假如系统本身遭到破坏，没有哪个处于系统之内的物种能够生存下去。

老兄，这个道理太浅显啦。浅显得让人痛心。

假如你们地球上所谓的统治物种在接下来几年还不醒悟，那么它的“浅显”会更加令人痛心。

我知道啦。我明白啦。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我觉得无能为力。有时候我觉得非常无助。我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你什么事都不必做，但有许多状态等着你去存在。

请向我解释。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试图在“行在”的层面上解决问题，但成效不大。这是因为，真正的改变总是在“存在”而非“行在”的层面上达成的。

没错，你们是有许多新发现，是的，你们的技术确实有进步，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你们让生活变得更加舒服了；但你们是否让生活变得更好了呢？这还有待商榷。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你们的进步非常缓慢。你们当今在地球上面临的原则问题，仍然和几百年前一样。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你们今天依然认为，地球是为了供统治物种剥削而存在的。

你们显然不会改变你们的行事方式，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存在方式。

你们和地球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你们和这个环境里的一切的关系是什么？相对于这些关系，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在你们这些思想得到改变之前，你们的行动是不会改变的。

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你们必须提高你们的意识，然后才能改变你们的意识。

怎么提高呢？

别再对此保持沉默。大声说出来。进行呼吁。提出议案。你甚至可以提出某种集体意识啊。

就比如说吧，何不种植大麻，用它来造纸呢？你知道光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每天有报纸看，就需要砍掉多少树吗？更何况你们还要用纸杯、纸盒、纸巾，这该砍伐多少树才够？

大麻的种植成本很低，收割也很方便，不仅能用于造纸，也能造出最结实的绳索，最经久耐用的布料，甚至还有一些地球上效果最好的药物。实际上，正因为大麻的种植成本如此低廉，收割如此方便，用途

如此之广，才会有很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在反对它。

如果世界各地政府允许人们种植这种植物，有太多的人会失去太多的利益。

人类在处理各种事情时，贪婪往往会取代常识，这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把这本书送给每个你认识的人。不仅要让他们看到这段话，还要让他们懂得书中许多其他道理。

随便翻开一页.....

没问题，但我开始感到很郁闷，许多人说他们看完第二卷之后也有这种感觉。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篇幅谈论我们是如何破坏地球上的环境的吗？因为我可没准备你会说这些.....

你有准备得到灵感的吧？你有准备得到启示的吧？因为了解和探索其他文明——先进的文明——能够让你得到灵感和启示。

想想那些可能性！想想那些机会！想想不远处美好的明天！

那也要我们醒悟了才行啊。

你们会醒悟的！你们正在醒悟！风气正在转变。世界正在变化。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你们的眼前。

本书就是它的一部分。你也是它的一部分。别忘了，你来到世间，就是为了疗愈人们的痛楚。你落入红尘，就是为了将世人救出红尘。你来到这里，没有别的理由。

别放弃！别放弃！最美好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好吧。那我选择从高度进化的生灵的模样和智慧中吸取灵感，而不是为之感到沮丧。

很好。这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它有利于你们实现人类的目标。通过观察这些生灵，你们能够忆起很多东西。

高灵生活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诱发思维（你可以把它当作他们那个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创造的。你们的行为也是由你们的诱发思维（或者说你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创造的。

高灵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呢？

他们的第一项指导方针是：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每个决定，每次选择，你们所谓的“道德”和“伦理”，无不以这项方针为基础。

第二项方针是：一体中的所有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

在这项方针的指导下，没有哪个物种的成员能够或者愿意仅仅因为他先得到某样东西，或者拥有这样东西，或者这样东西很紧缺，而独占它。物种系统里所有生物的相互依赖性得到承认和尊重。高灵总是平衡地满足系统里每种生物的相对需求——因为他们总是牢牢地记住这些需求。

第二项指导方针意味着没有个人所有制这种东西吧？

没有你们理解的那种个人所有制。

对高灵来说，个人所有制意味着他承担着照料所有好东西的个人责任。在你们的语言中，有个词汇可以比较贴切地描绘高灵对你们所谓的“珍贵物品”的感受，那就是“托管制”。高灵是托管者，不是所有者。

“所有”这个词汇，以及你们赋予它的意义，在高灵的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没有“财产”或者个人物品这种东西。高灵不占有，高灵珍惜。也就是说，他们捧起、拥抱、热爱和关怀事物，但并不拥有它们。

人类占据，高灵珍惜。如果用你们的语言，可以这么描绘两者的区别。

在你们的历史早期，人类觉得他们有权独占落在他们手里的一切。这包括妻子、儿女、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资源。“财产”，以及他们的“财产”带来的任何其他“钱物”也都是他们的。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上仍有许多人持有这种观念。

人类痴迷于这种“所有制”思想。那些在远方观察到这种现象的高灵称其为“财产迷恋症”。

现在，由于已经有所进化，你们越来越明白，你们其实无法占有任何东西——更别说你们的配偶和子女。不过你们许多人依旧固执地认为你们能够占有土地，土地上生长的一切，还有土地下方和土地上的

一切。（是的，你们甚至还谈论什么“领空权”！）

宇宙里的高灵则恰恰相反，他们深深地明白，他们脚下的物质星球并非某样任何人可以占有的东西——不过他们的社会却可以通过一套制度，将土地分给各个高灵去照料。如果某个高灵将她的土地照料得很好，那么可能会被批准（或者要求）将托管权交给她的后代，由她的子孙世代相传。然而，只要事实证明她的子孙无法很好地托管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便不再归他们照料。

哇！如果地球也实行这种指导方针，世界上有过半的工厂将会被迫放弃他们的地产！

世界的生态系统则会在一夜之间得到极大的改善。

你知道吗，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公司”不能为了利润而破坏土地，因为那些高灵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拥有公司或者为公司工作的人，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这么做哪有利润可言呢？

损害也许很多年之后才出现，而收益却是马上可以实现的。我们称其为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比。但假如你将来不会经验到这种长期损失，谁会在乎它呢？

高度进化的生灵会啊。但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寿命比你们长得多。

长多少呢？

长许多倍。在有些高灵社会，生灵是长生不死的——他们选择在肉身里面生活多久，就可以生活多久。所以在高灵社会，个体生灵往往会经验到他们的行动造成的长期后果。

他们怎么能够活那么久呢？

其实他们和你们一样，当然永远是不会不活着的，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怎能“在身体里”活那么久。

是啊。他们怎么能够和身体相处那么长时间呢？这是怎么做到的？

嗯，首先，他们并不污染他们的空气、水和土地。例如，他们并不将化学元素放进土壤，以免这些化学元素会被植物和动物吸收，并在这些植物和动物被食用的时候进入身体。

实际上，高灵不会食用动物，更不会将化学元素埋进土壤，让它长出

植物来给动物食用，然后再用化学元素来饲养那只动物本身，然后再将它吃掉。高灵正确地推断出，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

所以高灵不会污染他们的环境、大气层，以及他们自己的肉身，而人类则会。你们的身体是非凡的造物，它们的“使用期”本应是无限长久，不该像你们现在的身体这么短寿。

高灵的心理行为也与你们不同，这同样有助于延年益寿。

比如说？

高灵不会担忧，甚至无法理解“忧虑”或者“压力”这种人类概念。高灵不会“憎恨”，也不会感到“愤怒”、“妒忌”或者恐慌。因此，高灵不会制造那种侵蚀和破坏其身体的生化反应。高灵会称这些心理活动为“自我蚕食”，而高灵既不会蚕食其他生灵，更不会蚕食其自身。

高灵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人类能够如此控制情绪吗？

首先，高灵明白所有事物皆是完美的，宇宙里有一个正在逐渐展开的大过程，他们只要不去干扰它就好。所以高灵从不担忧，因为高灵理解这个过程。

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是的，人类有这种控制能力，不过有些人不相信他们有，有些人只是不去选择动用它。少数人动用了这种能力，这些人的寿命将会长得多——前提是那些化学元素和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并没有将他们杀死，而且他们也没有用其他方式主动地毒害他们自己。

等等啊。我们“主动地毒害”我们自己？

是的，有些人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

我说过的呀，你们吃下有毒的食物。你们喝下有毒的饮料。有些人甚至还吸进有毒的物质。

高度进化的生灵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他无法想象出为什么有些东西你们明明知道有害无益，还要故意往身体里面灌。

嗯，我们觉得吃下、饮用和吸进某些东西是很爽的。

高灵觉得在身体里面活着才爽，她无法想象她居然会去做任何她预先知道会导致身体夭折、死亡或者痛苦的事情。

我们当中有些人不认为吃很多红肉，或者喝酒吸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夭折、死亡或者痛苦。

那么你们的观察技巧就很有问题啦。需要提高一下。高灵会建议你们看看你们身边的情况。

好吧……关于宇宙那些高度进化社会的生活，还有什么是你告诉我呢？

那些社会没有羞耻感。

真的啊？

也没有罪行这种东西。

那怎么证明一个生灵是糟糕的土地“托管者”呢？你刚才又说他们会夺走他的土地！这不意味着他遭到评判，并被发现有罪吗？

不。这意味着他遭到观察，并被发现没有能力。

高度进化的社会永远不会要求生灵去做某样他们已经证实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假如他们还是想做呢？

他们不会“想”做的。

为什么？

他们被证明缺乏能力这件事本身就会消除他们的欲望。这是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缺乏做某件事的能力，又非要去做，那么可能会对其他生灵造成伤害。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做的，因为伤害他者就是伤害自我，他们知道这个道理。

原来也是“自我保护”的机制在起作用！地球上也是这样！

当然啦。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自我”的定义。人类定义自我非常狭隘。你们说的是你们自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社区。高灵对自我的定义则大不相同。她说的是自我、家庭和社区。

就好像只有一个。

确实只有一个啊。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明白啦。

举例说吧，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假如一个生灵反复地证明其自身缺乏抚养后代的能力，那么它不会坚持要那么做。

所以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孩子并不抚养孩子。后代交由老年人去抚养。这并不意味着逼迫新生儿与他们的父母骨肉分离，从父母怀中将他们夺走，交给完全陌生的人去抚养。完全不是这样的。

在这些社会，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并没有被抛弃，不用自己生活。他们也没有遭到忽略，无须独自度过凄凉的晚年。他们得到尊敬和推崇，受到很好的照料，被当成充满关爱和生机勃勃的社区的一部分。

每当新生的后代来临，作为社区和家庭的核心的老年人便整装待命；由他们来抚养后代，就像你们的社会让父母来做这件事情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区别在于，这些后代虽然完全知道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的语言里，含义最接近“父母”的词汇是“赋生者”）是谁，但他们不必向那些本身仍在学习基本的生活知识的人学习基本的生活知识。

在高灵社会，老年人组织和引导学习过程，料理家务、喂养和照顾儿童等也由老年人负责。后代成长的环境充满了智慧、关爱、极大的耐心和深切的理解。

那些生下他们的年轻人通常在别的地方过着自己的年轻生活，处理这种生活中的各种棘手任务，经验这种生活中的各种欢乐。他们想和他们的子女相处多长时间都可以。他们甚至可以选择在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在那里给子女营造出“家庭”的氛围，让子女经验到他们也是家庭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非常亲密和谐的经验。但承担起抚养重任的是老年人。这是一种荣耀，因为老年人扛起的是整个物种的未来。高灵社会的共识是，这种重任不应该由年轻人来承担。

前面我也提起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谈论的是你们如何在地球上抚养后代，以及你们可以做出什么改变。

是的。谢谢你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回到刚才的话题，高灵无论做了什么事，都不会感到羞耻或愧疚，是吗？

是的。因为羞愧是某种外界强加给生灵本身的东西。它可以被内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原先是外界强加的。肯定是这样的。没有哪个生灵（所有生灵都是神圣的）会觉得它自己或者它正在做的事情是“可耻的”或者“有罪的”，除非别的生灵给它贴上这样的标签。

比如说在你们的社会，婴儿会因为大小便失禁而感到羞愧吗？当然不会。直到你们告诉它这是可耻的事情，它才会。儿童会因为玩弄自己的性器官而感到“负疚”吗？当然不会。直到你们告诉它这是可耻的行为，它才会。

一个社会的进化程度越高，就越不会给生灵或者行为贴上“可耻”或“有罪”的标签。

没有哪种行动被认为是“可耻”的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感到“愧疚”吗？

我早就告诉你啦，对和错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有些人还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要理解我们在这里说的话，必须读完整套对话录。任何话语只要脱离了语境，都是不可理解的。第一卷和第二卷详细地解释了上面讲述的道理。你在这里要我做的是描述宇宙里高度进化的社会。那些社会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好吧。和我们相比，这些社会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还有许多啊。比如说他们从来不相互竞争。

他们发现，每当一个人输，所有人都输。因此他们并不创造各种体育比赛来教孩子（或者强化成年人）这种异常的观念：有人“赢”、有人“输”的比赛居然是娱乐活动。

此外，正如我说过的，他们分享一切。当别人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他们不会仅仅因为这样东西很稀缺，就吝于分享或者囤积居奇。恰恰相反，这个原因会促使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用。

在你们的社会，就算你们肯分享稀缺的东西，你们的索价也会很高。

你们通过这种方法来保证，万一不得不分享某样你们“拥有”的东西，你们至少可以因此变得富裕。

高度进化的生灵也因为分享稀缺的东西而变得富裕。唯一的区别在于高灵对“富裕”的定义和人类不同。高灵只要免费分享一切就会觉得“富裕”，他不需要得到“利润”。实际上，这种感受就是利润。

你们的社会有几项指导方针，它们造成了你们的行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你们最基本的指导方针是：最合适者才能生存。

这可以被称为你们的第二指导方针。它支撑着你们的社会创造的一切：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社会结构。

然而在高度进化的生灵看来，这个原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它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高灵的第一指导方针是，我们所有人是一体，除非所有人都是“适者”，否则“一体”便不是“适者”。所以“最合适者才能生存”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不能生存，那么所有人都不能生存。

你能听得懂吗？

能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嘛。

在你们的星球上，凡是不让你们牺牲别人以成全自己的制度，都会遭到你们的拒绝。

假如某种政治或者经济制度要求你们将“全体”创造出来的利益、属于“全体”的资源平等分配给“所有人”，你们就会说那种制度违背了自然法则。可是在高度进化的社会，自然法则就是平等分享。

哪怕是什么都没做的人，哪怕是对公共利益毫无贡献的人，哪怕是坏人，也要分给他吗？

公共利益就是生活。你只要活着，就对公共利益有贡献。对灵魂来说，寄居在物质形式之中是非常艰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同意进入这种形式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然而这种牺牲是必要的，也是愉快的，因为只有这样，全体才能够通过经验认识其自身，才能够重现创造其自身，最完美地实现它对自身的最伟大期许。

关键在于理解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我们是谁？

构成集体的灵魂呀。

你把我弄糊涂啦。

我已经解释过啦，灵魂、生灵和本体只有一个。你们有些人称之为“神”。这单一的本体将其自身“个体化”为宇宙间的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太极。这一切又包括了全体有意识的生灵，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灵魂。

那么“现在”的每个灵魂都是“神”？

现在、从前和将来的每个灵魂都是。

那么神是“集体”咯？

这个词汇是我精心挑选的，在你们的语言里，它是最贴切的。

神不是某个可敬可畏的单一生灵，而是一个集体？

它不一定要非此即彼啊。你不妨换种思维！

神两者皆是吗？既是可敬可畏的单一生灵，也是由个体化的部分组成的集体？

说得好！非常好！

这个集体为什么要到地球来呢？

为了在物质世界里表达其自身。为了通过它自己的经验认识其自身。为了成为神。这我在第一卷早就详细解释过的。

你创造我们，是为了成为你？

确实是这样的。这正是你们被创造出来的原因。

人类是被一个集体创造出来的？

你们自己的《圣经》曾说：“让我们依照我们的形象和模样来创造人。”这句经文后来被篡改了。

生活是一个过程，神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其自身，然后经验这种创造。这个创造过程是持续的、永恒的。它一直都在发生。相对性和物质世界是神所用的工具。纯粹的能量（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灵）是神的本

质。这种本质是真正的圣灵。

借由能量变成物质的过程，圣灵在物质世界中得到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能量降低了它的频率，改变了它的震颤或者振动速度。

那总体的圣灵化为各个部分，完成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整体的各个部分都做了相同的事情。圣灵的这些分身就是你们所说的灵魂。

实际上，灵魂唯有一个，它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态。这可以被称为重塑。你们都是处于塑造过程中的神。

这就是你们的贡献，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贡献。

简单来说，你们只要化身为人类，便已足够。我不要求、不需要你们做更多的事情。你们已经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你们已经让那公共的总体——那一体的公共元素——有机会经验到什么是好。其实你们已经写下这样的话：神创造了天堂和人世，在地上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是非常好的。

但若没有对立之物，“好”并不能经验地存在。因此你们也创造了坏，它是好的反向运动。生活也要有对立之物，所以你们创造了所谓的死亡。

然而死亡在终极实在里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杜撰，一种构想，一种想象出来的经验，它能让你更加珍惜生活。在英文里面，坏（evil）倒过来写就是生活（live）。这种语言是非常巧妙的。这种语言里隐藏着智慧，却连你们都不知道。

喏，当你明白了整套宇宙理论，你就能理解这个伟大的真相。然后你就永远不会要求别的生灵先把某样东西给你，你才肯与之分享物质生活中的资源和必需品。

你说得再漂亮也没有用，仍然会有人说你这是共产主义。

如果他们想这么说，那就随他们去吧。然而我告诉你吧：在认识到你们是一体之前，你们不会有神圣的合一经验，也无法认识到我的身份。

宇宙里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深深地明白我在这里解释的一切。在那些社会里，拒绝分享的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某样东西较为稀缺就漫天要价的事情也不可能出现。只有极其原始的社会才有这种事情。只有极其原始的生灵才会把必需品的紧缺视为发财的良机。高灵的经

济制度并不由“供给与需求”驱动。

人类宣称他们的经济制度为生活质量和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然而在高度进化的生灵看来，你们的经济制度侵犯了公共利益，因为它并不允许所有公众都得到利益。

高度进化的社会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在这些社会里，没有任何词汇、声音或者其他方式能够表达“你的”或者“我的”的意思。他们的语言里没有人称代词的所有格，假如高灵说的是地球的语言，那么他会用定冠词来描述事物。按照这种规则，“我的轿车”变成了“我现在相处的这辆车”；“我的伴侣”或者“我的孩子”变成了“我现在相处的伴侣”或者“我现在相处的孩子”。

“现在相处”或者“面前”最接近你们语言中的“所有”或者“占有”。

在你面前的东西都是礼物。它们其实都是生活送给你的礼物。

因此，在高度进化的社会，那些高灵甚至不会说“我的生活”，他们只会说“在我面前的这种生活”。

这跟你们说“在神的面前”有些相似。

当你们在神的面前（你们确实在神的面前，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在彼此的面前），你们不会把属于神的东西——也就是世间万物——藏起来，不让神得到。你们将会自然地、平等地把属于神的东西，与神的所有分身共享。

这是支撑所有高度进化文明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的灵性原理。这是解释一切生活的宇宙观，由于你们没有认识这种宇宙观，也没有理解它，更没有依照它去生活，所以你们在地球上才会经验到种种乱象。

Chapter 19

其他星球上的生灵长什么样呢？

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吧。外星人的种类和你们地球上的物种一样多。

其实更多。

有些长得跟我们很像吧？

当然啦，有些跟你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吃什么呢？他们穿什么衣服呢？他们怎么交流呢？我想了解外星文明的一切。拜托，跟我说说嘛。

我知道你很好奇，可是我们写这几本书，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们对话的目的，是给你们的世界带来消息。

就这几个问题啦。这不仅仅是好奇心作祟。也许在这些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值得我们忆起的地方。

这确实更为准确。因为你们没什么需要学习的，你们只需要忆起你们的真实身份。

你在第一卷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啦。其他星球的生灵忆起他们的身份了吗？

也许你已经料到，各地的生灵都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但在你说的高度进化的社会，是的，那些生灵已经忆起。

他们怎么生活呢？怎么工作、旅行和交流呢？

高度进化的社会并不存在你们社会那种旅行。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早就无须使用石油来驱动安装在巨大的载人机器里的引擎。

除了新的技术提供的东西以外，他们对精神和客观世界的了解也非常先进。

在这两种进步的共同作用之下，高灵可以随意拆卸和组装他们的身体，这使得高度进化社会里的生灵可以随时去往他们想去的地方。

包括几光年以外的地方吗？

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这种跨越星系的“长途”旅行就像打水漂那样。这种旅行并没有穿过宇宙矩阵，而是像石头跳过河面那样跳过它。如果要用你们的语言来解释这种旅行的原理，这种比喻是最贴切的了。

至于你们社会所谓的“工作”——这个概念在高灵社会也不存在。高灵纯粹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去完成任务的，而且把完成任务视为对自我的最高表达。

要是人们能够这样，那就太好啦，可是那些贱役怎么办呢？

“贱役”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你们社会认为“低贱”的劳动，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往往是最受推崇的。有些高灵从事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社会存在和运转必需的，他们是得到最多回报和最多尊敬的“工人”。我给“工人”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在高灵看来，这根本不是“工作”，而是最高级的自我实现。

人类围绕自我表达（你们称之为工作）创造出来的观念和经验在高灵社会中根本找不到。“粗活”、“加班”、“压力”等等纯粹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高灵并不选择这些经验，他们也并不想要“独占鳌头”、“出人头地”或者“功成名遂”。

你们所定义的“成功”对高灵来说也是陌生的，这恰恰是因为它的对立之物——失败——并不存在。

那高灵怎么获得成就感呢？

他们并不通过打造一套以“竞争”和“输赢”为核心的价值观来获得成就感。人类社会，尤其是你们的学校，则主要是靠这样的价值观。高灵深深地知道，在社会里，真正有价值的是什麼，并由衷地欣赏那真正有价值的。

他们对成就的定义是“做了能够带来价值的事”，而非“做了能够带来‘名利’的事，不管这事是否有价值”。

看来高灵也有一套“价值观”啊！

是的。当然有。但它跟人类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高灵认为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就是有价值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啊！

是的，但你们对“利益”的定义十分不同。你们认为将小白球扔给某个手持木棒的人，或者在巨大的银幕上搔首弄姿所带来的利益，比教育后代记住生活最大的真相，或者在社会上传播灵性理论大。所以你们为棒球运动员和电影明星奉上的尊敬和金钱，远比你们给教师和神父的多。从你们宣称你们的社会要达到的目标来看，你们这么做完全是本末倒置。

你们并没有培养出非常厉害的观察能力。高灵总是能够看到“现状”，并采取“有效”的对策。而人类通常并不。

高灵尊敬教师和神父，并非因为这么做“合乎道义”。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这对他们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有利的。

话虽这么说，凡是有价值观的地方，必定有“有者”与“无者”。看来在高灵社会，教师富得流油、名闻遐迩，而棒球运动员则一贫如洗咯。

高灵社会并没有“无者”。你们任由许多人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但没有哪个高灵过得这么惨。地球上每小时有四百名儿童、每天有三万人因饥饿而死，但没有哪个高灵会饿死。许多人生活在“安静的绝望”之中，但高灵社会没有这种情况。

绝对没有。高灵社会没有“凄惨”和“贫穷”这种东西。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过实行两个基本原则：

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一切均已足够。

高灵是知足的，并且有意识地去创造知足的感觉。高灵意识到所有事物之间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高灵所处的星球上，没有东西会被浪费，没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这让每个人都拥有许多东西——所以“一切均已足够”。

人类则贪得无厌，总是觉得“不够”，这种意识是地球上所有焦虑、所有压力、所有竞争、所有妒忌、所有愤怒、所有冲突以及所有杀戮的根源。

除此之外，人类还坚信万事万物之间并非统一的，而是彼此分离的。你们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你们历史上的悲伤往事，以及你们始终不能

让每个人过得更好的局面，有百分之九十是这两种意识造成的。

如果你们改变这两种意识，一切将会发生变化。

怎么改变呢？我想去改变，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教教我吧，别光是说废话。

好啊。你说得对。那我来教你一招。

“表现出”。

表现出你们所有人是一体。明天就开始这么做。把每个人当成“你”，只是生活比较艰难。把每个人当成“你”，只是缺乏公平的机会。把每个人当成“你”，只是拥有不同的经验。

试试看吧。明天就到处走走，试试看。用新的眼睛去看每个人。

然后，开始表现出“一切均已足够”。假如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爱，“足够”的时间，你会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你会更加开放、大方、平等地去跟别人分享吗？

这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正是用这种态度来使用自然资源，却遭到生态学家的批评。我是说，我们确实表现出自然资源是“足够”的。

真正有意思的是，你们表现出那些你们认为对你们有益的东西是短缺的，所以你们非常仔细地看管这些东西——甚至常常囤积起来。然而你们却不负责任地糟蹋你们的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这只能说明你们并不认为你们的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对你们是有益的。

也可以说明我们“表现出”一切均已足够。

但其实不是。假如你们真那么想，你们就会更加平等地分享这些资源。然而就在目前，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占用了五分之四的资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们打算改变这个等式。

假如你们不再将资源不顾后果地浪费在少数权贵身上，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资源。假如所有人都明智地使用资源，而不是任由少数人去挥霍，那么你们需要的资源会比现在少得多。

利用资源，但别滥用资源。这是所有生态学家的忠告。

哎呀，我又觉得郁闷啦。你总是让我觉得很郁闷。

你真是奇怪啊，你知道吗？你开着车，行驶在无人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忘记怎么去往你说你想去的地方。有人走过来，给你指路。终于找到方向啦！你应该欣喜若狂才对，是吧？可是你没有。你很郁闷。

这太奇怪啦。

我郁闷，是因为我没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些方向走。甚至没看到有人愿意。我看见的是我们马上就要碰壁，这让我感到郁闷。

你没有动用你的观察能力。我看见的是，数十万人看到这里，欢喜雀跃。我看到数百万人认可这里所说的真相。我看到你们星球上新的改革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思维系统正在被抛弃。各种统治方式正在被废黜。经济政策正在被改写。灵性真相正在重新接受检验。

你们人类正在醒悟之中。

别因为这些页面上的提醒和点评而泄气。只要你们让这些话成为驱动变化之引擎的燃料，你们应该为之而欢欣鼓舞。

你是引发变化的触媒。你可以改变人类创造和经验生活的方式。

怎么改变呢？我该怎么做呢？

成为新的方式。成为变化。体现那种“我们所有人是一体”和“一切均已足够”的意识。

改变自我，改变世界。

你已经把这本书，以及《与神对话》系列的图书送给你自己，所以你也也许能够再次忆起如何像高度进化的生灵那样去生活。

我们以前采用过那种生活方式，对吧？前面你说过我们曾经那样生活过。

是的。在你们所谓的古代和古代文明，人类是那样生活的。我在这里描述的生活，大部分是人类以前经验过的。

现在我觉得更郁闷啦！原来我们曾经达到那个境界，然后又迷失了？我们这样“往复循环”有什么意义呢？

进化！进化不是直线的。

你们有机会重新创造出你们的古代文明有过的最好经验，同时避免那些最糟的。这次你们可以不让过度膨胀的自我和先进的技术毁掉你们的社会。你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你们——你——可以做出贡献的。

那会让你非常兴奋，如果你去努力的话。

好的。我懂了。我光是想起来就觉得很兴奋！我会做出贡献的！再跟我说说吧！我想尽可能多地忆起古代那些先进文明的情况，以及今天所有高度进化生灵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居住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生活在聚居区里，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社区，但他们大多数抛弃了你们所说的“城市”或者“民族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变得太大了，对聚居生活有害无益。它产生的是“拥挤的个人”，而非聚居的人群。

那跟这星球上的情况相同啊！和多数大城市相比，小城镇或者农村，甚至是开阔的乡下地方，更有亲切的感觉。

是的。就这个问题而言，你们的世界和我们正在讨论的其他星球只有一个区别。

哪个？

其他星球的居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那种居住方式更加“有效”。

我们则不断地创造出越来越大的城市，哪怕我们明明知道这些城市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

我们甚至为排名而骄傲！如果某个都会在大城市排行榜上从第十二名上升到第十名，所有市民都会为之而庆祝！各种商务组织还会广而告之！

原始社会的标志是把退步当成进步。

你前面说过这句话。你又让我觉得很郁闷啦！

越来越多人不再这么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创造小型的“亲密”社区。

看来你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大城市，回归小城市和乡村咯？

你们想怎么样我无所谓。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还是老样子。那么，在你看来，既然我们明白迁居到那些越来越大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没有好处，我们为何还要那么做呢？

因为你们许多人并不认为这对你们没有好处。你们相信群集在大城市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这种做法只会创造问题。

诚然，大城市服务业发达，工作岗位众多，娱乐活动丰富，这些是小城镇或者乡村所没有的。但你们的错误在于，你们说这些东西是有益的，可它们实际上是有害的。

啊！原来你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你刚刚露出马脚啦！你说我们犯了“错误”。

如果你前往圣何塞——

你又来了——

嗯，你非要把实话实说当作“评判”，把实事求是当作“偏好”。我知道你希望你的交流和认知能够更加准确，所以我每次都要提醒你。

如果你前往圣何塞，却说你想去的是西雅图，你去找旁人问路，他说你犯了“错误”，他说错了吗？这个旁人是在表达“偏好”吗？

我猜不是吧。

你猜？

好吧，他不是。

那他在干什么呢？

他只是针对我们说我们想去的地方，说出“实际情况”而已。

很好。你终于明白啦。

但这个道理你前面说过的。说过好几遍。我为什么总是觉得你有好

恶、会评判呢？

因为这是你们的神学所描绘的神，只要有机会，你们就会拿这种说法往我身上套。此外，如果我确实有好恶，那你们就轻松多啦。那样的话，你们就无须对事情进行思索，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做就可以。

当然，你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些话是我说的，因为你们认为我已经有数千年没有说过话，所以你们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某些人，他们宣称我确实跟凡人有过交流，而他们传授的正是我当年说过的话。但即使如此，也仍有问题，因为不同的教师和教派多如牛毛。所以你们又回到了起点，不得不总结出你们自己的结论。

有办法走出这个怪圈吗？这个怪圈已经给人类创造了太多的惨剧。我们能把它弄直吗？

你们有办法走出来，也能把它弄直。你们只需要提高观察技巧就可以。你们必须看清楚什么对你们有益。这叫做“进化”。实际上，你们不可能不把它弄直。你们不可能失败。这是个迟早的问题，而非不能的问题。

但我们这个星球不是来日无多了吗？

哦，如果你想以这个为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这个星球的资源仍够你们挥霍的时候走出这个怪圈，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们最好走快点。

怎样才能走得更快呢？请帮帮我们！

我正在帮助你们啊。你认为这套对话录是干什么用的？

好吧。那么请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吧。你刚才说，在其他星球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里，高灵也放弃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他们为何这么做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你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有悖于他们的第一指导方针：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民族主义符合我们的第二指导方针：适者生存。

正是如此。

你们把你们自己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原本是为了生存和安全——结果却适得其反。

高度进化的生灵拒绝组成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只有一个。你甚至可以说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在神之下”的国家。

你很聪明嘛。但他们有“让所有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吗？

你们呢？

我们没有。

关键在于，所有物种都正在进化，而进化（这是观察什么对你们有益，并调整你们的行为的目的）总是接近一个方向，远离另一个方向。它总是接近统一，远离分裂。

这并不奇怪，因为统一是终极的真相，“进化”其实就是“向真相前进”的同义词。

我发现“观察什么对你们有益，并调整你们的行为”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像我们的一项指导方针：“适者生存”！

是很像，对吧？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适者生存”（也就是物种的进化）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实际上，你们人类来日无多，自取灭亡，因为你们误将“过程”当作“方针”。

哎呀，我被你弄糊涂啦。

所谓的“进化”是一个过程。而指导过程的“方针”则是你们的进化路上的指南针。

你们是对的。进化确实是“适者生存”。过程确实如此。然而别混淆了过程和方针。

假如“进化”与“适者生存”是同义词，并且你们宣称“适者生存”是一项指导方针，那么你们无异于说：“进化的指导方针是进化。”

然而只有不懂得它能够控制自身的进化路线的物种才会这么说。只有自贬为其自身进化的旁观者的物种才会这么说。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进化”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非一个他们能够依据某些方针予以引

导的过程。

所以这个物种宣称：“我们的进化的指导方针是……呃，是进化。”但他们从来说不清楚那方针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混淆了过程和方针。

而有些物种明白进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以由物种加以控制的过程；这样的物种并不混淆“过程”和“方针”，它们会有意识地选择一项方针，用它来引导进化的过程。

这叫做有意识的进化，你们人类才刚刚到达这个境界。

哇，你说得太有道理啦。这就是你让芭芭拉·马科斯·哈波德写那本书的原因吧！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她起的书名是《有意识的进化》。

确实如此。这书名是我让她起的。

我很喜欢它呢！嗯……我还想继续谈谈外星人。这些高度进化的生灵既然不分民族，那他们如何组织他们自己呢？他们怎样统治他们自己呢？

他们并不将“进化”当成进化的第一指导方针，而是完全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创造出一种方针。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是一体，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方针。他们设计出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和灵性制度，用其来强化而非削弱这个方针。

那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他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呢？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会怎么统治你自己呢？

你说什么啊？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会怎样管理你的行为？谁来管理你的行为？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没有了呀。假如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流落到某个荒岛上，那么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来管理或者控制我的行为。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很可能什么都不穿。我要是饿了，随时都会吃东西，哪些东西美味又健康我就吃哪些。我会做那些我喜欢做的事情，这其中包括一些我觉得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情。

嗯，一如既往，你还是什么都懂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什么都不用学习，你只要回忆就可以。

先进的文明社会就是这样的吗？他们赤身裸体地四处乱走，采集野果，挖刻独木舟？这些听起来像野蛮人啊！

你认为谁更快乐、更接近神呢？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讨论过啦。

是的，是讨论过。原始社会的标志就是认为朴素等于野蛮，复杂等于先进。

有意思的是，那些非常先进的生灵的观点则正好相反。

可是所有文明都是向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呀，进化的过程本身其实也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但这是最伟大的神圣二元论：

极致的复杂，即是极致的朴素。

系统越是“复杂”，它的原理越是朴素。实际上，这种原理虽然朴素，但却极其美妙。

大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高度进化的生灵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所以高度进化的制度也是极其简单的。高度进化的政府制度，高度进化的教育制度，高度进化的经济或者宗教制度——这些无不极其朴素而美妙。

例如，高度进化的政府制度就是什么都不管，只有自我管理。

就好像只有一个人参与其中。就好像只有一个人受到影响。

不是好像，而是实际如此。

高度进化的生灵懂得这个道理。

正是如此。

我开始有点融会贯通啦。

很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你准备走啦？

这本书挺长的了。

Chapter 20

等等！别急啊！你不能现在就走！我还有许多关于外星人的问题！他们会到地球来“拯救”我们吗？他们会带来各种技术，让我们平衡地球磁极、净化大气层、利用太阳能、控制天气、治疗所有的疾病、改善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吗？他们会阻止我们疯狂地自取灭亡吗？

你们可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高灵”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这种干预智慧使你们从属于他们，将他们奉为神明，让他们取代你们现在所崇拜的神。

其实你们并不从属于任何人或者任何神明，这是那些来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生灵想要你们明白的道理。因此，如果他们想要和你们分享某些技术，他们将会采取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速度，让你们能够意识到这些技术是你们自己研发的，而不是别人送给你们的。

同样地，如果高灵想要和你们分享某些道理，他们也会采取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速度，让你们能够看见更大的真相，看见你们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而不是把你们的教师奉为神明。

太迟啦。可惜我们已经那么做啦。

是的，我发现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个叫做耶稣的人。即使那些不把他奉为神明的人，也承认他传授的道理很了不起。

他传授的道理遭到了很大的曲解。

耶稣也是这些高灵——高度进化的生灵——吗？

你认为他的进化程度高吗？

很高啊。还可以算上佛陀、奎师那、摩西、摩诃阿梵达、赛义巴巴和瑜伽难陀。

确实是。还有许多你没提到的人。

嗯，在第二卷，你“暗示”耶稣和其他这些导师可能来自“外太空”，他们可能只是来这里做客，与我们分享高度进化的生灵的智慧和知识。所以这次请你把谜底揭开吧。耶稣是“太空人”吗？

你们都是“太空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不是地球的原住民。

真的啊？

真的。构成你们的“基因材料”是被故意放在这个星球上的。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形成生命的那些元素并不是经过某些凑巧的生物过程而相互结合的。这涉及到一个计划。这里发生的一切背后另有玄机。要有数百亿种生化反应，才能让你们现在认识的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你认为这一切是偶然发生的吗？你认为这是一连串随机事件碰巧造成的结果吗？

没有啦，我当然没有。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计划好的。是神计划好的。

很好。因为你说对了。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我的计划，我的过程。

照你这么说，你也是“太空人”咯？

当你想象你正在和我对话时，你通常会望着哪里？

上方。我会仰望上空。

为什么不向下看呢？

我也不知道。大家总是向上看，向“天空”看。

我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我想是吧。

这不等于说我是太空人吗？

我不知道啊，你是吗？

如果我是太空人，你们还会觉得我是神吗？

从大多数人对你的看法来看，会的。我想会的。

如果我是神，你们还会觉得我是太空人吗？

这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吧，我想。

假如我不是“人”，而是力量，是宇宙里的“能量”，是宇宙的本质，其实就是太极，那又怎么样呢？假如我是总体，那又怎么样呢？

嗯，实际上你说过你就是这些啊。在这套对话录里，你说你就是这些。

是的，我是这么说。你相信吗？

我觉得我是相信的吧。至少我觉得神就是太极。

很好。那么你认为你说的“太空人”这种东西存在吗？

你是说那些来自外太空的生灵吗？

是啊。

存在啊。我本来相信这个，现在你又跟我说他们是存在的，所以我肯定认为他们存在啊。

这些“来自外太空的生灵”是“太极”的一部分吗？

嗯，当然是啦。

假如我就是太极，这不意味着我也是太空人吗？

嗯，是的……但是依照定义，你也是我啊。

说对啦。

是的，但你总是回避我的问题。我在问你耶稣是不是太空人。我认为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到底是外太空的生灵，还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

你的问题又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了。发挥你的想象力。拒绝“非此即彼”，考虑“两者皆是”。

你是说耶稣虽然在地球上出生，但有着“太空人的血统”，对吧？

谁是耶稣的父亲呢？

约瑟。

是的，但谁是他的生父呢？

有些人认为耶稣没有生父。他们说圣母玛利亚被大天使上了身。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生下来的圣灵的种”。

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我不知道该相信哪种说法。

好吧，假如玛利亚被大天使上了身，你认为这个天使来自什么地方呢？

来自天外吧。

来自哪里？

我说来自天外。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神的世界。

我知道。这不就意味着神是太空人吗？

不能这么说吧。我们刚才说神是一切，由于太空人是“一切”的组成部分，所以神是太空人，就像神是我们一样。神是一切。神是总体。

很好。那么这位上过圣母玛利亚的大天使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天堂。

是的。

这个世界就在你们的自我之内，因为天堂就在你们内心。

我可没这么说。

好吧，那这样说吧，这个世界就在宇宙的内在空间之内。

我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在哪里呢？它在外部的空间？

（长久的沉默）

你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我这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你们的语言的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而

我尽量用它来讲解一个深奥的道理；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你们这种有限的语言所不能描绘、你们目前这种有限的感知层次所不能理解的。

我是在用新的方式来使用你们的语言，以便为你们打开一扇新的知觉之门。

好吧。那么你的意思是说，耶稣的亲生父亲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高度进化的生灵，所以耶稣既是人类，也是高灵，对吧？

曾经在地球上行走过的高灵有很多，现在也有很多。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外人”？

看得出你们的报纸、播音台和电视台对你的影响很大。

怎么这样说呢？

你们总是有办法把事情变得耸人听闻。我不会把高度进化的生灵称为“外人”，也不会把耶稣称为“外人”。

在神看来，没有哪个人是“外人”。地球上没有“外人”。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如果我们所有人是一体，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哪个个体是外来的。

我们当中有些个体——也就是说，某些生灵——忆起的更多。这个回忆（重归于神，或者再次成为总体的一部分）的过程就是你们称为进化的过程。你们都是进化中的生灵。有些人的进化程度已经很高。也就是说，这些人唤起的回忆更多。这些人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耶稣就知道，并且将其说出来。

好吧，反正你说来说去就是不肯说耶稣是不是太空人。

不是这样的。我来直接告诉你。那个你们称为耶稣的人的灵魂并不属于地球。那灵魂只是进入了一个人类的身体，让它自己能够学会如何做小孩，如何成为大人，如何自我实现。他不是唯一做过这种事情的人。所有灵魂均不“属于地球”。所有灵魂都来自另一个世界，然后进入了身体。然而并非所有的灵魂都是只用一辈子就能自我实现。耶稣做到了。他是高度进化的生灵（也就是你们有些人所说的神），而他来到人间，是带着目的、带着使命的。

他的使命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他并不是要将你们的灵魂从永恒的责罚中拯救出来。你们想象中的地狱是不存在的。他的使命是，让你们能够认识和经验到你们的真实身份。他的目标是身体力行地展现你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实际上也就是展现你们的本质——只要你们能够接受，你们就可以成为耶稣那样的人。

耶稣采用的办法是以身作则。所以他才会说：“我就是生活和道路。请随我来。”他说“请随我来”，并不是要让你们变成他的“追随者”，而是要让你们跟随他的足迹，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他说：“我和圣父是一体，你们是我的兄弟。”他这话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啦。

原来耶稣不是神派来的，他是外太空来的。

你的错误在于把这两者分开。你总是要做出区分，比如说你总是说人和神之间是有分别的。但我告诉你吧：这种分别是不存在的。

嗯。好吧。在我们结束这次对话之前，你能跟我说说最后几样关于其他世界的生灵的事情吗？他们穿什么呢？他们用什么方法交流呢？拜托，别说这是无聊的好奇心在作祟。我想我已经证明这里面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

好吧，那我就来简单地说说。

在高度进化的文明，生灵认为没有穿衣的必要，他们穿衣服只是为了抵御某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天气，或者为了用服饰来表明某些“职位”或“荣誉”。

高灵无法理解你们何以要毫无必要地让全身上下都穿着衣物；她肯定无法理解诸如“羞耻”或者“端庄”之类的概念，也不会觉得把身体包起来会显得“更漂亮”。在高灵看来，赤裸的身体本身就是最漂亮的，所以那种认为给它穿上某些衣服会让它变得更有吸引力或者更好看的观念，高灵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高灵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你们居然生活在——把大部分时间耗在——封闭的空间里，并美其名曰“建筑”或者“房子”。高灵生活在自然环境里，假如他们进入封闭的空间，那肯定是因为他们环境变得恶劣了——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高度进化的文明创造、控制和关爱他们环境。

高灵也明白他们和环境是一体的，他们和环境共享的不仅是空间，还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高灵永远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损害或者破

坏你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存要依靠环境，而且你们是一种观察能力非常有限的生灵。

至于交流，高灵最主要的交流手段是你们称为感受的东西。高灵清楚自己的感受，也清楚别人的感受，而且绝不会试图隐瞒这些感受。高灵发现，那种隐瞒感受、然后抱怨没有人明白自己感受的做法无异于自残，因而是不可理解的。

感受是灵魂的语言，高度进化的生灵明白这个道理。在高灵社会，交流的目的是认识彼此的真相。因此，高灵不可能理解你们人类那个叫做“撒谎”的概念。

在高灵看来，通过说谎而获得成功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成功根本不是一种胜利，而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失败。

高灵并不“说出”真相，他们本身就是真相。他们毕生“实事求是”，只做那些“行得通”的事。在很久很久之前，早在他们仍通过话语来交流的时候，高灵便已了解到，说谎是行不通的。而在你们的社会，许多人尚未明白这个道理。

地球上大多数社会的基础是保密。你们许多人认为，若要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你们必须逢人且说三分话，而不是尽可全抛一片心。因而保密成为你们的社交守则，你们的伦理守则。它其实是你们的秘密守则。

也并非所有人皆是如此。例如，在你们那些古代文明或者原住民部落里，这种原则并不通行无阻。当前这个社会上也有许多人拒绝采用这样的行为。

然而你们的政府却按照这种守则来运作，你们的商业也采用它，它在许多人际关系中也有所反映。许多人早就习惯了说谎，事情无论大小，他们总是要骗人，甚至还对谎言撒谎。因而，你们将保密守则变成了你们的秘密守则。比如说有个皇帝什么也没穿，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没有人说出来。你们甚至试图假装皇帝是穿了衣服的——这无异于自我欺骗。

你以前说过这个道理。

我在这套对话录中反复地提起一些重要的道理，因为你们说你们想改变现状，但如果你们真的想改变，就必须掌握这些道理。

所以我再说一次：人类文明和高度进化的文明之间的区别是，高度进化的生灵：

1. 仔细地观察；
2. 真诚地交流。

他们明白什么“行得通”，而且会说出“实际情况”。只要你们向他们学习，这个细小然而微妙的改变将会极大地改善这个星球的生活。

对了，这跟道德没有关系。高灵社会没有“道德约束”，这个概念就像撒谎，也让他们大惑不解。他们之所以坦诚相待，只是因为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高灵没有道德？

没有你们理解的那种道德。由某个群体制定一套价值观，并要求个体的高灵来遵守，这样的做法对高灵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应该采取或避免哪种行为，这完全只能由每个高灵自己说了算。

高灵社会关注的永远是能否行得通，是否对所有人有益，而不是人类所谓的“对”和“错”。

但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难道我们不是把行得通的称为“对”，把行不通的称为“错”吗？

你们给这些标签附加了愧疚感和羞耻感（这也是高灵无法理解的概念），而且有难以计数的东西被你们标记为“错”，不是因为它们“行不通”，而仅仅是因为你们觉得它们“不得体”——有时候甚至不是因为你们看来不得体，而是因为它们在“神的眼里”不得体。因而你们杜撰了许多关于行得通和行不通的定义——而这些定义跟实际情况是毫无关系的。

例如，人类社会往往认为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错”的。高灵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坦诚相待有助于群居生活。所以正如我说过的，高灵永远不会隐瞒感受，或者觉得这样的做法在社交上是正确的。

这么做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灵能接收到其他生灵的“信号”，所以非常清楚他们的感受。有时候，当你走进某个房间，你能感受到房间里的“气氛”；同样道理，高灵能够感受到其他高灵正在思考和经验什么。

高灵也会使用你们所谓的“话语”，但这种情况很少。所有高度进化的有意识生灵之间都存在着“心灵感应”。实际上，一个物种的进化程度，或者同物种的生灵之间的亲密程度，可以从这些生灵在表达感情、欲望或者信息方面对话语的依赖程度看出来。

你不用问了，是的，人类能够开发出相同的能力，而且有些人已经开发出来了。其实在几千年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后来你们却倒退了，主要用话语——实际上就是“噪音”——来交流。但你们许多人正在重拾一个更为纯净的交流形式，它更为准确，也更为优雅。爱人之间尤其如此，这说明了一个主要的真相：关爱创造交流。

爱得越深，就越不需要话语。这个定理反过来也成立：你们彼此之间的话越多，相互关爱的时间就越少，因为关爱创造交流。

归根到底，所有真正的交流都是关于真相的交流。归根到底，唯一的真相就是爱。所以爱若在，交流就顺畅。交流若有困难，就意味着爱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这些话说得太漂亮啦。也许我应该说，这次交流太漂亮啦。

谢谢你。总而言之，高度进化的社会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

那些生灵生活在聚居区（它跟你们所说的小型亲密社区差不多）里。这些聚居区并没有被进一步组织成城市、省份或者国家，而是本着平等的原则彼此来往。

没有你们所理解的政府，也没有法律。议会倒是有的。通常由老年人组成。还有一种东西，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共同约定”。这种约定可以被简化为三角守则：觉悟、诚实、负责。

高度进化的生灵早就决定以这种方式共同生活。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根据并不是某些群体或者其他生灵提出的道德结构或者灵性道理，而是他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行得通的办法。

这种社会真的没有战争或者冲突吗？

真的没有，这主要是因为，高度进化的生灵分享他拥有的一切，无论你想用武力得到什么，他都会给你。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反正一切东西属于所有人，而且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总是可以创造出更多他“给出去”的东西。

高灵社会没有“产权”或者“损失”的概念。高灵知道他们并非有生命的

肉身，而是寄居在肉身中的生灵。他们也知道所有生灵来自相同的本源，因而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

我知道你以前说过这个……但就算有人威胁到高灵的生命，也仍然不会产生冲突吗？

连争吵都不会有。他会抛弃他的肉身——真的会离开肉身，把它留给你。如果他想要的话，他会创造另外一个身体，再次化身为成年人，或者投胎转世，变成一对相爱的其他生灵的新生儿。

大多数高灵会以这种方式来重新进入物质世界，因为在高度进化的社会，最受尊敬的人莫过于新生的婴儿，而且成长的机会是极其宝贵的。

高灵不害怕你们所谓的“死亡”，因为高灵知道他们是永生不灭的，死亡无非意味着换一具躯壳而已。高灵往往能够在一具肉体之内生活无限久，因为高灵知道如何照顾身体和环境。假如由于客观规律方面的原因，高灵的身体丧失了其功能，高灵将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它，高高兴兴地将这躯壳还给大自然去“回收利用”。（这就是你们所理解的“尘土归于尘土”。）

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句话。你说高灵社会没有法律。但有人不遵守“三角守则”呢？那怎么办？把他枪毙了吗？

不会的。不会“枪毙”的。高灵社会没有“审判”或者“惩罚”，只有对“既成事实”和“有益之事”的观察。

其他高灵会仔细地向这个生灵解释“既成事实”（也就是他所做的事）并非“有益之事”，假如某件事对集体无益，那么它最终也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个人就是集体，集体就是个人。所有高灵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通常是在你们所谓的青少年期就懂了，因而极少有高灵会造成那种并非“有益之事”的“既成事实”。

但假如有人这么做了呢？

他会得到改正错误的机会。其他高灵会运用三角守则，首先让他弄清楚他的所思、所说、所为造成的各种后果；其次再让他评价和宣布他在造成这些后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最后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以此来承担其他对这些后果的责任。

假如他拒绝这么做呢？

高度进化的生灵绝对不会拒绝这么做。那是不可思议的。要是那样，他就不是高度进化的生灵，你现在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层次的有意识生灵。

高灵在哪里学会这些道理呢？在学校吗？

高灵社会没有“学校系统”，只有一个提醒后代“既成事实”和“有益之事”的教育过程。抚养后代的是老年人，而不是那些生下他们的人。不过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们不是非跟“父母”分开不可。父母随时都可以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想陪他们多久都可以。

在你们所谓的“学校”（其实最好翻译成“学习时间”），后代自己设定“课程表”，自行选择他们想要掌握的技能，而不是学习那些其他生灵要求他们学习的东西。学习的积极性因而被调动到最高水平，他们迅速地、轻松地、欢乐地掌握各种生活技能。

三角守则（这些并非真的是成文的“规矩”，但在你们的语言里，这种说法是最为贴切的）并非通过死记硬背“灌输”给年轻高灵，而是由“大人”以身作则，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加以接受。

在你们的社会，大人希望孩子学习的是一套，而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套；而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大人知道孩子会做那些他们看到别人做的事情。

高灵绝对不会让子女在电视机前一坐几个小时，任由他们去看那些儿童不宜的画面。这种做法在高灵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你们先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等到你们的后代突然做出怪异的行为时，又否认那些画面是罪魁祸首。这在高灵看来也是不可理喻的。

我愿意再次指出，高灵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区别，其实可以归结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因素——我们称其为如实的观察。

在高灵社会，生灵承认他们看到的一切。在人类社会，许多人否认他们目睹的景象。

他们明明看到电视毁掉他们的子女，却无视这一点。他们明明看到暴力和“失败”居然被当成“娱乐”，却否认这其中有矛盾。他们发现烟草伤害身体，却假装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明看到有个父亲成天酗酒，虐待家人，而全家人却都否定这个事实，并且不让别人对此说一句话。

几千年来，他们发现宗教完全无法改变大众的行为，但这一点也遭到否认。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政府给人民带来的是压迫多过帮助，却否认这一点。

他们明明看到医疗保健系统其实是疾病维护系统，用在预防疾病上的资源只有十分之一，用在治疗疾病上的资源倒占了十分之九，明明看到有关机构为了赚钱，根本不愿意教人们怎样通过运动、饮食和作息来保持身体健康，却否认这一点。

他们强迫动物吃下添加化工品的食物，然后再将这些动物杀死，食用它们的肉，他们明明看到这种做法对健康毫无益处，却否认他们看到的事实。

他们不止这么过分啊。他们试图起诉那些敢于讨论这个话题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你知道吗，有一本很好的书，是关于食物这个题材的，它提出了很多睿见。这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作者是约翰·罗宾斯。

人们将会去看那本书，然后否认、否认、否认它言之有理。这就是关键所在。你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否认之中。他们不但否认身边每个人都看到的、明摆着的事实，而且还否认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他们否认他们个人的感受，最终还否认他们自己的真相。

高度进化的生灵不否认任何东西——你们有些人正在达到这个境界。他们观察“既成事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有益之事”。只要使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生活将会变得很简单。“大过程”将会得到尊重。

是的，但这个“大过程”的原理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重申这套对话录反复提起的一个道理。一切取决于你们在你们心目中的身份，以及你们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过上一种充满和平、欢乐和爱的生活，那么暴力是无益的。这已经得到证实。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过上一种健康长寿的生活，那么食用死肉、吸入致癌物质、饮用麻痹神经和让大脑发热的液体是无益的。这已经得到证实。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让后代在没有暴力的环境中成长，那么让他们经年累月地看着描绘暴力的电视节目是无益的。这已经得到证实。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关爱地球，明智地使用它的资源，那么肆意挥霍这

些资源、假装它们用之不竭是无益的。这已经得到证实。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发现和培养你们和仁慈的神之间的关系，以便宗教能够在人类的各种事务上发挥作用，那么宣扬神睚眦必报、喜欢惩罚是无益的。这也已经得到证实。

动机就是一切。目标决定结果。生活源自你们的意图。你们的真实意图反映在你们的行动中，而你们的行动则由你们的真实意图决定。就像生活中的一切（以及生活本身），这是一个轮回。

高灵明白这个轮回。人类则不。

高灵对既成事实做出反应，人类则忽略它。

高灵永远说出真相。人类则经常说谎，经常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高灵言出必行。人类言行不一。

你们内心深处知道有些地方不对劲——你们想要“去往西雅图”，结果却“到了圣何塞”。你们看见你们的行为有自相矛盾之处，真的准备放弃这种矛盾。你们清楚地知道既成事实是什么，有益之事又是什么，你们越来越不愿意任由这两者背道而驰。

你们人类正在醒悟。你们功德圆满的时间已经来临。

无须为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话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只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新的经验、认识更大的实在而奠定的基础。你们正要跨入新的境界。

这套对话录的初衷是推开那扇通往新境界的门。首先，它指出那扇门的所在。看到吗？门就在那里！因为真相的光明将会永远照亮道路。而这套对话录送给你们的，正是真相的光明。

接受这个真相，并在生活中体现它。把握这个真相，并分享它。拥抱这个真相，并永永远远珍惜它。

因为在这三本书——《与神对话》三部曲——中，我再次向你指出了既成的事实。

没有必要再继续啦。没有必要提出更多的问题，聆听更多的回答，满足更多的好奇心，列出更多的榜样，提供更多的点评。你们创造理想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三部曲中找到。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啦。

是的，你还有更多的问题。是的，你还有更多的疑问。是的，你尚未“完成”这次让我们乐在其中的探索。因为你永远不会完成任何探索。

所以很明显的是，这本书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但是它不会这样。你和神的对话可以没有尽头，但这本书有结束的时候。因为无论你还提出什么问题，答案都可以在这里，在这三部曲中找到。现在我们只能反反复复地重申、重提、重返相同的道理。其实这三部曲也是这样的。这里所讲的不是什么新道理，而只是复习了先人的智慧。

复习是好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回忆过程。你们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你们只需要忆起.....

所以要常常重温这三部曲，反反复复地重读它。

当你觉得有个问题这里尚未回答，请重读这套书。你将会发现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回答。然而假如你真的觉得它尚未得到回答，那么去寻找你自己的答案吧。去开展你自己的对话。去创造你自己的真相。

这样你将会经验到你的真实身份。

Chapter 21

我舍不得你走！

我哪里都不去。我永远与你同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拜托，结束这次对话之前，再回答我几个问题吧。最后几个啦。

你随时可以进入你的内在世界，回归那个永恒的智慧所在之地，给你的问题找到答案，这你知道的，对吧？

是的，我知道这个道理。我衷心地感激这个事实，感激你以这种方式创造了生命，让我永远拥有智慧的源泉。但我已经习惯向你提问。这套对话录是一件美妙的礼物。我能再问最后几个问题吗？

当然。

我们的世界真的危在旦夕吗？我们人类真的会自取灭亡、彻底消失吗？

是的。除非你们正面地考虑这种可能性，你们才能避免它。因为厌即是恋。而色即是空。

也别忘了我跟你说过那些关于时间和事件的话。你能够想象得到——实际上，你曾经想象——的所有事件，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就在永恒的此刻发生。这是神圣的时刻。这个时刻先于你的意识。在光明照耀你之前，它就已经存在。这个时刻是你创造出来，并在你尚未认识到它之前就送给你自己的！在英文中，此刻和礼物是同一个单词。此刻确实是礼物。它是神送给你的最佳礼物。

你有能力从所有你曾经想象的经验中选择你现在想拥有的经验。

你以前说过这些话，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啦，虽然我的理解力很有限。世间一切其实都不是“真的”，对吗？

对的。你们生活在幻象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魔术表演。你们正在假装你们不懂这些把戏——尽管你们本身就是魔术师。

你最好记住这个道理，否则你将会把所有事情当真。

但我的视觉、感觉、嗅觉、触觉确实都很真实啊。假如这还不算“实

在”，那什么才算呢？

要记住的是，你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你其实没有看到“本质”。

你的大脑并非智慧的来源。它只是一个资料处理器。它通过接收器（也就是你的感官）来搜集资料。它会根据先前的资料来解释接收到的能量。它告诉你的是它感知到的情况，而非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感知，你自以为你知道事物的真相，但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实际上，你是在创造你所认识的真相。

包括这整套对话录吗？

基本上是的。

我估计你这句话会让某些人更加理直气壮地说：“他并非正在与神对话，这全是他编造出来的。”

轻声地请他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吧。他们的思维是“非此即彼”。不妨让他们考虑是否有可能“两者皆是”。

假如你的思维囿于当前的价值观、概念和解释，你就无法理解神。假如你想要理解神，你必须愿意承认你当前拥有的资料是有限的，而不是宣称你已经知道了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

我提醒你注意华纳·爱哈德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只有头脑真正清楚的人才愿意承认：

有些东西我尚未认识，对它们的认识可能会改变一切。

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你既在与神对话，同时这套对话录也是你“编造”的。

实际上，这是最伟大的真相：所有事情都是你编造出来的。

生活正是一切事物被编造出来的过程。神是你们称之为生活的能量——纯粹的、原生的能量。这种觉悟让我们明白一个新的真相。

神是一个过程。

可是你说过神是总体，神是一切。

是的。神确实是。神也是总体被创造出来、并经验其自身的过程。

前面我向你讲述过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你告诉我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正在写一本小书，书名是《重新创造你自己》。

确实如此。现在我再把它说出来，以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到。

神是一个过程。

神不是某个人、某个地方或者某样东西。神是你们向来想到然而并不了解的东西。

那是什么啊？

你们向来认为神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是的。

你们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正是如此。我是存在。要注意的是，存在并非事物，它是过程。

我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我并非过程的结果，我就是过程本身。我是造物主，我也是我创造的过程。

你们在天地间看到的一切皆是我，正在被创造的我。创造的过程是永不结束的。它永远不会终结。我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是静止的。没有什么是不会运动的。一切都是运动中的能量。这种能量运动就是你们地球人所说的“情感”。

你们是神最高级的情感！

当你们注视某样东西的时候，你们看到的不是一样在时空中静止不变的东西。不是的！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事件。因为一切都在不断运动、变化、进化之中。所有事物皆是如此。

巴克敏斯特·富勒说过：“我好像是一个动词。”他是对的。

神是一个事件。你们将这个事件称为生活。生活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观察、认识和预测的。你们观察得越多，你们对它的认识就越多，也就越能够对它进行预测。

这种说法我觉得很难接受。我向来以为神是不变的。是恒定的。是不

动的动者。我总是认为真正的神应该这样才对。

但我刚才说的确实是真相！唯一不变的真相是，神永远是变化着的。这是真相——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唯一不变的事情是，所有事情都是永远变化着的。

生活就是变化。神就是生活。

因此，神就是变化。

但我宁愿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我对你们的爱是不停地改变的，因为你们总是不停地改变，而我只爱你们现在的样子。由于我只爱你们现在的样子，所以我对“可爱”的定义必须发生变化，因为你们对你们的身份的定义是会变化的。

哪怕我决定我身份是一个杀人凶手，你也会爱我，是吗？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啦。

我知道，但我完全无法接受！

如果以人们的世界观为标准，每个人做的事都是合情合理的。我永远爱你们——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不会有哪个样子能够促使我不爱你们。

但你会惩罚我们，对吧？你会怀着爱惩罚我们。你会让我们受到无尽的折磨，同时你心里又是爱我们的，在这么做的时候你感到很悲伤。

不对。我永远不会悲伤，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做的。谁能逼我去做什么事情呢？

我不会惩罚你们，不过你们可能会选择在今生或者他世惩罚你们自己，直到你们不再这么做。我不会惩罚你们，因为我不曾受到伤害——你们也不可能伤害我的任何部分，也就是你们所有人。

你们也许有人会选择拥有受伤的感受，然而当你们回到永恒的领域，你们将会发现，原来你们根本没有受到损害。到时你们将会原谅那些你们以为伤害了你们的人，因为你们将会明白更大的计划。

更大的计划是什么呢？

记得我在第一卷跟你说过那个“小灵魂与太阳”的寓言吗？

记得啊。

那个寓言还没结束。下半部分是这样的：

“你可以随意选择成为神的任何部分，”我对那小灵魂说，“你是正在经验其自身的绝对神圣。你希望经验到你自己是哪种神圣因素呢？”

“你是说我可以选择吗？”小灵魂问。我回答说：“是的。你可以选择通过感受或者行动经验任何神圣因素。”

“好啊，”小灵魂说，“那么我选择宽恕。我想要经验到我自己就是那个叫做彻底的宽恕的神圣因素。”

嗯，这倒有点棘手，正如你能想象到的。

没有人需要被宽恕。我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和爱。

“没有人需要被宽恕啊？”小灵魂问，它有些难以置信。

“是啊，”我回答说，“看看你身边。你觉得哪个灵魂不如你完美、不如你神奇呢？”

听到这句话，小灵魂四下环顾，吃惊地发现它身边围绕着天堂所有的灵魂。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赶过来，因为他们听说小灵魂正在与神进行一次非凡的对话。

“我没发现不如我完美的灵魂啊！”小灵魂惊奇地说，“那么我该原谅谁呢？”

就在这时，有个旁观的灵魂站了出来。“你可以原谅我呀，”这个友好的灵魂说。

“原谅你什么呢？”小灵魂问。

“在你下世为人时，我会来找你，做一些需要你原谅的事情，”友好的灵魂回答说。

“但那是什么事呢？你是如此完美的生灵，能做出什么需要我原谅的事情呢？”小灵魂大惑不解。

“哎呀，”友好的灵魂微笑着说，“我相信我们会有办法的啦。”

“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灵魂实在想不通，一个如此完美的生灵，为什么愿意降低它的振动频率，以便它能够真的做出某些“坏”事呢？

“很简单，”友好的灵魂解释说，“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爱你。你想要经验到你自己是宽恕，对吧？再说你也帮了我的忙呀。”

“真的啊？”小灵魂问。

“当然啦。你不记得啦？我们是一体呀，你和我。我们是上和下，左和右。我们是这和那，此和彼。我们是大和小、雄和雌、好和坏。我们大家都是一体。

“我们共同决定这么做，这样我们每个人就都能经验到我们自己是神最伟大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明白……”

“假如没有非你，也就没有你。”

“如果没有‘冷’，你不可能感到‘暖’。如果没有‘悲伤’，你不可能感受到‘快乐’；如果没有‘恶’，你称之为‘善’的经验便不可能存在。

“如果你选择成为某样东西，那么在你的宇宙里，必须有相反的某些东西或者某些人存在，你的选择才能够实现。”

友好的灵魂接着又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神特派的天使，这些境遇都是神的礼物。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友好的灵魂大声宣布。

“什么事都行！什么事都行，”小灵魂激动地说。它现在知道它能够经验神的每一个神圣要素，所以很兴奋。现在他明白了那计划。

“在我打击你的时候，”友好的灵魂说，“在我对你做出糟糕得超乎你想象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请记得我的真实身份。”

“哦，我不会忘记的！”小灵魂承诺说，“到时我会看到你是完美无缺的，就像现在这样，我会永远记得你的身份。”

这真是……真是一个非凡的故事，一个美妙的寓言。

小灵魂的承诺就是我对许下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不会改变的。可是你，我的小灵魂，你遵守你对其他人许下的承诺了吗？

没有。我很难过地说，我没有。

别难过。要为发现真相而高兴，为你决定依照新的真相去生活而欢呼。

因为神是一项尚未结束的工作，而你也是。请永远记住下面这句话：

如果你看你就像神看你那样，你将会常常微笑。

从现在开始就看见每个人的真实身份吧。

用心去观察、观察、观察。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们和高灵的主要区别在于，高灵更用心地去观察。

如果你们想要加快你们进化的速度，那么努力更用心地去观察。

你这些话说得真好。

我希望你现在就能够观察到，你也是一个事件。你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人。你是一个过程。在任何“时刻”，你都是你的过程的产品。

你是造物主和造物。这些话我已经在前几次我们共处的时候反复地对你说过。我重复它们，是为了让你听到它们，理解它们。

喏，你和我所是的过程是永恒的。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直在进行当中。它的发生不需要你的“帮助”。它是“自动”发生的。只要你不干扰它，它就会是完美的。

华纳·爱哈德还曾说过另外一句至理名言：生活在生活的过程中实现其自身。

有些灵性运动将这句话解读为“顺从天道，由神安排”。这是很好的解释。

假如你们愿意顺从天道，你们就能够让你们自己不逆“道”而行。“道”就是过程——就是所谓的生活本身。因而所有的大师都曾说：“我就是生活和道路。”他们完全理解我在这里说的话。他们就是生活，他们就是天道，是发展中的事件，是过程。

所有贤哲都要求你们相信过程。也就是相信神。或者你们愿意的话，

相信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就是神。

请记住，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当“过程”——生活——总是带来我不喜欢的东西时，我如何能够“相信过程”呢？

去喜欢生活带来的东西！

要认识和理解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带来的。

看到这其中的完美。

要在所有事物——而不仅仅是那些你称之为完美的事物——中看到完美。我已经在这三部曲中详细地向你解释事物为何以及如何以它们发生时的方式发生。你现在不需要去重读这几本书——不过你要是能经常温习，直到彻底理解它们为止，那对你是有好处的。

请简单地指点我一下吧，我只求你这一次。拜托。我如何能够从某样在我的经验中根本不完美的事物中看出完美呢？

没有人能够创造你对事物的经验。

其他人能够也确实共同创造你们的公共生活中的外在环境和事件，但有件事情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那就是促使你拥有某种你自己并没有选择去拥有的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至高无上的生灵。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怎样去生活”。

世界能够将各种境况呈现给你，但只有你能够决定这些境况到底意味着什么。

别忘了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的真相。

物皆无谓。

是的。当初我还不完全明白。那是在1980年，当时我有过一次灵魂出窍的经验。现在想起来恍在眼前。

你记得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困惑。怎么可能“物皆无谓”呢？假如所有事物都不

重要，那么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得到什么答案呢？

我“得到”的答案是，事物本身是不重要的，但我给各种事件添加了意义，这让它们变得有所谓。我还得到一个非常哲理化的答案，它让我明白了创造的过程本身。

你明白了什么呢？

我明白了一切都是能量，能量则按照我的想法转化为“物”——也就是客观的“物质”和“事情”。我还明白了“物皆无谓”的意思是，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让它存在。然后我忘了这个洞见，忘了整整十年，直到在这次对话早些时候你再次把它带给我。

我在这套对话录中带给你的道理都是你以前就认识的。我以前就给过你，所有道理都给过你，我让别人带给你，或者让别人教给你。这里没有新的知识，你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你只需要记起就可以。

你对“物皆无谓”这句至理名言的理解既丰富又深刻，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很抱歉。在这次对话结束之前，我必须指出一个明显的矛盾。

哪个矛盾？

你总是反复地说，我们所谓的“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经验到“善”。你说假如没有非我，就不可能经验到我。换句话说，没有“寒冷”就没有“温暖”，没有“下”就没有“上”，诸如此类的。

是这样的。

你甚至用这种说法来向我解释如何能够把每个“问题”当作祝福，把每个混蛋视为天使。

这也对。

那为什么在你的描绘中，高度进化的生灵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恶”？你描绘的完全是天堂啊！

很好啊。非常好。看来你真的用心思考了。

其实这个问题是南茜提出来的。我念一些段落给她听，她听完之后说：“我觉得你有必要在对话结束之前谈谈这个问题。既然高灵已经将所有负面的东西从他们的生活中消灭，他们如何能够经验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它向我泼了一盆冷水。我知道你刚才说过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问题了，但我认为你有必要回答我这个疑问。

好啊。那我就来回答南茜这个问题吧。其实这是本书最好的问题啦。

（咳咳）

哎呦，这……我很惊讶你没有在我们谈论高灵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你居然没想到它，这让我很吃惊。

我有想到啦。

真的啊？

我们所有人是一体，对吧？喏，想到这个问题的南茜是我的一部分！

哈哈，太棒啦。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

那么你的答案呢？

我要回到我最初的说法。

假如没有非你，你便无法存在。

也就是说，没有寒冷，你无法认识那种叫做“温暖”的经验。没有上，“下”这个概念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

对于宇宙来说也是如此。这其实解释了宇宙为何是现在这副样子，为何会有寒冷和温暖、上和下，以及“善”和“恶”。

然而要知道的是：这些都是你们编造出来的。你们决定什么是“寒冷”和什么是“温暖”，什么是“上”和什么是“下”。（只要进入太空，你们关于“上”和“下”的定义就会消失！）你们决定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你们关于所有这些事物的观念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实际上，甚至会随着季节而变化。夏天你们说摄氏五度是“寒冷”的。可是到了寒冬腊月，你们会说：“老兄，今天真暖和呀！”

宇宙只是为你们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场域——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系列客

观现象。至于给这些现象贴上什么标签，完全由你们来决定。

宇宙是一整个由这些客观现象构成的系统。宇宙是很大的。非常巨大。大得难以测量。它实际上是无边无际的。

这里有个伟大的秘密：相反的条件未必要处在你身边，才能提供一个背景，让你可以经验到你选择的实在。

对立物之间的距离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布景，所有相反的元素都在其中存在，因而所有的经验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宇宙的目标。这就是它的功能。

但如果我从来不曾亲身经验到“寒冷”，而只是明白某个地方，某个离我特别遥远的地方是“寒冷”的，我如何能够知道“寒冷”是什么呢？

你早就经验过“寒冷”。你经验过所有东西。如果不是在这辈子经验到的，就是在上辈子。或者在你许多前世来生中的某一辈子。你经验过“寒冷”，经验过“大”、“小”、“上”、“下”、“此”、“彼”，以及宇宙间每个相互对立的元素。这些全都印刻在你的记忆里。

假如你不想的话，你不必再经验一次。你只需要记起它们，认识到它们是存在的，便能够利用宇宙的相对法则。

你们所有人皆是如此。你们所有人都经验过一切，你们就是一切。你们就是宇宙间的一切。

你们是你们正在经验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经验是你们引起的。

我好像不能彻底理解。

我会用简单的语言向你解释的。现在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忆起你所说的一切，并从中选择你愿意在此刻、在今生、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躯壳中经验一部分。

我的神，你说得真是清楚啊！

事实本来就是这么清楚。你曾经让你的自我脱离神的身体，脱离总体，脱离集体，如今你正在重新变成那个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叫做“忆起”。

当你忆起之后，当你重新变成总体的一部分之后，你的自我就能够再次经验到你的身份的全部。这是一个轮回。你们反反复复地做这样事

情，并将其称为“进化”，你们说你们是在“进化”。但其实你们是在转圈。正如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正如星系绕着其中心旋转。

一切都在圆转。

圆转是所有生命的基本运动。生命能量不断地圆转革新。这是它的运动。你们正处在一个真正的圆转革新运动之中。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怎么总是能够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呢？

把一切解释清楚的是你。你拭净了你的接收器，于是一切变得清楚。你排除了干扰。你进入了一种新的求知愿望。这种新愿望将会为你和为整个人类改变一切。因为有了这种新愿望之后，你便成了真正的革新者——而你们星球上最伟大的灵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革命的步伐最好迈得快一点。我们需要新的灵性理论，现在就需要。我们当前的处境真是乱七八糟的。

这是因为，尽管所有生灵都已经在生活中拥有过一切相互对立的经验，但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忘记，现在尚未完全忆起。

而高度进化的生灵则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不需要面前摆着“负面”的东西，才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文明有多么“正面”。他们主动地认识到他们的正面身份，无须创造任何负面的东西来加以证实。高灵只要观察宇宙其他地方的情况，就能够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哪些，不是哪些。

实际上，你们自己的星球正是高灵所用的反面教材之一。

地球上的景象让他们想起来他们早就经验过你们正在经验的东西，他们因此获得一个尚在变化中的参考体系，借由这个体系，他们能够认识和理解他们现在拥有的经验。

现在你能明白高灵社会为什么不需要“恶”或者“负面”的东西了吧？

明白啦。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你们其实不需要的啊。在这套对话录中，我通篇都在告诉你这个道理。

你们确实必须生活在一个有与你们的本质相悖东西存在的场域，这样你们才能够经验到你们的本质。这是宇宙的法则，你们无法避开它。

然而你们现在就生活这样的场域里。你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你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场域叫做宇宙。

你们根本不需要亲自去创造一个更小的场域。

这意味着你们现在就可以改变地球上的生活，消灭所有和你们的本质相悖的东西，这完全无损你们认识和经验你们的本质的能力。

哇！这是本书最伟大的启示！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真是太棒啦！看来我无须召唤负面的东西，也能够以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和实现我对自己最美妙的期许啦！

确实如此。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的道理。

但你没有解释得这么清楚啊。

当时解释了你也不懂的啦。

为了经验到你的身份和你的理想身份，你无须创造出与之相反的东西。你只需要观察到它已经被创造出来，在别的地方被创造出来，就可以了。你只需要记起它已经存在就可以啦。这就是“善恶树上的知识果”，我以前向你解释过的，它不是诅咒，不是最初的罪行，而是马修·福克斯所说的“最初的幸事”。

要记起它已经存在，要记起你曾在肉身之中经验过它——以及宇宙间的一切……你只需向上看就好啦。

你的意思是“向内心看”吧？

不，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向上看！仰望星星。仰望天空。观察整个场域。

我已经告诉过你，若想变成高度进化的生灵，你们只需要提高你们的观察能力。看清“实际情况”，然后去做“有益之事”。

我只要凝望宇宙深处，就能看到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能利用这些相反的元素来理解我在此时此地的身份。

是的。这就是所谓的“忆起”。

不是很准确呀。应该称之为“观察”。

你认为你在观察的是什么呢？

其他星球的生活。其他星系的生活。我认为只要技术足够先进，我们就能观察到这些东西。我觉得高灵现在就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技术很发达。你自己也说过他们正在观察着我们，观察着地球上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能观察其他星球。

但你认为你观察到的其实是什么呢？

我不懂你这个问题。

那我来给你答案吧。

你们正在观察的是你们的过去。

什么？？？

当抬头看的时候，你能看到许多星星——它们在几百、几千、几百万光年之外。你看到的不是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到的是从前发生的事情。你看到的是过去。而那是你曾经参与的过去。

什么啊？？？

你曾经在那里，经验着那些事情，做着那些事情。

真的？

难道我没说过你有过许多前生吗？

说过，但是……但是如果我跨越这么多光年的距离，到那些地方去，那会怎样呢？假如我真的有能力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会怎样呢？假如我“此刻”就能去到几百光年之外的地方，那会怎样呢？我会看到什么呢？两个“我”吗？你是说我能看见我自己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吗？

当然啦！到时你将会发现我早就跟你说过的道理——时间是不存在的，你看到的根本不是“过去”！一切都在此刻发生。

“此刻”你也正生活在相对于地球时间而言的未来之中。正是因为你的各个“自我”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你”才能够经验这些独立的身份和“时间片段”。

因而，你忆起的“过去”和你看到的“将来”都是“现在”。

哇，这种说法太令人难以置信啦。

是的，还有一种说法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那种说法我以前也跟你说过的：我们唯有一个。所以当你仰望星空时，你看到的景象可以称为我们的过去。

我简直跟不上你的思路啦！

加油啊。我还想再告诉你一件事。

按照你们对时间的定义，你看到的永远是“过去”，哪怕你看着的东西就在你面前。

真的啊？

你不可能看到现在。现在发生之后，就会变为由散发的能量形成的光束，接着这些光束抵达你的接收器，也就是你的眼睛，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当光束接触你的时候，生活已然继续前进。就在上一个事件的光接触你的时候，下一个事件正在发生。

能量束到达你的眼睛，你的接收器将这个信号传送给大脑，大脑则解释接收到的资料，跟你说你看到的是什么。然而那根本不是此刻你面前的实际情况。那是你以为你看到的景象。也就是说，你正在思考你已经看到的景象，告诉你自己那是什么，确定你要怎么称呼它，而“现在”发生的事情比你这个处理过程要早，正在等待你的处理。

简单来说，我总是比你先行一步。

天哪，这太不可思议啦。

喏，听好啦。你的自我和事件发生的地方相隔越远，事件发生的“过去”就越久。如果把你自己放到数光年之外，你现在正在看着的事情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发生的。

然而它并不是在“很久之前”发生的。这只是因为物理距离创造了“时间”这种幻象，所以当你处于“彼时彼地”的同时，你能经验到你的自我正处于“此时此地”！

终有一天你将会明白，所谓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到时你就能够看到一切都在此时此地发生。

这……这真是……太疯狂啦。你说的这些话真让我不知道如何置评。

假如你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你将会明白你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你看到的是某个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影像，然而即使是这影像，这能量束，也要经过你的解释。你对这影像的个人解释就是你的想象。

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来创造任何事物。因为——这是最伟大的秘密——你的想象发挥的作用是双向的。

请你解释。

你不仅解释能量，你还创造它。想象是你的精神的功能，而精神则是你的三相存在中的一相。假如你在你的精神中想象某样事物，它就会拥有一定的形状。你想象它的时间越长（或者想象它的人越多），它的形状就会越固定；等到你灌注给它的能量足够多，这些能量就会变成光，在你所谓的实在中呈现出这样事物本身的影像。

然后你会“看见”那影像，再次确定它是什么。就这样循环不息。这就是我所说的大过程。

这就是你的本质。你就是这个过程。

这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这个过程。

这就是我曾经说过那句话——你既是造物主，又是造物——的意思。

现在我把这个奥秘统统告诉你。我们这次对话就要结束啦，所以我向你解释了宇宙的机制，以及生活的秘密。

这真是……真是让我吃惊啊。这真叫我瞠目结舌。我现在就想把这个道理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

你正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它。你别无选择，只能去应用它。事实就是如此。唯一的问题是，你是有意识地应用它，还是无意识地应用它；你是大过程的后果，还是大过程的起因。你要成为所有事情的起因。

儿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孩子会告诉你：“就是因为呀。”

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唯一理由。

这真是令人震惊啊。用这种方式来给这部令人震惊的对话录提供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尾，真是令人震惊。

有意识地应用你刚领会这个道理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去成为你的经验的起因，而不是成为它的后果。要知道的是，你无须在你的个人空间或者个人经验中创造出和你的身份相反的东西，也能认识和经验到你的真实身份，以及你的理想身份。

武装了这种认识之后，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你还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跟你们所有人分享这个真相。

哇！哇！我懂啦。我真的懂啦！

很好。有三个基本道理贯穿了这套对话录的始终，你要认识它们。这三个道理是：

1. 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2. 一切皆已足够。
3. 没有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如果你们认可“我们所有人是一体”，你们将不会再用现在的方式彼此对待。

如果你们认可“一切皆已足够”，你们将会和所有人分享所有东西。

如果你们认可“没有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你们将不会再利用“行在”来解决你们的问题，而是会进入一种存在状态，在那种状态中，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将会消失，那些境况本身也会因此而不复存在。

就你们目前这个进化阶段而言，这可能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最重要的真相，我们正好用它来结束这次对话。要永远记得这个真相，把它变成你们的真言：

没有我必须拥有的东西，没有我必须做的事，除了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没有我必须追求的存在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你在生活中再也不去“拥有”任何东西，再也不去“做”任何事情。这只意味着，你对你自己拥有某样东西或者做某件事情的经验，将会源自而非导向你的存在状态。

当你从“快乐”的状态出发，你会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你很开心——你原来的情况则与此正好相反，你做事情，是因为你希望这些事情会让你快乐。

当你从“智慧”的状态出发，你会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你很明智，而不是因为你试图变得明智。

当你从“爱”的状态出发，你会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你就是爱，而不是因为你想要得到爱。

假如你从存在的状态出发，而不是去追求某种状态，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有转机。你无法通过“做”任何事来进入某种存在“状态”。无论你想要进入的状态是快乐，是明智，是爱，还是神，你无法通过做事“到达那里”。然而，当你一旦“到达那里”之后，你将会做许多美妙的事情，这倒是真的。

这就是神圣的二元论。“到达那里”的方法就是“处在那里”。只要处在你选择到达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你必须做的事情。你想要快乐吗？成为快乐吧。你想要明智吗？成为明智吧。你想要爱吗？成为爱吧。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你的身份。

你是我深爱的孩子。

哎呀！我简直喘不过气来啦！你说得太漂亮啦！

漂亮的其实是真相。真相的优美足以让沉睡的心灵再次苏醒。

这正是《与神对话》三部曲所做的事情。它们触碰人类的心灵，让它再次苏醒。

现在这三本书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你们能够和愿意创造新的文化故事吗？你们能够和愿意设计出新的第一文化迷思，让它成为所有其他迷思的基础吗？

人类的本性是善还是恶？

你们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你们走哪条路。

如果你和你们的社会相信人性本善，那么你们做出的决定、制定的法律，都将是肯定生活的、建设性的。如果你和你们的社会相信人性本

恶，那么你们做出的决定、制定的法律，都将是否定生活的、破坏性的。

肯定生活的法律是那些让你们想成为什么人、想拥有什么东西、想做什么事都可以的法律。否定生活的法律是那些不让你想成为什么人、想拥有什么东西、想做什么事都可以的法律。

有些人相信最初的罪行，相信人性本恶；他们宣称神创造了各种法律，让你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并支持人类也制定相同的法律（这些法律有无穷多）。

有些人相信最初的幸事，相信人性本善；他们宣称神创造的自然法允许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支持人类也制定相同的法律。

你对人类是怎么看的呢？你对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假如你可以为所欲为，你认为你自己值得信赖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值得信赖吗？其他人呢？你对他们是怎么看的呢？在他们尚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你看清他们的面目之前，你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呢？

现在，请回答这些问题。你的假设会促使你们的社会崩溃，还是进步呢？

我认为我自己是值得信赖的。以前我不这么认为，但现在我确实这么想。我变得值得信赖了，因为我改变我对自己属于哪种人的看法。我现在也清楚地知道神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很清楚地了解你。

这三本《与神对话》在我的转变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它们促使我转变的。我对社会的看法跟我对自己的看法相同——不是崩溃，而是进步。我认为人类文化终于发现了它的神圣遗产，明白了它的神圣目标，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其神圣的自我。

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么这就是你将要创造的现实。你曾入迷途，但如今重返正道。你曾是瞥者，但如今目已复明。这是令人惊奇的恩赐。

你的心曾远离我，但如今我们再次相逢，我们可以永远相处下去。因为凡是你撮合的，除了你，没有人能将其拆散。

请记住这个道理：你永远是一部分，因为你不曾分开。你永远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你不曾和神分开。

这是你存在的真相。我们是全体。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全体的真相。

这个真相向来是饥饿灵魂的食物。拿去，吃掉它。世界一直渴望着这种欢乐。拿去，喝掉它。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来重新成为我。

因为真相是神的肉，欢乐是神的血，而神就是爱。

真相。欢乐。爱。

这三者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之间是互通的，无论它们的次序如何。它们全都通向我。全都是我。

我用这套对话录的开头来结束它。生命本身也是如此，它周而复始。在这里，你已经得到真相。你已经得到欢乐。你已经得到爱。在这里，你已经得到各种最大的生活谜团的答案。剩下的问题唯有一个。这个问题是我们刚开始就提出来的。

问题不在于我和谁交谈，而在于谁愿意听呢？

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们所有人说话。我们听到这些话来，我们会听进去的。我爱你。这套对话录就要结束了，我心里充满了真相、欢乐和爱。我心里充满了你。我感觉到我到达了与神合一的境界。

与神合一的地方就是天堂。

你如今在那里了。

你未曾不在那里，因为你和我未曾不是一体。

这是我想让你知道的道理。这是我希望你终于能够从这次对话中领悟的道理。

下面是我的消息，我想要留给这个世界的消息：

我的孩子们，处在天堂的孩子们，你们的名字是神圣的。你们的国度已被建成，你们的愿望已被实现，人世现在已如天堂。

今天，你们已被赐予日常的口粮，你们的债务已被免去，你们的罪过已被宽恕，同样地，你们要宽恕那些得罪你们的人。

别让你们遇见诱惑，要让你们自己远离你们创造出来的邪恶。

因为这国度，这权力，这荣耀，永远都是你们的。

阿门。

阿门。

去吧，去改变你们的世界。去吧，你成为你最高尚的自我。你需要了解的，现在你全都了解了。你需要知道的，现在你全都知道了。你需要体会的，现在你全都体会了。

你向来是最好的。你只是不知道这一点。你只是忘记了这一点。

现在你记得了。要永远保持这份记忆。要将它和所有你认识的人分享。因为你的命运之美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来到世间，就是为了疗愈人们的痛楚。你落入红尘，就是为了将世人救出红尘。

你来到这里，没有别的理由。

要明白的是：我爱你。我的爱永远是你的，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

我永远与你同在。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再见，神。谢谢你，因为这套对话录。谢谢，谢谢，谢谢你！

谢谢你，我的美妙造物。谢谢你。因为你让神再次有发言的机会，并在你心里给神留了一块地方。这是我们双方真正想要的。

我们又团聚了。这非常好。

[全文终]

后记

你刚刚读完的这套书，我相信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灵性著作。说它重要，是因为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2005年4月），它已经给我们的星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我敢肯定，在接下来几年、几十年里，它的影响还会逐渐增大。实际上，我认为哪怕在我离开人世之后多年，这套书依然会活着。它已经影响了超过七百万人的生活。这个数字将会变成七千万，七亿，乃至更多。

这是信口开河或者傲慢不逊吗？我希望你不这么看。对我来说，这只是陈述了我心目中的真实情况：这套书不是光给我一个人看的，也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全世界看的。

能够在披露这份信息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真的是很小的角色），我已经感激不及。我只是提出问题，一些我们大家都会有问题，然后把答案记录下来。我不敢肯定我的记录是干净的、纯洁的、毫无扭曲的，所以我并不奢望我能得到感谢或者认可；实际上我要请求大家原谅我以如此不完美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如此重要的任务。

我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我已经尽力了，但我自己的感情或想法偶尔还是会干扰这次交流，影响书中所讲的道理，损害书中观点的清晰性，甚至可能会在某些并非很重要的细微地方篡改书中分享的信息。坦白讲，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少。然而无法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到很难过。我谦卑地请求你的原谅。考虑到这套对话录出现的方式非常特殊，我自问我已经尽量做到最好，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加用心。

现在我希望你能思考这套书蕴藏的最大真相：最大的真相根本不应该在这里找到，而只能在你自己的心中，在你自己的灵魂中，在你自己的精神中找到。思考、感受和认识你内心的真相。因为你现在是最高的本源，唯一的权威，最接近神、与神最亲密的人，将来也永远如此。所以别看着你外面的世界，而是走进你的内心，永远走进你的内心，到那里去寻找你和神的结合，去感受你渴望的爱，去认识超越所有理论的祥和。

神在你心中，永远与你同在，无论你从前做过什么，无论你如今正在做什么，无论你将来做什么，神永远不会离开你。无论如何，你无法把神推开，你无法把神赶走，你无法要求神离开你。神永远不会生你的气，不会对你感到失望，不会审判你，不会鄙视你，总之神永远不会抛弃你。神不会用永远的隔离、更不会用酷刑来惩罚你。你永远在神的怀抱里。这就是神对你的爱。

如果说这套书有什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那就是这个。如果说这套书有什么珍贵之处，那就是它终于改变了世人对神的看法。

曾经有许多记者、电视和电台主持人、出席我的讲座的听众当面问我，也有许多人通过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问我：“如果神只给世人捎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呢？”我的答案永远是同一个。这句话很简单，只有八个字：你们彻底误解我啦。

现在，在你自行去思考这套书的内容之前，请容许我再说几句话。

首先，许多人曾经对我说过：“我要是早点读到这样的书就好啦！我希望，只是希望，你能为年轻人，为孩子们，写一本这样的书。”

我已经写了。年轻的读者可以去看《与神对话·青少年版》；我还给年纪非常小的读者专门写了两本书：《小灵魂与太阳》，以及它的续集《小灵魂与地球》。

有些人说：“我希望你能够让那些买不起这几本书的人也能了解到这些内容。最好是制作成电子书，放到网上让人可以免费下载。”

我已经这么做了。那本免费的电子书叫做《神圣的经验》，它是根据这套书的内容改编而成的，可以到www.nealedonaldwalsch.com下载。

与神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它和它的姐妹基金会人性团队做了许多工作，在上述网站上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

与神对话基金会致力于印制各种教育资料，提供许多课程和静修营，让那些有兴趣的人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这套书的内容，学习如何将这些信息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金会也为那些想要传授这套书的内容的人提供专门的培训。生活教育课程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小镇和乡村输送了许多教师。

人性团队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它的成员已经超过一万名。它是真正的草根运动，有人称赞它是“灵魂的民权运动，人类向来认为神是喜欢暴力、会生气、爱报复的，它将人性从这种信仰的压迫之中解放出来”。它的使命是创造足以让新的灵性理论在地球上出现的空间，让人类能够在表达他们对神圣经验的冲动的同时，不因为其他人的表达方式而去指责他们。

同样地，你们可以到www.nealedonaldwalsch.com上面去了解相关信息。

现在，我有个最后的邀请。我常常听到有些人在看完《与神对话》系列图书之后说：“我能做点什么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这份让生活充满力量、让灵魂焕然一新的材料！我希望参与到改变我们的世界的行动中去。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你可能成为我们星球上的一位灵性救助者。你可以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运动中去。我邀请你访问上述的网站，打开这本小册子：《参与改变：如何扮演灵性救助者的角色》。这本手册很短，但很重要，它列出了十个步骤，现在你可以按照那些步骤去改变你的日常经验，并成为一名领路人，为你认识的人指引灵性的道路。假如你想要的话，我会用电子邮件发一份免费的电子版给你。

好啦，谢谢你阅读这本《与神对话》三部曲特别版。如果你认为你认识的人中，有人能够从这本书中获益，请将这本书送给他。你随时可以得到另外一本，你可能会给你关心的人的生活带去难以估量的益处。

永远祝福你。愿神在你的生活中出现。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致谢

和以前相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我希望有朝一日，每个人都能和神成为朋友。

其次，我要感谢我那神奇的生活伴侣，南茜，我把这本书献给她。说到南茜，和她的功劳相比，我的感激之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完全没有能力表达她其实是多么的美好。这是我铭记在心的。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写出这部作品。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汉普顿道路出版公司的出版人罗伯特·S·弗里德曼，感谢他有勇气在1995年第一次将这份材料披露在公众面前，并且出版了全套的《与神对话》三部曲。他接受了一份已经被其他四位出版商拒绝过的手稿，他的决定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在《与神对话》三部曲最后一卷行将出版之际，我必须感谢乔纳森·弗里德曼，他为这套书的出版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套书能够在这个时间摆上书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极具远见，意志坚决，对灵性理论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拥有无穷无尽的热情和非常杰出的创意。正是乔纳森·弗里德曼承认了这份消息的重要性，预测它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并预见到它将会成为经典的灵性著作。正是他敲定了《与神对话》三部曲的出版时间和设计方案。这套书最早的发行之所以非常有效，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有热爱《与神对话》的读者永远欠他一份人情，我也是这样。

我还想感谢马修·弗里德曼，他从一开始就不知疲倦地为这个出版计划操劳。他为这套书的设计和印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最后，我想要感谢一些作家和导师，他们的作品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哲学和灵性理论；他们致力于讲述一个更大的真相，完全不顾这种决定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个人问题；我每天都受到他们这种做法的激励。

感谢琼·波瑞森科、迪帕克·卓普拉、拉里·多塞博士、韦恩·戴尔博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芭芭拉·马科斯·哈波德、斯蒂芬·列文、雷蒙德·莫迪博士、詹姆斯·雷德菲尔德、伯尔尼·西格尔博士、布莱恩·维斯博士、玛丽安妮·威廉姆森和加里·祖卡夫（所有这些人都是我认识和极其尊敬的），我代表一批感恩的公众向你们致以谢意，并代表我自己向你们致以欣赏和崇敬。

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指路人，他们是寻路人。正是因为他们，以及许多我并不认识的、像他们那样的人，我才敢于踏上这样的旅程，才有能力向公众宣布永恒的真相。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是极其辉煌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所有人的灵魂。他们身体力行地展现了我只是嘴上说的道理。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与神对话 3

产品经理 | 赵海萍 责任编辑 | 王华

封面设计 | 董歆昱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责任印制 | 刘淼 出品人 | 吴畏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官方网站 <http://www.guomai.cc/>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gmguomai/>

Table of Contents

与神对话1

导读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致谢

与神对话2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致谢

与神对话3

前言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Chapter 0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Chapter 21

后记

致谢